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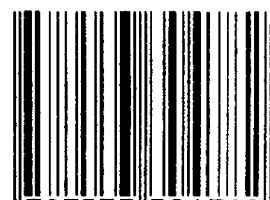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四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CB56/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刷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六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別集七卷

〔宋〕劉斧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紅藥山房鈔本

一

雲齋廣錄九卷

〔宋〕李獻民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央書店排印本

一三九

五色線集三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

一六四

續夷堅志前集一卷後集一卷

〔金〕元好問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一四

異聞總錄四卷

不著撰者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振鸞堂據明商氏刻稗海本重編補刻本

二六二

效顰集二卷

〔明〕趙弼撰
南京市博物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趙子伯重刻本

三〇三

都公譚纂二卷

〔明〕都穆撰 陸采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三五九

虞初志八卷

〔明〕湯顯祖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三九六

祝子志怪錄五卷

〔明〕祝允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祝世康刻本

五二五

西樵野紀十卷（存卷一至卷五）

〔明〕侯甸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五九六

見聞紀訓二卷

〔明〕陳良謨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徐琳刻本

六一九

冶城客論一卷

〔明〕陸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四五

祐山雜說一卷

〔明〕馮汝弼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六七四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

卷別集七卷

〔宋〕劉斧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紅藥山房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瑣高議

前集十卷後集十卷》提要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別集七卷
此書為宋劉斧撰，斧字元忠，江陰人。其書分前集、後集、別集三類，前集、後集各十卷，別集七卷。其書多載宋初名臣言行，及當時文壇軼事，頗有補史之遺。其書在宋時已盛行，後世亦多有刻本。此本為清紅藥山房鈔本，字跡清晰，為研究宋史之重要參考。

青瑣高議序

萬物何常不同亦何常不異同焉人也異焉鬼也茲陰陽大數萬物必然之理在昔洪水有品昏墊吾民幸而不為魚者幾希矣鬼異物相雜乎洲渚間聖人作彝象其形使人不違又驅其異物於四海之外俾人不見則異物萃乎山澤氣聚散為鬼又何足怪哉故知鬼神之情狀皆聖人也見鬼神而驚懼者常人也吾聖人所不言慮後人惑之甚也劉斧秀才者自京來杭語余吐論明白有足稱道復出異事之數百篇予愛其文求余為序予之文自可以動於高目何必待予而後為先價予嘉其志勉為道百餘字叙其所以夫雖小道亦有可觀非聖人不能無異云耳資政殿大學士孫副樞序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目錄

卷之一

李相

李丞相善人君子

東巡

奉文書異物遠避

善政

張公治郭建猛虎

明政

張平崖明斷分財

御愛檜

御愛回風雨轉枝

柳子厚補遺

柳子厚柳州立廟

韓公祭文

公為文祭柳子厚

葬骨記

衛公為小蓮葬骨

叢塚

富公為文祭叢塚

續補

鬼惑富公立叢塚

彭郎中記

彭介兄靈神治鬼

梁府真人記

敕靈被訴於陰府

玉源道君

羅浮山道君後身

王屋山道君

許才遇道君追虎

許真君

新蛇蛇白日上昇

顏魯公

顏真卿羅浮尸解

卷之二

羣玉峰仙籍

斗益夢遊羣玉宮

紅藥山房鈔本

慈雲記	夢入巨荒園悟道
書仙傳	曹文姬本原書仙
廣調仙怨	賓紅餘賦作仙怨
卷之三	
高言	教友人走蘇諸國
冠策公	普神神表忠烈
麗文新說	序孫次翁作詩意
嬌娘行	孫次翁咏嬌娘詩
瓊奴記	宦女王瓊奴事述
王平甫歌	平甫作歌咏瓊奴
李誕女	李誕女以計斬蛇
鄭端女	鄭端女以計殺賊
卷之四	
王寂	王寂因殺人悟道
王實	孫立為王民報冤
仕愿	青中教仕愿報賊
卷之五	
名公詩話	本朝諸名公歌詩
遠烟記	鄭敦齋神王氏贊
流紅記	紅樓題詩聖朝氏

三

長橋怨	蔡志長橋遇水仙
卷之六	
驪山記	張俞遊驪山作記
溫泉記	西蜀張俞遇太真
貴妃譏記	老僧上得貴妃譏
馬嵬行	劉禹錫作馬嵬行
卷之七	
孫氏記	周生勿麻娶孫氏
趙飛燕外傳	別傳娶飛燕本末
卷之八	
希夷先生	真宗題
呂先生記	曰處士唐純題詩
續記	呂仙翁作沁園春
歐陽崇政	遊嵩山見神仙洞
何仙姑續補	李正日妻投婢鬼
卷之九	
韓湘記	韓湘作詩張文公
詩淵精格	本朝名臣題詩格
詩識	本朝名公為詩識
荔枝記	鬼竊荔枝題絕句

四

卷之十

王幼玉記 幼玉思靜富而死

畫像記 記王公忠勇節義

曹太守 曹公守節不降賊

青瑣高議前集目錄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一

李相 李丞相善人石子

大丞相李公昉常謂子弟曰建隆年元夜藝祖御宣
德門初夜燈燭燦煌蕭鼓間作士女和會填溢禁陌
上臨軒引望目顧問余曰人物比之五代如何余對
以人物繁盛比之五代數倍帝意甚歡命移余席切
近御座親分菓餌遣余顧謂兩府曰李昉事朕十餘
年最竭忠孝未常見損害一人此所謂善人君子也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見也吾應官五十餘年兩在此
地雖無功業可書竹帛居常進賢雖一善可稱亦俾
進用而又金口稱為善人君子此吾不忝爾父也爾
等各勉強學問思所以起家為忠孝以立身則汝無
忝吾所生也

東巡 李太岳吳物道進

真宗東巡告功泰岳駕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耨者俱見
熊虎豺狼莫知其數衆聚入於徂萊山後有百餘人
驅之耕耨者詢其人誰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
避至於地地亦皆潛伏岳靈勅五百里內蜂蝎蠱毒
之微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

善政 張公治郭進撫虎

鄆州公字有追虎碑大風雨碑斷裂在地不可考聞
諸父老云昔張侍郎知鄆州入京道有虎害物行客
莫敢過公呼吏詢之曰汝能集事乎吏對曰能公賜
之孟酒汝能執符為吾追某處虎來汝不往且斬汝
吏別其家曰吾之肌膚虎口矣吏痛飲而去行未二
十里果見巨虎耽耽由道而來吏執符於地遠去望
之虎以前足問其符熟視之乃却符隨吏而來傾城
皆閉戶登屋升木望之虎至府公坐堂上虎望公閉
目蹲伏若待罪者公怒叱曰汝本異物敢據道食
行旅公乃呼吏為吾治其罪虎乃伏吏旁不動案成

紅藥山房鈔本

公命如法捷之既畢公誡虎曰約三日出境不然盡
殺之虎乃去死於地化為石矣他虎皆入於遠山也
今呼為石虎許曰善政之服猛虎也如此不獨古之
虎出境故知文公之雖去惡漢非虛言也神明之政
何哉無之

明政

張辛崖明新分財

尚書張公誅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約對家財不平
求公治之公曰汝異居三年矣前政何故不言也章
曰常以告前太守反受罪公曰若然汝之過明矣復
捷而遣之後半載公因行香回顧左右曰何如兄沈

x

印

章居於何處左右對曰祇在此巷中與其兄對門居
公下馬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
言汝治家掌財久矣伊幼小不知之費多少汝又分
之不等果均乎乎不平彥曰均乎謂章曰不平公
謂彥曰終不能減章之口兄之族入於弟家弟之族
入於兄家更不得入室耶時對換人莫不服公之明
斷焉

御愛檜

御檜因風雨轉枝

是州太清宮方營前殿匠氏深意老檜南枝碍殿簷
白宮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雷雨明視巨枝以轉而

紅藥山房鈔本

北矣何至神之靈感如此真宗幸宮見而嘆異久
之後愛其茂盛甚於他檜乃名為御愛檜題者甚眾
惟石曼卿為絕唱今人得福唐林迦詩為真佳句也
詩曰

古殿當年欲葺時
老檜碍簷低
人間刀斧不
容乎天上
風雷與轉枝
烟色併來春
蓋重月華
鏡得夜相宜
真呈一駐
驚與賞
從此佳名萬世知

柳子厚補遺神子厚柳州主廟

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謫授柳州刺史子厚不傳彼入
盡亡愛之術治之民有鬬爭至於庭子厚分別曲直

八

使去終不悉以法從事於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
真愛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訟後又教之植木種禾養
雞育魚皆有條法民益富民歌曰

柳州柳刺史 種柳柳江邊

柳色依然在 十株柳拂天

公豫知死名魏忌謝盜歐陽翼曰吾某月某日當去
世子為見韓公當世能文為吾求廟碑後三年吾當
食此民如期而死後三年公之神見於後堂壁下啟
賜翼見而拜之公曰羅池之陽可以為廟廟成乃割
牲置酒祭公即人畢集時有賓州軍將李儀運京

紅藥山房鈔本

德長傳

韓文公祭文 韓文公祭柳子厚

公生愛此民死當福此民何執為怪蛇異物驚懼之
至死者公平生不足憤恚不能發泄今欲施於彼民
何辜焉謝盜說甚可驚始終何戾也無為怪異之迹

九

願其傳

歐子平生之美名余與子厚甚厚其聽吾言
葬骨記 新公為理葬沉骨

熙寧四年皮郎中赴道出北都館於憲 行府時公
臥疾侍者方供湯劑大穰使角起去藥房墮地時公
卧而看之頗驚曰俄有女奴叫呼呻吟仆於廟砌自
言曰我公之妻族中某人也少選公子持劍臨之曰
爾何鬼而敢恫人也女奴自道我非公子之妻族也
託此為先容耳我即謝紅蓮者也向為人間室不幸
主婦兄即殺之埋骨於此不得往生遇公過此請保
還此沉骨故耳語訖不復聞女奴乃無恙良已翌日

紅藥山房鈔本

見魏公具道其事公曰伏虎往往能為怪乃命官吏
往求之數日了不見骨一夕役夫夢一婦人曰我骨
在厨浴之間役夫遂告主者果得骨但無腦耳公念
其死時必非命卒遽理掩故其章章乃以溫絮裹之
緋衣覆之因思無首骨亦未為全會思州兵馬出巡
通府見公乃命宿於其地以順其怪中夜後月甚明
官見一婦人無首而舞於庭翌日官以此聞公復命
求之又獲腦骨公遂擇日如法葬於高原一夕公門
下吏李生忘其名夢一婦人貌甚美群衣麗服歛躬
謂李生曰我乃向沉骨家魏公還之煥瑱得安宅

十

則往生亦有日矣夫達神之德何可擬報子為我多
謝衛公孝生曰汝何不往謝焉而託人得無不恭乎
婦人曰我非敢懈蓋衛公時之正人又方責顯所居
有吏兵衛衛是以我不敢見幸項子致誠懇也孝生
翌日以此事陳於衛公

叢塚記 富公為文於叢塚

皇祐年河決於商河自山而東溝渚皆淤溢地方千
里期為汙涂是時山東大歉民乃重困而流徙富公
方帥青社公驛馳符俾州縣救濟來者尤擁倉廩遽
竭由是臥病枕藉徐州元盛白骨蔽野莫知其數公

紅藥山房鈔本

命徐牧葬焉收得骨數十具擇地而葬公親為文以
祭之因曰叢塚

續補 鬼感富公立叢塚

書生王企夜過徐天晦迷失道望燈大煌煌企乃往
而求宿既至若市邑企宿於老叟家曰居貧不能備
酒饌展主禮企曰但容一宵以為子洗企因詢叟曰
此地名可得聞乎叟曰叢鄉也茲乃富公所建之鄉
也企思念不聞叢鄉企乃告叟曰何富公所建叟曰
吾之類無歸者乃得富公與刺史取之於此使有安
居從是得生者大半矣富公之德以俟仙籍焉明日

十二

企行數里徇耕者云此北去四五里有人煙市邑處
何地也耕者曰此惟有叢塚無市邑企乃悟宿於叢
塚議曰葬骨達神具在陰德無上於此觀叢塚之下
幽魂感德懷賜固可知矣惟大人君子能為此善事

彭郎中記 彭介見鬼神治鬼

彭郎中者潭州湘陰人也才有才學由進士登甲科歷
官所至有美聲為吏民所愛服公晚年牧郴州刺史
到家歲餘中夜如廁見庖廊下有燈公謂女使來寢
俄聞呼叱若呵責人公乃潛往自牖窺之有烏衣朱
冠者箕踞坐前筆捷一人公亦不知神鬼乃推戶而

紅藥山房鈔本

入他皆散去惟烏衣起而揖公公視其面蒼然焦黑
不類人公知其異乃安定神室而問之子何人也而
居此烏衣者云我公之屬吏公吾之主人某即寢神
公曰適所譴責者何人神曰飢餓無主之鬼入公廐
庖竊食耳公曰餓而盜食汝何責之深也神曰吾主
內外事固刻則出巡邏魑魅魍魎皆逐之此吾職也
神曰在吾境內無主之鬼日受飢凍公能春秋於臨
水處多為酒肉祭之其為德不細無主之骨揮土掩
之其賜甚厚若有災患此屬必能展力烏衣云吾職
雖微權實頗著公之目下富有微志公歸急服牛黃

十三

以生屏致鼻中即無恙公至堂仆地侍者引起乃如所言而服之方愈後公如其言祭餼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公沒靈柩歸長沙空中聞百人泣聲又曰無主之鬼感恩而泣彭公移時而滅

紫府真人記 教龜被訴於陸府

右侍禁孫勉受元城埽岸上一埽多墊陷頗費工役材料勉深恚之乃詢埽卒其故何也卒曰有巨龜穴於其下茲埽所以壞也勉云其龜可得見乎卒答以平日龜居埽陰莫得見也或天氣晴以龜出水上或近洲曝背動輒移時勉曰伺其出報我我當射殺之

紅藥山房鈔本

以絕埽害他日卒報日出矣勉馳往觀之於時雨霽日上氣候溫煦龜於沙上迎日曝背目武開或閉頗甚舒適勉蔽於柳陰間伺其便連引矢射之正中其頸龜匍匐入水後三日龜於水中其間遠近勉一日晝卧公宇有一吏執書召勉勉曰我有官守子召我何之吏曰子以殺龜今被其訴召子證事勉不得已隨之行若百里道左右官關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乃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思念向蒙魏公提携乃故吏見之求助焉乃祝守門吏入報少選引入勉望

十一

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常見圖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立公亦微勞謝云汝韓人世嘗往陰府證事乎勉曰以殺龜被召乃再拜曰勉久蒙拊持今入陰獄慮不得回又恐陷罪望真人大庇又懇魏公顧左右於東廡紫微架中取青囊中黃諸公自視之傍侍立童讀諸曰龜不與人同龜百歲餘更後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勉曰龜穴殘埽岸乃勉職也公以黃諸示勉公乃遣去勉出門見追吏云真人放子吾安敢攝也乃去一青衣童送勉至家童呼勉名勉乃覺勉見移監第九埽

玉源道君 羅浮山道君後身

紅藥山房鈔本

大丞相劉公吉州人也赴舉京師道過獨木鎮時天氣晴霽有老叟坐於道左曰知公赴舉執有一聯拜贈如何公忻然曰願聞叟曰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受其句公曰叟何故知吾得意回也叟曰不惟名利我我又大貴死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謝叟乃去

王屋山道君 許古遇道君追虎

河陽孟州公吏許吉與孫榮訟謀道通王屋山西峰忽見丞相龐公道服領三四童而行吉謂榮曰此丞

五

相也嘗鎮河陽表題走府庭見公甚熟吉暗詢侍童云此丞相龐公乎童曰是矣吉曰何故遊此童曰公作王屋山道君治此山吉領童通姓名出拜公亦微勞問俄有二武卒繫一虎來吉懼趨走公背虎閉目伏地向公若恐懼卒報云此虎昨日傷獵者某人公曰死乎卒曰不至是公顧童取囊中筆墨書曰付主者施行卒乃引虎去吉別公去行百步迴望向所見公處但碧烟綠霧絢麗相接不復見公矣歸河陽具道其事

許真君

新羅地白日上昇

紅藥山房鈔本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祖父世慕至道敬之弱冠師大洞真人吳猛傳三清法舉孝廉拜蜀郡陽令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祝謁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善起而見曰孤昨夜夢將一木上破其天輝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圖之許曰此夢非吉吳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焉曰起事禍將不久君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執歿席間乃隱形去至蘆江口召舟通鍾陵舟師解

十五

以無人力駕船二君曰但載我我自行船仍戒船師曰汝宜望開目隱隱若聞舟行聲慎勿潛窺於是入舟頃刻間舟師聞舟搖搖木葉聲遽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峰頂龍至其境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令至此奈何遂令舟師乃隱此峰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之遺迹今尚存焉許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修整自稱慎即許與之語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非蜚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蛟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服一窺見蛟精化一黃牛於沙北許謂弟子施泰玉曰彼黃牛我令化黑牛仍繫以白巾與爾汝祝之當以餘戲彼俄頃二牛奔逐泰玉以鉏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蛟精逗走蛟精先到潭州化一聰明少年又多珍寶娶刺史女貴玉女常振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與客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貴出接生許曰爾君得佳婿略請見之慎即托疾不出許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人殺之又令將二鬼來許以水喚之遂成小蛟妻貴氏然變父母力懇乃止令寄屋下文餘地皆是水際又急令移徙頃官舍沉沒

紅藥山房鈔本

十六

為潭踪跡今宛然許後以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
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昇天

顏魯公 顏真卿羅浮尸解

顏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皆發行於長樂
坡公醉跳踯 權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投刀圭
碧霞丹至今不表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以
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繼殺之
遂於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觀如生通身金色
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
二道士樹下奕碁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
紅藥山房鈔本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一

十七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二

羣玉峰仙籍 牛蓋夢遊羣玉峰

道士牛蓋萊州人蓋少侍親江湘守官蓋志意消洒
所為俊壯尤重然諾平生未常輕許人君子慕之
求學京師閉戶罕接人事一日出都東門息柳陰下
忽然困息若暴疾乃依古柳而生俄若寐若飛神魂
至一處高門大第朱樞翠屋勢連霄漢蓋詢門吏此
何宮觀吏云羣玉宮也蓋謂吏曰居此宮者何人也
之為吏曰此宮藏神仙名籍蓋平生好清虛懇求吏
入宮吏曰常人不可往蓋坐門少選有乘馬而至吏

紅藥山房鈔本

迎候蓋恭下蓋熟視乃故人吳內翰臻蓋喜拜公久
談闊幸此相遇公去世今居此乎公曰吾掌此宮蓋
云聞此宮皆神仙名氏可一見乎公曰子志意甚清
加之與吾有舊吾令子一見以消罪戾公令蓋執其
節則可同往不然不可也蓋執公市步過三門方見
大殿九楹堂高數丈殿上皆大碑蒙以絳紗公命蓋
立砌下公升殿舉步蓋望之白玉為碑朱書字其上
則朱書大字云中州大仙籍其次皆名氏其數不啻
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他皆不知也所識者乃丞相呂
公夷簡丞相李公迪尚書余公靖龍圖何公中立而

十八

已乃下殿與益在一小室閒話益曰天仙之祥可得聞乎公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一可知也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聖者次水仙率皆正功行進補方進昇仙陞益曰所見者皆當世之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於常況公相登金門上玉堂日與天子謀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其地也益曰今見居乎世卿相率皆仙乎公曰十中八九焉益曰丞相富公弼高卧伊洛國之元老豈其仙乎公曰富公自是岷臺真人况有壽九十歲方還岷府益曰公今何職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補地上主之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者也公曰子宅今在汴河柳下也久之汝不得歸汝之宅且環矣還命一吏送焉益至河更引益觀河為更推墮其中益乃覺身坐古柳夜已一更昏黑傍有巡唱卒守之曰子疾乎我屬守之不欺去拘之則不應扶之則不動若死者但有微息出入子何若而又遠醒也益不告之是夜宿都門外郎中明日為詩題壁而去其詩今存焉詩曰

須信出塵事 分明在目前
幾多浮世客 俱被利名牽

元

使

議曰益滿雅有信義者也亦各與人言此事故皆信之益今七十歲矣面色蒼然若年少人多遊雲水不時來都下今尚存焉

慈雲記 夢入五龍國悟道

慈雲長老姓袁始名道益州市人家甚富母織席業少供鹽米醴醢之給皆自專之暇日則就鄰學從漢以補束脩既久師恤其勤盡術傳之道乃益自冠強辱自染塵學成求試於秋官高第鄉書得去於上都待試南宮俄染沉疴既久生意幾亡因臥客館裝囊素薄消愈已明省榜矣道極嘆惋不久春曉友人強邀遊西池波澄萬頃寒碧橋飛千尺長虹水殿澄澄彩舟泛泛士人和會蕭鼓沸溢愴愴往來莫知其數行於遊人中若失其友道乃獨步訪尋久而未見有一僧立於若素識者延頸望道略不回目道乃揖之僧曰子風骨清羸之久行倦怠道告曰久客華敷歟病纏綿僧曰樊院非遠暫邀長者道與僧同行由池而去不百步道北有小室八門層土階竹窗瓦牖僧邀坐僧曰吾暫息少時子亦可休於此矣僧乃就榻道性本恬靜甚愛清潔而不舉見此居惟屋三間一无所有似無烟爨氣味中室惟巨瓮一枚破甕覆之

子

道私念此氣必積殺其中試舉其至氣中明朗若月
光道俯視則樓臺高下人馬往來有若人世有人呼
道名姓道應之則隨身已在其中道都忘前事有罕
相李文國召道為賓文國愛其才學又以女妻之是
年秋試文國以道名上於春官道中魁選唱第宸庭
道為天下第一初授南都通理不久詔還開府御之
命時天子方征北狄道上奏云

臣本書生幸逢聖世繼叨祿食久冒官榮素無敏
才不能圖報任嚴近承乏諫垣敢竭愚衷上補
聖政近者醜類內侵疆邊愾塞吏不善撫綏遠人

紅藥山房鈔本

則生猜異興師十萬深入虜庭飛騎繞東都竭摩
虛州軍投鉞面奉聖顏之取敬埋之舊地為大國
之提封臣究前書深明至理改夷狄如以明珠彈
雀雖得亦亡其珠矣得彼地由石田不可耕也故
人謂禦戎無上策臣思之未為至論臣以忠信結
之為上策擇將守邊為次策以兵仗之為中策以
女妻之為下策王帛結之為無策臣雖愚不識
忌諱身有言責固當上陳

帝喜其奏詔授中丞危言鯁直傾動朝野森邪沮氣
中外屬遠俄而拜道居政地曲盡調諧之理天下稱

二

瓊

秋

為賢相天子立馬得女為后而廢王皇后道極諄曰
陛下無故廢一后天下為陛下如何也庭奪馬后乘
投殿砌下帝大怒即日貶瓊州司馬中道敦就道至
瓊州與妻子對泣曰布衣致身卿卿足矣今得脫死
歸見故鄉休官高臥盡吾餘日妻曰我有謀君能從
吾可以生還道曰何謀可還也妻曰內臣繼忠帝方
寵用公以千金投之當獲其報道命童賣玉堂獻繼
忠言於帝道乃得還都居執第會諫臣論其忠復拜
相帝方大興兵征遼道復為奏上帝言甚鯁忤妻謂
道曰昔在南慶四望摩烟昏昏相繼相對而泣願見

紅藥山房鈔本

還里歸骨田原莫可得也今再用於朝又欲觸聖怒
逆龍鱗自取其禍敗道曰吾志已決多言奚為帝怒
罷相歸於私第時帝叔魏王有忠誼多與道往還後
王萌逆節金臺上奏言罪道已相怨望朝廷又教王
叛帝震怒朝服斬東市道別妻曰憶昔釣錦水沿錦
岸堪拭今日思之不可復得於時刀劍在前喪車在
後觀者如堵神魂飛揚道生祠上莫敢回顧乃拂然
及墮道乃覺身坐氣旁回視僧拭目方起恍然而醒
躍然而興僧曰賢者以此門客心而悟意室吾欲而
誘吾歸乃再拜謂僧曰富貴窮寒命也此天之所以

二

生命心氣此身之所有吾特願於天而養乎內僧曰
是矣乃送道出門數步回顧僧與寺俱不見翌日道
遂別都門西歸至益州剃髮披緇居大慈寺禪觀俱
高修行湛潔合寺推大不久大眾請升堂道敷演妙
門開道聖意聞者冰釋衣惟一衲食即一盂升堂七
十年學者雲集尚書張詠鎮益州知德乃往見師師
促膝拱手高座禪榻公訝其倨起見於色公曰師能
然乎師曰然師乃引杖擊故燕窠曰擊彼無朋當從
教遠羅網公為念甚久乃去然公知師異人也他日
公與錦水道士楊緒同謁師之緒亦辨教之中時有

紅藥山房鈔本

東薪過堂下者緒曰禿棘子將安用也蜀人呼師曰

吹曰禿

用以覆屋牆蓋防賊盜事公大笑由是益於師往還
異日師升座公與郡官往聽焉眾散公與師促膝語
此公曰何路去得西天師曰濟川須用筏渡水必從
橋公曰若無橋如何過得師去師曰渡水無橋過憑
河必堪身公曰無橋有船亦可也師曰乘船雖可渡
不若涉橋安公曰橋亦有壞時師云船覆尋常事橋
摧乃偶然公由是與師為忘形交通判牛注謂師曰
天堂地獄有之乎師曰子可無不信不可使有而不
信也張深以為至言公病瘳月愈召師却水以快心

廿三

目乃作詩贈師詩曰

相見溪山無限好相迎和笑步雲霞共知樂道間
方便且喜新年髮未華不向目前求假景自於心
地種真茅須知達母兒孫盛祖席重開一葉花
一日聞元寺僧惠明告師曰欲新鐘閣別造仙殿若
得師一言則其緣易化殿閣不日成矣師曰吾非造
惡人爾何故造為此事惠明曰為造仙殿閣乃福善
之大師何故有此言也師曰仙閣汝求之手汝自欲
造之手仙無故求與汝汝自為之也今之佛宮波雲
之閣萬木之殿迴廊四合臺榭相連萬瓦鱗鱗軒牖

紅藥山房鈔本

金碧雖世之王公大人之居不能敵此也子之身一
席之地足矣今市里遺蒿之間民無立錫之地或稅
居或茅屋大足矣庇身子欲天下之財盡歸汝手惠
明曰彼自樂施也師曰安得樂施汝虛高天堂以喜
人妄起地獄以懼之施其財則獲福背其意則陷罪
是汝勝而取之也以教言與汝有所福不與汝有何
罪報之也惠明曰佛言善捨何也師曰吾乃空門也
不耕不耨無所自養第以食養世踐行善道彼見而
喜乃曰吾衣采耳此所謂喜捨也施不求報不祈福
自然之施惠明曰師言仙之宮環而不振豈主張吾

廿四

道者馬師云子所言外吾所言內也昔吾聖人之教後人也彼去其髮又禡其衣一食以飽其腹一榻以去其惡俾其性不亂而入於空寂之間汝以無厭之求侵渙其民今子庇大厦之居口食酥油之味體被縷縠之鮮麗而又更求自豐不知彼之豈吾佛之本心哉汝非入幽獄永為下鬼因叱之惠明乃禮師師又杖擊之云醒未惠明日此身將出醉中矣作禮而去寺僧有疎指者報師師答之曰汝何故傷父母之遺體僧曰大指供佛當以無上報師反拒之汝教中是載之矣師云佛之立言割截肢體人有本根六惡

紅藥山房鈔本

惡之情肢體尚可裁而豈不能斷彼哉此吾佛之告喻至於古有燃燈佛乃燃燈且心自明可以照無明吁吾佛大智慧也大慈悲也大聰明也子當疎指之時子面若死灰痛苦萬狀佛見子當憂戚焉又安得而樂乎子何愚如此惜於是曰我悟焉不復大燃指張公聞師之言曰此古佛也師沐浴其時擊鼓集眾謂曰吾將去世與子等別復開說百十妙門又作詩別張公詩曰

來自無中來 去自無中去 總是儘地去
莫要錯却路 愛民民皆奉 慎則增福佑

廿五

若能行此路 共君一處住

乃擲筆於地收足聳肩端坐奄然化去公見其詩聞其事愴然親觀師之化形五體投地不勝悲歎乃捨請伴作塔迄今師其身存焉議曰今之釋子皆以勢利相尚奔走富貴之門歲時伏臘朔望慶弔惟恐居後遇貧賤雖道途曾不回顧見師之行議論聖人之根本得無愧於心乎

書仙傳 曹文姬本傳書山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笄姿艷絕倫尤工翰

紅藥山房鈔本

墨自歲暮外至於羅綺窗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曰數千里人號為書仙筆力為關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綠宮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為之哉惟墨池硯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貴之士願輸金妻玉求為偶者不可勝計女曰豈吾偶語欲偶者請托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乾詞麗語日馳數百女之志何意有泝江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耳遂投之詩曰

廿六

玉皇殿上掌書仙 一染塵心謫九天

若怪淡香薰骨感 霞衣曾惹御爐烟

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他之顧家人不能阻遂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妻相攜微吟小酌以盡一時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曰

仙家無夏亦無秋 紅日清風滿翠樓

况有碧霄歸路穩 可能同駕五雲遊

吟畢嗚咽泣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裏二紀謂仕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

紅藥山房鈔本

人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執共窺見朱衣吏持玉板來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僅三百年焉有此故也女笑曰非汝等所知之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燦燦鸛鶴繞繞於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長安小永元之善丹青因圖其狀使余作記時慶曆甲申上元日記

廣謫仙怨詞 黃弘餘賦作仙怨

台州刺史黃弘餘撰

文

元宋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遂次馬嵬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次昭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嘗懼出狩長安不解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解廢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聽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大牢祭之

紅藥山房鈔本

笛吹出良久曰吾自省矣吾因九齡亦別其思意可名此曲為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為劍南神曲其音怨以諸曲莫比天恩中江南人甚為此曲隨州之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席上吹之為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其本事其詞云
謫仙怨 日初低惆悵孤舟解纜馬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余在童時亦聞長老話謫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

文

是才麗與本曲意具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撰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

胡塵犯闕衝關金路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娥眉猶自彎彎

併以為實使君序謫仙怨云劉道州之時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為懷明皇登路谷之時本有意思賢之意實之所製殊不逮焉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

晴山知日橫天碧映君王馬前驚與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一時吹罷何言授為嬋娟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二

九

段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三

高言 親友人走東詩因

高言字明道京師人好學惆悵豪傑不守小節酒酣氣壯顧命若毛髮是人莫與結友其或風月佳時賓朋宴聚浩歌音調慷慨泣下云使吾生高光時萬戶侯何足道哉好視大論言狂訐直攻人過不顧名節家資蕩盡乃遊中年于友人詩曰

昨夜陰風透膽寒 地爐無火酒瓶乾

男兒慷慨平生事 時復挑燈把劍看

翌日友人以雙鵲贈之言怒柳綿賦其介曰何遇我

紅藥山房鈔本

之薄也他日閑遊遇前友人於途數之曰子平日容都下吾接子以禮及子歸吾厚餞子今此來而子托以他適我何負子吾不捨子因殺之探囊取匕首并傷殺者二人言思屬憲網因自逃馳入京見故人柳敷以實告吾當走南北以延旦暮之命贈帛為別後屬仁廟廟新君即位有罪者咸得自新歸見柳云吾得復歸身如更生向時使氣徒自悔恨言別後北走入胡入其地為侯騎所得繫我兩馬間以獻名王復欲東歸京吾告以實詢吾長於何術對曰知書數能詩善臂鷹逐犬名王頗喜由是久之王如漢北故令

州

吾往焉二十餘日方至其地黃沙千里不生五穀地氣大寒五月草始生木皮二寸冰厚六尺食草之實飲牛羊之乳名王為吾娶妻年雖少腥膻垢膩逆鼻不可近夜宿於土室衣獸皮胡婦不通語吾是時思欲為中國之人莫可得也凡在漠北只見草生一得酒飲二得麪食皆名王特令人遺吾也吾自思此活千百年不若中國之生一日也徒日逐胡婦刈沙草掘野鼠生糞為也或臨野水自見其形不覺驚走為鬼出於水中枯黑不類可知也一日胡婦為盜去吾愈不足為書上名王得還舊地他日明王至境上吾

紅藥山房鈔本

夜盜騎馬南走吾吾國縱其馬歸因奪牧兒之衣易去吾服南走二萬里至海上廣州會有大船入大食吾願執役從焉船離岸海水滔滔有紫光朝惟見四遠天耳鯨鮑出沒水怪萬狀二年方抵大食地氣大熱稻歲再熟王金冠身佩金珠纓絡有佛腰骨藏於中宮人亦好鬪旅象而戰百羊生於地中又知羊將生乃築牆環之羊躋於地人馬捷而奔馳叫呼羊驚躋斷便逐水草大食南有大明國大食具舟欲往吾又從之一年方至國地氣熱甚於大食稻一歲數次人皆裸惟用尺布蔽形或暑則以石灰塗屋堅密若

世

玉引水其上四簷飛注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人機巧乃可知也王坐金車有利罰殺人者復殺之拆人者便拆之他犯小過者罰布一疋歸之王王之宮極富以金磚甃地明珠如桃李者莫知其數沉香如薪焉亦用以爨林明國曾發船十年不及南岸而回中間有一國莫知其名人才長數寸惟懼排設禽高數尺食其人聞東南有女子國皆女子每春月開自然花有胎乳石生池望孕升羣女皆往焉咽其石飲其水望升即有孕復生女子舟人取小人數人載回其有中海中有大石石上有大木數十本枝在上皆生

紅藥山房鈔本

小兒小兒頭着木枝見人亦解動手笑焉折枝小兒立死乃折數枝歸國王藏于宮中吾往林明國六年又聞東南日慶國林明有船往焉吾又從之既至結髮如烏雀王坐石牀上無禮義亂雜最為惡穢爭鬪好狠婦女動即相殺戮無刑罰惟不輸者王與人共破其家有奪之南有山遠望日懸之如金至皆硫黃也硫黃山之南皆大山馬火燦山晝夜不息火中有鼠時出火逼人捕之織其毛為布造衣有垢則烈於火中視之若燦舉之則雪如也吾得數尺存焉吾厥彼復還會有船歸林明吾登其船娶婦方生一子踰

世

歲奔而呼吾回國舟已解縛知吾意不還執子裂而殺之自林明回大食航海二年方抵廣吾不埋黃沙之下免藏江魚之腹奔走二十年身行至者四國漢行山宿水伏蒿潛寒熱飢苦集於一身以逃死幸得餘息復見華風心間自明再遊都聲復觀先子丘隴身再衣幣帛日重味甘鮮有人唾吾面扼其喉拊吾背吾且俛首受辱安敢復賊害人命乎余矜其人奔竄南北身踐數國言所遊地人物詭異因且直書之且喜其人知過日新云耳議曰馬伏波云為謹愿事如刺鵠不成猶類鶩者也學豪俠士如畫虎不成反

紅藥山房鈔本

類狗者也此伏波誨子弟欲其為謹肅端雅之士不願為其豪俠也嘗佩服前言恃其才卒以凶酗而殺人害命其竄服鬼方苦寒無人境求草水之一飲冰水捕鼠而食安敢叱人哉得生還以為大幸偶脫伏屍東市復齒人倫亦萬之一二也士君子觀以為戒也

冠萊公 著 神編 表忠烈

十

紅藥山房鈔本

麗文新說序孫次翁作詩意

予友孫次翁幼負才不羈貴家多慕其名所與往還皆當世偉人一日出所為嬌娘行示予意豪而清文富而麗辭旨完麗有足嘉尚因戲予集設值其才成其音律播諸樂府豈不宜哉

嬌娘行 孫次翁錄嬌娘詩

嬌娘小字也姓孫名樞字子儀自喪髮予見之于山陽郡善歌舞學詩筆談論端雅儼然有君子之風十六嫁登人解氏二十為奪其志遂居江淮間當時名宦莫不賞愛熙熙兩寅歲予自蘇杭北渡江過儀真

紅藥山房鈔本

郡有滿湘之逢開樽話舊各盡所懷遂作嬌娘行詞楚宮兒女身姓孫十五綠鬟堆濃雲臉花歌笑艷杏發肌玉繞近紅瓊溫仙源曾引劉郎悟天教猶下風塵去策金堤上起青樓照水花間開綺戶山下風塵去策金堤上起青樓照水花間開綺戶山天下居要衝春行處處皆香風花名樂府三千輩惟君第一嬌姿容盡勸輻馬日過門過者知名求見君待君顏色肯一顧方肯延入羅方樽還雲數聲貴珠善驚鴻舞起態流風轉不是當朝朱紫人歌舞筵中難得見朝英國士相歡久學書翰林顏望柳街慰卿兒號富兒黃金滿載來見之朝觀夕

廿九

宴奉歌酒春去秋來情愈厚青絲偷剪結即心暗發深誠誓婚偶深更不與家人露藏頭掩面隨郎去千里相從人不知驚禽比翼雲飛帝城風物正春色與郎過賞遊芳菲即去高堂負父意父親惜子情難制六種安排迎入門且圖繼嗣延家世銓行補吏任忠州整袖長江同浙流翟塘灑灑通經歷二年惟愛居蠻嶽解官入京重調轉空閑獨坐居京縣傷離感疾時召醫無何楚客皆聞知急具高堂報阿母母怒大發如風雨來見嬌娘大嗟怨怒聲聲罵千千遍扶奪上馬去時飛爭奈郎蹤相去遠回到娘家三四春雙眸盈淚愁見人慈心蘭性欲枯死盤金匣玉都埃塵阿母養身今已報從今所得多金寶誓心不嫁待郎音烟波萬里難尋耗起來泛遠渡金陵住近儀真江外亭北提征轡過花院分明認得嬌娘面舊家雲鬢情理難淡裏羅襪金縷濺燈前相顧問行年一別音容何杳然君生三十未為老昔時青髮今華顛君容若入康王夢我才曾試光明殿秋江夜醉話平生坐抱琵琶船上宴嬌娘嬌娘真可惜自小情多好風格只恐情多誤你身体把身心亂拋擲君不見樂天

紅藥山房鈔本

廿六

井底引銀瓶瓶沉簪折爭奈何

瓊奴記 宦女王瓊奴事述

瓊奴姓王湖外人王郎中之女不其理隱之也父不廣其名諱之也父刺瓊館而生因以名瓊奴年十三父為淮南憲所至不避貴勢發謫官吏素歷郡縣推洗刑垢苟有所聞毫髮不赦屬吏振恐莫敢自保瓊奴當時方居富貴戲擲金錢閑調玉管初學吟詩後能刺綉舉動敏麗父母憐愛是時瓊父以嚴酷聞中外罷憲歸於死之聲下瓊母不久謝世囊橐中物盡為兄嫂分挈以去瓊之所有金珠衣物不及百緡兄欲散去瓊傍無強

紅藥山房鈔本

近之親戚處都下瓊先許大理寺丞張實子定問張知瓊孤且貧遣人絕之瓊泣曰雖有定問媒妁之約我今孤苦無依不能自振彼絕我甚易我絕彼則難遂見弄張氏瓊久益困或為隣婦里女訪之云向能固守見不可得人能擇子子不能擇人我為你代嫁某人子可乎瓊曰彼工商賤技安能動予志又不諳歲餘瓊大窘泣曰蔓短不能攀長松無翼安能拊翼尾不離體之衣則為僵尸家無三日之食則飢且死此身不得齒人倫矣會傭者矩知乃欺之曰子雖骨髮形骨分甚端麗奈囊無寸金誰肯顧子有趙末常

世

累世簪裾家極豐富婢子為別室雖非嫁亦嫁也捨此則子當餓死溝中瓊泣許之翌日矩持米數携金兒之飾蜀錦之衣瓊次第取服乃登車是時瓊方年十八歲修目翠眉櫻唇玉齒紺髮連臉輕笑趙一見之傾心慕愛如子瓊小心下氣盡得內外歡心慕愛同到者見嫉讒之與主婦語之數主婦大惡之遂生垢罵久則浸加鞭撻毀辱延及良人趙弗敢顧瓊愈勤主愈不樂瓊與趙曰堂堂男子獨不能庇一婦人乎趙曰吾定恐愧無地子無絕我瓊知無所告灰心凌毀鞭撻之苦每春日秋風花朝月夜懷舊念身淚不可制趙赴官荆楚出淮館荒山古驛瓊藏舊無所據發閱書驛壁有情者見之傷感秘道好事者往往傳聞王平甫為之作歌辭意精當或傳于世今以平甫之歌泊瓊所題之文具載此士君子得其詳也

紅藥山房鈔本

瓊奴題 記瓊奴題淮山驛

其題於壁曰

昨因侍父過此日父業顯官家富貴凡所動作悉皆如意日夕宴樂或歌或酒或管絃或吟詠每日得之安顧有貧賤飢寒之厄也嘉祐初不幸嚴霜夏墜父喪母死從其家世所有悉皆掃地散去兄

世

流離各逐妻子使我狼狽茫然無歸幼年尚許嫁
於清河張氏迨其困苦遷奔前好終身知無所偶
矣偷生苟活將以全身豈免偏身於人遂流落於
趙本常家其始合族皆喜一旦有行誣之禍遂見
棄於主母日苦鞭笞欲長往自逝不可得也每欲
殞命或臨刀繩二物則又驚嘆不敢向平昔之心
皎皎雖今復過此館雖物態景概如故當時之人
宛如在左右痛惜嗟嘆其誰我知也因夜執燭私
出筆此以使壯夫義士見之哀其困苦若是太原
瓊奴謹題

王平甫歌 平甫作歌咏瓊奴

紅藥山房鈔本

其歌曰

驚風吹雲不成雨落葉辭柯空揮土飄飄散葉如
之何茹苦食酸君聽取淮山蒼蒼古驛空壁間題
者瓊奴語瓊奴家世業顯官過此驛時身是女銀
鞍白馬青絲鞭紅繡織出金鴛鴦寶隊前呵路人
避驕慢後擁春風香弟兄追隨似鴻雁嚴親氣概
臨秋霜州官遠迎縣官送下馬傳舍羅壺漿僕夫
成行奏絃管侍姬行酒明新粧朝歌暮飲不知極
已許結髮清河郎明年父喪母繼死弟兄流離逐

平

妻子哀哀瓊奴無所歸即已弃奴奴已矣飢寒漸
漸來逼身富貴回頭如夢裏從茲轉徙奉常家於
初幾見始驚喜偷生苟活聊自身說言或入夫人
耳食寒繆展遞淚眼殘月射窗曉起晚執巾持箒
先覲姬無奈夫人責備懶織羅日日遭鞭笞經年
四體無完肌每期殞命脫辛苦刀繩向手還驚疑
今朝侍行復此驛景物完全人已非悠悠萬事難
信料耿耿一心徒自知西廊月高衆人睡轉展空
牀獨無寐昔日宣知今日愁五尺羅巾濕輕淚潛
行啟戶防人知把筆親臨素壁題自陳本末既如

紅藥山房鈔本

此役使壯夫觀者悲哀哀瓊奴何戚戚翻作長歌
嗷嗷叩弟兄可戮即可誅奉常家法妻臨夫倘知
瓊奴出官族忍使無辜受鞭撻我願奉常聞此歌
瓊奴之身猶可贖于今 去聘良人為向汙泥濯
明玉

李誕女李誕女以詩新此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
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慰及屬城長吏多
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祠或與人夢或論巫祝欲
得娶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象生

平

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朔祭送蛇穴口厥夜
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祀之暮索
未得將樂縣李誕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
行父母不應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汝有六女無一男
雖有多何用女無饑寒濟父之功既不能供養使賣
衣食生無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
母豈不善耶父母辭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
請好劍及昨蛇犬至八月朔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
先作數石米糝蜜麩以置穴月夜蛇便出頭大如圓
目如炬二尺鏡開養者氣以先嚼食之寄便放犬就

紅藥山房鈔本

嚙昨寄從後斷砍蛇因擁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
其九女獨體悉舉出託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
可哀憐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趙王聞之聘為后拜其
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有妖
邪焉

鄭路女 鄭路女以計脫賊

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一夕維舟江渚羣盜掩至
鄭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而悉賊所取賊一不犯
但云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骨月
相顧無以為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則具小舟載之而

四一

去女謂賊曰君雖為偷兒得無所居與親族乎然吾
家衣冠族既為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違汝止一會
親族以託好求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
既以偷為名此婢不當有我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
見女之貌美而且順顧已死不可見即自鼓棹載二
婢而去女即赴江死時人賢之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三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四

王寂傳 王寂因殺人悟道

大宋王寂汾州邑人也不妄然尤重信義里人云得千金不如寂之一諾其為鄉閭信重如此不喜從少年輩為時文由是落魄不售於有司一日拊騎仰面嘆曰大丈夫當躍馬食肉取富貴易若拾芥使吾逢高光時與韓彭並轡長驅中原取封侯爵懸金印大如斗反從小後生輩學為聲律句組綉對偶低回周旋筆硯間使人奄然無氣說或得入仕方折腰升斗之粟所得幾何哉乃毀筆硯裂衣冠向所蘊藉一

紅藥山房鈔本

無所顧日就旗亭民舍里兒社父飲酒恣胸臆陶然得興累日忘歸酒酣耳熱醉歌春風往往踞坐擊銅壺為長謠音調慷慨流浹交下一日有邑尉証田訟入邑前道吏趨門傳呼甚肅時寂酒方甚盛氣愈壯垂手瞑目不避吏責甚慢逆使辱寂寂怒以手批吏抵首牆上墮三齒寂大呼而出叱尉下馬就奪所佩刀劃地數尉曰子賄賂公行反覆曲直民受其弊者多其罪一也冒貨踐職殘刑以掩其迹其罪二也子數鍾之祿其職甚卑妄作威勢縱小吏欺辱壯士其罪三也乃就新尉併害胥保十數人死傷積道血

四三

流染足比屋民居閭戶莫敢出寂鉞於地呼其當與飲博儕類聚而言曰尉不法辱人不報之無以立勇今吾罪在不宥吾將入溪谷以延朝夕之命從吾與吾盟不樂亦各從爾志也無賴惡少年皆起應之相與割牲祭神結為與出入數百推牛掠墓劫民燒市取富屋財民拱手垂頭莫敢出氣白晝殺人官吏引避之視縣若無有頃詔條如等閑久之屬章聖上仙曰山行水宿草伏蒿潛踴躍巖谷中與豺虎為類吾志已倦今幸天子濡大澤以洗天下罪惡吾儕轉相

紅藥山房鈔本

為福之祥願從吾者行不照皆吾自為計囊中有鼠輩耽耽顏色拂厲悖語囁然寂掉新之坐前他皆踴躍叫呼曰吾今得為良民歸見故鄉親戚元無恨焉率眾者皆出有司繫之請命於朝朝宿聞其名得赴關許自陳其藝欲以一官榮之寂至關宿閭門外逆旅久未見朝命其心站站若驚所益無所看一日扣戶聲甚急寂驚起開戶出見黃冠道士自外入笑曰羣玉峯前子悟之乎寂方默然回顧道士袖間出鏡謂寂曰子能視之則可悟也寂收神定息視之澄瑩瑩微清光滿室中有山川連岫平田飛有流

四四

有泉山川高下掩映其間從北有堂廡壯麗有坐落
林上若今佛家所為入定者一人衣緇素衣前披幡
後掩護甚密道士指之曰此子之前身也余子之師
也以子塵俗未斷故令托質人間三十年以窒其慾
耳道士取鏡後乃失其往寂舞劍歎為之歌曰
人間冉冉泥塵埃身後身前身莫猜早誤勞生皆
是夢當時悔向夢中來

又歌曰

當年壯氣漫如虹回首都歸含笑中羣玉峯前好
歸路可憐三十二秋風

紅藥山房鈔本

寂年三十二也明年寂知事莫非前定出都門而去
太行驛舍暴卒同行者遂葬之西巷下嘉祐中雨泛
壞其冢尸出遂外兩頰拊江脉脉如生人而眉鬢髮
鬚悉不少敗熙寧中余自太原來汴京道出驛下適
驛下老父詳其本末故予自得以詳之老父亦其黨
中人也

王實傳 孫立為王氏家兒

國朝王實字子厚隋州市人也少尚氣多與無賴少
年子連臂出入娼家酒肆最耗家資不自檢束久之
得罪於父母見輕於鄉黨衣冠視之甚薄不與之交

四五

言實仰面長嘆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見棄如此乃盡
竊家之金銀北入帝都折節自克入太學為生員苦
學不自休息師友同志稱美為文又有新意庠校往
往名占上游頗為時輩心服一舉進士至省下慶歷
初父告疾實馳去中道得父遺書言家有不可言者
事吾由是得疾吾計必死言之醜也非父子可聞然
君父所告子能振之吾死無恨吾所不足者不見子
也言深辭切實大傷心實至家日夜號泣形體骨立
既久家事尤零替除服更不以文學為意多與市西
狗屠孫立為酒友鄉人陰笑實聞益與立往來不絕

紅藥山房鈔本

時時以錢帛遺立多拒而不受問或受少許人或問
立曰實士人也與子厚而以物觀子多拒之何也立
相解嘆曰遇吾薄者答之對待吾厚者報之重彼酒
食相慕心強語笑第相取容此市井之友也之待我
意隆而情至吾乃一屠者而實如此彼以國士遇我
吾當以國士報之則吾亦不知死所也一日疾召立
自携醪饌出郭山溪林木之下幕天席下對飲酒半
酣實起白立曰實有至之恨填結臆腸久矣今日欲
對吾弟剖之可乎立曰愿聞之也實曰吾向不檢走
都下為太學生欲學古人官以為親榮不意吾父久

四六

雍沉疴家頗乏嗣吾母為一同匪人乃同里張本行
賄因循浸漬卒為家醜吾之運匪人尚陰出入吾念
彼匪人尤凶惡力若態虎吾欲伺便殺之力非彼敵
則吾虛死無益也吾欲奉公而行之則慕親之惡其
罪尤大吾欲自死痛父之遺言不雪念匪人非子莫
敢敵也吾欲以此洗君何如也立曰知兄之懷久矣
余死亦分定焉兄知我能敵彼願盡報之卒勿泄也
乃各散去他日立登張本門呼本出語之曰子恃富
淫良人家豈有為人而為烏獸之事乎吾不若便以
刀刺汝腹中以殺子此懦者所為非壯士也今吾與
子角力窮而不能心服者乃殺之不欲便殺子立取
刀插于地袒衣撲臂本知勢不可却亦袒衣立大言
謂觀者曰敢助吾吾必殺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殺之
兩人角力手足交關運臂愈疾面血淋漓仆而復起
自寅至午本臥而求殺立乃取刀謂之曰子服未本
曰服矣子殺吾乎吾以千金報子立曰不可本曰與
子非冤也子殺吾子隨手死矣立笑曰將為子壯勇
之士何多言惜命如此乃妄人耳叱本伸頸受刃本
知不免乃回顧其中門子弟曰非立殺吾也乃實教
之也言絕立斷其頸破腦取其心以祭實父墓乃投

紅藥山房鈔本

四七

刃就公府自陳太守視其狀惻然曰曰殺人立也固
甘罪願不旁理即立死何恨焉謂本之子告公曰非
立本心受教於實太守曰子罪已本死何惜他人也
立曰誠如太守言詳之不可言也立雖康爛微吏手
終弄言也太守曰真義士也召獄吏受之曰殺其
可械厚具酒饌後日甸餘至太守庭下立曰立無子
適謂妻孕已八月矣女與男不可知也願延月餘
之命得見妻所誕子使父子一見歸泉下不忘厚恩
太守乃緩其獄其妻果生子太守使抱所生子就獄
見立立祝其妻曰吾不數日當死東市令子送數步
以盡父子之意太守聞為之泣下立就誅太守登樓
望之觀者多揮涕

任應青中敘任應被毆

紅藥山房鈔本

四八

極蒙荷見教青巾者不論而去翌日愿又遇青巾者
在途中召之飲乃同入市郊既坐熟視目攝神峻數
然可畏飲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傭人非豪義之
士則豈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何足多謝後日復
期子於此無前却也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
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
有至寃街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脡間取烏革囊中
出死人首以刀裁為皆平以半授愿驚恐莫知所措
青巾者食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
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仙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
木弃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
也曰吾能用藥點鉄成金點銅成銀愿曰旗亭門有
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衣純綿暑月輕葛
麗日食青鮮自為逾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先生
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富有壽仍
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
後不復見焉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五

名公詩曰 本朝諸名公詩話

大丞相李公昉嘗言當時自外鎮為粗官有學士遠
外鎮官茶外鎮有謝詩云

粗官乞與真虛擲 賴有詩情合得嘗

符彥卿知汴州有詩云

全軍十萬擁雄師 正是酬恩報國時

汴水波濤喧鼓角 隋堤楊柳拂旌旗

前驅紅旆關西將 環坐青娥趙國姬

為報長安冠蓋道 簾官到底是男兒

紅藥山房鈔本

公云詩意蓋有憾爾之詞其詩牌使人取去不知落
於何地幾邑有白鵲觀向蘇子美遊於其中壁有留
題一絕韓魏公詩尤為人稱美詩曰

二蘇遺跡遂山扃 賢向重來為發明

字久半隨風雨駭 氣象尤入鬼神驚

直疑鸞鳳騰雲去 不假江山到骨清

人對甚時須自勉 酒豪類草尚無名

公詩格萬古雄豪如此應制仁廟御制賞花釣魚公
之詩大為士君子稱賞公歷事三朝扶起二帝社稷
之宗臣國之元老樂善好事晚歲無替接引寒賤亭

午忘淦出於天性近古無有也

李先生清臣者北人也方東髮則才俊辟句驚人老儒輩莫不心服一日薄遊定州時韓魏公知定州先生携刺往謁見其子太祝吏報曰太祝方寢先生求筆為詩一絕書於刺字授其吏曰太祝覺而投之詩云

公子乘閒臥絳厨

白衣老吏慢寒儒

不知夢見周公否

曾說當時吐哺無

後魏公見詩云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先生後應進士中甲科試賢良為優等方其射策天庭天子臨軒虛已待臣舉觀授筆不踰數刻落筆萬言皆

紅藥山房鈔本

出入九經照厲風俗極孔孟之淵源盡時政之要道天下莫不仰其風采當世之偉儒也哉

張丞相士選慶歷年應上封章乞還政柄方許還第一日暫出遊近邑惟一僕取馬一僕持傘復歸門吏訝其青蓋詢問丞相取門歷書一絕云

因思山去看山回

軟帽輕紗入御臺

門吏何須問張蓋

兩曾身到鳳凰池

門吏以詩奏御仁宗喜愛其詩意特賜銀絹各百中使傳旨云助卿遊山之費朝野榮之

蔣侍郎常還鎮告老高臨如蘇公吟詠峭格清士君

五一

子願稱賞之一日有僧謁公回將詩錢塘住呂氏

願得一詩以光其行公曰吾無書有詩錢子之行詩曰

告老於君惟掩然

年來無事老江邊

吾師莫訝無書去

閑慢紙題不必看

僧得詩遂行僧將公詩陳濟叔為之惻然厚遇其僧且以詩愧謝公為公之詩清而有格意旨達到蓋皆此類也

大丞相呂夷簡一日有儒者張球獻詩曰

近日厨中乏短供

孩兒啼哭飯羅空

母因低語告兒道

爹有新詩上相公

紅藥山房鈔本

公見說甚悅因以俸錢百緡遺之又為引道資官門館得依棲之公三十年居政地引援寒賤極濟士類外牧守得其人內卿大夫各舉其職太平之賢相寧也嗚呼感哉

范文政公鎮越民曹孫居中死於官其家大窘惟二

子幼妻長子方三歲公乃以俸錢百緡購之其他即

官從而遺之若有倍公數公為具舟擇一老吏將轄

其舟且誠其吏曰過關防汝以吾語示之其詩曰

一葉輕帆泛巨川

來時暖熱去涼天

關防若要知名姓

乃是孤兒寡婦船

五二

公之極濟孤貧可見也

韓魏公鎮青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為酒使踰垣宿於倡室門吏報公公不久之為種竹詩曰

殷勤澆濯加培植 莫遣狂枝亂出牆

客見其詩愧甚乃和公詩云

主人若也憐高節 莫為狂枝贈一柯

公特以百緡遣一指使呼吏報都下市一女子贈之公之愛士待客皆類此

唐僖宗時于化茂頗有學問依棲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云

紅藥山房鈔本

舊壘危巢泥已墮 今年因傍社前歸

連天大厦無棲處 更向誰家門戶飛

主人見詩愴然復留

邵州魏處士高上之士張丞相士遜召之入都不久告還丞相有詩送之曰

一片閑雲來帝里 歸飛不肯待秋風

人皆榮之

遠烟記 蘇軾寓歸王氏骨

戴表揚州邑人也父為遊商出入多從焉後表學於太學娶都下酒肆王生女為婦歲久父沒於道途數

五三

多於浮薄子出處耗其家財資裝囊盡虛屋無擔石

妻為其父奪之以歸數日夜號泣妻王氏亦然誓與

父曰君不從其志則我身不踐他人之庭願死以報

數王氏及臥之病久則況歸家人多勉父使王氏復

歸於數父則數恨人也曰吾願可斷女不可歸數因

大詬女汝寡識無知如數者凍餓死道路矣王氏自

念不食私謂侍兒曰汝為我報郎取吾骨歸筠久貴

與郎共義也後數日王氏死侍兒一日遇數於道具

述王氏意數大傷之(感)方夜乃潛往都外脫衣遺園

人取其骨自負而歸筠數後來食貧無衣食乃備於

紅藥山房鈔本

人寓船下汴迤邐至江外萍寄岳陽學釣魚自給數

懷妻居常傷感多獨吟弄已詩曰

誰知遠烟浪 多有好思量

於時窮秋木脫水落湖平溶溶若頃寒玉數行數里

外隱鈞烟波中亭亭有人望焉數日鈞無魚只見烟

波人歲餘則似近又半歲逾近焉淫月則相去不踰

五十步熟視乃其妻王氏也數號泣妻亦哭道緣索

之恨更旬日不過數步數乃題詩於壁詩曰

湖中烟水平天遠 波上佳人恨未休

收拾鴛鴦好歸去 滿船明月洞庭秋

五四

一日數乃別主人具道其事主人不甚信乃遣子與數翌日往焉數後出入湖俄有婦人相迎近與數執手曰自子持我骨歸焉則隨子以道途聞不後見子焉子釣湖上相望者二載以歲月未合莫可相近今其時矣乃引數入水中主人子大驚而回後屍出水上岳陽尉侯誼驗覆其屍聞其事於人

流紅記 紅葉題詩要辭氏

魏陵張實子京撰

唐僖宗時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衛間於時萬物搖落悲風索秋頽陽西傾萬懷增感視御溝浮葉續續而下祐臨流水手久之有一脫葉差大於他葉連視之若有墨跡載于其上浮紅泛泛遠意綿祐取而視之果有兩句寫於其上其詩曰

懋懋謝紅葉

好句到人間

祐得之蓄於書笥終日咏咏雖其句意新美即莫知何人作而書於葉也因念御溝水出禁掖此必宮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寶之以為念耳亦時時對好事者說之祐志意思念精神俱耗一日友人見之曰子何清劑如此必有故為我言之祐曰吾數月來眠飯食都費因以紅葉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

五五

後書之者無意於人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勸勸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思有可哭也祐曰天墮(張)早人苟有志亦從人愿我聞牛仙客遇無雙之事卒得古生之寄但患無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終不廢思慮祐復為二句題於紅葉上云

曾聞葉上題紅怨

葉上題詩寄與誰

於御溝上放於流水中俾其流入宮中人為笑之亦為好事者稱道有贈之詩曰

君恩不棄東流水

流出宮情是此流

祐後累舉不捷遂頗為僊乃依河中貴人韓涑門館得錢帛稍稍自給亦無意于進取久之韓涑召祐謂之曰帝禁宮人三千餘得罪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宮中出禁庭來居吾舍子未娶年又踰壯困苦一身無所成就就孤生獨處吾甚憐汝今韓夫人隕中不下千端本良家年纔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窮困書生寄食門下晝飽夜溫受賜感久寒賤無他不能圖報早寒愧懼莫知所為安敢復望如此詠乃令人通媒均助祐進羔雁盡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歡祐就吉之夕極甚明

五五

白一不字下見
字一不字下見
其下字下見
其下字下見
其下字下見
其下字下見
其下字下見
其下字下見

人下不字下見

會下不字下見

視下不字下見

道作序

一本以上落字

白韓氏裝素甚厚姿色艷艷祐本不敢有此望其懷
有逆舟候入仙源神魂飛遊閒苑既韓氏於祐書簡
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
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
乃開笥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嘆感泣久之曰
事豈偶然哉美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嘗有
詩今尚藏篋中取以視祐詩云

獨步天潢岸

臨流得葉時

此情誰會得

腸斷一聯詩

紅葉山房鈔本

聞者莫不歎異驚駭一日韓泳開宴名祐泊韓氏泳
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吾為祐之
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韓氏索筆
為詩曰

一聯佳句題流水

十載幽思滿素懷

今日却成鸞鳳友

方知紅葉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者也德宗之幸蜀韓泳
令祐將家重百人前道韓以官人得見帝具言道祐
事帝曰吾亦微聞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
祐伏地拜謝罪帝還西都以從駕得官為神策軍康
侯韓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學俱有官女配名家韓

注本不注國下落
得字
其下不脫韓字

古案下

韓氏不有則字

二五三不字下見
韓氏不有則字
其下不脫韓字

一本無則字

於作與

民治家有法度終身為命婦宰相張洎作詩曰
長安百萬戶御水日東注水上有紅葉子獨得佳
句子復題脫葉流入宮中去深宮千萬人葉歸韓
氏處出宮三千人韓氏籍中數回首謝君恩淚洒
胭脂兩寓居貴人家方與子相遇道媒六禮具古
歲為夫婦兒女滿眼前青紫盈門戶故事自古無
可以傳千古

議曰流水無情也紅葉無情也以無情寓無情而求
有情終為有情者得之復與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
聞也夫在天理可合雖胡越之遠亦可合也天理不
可雖比屋鄰居莫可得也說於得好於求者觀此可
以為誠也

紅葉山房鈔本

長橋怨 韓忠長橋過水仙

治平年歲忠少好學多隨侍湖湘後以家禍棄營惟
忠一身流客國如二浙道過吳江愛水鄉風物清佳
私心戀戀不能去每江上春和湖天風軟翠浪無聲
畫橋烟白盡日詠吟游費多與採蓮客拾翠女相逐
眉波洲渚間忠尤悅一女方及笄姿媚麗黛修眉展
目宛然天質忠與遊卒不敢以異語犯焉凡數月
浸於女熱女亦若曉曉有意一日忠為酒所使謂其

勤子與子相從

紅雲作記

金澤詩一併刊

沈漁當作詩

女曰吾與子相從江清舟楫間兼月矣吾甚勤子之色獨不知乎女曰吾之志亦然也家有嚴尊乃隱給客也常獨釣湖上尤好吟咏子能為詩以勸其心矣可終身奉君莫事不然未可知也至暮舉棹扁舟入雲水中忠歸惕意為詩曰

八十清翁今釣客一輪一艇一漁簑
江清香中對月歌玉鉤銀盤同美酒
手出清波風烟出隱無人到俗客如何顧一過
忠以詩付女女持而去明日女復持詩曰翁和子得亦可不許君之句子更為之翁和詩曰

向晚雲晴無限好船頭又見亂堆萊却無塵世利名厭盡是六朝興廢歌金澤合來居水澤此身常得弄烟波肥魚美酒尤豐足自是幽人不願還忠復依前韻為詩云

小舟泛泛遊春水竹笠圓圓覆敗萊
又浪滿船明月一聲歌非干奔走厭浮世自是情懷慕素波惟有仙翁為密友就魚携酒每相過
付女上翁他日又遇女於湖上女曰翁亦不甚愛子之詩忘不出數日排成詩云

吳江高隱仙鄉客東裝長髮白髮乾滿日生濕干

五九

忠說之詩也

其詩云

不知下月其子之

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長橋水隱我風吹雨酒烟浮夜釣寒因笑區區名利者是非榮辱苦相干
吳日忠見女大喜曰翁方愛子之詩我與君事諧矣又去忠終不知所止一日忠與數人晚步江岸遇小橋遇女於其上不相相顧喜笑而去同行者頗疑焉明日早忠尚伏臥有人持書於忠情忠視之乃女所作之詩也詩云

昨日相逢小木橋

風雲福壽經郎腰

此情不語無人覺

只恐猜疑眼動搖

他日忠又與鄰漁泛舟釣於湖上漁唱四發忠亦遙遙相應和其間女又遣人遺忠詩曰

紅雲山房詩本

輕梳直入湖心裏

何處漁歌相調戲

住船側耳聽郎聲

月餘忠別里巷曾放泛舟深入烟波不知所往忠有姑之子曰王忠王登第後失官有故人錢塘邀吳江泊舟于水際登長橋有彩舟來甚速中有人呼曰王兄因無恙乎師王寄其聲乃忠也俄舟橫岸果忠也

復命其妻以大兄之禮拜師王師王但覺琅玕玉粒輝映左右因三人共飲至明忠謂師王曰吾之居處

忠說之詩也

其詩云

不知下月其子之

忠說之詩也

其詩云

不知下月其子之

忠說之詩也

五九

一本有前集字遺卷
青瑣前集
一本有前集字
一本有前集字
一本有前集字
一本有前集字

一本有前集字

在烟波之外不欲求召兄方遠遊客能無惜乃以黃金十勛贈之師孟謝忠曰相別二紀而兄之髮白傷情塵土間汨沒使人易老師孟曰子為神仙吾今遊落莫非命也忠為詩曰

水國神仙宅

古今過此中

長橋千古月

不復怨春風

已而別去後不復有人見之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五

紅藥山房鈔本

六一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六

驪山記 張俞遊驪山作記

大宋張俞字才叔西蜀人幼銳學於為久而愈慕心醉至道應大科辭理優曉弟為高等有司罪其文訐既不可進俞由是不得意尤為議者所惜愈不樂日與朋儕登高大醉久乃還蜀更不以進取為事亦多往來京索間所過有山水之奇虛名之玩未嘗不往觀焉既觀未常不吟咏反覆爛熳終日笑傲至有歷時不能去俞嘗命一僕荷酒肉一僕執筆一日與三四友人遊驪山俞謂其友人曰吾走天下亦有日矣足迹幾回於四海而山水宜乎厭聞飲道也終不能使人忘情吾之志如是也驪山吾已數遊乎不須再登也不若山下見老叟求古遺事乃同友人遍歷民家皆曰惟田翁好蓄古書文籍知古俞乃情一耕者導至田翁家翁久乃出髮髻如雪進趨甚有禮聽視不少衰既坐翁謂俞曰山野閑居門無長者車騎久矣君子惠然見顧何也俞曰余好古者也聞翁有毒且知古此來誠有意也翁始則悚而拒終則悅而謝且曰吾今年九十三矣亦嘗見大父洎吾祖言往事晉漢時吾只不知也唐自明皇而下吾素所記就衣

紅藥山房鈔本

六一

帶聞取鉄匙命其子開鑰取吾櫃中其書來啟者乃一幅圖也即驪山宮殿圖凡二門大小九殿臺庭六十二處回廊屈曲莫知其數東曰日華門西曰月華門東大安殿曰萬壽殿一殿曰迎陽又一曰晨暉又一曰紫樞又一曰寶林又一曰寶基又一曰明和又一曰文慶自日華門入即大安殿月華門即萬壽殿大安殿後三殿一曰近陽一曰紫樞一曰晨暉萬壽殿後三殿一曰寶基一曰寶林一曰和明六殿後又一殿曰文慶也後即翠華門乃入後宮東即紫雲閣閣東即先春館西即桂香堂西又有明華閣閣東即惜花館西即戴月臺紫雲閣東即碧瑤池環樹池東即賞春臺西即御釣臺明霞閣西乃寶積池池北乃聖智堂前曰清風軒也宮中流水灌注環達臺榭宮外又有臺殿或架巖腹或橫危巖皆有佳名不知盡記翁按圖指示豁然在目俞喜曰驪宮吾已知之矣既久翁復言曰吾之遠祖嘗為守宮使帝出入禁中故宮中事亦可得而言也吾祖常言明皇時天下無事太平日久常多幸驪山從駕侍衛祇五六千人百官供給亦有三四人常不滿萬皆給於宮而不少如當時府庫之積如山岳茶布之貨難露不恒民間

紅藥山房鈔本

帛玉甚不踰數百米一斗不滿三十金帝又好花木詔送即送花赴驪宮當野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衛尉卿楊龜家花也其花微紅而甚愛命高力士將花上貴妃貴妃方對粧妃用手拈花時勻面手指在上遂印於花上帝見之問其故妃以狀對詔其花故先春館栽來歲花開花上復有指紅迹帝賞花嘆驚神異其事開宴召貴妃乃名其花為一捻紅後樂府中有一捻紅曲迄今開元錢背有甲辰萬民間即為之曰見牡丹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黃色若御服次曰甘草黃色若重於御衣次曰建安黃次皆紅紫各有一佳名終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宮花近貢一寸黃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幾一尺高數寸祇接祇開一朵鮮艷清香絳幘籠日獲之帝未會賞一日宮妃奏帝云花已為鹿啣去逐出宮牆不見帝甚驚訝無宮牆有水實因大雨實窺大鹿是以得入也宮中亦頗疑異帝深為不祥當時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啣花以獻金仙帝國有此花佛土未有耳帝亦私謂侍臣曰野鹿遊宮中非佳兆翁笑曰殊不知祿山宮遊深此其應也翁乃對翁曰吾常觀唐書見妃與祿山事則未之信矣帝禁深沉守衛嚴密宮女數千各

紅藥山房鈔本

有掌執門庭禁肅亦有分限雖蜂蟻莫能得沿階而進界有此事乎翁曰文史書此作戒後世當時事亦可言陳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正為此也婦人女子性由水也置於方器則方置於圓器則圓且宮人數千幽之深院綺羅珠翠甘鮮膏肓皆足於體所不足者大欲耳聖人深思此故主宮殿非中貴人不可也貴妃自處子入宮上絕幸頗後宮寵上常於遊者祿山也祿山日與貴妃嬉遊帝從觀以為笑此得不為之上慢乎貴妃慮其醜聲落民間乃以祿山為子一日祿山醉戲無禮尤甚貴妃怒罵曰小兒方一奴耳聖上獨愛爾今得官出入禁掖獲私於吾尚敢耳也祿山曰臣則出微賤惟帝王能興廢也他皆無畏焉臣萬死無家四海一身死歸地下臣且不顧叱貴妃復引手抓貴妃胸乳間貴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罪在我而不在爾爾今不思報我尚以死協我時宮女王仙音傍立乃大言安祿山夷狄賤物受恩主室蒙愛貴妃乃敢悖慢如此我必奏帝祿山猶不止云奏帝我為乃取紙錄出不差一字其敏慧又可知也一日貴妃浴出對鏡勻面裙腰視露一乳帝以指捫弄曰吾有句汝可對否乃指妃乳言軟溫新刺雞

紅藥山房鈔本

五五

頭肉妃果未對祿山從傍曰臣有對帝曰可舉之祿山對曰滑潤初來塞上酥妃子仰面笑曰信是胡奴只識酥帝亦笑翁又曰當時西蜀有女兒解造帝而補髻油膏面用白胭脂白杏仁心梨自然汁白龍腦相熬合和用以調粉勻面白而光潤用紫芝蘇胡桃油黑松子鳥沉香合為潤髮油黑而復香蜀中以二油入進後中貴竊鬻民間富兒亦用之宮中呼錦里油民間呼西蜀油後明皇入蜀此亦先兆之應也翁曰祿山數失禮於貴妃貴妃私甚恨第無計絕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祿山之守漁陽貴妃屢言於上曰漁陽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祿山陰賊不可為帥上不答祿山辭貴妃貴妃開宴餞之酒半酣祿山曰臣久出入宮掖蒙私貴妃而中道棄之吾之此行深非所樂此別復有相見之期乎貴妃但笑而不答祿山復曰人但恨無心耳苟有心雖抽腸瀝血萬死萬生猶不顧臣須來見娘娘祿山呼貴妃因涕泣交下起抱貴妃久不止左右勉之久而辭去明日祿山尚未行欲再入宮中見貴妃有詔不得入內祿山既行甚快快令前騎樂祿山曰樂有雜聲人多別恨自古迄今無有也後楊國忠專政深恨祿山至漁陽多求

紅藥山房鈔本

五六

珍異物并私書上貴妃盡為國忠抑而不達項之祿
山怨國忠蓋有反意乃與兵向關言其左右曰吾之
此行非敢觀大寶但役殺國忠及大臣數人可抵
要見貴妃叔吾別後數年之緣索得回住三五日便
死亦快樂也此言流落民間故馬崙六軍不進指妃
子而為言也開元末童謠云山下一羣鹿大鹿來相
逐咤殺潤下羊却被猪兒觸後果為帳下李猪兒所
殺祿山反書至帝方食貴妃不覺失匙帝驚顧左右
甚久乃詔楊國忠為御營都元帥人驚駭塵土四散
咫尺莫辨牛馬帝登丹鳳樓置酒樓下有人唱歌云

紅藥山房鈔本

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其音甚悲帝泣
下不終飲而去左右奏曰陛下素大度祿山雖變兵
安能遽至此也帝上馬由承天西去長安父老還乘
輿言曰陛下以重祿養祿山祿山不以臣報陛下天
理不遠人情莫順祿山非久血汚鋒刃身膏草野不
日臣等復出長安西迎駕輿之來帝曰朕以詔天下
兵百道並進必破此賊深慮賊鋒未可當恐為父
老憂各宜相率避之帝令一中貴人厲聲曰關東皆
賊也不可往西可以避竟去由是都人多入蜀避賊

溫泉記 西蜀張俞遇太真

上

亳州秦煥子履撰

西蜀張俞再過驪山留題二絕云

金玉樓臺插碧空

笙歌遞响入天風

當時國色并春色

盡在君王顧盼中

又

其二云

玉帝樓臺鎖碧霞

終年培養牡丹芽

不防野鹿踰垣入

卻出宮中一朵花

俞異日宿溫陽市肆於是街鼓聲沉萬動寂寂客館
後夜悲風素秋俞少負英氣竊懷多感高燭孤生遠

紅藥山房鈔本

千里張調晚管又撫朱絃怨流絲竹竟不成樂乃就
枕繞合眼見二短黃衣吏立於牀下一吏曰召其魂
也召其夢也一吏曰奉命召其魂一吏曰魂俱去留
一魄以守其宅吏袖間出一物若銀鈎以刺入胸中
亦不甚苦痛以手執鈎尾大呼俞名姓小數聲俞或
立於階下回顧臥屍於牀上俞驚數恨不得作書寄
家人囑後事吏引其衣出門又見二碧衣童若常所
見畫圖中神仙侍立之童也俞久不敢問約行二舍
之遠俞乃足痛願得一代步者吏曰請君問碧衣者
俞乃告之一童呼吏曰勅界吏速取馬來有頃賜從

上

至俞乃上馬因詢黃衣吏曰吾死乎吾此行何所之也黃衣吏曰吾地界之吏奉命奔馳他皆不知也君告碧衣童必有所明俞私約下馬折腰與碧衣童曰俞蜀一書生未嘗造惡或有此行不識俞入之於獄子能復回於世乎願聞其休咎碧衣童曰吾乃海仙子能復回於世乎願聞其休咎碧衣童曰吾乃海仙子之侍者被命召子他皆不知俞曰仙何人童子曰蓬萊第一宮太真妃也俞曰召僕安用童子曰子驪山嘗作詩否俞方憶其所作二絕又行百里道左有大地朱扉屹立金獸啣環萬戶生烟千兵守禦入門則臺殿相向金碧射天簾掛瓊鈎砌磨明玉金門瑤池彩檻鐵憲幕捲輕紅梵浮寒碧童子止俞曰可住少伺吾入報矣童復出呼左右協從童謂俞曰止少召子溫泉浴迤邐見絳旌前驅翠幢雙引赭傘玲瓏仙車啣乾線枝鱗鱗紋竿裊裊九霞光裏過五色雲中行少頃又至一宮仙妃降居俞亦下馬童引俞升殿左右贊拜仙賜坐俞偷視仙高髻堆雲鳳釵橫玉艷服霞衣瓊環瑤珞鸞姿鳳骨仙格清容俞精神眩感情意恐懼虛已危坐莫敢出言仙笑謂俞曰君無懼吾召子無意思欲少詢子人間一二事耳仙子曰驪山所題之詩甚佳俞避席僂謝仙子乃命其浴仙

乃入御浴湯影沉沉覺搖龍鳳仙子去衣先入俞視若蓮浮碧沼玉泛甘泉俞思意蕩浴俞因拂水沸熱不可近仙笑命左右別具湯浴侍者進金盆為俞解衣入浴仙與俞相去數步耳一童以水沃仙一童以沃俞俞白仙曰俞塵骨凡體幸遇上仙似有宿契然何故不得共浴仙曰爾未有今日之分浴以次第取服仙與俞入後院坐曲室俞精視則白壁為檻碧瑤甃地紗帛蒙珠戶飾瓊玉於虛軒安銅龍於畫棟仙命進酒寶器瑤盃珍羞仙果但俞平生不酌酒俞壺至俞則酒輒不出仙笑顧左右取他酒代之童曰已為取之頃間酒已至乃人間之味俞又自恨仙謂曰今之婦人首飾衣者如何俞對曰多用白角為冠金珠為飾民間多用兩川紅紫仙乃顧左右取吾舊服來長裙大袍鳳冠口啣珠翠玉翹但金釵若今之常用者他皆不同俞曰俞少好學雖望道未見亦未常敢成屢於是唐史事仙迹甚熟今見仙之姿艷一祿山安能動仙之志而仙自棄如此也仙復曰事係天理非子可知幸無見詰俞曰明皇蘊神聖之姿天日之表沒當不化今在何地仙曰人主皆天之高真也明皇乃高真今治玉羽川俞曰玉羽川何地也仙

曰在潭衝之間不久玉漏遞响寶燈闌珊侍者報仙
曰鼓已三敲仙乃命徹去盃皿俞對榻寢俞情思蕩
然俞曰召之來不與之合此係乎俞命之寡助也他
物弗望願得共榻以接佳話雖死為幸仙笑曰吾有
愛子心子有厚吾私意宿契未合終不可得乃欲昇
仙榻足不可引若有萬觔繫之仙曰子固無今日分
俞乃就南榻與仙對臥而語不久難唱中月沉戶外
侍者促俞起俞泣下別仙曰後二紀待子於渭水之
陽仙合取百合香一小器遺俞曰留以為憶繫俞臂
復見前童吏引還入門吏推仆乃覺俞驚起坐默念

紅藥山房鈔本

豈非邪臂上香猶存發器異香襲人非世所有他日
俞題詩於溫湯驛曰

夢魂飛入瑤臺路

九霞光裏曾相遇

壺天曉景自生愁

春水泛花何處去

又戲為詩曰

昨夜過溫湯

夢與楊妃浴

敢將豫讓炭

却對卞和玉

同惟一宵間

平生萬事足

想得唐明皇

暢哉暢哉樂

詩尚留溫泉俞後閑步野外有牧童持書一紙俞開

七一

封乃仙所為詩一首也詩云

虛堂壁上見清辭

似共幽人說所思

海上風輕雖可樂

人間聚散更堪悲

重簾透日溫溫曉

玉漏穿花滴滴遲

此景此情傳不盡

殷勤囑付隴頭兒

俞詢牧童曰從何得此書牧兒曰前日有婦人過此
遺我百錢授我此書云明日有衣冠獨步野外子與
之俞聞之愈傷感俞多與士君子說此事乃筆成傳
貴妃轍事老僧拾得貴妃紙

天寶十三年秋苦雨上自興慶宮登樓遠望見其淫

紅藥山房鈔本

潦猶甚時惟貴妃力士從上上謂曰今水潦如此疾
於朕心當傳位于太子使吾未沒而付之吾無憂也
妃子不對力士曰且待豐年上視太真曰若何對曰
今秋霖雨水災不足煩勞聖慮妾願與聖躬共捨衣
物於兩街建道場法事庶拯生靈上從之乃勅司衣
閣出衣十襲施左右兩街佛寺貨之以充供養時沙
彌常秀士廬丘來京師求戒法見捨衣物遂罄囊鉢
贖得妃子轍一編持歸江南以與親族後隱香爐峰
亂而獲存其後中丞李遠牧于溫城多微故事求諸
遺物或有言妃子轍事於遠遂求焉僧不獲而已獻

七二

之遠以錢十萬為直仍蘇詩示諸好事者李羣
玉校書自湖湘來過九江遠辱遇之因詰其題黃陵
廟事羣玉曰予嘗夢之遠曰僕自獲妃子亦嘗盼
望焉遂更相戲笑因各賦詩一首遠曰

墜仙遺襪老僧收 一鑽金函八十秋

霞色尚鮮宮樣靴 彩光依舊夾羅頭

輕香為著紅酥踐 微絢曾經玉指搆

三十六宮歌舞地 惟君獨步占風流

羣玉詩曰

故物猶存事渺茫 把來忍見舊時香

紅藥山房鈔本

拘連綺錦分綺樣 終合飛輝飲瑞光

常束凝酥迷聖主 應隨步玉浴溫湯

如今落蒼吾兄手 無限幽情付李郎

是歲校書過豫章端午浴蘭之會宴滕王飲筵片時

卒座上客云得非黃陵嘉至今傷感憫之

馬荒行 劉禹錫作馬荒行

綠野舞風道黃塵馬荒駟路遠楊貴妃墳高三四尺

乃問皇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珠倖仗天子捨妖

姬兵吏伏門屏貴妃牽帝衣低頭鞠美目風日無

光輝貴人飲金屑倏忽即芙蓉平生腮香丹顏色

七三

宛如故屬車人已遠里巷不窺覩共愛宿粧妍君
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綦光未滅不若巖畔人
空見凌波襪兒童愛紋迹私手鮮盤結德間千萬
眼縷絕香不歇翠環照明瓦骸骨離連城將入咸
陽市猶胡賈鸞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六

紅藥山房鈔本

七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七

孫氏記 周生切脉要孫氏

寺 丞 丘濬 撰

周默字明道都下人也。以延賞為太廟郎歲久改授常州宜興簿。默幼小知書尤好方藥之集亦稍通。其術里巷稱其能醫比鄰有張復秀才聚閭巷小童為學一日復謁默曰有懇敢說長者默詢其故曰復之妻得病甚危居貧不能得醫敢煩君子診其脉視其形症苟獲愈久必為謝默許之往見其妻孫氏卧小榻容不修飾然而幽艷雅淡眉宇妍秀回顧精彩射人默見之愕然乃診臂視脉久之曰心脉感痰積其中氣出入尤劇則昏眩乃留屏角下之默日日往候焉復妻病愈復將召默飲於市以謝默默曰鄰里緩急固當何何頃見謝是時默喪妻經歲既見孫氏後心發狂悖念無計得之乃白其母曰孫氏默治之愈矣可召之飲以接鄰里之好母不識默意乃召孫孫托事不來默贊其母復召之久乃至與默母叙拜禮又以言謝默是時孫薄粧雖有首飾衣服無金翠艷麗天下宛如神仙語言飄飄然神仙之類也默精神蕩散因以目挑之語言試之終不蒙對默入召復

紅藥山房鈔本

七

飲於軒前默時時入室啟母勸之酒孫以禮謝終不飲過既方散默日夜思取以得孫氏之計默陰舍有功於孫孫且年少彼亦妙齡孫之夫極老復年五十三孫年二十吾困勝他夫遠矣吾少得之默乃暗遣學童投束孫竟不蒙答又投之亦然默詢童曰彼何言也童曰孫畧觀默默而已默思計我有功於孫氏雖不諧亦無後慮乃至意投書與孫氏云

世之樂事男女配合人之長情少年今慕子之美色妙年甘心於一老翁自以為得己吾為子羞並有鄙詩舉陳才子留意詩曰

五十衰翁二十妻

目昏髮白已頭低

絳幘深處休論議

天外青鸞伴木雞

孫氏看畢乃為書上默曰

數辱書問荷意甚勤上有良人安敢私答妻也本末畧為君言妻本富貴家幼歲常近筆硯及長繼遭兇災兄又死邇州弟妹散去家貧不能自振信媒氏之說歸身此翁至於今日皆不可言亦不復恨婦人無他能雄端節自持為令節欲不白君子則子之意未絕千萬自保無貽深念為異時妾心匪石焉兼有詩道其意詩曰

雨集枯池時漸滿 藤龍老木一番新

如今且悅目前樂 粧點亭臺隨分春

默得詩書又見其父才愈思念乃再為書丁宜懇切此不具載孫復有書曰

前詩書以少道區區之意君尚不已今為君少言天下物理之大分以解君意夫鶴鵲棲木不過一枝鶻鼠飲河不過滿腹上苑之花色奪西錦遇大風怒號飄蕩四起或落銀瓶綉幕之間或委空閒坑澗之所此各繫乎分也我之夫固老矣求為非禮以累之則我所不忍君雖百計其如我何可絕

來意無勞後悔

紅藥山房鈔本

默意欲速得又以東詩自侵逼之孫又為書與默曰近者妾病知子有術可以起我之疾居貧我乃謀於夫曰隣居周君善醫彼士夫君子且以鄰里之故必不予拒今因妾病而召污穢之事入其家使子為翁能忍而舍之乎翁雖老聞此安肯為子下而不發耶如得子東欲聞於翁且發子之私不仁也忘人之恩不義也是以不為每得子東急看或火或毀恐露而彰子之意今子之言甚詳侵逼尤甚于意欲因醫之功邀而娶之也若然雖商賈市纏

七七

庸人猶不為者況士人乎古之列女吾之儔也子無多言青松固不彫於雪中千萬無憾焉

默知不可亂乃止默不久赴官意尤未已乃為東別孫曰我聞古人詩曰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是老當先侵也我願終身不要以待之孫得東感默之意為紙絕曰

愧感深章早夜疾聽君子啟行無緣叙別破囊久空不能為贖空自慄慄承諭雅意安可預道無妄之言未敢奉許人之脩短固自有期設或不幸即候他日况君慶門當高援無以鄙陋獨貼伊戚彩

舫長浮旧旬知矣氣象尚和惟以自愛千萬珍重

默得書但恨悅而已後三年默替歸泊家於湘蘭之南默思孫以往舊巷訪之詢其隣則曰復死經歲已久孫今獨居默大喜歸告其母遺媒通好久之孫乃許既成相得歡意彼此方濃復授鄂州東河尉以本好賄居官尤甚據案決事則冒貨出証田訟則賍民笥中多私蓄幣帛已歸孫因詢其故默以實告孫大慟曰吾及今三通人矣始者良人年少狂蕩不返中間通老翁不幸其先逝今歸身於子自為得矣而彼此方相愛不意于不能奉法愛民治獄則曲直高下

七八

其心惟利是嗜去就予奪賄賂公行民受其枉多矣
子不愛其官則禍延子孫矣吾不忍周氏之門無遺
類子不若復歸其財於民慎守清素況子俸錢所入
日用之有餘矣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
夫婦大意死生共處君既自敗壞不若我赴死地我
不忍見子死也今與子決矣乃遽趨井默急持其臂曰
子入井吾亦相從矣願改過自新以其子默以其財
復歸於民而自守清慎終身無過矣孫生二子親教
之皆舉進士成名議曰婦人女子有節義皆不可記
也如孫氏近世亦稀有也婦則壁立不可亂俾夫立
無過之地終為命婦

紅藥山房鈔本

趙飛燕外傳

別傳叙飛燕本末

譙州秦醵子復撰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
墻角破筐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
次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
次以成傳傳諸好事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為步行若人手持花枝顫顫然
他人莫可學也在王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復引援其
妹得寵為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膚清滑二人皆天

七九

下第一色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稀幸東宮昭
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辰欲求子為自固久遠
計多乘小轎車載少年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
往后宫后乃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遽出迎帝后
冠髮散亂言與失度帝顧亦疑焉未久復聞壁衣中
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
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或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
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旅孤寒
下無強近之親一旦得備後庭賜使之列不意獨承
幸遇濃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侍寵邀害衆謗來集

紅藥山房鈔本

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速死以寬聖抱因
而涕泣交下帝自引昭儀臂曰汝復坐吾語汝知帝
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首足置於淵中
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
曰臣妾緣后得填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况陛下
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願得身入鼎鑊體
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遽起持昭儀曰吾以
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
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窮其迹乃宿尉陳崇之子
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見后面具言

八十

帝所言且曰坤曾憶家貧寒餓無家來使我共鄰家女為草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大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婦背同泣此事婦且不憶也今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日妾能極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妻死婦尚振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便往后宫承幸御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慰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避燭後避帝瞥見之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設賜侍者特令不言帝在屏嶠視之蘭湯豔艷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

紅藥山房鈔本

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為后矣越后知意見昭儀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既往後宮入浴后裸體以水沃帝愈親而帝愈不樂終不浴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為駕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也后曰妾時帝幸其弟妾立在後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待妾意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汚御服重欲為弟浣去帝曰留以為憶不數日備后宫時帝嚙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涕泣帝勃然懷舊有愛

八一

后意顧視嗟嘆昭儀知帝欲留乃先去帝逼暮方離后宫后因帝幸心為奸利上器主愛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箋奏云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遠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日優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賜東掖之久侍宴私再求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血脉不流飲食美甚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六日之入懷虹初聽是此日紛辭龍據妾胸卦為佳瑞更期舊有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紅藥山房鈔本

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

因閱來奏喜氣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妣體方初保姪宜厚養有性者勿舉食死者可親有惡來上無煩箋奏口授宮使可矣

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威謀自謂之計威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觸則孕或敗后乃遣王威奏帝帝不復見后弟譙問安否而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威及宮中人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

八二

汝父子復吾家富欲為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
言非言今已及期子能為我謀焉若事成子萬世有
後利威曰臣與后取民間纓生子携入宮為后子但
事密不泄亦无害后曰可威於都城外有若生子豫
者纓數日以百金售之以囊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
已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威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
不泄子所以死也臣今再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
可出入則子不得死威則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
甚不敢入少選復携之趨門子復如是威終不敢携
入宮後宮寺門吏甚嚴密因向威來見后具言子驚
啼事帝令加嚴切之甚

紅藥山房鈔本

帝事后泣曰為之奈何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
奏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
無計可達又奏帝云臣妾昨夢龍卧不幸聖嗣不育
帝但嘆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
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況於人主乎
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坤之所也時後宮掌茶宮女
朱氏生于宦者李守先見奏帝方與昭儀食昭儀怒
言帝帝言自中對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
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蔡規
曰急為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謂規曰為吾殺之

八三

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若不然
併戮汝規以子擊石磓死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皆
殺之後帝行步遲滯氣頗憊不能昭儀有方士

獻大丹其丹養於大百日乃成先以瓮貯水滿即置
丹於水中即沸入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
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飲昭儀一夕帝在大慶殿昭
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跼跼不止
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起將半夜或仆或臥昭儀急
起東榻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
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縊后居東宮久益

紅藥山房鈔本

失御一夕后寢驚帝甚久久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
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
云向日侍帝不謹不答吸此茶吾已既不足吾又問
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歲殺吾子今罰為巨壺居北
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故之乃大慟後北
都大月王獵於海上見巨壺出於穴上首尤帶之王
釵頭波上睽睽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之梁武
帝武帝以昭儀事答之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七

八二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八

希夷先生傳 謝真宗謝赴闕表

南燕麗覺從道撰

先生姓陳名搏字晉南西洛人生於唐德宗時自束髮不為兒戲年十五詩書禮數及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耳吾棄此將遊太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乃盡以家資遺人惟携一石鎗而去唐士大夫揖其閭清風識先生之面如景星彩雲出爭先覩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世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夜店多遊京索間僖宗侍之愈謹封先生為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奏謝書云

紅藥山房鈔本

趙國名姬後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各安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貯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然以風中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浣聽覽詩云

雪為肌體玉為腮 深謝君王送到來

八五

處士不生巫峽夢 虛勞雲雨下陽臺

以奏赴宮使即時遁去矣五代時先生遊華山多不出或遊民家或遊寺觀睡動經歲月本朝真宗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真宗再遣使賚手詔茶藥等仍仰所屬太守縣令禮以遣之安車蒲輪之異數迎先生先生乃回奏上曰

丁宣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天資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詩云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感而 從四皓嘉道

紅藥山房鈔本

之士何代死之再念臣性同猿鶴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敢荷作服脫簪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明願遠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明不讓前古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閑心自被白雲留住渴飲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嘲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往所樂得意何言精神高於月外肌膚浮乎雲烟雖潛至道之根第盡陶成之域臣敢期磨礱俯順愚衷謹此以聞

當時有一學士忘其姓名以先生累詔不起為之詩譏先

八六

生云 抵是先生詔不出若還出 沒般人先生復
答云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死後先生亦
希到人間先生或然遊峯陰尉王睦知先生之來也
倒履門迎既坐先生曰久不飲酒思得少酒睦曰適
有美酒已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為先生
曰先生居處客穴寢至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
笑乃索筆為詩曰

華陰高處是吾宮

出則凌空跨曉風

臺殿不將金鎖閉

來時自有白雲封

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來有意

紅藥山房鈔本

救子守官廉潔雖有神理亦助焉睦為官當如是清
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撻心性又敏明故也先生乃出
藥一粒曰服之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
之飲之半夜先生如廁久不回遂不見睦歸或為驚
墮汴水差役者急救之得不死先生乃時來下山民
家至今尚有見者今西岳峯山有先生宮觀至今存
焉

呂先生記

回處士鏡題詩

賈思容郎中治平年在邵州通判常畜古鉄鏡規模
甚大非常物也公甚寶之久欲泮磨未得其人左右

八七

曰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公令召之處士至進見
其簡踞風骨軒昂公頗疑之乃稍異待之因出鏡照
視之處士曰此亦可以磨公乃命左右以銀瓶酌酒
遣人令坐於砌上處士一飲而盡乃以所携筭中取
藥堆於鏡上處士曰藥少須歸取之乃去不回公遣
人詢其宿止乃在太平寺門上有詩曰手內青蛇凌
白日洞中仙鶴斃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
磨鏡人公見時吟賞驚嘆其鏡上藥已化去餘拂除
唯所堆藥處一點未裡通明如寒玉春明他處仍舊
其鏡公益為珍藏寶愛也公但悅恨不得遇其人先

紅藥山房鈔本

生之所以姓回者蓋渾其迹不使人識焉回字乃二
口即呂字也

續紀

呂仙翁作懸圃春

崔中舉進士有學問春汴水東下迤邐至湖北游
岳陽謁故人李郎中時李知州方至未見太守寓宿市
郊前客肆間中唱歌子沁園春肆內有補鞋人傾聽
甚久顧中曰此何曲也其聲甚清美乃抑下新聲也
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為我書吾於此調間作一詞可乎
中愕然因見其眉目疎秀乃勉取紙筆為寫其畧人
不思慮若宿構者及唱又諧和聲調中觀其意皆深

八八

入至道中疑嘆欲召之飲其人曰吾今日少倦不欲飲酒欲辭去曰子同與即明日復相會中遽引其衣曰願聞處士之姓可乎名則不敢問其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即今為守谷之客姓名則不知也乃白中曰吾且寢矣其餘俟來日入室則開戶中待曉見太守且言其事因以詞示太守太守曰此乃隱逸高士也令一急脚召之卒擊其道太守意其人曰子且待之吾將着衣而出久不見出卒又擊門其又應以漸遠又呼則又應逾遠再呼則不應排戶則不見人卒入室見壁有字乃錄以呈太守即詩一首也腹內

紅藥山房鈔本

嬰孫養已成且居塵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即入白雲深處行太守與中但歎恨塵緣相隔不得遇真仙中謂太守問其姓名彼答以生於江口長於山口即今為守谷之客何也太守沉吟思慮少選曰吾得之矣生於江口長於山口焉乃呂字也為守谷之客谷者洞也客者賓也仙之姓名曉然二人又嗟歎仙翁所作之詞此乃今之所傳道意沁園春也

歐陽參政 遊嵩山見神清洞

歐陽永叔登第授西洛留守推是時梅聖俞為洛陽簿二人乃得志之初也一日相約遊嵩山永叔遇佳

八九

處乃吟咏偶晚望西峰巨崖之巔有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永乃引手指示聖俞曰公見此四字乎聖俞從公所指而視之並無所見永叔乃然不言洎乞身告老高卧頽水因思向四字乃云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猿鶴今應待我來吟詩後數月公薨以公之才學乃神仙之中人也公平生不言神仙事公豈不知也蓋公儒宗主張吾道當如是也

何仙姑續補 李正臣妻程婢克

紅藥山房鈔本

道州知州周廉夫潛回關道由零陵見仙姑坐中有客風骨甚俊願望尤踞不揖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也而簡傲若此仙姑曰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意欲所往即至其地不踰一刻身已不見廉夫因問仙翁今往何處仙姑乃四望見仙翁 南府廉夫自恨而已潭州李正臣多為遊商往來江湖間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動於腹中即痛不可忍百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常殺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術治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對不可救也其腹中塊後浸長大或極痛苦楚腹折

九十

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一死女子身體間尚有四挂痕焉異哉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八

紅藥山房鈔本

九一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九

韓湘子 湘子作詩識文公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門下文公諸子皆力學惟湘落魄不羈見書則擲之對酒則飲醉醉則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豈不知吾生於孤苦田園可歸自從發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闥書殿家粗豐足今且觀書自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軀未嘗讀一行書久遠何為立身不思之甚也湘笑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公曰是有異聞乎可陳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詩公曰汝作言志詩來湘執筆畧不構思而就曰

紅藥山房鈔本

青山雲水窟	此家自吾家
後夜流瓊液	凌晨散絳霞
琴彈碧玉調	爐養白珠砂
寶鼎存金虎	元田養白鴉
一壺藏世界	三尺斬妖邪
解造迢迢酒	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	同看共仙葩

公見詩詰之曰汝虛言也安為用哉湘曰此皆塵外事非虛語公必欲驗指詩中一句試為公成之公曰

九二

予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開宴相待坐
取土聚之以蓋覆之酒巡酌間湘曰花已發矣舉盃
見岩花二朶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艷美葉幹宛軟公
環而看之花朶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即詩曰雲橫
峯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亦莫曉飲罷公曰
此乃幻化之一術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不乃驗不久
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
方便僂俄有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
汝何久捨我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也
驗今日之事公思少頃日亦記憶因詢地名即藍關

紅藥山房鈔本

也公歎曰吾今知汝異人乃為汝成此詩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朝陽路八千

本為聖明除弊政

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深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
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
也今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
曰豈不知兩家之教然與吾儒教輩馳儒教則詩英
雄才俊之士行忠信仁義之道皆太宗以此之籠絡

九三

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虛已以信
事恐吾道不振天下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
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誣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
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可乎公為詩別湘曰

未為世用古來多

如子雄文世孰過

好待功成身退後

却抽身去卧烟蘿

湘別公詩曰

舉世都為名利役

吾今獨向道中醒

他時定見飛身去

衝破秋空一點青

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為保育乃出藥曰各服一

紅藥山房鈔本

粒可禦瘴毒公謂湘曰實慮不脫死魂我遊海外但

得身入鬼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湘曰公非久即

醒不具全家死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後有即

見期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詩淵精格

雷朝名公品題詩

吳江長橋千尺跨太湖危亭構爽塏登臨者毛骨寒
凜乃二洲之絕境也能詩者過亭下俱有吟咏蘇子
美有長橋賞月之詩詩曰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
沉掛彩虹歐陽永叔稱道為此橋雄壯非此句亦不
足稱也余向過吳江常觀諸公詩擇其佳者載於此

九四

固足與子美並馳也楊蟠有詩曰

水雲清骨思何賒 疑在仙源泛去槎

八十丈虹晴臥影 一千頃碧玉無瑕

幾多風月輪詩客 無限葦蘆屬酒家

只待功成身退日 烟波深處是生涯

鄭內翰毅亦有題長橋之句排天蟬蛛玉圍腰駕

海鯨鯢金背高因諸公詩江山益增光價潤州金山

寺張祐孫魴留題二篇雖名賢經過縮手袖間不敢

落筆蓋歛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見其寺與

山出於水中之意也祐詩久為絕唱云寺影中流見

紅藥山房鈔本

鐘聲兩岬聞羅隱有題金山之句老僧參罷關門後

不管波濤四面生之詩孫山亦有詩二句云結寺孤

峯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前二人之詩也已南岳祝

融峯山寺留題甚衆謝安有詩曰雲濕幽谷滑風流

古木香僧西巖亦有詩云閑雲四邊盡浮世一齊低

惟先生周戴之什題絕句其意云五千里地望皆見

七十二峯中最高全楚之地五十里南出潤州甘露

寺有三賢亭乃劉備曹操孫權時常會於此故羅隱

有詩曰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過亭者

心服焉衛陽州來縣有杜甫祠堂寒江古源設像存

九夕

焉留咏莫知其數歐陽永叔尤稱賞徐介之休詩曰

天接汨羅水江心無所存國文工部死來往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疑傷往事斜月隱蘋蘊

陸子履未意為山陽令有言懷詩云簿有田園歸去

外皆無官况早來休士君子莫不賞味其意古人有

早行詩云古人燈下別騎馬月中行前人亦有早行

又不若云旅人心自急公子夢尤迷惟江東逸人王

褒之句云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茲乃

出類之格又有柱杖句云探水糊破金鰲頭撥雲敲

斷老虎脚其逸俊豪邁可見矣永叔嘗言苦吟句云

紅藥山房鈔本

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茲所語苦吟破的之句也

永叔有月硯詩云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散星入

角形雲礫石變靈砂白虹是石生美璞物理相感則

如是馬子美深窮其趣也為永叔之所稱道永叔

嘗言子美才思消酒無毫髮塵土氣湘南詩僧文惠

為失鶴詩云一向亂雲尋不得幾番臨水待歸來僧

曾以此詩上潭州劉相大見稱訝河北僧清晤春月

即事詩云鳥啼花影動魚觸浪痕圓又有郊外野步

詩云疊破漾層漢殘陽補斷霞僧以詩上賈侍中獲

稱為佳句范文正公採茶歌天下世傳茶君謨暇日

九夕

與希文聚話君謨謂公曰公採茶歌贈美士人之口
久矣有少年竟未完蓋公方氣豪俊失於少思慮耳
希文曰何以言之君謨曰公之句云黃金碾畔綠塵
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之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
茶下者耳希文笑謝曰君子知茶者也此中吾詩病
也君意何如君謨曰欲革公詩之二字非敢有加焉
公曰革何字君謨曰翠綠二字公曰可云黃金碾畔
玉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希文喜曰善哉又見君謨
精於茶希文伏於義議者曰希文之詩為天下之所
共愛公立意未嘗倖然必存教化之理他人不可及

紅藥山房鈔本

也濮州杜默當年自為三豪言默豪於歌石守赴詔
作太學直講作六字歌送之舉其囊句云

仁義途中馳騁詩書府里從容頭角驚殺蝦蟇學

海波中老龍不距逐出狝兔聖人門前大虫推倒

楊朱墨翟扶起孔子周公一條路出氣口幾程身

寄雲中水浸山影倒碧春着花猶半紅

因此歌得在三豪之列又有上歐陽永叔詩云一片

靈臺掛明月萬丈詞艷飛長虹乞取一杓鳳池水活

得久早湍泥龍其豪壯皆出此類也

詩識

本朝名公詩成識

九七

王禹偁曾作病鶴詩云埋瘞肯為鴻雁侶飛鳴不到
鳳凰池以文學才藻歷顯官登金門上玉堂不為難
也竟不與其地即見其詩矣余友張行退翁都下人
也幼好學與當世豪傑曳長裾遊場屋籍籍有聲自
為蓄怒腓腓禹偁心有屠龍奪明珠志不售於有司
終莫能成就已見於詩乎公有言懷詩云命教隨分
樂天賜一生閑之句是衢州天慶宮主石道士有春
月泛舟詩云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後刺史入觀
怒其不掃庭宇捷之此辱亦先見其前詩意也刺史
知蔣能詩乃召之以言存撫之蔣為詩上刺史詩云

紅藥山房鈔本

春來不是人慵掃為惜蒼苔襯落花刺史悔馬欲召
之飲蔣復有詩上刺史云曰敲門敗簾露新竹拾上
落花粧舊枝其詩尤為湘人所慕愛吁守令之權固
足以辱人而來怒忿之氣弗明善惡則致於之有已
過之地既往從而悔焉亦其謬也

荔枝詩

鬼竊荔枝題絕句

治平二年長沙趙琪作廣東提刑提刑公所在韶州
公宇西軒荔枝數本非常繁茂實熟時色奪晴霞中
夏荔枝方熟琪將召史史醉賞一夕荔枝皆空枝皮
核滿地琪深訝乃開西軒見壁上有詩一絕詩云

九八

吾儕今日會佳賓

滿酌洪鍾酒數巡

遍地狼籍不知曉

荔枝又是一番新

怪現方見荔枝積下均四怪哉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九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十

王幼玉記 幼玉思柳富而死

淇上 李師尹撰

王生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湖外家於衡州女弟兄三人皆為名娼而真之顏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又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以千金不能動其意夏公酉 夏賢良名遊聖字公酉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顏色熟也郡侯張郎中公起乃命幼玉出

紅藥山房鈔本

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反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左右取箋為詩贈王幼玉詩曰

真宰無私心 萬物運殊形 嗟爾蘭蕙質

遠雜幽谷青 風烟暗秀助 雨露濡其冷

一朝居士苑 桃李讓芳馨

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艷愁寂寒花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人詢其故則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皆適意以自養惟我傳塗脂粉巧言令色侍人至以取其財我思之愧報無恨焉

父母姊弟笑得脫此從良人未能留事舅姑主祭祀
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人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
富字偃畏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富也富亦有
意室之也富方倦遊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而不
相捨既久其妹幼知之一日訪富而語曰子若復為
嚮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
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
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為今日之恨相與飲於江
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復為富曰我
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

紅藥山房鈔本

財帛未常以身許之也我髮頽地寶之若珍他人無
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
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併為恨因而伏枕幼玉日
夜懷之思遣人侍病既且愈富為長歌贈之云
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燕息皆
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
向衡陽市多嬌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
姿才色絕擬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
雲翠眸橫剪秋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
青烟裡教復鮮花窄窄弓鳳鳴翅起紅裙底有時

一〇一

笑倚小欄杆桃李無言亂紅菱王孫逐日以勞魂
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鬼呼童控馬相
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老
少是柳君休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殷
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飛前洞戶前惟郎苦恨名拘
束偷身不使爹娘知江西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
未甚堅解開髻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
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
清宵長歎明月下花時洒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危
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

紅藥山房鈔本

恨託誰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
金買醉屬傭人家約幽歡正相娛將办欲加連理
枝引弓欲彈鸛鵲羽仙山即在海中心風逆波繁
無舡渡挑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
王意共慙慙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
人事有時是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携手同上烟
霞路

富遊久之親促其歸幼玉潛往相共飲野店田幼玉
曰子有清才妾有麗貌才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
理我之心子之意卜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

一〇二

日有瀟湘之遊或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於江上翌日富詞作而別幼玉詞名醉高歌其云

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舫東去橈聲遲楚天回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會願後未知何日再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須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

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至犖下以親有事私家多故不

紅藥山房鈔本

得如其約但對鏡酒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知幼玉多卧病富遽開其書尾有二句云春蚕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富大感傷遺書以見其意云

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挈舟泛江一往復其前盟叙其舊契以副予墮之心適吾平生之樂親老旌重心為事奪傾風結想徒自消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惓惓如是少失或憑酒自釋酒醒情思愈徊徨幾无生意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予與吾兩

一〇三

不如意則求偶也难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能道吾二人獨不得豈非命也子宜勉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我見我何望焉子有詩二句吾為子終其篇云

臨流對月暗悲酸 瘦立東風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 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萬里雲山無路去 虛勞魂夢過湘灘

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

紅藥山房鈔本

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王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臨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為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之舊因有故過見我焉雖我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焉我有遺物在侍兒處求君之以為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祝其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其不足郎平日愛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個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議曰今之娼去就狗利其他不

一〇四

能動必求肖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王之愛柳郎一何厚也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和音律者廉以為曲俾以後世係於牙齒之間則幼王雖死不死也歟

王彥章畫像記 記王公忠勇節義

歐陽忞政撰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仕梁為宣武軍節度使以身死骨葬於鄆州之荒城唐天福二年時贈太師王公素以忠勇聞梁唐之爭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唐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帝與晉戰屢困

紅藥山房鈔本

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名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譏間見逐而不用而梁盡失河上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獨公奮然自不少屈志雖不就卒死忠節公既死而梁亡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十二君易國八姓士之不韋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而不知書其語質常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于於五代書切有善善惡惡之忠於公傳未常不敢憤嘆惜乎舊史殘畧不能集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

一〇九

其

頗多於舊史其紀戰勝皆詳又言敬拜想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水為御史所彈遂見廢又言公有五子惟公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死之天聞公在滑州以譏自歸於京師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屠段疑京師羸兵不滿數十公得保樂五百人往鄆州以力寡敗歸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非也公之決勝期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唐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敵公之善出奇兵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日趙元昊反敗軍沒將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讀待兵攻勝之說而漢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惑忽而不聽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攻傳至於得勝之傳及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非審於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決天之偉才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筆之事所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二年予復來通判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鉄鎗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悞夫其真 人號王鉄鎗公死已百年至今人猶以名其事

紅藥山房鈔本

一〇六

王鉄鎗蜀良將也一鎗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蓋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餘年派之不泯者不係乎畫之存否也而尤區區如此者義希慕之至焉讀其書尚想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以完因言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之藏焉嘉祐五年十一月一日立石議曰取彼諱者投昇豺狼豺狼不食投昇有北有北不受投昇有吳疾之也梁攻莊宗保鑒與兵爭得有嚴敵旦暮見破其城屠其民殺其身毀其宗廟而信諱者之言奮勇將之兵付庸愚之手卒敗大事甚哉

紅藥山房鈔本

諱邪之人覆人之國也悲夫

曹太守傳 曹公守節不降賊

曹觀字觀道東魯人也以詩禮名家中高第行義恢偉所至美聲聞於官皇祐年為康州刺史會蠻獠僭智高乘天下久太平二廣無武備泉邑浚州旌旗金鼓震天而下守令倉卒不暇支吾皆棄城竄伏山谷獠賊若入無人之境所至燒屠居民流散被其害者甚眾惟公與左右曰刺史吾職也義不可去使吾將百人抽腸見血必破此賊乃募城中兵民願行者聽以重賞無一人應者賊壓境舉州官吏潰散惟一主

一〇七

簿泣在公傍公曰汝有家赴之速官汝死於賊親執依誰汝可急去避禍無留也主簿又泣曰公以一身又安能復賊願公避之今避者非公一人也公何苦是馬公以一身死賊無益於事又泣而告曰吾受命守此州安可臨難而自免豈有天子吏避賊者乎公曰子有親急去無空守吾也乃叱之主簿竟去洎賊入府公乃厲聲罵賊曰天下封汝等官歲以贈絮帛加賜與汝汝等以歲入朝見朝亦甚佳矣汝等何敢無禮輟離巢穴掠掠郡縣殺害民吏驚恐邊幅一旦天子怒命一將將兵數十斷汝歸路汝等俱死銳

紅藥山房鈔本

兵之下雖復歸安可得也爾等可相率醜類亟還巢穴公乃瞑目振怒叱之兵少却公怒罵不止竟為亂兵所殺至死大罵不息於口公之生子才數月賊入府妻乃遁棄其子於府後竹園間後三日賊退其妻還視其子尚呱呱然泣於草中乃復乳育之天子以重賞

甚眾惟魯令公

以大其門後

勁傑出來時之上詩曰

軟軍樵門日再鋪

空拳猶自把戈鈇

身垂虎口方安坐

命若鴻毛竟敗呼

一〇八

柱下果卿曾斷骨
 可憐三尺英雄氣
 不怕山西士大夫
 榜間杆面得遺孤

青瑣高議前集卷之十

紅藥山房鈔本

一百九

青瑣高議目錄

後集

卷之一

大姆記 因食龍肉陷果湖

續記 盜賊不取過果湖

陷池 曾思叔龍義天龍

議醫 路醫之道為尤難

孫殿丞 孫生善醫府君疾

杜郎中 杜郎中世之良醫

本朝善卜 苗達善卜賜束帶

胡僧吳相 執中遇胡僧善相

畫品 歐陽修善畫贈詩

議畫 梅畫山石 竹木

方勉 李主達鬼取名畫

卷之二

太祖皇帝 不拜佛永為定制

唐明皇 出獵以官大行令

王荆公 士子射荆公論文

李太白 誇驢入淮陰縣內

李侍讀 善飲號為李方回

范文正 不學力士就承直

并校作并
 在竹上

永術墨校

直筆	不以異夢及碑銘
王荆公	不以軍將妻為妻
司馬溫公	不顧夫人所置妻
張乘崖	出嫁侍姬皆處女
湯陰縣	未第時膳易殺賊
張齊賢	與羣盜飲酒食肉
韓魏公	不罪碑蓋燒鬚人
張文定	用金稱載公食物
時邦美	乃父生子陰德報
崔先生	葬地遠識天子至
卷之三	
小蓮記	小蓮孫精迷郎中
神助記	劉楊封賊賈神助
廣利王記	廣利王助國賊賊
岳靈記	真宗登封祀泰岳
姚娘記	陳公遣人祭姚娘
異魚記	龍女以珠報薦慶
巨魚記	殺死巨魚非佳瑞
化損	曹育文殺狼獲報
殺雞報	馬吉殺雞風乘報

紅藥小房鈔本

貓報	殺貓生子無子足
程說	夢入陰府証公事
卷之四	
李雲娘	熊普殺妻獲惡報
羊儻記	家童見身報冤賊
陳叔文	叔文推蘭英墮水
卜起傳	從弟官起謀其妻
龔倖傳	龔倖奪金病疾死
陳貴殺牛	陳貴殺牛罰牛身
俞元	俞元殺鷹作鷹鳴
卷之五	
隋煬帝海山記	上記煬帝宮中胡騎
隋煬帝海山記	下記煬帝宮中花木
卷之六	
劉輝	照禱白氏乞聰明
范敬	夜行遇鬼李將軍
桑維翰	枉殺范此訴上帝
卷之七	
溫琬	陳留清產子作傳
張宿	胡賓枉殺張宿報

卷之八

甘棠遺事後序子臨述甘棠詩曲

寄遠 寄情 詠蓮

咏荷 咏菊二首 述懷

免研鼓 喜雪 泛舟

尋扇 探春 偶題

大寒 鴈字 對日

書懷 述懷 初冬

雪竹 觀月 園亭

餞行 送酒 咏落花

席上賦 芍藥二首 題華山

汾陽王郭子儀 麻下二鬼守盜馬

一門二相 呂賈一門二丞相

錢賢良 本朝錢氏應賢良

一門六內翰 呂文靖父子相繼

一門樞相 陳亮客兄弟之成

三元一家 馮黃楊三家之成

兩家二元 黃庠范鎮作二元

卷之九

夢龍傳 曹鈞夢池求教

紅藥山房鈔本

一二〇

仁鹿記 楚元王不殺仁鹿

鯢魚新說 韓公為文祭鯢魚

朱蛇記 李白善殺蛇登第

卷之十

袁元 仙翁出神教李生

養素先生 臨上殿宣賜茶藥

藍先生 論公行可至神仙

中明子 劉昫尸解遊京師

施先生 不教為存爐大法

馬大夫 記大夫志英罵賊

卜僧記 張圭與馬存問卜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後集目錄終

一二一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一

大姆記 田食龍肉陽果湖

究地理今果湖古果州也或改為果邑一日江水果
泛城幾沒水漲故道城溝有巨魚長數十丈血鬣金
鱗電目鰓尾困臥淺水傾郡人觀焉後三日魚乃死
郡人鬻其肉以歸漁者貨於市合郡人皆食之有漁
者與姆同里巷以肉數斤遺姆姆不食懸之於門一
日有老叟霜髯雪鬚行步語言甚異詢姆曰人皆食
魚之肉爾獨不食懸之何也姆曰我聞魚之數百斤
者皆異物也今此魚萬斤我恐是龍馬固不可食叟

紅藥山房鈔本

曰此乃吾子之肉也不幸罹此大禍反膏人口腹痛
淪骨體吾誓不捨食吾子之肉者也爾獨不食吾厚
報爾吾又知爾善能拯救貧苦若果寺門石龜目赤
此城當陷爾時候之若然爾當急去無留也叟乃去
姆日日往視有稚子數母者姆以實告稚子數人乃
以來傳龜目姆見急去出城俄有小青衣童子曰吾
龍之幼子引姆升山回視全城陷於驚波魚龍出沒
大姆廟墮於湖連側迄今漁者不敢釣于湖蕭鼓
不敢作於船天氣晴明尚聞水下歌呼人物之聲秋
高水落涼靜湖清則屋宇階砌高隱見焉居龍人廟

然其校
是校金蓮字
船名校者

一二二

側星校

澄水校
是校金蓮字

果校古校

過未校

時皆龍氏之族他不可居者一何異哉

大姆續記 追繼不取通果湖

治平年間有韓舟王潛濟湖潛方半醉謂小管自娛
時湖風細清調愈高聞於數里他舟皆至於岸惟潛
舟泛泛湖中不能及焉潛懼捨管與舉舟人望廟拜
禱謝過他舟亦潛禱焉舟方抵岸不月妻死潛被罪
流徙遠方謫云通湖三升米不煞五石粟意謂美人
君子仗忠信仁義則神佑以清風一日可濟苟行有
欺於人心或負於神則順風莫可得舟艤岸數日亦
不可知此五石米之意也鄙人之言云子若作盜去

紅藥山房鈔本

無往果湖住茲蓋神之明正不容盜賊踐其境也迄
今雖鼠竊狗偷不敢游遁湖焉

陷池 曹思叔龍藏天誌

郴州圖經去州二千里有陷池舊有民家殺龍子一
夕大風雷全家乃陷風俗記郴人曹思家有男捕於
水得魚長丈餘歸將烹於庖置魚於釜釜輒鏗然破
復沃地釜又破思弗為異歸而烹食之俄有怪雲若
積墨起於嶺上雷聲隱隱隨之烈火發於屋思馳走
去屋乃陷比隣之民見一吏擒思回吏讀案云曹思
性源殘狠心類狼虎破釜不疑顧神靈如土塊持刀

一二三

自若庚極亮根不可矜忽乃憐恩於陷池此鄰皆見
焉陷池潤不踰一畝澄泓黑色其源無窮漁者常以
千丈絲垂之不極其底迄今風晦尚聞人言語難犬
鳴吠歲早民驅牛入於池久方止有頃雷雨大作俗
呼為洗池雨

議醫論醫之道為尤難

夫醫之為道尤難於他術從來久矣方其疾也雖金
玉滿堂子弟骨肉環圍莫能為計必得良醫以起之
即醫之為功非小焉主執人之性命者也此所以良
醫患少而庸醫患多也不意為庸醫持其疾反覆寒
熱弗辨形脉是並其疾使加焉則從而失者有之予
嘗患其若是前集嘗言之矣意不為諸君得也誠欲
士君子治病得其人云耳

孫兆殿丞孫生善醫府尹疾

治平年間有顯官權府尹忘其名氏一日坐堂決事
人吏環立尹耳忽聞風雨鼓角聲顧左右曰此何州
郡也吏對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孫公往
焉公診之乃留藥治之翌日尹如故尹召問曰吾之
服藥切類四味飲公曰是矣尹云始驚為大患服此
藥立愈其故何也公曰心脉大威腎脉不能歸於耳

一二九

宋校子本藏
增云當二字

宋校子任上
增杜宇

後宋本校
作裕未

以茲涼心經則腎脉復歸乃無恙公知醫知出於人
人皆如是衆人難之公即易之衆人易之公即難之
真世之良醫也

杜任郎中杜郎中世之良醫

余嘗聞里人王奉職宗簡時任於汝陽時有郡人王
仕生者溫厚惟一子方數得疾他醫數人治之無效
召任看之數日而良已踰月而平復又詢公曰君以
藥主之何藥也其人驚曰公所言皆劑之至溫者也
人不取君用之能起其疾其義可聞乎公曰孟氏富
家也衆醫皆用犀珠金箔主之其性至涼人則寒其
胃又從而投之由是多不喜食日益羸瘠元氣既損
則至於死矣吾之劑則先溫其胃使其飲食如故然
後攻其他疾是先壯其本而後末者焉又知杜君之
善醫也如此今翰苑互相濟磨究明經書醫者甚衆
如曹應之胡院陳皆良醫也

本朝善卜苗達善卜賜朱帝

仁廟時後苑有水亭將壞方議修整帝以記年月日
詔苗達而問焉達乃著於帝前奏云若人則其人見
病必恐不起如物則將壞之兆帝甚喜以朱帛賜之
以旌其術

一二九

胡僧異相 執中遇胡僧說相

丞相陳公執中改官授端州刺史浙江而上至於洪
吉之間阻風數日晚岸幽寂公徐徐閑步遇胡僧金
環貫耳揖公公命之坐於岸僧謂公曰公虎目鳳鼻
骨方氣清身當極貴公知其異設席詢之僧云氣欲
伏不欲發骨欲細不欲露肉貴厚而瑩髮欲黑而光
目欲相去遠黑白分明眉欲秀而濃相對而起口紅
潤而方鼻隆高而貫額面方而瑩澤耳厚而隱伏身
肌重厚舉動詳審皆相之美者也夫相美於外不若
美於內美於外人所共有美於內人所難全內外全
美是為大人公相甚奇但公虎目猿身平地非能為
也嘗有攀附然後有所食公不日位極公相公曰如
師言不敢相望僧求紙為詩贈公詩曰

虎目猿身形最貴

祇因攀附即升高

知若今向端溪去

助子清風泛怒濤

僧乃指公曰請入舟中順風將至僧與公相揖而別
乃登舟張帆去公回顧僧猶岸上祝公曰保重公後
顯用皆仁廟拔擢至於相果如僧言一何異也

畫品 歐陽介善畫贈詩

歐陽介與予有二紀之舊從遊因非一日也介初甚

紅藥山房鈔本

戰未聲焉

子墨孫增

不但破墨

兩筆快
快未快

好學屢求戰於有司久而未售回顧親老族重囊無
百金之直乃拊髀嘆曰大丈夫生當重相臥列鼎食
談笑為白首博士有何足道哉吾且事父母畜妻然
後言昔日之志因寫丹青移之錄素迨奪天真既得乎生
想入心匠寫從筆端移之錄素迨奪天真既得乎生
平之容又全乎言笑之和一時妙手皆出其下士君
子莫能推重焉公多以詩贈之松齋二篇楊著作作
詩曰

國子曾煩寫幾回

無人彷彿醉顏開

青銅鑑裡尋常見

不謂君從筆下來

紅藥山房鈔本

劉文儀又有詩曰

妙筆君今第一人

心欺造化奪天真

精明形骨從來一

移入青綠作兩身

識畫論畫山石骨木

畫山水則貴乎石老而潤水淡而明泉石分乎高下
山川辨乎遠近野徑繁紆雲烟出沒千里江山盡歸
目下乃其妙也畫松竹則貴乎勢微烟霞氣凌霜雪
惟節枯列直絲森空虬枝蟠曲倒纏龍蛇偃蓋低欺
如藏風雨即其妙也畫龍則貴乎生威朱鬚激水鱗
介藏烟爪牙伏利點其睛則當飛去之於水則起雲

雷盡其妙也畫樓閣貴乎萬木拱合羣屋鱗鱗樞柱
 周環基局高下良工望之不暇伸手盡其妙也畫花
 草貴乎妙破化工偷回真造出軒四序有春東君不
 能施巧盡其妙也凡畫鬼無常形人所未見故易為
 工矣於人鳥花木翎毛皆所常見而難得其真古今
 名筆多士君子皆好焉余少道其大槩也

秋方李主進鬼名取畫

秋方西洛人好蓄古物有畫牛一軸不知幾年也一
 童收一牛旁有草菴方不以為奇異一日懸之於壁
 夜偶執燭照之則收童臥於菴中方因以驚明日視

紅藥山房鈔本

之則童立牛傍夜復視之亦然方自得寶之有善畫
 者過門方出而視之皆云此畫入神絕世之物也一
 日有客謁方曰知子有奇畫矣可見乎方示之客曰
 願以百金購之方云雖萬金不願易也此為吾家神
 物也客曰此江南李主庫中物也國破不知所之王
 遠吾求之數年未獲子不語後必失之由是方鎖於
 篋非親友莫得見焉一日方之友人錢滔與方不見
 數年忽然來謁坐久叩方曰知子得絕筆滔頗識之
 高下方取以示滔滔看畢乃懷之擲金十星於地曰
 吾為李主取畫金特償之出門不見方大悔恨臥病

一三八

久方愈後有人言滔已死久矣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一

紅藥山房鈔本

一八九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二

太祖皇帝不拜佛永為定制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宣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為得禮

唐明皇出獵以官大行令

唐明皇居東宮日出獵逐兔馬決入他人苑左右皆不能制隱隱望山洞軒中有人語笑乃下馬繫古槐獨步而行見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輩聚飲其中衆不

紅藥山房鈔本

知是明皇俱起揖帝親居主位中有愠帝居上坐頗不樂一人乃起白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舉孟帝曰何令也以祖上官甚崇者先飲帝方渴乃索酒其一人曰願聞祖先官大夫帝曰吾飲而後言乃飲一大卮云曾祖天子祖天子父天子見今是太子乃上馬衆隨而視見連錢金勒雙龍繡鞍馬走如飛衆方驚也

王荆公士子荆公論文

王荆公介甫退處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獨遊山寺遇數客咸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顧有一

一三〇

客徐問公曰亦知書否公唯唯而已復問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衆人惶恐遽慚俯而去

李太白吟賦入淮陰縣內

唐李白字太白雖翰林通達遊華山還華陰縣宰方開門判案決事太白乘醉踰牆入縣內宰時不知道怒命吏引來太白至廳亦不言宰曰爾是何人安敢無禮太白曰乞供衆宰命供太白不書姓名只云曾得龍中拭吐御手調羹力士捧靴貴妃授硯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內不與我騎驢宰見大驚起愧謝揖曰不知翰林至此宰欲留太白不願復踰牆而去

紅藥山房鈔本

李侍讀善飲覽為李方回

李侍讀仲家魁梧善飲兩京號為李方回真宗飲量近臣無擬者欲飲則召公公常宴談頗無記誦酒酣則應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飲飲觀其量引飲入大飲醉起固辭曰告官家前薦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還對曰臣嘗記蔣濟為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盃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李述曰惟有忠孝一生心機實授亦不及此

諸家集

一三一

范文正不學方士乾汞術

范文正公仲淹監西溪鹽倉日遇一方士甚厚每使占卜多驗然衣食自足無所求於公方士寄僧舍一日病遣人謂公曰自料病不起願公一顧當以僕事奉託公亟往視之方士曰威公厚待今垂死止有子八歲不免奉累某有乾汞術未嘗語人仍有藥銀二百兩在篋中願公為殯餘者并術獻公公曰一一如教但術則不願見銀亦不願取堅請方士自封識仍書年月其上明日方士卒公以所留銀備後事畢育其孤如己子人莫知其為方士之子也至十八歲教誨備至頗能屬文公一日語之曰汝非吾子乃方士某人之子也其子泣不願去公曰汝父有手書在即取所藏葬銀及乾汞術授之封識如故公亦未嘗省也

直筆 不以異夢改碑誌

文正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公為撰述黃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夕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願公改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公曾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誤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恐公曰公若不改

紅藥山房鈔本

嘗奪公長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長子純佑果疾卒又夢貴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當更奪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俄而次子純仁亦病此兩夢貴人甚有倨色既而又夢貴人乃以情告曰公長子數當盡我豈能奪今告公為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純仁數日遂安後至丞相公之剛直足可見也

王荆公不以軍將妻為妾

王荆公台甫知制誥曰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對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夫為軍大將部運未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 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人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司馬溫公不顧夫人所買妾

司馬溫公從襄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日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曰俟我出汝自往書院中冀公一顧也要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歸內評曰古之仁人君子不通聲色如此皆是學力充足吁不欺暗室不愧屋漏溫公之謂歟

張乘崖 出媒侍姬皆處女

紅藥山房鈔本

王筠李順亂蜀之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
今成都知府尤有此禁張諒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
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媵者張不欲絕人
情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置侍姬矣張
在蜀四年被召還關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皆處女
者也

湯陰縣 未第時膽勇殺賊

張乘崖未第時常過湯陰縣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即
時負之於驢與小童驅而歸或謂曰此去過夜道店
陂澤深與人烟疎遠可俟伴偕行張曰秋冷矣親老

紅藥山房鈔本

未授衣安敢少留耶但淬一短劍而去行三十餘里
日已暮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見張甚喜密相謂
曰今夜好個經濟張竊聞之亦心動因斷柳枝若合
拱者為一塔置室中店翁問曰待此何用張曰明日
早行聊為之備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雞已鳴秀
才可去矣張不答即來推戶張先以坐牀拒左扉以
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應即再三排門張急退立其
人閃身踉蹌而入張摘其首覽之或入闥少時次子
又至如前復殺之張持劍往視翁方燎火爬痒即斷
其首老幼數人併命於室呼童牽驢出門乃縱火焚

一三〇

店行二十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人失火

張齊賢 從軍遊飲酒食肉

張齊賢布衣時性個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
一日偶見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恐
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
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哉顧我
輩簞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碌
錄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爾僕亦慷慨士諸君何
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
豚肩以指分為數段而啖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
駭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安能不顧小節如此
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不得已而為耳願早自
結納助汝金帛遣之齊賢不讓遂重負而返

紅藥山房鈔本

韓魏公 不罪碑並燒贖人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斝二隻云耕者入壞塚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
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以錦衣置玉斝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勸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
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謂坐
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

一三〇

故也何罪之有客皆嘆服公之寬厚公帥定武時嘗夜作書令一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髮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間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吏苦之遂呼視之曰勿較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其度量

張文定用金相兼公食物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之不過一彈丸耳公常以五七兩為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溫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即未常試連官見公飲啗不類

紅藥山房鈔本

常人舉郡賦詩一日食客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施覆宛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深溢滿桶

時邦美乃父生子陰能報

時邦美陽武人也父為鄭州街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父年已六十四歲母亦四十餘而未有子母謂父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携至蜀求一妾以歸庶有子以續後父如其言既到蜀輸納訖召一僧論以所就僧做携一女至甚端麗詢之家世漠然不對僧去女子攝頭父見以希總髮恠問之女悲泣不已曰妾乃京都人父為雄州掾卒於官母子扶喪柩至

一三六

此無貴以待需妻以辦裝父惻然憐之遂賣所携白金并女子見其母曰某不願得此女請以百星金助行嫁妻號泣拜謝父又即為幹行計明日遂發道中親護其喪事嫁妻如部曲到都城為僦居殯殮畢歸陽武妻問置妾之狀具以實告未幾有媒一夕夢有人被金紫者數人皆衣被福袞入堂後衣金紫者留中堂及旦邦美生堂後一犬生九子故邦美小名十狗後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乃父之陰德明驗也

崔先生葬地遺識天子至

紅藥山房鈔本

玄宗獵於溫泉之野鶴飛走御騎投決疾馳約二十里左右多不能從獨白雲先生張約超行帝緩轡過小山見新墳在其上先生顧視久之帝曰如何先生曰葬矣其地何以言之先生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鏹俄有樵者至因問何人葬此樵曰山下崔嬰葬地乃令引至嬰家嬰子尚衣新裘齊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墳何人也尚曰父亡遺言葬此帝曰汝父誤葬此非吉地汝父遺言何說尚曰父存日有言曰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帝驚顧嗟嘆稱美先生曰臣學術未精且還舊山帝復召

墨校書手

一三七

崔與子免終身差役議曰地理古無有也及後世用之風水地理山水向背其吉凶亦從而生矣如龍耳龍角相遠非遠由所見之說禍福千里矣今人若用庸人迂葬傳不誤之乎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二

紅藥山房鈔本

惜是後增

永昌校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三

小蓮記 小蓮私情述郎中

李郎中志其姓名京師人家豪要典郎公為人環瑋厚自奉養嘉祐中售一女奴名曰小蓮年方十三教以絲竹則不能授以女工則不敏數日公欲復歸之老嫗女奴泣告公曰僕蒙庇育後必圖報公亦異其言久但稍猶能歌舞顏色日益美艷公欲室之則趨避異時誘以私語則斂衽正色毅然不可犯公意欲亟得乃醉以酒一夕亂之明日謝曰妾非薄妄敢自情願不足接君之威乃再拜自茲公大感公之妻珠氏賢甚亦不禁公一夕月晦侍公寢中夜不見公驚東燭求之庖厨并廁俱不見公意其與人私頗憤至曉方至怒甚欲加箠且詢所往小蓮曰願少還當露底隱於公公引於靜室詰之曰今日不幸見拙於長者不敢隱辭則手足俱見妾非人也非鬼也容盡陳委曲妾自愧困當引去憐照不加深究則求得依附以報厚意公曰他皆可恕汝何往而不我報也泣曰妾非敢遠去惟每至晦夕例叅界吏設或不至坐貽伊戚亦若民間之農籍自有定分也公終疑焉又至月晦公開宴醉之以醕酒小蓮熟寐高燭四列公自

紅藥山房鈔本

如墨校

堅未校

前日本校
鏡書少疏

公未校補

別墨校

妻未校

守之將晚搜然而興曰公私我厚使我不得去我因
公被罪矣而次夕中夜復失之及曉乃歸公詢之小
蓮袒衣示公青痕滿背公謝焉自茲月晦則失之公
無恠焉公一日病小蓮曰公無求醫公好食辛辣偏
有疾飲但煎犀角人參鳳粉白礬服之自愈果然其
說家人有疾從其說皆愈亦時言人休咎無不驗公
尤愛其信或言公之親族其人某日死矣若合符契
一日語公云某日授命當守某州皆合其言公將行
小蓮乃泣告某有所屬不能侍從懷德戀愛但自感
恨君不道舊時復念之公望召同行小蓮曰某向一

紅藥山房鈔本

一夕不住已遭重責去餘歲月罪不容誅公知不可
留公行有日小蓮送公執手言曰公妻到官一歲當
化去公與都漕交競公亦失意歸妾當復見公前日
秘之勿泄公到官經歲妻死會都運到都運責公留
住錢數艱阻事公力辦不聽乃去公為公中道罷
郡妻喪意尤不足乃入都不以仕官為意閑居閨戶
終日兀坐有叩戶者乃小蓮也公喜延之坐公感泣
云相對一如汝言置酒命小蓮舞終日極歡是夜小
蓮宿公庭踰月乃去小蓮且泣且拜妾有私懇浼長
者願以此身託死長者公曰何適此言小蓮曰意實

一四〇

雷墨校

非人乃城上之孤也前世當為人次室構語百端讒
其家婦浸潤既久良人疑焉自茲妾獨蒙寵愛家婦
憂憤乃死訴於陰官妾受此罰歲月滿得復故形業
報所招例當死厲火苟或身落鼎鑊膏人口腹入成
留滯未得往生公可某日出都門捕獵狐者公多以
錢與之云欲得獵狐造藥死狐者耳間有花毫而紫
長數寸者乃妾也公能以北紙為衣木皮為棺葬我
高壤始終之賜再拜又泣因出黃金一兩聊備一葬
無以異類而無惜公皆許諾公留之宿小蓮云醜迹
已彰公當惡之公堅留乃宿翌日拜辭曰陰限有期

紅藥山房鈔本

往生有日無容欺曲幸公不忘平日之意大慟而去
公如期出鎮北行數里果有荷數狐者擇其中有紫
毫者售之以歸擇日葬之公親為祭文如法葬於都
城坊店之南迄今人呼狐墓焉

神助記 別楊討賊得神助

慶祿年湖南柳衡桂陽間蠻獠為惡侵掠吾民亦時
敕官軍朝廷就校劉相忱鎮長沙又招提刑楊政二
公合謀經制一方二公乃躬禱南岳願賜陰助一日
湘潭縣民吏見大軍旌旗金革蔽滿山谷民疑為官
軍焉而兵渡江步於水上俱不濡足民方知神鬼中

一四一

有人呼曰吾皆岳兵效用山前不日破賊爾等各以
鸛鵒吾於是民大以冥財酌酒祭焉久乃不見後連
破數洞覆其巢穴係其醜類請於朝廷迄今餘孽畏
服乃二公經制之力亦有神助者焉

廣利王記 廣利王助國親賊

熙寧八年西廣五溪蠻獠 結交趾大侵邊幅擅殺
守令連陷數州被言者衆朝廷遣命將帥兼道而進
意在破五溪之巢穴於交州之種落係其主以歸獻
祖廟一日海邊有戰艦數千艘舳舻岸下旌旗輝映號
鼓震川海民曰不聞官兵之來何遽有此乃相與問
云君等實軍乎對曰非也吾乃廣利王之兵為朝廷
先驅三日當殺彼賊矣少頃艘離岸入於烟波乃無
所見泊大軍臨海盡滅醜類之先鋒壓當渠之仆木
交趾旬旬而諸命焉

岳靈記 真宗登封祀泰岳

真廟大駕東封萬官隨伏仰登封告成之美功陳金
泥玉檢之威事發明絕古之光華數經無前之偉蹟
駕將至泰岳 五岳四十里有冠劍伏道左右趨謁甚
恭帝知岳靈顧左右笑有見者帝功成禮畢又賜岳
之靈號焉封 天齊仁聖帝 夫至誠之動天地感鬼神

一〇二

即
表
只

也如此

姚娘記 陳公遣人祭姚娘

大丞相文惠陳公向授湖州道通判沿漕付權惠州
刺史率湖州之秀民許申偕行中道鐵舟古岸江風
頗涼新月初出水面舟人方去未久俄有介冑百輩
乘騎數人指呼甚明云今丞相漕使宿此其或疎虞
毫釐不赦公與申指對驚喜固不知孰相也孰漕也
明日行詢其地即有姚娘廟存對公自來復還朝親
為文祭之後公果居鈞軸申亦作本路漕皆如向所
言公嘗自京遣人就其地祭享以神其事

巨魚記 魏元巨魚非佳瑞

嘉祐年余侍親通州職官秋八月十七日天氣昏晦
海風汎汎至而雨隨之是夜潮聲如萬鼓勢若雷動
潮踰江海守堰之卒聞陰風海水中若數千人哭泣
聲及曉有巨魚臥堰下長百餘丈望之隆隆然如橫
堤因臥沙中喘喘待死時復轉連成泥沼或然有
氣沙兩交飛後三日乃死額有朱書尚存焉此地美
有識者身肉數萬斤皆不可食但作油可煎夜次年
通人大疫十沒四五巨魚死亦非佳瑞也

異魚記 龍女以珠報將度

一〇三

紫微抄家
紫微抄家字

附而末校作
附而末校作

外

嘉祐歲中廣州漁者夜網得一魚重百斤舟載以歸
洎曉視之人面龜身腹有數十足頸下有兩手如人
手其背或熊或鼉細視頂有短髮甚密腦後又有一
目胸腹五色皆紫紺髮可愛衆漁環視莫能知其名
詢諸漁人亦無識者衆謂之不祥漁人以物束荷而
歸求入辨之致於庭下以敗蓆覆之夜切切有聲漁
者起而尋其聲而聽之其聲出於敗蓆之下其音雖
細而分明可辨乃魚也漁者躡足附而聽之云

因爭閑事離天界

却被漁人網取歸

漁者不覺失聲則魚不復言漁者以為恠欲弃之亦

紅藥山房鈔本

倡言於人有市將將慶知而求之於漁者得之以巨
竹器荷歸復敗於軒楹間以物覆之中夜則潛足往
聽之魚言云

不合漏泄閑言語

今有移來別一家

至曉不復言明日慶出列妻子環而觀之魚或言曰
渴殺我也觀者四走急求慶而語慶曰我載之以巨
盆汲井水以沃之及暮魚又言曰此非我所食慶詢
漁者魚出於海海水至鹹慶遣僕取海水養之是夜
慶與妻又聽之魚曰放我者生留我者死妻謂慶曰
亟放去無招禍也慶曰吾本北人安懼竟不放更後

一〇九

宜異疑

年下末校
增開字

兩日慶乘醉執刀臨魚而祝曰汝能言乃魚之靈者
汝今明日告我我當放汝歸海汝若默然則我以刀
屠汝矣魚即言曰我龍之幼妻也因與龍競閑事我
忿然離所居至近岸不意入于漁網中汝若殺我無
益放我當有後報慶即以小舟載入於海深水而放
之後半年慶遊於市有親美珠貨者慶愛之問其價
貨者曰五百緡慶宜其甚廉乃納之半貨者許諾曰
我識君君且持珠歸吾明日就君之第取其直乃去
後不來慶歸私念此珠可直數千金吾既得甚廉又
不來取直何也異日復見貨珠人慶謂來取價其人
曰龍之幼妻使我以珠報君不殺之賜也其人乃還
去此事五年人多傳聞者余見慶子得其言而書之
也

紅藥山房鈔本

化猿記曹尚父教陳慶

天聖年桂陽藍山縣民曹尚父年九十八歲一日出
不歸尚門外皆高山深林溪洞巖壑莫知其數尚捫
石躋山攀烟蘿數日尋訪不見尚子一日入山採藥
一老猿飲於澗子以石擊之猿遽升高作人言曰爾
乃吾孫也而敢擊吾子識其聲乃祖也孫拜曰父尋
訪祖父久矣何故至此也祖泣曰吾心甚醜然但以

一〇九

年上未校
增三字
日未校
增一字

為異物不欲見吾家人輩為吾語尚他日復相見
於此尚如期而往見父尚不勝其悲孫曰吾今生無
負世前生嘗殺一孫今乃其報汝復時來吾欲知家
人安否也後三年孫不復見蓋山尉李親柔親就高
家詢得其實

殺鷄報馬吉殺鷄風疾報

慶曆年却下馬吉以殺鷄為業每殺一鷄得傭錢十
文日有數百錢前後所殺莫知紀極凡殺鷄以孝歐
之則反首向背振動移時乃死吉或患風疾其頭亦
反向於背動振如鷄之將死吉乃用繩結口銜之以

紅藥小希錄本

兩手盡力制之或繩誤脫則首反於背人為之極乃
可獲乞食道途歲餘方死

貓報殺貓生子無手足

治平年咸平末沛家粗豐足尤好養鷄鵲鵲竹為室
數動踰百日為貓捕食其鷄沛乃斷貓之四足貓轉
室室之間幾日乃死他日貓又食鷄又斷其足前後
所殺十數貓復沛妻連產二子俱無手足皆棄之沛
終不悟惜哉

程說夢入陰府錄公事

程說字潛道潭州長邑人家甚貧說為工以給其家

一〇六

早多脫在

暇則就學舍投道士君子聞之頗哀其志於義者與
之米帛以助其困說益得以為學慶曆年魁為於潭
次舉及登第授郴州推官潛日赴調中銓泊家於隋
河之南小巷中一夕臥病冥冥然都不醒悟但心頭
微熱氣出入綿綿若毫髮之細凡三日或起而長吁
家人環之泣而問日子何若而如此也說遽詢家人
曰視吾篋中前知州王虞部簡曾在乎求於篋中已
失之矣說曰甚哉陰吏之門而使人可畏也吾病見
一青衣吏手執書曰府君召子出木門行至五七十
里天色凝陰昏風颯颯四顧不聞雞犬又百里至一

紅藥小希錄本

河說極困息於古木仰視其木但枯枝而已二吏亦
環坐說曰此木高百尺六十圍其勢甚壯絕無枝幹
兒葉其故何也一吏曰罪人多休於其下為業火薰
灼困其葉頹脫墮說方悟身死泣涕謂吏曰說守官
以清素決獄畏慎無欺於心自知甚明何罪而死也
吾家世甚貧薄寄都下此身客死家無所依乃慟哭
一吏曰吾亦長沙人今為走吏甚不樂子與吾同里
有胡柳院亦吾鄉人引子見之求之當得休庇也乃
行引過一所有府庭入門兩廊皆高屋一吏引說立
於廊下曰子且此少待吾為子召胡君久方至乃衙

一〇七

便星使

冷言

壯義極

州蔡陵胡茂也與說有舊相見極喜胡曰子必有重
罪此二吏乃地獄勸事司吏也說恐懼胡曰子行矣
吾為子見本行吏復為說曰地獄罪惡不容私見王
便直陳其事慎勿隱諱俄入大門一人坐大殿上吏
曰此王也說俯砌下王曰汝權知押縣日殺牛五十
隻牛本施力養人者無罪殺之汝當復其命仍生異
道說曰非說殺也乃知州王真征蠻要犒軍也王曰
有何證也說曰真有親書手簡在說處王曰其簡曾
將來乎說曰在說書笥中王命一吏取來少選即至
王執其書急令召王真來俄王真部至庭王以東撫

紅藥山房鈔本

砌下謂真曰此豈君子遠也真曰此誠某所書東但
真受命山下戰蠻日兵官胡禮賓令真取牛兩人共
說然後犒軍王命引去謂說曰召子談事子壽未終
可速回說出門外見茂且敘久別之意茂曰吾此亦
薄有權說穉茂曰我今幸得更生常聞地獄達我一
觀之子茂曰不惜令子見但恐不益於子說堅欲往
茂乃呼一吏作符付吏曰當速回視說曰無捨吏若
一失子陷大獄不可出說與吏至一處高垣垣上荆
棘自生若鋒刃極密雖蛇虺不可過有一門不甚高
壯厚吏乃扣門自內應即有罪人乎吏曰吾由有押

一〇八

紅藥山房鈔本

院符門乃開有一赤髮短臂鬼胸前後鐵甲吏急叱
曰胡阿院親戚欲暫見地獄可急去恐見汝驚懼也
鬼隱去吏與乃入獄左右皆大屋下有數千百牀牀
下有微火或滅或燃牀上或臥或坐呻吟號呼形色
黑焦蒼然不可辨男子婦人說這運行看吏促其出
又至一處吏曰乃錐獄大屋之前人莫知其數皆體
貫刀有蛇千百條周旋於罪人間或以尾或以口嚼
其刀刀動則人號叫所不忍聞吏人又促之出吏曰
此乃湯火獄人不可近說望之烈焰時時出於上俯
聽若數萬人求救聲說覺心臆微痛吏引說出獄俄
口鼻出血又行過一瓦礫堆積之所有一人手出於
上說曰何人也吏曰此秦將白起也受罪於此說謂
吏曰白起死已千年餘矣尚在此乎吏曰昔起殺降
人四十萬禍莫大焉此瓦礫乃人骨也為風雨却火
消磨至此更千年瓦礫復歸本於土起方出平地上
有千年起方入異類中吏曰子急歸無累吾吏乃陪
說歸不久路上見殿閣說曰此是何宮宅吏曰相國
寺也說方悟吏或飲容鞠躬倪首而行說曰何故如
此吏指寺曰此中有聖像故也同吏升寺橋沿汴水
南岸東去行方數步以手推說墮汴水說乃覺說終

一〇九

於新州黃岡今其子存焉識曰程說與余先子常同
官守都下寓居又與此隣故得其詳也竊陰司決達
甚實甚明起之假起降人誠可寒心陰報果如此安
可為不善耶

青瑣高談後集卷之三

紅藥山房鈔本

一四〇

青瑣高談後集卷之四

李雲娘 解普報妻後惡報

慶祿元年李雲娘都下之娼姬也家住隋河大隄曲
粗有金帛與解普有故舊是時普持關中銓寓京經
歲囊無寸金多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給雲娘曰吾
赴官要汝歸由是雲娘營窟所有以助普焉普陰念
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遠計也一日召雲娘并其母
極飲市肆中夜沿汴岸歸雲娘大醉普乃推雲娘墮
汴水中詐驚呼號泣不已明以善言誘其母適會普
家書至附五十緡又以錢十緡遺雲娘母不日普授
秀州青龍尉乃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閒坐有人
揭簾而入者普熟視乃雲娘也責普曰我營囊助子
子不償復以私計害吾性命子之不仁可知也我已
得報生矣普叱曰是何妖鬼敢至此囁嚅也引劍擊
之俄而不見冷風觸人面甚急舉家大驚後數日報
有奴盜普乘舟警捕行半日普或唾水曰汝又來也
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舉舟皆見公吏汎水拯之
不獲翌日方得屍普面與身皆有傷處評曰奪人之
財猶曰不可況陰賊其命乎觀雲娘之報解普明白
如此有情者所宜深誠焉

紅藥山房鈔本

一四一

羊童記家人見身報冤

封丘縣東富村吳德家小兒收羊於野一日為人殺奪其衣莫得其人家為童作齋日忽有童童坐於靈席上食其所享祭物家人驚問其故兒曰子家之童若常時與我戲於野童曰我家人今日有聚會共汝同去我與之同來方食外有哭聲而入者童指曰彼殺我也我不欲見乃去詢其所指者乃童之姨壻也由是吳公訟之於官求其人殺之賍驗明白遂伏罪焉

陳叔文叔文推蘭英墮水

紅藥山房鈔本

陳叔文京師人也專經登第調選銓衡授常州宜興簿家至富饒無數日之用不能之官然而叔文平昔秀美但鬱結亦多在娼妓崔蘭英處閑坐叔文言及以有所授家貧未能之官蘭英謂叔文曰我雖與子無故我於囊中可餘千緡久欲適人子若無妻即我將嫁子也叔文曰吾未娶若然則美事一約即定叔文歸欺其妻曰貧無道途費勢不可共往吾且一身赴官時以俸錢贖爾妻子諾其說叔文與蘭英泛汴東下叔文與英頗相得叔文時以物遺妻後三年替回舟汴汴而進叔文私念英囊篋不下千緡而有德

一
少
二

於我然不知我有妻妻不知有彼兩不相知歸而相見不惟不可當起獄訟叔文日夜思計以圖其便思惟無方若不殺之乃為後患遂與英痛飲大醉一更後推英於水便併女奴推墮焉叔文號泣曰吾妻誤墮汴水女奴救之併墮水以時昏黑汴水如箭舟人沿岸救撈莫之見也叔文至京與妻相聚遂共同商議叔文曰家本甚貧隨詩聞幸有二三千緡不往之仕路矣乃為庫以解物經歲家事尤豐足遇冬至叔文與妻往宮觀至相國寺稠人中有兩女人隨其後叔文回頭看切似英焉舉家首望叔文乃英也俄達向墮水中女奴召叔文託他故違其妻子先行叔文與英並坐廊砌下叔文曰汝無恙乎英云向時中子計我二人墮水相抱浮沉一二里得木碍不得下號呼救人方得人撈救得活叔文愧救泣下曰汝甚醉立於船上自失脚入水此婢救汝從而墮焉英曰昔日之事不必再言令人至恨但我活即不怨君我居此已久在魚巷城下住君明日急來訪我不來我將訟子於官必有大獄令子為齏粉叔文詐諾各散去叔文歸憂懼巷口有王正臣為學聚小童叔文具道其事求計於正臣正臣曰子若不往且有爭訟於子身

一
少
三

非利也叔文乃市羊果壺酒入恐家人輩知其詳乃就別家里巷人同往焉至城下則女奴已立門迎之叔文入至暮不出荷擔者立之門外不聞耗運之吏詢之云子何久在此昏晚不去也荷擔人云吾為人所使其人在此宅未出是門吏曰此乃空屋耳因執燭共入有孟盤在地叔文仰面而手自來於背上形若今之令法死矣申官司呼其妻識其屍然無他損乃命歸葬焉議曰茲事都人共聞究施於人不為法詠則為鬼詠其理彰彰然異矣

卜起傳 從弟官起諱其妻

紅藥山房鈔本

卜起東都人也庇身於百司以年勞補計仕路中銓注授端州高安尉起哀其從弟德成無所歸適以同行遊吉與度于大庾嶺經韶下湍江德成慕起妻白氏既美且心日夕思念無計得之德成私意謂舟浮湍流可以宮起一夕曉得成與起共立舟上閑話德成伺其不意推起墮江德成詐驚呼救起明日方得起屍德成謂白氏曰無舉哀今身落萬里之外兄又溺死方之用度別無人知我承兄之名之官且利其俸祿終此一任可以歸白氏大哭德成引劍示之曰子若不從當為刃下白氏默然自恨但暗中揮淚德

一少

續
德成

成乃室白氏白氏不敢在思欲報德成無以為計是時起之子方七歲德成愛之如己子不久官滿欲挈白氏入京城乃泊家於嶺上德成又授楚州山陽簿方往嶺外挈白氏德成謂白氏不念舊事與之和好乃教其子為學生任秩復寓家於楚德成入京去甚久一日其子忽問其父白氏泣下曰且非汝父也子驚曰何以言之白氏云今德成乃汝之讎焉殺汝父者也汝父起官嶺外下湍江為德成推墮溺死矣詐代汝父之官今七八年矣我痛貫肝腸我常欲報之私念婦人之謀易為泄露無所成就即汝父之讎終

紅藥山房鈔本

身無報焉今子已十五歲可成大事汝能報之否死無怨此乃天啓之也子乃同母乃詣公府具陳其冤公吏入都追德成押而歸具伏事事成上其事奏太宗降旨法德成於楚州仍與其子一官母不先告違坐其子斯訟乃獲免焉

龔傑記 龔傑奉金病疾死

龔傑京師人也父任嶺外染瘴死球由是久流落漂泊南中治平年方歸都下球素家寒無所依倚乞丐以度日暮有與球中外親者遇球於道哀之贈之十千仍副以衣物球乃始自給時元夜燈火車騎騰沸

一少

球閑隨青囊車有一女人自車後下手把青囊其去
行遠球逐之暗所女人告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也售
身之年已過其期彼不捨我又加苦焉今夕我伺其
便走耳若能容我於室我願為行者球喜許之與婦
人攜手婦人以青囊付球同行球心思計以欺之球
乃妄指一巷此乃市者其中吾所居也汝且坐巷口
吾先報家人然後呼汝入家其女人不知其詐球携
青囊入巷尾出於他市暗視青囊中物皆金珠球不
敢貨於京師乃去於江淮間以其物售獲千緡約遊
商以往來去益增美球乃娶妻賃奴一夕泊舟楚州

紅藥山房鈔本

北神堰下月色又明珠與家人飲之舟上俄有小舟
附球舟而泊焉球恐是漁者熟視舟中乃一女人面
似曾見而不憶婦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
皆不見子子只在此也球思惟於吾求而求我若是
女人云我向車上奔婢也子挈我青囊中物去我坐
待君至晚為市吏所收付獄公吏窮治青囊中物我
無所訴荷枷輓篋自朝至夕肌肉潰壞手足墮落不
勝其苦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球曰汝能捨
我乎婦人云我思向獄中之苦恨不斬子為段球自
以言和免婦人乃忿然升舟臥球家人驚呼無所見

一六

球如醉扶臥中夜乃奄然雖宿乃生謂妻曰人安可
為不善陰報甚明我為一吏攝去陰府見王坐大殿
臨案衣紫王云汝何故竊婦人王氏金珠今當伏罪
王召吏云球命祿已盡但王氏受重苦合償之王曰
人世償之王命吏送還球體生瘡稍稍生於四肢瘡
血汚於襦襦腐臭惡不可近妻奴皆惡之痛苦日
夜呼號手足墮落乃死評曰冤不可施於人陰報如
此觀者宜以為戒焉

陳貴殺牛 陳貴殺牛罰牛身

封丘津店有陳貴屠牛為業前後殺牛百萬頭一日

紅藥山房鈔本

病瘦數日後日復發狂走於田野間食苗禾其家執
之而歸自此惟食蕒經月乃死前為牛吼數日死亦
有尾生焉後經歲比隣張生家牛產一犢腹下白毛
隱隱有陳貴二字衆人皆嘆異其妻以財贖歸是夜
夢吏謂其妻取此犢當報汝力之苦汝何故敢違
神明而贖之也當殺汝妻乃止矣

俞元 俞元殺鷹作鷹鳴

長記俞元惟好臂鷹逐兔凡得一兔只取其腹以食
鷹前後三十年所殺兔不知其數一日元頭下有瘡
血汚痛已經歲頭下地出氣吻吻若鷹集鳴日用粥

集異錄

一六

以是深置於喉數月方死得不信之見有果報乎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四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五

隋煬帝海山記上 記煬帝宮中花木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惟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成記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甚佳
受未教

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帝帝沉吟沒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文帝自茲雖帝而不意於勇帝十歲好

點善妙照

紅藥山房鈔本

族善妙照

觀書古今書傳至於藥方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偏忍陰黠疑忌好用鉤踐人情深淺焉特楊素有功方貴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宮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侍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是為亡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親汝此事

吾不語之无目不合帝因忿恚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力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呦呦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辭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以提起交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為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汚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帝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色帝起如側回見素坐緒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為素而抑由是愈有言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吾必死以見文帝出語之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萬憚乃開地周二伯里為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為十六院聚土石為山鑿為五湖四海詔天下境

紅藥山房鈔本

一六〇

舊抄本
空一行

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															
銅臺進梨十六種															
黃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黃色梨		甘棠梨		輕消梨		蜜味梨		墮水梨	
木唐梨		坐國梨		天下梨		水金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陳留進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銀桃		烏蜜桃		餅桃		粉紅桃		胭脂桃		迎冬桃	
脫枝錦紋桃		崑崙桃		青州進十色棗		三心棗		紫紋棗		圓愛棗		三寸棗		金槌棗	
鳳眼棗		酸味棗		南留進五色櫻桃		粉櫻桃		蟻櫻桃		紫櫻桃		粉櫻桃		蟻櫻桃	

紅藥山房鈔本

一六一

木櫻桃	大小木櫻桃
蔡州進三種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棗進十色李	
五李	橫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綠紋李 半斤李
紅垂李	麥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楊州進	
楊梅	枇杷
江南進	紅藥山房鈔本
銀杏	榧子
湖南進三色梅	
紅紋梅	弄黃梅 二圓成梅
閩中進五色荔枝	
綠荔枝	紫紋荔枝 紺色荔枝
丁香荔枝	淺黃荔枝
廣南進八般木	
龍眼木	梭木 榕木
楠木	胭脂木 桂木

一六二

根木	柑木
易州進二十相牡丹	
紺紅	紺木 紺紅
坯紅	淺紅 飛來紅
東家紅	起州紅 醉妃紅
起臺紅	雲紅 天外黃
一拂黃	軟條黃 冠子黃
延安黃	先春紅 顛風嬌
天下共進花卉草木鳥獸魚虫莫知其數此不具載	
詔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暉二 栖鸞三
晨光四	明霞五 翠葉六
文安七	積珍八 影紋九
儀風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寶林十三	和明十四 綺陰十五
絳陽十六	
帝自制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	
美人皆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為之首每院有	
宦者主出入市易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	
南曰迎陽湖	東曰翠光湖

一六三

盤龍廣寒
數千株

梁思下
梁思下

西日金明湖

北日溧水湖

中曰廣明湖

湖中積土為山構亭殿曲屈

間華麗

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致達萊方大瀛洲

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

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開

湖山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簾浪搖晴

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影望中

斜青露冷侵銀光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

無涯

紅燕山房鈔本

湖上柳烟裡不勝垂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

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

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

韻入澄波烟外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

和仰面莫思梨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醉擬

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為歌舞緩濃鋪堪

作醉人苗無意觀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

一六〇

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錄卒
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浸蓓水邊勻玉粉濃苞天

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閒煙嫋插鬢若相

遮水殿春寒微冷澆玉軒清照暖添華清賞思

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

是採蓮人清唱滿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

津玉琯朱絃聞畫夜踏青闥草草青春玉蟬從

羣真

紅燕山房鈔本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緩醺浮香

米玉烟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艸奉玉

盤湖上風烟光可愛醉解天地就中寬帝主正

清安

湖上水流遠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

緩象紋紅蕖末起清風 閑縱目魚躍小蓮

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

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

隋煬帝海山記下記煬帝後苑為歌

一六〇

漢書

漢書

成少靈表後
與已過
權後表後
後已過

俗表浴

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成桃溪李運翠蔭

交合金猊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尉屬御路通西

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無時宿御多夾道

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惟宮

人數十輩帝升海山殿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軟浮

浪無聲萬籟俱息帝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

人帝為十六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道唱陳

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後主甚喜乃起迎之

後主再拜帝亦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

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歎服始者

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樂以快平

生亦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

陽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太奢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吁嗟

水殿不復反 龍舟成少霞

鵝流摧促岸 鴈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避 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外 榆梢暝暝鴉

如今投子俗 異日便無家

紅藥山房集本

一六六

且樂人間景

休尋漢上槎

東喧舟鐵岸

風細錦帆斜

莫言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帝觀書拂然愠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

河為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

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而逐之後主走曰且去

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

死帝兀坐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大

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數畝帝

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

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

茂咸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

又一夕晨先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茂

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

不敵玉李之盛帝自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至繁茂

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

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

李帝嘆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楊

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楊州異乎一

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

紅藥山房集本

一六七

猶未校由
自是及是

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書解生字
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
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院妃同看魚之額朱
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焉蕭后曰鯉有角
乃龍也帝曰朕為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
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倭民王義眉目深秀應對甚
繁帝尤愛之帝從帝游終不得入宮爾非宮中物義
乃自宮帝猶自愈加憐愛得出入帝臥內寢義多臥
榻下帝游湖海回義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
棲鸞院時夏氣喧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
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
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乃如此慶兒
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按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
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
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
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
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為楊玄感所燒
後勅揚州刺史再造置度入華麗仍長廣於前舟舟
初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
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聲臣整頓西苑以待東

一六八

陸
庚
降

與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階下豈不思懸捨之而
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悄然謂守忠曰為吾好看西苑
無令使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亦疑訝帝御
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遼東 飲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隄道
方今天下餓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十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愧荒沙 幽魂泣烟草
悲損閨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憫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惻
徨通夕不寢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有
來者在路為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
起兵謀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
臣皆不願從帝未還宮前數日帝亦欲識玄象多夜
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
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坐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
下速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便殿執膝饒首不語乃

一六九

貴未恩

以義自

兵人
何義可

犬未恩

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
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責自入深宮久膺
聖澤又常自官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
聖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
救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
卿為我陳成敗之理朕責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
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
入貢臣本休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漢祚
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臨好
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運往民間
頗知利害深蒙顧問方取數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
臨大器聖神獨斷詠詩英從獨發泰謀不容人獻大
興西苑兩至遠東龍看踰於萬教宮闕偏於天下兵
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遠遼者百不存十復
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數乘據貴乘與克往行幸
無時兵人時從常踰萬人違令四方失望天下為墟
方今百姓之付存者何計子弟死於兵後老弱困於
蓬蒿兵民如敵敵得盡即狗彘厭人之肉為禽食人
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山青血野草孤兒犬肥陰風無
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剝

一七〇

終
義結

義以義已

落英保朝晉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儂荒尤
甚亂罹方始生死孰知人聖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惜
性義然執義上諫或有殺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終
誠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上位近臣阿諛順旨迎
全帝意造作詔書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遇惡從
何得聞方今又敗連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
戈通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取言陛下自
惟若何為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
何消燦陛下欲與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
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
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
來巨履將顛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拘攔不能救臣
本遠人不知忌諱事急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
必死兵敗廢此書延頸待盡帝方省義奏曰自古安
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由蔽飾已過
陛下平日常言吾當跨三皇起五帝下視商周使萬
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肇乎帝乃泣
下再三加義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
以死請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遲報云義以自刎
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

一七一

聞外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
 兵俱起司馬戮擄刃伺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
 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謂
 戮曰三日前帝處侍衛薄衣小寒有詔官人悉絮袍
 褲帝自臨視之數十抱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第豈不
 知也爾等何敢逼賜乘輿乃大罵戮戮曰臣實負陛
 下但見今二京已為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
 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
 謝天下乃擄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
 入地尚大早況人主乎戮進帝入內閣自絕貴兒
 猶大罵不息為亂兵所殺耳

紅藥山房錄本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五

一
七
二

賦之
卷之
五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六

劉輝 黑籍白氏乞賜明

劉輝信州人祖父世力稼穡家貧輝好遊學寓於江
 州之東林佛舍中有白公影堂存焉輝累以薰果薦
 於堂下默禱之償得才性類公十之一二即荷神賜
 一日輝出寺院行於溪旁俄有叟坐於石上顏貌溫
 粹宛若士人輝知非田翁就與之語議論精通無所
 不至輝但唯諾承順而已既久輝曰叟真有道者也
 何故寓此叟笑曰吾即白居易家子厚意愧無以報
 子之所請將有說焉夫才者繫乎性之所賦之厚薄

紅藥山房錄本

故所為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者
 也若此間即可積累而至焉如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之類是也人之有才非有世自有也
 蓋其聞見之博落筆無滯若宿構繫乎人出入生
 死間得為人世數多也吾生唐德順朝已二十一世
 為人矣其所聞所見莫非熟熟乎耳目故命意為文
 踴厲風發莫不出入九經諸氏其遠者為事業發
 其清者為歌詩刻削風月搜窮造化耳目若素得之
 也今子為人方六世固未甚出乎人也然子亦有祿
 科名權龜我輝乃再拜云祿既聞命矣壽數修短可

一
七
三

得聞乎更曰此陰吏自有籍主之吾不知也更乃去入於竹園不見後輝果為廢元

范敏夜行遇鬼李將軍

范敏齊人也博通經史常預州為至省夫意還舊居久不以進取為意一日有故入郡時大暑敏但見星月而行未數里浮雲蔽月不甚明朗忽一禽觸馬首敏急下馬捕而禽獲之其大若鷄雀且不識其名乃制於僕懷中敏跨馬而行則昏然失道路乃信馬行望數里有烟火若居人輟馬遠行約三十里望之其火愈遠敏倦欲臥馬嘶草僕倚木而休敏抗鞭而臥不

紅藥山房鈔本

久天將曉四顧無人剗剗縱橫見樵者敏求路焉樵者云吾居處不遠子暫休止館宇早膳却去敏忻然從之不數里即至雖田舍茅簷頂清深敏至樵者曰吾樵于野子且盤桓俄有青衣設席布饌饌備肉有若人家時有一婦人望於戶罅間觀極妖冶食已又啜茶已又陳酒筵數盃後敏云失道之人偶至於此主禮優厚何以報答婦人自內言曰上客至田野疎淡不能盡主人意知君好笛我為子橫笛勸君一盃敏極喜笛音清脆雄壯敏甚愛但不曉是何曲敏曰終日煩况足矣又以笛倚酒酌薄何可當克如

一七九

何畧一拜見致謝而後去即某心無不足也婦人云敢不從命但居田野蓬首垢面久不修飾候勻而易衣而出敏聞即冠帶修護待之婦人出敏拜少敏見頗有去就高髻濃鬢香臉柳眉目剪秋水唇唇夏櫻敏三十歲未嘗見美色之如是復命進酒敏曰夫人必仕宦家也願聞其詳婦人曰妾欲遽言慮驚貴客知子有志義言固無言昨夜特遣錦衣兒奉迎誤觸君卜有辱見捕妾乃唐莊宗之內樂笛部首也敏方知此必鬼也敏安定神識端雅待之敏云夫人通吹者何曲也婦人云此莊宗自製曲也名清秋月帝多

紅藥山房鈔本

愛遇夜有月自橫笛數曲秋氣清月兔明方動笛聲笛之韻倍高與秋月相感也故為曲名今夜乃六月十四日有月留君宿此妾當吹數曲以娛雅意敏曰莊宗英武善用兵二十年隔河對壘馬不解鞍人不脫甲介冑生蠟虱大小數百戰方有天下得之艱難可知之也一旦縱心歌舞蕭鼓間作不憶前忘後患何也婦人曰妾在宮中六年備見始末帝長八尺面色類紫玉聲如巨鐘行步若龍虎自言一日不聞樂則飲食都不美忽忽若墮諸淵者或輒暴怒鞭笞左右惟聞樂聲怡然自適萬事都忘焉晝夜賞賜樂人

一七九

不知紀極妾民間寡嫂時來見妾具言官庫皆空人民餓凍妻子分散妾乘暇常具言如此帝默然都不答後河北背反帝大懼令開府庫賞軍庫吏奏帛不及三千匹他雜物及寶亦不及萬乃欲取富民後宮所有以至宮中裝囊物皆用賞賜兵馬其得匹帛或弃之道路曰今天下惶惶妻子離散安用此也帝知士卒離心勉強置酒令妾吹笛音鳴咽不快帝擲盃掩面泣下翌日帝出兵亂帝引弓抗賊郭從謙蔽射後射中帝腰腹帝拔矢入後宮殿門隨關意急求水飲嬪謂上腹有箭血不可飲水乃取酒進帝飲酒復

紅藥山房鈔本

嘔出帝怒曰吾悔不與李源同行大慟有頃帝崩兵大亂入後宮妾為一武人挈至此今思舊令人感慟數行下是夕數宿閨帷之間極盡人間之歡明日敏告行婦人曰妾不幸為巫人以兵刃所賜今為之側室敏曰良人何人也曰齊田王之猶子田權也當其叔後為韓信兵殺之伊今往陰府受罪弑叔之故也敏曰田王及今千餘年權尚未得受生何也曰陰府之罪重莫過於殺人權又殺其叔其叔已往生人間二十餘世矣其業尚在田叔死又攝去受苦始則一年近受苦之日差少日月有減焉敏連連往十餘

一七七

日一日有青衣走報曰將軍至矣婦人忽趨入室有介冑者峻神聲執戈而來言曰妾得有世間人氣乎猛見敏以戈刺敏敏執其戈兩相角力婦人自內呼曰房國公如何不來救萬一不虞亦累及鄰舍也俄有一人衣冠甚偉趨來奪介冑者擊折之推其人仆地罵曰魍魎幽囚於此千餘年猶不知過尚敢辱人乎你自家裏婦人引誘他方人至此不然彼何緣而來也汝不教誨家人之罪也將軍曰我今夜勢不兩立須顯李氏婦人大呼曰恰好待共子入地獄對會你殺叔案底尚在又賜我為婦我乃帝王家宮人

紅藥山房鈔本

你得甚罪將軍乃止敏欲去巨翁呼敏曰且坐且坐必不至害君翁謂將軍曰客乃衣冠之士今又晚教他何處去將軍曰總是壯夫且休爭相揖敏曰非禮衝突實為鄙俚幸仁人恕之當盡今夜之懽復高燭置酒數行敏曰不知將軍之家誤宿於此幸將軍怒之將軍曰權常將兵三千夜擊韓信營血戰至中夜兵盡陷惟權獨得歸吾手殺百餘人身中箭如蝟毛今居此悵悵復何言也不爭閑氣敏是夜又宿焉婦人又不至明日將軍又召敏飲巨翁亦至焉三人環坐飲甚久將軍顧敏曰君子不樂當令李氏偕坐將

一七七

軍呼李氏李氏俄至李氏坐將軍及敏之間敏乘醉請李夫人吹笛將軍曰瓮酒肉真勇夫之事也又命取酒立斃飲酒大肉盈盤李氏橫笛音愈憤怨將軍曰不知忍何人也巨翁曰且休發狂猖當歌對酒不要忿怒巨翁索箋管贈李氏吹笛詩曰

一聲吹起管欲裂竅中迸出火不滅半夜蒼龍引領吟五湖四海波濤竭自從埋沒塵土中玉管無聲寶篋空今日重吹舊時曲幾多怨思悲秋風此意無心伴寒骨夢魂飛入李王宮

將軍見而不悅曰巨翁安知李氏憶舊事而無新意

紅藥山房鈔本

乎李氏忿然曰唐帝有甚不如你這小鬼乃回面視敏既久將軍曰子之舊情未當全替乃勸李氏飲氏不之飲將軍執盃令李氏歌李氏默然畧不發聲敏舉盃李氏不求而歌將軍怒面若死灰曰歌即不望酒則須勸一盃李氏取其酒覆之敏乃執盃與李氏則忻然而飲將軍大叫云今夜一處做血李氏云小魍魎你今日其如何我有兩個人管轄得你李氏引手執敏衣云我今夜再得待君子枕席看待如何將軍以手批李氏頰復唾其面將軍走入室持劍而出李氏云范郎不要驚引頸受刃這鬼不敢殺我平人

一七八

朱校上
增將字

子朱校于

子朱校今

巨翁起奪將軍劍擲屋上云你當倚鐵杵食鐵丸方肯止也李氏大呼巨翁云更勸好人即斃善人此不足勉也我自共伊有証於陰府這鬼康曾對巨翁罵五道將軍來方紛拏有人空中叫云一千年死骨頭相次化作土也猶不息心乎李氏極是貴家因甚共這至惡賤下鬼同室我待如今報四世界探子交報陰冥這卒令入無間地獄三五千年兼如今作殺殺馬又把他的衣服黃酒似如此怎得穩便或有人自空中下一棒擊破酒甕鏗然作聲入屋俱不見日色暮四顧無人荆棘間塚累累然視其馬惟皮骨存焉聞隱則衣服無有也有小童報敏曰將軍致意子人間之娼室亦須財賂子十餘日在此費耗兼不多忽不見敏急去十餘里酒肆間主人曰數日來前有人稱范五經累將衣服黃酒數取其衣乃己者也詢其僕云我數日彼家以酒易醉我他皆不知也敏身猶在焉至今為東人所笑

紅藥山房鈔本

桑維翰 枉裁 范 姑 訢 上 帝

錢希白內翰作

桑維翰大拜方居政地有布衣故人韓魚鰓公左右通名謁甚久公方出魚趨階甚恭公但少離席既坐

一七九

公默然不語有不可犯之色遽引退歸謂其僕曰桑公吾故人也有時昔之舊今余見之有不可犯之色何也僕夫亦通敏人云上相氣焰如此事防不可知魚翌日告別將歸故鄉公既坐公笑曰近者書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自東廊持廂中有黃誥及藍袍靴笏之類魚遽降階再拜受命公乃置酒公方開懷言笑詢及里閭語笑如歡復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但家貧族重老尚走場屋公曰吾向與之同鄉薦最蒙他相愛吾文字數卷伊常對人稱賞子作一書為吾意薦召來與一

紅藥山房鈔本

官魚素長者忻然答曰諾魚乃作書特遣一人召不久炳至一如魚禮箱出誥洎公蒙兼授軍巡判官公他日又召魚中堂會酒公又詢魚曰范岵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聞見客東魯頗甚悽悽公曰吾與之同場屋最蒙伊相鄰薄見悔頗甚今吾在政地伊尚區區日因於塵土間君子固不念舊事子為吾復作一書召之當與一官魚應曰諾魚又特令一僕求之月餘日方策蹇而至魚遣人道岵坐客次公召一吏附耳而言吏至言公致意今日有公議未得相見且令去巡判官處待少時即有美命岵乃坐從吏至巡判岵

一八〇

坐客次見其吏直升廳附耳言於巡判云領旨至吏乃去巡判又呼吏升廳附耳言吏下陞巡判曰速行吏出門巡判別呼一吏云你傳語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出入有白衣吏數人隨岵行百步兩人執岵手岵亦不知及通衢稠人間數人執岵一吏云范岵謀叛罪當處斬岵大呼曰我家有少妻幼子韓魚召我來授官我何罪而死也我死須告上帝訴于天乃斬之韓魚聞之慟曰岵之死吾召之也丞相如此安可自保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中見岵自門外來公下坐起揖既坐敘間闊數十句

紅藥山房鈔本

岵曰相公貴人也生殺在已岵昔日與公同閭里場屋當時聚念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相報之深也使吾頸授利刃屍弃郊野之中狗彘共食之妻子凍殍子售他人相公心安乎吾近上訴于天帝帝憫其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公又見階下半醉而跛者與岵同立階下公曰此又何怪也岵笑曰相公眼高豈不識此是唐贊贊向為衛吏曾辱公命府尹真之極法府尹不欲曉然殺之乃三次鞭之方死不勝其苦岵曰如唐贊輩有何足報公曰子能貸我乎吾為飯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報子可乎岵曰得之命乃

一八一

使
其
以

已他無所用焉。姑乃起曰：且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乃沒公不久，死時手足皆有傷處，不知從何有也。識曰：桑公居丞相之貴，不能大其量，使時昔言語之怨致人於必死之地，竟召其冤報，不亦宜乎？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六

紅藥山房鈔本

約
義
鈞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七

溫琬 陳留清虛子作傳

都下名媛以色稱者多矣，以德稱者甚少焉。余聞琬為士君子共稱道久矣，又曰：彼媛也不過自矯飾以約虛譽為詐於善，何益思識其面一見之，其舉動則有禮度，其語言則合詩書，余頗嘆息之。會有人持數君子之文託余傳於世，其語甚堅，余佳其文意深密。士君子固能通曉，第恐不快世俗之耳目焉。予實京師人，少跌蕩不檢，不治生事，落魄寄傲於酒色間，未始有分毫顧藉心于功名事業也。故天下不聞予名，而予亦忌名之聞於人。丁巳冬，友人河內休父惠然見訪，屬予為溫傳。溫生予亦嘗識其面目，按其談論慕之矣，義不可辭。然予切嘗以為大凡為傳記稱道，人遠善者苟文勝於事實，則不佳；近鄉愿，後之讀者亦不信。反所以為其人累也。乃直取溫生數事次第列之，非敢加焉，且以予之性荒唐幻沒如此，是傳也亦喜作非勉強也。因目之曰：甘棠遺事。熙寧乙巳仲冬，泚日陳留清虛子序。

紅藥山房鈔本

仲
姓
下
本
初
字
本
初

甘棠娼姓溫者，名琬，字仲圭，姓郝氏，小名室奴。本良家子，父遠遊商致，和中得風痺疾，暮年破

損無子嗣亦甚貧徒四壁立母氏以不定息才
學輒死乃委琬養於鳳翔其妹之夫郭祥家而
使身也寓邸中流為娼婦人亡琬情柔意閑雅
少不好嬉戲六歲則明獻訓以詩書則達旦不
寐從母授以絲采訓焉甚嚴琬欣然承暇日誦
千言又能約通其大義喜字學落筆無婦人體
道渾且有格當衣以男袍同學與之居積年不
知其女子也鄰里或謂之曰郭氏有子矣久之
郭祥因與從母識曰此女識量聰明苟教不輟
數年間迨運能通曉時事第恐有異志累吾教

紅藥山房鈔本

矣遂取所讀書文止使專於女事琬既心醉詩
書深知其趣至於日夜默誦未嘗已和睦敦重
九族說之從母氏鍾愛不異己之子十四歲乃
與議婚媒妁來求足迹相隨遂擇張氏之子某
問名納采者即在朝夕而母氏來召初不歸
之復訟于官乃寢其婚琬是時陰識母氏之謀
因默自言曰琬少學讀書今日粗識道理盡娛
夫之賜也將謂得託身於良家以終此生也薄
命不偶一至於此因泣下悲不自勝遂東還陝
侍母因寓府中琬見舊妓麗服親慈以市廛內

一八

父下書校
去母字

往是後姑

為荒穢之態旦暮出則倚門嘗有所侍邂逅而
入則交臂促膝淫言諛語以相誇尚切自為計
曰吁我苟不能自持入此流不頃刻耳嗟念悽
不能自異以避之又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以其識禮義知其所自先也傳曰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詩云哀哀父母生劬勞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則恩之重無過父母章章明矣琬
之生凡十有二月而誕琬誕逾年不幸父母以
天年終而琬無長兄致母氏失所依倚食且不
足飽腹之饑衣且不足暖體之寒人所適於人
者幾三十萬苟不圖以養轉死溝壑有日矣琬
若婦人直自謀之善耳親將誰託哉豈獨恃逆
於人情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琬又安
自存乎此圖以償之則又曰琬一女子也上既
不能成睦功業下又不能奉箕帚於良家以活
其親而復曉顧名之榮辱為念使老母竟至於
餓餓無死所則琬雖感慨自殺亦非能勇者也
復何面目見先祖於地下耶屢至涕涕猶豫不
能決未幾會有賂賄母氏求於琬合者知情必
不可免也往以前日之念自是流為娼性不樂

紅藥山房鈔本

一八

笙寧終日沉坐惟喜讀書楊孟文選諸史典名
賢文章率能誦之尤長於五言書嘗自言琬少
時最忌蚊蚋每讀書輒俱忘暑之酷汗交流至
踵亦弗之他顧也夜則單衣誦誦必過更家人
困請乃畧就寢及旦復然有未解之者琬則對
以琬之性愚素不喜他技厚謝之揖使退又嘗
學寫字寫書每日有求寫蟻黃者琬熟視一揮
而成若有神助於是染指間郡將知之欲呼琬
官藉而辭以不莖歌不足以備尊祖獻太守亦
以其女弟占籍乃輟累次如此然郡邑關蜀秦
晉之地每車商賈之聚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有
摩車擊人物最盛他州而督司官屬往來過客
不斷如市府中無事遊宴之樂日多繼太守熟
琬名會有客至府在則召之琬凡侍燕從行止
一僕携書篋筆硯以隨遇士夫縉紳則孟子以
寄其志人人愛之始琬不學吟詩太守張公靖
常謂之曰歌詩人之所難古君子莫不有作爾
既讀書不學詩何以留名琬退而編詩獨喜李
杜如學絕句已有文彩成倫理未嘗師人也他
日見太守曰琬已學之矣太守命題執筆而成

紅藥山房鈔本

深慕其敏且賸由是間或席上有所贈答多警
句關中以至淮甸人人爭傳稱於是又有詩名
愈咸同列者疾之每太守與過客會出題賦詩
或問以孟子則衆環指目伺隙非語毀之琬處
之晏然曾不矚顧之琬於孟子不能獨造義理
太守常背其書以舉則應聲曰是篇也在某板
之某行上故太守張公誦之詩其尾有桂枝若
許佳人折應作甘棠女狀元之句時宰相司馬
光君實請告焚黃自外邑而來肅至府下郡將
以宴命琬侍君實陝人也久知琬而未之識因
顧問曰甘棠乃光之鄉里也聞娼籍有善談孟
子者為誰主人指琬以對乃詢其義疎避不肯
應因問則曰孟子幾聖者也琬何人詎敢談其
書久促之復曰琬婦人也對大儒而言孟子挾
泰山以超北海不量其力不知其分者也君實
喜顧謂主人曰君子識之婦人其謙能然太守
尤悅待之益厚後竟使僚官籍琬自流為娼所
與合者盡當世豪邁之士而厥母始為一商所
據日夜沉寢三月一出醉未常醒致琬所接士
惡之足踈踵門者琬已而自誅曰琬既沉為此

紅藥山房鈔本

輩苟不擇人而與之游使喜輕才薄義才子富
商巨賈之倫志乎利而已則與俗奴吳別雖殺
身不足以滅恥況為娼而唯母氏之制則不得
自由又所接者必利而後可也當自圖之居數
日乃潛匿於郊外莊家曾為易衣服權使人為
兄弟乘一蹇驢類流民西如鳳翔既而太守求
之令下甚急行次潼關守吏因止之曰郡失一
妓太守傳檄捕方急爾非守以言訐之遂傳脫
去至鳳翔繞定居而遣僕於陝漢其事太守訪
得之掠訊諸苦晝夜備極不堪乃具言之遂移
文鳳翔揖下跪不免隨陳而至始至衆以為太
守怒必被刑羣妓往往私相賀及至庭下太守
問曰何故而去琬對曰以非公私故而去言甚
懷愴有頃太守顧左右審之左右有知其故者
以實對太守問喜然以妓之有故不脫籍輒他
去者例不許乃出金贖之免琬既歸從容言母
氏過荷太守慈惠今乃復來非欲還也今自後
母氏格前日之非可矣不然琬五日内復去此
去雖太守召不還也今雖加之刀鋸弗顧也有
以亮之母氏泣且曰自今後果絕商者恩愛如

紅藥山房鈔本

畧末段略

往時琬居于不擇巷非太守召未常出門闕後
既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頻數日不
復在家頗廢書願脫初未有畧其家自是亦稍
富足乃欲適人以遂初心屢白太守太守艱之
坐間因命賦香篆詩曰
一縷祥烟綺席浮 瑞香濃膩逸賢侯
還同薄命增惆悵 萬轉千回不自由
太守識而喜之然終不聽其去爾後太守交代來其
時謁告母氏骨肉從京師即至為右軍訪得之而
係其名所居并隣良家大門常關閉罕得見之是以
角勝圖無其名而譽不播皇都復欲見而不愛者往
往謗之蓋所接者才一兩故人而已居數年後求去
籍遂請始與太原王生有舊乙卯中生戰交趾沒於
兵間琬聞之至深慟哭又召舉浮屠者誦經累日以
薦生生天之果人欽其能全恩義其故人甘棠清蔭
子嘗赴調抵京師訪其友西河希言語通及琬始末
之操希言驚歎且喜翌日為長書遺清虛子令姑錄
其畧曰某聞天下談說之士相聚而言曰從遊蓬島
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仲圭娼家女也處幽遠之
地其言語動作不通閨門之內目顧手挽不出於衽

紅藥山房鈔本

應景狀

景狀作

流流來故

席之上而已矣夫何以得此譽於天壤間哉其以色而後文耶抑復有異乎或謂其善翰墨頗通孟軻書尤長於詩筆有節操廉恥而其自待不以娼之輩交友游宴而禮樂然雖生君子不能遠過平居所為崇重經時足未常踐外應居亦不識其面又所與契者盡當世豪俊之士至於輕浮浪浪之狂子弟皆望風披靡而不敢側目以瞻視其然耶其不然耶僕切頗慕之家世居京師京師之娼最繁盛於天下僕無不登其門而觀之者又嘗侍親遊四方四方之妓一皆審較其優劣視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圭者實未

有之焉是以日夜孜孜思慕一見而逸無賓緣可往不勝飲渴瞻向今至茲者竊聞足下與之游有日矣又且鄉里人也其於為人表裏不可以盡知之說談者果其虛言也其果如僕之所聞耶果如僕之所聞則足下為紹介僕將謁之僕嘗謂天賦陰陽之粹以流形於區域間嘴而喙手而爪蹄而走翼而飛者皆不可謂之人流流之生有性斯有情雖愚者與同焉誰不欲開口而笑以傲區區之名利潛心而靜心靜而安以忽夫死生哉若鄭子產知公孫丑為亂而不識其為真人禽滑釐聞端木賜狂而不知其為達士

紅藥山房鈔本

一九〇

且景狀

知景狀而

切景狀而

至景狀而

夫仲圭之賢世固知之矣不待僕言而後知也僕何人哉乃敢接近於真人達士耶雖然孟子之言取一賢之言可效可師又焉得自異而不法之哉且夫蓬島桃溪之路與俗世之事其不可相比俾幾天地之懸絕哉識者乃願彼之樂而求一見仲圭之面一接仲圭之談則仲圭之所以負荷膺得是譽者且如何也僕固拳拳焉丁巳孟冬晦日與君實同造其館希言世居京師未能識人一見故如夢未曾見有知前書所聞且非妄譽琬有詩僅五百篇自編為一集好事者切去後繼吟百首乃不肖類成者孟子解義八

卷辭理優當秘不示人非罵友不得聞其說有求觀其秩者則盡已見從而釋之於道固無謙謙云然名藩大夫多士如林聞之曰是自眩其不知分也況琬婦人也而釋聖賢之義其固不足觀也予始止嘗為一秋目其上曰南軒雜錄其間九經十二史諸子伯家自兩漢以來文章議論天文兵法陰陽釋道之要莫不至備以至於佳古當世成敗皆次之常日披閱該博遠過承學之士其字頗為人推許有德之者實誠珍重不啻金玉就染指書尤極其妙昔為人惡性雖不喜謳歌或自為辭清雅有意到人所不及之地

紅藥山房鈔本

一九一

信其才然或人求其所書則拒應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琬於此不願得名也其謙遜閒惠形而為言率皆類此云至於微言片善著在人耳目銘在人心腹者固非筆舌能盡述知者其默而識之琬今日尚寓京師清虛子曰韓退之嘗有言曰欲觀聖人之道自孟子始溫琬區區一娼婦人耳少嗜讀書長而先解究其義亦可愛也就中誠鮮麗於天下且觀其施設措置是非深明向道何以此噫其生不適至家之多難下以失身亦不幸矣惜哉使其身歸於人得成其節操天下稱道在史策也豈待言傳之所能盡耶姑

紅藥山房鈔本

且敘其畧云甘棠遺事新錄

張宿 胡賓枉殺張宿報

慶曆年間殿直張宿受命湖南軍前討蠻屬宿胡賓麾下胡為將也嘗謂軍吏曰使吾平地破此賊如摧枯拉朽耳命宿將兵數百人入賊洞覘賊虛實宿引兵深入為盜斷後路危嶺在前進退皆不可宿激勵士卒曰今日之事非圖功名富貴也陷此絕地若不滅血爭戰無一人可還者也既而爭在命各宜奮勵死戰士卒於是爭死赴敵蠻賊據高木石交下士卒所傷甚衆宿乃引其兵回爭歸路賊扼隘勢不得過

一九二

宿揮戈當前力戰自寅至午宿中殺者百人宿之兵亡七八矣宿大呼曰使吾更得百人可以脫身又戰身被十餘鎗墮澗下宿之軍盡亡宿三日方歸營胡責之曰兵盡亡而獨歸何也宿為人氣勁直言曰宿所將兵纔二百人耳深入溪洞彼斷吾歸路宿勵兵力爭死戰殺傷千人吾自手殺者百人吾兵雖沒不足以報國也吾今自身被重鎗者十餘墮澗下將軍何酷之深也語言剛毅曾不少屈胡大怒命左右斬之宿引手攀帳哭曰將軍貸賤命我必立功報將軍死於此不若死於賊則吾之子孫當蒙恩澤可以養

紅藥山房鈔本

老母及妻胡愈怒叱兵擒去宿攀帳木折乃行宿出門叫屈言云若有神明吾必訴焉後日胡如廁見宿立於旁胡叱之曰爾安得來此宿曰吾已訴於有司得報子矣胡但陰默自嘆不久胡引兵入洞征蠻大戰得退胡入深入過溪見宿行於前胡自知不免又力戰乃陷軍盡死之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七

一九三

青瑣高談後集卷之八

甘棠遺事後序 子臨述甘棠詩曲

丹三蔡子臨述

熙寧丁巳季冬之吉友人河南張洞端誠相訪出清
虛子為琬傳示予曰清虛子雅厚君子人也居常不
妄毀譽今為此傳事節首尾頗得其實惜夫尚有闕
漏者我為子言之為我補述之琬最善談語每與賓
友對席禮樂雍容婢妯姁妁之思實天賦與自爾而
非強使然非道義之言非悠久之語曾不出諸其口
其言語若置齒間優游閒雅其音清響且和而圓傾
耳以聽歷歷如聞鈞天之樂粲然有若錦繡之美以
輝輝乎人耳目然而探其意周旋融融終不出於禮
義之場多學孟子之書知友間或持身制行手非僻
者常親寫孟子文足以為戒者予之與士大夫預坐
雖平居人素推其能辨者琬言往往傾耳瞪目低
首鉗舌縮手袖間而不敢酬答何則彼聽之惟恐不
暇詎敢恃已所至昭昭然強與之角哉清虛謂琬能
詩多警句信矣予嘗訪得琬詩僅得三十篇所言皆
有意思不徒發耳

寄遠

紅藥山房鈔本

一九〇

小花靜院東風起燕燕鶯鶯拂苑李斜倚紅牆

卜達人樓外春山幾千里

寄情

即在溪西妾岸東雙眸寄恨託溪風侍郎行盡

溪邊路笑入垂楊避釣翁

咏蓮

深紅出水蓮一把藕絲牽結作青蓮子心中苦

更堅

咏荷

魚戲銀塘潤露葉翠蓋圓鴛鴦偏受賜深處作

紅藥山房鈔本

雙眠

咏菊 二首

碧玉技能輝砌檻黃金葉可薦玉盤陶潛素有

東籬興美與群芳一樣看

又曰

簇金雕玉開玲瓏心有清香分外濃蜂蝶儘從

嫌冷淡陶潛不肯愛芙蓉

述懷

多情天賦反傷情深閉幽窗倦送迎莫笑區區

事章句不甘道粗擅詩名

舞研鼓曲

不辭粉黛塗青黑不惜羅衣換戲衫
拍未明身不慣忍交庭下露單凡

和雪景直初冬喜雪

六尺飛花景最奇儘從數片入羅幃
擁爐公子溫濃酒守壘將軍捲戰旗
笑指旋消攜手處仰看無際並頭時
盡知感召歸賢牧閭境人心物態熙

泛舟

醉擁笙歌綠艦搖落花飛絮撲蘭橈
繞碧波行處

紅藥山房鈔本

新荷小鶯起鶯驚拂畫橋

尋扇

架頭輕拂隔年塵隨手清風快大賓
願得不遺

秋弄擲團圓穿作掌中珍

探春有憶

縱步來芳園尋春亦有功雪消梅蘂白
烟淡杏梢紅
殘管吟情處池亭物態融
去年人不見無緒遠幽叢

偶題

暗喜亭花上啞啞喜鵲來
良人在何處雲雨滿

一九六

陽臺

大寒偶成

公闕呵纖手濡毫結凍絲
發粒惟有酒誰為暖輕肌

雁字

飛來絕漠三千里寫破情空三四行
點畫不精難入畫應難染指獻公堂

對月獻書

素月流天愛者多月光
照處匪偏頗
姮娥若沒懷春意因甚隨人不奈何

紅藥山房鈔本

書懷

鶴未遠鷄羣松稍侍拂雲憑君觀
野草內自有

蘭薰

述懷寄人

分手長亭後音書更杳聞
離愁應似我沉味不如君
玉管宣無恨蘭猶別有薰
夢思共明月心緒正紛紜

雪竹

一簇修篁小檻中
可堪和雪更玲瓏
數枝壓亞尤增秀
莫惜輕綃命畫工

一九七

雪夜觀月

天寒雪月相輝映此夕家家盡玉堂梅老不收
千里艷桂新推出一輪香詩心換曉吟晴景木
凍搖風拂冷光天上人間都作白餘輝思惜讀
書房

初冬有寄

萬木彫零苦樓高獨凭欄繡幃良夜永誰念怯
孤寒

和劉景初園亭

養恬高士壓塵籠一簇林亭氣鬱蔥繼日管絃

紅藥山房鈔本

皆雅麗滿城車馬盡交通小舟輕泛泉飛碧秀
木橫空葉墮紅聞說留題詩版處愧將狂斐側

名公

餞王彥輔

右曹固久稱其政莫厭全將校秘文他日玉堂
蓮燭引康衢霄壤頌清芬

送監酒呂延平

趙承階所蒙存顧再拜軒中悵別離驛舍酒醒
霜月晚淚痕無路到門楣

咏落花

一九八

黃盡東君力無情一夜風驚夢莫相薄秀實枉
春工

題華山

終日華山前為愛華山好多少愛山人不見山

空老

席上賦太守流盃

遠坐水分山下澗盈斟酒泛桂中漿棠郊不是
淹留地紫詔行飛且引觴

芍藥二首

桃李開時英未吐輪蹄方乏始花攢嘉名一種

紅藥山房鈔本

清香在未肯將心愧牡丹

又

首夏羣芳色正殘玲瓏千葉照玉盤主公好事

偏相惜怕損纖枝散曲欄

琬詩甚多予得之者幾此數篇耳琬喜聞已過不憚
改輕才好施士有逆旅窘困者輒召贈予或辭不受
必兌轉致使有所濟則喜形于色事其母極仁孝而
臨事能自處不拘於今之制凡樂稱道人之善于每
以言卜試之未嘗有傷妬之心嘗謂娼者固兄藝之
妓也有不得已而流為此輩所以藉賴金錢活其生

致下未校
增之字

一九九

旦星後但

下未校樂

樂

案下星校
增為字

問星後但

紅藥山房鈔本

汾陽王郭子儀林下二鬼守公馬

養其親而已矣既有所藉則不可以無取取之有道
得之有義是故君子之所貴焉今天下之娼則不然
舉性乎淫而志乎利者也旦求能少識夫就義理者
實鮮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誦誦
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腸相示指天日泣涕誓
死生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計錐刀之利稍不如
意則弃舊從新曾不顧間有蒞官君子承寧之士深
惜名節者亦甘心焉折身下首割財損家極其所欲
而後已此雖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為其人乃自視以
為得意噫幸而不遇豪俠之客也拂其頸衝其胸刃
其軀切其肌懸頭草杪塗血於地上之醜亦姑免矣
聞溫琬之風者可無愧而自抑焉料清虛子傳意存
諷誦殆非苟作欲人人致身於善地耳予喜而聽之
曰子之所言其不妄也予文鄙又不能增飾奈何瑞
誠笑而對曰增飾則未免乎偽也姑述張君所道而
敘其實甘棠遺事後序

汾陽王未貴顯時一日有故宿郊外田舍家月色朦
朧田翁家垣籬疎缺公繫馬於茅軒前公獨臥不成
寐或問燭下有人噉聲不見其形又榻下有人呼燭

二百

下人曰吾二人各直一更至夜後有人盜馬出壞垣
外公欲呼田翁俄林下與燭下人匍匐而出擊其盜
曰爾何人斯敢盜汾陽王馬奪其馬以歸公連夕不
寐達曉乃去公後有大功累加尚父女適公侯男尚
公主門下吏俱為卿相僕使建節者數人居家三百
口二十年無絲麻服唐室第一人也

一門二相象正一門二丞相

紅藥山房鈔本

本朝大丞相呂公蒙正大相夷簡一門二丞相二十
年居政地鈞陶羣品連幹元化四夷畏服天下一和
終始一節玉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嗚呼哉本朝
丞相黃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百廢條
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為賢相美哉

錢賢良本朝丞相賢良

大宋錢易內翰賢良登第子彥明逸連捷大用明遠
奏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
舉世榮之錢氏自納土內附藝祖遇以殊禮延其世
異諸里今得食者環郡縣加之以文學取顯仕世不
乏人哉哉

一門六內翰呂文穆父子相繼

本朝丞相呂蒙正文靖公子公弱公著公蘊公需為

二百一

修厯起居後為翰長有名德繼其威者未之有也

一門樞相 陳堯咨兄弟之威

本朝丞相陳堯咨狀元登第自翰長作相弟堯佐復狀元及第作相三弟堯叟第二人及第作樞密使一門二狀元二宰相一右相一門何威乎聖朝一家而已

三元一家 王禹偁三家之威

大丞相王曾青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樞密馮京鄂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楊學士賞開封府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本朝太平百餘年文物最

紅藥山房鈔本

為隆威數路得人推進士為上第天聖三元繞三人耳繼之者必洪學大手筆之士繼者及何其稀也

兩元二家 黃庠范鎮作二元

黃庠州解元南省省元范內翰鎮國學解元南省省元范公文學有重黃公省試後臥病月餘唱第後方愈卒登其鄉才學優粹無議者所惜百餘年二人不亦少乎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八

二〇二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九

夢龍傳 曹鈞夢龍宋狀

大宋天聖中曹鈞郴縣人也其先遠挺秀公以豐功偉績守白州刺史除南安節度使高曾已來皆守藩寓南海為泊乎子孫分裔文武立身世於晉受永業西湖堂建書院藏書萬卷組續儒風友朋自遠方來者悉贈以朝昏之費推以寒暑之服前後相繼數世書堂即基於西湖堂之幽奇淵海之所也曹氏以家富貴日善延慶遠方摛藻是邑搜經者盡求來學焉功業成就辭門應選登科第者十有八九成就溫習

紅藥山房鈔本

所服或泛海過短棹輕舟吟烟嘯月一夕因風清波息景寂人移夢有一老人白衣迷素昧之志曰我即非世人乃即郡塘中龍居此塘惜其澄澈德以門於興致雲雨之期皆從天命免鱗甲枯乾之慮實藉水源未報厚恩輒露底蘊知君勇義必救難危明日午時西北有陷池龍來茲小戲應失大機夙知即君善於弓矢可相教乎曰可則君為審其彼此為彼龍為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纏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願細別形儀幸無誤失曰余雖雖老幼敢不從命更乃辭去及眠覺觀光明燦爛舟中明月皓然觀斯

老幼無功

二〇三

此不久間鷄唱乃能記人事思夢中之由尚髣髴見
 老叟形影未滅至其時不違所託挽弓於塘側伺之
 未移時見二青牛於平川中颺颺挽弓流矢中其俱
 青者勝於是白腰者勝既有強弩鼓其餘勇逐龍過
 岡原而無所覩矣是夜三更更謝曰君善射真號猿
 手而欲相報擬須何寶曰僕自處人世酷愛詩書不
 重寸璧者以珍寶幸不介懷惟願子孫不離鄉邑而
 榮也叟曰不離鄉邑而榮者何曰都押衙則軍州之
 最也叟曰吾之所為一何方哉對曰知足下不辱更
 曰善哉吾常聞以約失之者鮮矣即即君之謂天下

紅藥山房鈔本

不奪人願必能副其志保從即君去世世相繼矣亦
 後果如其言是知報恩龍神可託

仁鹿記 楚元王不殺神鹿

殿直蔣彥明誠之地理志云楚有雲夢之澤方一千
 五百里東有仁鹿山仁鹿谷仁鹿廟世數延遠莫知
 其端余嘗游湘共衡下洞庭入雲夢詢諸古老莫有
 知者因遊岳陽見休退崔云長官且叩仁鹿事公曰
 吾得古書於禹穴所藏新書探而得之子為我編集
 成傳余既起獲其書乃許之楚元王在鬱林既被大
 獵於雲夢之澤有羣鹿萬餘趨於山背王引兵逐之

二〇九

晚鹿陷大谷四面壁立中惟一鳥道盡曲河入王曰
 晚矣以兵塞鹿歸路明日盡取此鹿天賜吾擒軍也
 既曉王令重兵環谷口王自執弓矢有一巨鹿突圍
 而入至於王前跪前膝若拜焉口作人言曰我鹿之
 首也為王見逐奔走逃死無地今又臨絕谷王欲盡
 取乞王赦之願有臆說惟王裁之王曰何言也鹿曰
 我聞古者不竭澤不焚山不取巢卵不殺乳獸由是
 仁及飛走鳥獸得以繁息舜積仁而鳳巢閭湯去羅
 而德最高人與鹿雖若異也其於愛性命之理則一
 焉吾欲日輸一鹿與王則王庖之不虛吾類得以繁

紅藥山房鈔本

息王得食肥鮮矣若王盡取之吾無噍類矣王將何
 而食焉於王孰利也王宜察之王乃擲弓矢於地言
 曰汝亦王也吾亦王也汝愛其類何異吾愛其民傷
 爾之類乃傷吾之民也王乃下令云有敢殺鹿者與
 殺人之罪同王謂鹿曰爾歸告爾類吾將觀爾類之
 出谷乃先令鹿行王登峯而望焉巨鹿入群鹿中如
 告如訴巨鹿前引羣鹿相從呦呦而和鳴出谷王嘆
 惋還國後王軍伐吳不勝而還吳王復侵楚楚王與
 吳戰又失利楚王乃深溝堅壁以老吳師楚多為疑
 兵然吳兵尚銳楚王深慮焉吳軍一夕還營若萬焉

二〇九

奔馳吳軍為鄰國救至乃遁去楚王明日遠吳營見
 鹿迹無數環其營王坐郊外見向巨鹿曰今日乃是
 報恩焉吾承月黑引萬鹿馳遠其營彼必為救至乃
 遁去王勞謝曰今欲酬子又欲何物鹿曰我鹿也食
 野草而飲溪水又安用報願有說也楚舍九澤包四
 湖回環萬里負山背水天下莫強焉加有山林魚鹽
 之利銀鹽果粟之饒苟能善修仁德勤撫吾民可坐
 取五百彼不修仁義毒其人民王從而征之彼將開
 門而內吾軍此不戰而勝者也王不修仁德而事征
 伐向吳之侵楚乃王先伐之也何不愛民行仁義坐
 而朝天下豈不美也王曰善哉王曰吾為子立廟以
 旌爾德乃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廟曰仁鹿
 廟

鰓魚新說 韓公為文祭鰓魚

余嘗讀唐書韓文公傳云元和十四年謫官潮州前
 史公至惠鰓魚為害公作文以牲投惡溪之潭翌日
 羣鰓相隨而徙於海才三十里而止余甚疑焉夫古
 之善政所感虎去他州蝗不入境者有之矣以公之
 文學政事宜乎驅鰓魚而去其言三十里而止卒不
 能入三十里內余感焉熙寧二年余有故至海上首

紅藥山房鈔本

二〇六

詢其事又欲識鰓之狀會有老漁詳言其實云鰓大
 者數千斤小者亦不下數百斤水而伏山而孕卵而
 化其形蟹目犀角龍身鼉足用尾取物如象之用鼻
 焉蒼黃玄紫其色不一方其幼者居山腰巖腹之下
 其卵百餘大小不一能為鰓者率二三他皆或龜或
 鼈鰓之遊於水他魚不可及汴流順水俱無其魚羊
 豕猪犬之遊於岸者鰓潛其下引尾取而食之民被
 其害余又問老漁韓公建鰓而鰓去止於三十里乎
 漁曰熟聞大父言云韓公親為文遣衙吏史濟臨惡
 溪之岸陳牒讀文不久一巨鰓出岸下濟懼盡以牲
 文報水中遂往回視鰓嘶其文而去是夜大雷蒼雲
 蔽溪水窮於溪者無恙焉史云三十里者舉其遠而
 言也一日漁者得一乳鰓於海上長不滿三尺其狀
 皆如老漁之說鰓角間有芒刺手不可觸其狀固可
 懼況其大者乎

朱蛇記 李百善教蛇登第

大宋李元字百善鄭州管城人慶曆年隨親之官錢
 塘縣下元赴舉泛舟道出吳江元獨步於岸見一小
 朱蛇長不滿尺精鍊錦腹銅鬚紺尾迎日望之光彩
 可愛為牧童所困元憫之以百錢售之元以衣裹歸

紅藥山房鈔本

二〇七

沐以蘭湯浣去傷血夜分復故於茂草之中明日乃行元明年復之隋渠東歸再經吳江元縱步長橋有一青衣童展謁曰朱秀才拜謁元親其刺稱進士朱浚元以其聲類乃冠帶出既揖乃一少年子弟風骨清舉趨進問雅曰浚受大人旨召君子閒話浚之居長橋尾數百步耳元謂浚曰素不識君子之父何相召也浚曰大人言與君子之大父有世契因遣奉召也大人已年老久不出入幸愜坐遠意甚動厚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長橋已有彩舫候岸浚與元同泛舟桂棹雙舉舟去如飛俄至一山已有如公文者數十立踈於岸元乘肩輿既至則朱扉高閣侍衛甚嚴修廊繩直大殿雲齊紫閣臨空危亭枕水寶飾虛簷砌甃寒玉穿珠落簾磨壁成瞻雖世之王侯之居莫及也俄一老人高冠道服立於殿左右侍立皆美婦人吏曰此吾王也浚乃引元升殿元再拜王亦答拜既坐王曰久絕人事不得奉謁坐邀車馬幸無見疑固有少態即當面責前日小兒閑遊江岸不幸為頑童所辱幾死羣小之手賴君子仁義存心特用百錢救此微命不然遂為江端之土也元方記救朱蛇之意王顧浚曰此君乃使子更生者也汝當百拜元起

二〇八

敬答拜王自起持元手曰君當坐受其禮此不足報君之厚賜王乃命置酒高會器皿金玉水陸交錯復出清歌妙舞之姬又奏仙韶鈞天之樂俱非世所有酒數週元起曰元一介賤士誠無他能過荷恩私不勝厚幸深恐留滯行舟切欲速歸侍下王曰君與吾家有厚恩幸無遽去以盡歡曲元曰王之居此願葺其詳王曰吾乃南海之鱗長有薄功於世天帝詔使居此仍封為安流王幸而江濶湖深可以興高澤水甘泉潔足以養吾老王曰知君方急利祿以為親榮吾為君得少報厚恩可乎元曰兩就禮闈未沾聖澤如蒙陰庇生死為榮王曰吾有女年未及笄欲贈結子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之王曰珠璣之類非敢惜也但白金易售耳乃別去既出宮復乘前舟女奴亦升舟同濟少選至岸賣金至元舟乃去元細視女奴精神雅淡顏色清美詢其年曰十三歲矣自言小字雲姐言笑慧敏元心寵愛後三年詔下明日當試雲姐曰吾為君偷入禮闈竊所裁題目元喜雲姐出門不久復還探知出題目元乃檢閱宿構來日入試果所益之題元大得意乃高捷薦名後省御試雲姐皆然元乃榮登科第授潤州丹徒簿雲姐

二〇九

或告辭元泣留之不可雲姐曰某奉王命安可久留
元開宴餞之雲姐作詩曰

六年於此報深恩

水國魚鄉是去程

莫謂初婚又相別

都將舊愛與新人

時元新娶元觀詩不勝其悲雲姐泣下再拜離席求
之不見元多對所親言之今元見存焉識曰魚蛇靈
物也見不可殺況救之乎宜其報人也古之龜蛇報
義之說彰彰甚明此不復道未若元之事近而詳因
筆為傳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談後集卷之九

青瑣高談後集卷之十

袁元仙翁出神教李生

先生袁元不知何地人也葛藟草履遍遊天下所至
終日沉醉一日遊齊州長清縣市有李生以財豪於
邑下先生日過其門則引手謂李生曰贈我百金為
酒費生不礙其請即時遣之此日而來凡經歲生無
倦色一日先生別生曰久此擾子吾將遠游子能觴
我則主人之意盡矣亦將有教子生曰方將為錢相
與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厄子能慎之
乃免不然禍在不測生曰先生如賜教敢不從命先
生取筆於生手掌中書慎字曰子慎勿誤人人心則
人死子守出一月乃無恙生歸日夕思慮不敢出經
決旬一日忽聞門外喧競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視焉
有跛而丐者在生開典庫前出言甚穢惡生忿然歐
之跛者仆地首觸戶限奄然無氣既久不復生生大
悔泣謂其母曰不聽先生之教果有大禍逃則不忍
去侍下住則當受極法因大慟生性至孝母曰可竄
則偷生無坐而待縛乃由居之後戶而去方出見先
生泣拜曰別後踰月滅裂教誨今果如先生之言為
之奈何先生曰子復歸吾為畫之先生一靜室謂生

紅藥山房鈔本

存
未
好

曰子出受禁吾有存計先生乃闔戶閉目生出戶觀者如堵吏乃執生俄而跛者坐起少選乃行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尚閉目端坐若入定者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走焉吾驅其屍今在靈巖山洞淵旁人迹所不至處矣先生曰子至孝當有善報子壽期合至七十四今以歐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將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賜餐家所有不足報德不識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與星辰出沒天地久長安用世貨焉

養素先生 詔上殿宣賜茶藥

紅藥山房鈔本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初見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照若截靑眉目疎遠面若堆瓊瑤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大小皆得其歡心或遊棋亭過廢民弓於道路擇懷出錢盈物遺之頗好花藥診疾疾若 仁廟聞先生之名特詔先生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先生於芳林園先生告去帝賜先生號南岳嵩山養素先生乃往南岳道觀是日學士麗公昌贈先生詩曰
聖澤濃雲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為巾祝融峯下
醉明月綠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

近
未
仰

知仙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雲橋阮履人

先生和云

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紗巾滿斟村酒浮瓊蟻投釣溪魚踏錦鱗元府烏鴉飛後夜洞庭花木鎮長春吾官倘若為同志个裡須由兩箇人

先生獨立閣上一夕與人語言侍者穴牖窺之則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過此飲話少刻先生一日沐浴坐而召侍者謂之曰吾今

紅藥山房鈔本

二百七十二歲安可復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乃忽然先生多遊西川亦往來湖湘間人時復見之

藍先生續補論功行可至神仙

先生居南岳時有弟子陳通叟曰聞諸師曰無功行則不神仙之位地願先生提耳告其樞要先生曰古之為功行者恐人知今之為功行者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則無所成就也今折世有疎一足耶一目不能自有者皆天地之廢民能廉之亦有功行有其地無其地有二說焉有其地富者也無其地貧者

折
景
新

增下未校
增下未校
增下未校

龍未成地

也有其地則易為功無其地則難為功居難為功之
能功又愈於有地者也然此皆外也外者人能僥為
之矣不若積於內能孝於親謹於兄睦於族信於朋
友無欺於人無負於神仰天俯地無所自愧此云內
也然後從而求其所可為以濟萬物之不足去萬物
之不欲內外一體表裏為用此神仙之用心也久而
不已即將有補焉通更乃再拜

中明子劉昉屍解遊京師

劉昉先生屍解後遊於京師里人簡有從遇之於途
邀先生於茶肆有從詢云公非劉先生乎公曰然聞

紅藥山志卷本

先生屍解久矣何故至此先生云無則入有假乃歸
真此吾家常事予子何訝哉有從言曰當振衣又同里
間先生面若紅粧我將為枯骨先生獨不教人乎先
生云人之亡於道五十歲前則可以出也踰年雖學
之勤死如壞屋益以完補但可延歲月則子今年七
十歲矣學之何益好言法律教人爭訟此無損子陰
德先生乃閉目不語久方去有從躡其蹤先生回顧
云子歸矣我乃孤雲野鶴也其能從焉有從望先生
其去甚遠失於驚塵有從但歎悅而已

施先生不教焉存墳火之法

一一三

先生姓施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索間多

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少酒人強使之食一飯亦盡
斗米體有青毛未嘗令人見或運氣則髮髮直立溺
能過屋治病以水不以藥教人行孝悌仁義有狂生
焉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
火有日矣終未有取成就願先生畧言大概先生始
則仰面長嘆終則俯首責存曰子家貨不啻千萬金
玉堆積貫朽於庫粟陳於倉汝日食不過數盂身衣
不過盈匹尚不知足可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好者結
汝日得大藥燒異物為黃金用以為飲器則神仙可

紅藥山志卷本

學也乃誰者之私言明通人之 論昔鍾離呂洞賓

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煮
銅為銀仙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五百年乃變歸其

元仙翁曰吾不學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誤 名識

真府迄今為地仙存再拜乃去先生今多在華山

馬大夫傳記大夫忠義馬賦

時軍寇王則以異術感衆一旦蟻聚盜據彼州時
實侍中鎮北門日夜憂慮自度遠城屹立固若石壁
卒不可破攻之則勞日月急引兵環之未有破取之
計有從行指呼吏馬君壁曰城堅池深雖萬卒不可

一一四

力取願得侍中一言當入其城伺其便手殺元凶他
皆可說而降也侍中大喜臨砌遣之丁宣告成曰壯
士立功在此一舉焉君至城浮渡河水呼守城者俱
睡乃束身上城見軍賊與之對坐首道朝廷恩信吾
奉侍中旨君今束手出城侍中為請于朝廷亦不失
五品官一生富貴若更執迷天子詔一將提兵數萬
晝夜兼攻子之身膏劍戟肉餓狗彘言甚訐直賊願
遲疑不應君知賊終不聽乃復曰吾受侍中密旨他
人不可聞願辟左右領兵者救至乃引馬君去而救
之議曰馬君真壯士也惜乎不持寸鐵入危賊若入

紅藥山房鈔本

其家而無所憚志雖不就子孫嗣蒙顯貴功書竹帛
亦足垂名萬世勇哉

僧卜記 張圭與馬存問卜

慶祿年錢塘張圭調官都下多與里人馬存往還存
亦待闕中銓之日兩人同遊都門外古寺時有一僧
坐戶門衰朽之甚閉目拱手默然而坐圭與存亦在
其旁不久僧開目揖存圭復坐圭與存議曰久客都
下未有所及各數僧曰子二人欲知食祿之地乎圭
存曰然僧曰吾為子作卦兆之圭存極喜三人環坐
僧乃探懷出皂囊中有算竹及大錢十六文僧以錢

一
一少

方未設訪

臺作浮圖命圭以手觸之錢散於地僧乃俯而觀焉
又取錢如前臺之命存以手觸之僧復觀焉曰張之
卦乃濟之卦東至泰山則可西至華山路塞存卦散
卦也南至大庾有路北至嵩岳無緣張則一幙蓋天
馬則一邑掃地圭曰易中無潰散二卦僧曰此乃焦
貢易林言也俄而作僧曰老僧笠子在殿後去取之
乃入殿後不出圭存乃入殿後追尋凝塵滿地又無
人迹回方詢寺僧云此寺祇一僧無長老者兩人愕
然共記其言然圭授筠州推官存授瑞州高安縣尉
圭至筠州以受賄敗其身存到瑞州為僕賊所殺俱
不得永其官是非張一幙蓋天存一邑掃地之應乎
彼僧人也何先知之審

紅藥山房鈔本

青項高識後集卷之十終

一
一六

青瑣高議別集目錄

卷之一

西池春遊

侯生春遊遇張狂

卷之二

譚意歌

記英奴才華秀色

卷之三

越娘記

夢托楊薛翁改葬

卷之四

張浩

花下与李氏結婚

王樹

風清飄入為衣圖

卷之五

蔣道

蔣道不拒前源習

骨偶記

勝金死後嫁宋郎

董造

夜行山寺聞妖精

張華相公

用華衣柱驗妖精

華尚書記

高十眼珠為妖怪

潭法錄

道士符召溺死人

卷之六

頓悟師

遇吳僧頓悟生死

咸明師

因渡紅悟道坐化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別集目錄 畢

大眼師

用秘法師悟異類

自在師

与邑尉教成妙法

用城記

記像圓清坐化詩

卷之七

馬輔

登第應夢來龍蛇

楚王門客

劉大方夢為門客

盧載

登第夢前髮為僧

白龍翁

鄭內翰夢化為龍

吳夢記

敬翔与朱溫解夢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別集卷第一

西池春遊

侯生春遊過張猛

候誠叔澶州人久寓都下惟以筆耕身給 昔年有
都官與生有世契誠叔得底身百司復從巨位出鎮
復補右武乃授臨江軍市征是時年二十八歲尚未
婚雖謀均通好猶未諧一日友人約遊西池於時小
雨初霽清無纖塵水面翠光花梢紅粉望外樓臺疑
中簫管春意和煦思生其間誠叔與友肩磨迤運步
長橋遠懷一婦人從小青衣獨遊池西舉首望馬
其容甚洽誠叔亦不致念翌日又同友人遊馬步至

紅藥山房鈔本

橋中前婦人復於故處誠叔默念池面遊人多不往
彼婦人獨步而望固可疑將往從之逼友人弗克如
意日西傾將出池門小青衣呼誠叔云主婦遣子書
誠叔急懷之以歸視之乃詩一首也詩云

人間春色多三月

池上風光直萬金

幸有桃源歸去路

如何才子不相尋

復云後日相見於舊地誠叔愛其詩但字體柔弱若
五七歲小童所書又如期而往過於池畔誠叔偷視
乃西子之艷麗飛燕之腰肢笑語輕巧顧視 誠叔
池上復遊西岸誠叔問其姓則云妾姓獨

張家居都北吳日欲遊君子相遇迤邐又還池西

步復以書一封投誠叔云今日有中表親姻約於池

上不得款遊其跡更誤他日誠叔歸視其書亦詩也

詩曰 幾回獨步望波西 自是尋君去路迷

妾已有情君有意

相携同步入桃溪

後日復 相遇乃去翌日大風雨稍霽誠叔 騎去

去泥滓尤甚池門闕閑無人誠叔意思索寞將回有

人呼生回顧乃向青衣女曰今日泥雨道遠不通車

騎有詩與君觀之即詩也

春光入水到底碧

野色隨人是處同

紅藥山房鈔本

不得慙慙頻問妾

吾家祇住杏園東

青衣尋去不復有異日之約生慙慙他日復遊杏不

可見雲平天晚生意愈不足乃回時出池門向青衣

復道誠叔書云妾住桃溪杏園之間花時爛熳無足

可愛或風月佳夕弟妹燕集未始不傾風結相思與

郎遇過父毋兄弟隣里莫得如意異日君出都門當

遂披對馳告一侍者通道妾曲青衣曰君某日出酸

寒門西北去有各園景物異家乃我家也我至日以

俟君於柳陰之下生如期往焉出都門數里果見青

衣同行十餘里青衣指一處花木茂甚青衣進生入

於其中乃酒肆青衣與生共飲青衣曰君且待之娘子以父母兄弟又與官家比隣豈不可至若宜待夜生與青衣徐徐飲以談夜已而顏陽山下居人合戶青衣乃引談往馬高門大第回廊四合若王公家生入一曲室盃皿交輝寶蟻並燃簾垂珠線幕掩輕紅生情意恍惚與姬對飲姬云郊野幽窟不意君子惠然見臨妾居侍下兄弟衆多西善隣未諧良聚今日父母遠遊經月方回兄弟赴親吉席今日之會乃天賜之也命小童舞以侑酒少選青衣報云王夫人來笑迎夫人曰雖處隣里不相見久矣夫人

紅藥山房鈔本

曰知子今日花燭我乃助喜耳生起揖之夫人亦躬飲謝生三人共集水陸並集夜將半王夫人云日月易得會聚尤難玉漏催曉金雞司晨笑語從容更俟他日王夫人乃辭去生乃與姬就枕燈火如畫錦屏雙接玉枕相挨文綃並寢帳紗透燭光彩動人姬肌膚骨秀目麗異香錦衾下覆明玉生不意今日得此雖巫山華胥不足道也生曰詢王夫人何人色秀美如此姬曰彼帝王家也生驚曰安得居此姬曰今未可道他日子自知之耳是夜各盡所懷不久鐘鼓日月難唱寒村姬起謂生曰郎且回恐兄弟歸

隣里起郎且不得歸矣不惟辱於郎且不利於妻居不忘匪薄異日再得侍几席生曰後會可期也姬曰當令青衣往告姬遂生出門生回顧見姬倚門風袂泛泛宛若神仙中人生愈惑百步十顧生猶望馬生婦數日心意惑亂自疑豈其妖也所可驗臂粉仍存香在懷抱後踰月無耗生乃復至相遇之地都迷舊路但民園圓相接翠陰環合乃詢人曰此有獨狐氏居卒皆莫有知者有老叟坐柳陰下抱簾笠生往叩之且道向所遇之實叟曰此妖怪尔生驚叟曰常雖驚異亦不至害人可席地吾將告子叟云此有隋將獨狐將軍之墓即不知果是否下有群狐所聚而去百步有王夫人墓乃梁高祖子之妻耳生覆叟曰彼何知其為恠也叟云向三十年前吾聞此恠多為人妻夫主至有三十載情意深密人或負之亦能報人生曰此恠獨狐之鬼乎叟曰非也獨狐死已數百年安得鬼則乃羣狐耳吾今九十歲矣所見狐之為恠多矣今若此狐能幻歲年少向一田家子年少身姿雅美彼狐與之偶喻歲生一子婦田家夜則乳其子晝則隱去後家人惡之伺其便以刃傷其足乃不復來叟以手撫生背曰子聽之子若不能忘情與之久

紅藥山房鈔本

相遇則已子若中實 不測雖不能賊子之命亦有
淺患耳生曰彼孫也以情而愛人安能為患史曰此
孫吾見之莫如其幾百歲也智意過人逆知先事有
耕者耕壞塚見老孫凭腐棺而觀書耕者擊之而奪
其書字皆不可識經日復失之不知其何書此孫善
吟詩能歌唱伎藝 不能者子過厚彼亦依於人也
但恐子 即報子矣吾見茲孫已七八十年笑不
知吾未生之前為孫又不可知也史亦扶杖而歸生
亦歸所居生日恒思慕其顏色欲再見之有如飢渴
時方盛熱生出息於廳廊下猛見青衣復携書至生
遽起啓封而觀焉乃一詩也其云

紅藥山房鈔本

睽違經月音書斷

君問田翁盡得因

沽酒暗思前古事

鄭生的是賦情人

生見青衣慧麗顏色亦甚佳乃云隨我至室意將為
詩謝姬青衣既入室生則強之青衣拒曰非敢惜也
但如子性不可犯 妾當死矣豈可順君子之意
因一懼而巧言百端生固不聽青衣弱力不能拒生
久之乃去出門謝生曰辱君子愛慕非敢惜也弟恐
後此後不見郎也揮淚而去復回謂生曰郎某日至
某園中北有高陵叢木處子必見姬也生至日至其

所約之處聞不見人時盛暑生乃卧木陰下忽寐既
起則日沉天暗宿鳥投林輕風微發暮色四起驚嘆
欲回念都門已閉俄有人出於林後生視之乃姬也
且喜且問君何捨我久乎姬至一處云此妾之別第
也携生同往姬謝云妾之醜惡君已盡知不敢自匿
故啻再見姬俯首愧謝玉軟花羞羞柔風倦生為之
愴然曰大丈夫生當眠烟卧月占柳怜花眼前長有
奇花手內且將醇醪則吾無憂矣於是高燭促席酌
玉醴獻酬吐盟辭因遂挽松筠近視神鬼是後与姬
晝燕夜寐凡十日姬云君且歸數日妾亦從君遊君
擇一為深院清涼此屋無異類蓋君子居必擇鄰是
夜又置酒不久侍者報云夫人至生益喜三人共坐
生詢云夫人何故居此夫人悲慘吁嗟久方曰妾非
今世人妻朱高祖中子之婦也妾婦人高祖掠地見
妾得為婦生曰某長觀五代史高祖事醜史之疑也
實有之夫人容貌愈愧若無所容久方曰高祖之醜
聲傳千古至於今日妾一人安能獨諱之妾自入宮
最承顧遇妾深抗拒以全端潔高祖性若狼虎順則
偷生逆則達死高祖自言我一日不殺數人則吾目
昏思睡林倦若病高祖病妾侍帝高祖指妾云其王

紅藥山房鈔本

至吾氣絕汝急取之與夫作取家俱勿與之友生
逆物吾誓勿與時友生婦屏外切指婦報友生云大
家已將傳國至與五新婦我等受禍非晚也翌日友
生携白双上殿時帝合目偃臥妻急呼帝云友生將
不利於陛下帝遽起帝亦常致刀於床首時求之不
獲不知何人竊之也帝甚急以銀餅擲友生不帝罵
曰爾與吾父子輒敢為大逆也吾死子亦亡矣帝云
吾殺此賊不早故有今日之禍友生母曰我子乃以
緩步遲爾急逐帝帝大呼求救遽柱而走時帝被單
友生逆斬帝腹腸胃俱墮地帝口含血噴友生盈面
友生乃退帝自以腸胃內腹中久方仆地友生為血
所噴神色都喪乃下殿呼其兵宮中大亂高祖惟用
紫褥裹之友生殺君父死如此友生非天地之所容
也吁高祖本巢賊之餘黨不識 度宮 濁亂
自貽大禍今日思之六陰報也妻親見逼唐昭宗
遷都皇后乳房方數日昭宗親為認請高祖高祖不
從昭宗竟行帝所為他皆類此侍兒進曰異代事言
之令人念恨乃作樂縱酒夜半王夫人去及曉生乃
婦姬復曰子急試第我將往為生幽居數日姬先來
姬裝囊最厚生煖愈溫生久寓都華至起官費用皆

紅藥山房鈔本

姬囊中物姬隨生之官治家嚴肅不喜採雜遇奴婢
亦有禮法棲親族俱有恩愛暇日論議生有不直姬
必折之生所謂為必出姬口雖毫髮必詢於姬所為
無異於人但不見姬理髮組纓裳姬天未明則整髮
結髻人未嘗見三牲五味茶果姬皆食惟不味野物
飲亦不過數盃辭以小戶他皆無異所姬允適生子
不數日輒失之前後七年生甫補官都下有故遊相
國遇建隆孫道士驚曰生面異乎常人生日君何以
言也孫曰凡人之相皆本二儀之正氣高厚之覆今
今子之形正為邪奪陽為陰侵林之微弱唇根浮黑
面青而不瑩形衰而康壯君必為妖孽所惑子若隱
默不覺乎非必至於死也人之所以異於人者善知
性命之重禮義之尊今子知惑異物非知性命者也
感此邪妖非尊禮義者也吾特見之尸臥於空郊矣
生聞其論甚惧但諾以他事不言其實生婦意思不
足姬詰之生對以道士之言姬笑曰妖道士之言烏
足信也我以君思我甚厚不能拒君故子情前姬出
囊中藥令生服後月餘復見孫道士孫驚曰子今日
之容氣清形峻又可怪也生答以服姬之劑若此孫
云妖惑人也吾不知也生一日告姬云吾欲售一藥

紅藥山房鈔本

妻足以代子之勞，姬不唯生，請甚堅。姬曰：「先青衣子嘗犯之，吾以逐之，海外子若售妻，吾亦害之，由是生乃止。生有舅家，南陽甚富，不與會十餘年。生欲往，獨之乃別。姬云：『吾往，不過踰月，子但端居，掩戶。』」姬淚別生曰：「子真無見新而忘故，重利而適義，生至，鄧舅極喜。南陽太守乃生之主，人生見之，太守云：『子久待闕，都下吾此正乏一官，令子補填之。』」太守乃飛章申請，舅暇日詢曰：「汝娶未？」生荅云：「已娶矣。」何氏族姓生則顧舅而言他，舅亦疑矣。他日會其妻，諸生乘醉道其實，舅責生曰：「汝人也，其必於異類乎？」乃為生娶郝氏。

紅藥山房鈔本

氏大族，成結之期，生尤慰意。不久生受鄧之酒，官生乃默遣人持書謝姬，後為書與生云：「士之去就，不可忘義人之反覆，無甚於君。恩雖可負，心安可欺？視盟誓若無有，願神明如等閑。子本窮愁，我令溫暖，子口厭甘肥，生披衣帛，我無負子。子何負我？吾將見子墮死溝中，亦不引手援子。我雖婦人，義須報于生。後官滿，挈其妻治家於汝海，獨出京師，蒙遠出生，被命廣州，抽兵生數日，後忽有僕持書授郝氏，開書乃夫之親筆云：『吾已蒙廣州刺史舉，授此州兵官。汝可大急治行，妻詢其僕云：』生令郝氏自東路洪州來。郝氏

乃貨物市馬而去。生在廣復得郝氏書，乃郝之親筆云：「我久卧病，必死不起。君此來，即可相見，不然乃終天之別。我已遣兄荊州待子，君當由此進來。生自廣急歸，至京不見郝氏。郝氏至廣，不見生，後年似方復聚於京師。生與郝氏大慟，家資蕩盡。一日生與郝氏對坐，有人投書於門，生取觀之，云：『暫施小智，以困二人。』今子之情深，乃可惜之，寥落也。書尾無名，氏生知姬所為也。後一年郝氏死，生亦失官，風埃滿面，衣冠襤褸，有故出宋門，見輕車駕花牛行於道中，有揭簾呼生曰：『子非侯郎乎？』生曰：『然。』姬曰：『吾以妾身從人矣。』

紅藥山房鈔本

子病貧如此，以子昔時之事，我得子，願盡人不能無情，乃以東錢五緡遺生，曰：『我不敢多言，同車乃良人之族也。』千萬珍重。議曰：鬼與異類相半於世，但人不知耳。觀姬之事，一何恠余幼年時見田家婦為物所惑，粧針言笑自若，夜則不與夫共榻，獨卧若切與人語，禁其梳飾，則欲自盡，悲泣不止。其家召老巫治之，巫至則曰：『此為狐所惑。』鄰家犬作媒，乃以柳條却犬，犬伏禁所，又為壇以治婦，少選一狐，嘖於屋後，巫乃為一大輪，婦坐其上，而旋其輪，婦及犬

恐而走百步乃止雖有之惟姬与生之事為如此之極也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一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二

譚意歌 北吳叔才華秀色

熱郎秦醉 子復

譚意哥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喪親流落長沙今
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
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重吾屋
乃召文故不言而去吳日復以財帛賂文遺願稠疊
文告婉卿曰文雖市賤工深荷厚意家平無以為報
不識于欲何番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
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

紅藥山房鈔本

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
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于吳日亦獲厚利無使
其君子家徒受寒飢于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
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方十歲知文與婉
卿之意想語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
能嫁我雖貧寒家所願也 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
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
幼小無人怜救 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憫婉卿日
以百計誘之以珠翠歸其首輕暖披其絺綌足其
口既久益慙若慈母之待嬰兒晨夕浸沒則心自愛

奪情由利還意都忘其初志未及許為擇佳配服清
骨秀髮紺時長菱手纖纖宮腰擗獨步於一時車
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
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
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
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
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讀拂地及未暇對答意
從傍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晏處幕漫天
公大喜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蒔田
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承霜後頻

紅藥山房鈔本

添粉意乃執其公案袂對曰木素秋來也着緋公且
愧且喜眾口喻然稱賞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時
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未
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為
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為之
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
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能敵
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遙望江外相渚間竹
屋茅舍有漁者携雙魚入倚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
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贊美久之他日又從公軒

遊岳麓思抱黃洞望山亭吟詩坐客畢和意為詩以
獻曰 真仙去後已千載 此構危亭四望賒

靈跡几迷三島路 凭高空想五雲車

清猿嘯月千岩曉 古木吟風一徑斜

鶴駕何時還古里 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
也公問所從來意歌以實對公愴然憫意乃告曰意
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
得脫籍為良人箕箒之役雖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
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

紅藥山房鈔本

正字謂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
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
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陟帳垂絲清
風射牖疎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
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
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
贈之以詩曰

才色相逢方得意 風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子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筵

意托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
 婿况室無主禁之婦室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
 後期張曰盟誓之言故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
 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
 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笑見意面既
 久意為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生移歲月羽伏跡潛音問兩絕首春氣
 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鄉聲所見甚多但幽遠之
 人操心左右企望回轉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
 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滿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丈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尚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境得春遊多溪梅墮玉樓
 杏吐紅蓓燕初歸暖鶯已轉對物如舊感事自傷
 或勉為笑語不覺淚吟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
 病不能自食攜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富而
 告困匪自欺若不能遠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
 仰結高義其無馬或倚就微下曲為始終百歲之
 恩沒齒何報難亡若存磨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

反覆其心雖死十鬼三三江楮亦不能 茲詞疊
 上况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現中鬱鬱之意不能
 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為至念也短唱二
 闋固非君子齒牙閒可咏蓋欲據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
 陌尤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客意翠羽空傳
 風前月下花時水盡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

紅藥山房鈔本

處輕車驕馬袂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
 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閣獨自翠蛾○正消黯無言
 自感凭高遠意空寄烟波從來美事因甚天教兩
 處多磨閒懷強笑向新來寬却衣羅似恁他人恠
 憔悴甘心恁為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慘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
 情者莫不嗟嘆張內通慈親之教外為物議之非更
 暮月親以約孫賞殿丞女為姻定問以行媒約素定
 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鴈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
 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為託報意

翰藏意方知為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閣俾
克勤婦道晨昏恭順皇秋告勞自執箕箒三改歲
垂詢有未至固當垂詢遠此見素致我夫園求之
人情似傷傳惡概理亦所不容禁已許君不可
貽咎有義則合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
手微測盟願可欺則不復導推于今已三歲方能
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尚有數百緡當
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耘到銀臥漏復覓簪
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

紅藥山房鈔本

終身休戚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
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於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
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陳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
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美敢竟為
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
地因風寄聲因無他意貴知勤止飲泣為書意緒
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嘆後三年張之妻陳氏謝世湖外
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歸過於南省書理問張
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

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
張之去則掩門戶不惟此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
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治家清肅異
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為古之李住滿女不能
遠過此吾或見張當噴其面而非顧張漸久之召
客飲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于不知吾家
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
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于市詢意之所為
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滿
酒庭宇清肅張固以側意見張意閉戶不出張曰吾

紅藥山房鈔本

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十里之地心固在于子何
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意欺意云子已有室我方
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說我張云吾妻已亡矣
曩者之事君勿復為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于誓
死于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
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為行吉禮然後娶敢
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
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歸京師意治閨門
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
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為命夫妻偕老子孫

繁茂甚焉嗚呼賢哉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二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三

越娘記 夢北楊舜俞改並

錢希白內翰

楊舜俞字才叔西洛人也少苦學頗有才家貧久客都下多依倚顯宦門念鄉人有客蔡其姓者將往省馬舜性尤嗜酒中道於野店乃行居人曰前去乃鳳凰樓坡也其間六十里今日已酉矣其中亦多怪不若宿於此舜俞方乘醉曰何怪之有輟取而去行未二十里則日已西沉四顧昏黑陰風或作愈行愈昏暗不辨道路舜俞酒初醒意甚悔恨亦不知所在馬但信馬而已忽遠境有大光舜俞與其僕望大而去又若行十數里皆荆棘間狐兔呼鳴陰風愈惡方至一家惟茅屋一間四壁閑無鄰里叩戶久方有一婦人出曰某獨此居又屋室隘小無待客之所舜俞曰暮夜昏暗迷失道路矧別無干況但憇馬休僕坐而待旦婦人曰居至貧但恐君子見亦不堪其憂也乃邀舜俞入室了無他物惟土榻而已無烟爨迹視婦人衣裾襤褸燈青而不光若無一意婦人又面壁坐不語舜俞意徘徊不樂乃遣僕在外求薪構火環而坐乃召婦人共大椎托久方就坐熟視乃出世色也臉

紅藥山房鈔本

無鉛華首無珠翠色澤淡薄宛然天真舜俞驚喜問曰子何故居此婦人云妾之始末皆可具道長者留問不敢自匿妾本越州人氏于家初豐足良人作使越地妾見而私慕之從伊歸中國妾乃流落此地舜俞曰子之夫何人也而使子流落如此夫人客處悽愴若不自勝曰妾非今世人乃後唐石少主時人也妾之夫奉會入越取弓矢將妾回良人為偏將死於兵時天下喪亂妾為武人奪而有之武人又兵死妾乃髡髮以泥塗面自壞其形欲窺回故鄉晝伏夜行至此又為群盜賜入古林中執燹補衣數日妾不忍

紅藥山房鈔本

羣盜見欺乃自縊于古木羣盜乃哀而埋之於此不知今自何代止烟水茫茫信耗莫問歟領鄉原目斷平野幽沉久埋之骨何日可回故原舜俞曰當時于試言之曰所言之事皆妾耳目聞見他不知者亦可概見當時自郎官以下棄米皆自負雖公卿亦有菜色聞官中悉衣補完之服所賜士卒之袍袴皆官人為之民間之有妻者十之二三耳兵火飢饉不能自救故不暇畜妻子也穀米未熟則刈且慮為兵掠焉金革之聲日暮盈耳當是時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兄不保弟朝不保暮市里索寞郊垌寂然目斷平野千

里無垌加之疾疫相仍水旱繼至易子而屠有之矣兄弟夫婦又可知也當時人詩云

大內境成羅綺氏 九衢盡踏公卿骨

古語云豈為治世夫美作亂離人復流涕曰今不知是何代也舜俞曰今乃大宋也數聖相承治平日久封疆萬里天下一家四民各有業百官各有職聲教所同莫知紀極南踰交趾北過黑水西越洮川東止海外烟大萬里太平百餘年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遊商坐賈草行露宿悉無所慮百姓但飢而食渴而飲倦而寢飲酒食肉歌詠聖時耳婦人曰今之窮民勝當時之卿相也子知幸乎舜俞愛其誠意固有意焉命僕囊中取箋管作詩為贈意挑之也詩云

紅藥山房鈔本

子是西施國裏人 精神婉麗好腰身

撥開幽壤牡丹種 交見陽和一點春

婦人曰知雅意不可克當其餘款曲即俟他日今夕之言願不及亂復曰妾本孺家稍知書藝至今吟咏亦嘗究懷君子過此室若懸 既無酒醴又無肴饌主禮空疎令人愧腆君子有義不責小禮敢作詩摠幽懷念恨君子無誚焉口占詩曰

欲說當時事 君應不喜聞

軍兵交戰地

骨血踐成塵

兵革當盈耳

高低孰保身

變形歸越國

中道值山人

執役無辭苦

遭欺願喪身

沉魂驚曉月

寒骨怯新春

狐兔為朋友

荆墓即四鄰

君能挈我去

異日得相親

舜俞見詩尤愛其才復曰妾之骨幽埋莫知歲月君他日復回如法安墓羈魂永得依附相對終夕不可以非語犯將曉乃送舜俞出門微笑曰楊郎勿負懸

紅藥山房鈔本

託舜俞行數步回顧人與屋俱不見舜俞神魂恍惚乃復下馬結草聚土記其地而去遊蔡復回乃掘其地深三尺乃得骨一具舜俞以衣裹之致於篋中於都西買高地墓焉其死甚草草作棺衣衾器物車輿之類如法葬後三日舜俞宿於郊中一更後有人歎扉而入舜俞起而視乃越娘也再拜曰妾之朽骨久埋塵土無所告新積有歲時不意君子迂之爽瑣孤魂有依莫知為報視衣服鮮明梳掠麗愈于疇昔舜俞尤喜動于顏色乃自取酒市菓殷對飲是夕宿舜俞處相得懽意終身未已將曉別舜俞曰後夜再

約焉舜俞備酒果待之如期而來酒數行越娘飲躬

曰郎之大恩踵項何報妾有至懇 漬於郎妾既有

安宅往身亦非晚也若再有罪戾又延歲月妾自來

欲別郎也舜俞驚云方與子意如膠漆情若夫妻何

遽言別越娘曰妾之初遇郎不敢以朽敗塵土遽交

君子下體之惟者無他誠恐君子思而惡之也以君

之私我我之愛君何時而竭焉妾乃幽陰之極下君

子至感之陽在妾無損於君有傷此非厚報之德意

也願止濃懽請從此別舜俞作色云吾方睦此安可

議別人之賦情不宜若此越娘見舜俞不諾又宿郎

紅藥山房鈔本

中舜俞忠約自是此夕至矣數月日舜俞卧病越娘

晝隱去夜則來待湯劑且曰君不相惡至有此苦越

娘多泣涕後舜俞稍安一夕越娘曰我本陰物固有

管轄事苟發露永墮幽獄君反欲累之也向之德不

為德矣妾不再至君復取其骨擲之亦無所避乃去

自此杳不再來舜俞日夕望之既久一日至越娘墓

下大慟曰吾不敢他望但復得一見即亡恨矣又大

冥財酌酒拜祝是夕舜俞宿於墓側欲遇之終不可

得舜俞留園中三夕復作詩禱於墓前其詩曰

香魂妖魄日相從

倚玉怜花意正濃

夢覺曲憐天又曉

雨消雲歇陟無踪

舜俞神思都喪寢食不舉惟日飲少酒形體骨立容顏憔悴雖舜俞思念至深而越娘不復再見舜俞時有德于彼念恨至切乃顧彼伐其墓適會有道士過而見之揖舜俞而詢其故舜俞不獲已且道焉道士止其事俾不伐且謂舜俞曰子憾此鬼乎吾為君辱之乃削木為符丹書其上長數尺釘墓罅鏗有聲道士復長嘯甚清遠聞者肅然又命舜俞以碧紗覆而向墓頃之俄見越娘五木披身數卒守而箠撻之越娘號叫少選道會卒吏少止越娘語舜俞曰古之義

紅藥山房鈔本

士莖骨廷神者多矣不聞亂之使反受殃禍者焉今子因其事反圖淫欲我懼罪藏匿不出子則伐吾墓今又困於道者使我荷枷痛被鞭撻血流至足子安忍乎我如知子小人我骨雖在汚泥下不願至此地自貽今日之困涕泣交下舜俞乃再拜道士求改其過而方令去乃不見道士曰幽冥異道人鬼殊途相遇而不利尤損于子凡人之生初歲則陽多而陰少壯年則陰陽相半及老也陽少而陰多陽盡而陰存則死子自壯氣血方剛自甘逐陰純異物耗其氣子之死可立而待儒者不適于理徒讀其書將安用也

舜俞再拜曰茲僕之過也越娘乃僕迂骨於此地今受重禍敢祈赦之道士笑曰子尚有勁情亦須薄越舜俞又拜哀求道士曰與子憫之罪非彼造隨即乃引手出墓上符勁去舜俞欲邀留不顧而行後舜俞非復致念一夕夢中見越娘云子幾陷我蒙君曲換重有故情幽冥之間豈不感戀千萬珍重舜俞亦昌言於人故人多知之迄今人呼為越娘墓有情者多作詩嘲之曰

紅藥山房鈔本

越娘墓下秋風起脫葉紛紛逐流水只如明日墓高原不索霜威損桃李妖魂受賜欲報郎夜夜飛入重城裏出祈千端郎不聽傾心吐肚猶不止仙都道士不知名能用丹書鎮幽鬼楊郎自此方醒然孤鸞獨宿重泉底議曰愚哉舜俞也始以逐骨為德不及於亂豈不美乎既亂之又從而累彼舜俞雖死亦甘感之甚也夫惑死者猶且若是生者從可知也後此為戒焉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三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四

張浩 花下與李氏結婚

張浩字巨源西洛人也蔭補為州正家財巨萬豪於里中甲第壯麗與王公大人伴浩好學年及冠洛中士人多慕其名貴族多與結姻好每拒之曰聲迹晦陋未願婚也第北構園為宴私之所風軒月榭水館雲樓危橋曲檻奇花異草靡所不有日與俊傑士遊宴其間一日與廖山甫閑坐時桃李已芳牡丹未折春意浩蕩步至軒東有方求髮小鬟引一青衣侍立細視乃出世色新月龍眉秋蓮著臉蟲蝶壓髻皓齒

紅藥山房鈔本

排瓊嫩玉生光幽花未飽見浩亦不避浩乃告廖曰僕非好色者今日深不自持魂魄幾喪為之奈何廖曰以君才學門第結婚於此易若反掌浩曰待媒成好當適歲月則我在枯魚肆矣廖曰但患不得之苟得之何晚早為恨君試以言聽之浩乃進揖之女亦飲容致恭浩曰願聞于族望姓氏女曰某乃君之東鄰也家有嚴君無故不得出無緣見君也浩乃知李氏耳曰樊苑幸有隙館欲少備酒穀以接鄰里之權如何女曰某之此來誠欲見君今日幸遇願無及亂即幸也異日倘執箕箒預祭祀之末乃某之志浩曰

若不與還不偕老即平生之樂不知命分如何耳女曰願得一物為信即某之志有所定亦用以取信於父母浩乃解羅帶與之女曰無用也願得一篇親筆即可矣浩喜詢其年月日十三歲乃指未開牡丹為題作詩曰

迎日香苞四五枝 我來恰見未開時

包藏春色獨無語 分付芳心更待誰

碧玉節中藏蜀錦 東吳宮里鎖西施

神功造化有先後 倚檻王孫休怨遲

女閱之益喜曰君真有才者生平在君願君留意乃

紅藥山房鈔本

去浩自茲忽忽如有所失寢食俱廢月餘有尼至蓋常出入浩門者曰李氏致意近以前事託乳母曰父母不幸堅不諾業已許君幸無疑焉至明年牡丹正芳浩開軒賞之獨歎乃剪花數枝使人竊遺李曰去歲花未折遇君於蘭畔今歲花已開而人未合既為夫婦竊洎見亦非亂也如何李復遣尼曰初夏二十日親族中有適人者父母俱去必挈同行我託病不往可於前苑軒中相會也浩大喜嚴潔館宇預備酒醴以俟至望後一日前尼復至曰李氏適君書浩開讀乃詞一首云昨夜賞月堂前頗有所感因成小闕

以寄情郎曲名極相思

日紅疎翠窗晴暖初夏困人天風滋味傷懷盡在
花下風前後約已知君遠心緒盡日懸懸驚夢雨
處清消最苦月甚先圓

至期浩入苑待至不久有紅綢履牆乃李踰而來也
生迎歸館時街鼓聲沉萬動俱息輕搖風珠簾透
月秋水盈盈纖腰嫋嫋解衣就枕羞自成文浩以為
巫山華胥之遇不過此也天將曉青衣復擁李去浩
詩戲曰 華胥佳夢惟聞說 解佩江皋浪得聲

一夕東軒多少事

韓郎虛負竊香名

紅藥山房鈔本

不數月李隨父之官李遠兄為浩曰僕父替回當成
秦晉之約李去二載杳然無耗又浩叔與郡替回謂
浩曰汝年及冠未有室吾為敢生浩不敢拒叔乃與
約孫氏亦大族也方納采問名會李父替回李知浩
以約婚孫李告父母曰兒先以許歸浩父母若更不
諾兒自死而已一夕李不見父母急尋之已在井中
矣使人救之則喘然尚有餘息既甦父曰吾不復拒
汝矣遣人通好浩 孫自李曰自有計一日詣府
陳詞曰某以與浩結姻素定會父赴官洵歸則浩
孫氏因泣下陳浩詩及箋記之賴府尹乃下符召

浩曰爾先約李而復約孫乎浩曰非某本心叔父之
命不敢拒耳尹曰孫未成娶吾為爾作伐復娶李氏
遂判曰

花下相逢已有終身之約道中而止欲率偕老之
心在人情深有所傷於律文亦有所禁宜從先約
可絕後婚

由是浩復娶李氏二人再拜謝府尹歸而成親夫婦
恩愛偕年百年生二子皆登科而矣

王樹

風濤飄入烏衣園

唐王樹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為業一日樹具大

紅藥山房鈔本

船欲之大食國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
墨巨浪走山鯨鯨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
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上於九天大浪既回
舟人如於海底舉舟之人興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
舟破獨樹一板之附又為風濤飄蕩開目則魚怪出
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樹閉目待死
而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嫗皆
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樹
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饑進
食勇穀皆水族月餘樹方平復飲食如故翁曰吾國

者必先見君向以邦為倦未可往今可矣謝諸翁乃引行三里過關闌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逶迤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門闕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服頗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榭即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無統制無拜也榭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勞榭王喜召榭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榭以風清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榭曰見居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王曰此本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

紅藥山房鈔本

王曰有所須但諭乃引去復為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簾櫳間偷視私顧亦無避忌翁一日召榭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況如不失家為德甚厚然萬里一身伶仃孤苦寢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榭答甚善翁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穀米禮助結姻好成親榭細視女俊目狹腰杏臉紺髮軀軀輕欲飛狀恣多態榭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榭翁常目我為主人耶我亦不識者所

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即自知也後常飲燕帷席之間女多淚眼僕人愁眉感榭曰何故女曰恐不久啖到榭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異女曰事由陰數不由人也王召榭宴於寶墨殿罷血陳設具黑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琬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勸酒曰至吾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為異日佳話給美榭為詩曰

紅藥山房鈔本

基業祖來興大船萬里解航慣為客今年歲運頓哀零中道偶然難此兀臣風迅急若追兵十疊雲陰如墨色魚龍吹浪洒面腥全身靈葬魚龍宅陰大連空紫瑞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日光連半海紅驚頭波湧掀天白桅檣倒折海底聞聲若雷遠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君恩雖重賜宴頻無奈旅人自懷惻引領鄉原涕淚零恨不此身生羽翼

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苦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霧宴回各人作此詩女曰末句何相識也榭亦不曉不久海上風和日暖女泣曰君歸有日矣王遣人謂曰君某日當回宜與家人叙別

女置酒但悲泣不能發言而洗嬌花露沾弱柳綠王修
紅愁香消賦瘦樹亦悲感女作別詩曰

從來離會惟憂少 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幃千載恨 夢魂應逐北風飛

又曰我自此不復北渡矣使君見我非今形容且將
憎惡之何暇憐愛我見君亦有疾妬之情今不復北
渡願老死于故鄉此中所有之物郎俱不可持去非
所惜也令侍中取丸靈丹來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
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鏡致死
者臂上以丹安於項以東南艾枝作炷灸之立活此
丹海神秘惜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即不可逾海通有
玉盒併付以繫樹左臂大慟而別王曰吾國無以為
贈取箋作詩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 漂流偶作吾鄉客

從茲相見不復期 萬里風烟雲水隔

樹辭拜王命取飛雲軒來既至乃一烏毡兒于耳命樹
入其中復命取化羽池水洒之其毡乘又召翁姬扶
持樹曰王戒樹曰當削目少息即至君家不爾即墮
大海矣樹合目但聞風聲怒濤既久閉目已至其家
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梁上有雙燕呢喃樹仰視乃知

所止之國燕于國也須臾家人出相勞問俱曰聞為
風濤破舟死矣何故遽歸樹曰獨我附板而生亦不
告所居之國樹惟一子去時方三歲不見乃問家人
曰死已半月矣樹成泣因思靈丹之言命開棺取乃
如法灸之果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之間樹招
之飛集於臂乃取紙細書一絕系於尾云

候到華胥國裏來 王人終日重怜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 淚洒臨風幾百回

來春燕來徑泊樹臂尾有小東取視乃詩也擇有一
絕云 昔日相逢真數合 而今睽遠是生離

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樹深自恨明年亦不來其事流傳眾人口因目樹所
居處為烏衣巷劉禹錫金陵五詠有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即知王樹之事非虛矣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四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五

蔣道傳 蔣道不極蔣道

蔣道

蔣道字勉之晉州人也幼好學多遊東蔡間嘗宿陳寨傳舍中夜有人扣戶云前將軍吳忠上賜道數念中夜又非相謁時也疑慮不應則戶忽然自開有戎衣人年四十餘將免甚料料道急取衣起揖既坐道曰不識將軍自何地來守官於此也將軍忽顏色慘沮久之曰某非今時人焉欲言之切恐驚動長者知足下儒人必有全義有懇煩免侍者非敢遽言一卒自外攜杯皿陳設酒榼道起謝曰行路之人遽蒙見

紅藥山房鈔本

融深為愧陳將軍曰且欲延話

欽道曰將軍

非今之人何代也將軍曰某即唐吳少誠之

姓吳名忠少誠以同姓之故志亦常有戰功尤

加恩遇甚

嘗觀唐書自德順之朝強臣據國

權修守備務深溝壘不進

人死子嗣兄終弟

復天下四分五裂兵少誠據有陳蔡之地

強

威少不如意則縱兵四劫鄰州極被其害道觀察平

原廣

被山帶河以天下之兵不能破其國

據蔡五十年兵強

謀也今卒遇將軍願聞其

詳忠曰當時不從王命者非少誠

也少誠善撫

士平飲食與士卒最下者同卒之有疾者少

命醫治之又親臨存問有死于兵者給其葬財又遇

其遺

人之長亡沒於戰少誠親哭之由是士

卒咸悅爭先為死

敵少誠親執旗鼓以令軍

中故勝多而負少也後陳有劉

有人少誠為

二師據要地由是不得志少誠臨死謂其子元濟

死蔡人以吾之故必師子矣子守吾平日之志慎

勿貪利

於朝廷方今主上明聖毅然敢為將

相和汝若有所為必

破敗吾成業少成乃噬指

出血洒地大言呼元濟云記取此言乃少成死元濟

紅藥山房鈔本

勇而無謀其後鄰郡又請命於朝廷內賊公卿天子

赫怒遣將出師四面而進當時有勸元濟怒力斬言

者官兵壓境元濟遣兵分頭霸據忠是時為前鋒禦

陳師戰沒於此忠之骨正於此堂之西問沉伏數百

年不勝出滯子能救吾骨而出葬之於高原使我有

往生之日則我當厚報之道曰如力可成敢不從教

又飲將至曉忠曰我今與公不得久幸子言曰乃以

白銀數錠金瓶一隻贈道不久乃去道微睹視瓶其

金也重數斤道乃迂入正堂屏西中夜掘地尋深數尺

不見其骨翌日又求之不獲道慮其骨在樞壁之下

乃官之傳舍不敢壞其楹壁乃去道私心為不足一日客京師汴岸東出來門忽有人揖若舊相感並行數步其人曰子憶我乎道曰君面甚熟但不記耳我陳寨中沉骨之靈也向以託子子何負焉道曰求之兩夕不獲乃已恐在楹壁之下以官舍不敢以毀壞乃止其人正在西南楹下君何不旁穴而求之其人云不可託然于無得而受吾白金吾必取之後道卧病凡百不足其所得白金皆非禮用盡後道不復敢過陳寨

骨偶記

勝金死後嫁宋郎

紅藥山房鈔本

胡輔京師人父祖兄弟皆補名在相府選其年登仕途甚眾輔妻生一女曰勝金方十四歲精神宛麗舉動端雅父母勝愛贈于他女一日方與母對食瞥然走入房中切切若與人語言母呼而詢之但笑而不答母固疑焉是夜勝金病中夜又若與人交語母蹊足俯而聽之但莫卜其所言明日即小愈母詰之勝金慚報曰五嬭昨夜來與我作代教我嫁宋二郎乳勝金者七死已數年宋二母但驚憂他日勝金方亦與金同年少時未凡矣判綉急趨入房母連呼之即曰五嬭已將宋二郎來矣由是勝卧疾召巫禁治之百術不愈既久勝金伏

枕晝夜昏昏似睡若聞私語金不食但飲湯劑耳形體但皮骨而已轉側待人或爾起坐召其母曰我近曉宋郎迎我登車有期郎愛我艷粧家人為梳掠既粧成又求新衣催我乃死合家悲泣父母尤甚焉父乃攢其尸於廊外眾攢高下疊疊莫知其數金攢一攢相近就視乃宋氏攢也人皆異之

議曰幽鬼之能為能誠有之矣夫則白晝憑呼人也卒能致人於此一何怪也觀蔣道越娘骨骸勝金之事而君子莫不歎異焉故其存之也

董道

夜行山寺聞怪

紅藥山房鈔本

董道字濟道西洛人好學有俊才因故適沂州夜宿沂境之山寺寺惟一僧是夕陰晦道明燭而坐俄聞笑於窗外步于廊砌或相呼而語者或相殿而泣者復伸手入吾牖又引石擊其門鬼爭物于庵中梟惡鳴於林外而鷄唱而息道通夜不寐明日詢其僧僧云妖鬼物怪極多他僧來此恐懼不能住至有死者惟老僧住此數年始亦甚懼浸久亦無害近有客宿此開戶出溺盡為異物奪去道云獨師能住此師有異術乎僧云無有也但日誦金剛經數卷而已心不懼亦不能為道乃題詩于壁詩云

寺中荆棘老侵雲 惡木猙獰野外村

原上狐狸走白日 水邊魍魎立黃昏

山鬼相呼夜月黑 怪禽惡語向風喧

挑燈倚曉安能寐 一夜驚憂緊閉門

評曰深山窮谷喬林茂草則異物隱伏其間遺之

宿山寺為其驚恐通夕不寐又可怪也

張華相公 用華來柱驗狐精

晉時有客驪御溝岸下夜將半有人切切語言客望之乃一狐坐於華表柱下狐云吾今已百歲矣所聞聞見亦已多矣曰將謁丞相張公華表柱忽發聲云

紅藥山房鈔本

張華相公博物洪慎勿去狐云吾意已決柱曰汝去他日無累老兄狐乃去客為丞相公乃是表親不知相公一日見有若士人者謂張公既坐于論鋒起往佳異語出於義外公歎服私念此乃秀民若居於中豈不聞其名乎此必怪也乃呼吏視之云汝為吾平人津岸東南角華表枯木其人已變色少遲將至公命視之其人惶愧下階抱為老狐竄去客乃出謂公曰向宿于橋旁已聞呖咏不杜封禪之事入火焚燒柱而狐可故化去公曰惟怪知怪惟精知精茲已百餘歲矣焚其柱狐柱之言其怪乃化去也即知狐

故

選

之為怪并今日也

據曰妖魅之變化其詳踰足以惑人自非博物君子孰能知之

薛尚書記 寬十餘年為妖怪

薛尚書為河南刺史罷郡居京善治家且暮必策杖點檢家中一日晨起因至厨中見竈中有妖氣驚然薛怒其費者不減燈火久置於竈中何也進前視之乃則一猧猧子長六七寸前有一小臺盤子方圓尺餘盤食品物皆極小而準備及致燈一盞有一小猧猧對食薛大駭異乃以柱杖刺之猧雖淺而盡其

紅藥山房鈔本

杖終不能及乃命妻子童僕觀之皆莫測其惟猧猧忽使燈致於盤子內以頭項盤而出竈如人行至堂前階上復設燈置盤而食傍若無人薛怯懼乃令子孫出外訪求術士以禳之及出門忽逢一道士乘馬謂薛子曰郎君精神倉卒必有事某適見此宅有妖氣甚厭某平生所學道術以濟急難如有事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請至宅使君端簡出迎妻女等奉拜迎坐於堂中猧猧見道士亦無懼色道士觀貌見若積世深冤今之此來為禍不淺使君與妻子悲泣未請良久道士曰有幸相繼今當為我除之然此物終

當屈死使君子可解釋薛曰幸得無他受屈辱道士曰此猴猴須將臺盤送叶上使君頭上食方去可乎薛不敢為妻子皆曰此是精怪安可上頭願法師別為一計道士曰不然先安盤子放頭上然後令放盤中定可乎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爾無計矣薛又哀祈秦良人道士曰家有厨櫃也子令使君入其中猴猴食其上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櫃中施網經薛入櫃中閉之猴猴即帶臺盤及燈而上又置之而入妻子環繞其旁憂涕泣忽失其道士所在驚驚求覓之須臾猴猴及甚盤燈皆不見開櫃使君亦

紅華山房鈔本

不見舉意端立求之無踪跡遂具喪服至日而葬焉

潭怪錄 道士符召溺死人

潭河韓百祿欲開寸金治若年何決水所注而成池潭水黑而不流中深數十丈每陰風大雨之夜若有入泣聲白晝人亦不敢捕魚一日有道士過謂人曰其下有屈死女子鬼村夫以言抵道士曰子之虛言也道士曰為子見其鬼乃探懷出符謂水中俄有披髮婦人出焉見道士且哀求云妾居此四十年幽沉飢苦尚未得往生道士道汝更有幾年婦人曰十年道士又取符書五年字投水鬼乃再拜其潭數年後

無怪迄今釣魚者住焉

鬼籍記 竹符圖記鬼姓名

張副極 天聖年有野人探禹穴新書得尚書竹符云三年禹至大陸水惡上溺泛艱彌漫莫得灌渙波走沙泥炭谷迂洗碗穴上下推葉林叢遠近皆熱安民失安禹命除伯馭蛟于海窟鬼於山皆丹書篆字籍鬼勿名石覆之慶曆二年祖萊山東峰石工鑿石大灰以絡衣食他日至一異處氣象凄冷嘉谷皆晦一方鑿石腦為穴鬼嘯穴中鳥鳴木梢俄而羣鬼出焉共擊石工工走十里方脫焉工竟死於家茲後鬼之

紅華山房鈔本

怪蔓行數十里為後漸少無弗敢釣於溪民不得推于山他日道者謂人曰茲養命乃何鬼怪之所也民異道者之言共謂禱道士曰吾為汝等去之道者深升山逐穴視篆石乎焉修然羣怪旅後於穴既久復以石覆穴其後乃絕

議曰堯九年水五行無序萬靈失二遠邇沒着至於昏墊怪異物雜居民國兩治命治水窟鬼於陰山之下驅異物於四海之外水復故而民治工既發其穴而竟能害工故峰而傳之後有好事者能為我廣其志

法師名頓悟姓蔡趙州人也師二十喪妻日號泣有
老僧詣門求齋師曰吾才有喪日夜號泣幾不可活
子何故求齋也僧曰生與死之恨死者生之恨生死
存亡徒先後耳余知之矣不復悲矣師曰夫婦之私
死生共處義均一體烏不得悲僧平生有耳目手足
相為用而成一體汝一旦寸恙不續則分散在地不
相為用況他人乎師乃豁然頓悟曰名利得喪足以
伐吾之真宰愛惡嗜欲足以亂吾之真性其生如寄
其死如歸乃作禮願役左右僧乃為師立法名曰頓
悟為師剃度後因南去往江州東林一日知郡王郎
中謂師曰修行子要往天去如何師云會得東來意
即是西歸意太守云何人會得師云好日法會得太
守曰雲之門坦然明白師之門不密主人師云吾家
門戶無關閉入得門時恰似王太守知師異人待以
殊禮師遂辭寺衆入廣山結庵而坐不久師坐而化
乃留詩於壁詩云

精神若還天 肉骨又還土 上下都還了
此身元是主 惟有一點雲 不散還不聚

雖然却還來 未脫尋常母 若更善修日

西方是吾祖

評曰釋氏之學其來尚矣或者性根通純終身无所不得今觀頓悟師因一言半句即悟至理因不俾歟

成明師 因渡和悟道生化

師名成明姓馬洪州人也以通經得度年七十與師登舟謂師曰請師之行舟師笑曰此有人成明曰我聞六祖言師度得弟子弟子度師不得師喜知成明異於衆成明一日別師詩云

劫大境成烈燭域 煎然無計極衆生

請師少念清涼境 此是西天第一程

大眼師 用秘法師悟異類

大眼師趙州蕭山邑人幼而不為童子士多忽坐而言既落髮則雲遊天下自言晝夜不寐不知師之異熙寧二年遊京師謁慈惠寺士君子言有知師者推與進士石堅為往還友師一日與堅遊西池時士女和會簫鼓間作民物懷遠往來堅與師並坐池上堅久而目顧衣冠破弊仰面吐氣師云春時佳景池上風烟衆人皆樂子獨嘆何也堅曰我十歲親友二

紅藥山房鈔本

英俊並遊中間不意家禍繼至資產殆盡求試有司無所成就孑然一身孤苦無以自立某人所舉不能加吾之上而高顯士進某久俟不能先衆而肥衣輕師反顧笑云不意子之愚至於此也孔子孟子之師也聖智泰乎天地位不踰陪臣卒為旅人身後之名則與三皇五帝均矣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修其常以待其終此士之分也士之耻衣衾之薄未足與義此在于術內而子弗悟况他人師乃邀飲於市既暮謂曰子他日復過吾將令子知終身舉世休咎乃散去堅擇日沐浴見師乃留堅宿且曰人之出入死生亦如天之五行四時循環不絕故釋氏以生死為輪迴焉人之為人獸之為畜為虫為鳥為禽各有因以至於若是也人之為人以數世則皆富貴由命或大貴者是也或才以人或一兩世者首則人焉其足或手也異須矣但世人不知也非正慧眼莫之見吾常極九天秘法用五明水洗目即皆見世人之異同子能從吾吾當令子見也師告行堅送至隨州師云吾將入深山茂林之域無人與虎豹羆鹿為友子不可從焉吾許子知輪迴死生道嘗令子一見也乃以九天秘法視之又令以五明水洗目翌日命堅

紅藥山房鈔本

出遊於市見判吏而下皆無異焉惟一主簿人身而虎足環視市人人首而異物足者十之八九復見一女人抱一子雞手足而衣小兒之衣過東市小巷三鬼躍跳隨一人入于宅一鬼相隨而入一鬼坐於門堅迤邐而還見師云累於師言聖云彼主簿人身而一虎足何也師云彼三世為人矣來哉方脫虎足堅云人之首異物足或牛或馬或犛或鹿或鹿或熊何也師云皆宿根之造作乃前世事不可卒道亦若農之植也穀則穀麥則生麥焉苗之秀有不幸而枯病而死非天地之不均乃其根有惡害之也人亦由是

紅藥山房鈔本

也堅云女人抱子而雞身何也師云今人生子不數年輒失之彼固未習過惡凡異類之有一善亦皆有報焉教中言暫主托化乃暫得生於善死又歸之類也堅曰二鬼逐人何也師云彼人將死之一鬼入其室召其魂一鬼守其門防家鬼之入殺也堅云我恐入輪迴中迷其性守其路則轉為異物幸師一決少教塵骸師云道由道也坦然可履由是之焉可以至都華見衣冠之盛宮闈之美仁義之善不入於是自入於荆榛蹶而且斃為行道有義也非道之罪也師云此外人非子可知也叔大方高業根益着宜求念

清源擬撰煩懣亦至善也為詩別聖詩云

心如一片苗 是苗皆可植

莫種亦堆培 莫容荆與棘

乃入隨山今不復見矣

自在師 與邑尉教陳妙法

師名自在姓王京師人皇祐年落髮住封丘村寺性慵不僧寺宇莫穢堆積人笑則去吾能僧心不能修身善能修心不能掃地不修齋供佛持齋嚴由是不為鄉人語言一日邑尉証下訟宿於寺責師不恭立師庭下將罪師師云吾家教常如是尉曰何以言之

紅藥山房鈔本

師云其高下均其貧富等其貴賤夷其去就平其內外直其趨向故師常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尉知師異焉乃証之上坐尉曰師言似有道者何不修治廊宇完補佛室使俗子弟向乎師云吾能治內性而不能治內宇能修天堂不能修佛堂今有人性原積穢靈臺光被雖構天大之閣縱如雲之殿且將無益焉尉乃起再拜師復為尉敷演百種妙法翌日尉去師題詩於壁奄然坐亡焉其詩云

邑尉非常氣勢豪 因談真教反稱褒

吾家微密皆彰露 又往西天去一遭

漢川杜默

法師名國清姓高住提章州用城村院師為人寡言語尤不曉禪臘默坐草堂間諸齋則辭不能蹤往但飲食而已亦不誦經又無歌讚亦不覺號級之類村民多鄙之亦為鄰僧之所嘲諸師亦顧自是民不召師師惟布衣亦求化民間一日師別鄰僧泊里人曰我明日舍去又擾于等故來一相別人亦不深信民日師奄然端立而化去遠近皆往觀焉有祝師者云人皆坐而化詩獨立將以比異于衆乎師乃復坐而

紅藥山房鈔本

化焉三日後眼出息曰吾兄來省吾欲見之留少語與之則終天之別也兄果入門鄰僧有常所惡師者謂師曰師平生未嘗齋經亦不能誦何緣有此善事師有法言令對大眾可少留千百之妙一言以清俗耳以消塵累師云于所誦結穢之言何也于試學之僧云蓮花不著水心清淨又云無漏果圓成佛道此皆結齋數人也師謂僧曰如蓮花不著水其義如何僧云蓮花顏殊異花中之貴者也故佛行步則蓮花自生坐則蓮花中者也師曰非也夫蓮生於水中而不著乎水人生於塵不染於塵此其喻世師又云泄

漏果圓如何僧云人之修行貴有終始則中道廢墮即其果未成也師云亦非也夫無漏然後有果焉漏如器之漏則不能載物屋之漏則不可居天之漏則淫雨晦泄害及梁或地之漏則水脈泛溢不循故道人漏若目之漏視鼻之漏嗅耳之漏聽口之漏味心之漏想性之漏欲目之漏於五色心之漏於妄想鼻之漏於美香耳之漏於好音口之漏於佳味性之漏於愛欲收其目則內視回其耳則反聽塞其鼻則無香平其口則無味焚其心則無想茅其性則不流天地之漏有時焉其功自成人之漏無時焉其身乃壞無漏之義如此而已僧復云師平生未嘗齋戒則常住所收他日有餘糧師曰佛之所以立教之本祥修行于既云變易其衣一褊一鉢一食一粥皆吾佛清儉之意欲學者修心善皆入於寂滅虛淡中也子之所言非佛之心後世傳教之誤也子少一食無益於要多一食無害於善夫齋為治心之一法耳清源本正釋子之先行也師大開說百千至妙之道無上至理之門僧乃作禮焉師乃收足敷坐奄然化去其真身仍存院中向惟茅堂數間而已因師民竟捨財今廬廊大殿周環百楹壯哉

紅藥山房鈔本

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七

馬輔 登第應奉來龍蛇

天聖年中馬輔將御試夢乘龍飛去自惟以為吉兆是年殿下大舉又過省中夕再夢乘一巨蛇而飛去於空其去甚疾輔憂慮謂人曰吾向夢跨龍跨龍猶不利今乘蛇固可知也洎宸廷唱第先呼龍起次呼蛇起又呼馬輔三人相連而不相間異哉人之責也夢先見於數年之前

楚王門客 劉大方夢為門客

劉大方雖州昌都邑人也少有豪氣落筆句意遒健

紅藥山房鈔本

人所嘆服尤嗜酒山醪不顧廉恥人所不為者亦為之由是士君子不與為交待罪竄身海上嗜飲亦成一日晚醉野店既醉臨流浣足一輕舟自水外來疾若過馬舟人厲聲呼大方姓名曰來日大楚王召于大方亦愕然洎歸中夜後大方心痛急吐納且綿綿若不可救者後兩日方醒自言中夜見介冑吏甚偉曰王召于我欲拒則已為引去至一小山即有宮殿臺閣遂令大方坐室入報久不出大方顧守室兵曰王何所之遺客於此久也兵云王與要離方擊劍大方謂兵曰王何姓也兵曰子儒者還不知有有

西楚霸王乎大方悟楚王項羽也少選中門開侍從雲集中有一人長幾盈丈兵曰此吾主也有朱衣吏引大方拜塔上王亦答之半跪坐大方偷視王面色黝赤如紫長眉方口目若明水而加圓顧視若熊虎王曰居處荒僻不合奉選報有少意當免視聽未欲便煩侍者更俟少選王命進酒俄至盤交錯品畢集聲樂作於堂下王與大方巨觥獻酬不醉終日不醉王喜曰君真吾儔也是也王又宴大方於他室王謂大方曰余之失意居此幾年近聖鄰國李王故姬為妃吾乘醉歌之為其所訴王者見罪以文樹吾受乃濡毫謂曰

籍東吳編戶將門遺

之鹿走則萬國以

議爭不意籍不先臨官內倏然劍磨鏗

膏大孽既去餘奸悉自謂四海盡歸掌握天下可以指揮大勢難留已失門中之望天心不祐卒忘垓下之師宣戰死于烏江恥獨回于吳土斯民

紅藥山房鈔本

愛惜廟設存焉近因娶妃反招罪戾非心之故造遣乃狂藥之醉人如蒙貸赦全賴仙慈起仰克痊不勝感殊

王見喜云正合吾意命書吏速寫奏進王於是大方促席間坐玉笋交飛有絳衣姬色甚艷治大方數目之陰以手引其衣復以餘觴贈姬王大怒命武士引大方坐砌下曰是何狂生輒敢無禮吾之侍者意欲窺圖我今殺汝矣絳衣姬曰事本已又欲故為罪安可解也王叱姬曰汝愛此狂奴乎何庇救也王愈怒聲如聞虎大方方乘酒氣亦壯可知以理奪大言

紅藥山房鈔本

曰昔楚襄王好夜飲風滅燭客有引姬衣者美人斷其纓而請於王曰有人引妾衣妾以斷其纓明燭見斷纓乃得引妾衣者王曰飲人以狂藥責人以正禮是不可奈何罇酒之間而責人乎王命坐客俱斷纓然後明燭史氏書此為千古之美話何襄王之大度量客也如此王召我來作奏上道未免罪咎我以酒我為酒所醉既醉悞罵非故也而凌辱壯士王乃妾人也楚王愧報自下砌引大方上堂曰吾生長於兵無聞正義復置酒高會王曰子言漢所以得吾所以失吾將知過焉大方曰王之失有十焉王之不主

關中其失一也王之鴻門不殺沛公其失二也王之信陵逐去范增其失三也王之不陽攻秦其失四也王之不仗仁義其失五也王之專任暴虐其失六也王之得地不封其功其失七也王之殺義帝其失八也王之聽漢計而割鴻溝其失九也王之不養銳以待時回兵力爭其失十也王喜曰子之所言皆謀之不敏王曰異日項子居門下可乎大方對以親老家

紅藥山布衣

遠身居異地未敢奉許王曰兼子陽壽未終候于還鄉方去奉召大方曰敢不從命王命速送大方回仍遣絳衣姬送大方臨水登舟姬笑曰後期非遠千萬

其詩詠海云

沈元初一判 天地此居蓬 今古乾坤腹

朝昏日月家 潮疑包地盡 勢欲極天涯

誓斬鯨鯢輩 臨風按劍鉅

咏泰山詩

萬古春之主 羣山孰可曹 都因敦厚大

不是嶮峻高 頂觀天地德 振望野 牢

坎離分背面 日月轉周還 仙館鸞翔舞

神亭鬼夜號 雲來諸夏雨 風去百川濤

東渭藏陰重 西秦抱勢豪 龍蛇窟穴

草木立毫毛 陝谷三升土 黃河五尺壕

誓登臨日觀 直下釣靈螭

病虎行歌

海北愁雲無縱裂 風如追兵雪如撒 良音老虎病

無力百尺泉源都凍絕 山中牛羊竟不來 牙爪

傷飢渴萬里兵刃色 慘慘瘴瘴處 鹿得豺狼悅 安得

紅藥山布衣

肉食復如初 平地紛紛羽毛血 一吼千年百日寒

羣獸出憂心 骨折如今纏病末 能與長戈硬弩無

相殺世上青山不敢生 青山盡是狐狸穴

議曰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威德容貌若愚 大方之

才亦可愛 實不克負荷 竟殘其軀 破其美名 不得

齒士君子則非他人之所註誤乃自取之也悲夫

盧載 登第夢前製為偈

盧載始就御試夢至一處若公府載遊其中堂上有

紫衣人范素而坐詢公過于非盧某乎公曰然揖公

升階問坐其人曰公今削髮為僧公曰某已遇者次

弟失謁節登仕路不願為僧家吏已引公下吏執其
蓋公之髮公大呼不伏案衣止之曰公即不欲留其
髮既覺公驚疑乃求有識者解其夢有友人王生謂
公曰其應主吉公詰其故曰去髮其頭銜已異矣不
去髮發亦不落之義也公果然登第

白龍翁 鄭內翰夢化為龍

鄭內翰辦未貴時常病瘧疾數日未愈甚困俄夢至
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病甚倦煩
熱思得涼冷以清其肌吏云以為公澡浴久矣吏導
公至一室中有小方池闊數尺甃以明玉水光艷艷

紅藥山房鈔本

以水測之清冷可愛公乃坐甃上引水濯身俄視兩
臂已生白鱗視其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玉
龍池也惜乎公不入水入其水公當大貴但露酒而
已不知貴也幸而公自是白龍翁雖貴終不至一品
也公乃覺少選即汗出後登第為天下第一公為詩
戲友人詩曰

文開數載作元鋒 變化須知自古同

露應一聲從地起 到頭須是白龍翁

鄭公平日以文章擅名天下終有望登庸議者頗惜

異夢記 敬翔與朱溫解夢

朱高祖初名溫從以功加封節度使兼四鎮令公如
汴天下高燭既寢驚中鬼聲甚惡若不救者左右使
共扶重大方清醒夢左右嘆嗟侍者謂曰何故而驚
屢也高祖曰吾適夢中所見甚怪不可卒語乃起坐
後且召敬翔而問焉曰吾既寐一若帝時升廳據按
決事有一錦衣金帶吏自外入白吾曰有界吏來奉
見未久有一人金冠而翠纓束衣綠履立於庭下錦
衣吏抗聲曰天下城隍土地主周厚德恭拜真人再
拜乃去少頃有一僧牽一驢來曰貧僧專來請令公
齋其僧升廳與吾對坐吾夢中私念吾已建節作貴
矣又居重地掌握精兵十五萬而一僧敢召吾也吾
乃謂僧曰爾何敢率易而請吾也其僧曰今日事又
安得由令公哉乃起而引吾衣曰便請行吾意大起
欲呼左右擒僧則為僧引下階吾意曰若然當召驍
而去僧曰不用自有乘騎乃抱吾上一驢驢甚劣意
似面而去驢行甚速不久至一上臺隆隆然吾在臺
乘驢坐於臺上而僧曰令公且坐貧道去取齋食吾
意尤不樂去而其僧不至俄有狻猊百餘人四面而
來升臺引吾衣而與吾體吾大怒連臂擊之方聞副
吾怒益張而揮臂猶擊吾或一臂隨地吾大呼不覺

紅藥山房鈔本

睡覺吾猶引手攔臂方知臂存焉而顧左右待曉召
 子而告以吾察之必非吉兆每出兵尚忌見乎婦人
 僧人輩乘驢墮臂之理實非美事子意如何翔僂首
 少傾起而再拜曰此乃大吉神明先告是以翔拜賀
 也高祖曰何以言之請子急解而明我翔曰錦衣吏
 衣錦還鄉榮之極也廳下吏尚錦衣即公之貴不言
 可知也天下城隍土地來奉令公合為天下城隍地
 土也僧乃是喜門中人抱令公升驢者登位也南去
 土臺上者高處而南稱尊像猿猴之來天下諸侯必
 與公爭戰方聞而墮臂者獨權天下也高祖起傾敬
 翔曰若如公言不敢相忘交你措大作宰相由是高
 祖益有覲覲大器之意翌日通昭宗遂都竟有望友
 之禍焉悲矣

紅藥山布錦本

上

甲戌孟夏友人收得青瑣高議下冊乃後集十卷完
 具者先以書名告余曰曰為何時鈔本友人云諸墨
 古紙是為前明鈔本因遣足取之手校于臨馬張頭
 卷本鈔實有勝是者且疑張載鈔本亦出是前明鈔
 鈔本特將時時又多一番脫誤校以耳書以最先者
 為佳信然 漢翁

所以舊鈔本履松至再可云精審而有朱墨兩筆校
 字亦悉標記其不標記者皆舊鈔本字而非由校改
 也朱墨校殊不足信茲就其文理優者標記之俟讀
 者領會之新可耳原本多方格開疑字案文或以無
 關不知所據云何古書無舊刻但從鈔本作證究亦
 可應定也此本雖止後集一種然可獲良多不僅在
 補闕數味也不難見之書見非一本殊自幸耳

此剪燈新語之前著也如此理部而能傳後世事固
有不可解者古人仰屋梁著書莫一字之傳於後而
不可得者豈少哉漁洋山人跋

素此跋乃松崖先生所錄余嘗其筆跡乃梁少年
時所書後翁記

說部舊本難得如青瑣高議世鮮傳者各藏元
妙觀前冷攤獲此並格綿紙舊鈔本卷尾有正德
年間鈔錄字且為松崖先生藏本惜已歸友人
處逆借歸分手錄之此別集乃又一人鈔之復舊

青瑣高議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皆
著錄亦皆不云誰作趙與峕賓退錄稱為劉斧青
瑣高議當必親見其標題前有孫副樞序不稱名
而舉其官他書亦無此例其為里巷俗書可知也
所紀皆宋時怪異事蹟及諸雜傳記多乖雅馴每
條下各為七字標目如張乖崖明斷分財同處士
磨鏡題詩之類尤近於傳奇間有稱議曰者寥寥
數言亦多陳腐讀書志稱其詞意鄙淺良非輕詆
公武所錄作十八卷宋史藝文志亦同此本乃多
兩卷或坊賈傳刻又有所竄入歟蔡條鐵圍山叢
談稱所載孫勔射龜被追見韓琦為紫府真人事
其說不謬然稱為青瑣小說或又其別名也孫勔
事魏公別錄魏公家傳皆載之周輝清波雜志又
考其同異謂當以家傳為正其所引王老志別一
說卽蔡條語夫韓琦名德何必死作閻羅王乃足
取重斧作小說侈談神怪可矣士大夫以為實事
而記於家傳別錄好事者又校正其異同相率說
夢不亦俱乎

雲齋廣錄九卷

〔宋〕李獻民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

央書店排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齋廣錄

八卷後集一卷》提要

著者略歷

雲齋廣錄八卷後集一卷宋李獻民撰。趙鼎所得。影宋鈔本也。乙亥後取而讀之。魯魚亥豕具灼然。可見者。雖手是正。後之讀者。得少省力。是其志也。按獻民字彥文。延津人。其書。宋武宗書志。陳振孫書錄題。均有著錄。均稱十卷。分九門。今此冊。祇存五卷。分六門。首士林清話。次詩話。錄宋徽宗新說。次煙情。新說。次奇異。新說。次神仙。折說。宋徽宗新說。並與四庫書目提要。小說家類。卷目二合。書中所載。皆一時點異。雖事無居。無得此讀之。非快人快事乎。

二十四年十一月周山廬稿

雲齋廣錄序

夫小說之行世也多矣。國朝楊文公以談苑行。歐陽文忠公亦以歸田錄行。其次則存中之筆談。師聃之雜記。類皆撫一時之事。書之簡冊。用傳于世。此亦古人多愛不忍之義也。其論次有紀。辭事相稱。品章不紊。非良史之才。曷以臻此哉。如僕者。寡學陋儒。誠不敢議其髣髴。然嘗觀唐史藝文志。至有甘澤謠。松窗錄。雲溪友議。戎幕閑談之類。敘述遺事。亦見採於當時。僕雖不揆。庶可跋而及也。故嘗接士大夫緒餘之論。得清新奇異之事頗多。今編而成集。用廣其傳。以資談讌。覽者無誚焉。政和

元年 雲齋廣錄序
辛卯五月八日。廩延李獻民彥文序。

二

雲齋廣錄目錄

卷一

士壯情話	一
陳文惠公	一
王內翰	二
趙賓學	二
呂許公	三
晏獻公	三
龐永田	三
陳恭公	三
范文正公	四
王平甫	四

雲齋廣錄目錄

卷二

郭延卿	五
張俞	六
石曼卿	七
詩話錄	九
王荆公	九
陳惠公	九
李學士	一〇
馮參政	一〇
唐御史	一〇

卷三

呂狀元	一一
曹判州	一一
蘇內翰	一二
宋尚書	一二
王元澤	一三
鄭穀夫	一三
洪范	一四
周式	一四
楊軒	一五
白吳	一五
詩話錄	一七
錢待制	一七

卷五

靈怪新說	二三
嘉林居士	二三
甘陵異事	二五
歷情新說上	二九
西蜀異遇	二九
丁生佳夢	三七

卷六

歷情新說下	四一
四和香	四一
雙仇記	四五

雲齋廣錄目錄

卷四

李元卿	一七
杜默	一七
寒亭	一八
侯穆	一八
梅聖俞	一九
程昂	一九
臧謀	二〇
楊萬里	二〇
方子通	二〇
留仲殊	二一
道士姚太虛	二一
高氏	二二

卷七

王魁歌（井引）	四九
奇異新說	五三
錢塘異夢	五三
玉尺記	五六
無鬼論	五七
豐山廟	六三

卷八

神仙新說	六七
華陽仙別七	六七
華陽仙別下	七二
居士遇仙	七七

三

卷九

盈傳 八
寄盈盈歌 八六

四

三

內翰王禹偁。性剛簡傲物。嘗對僚屬曰。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當時盛傳此語。未幾公坐罪。貶爲解州團練使。意甚不樂。一日。從太守赴生辰行香。見一人衣紫袍。貌甚端麗。舉止可觀。稟笏而立於佛殿之側。公意謂官資崇重。未敢遽處其上。因問其官品。其人故板曰。某即可知也。公不論其言。而詰其何謂可知。其人口。舍人嘗言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奉職。即是可知也。公爲之憮然。聞者莫不發笑。

趙密學

趙密學諱高。字公才。元祐初。出帥延安。後歲餘。公忽染疾。數月方愈。復起視事。一日至辰已間。乃謂一廳吏曰。汝俟午時。速當來報。頃之吏報曰。時已午矣。遂命左右取公裳服之。乃秉笏正身。端坐於府。若有所待。復謂其吏曰。汝出望北方。有紫雲至。亦當來報。吏出望數四。未有所覩。公令再望之。果有紫雲自北而來。將臨公署。吏乃急報曰。雲已至矣。公乃離坐。即薨於室。蓋朝庭股肱之臣。山崩而後生。則其死也。曷得無異焉。

呂許公

馬尚書亮以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尙爲布衣。方侍父罷江外縣令。亦在淮南。上書求見。尙書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

晏獻公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廬已席上。見晏獻公殊。晏公。盧已堦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奉禮他日極貴。但老夫老矣。不及見子爲相也。晏公後果至宰執。

龐丞相

見英公諱守哲。州。龐寺丞。爲司理參軍。英公常曰。龐司理貴人也。異日達過於我。既而英公止爲使相。龐至真子。

陳恭公

三

雲齋廣錄 卷一

廬延李獻民彥文撰

士林清話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堯佐。閬州人。諫議大夫省華之子也。與其兄堯叟俱位至宰相。初諫議退居於家。惠公兄弟皆在侍下。有賓客則衣金紫立於左右。天下以爲榮。惠公弟堯咨尤精強矢。天下謂神射。自號小山。基祥侍中。守荆南。其母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名藩。有何異効。堯咨曰。荆州路當衝要。郊勞宴餞。殆無虛日。然稍精弓矢。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以忠孝裨補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王內翰

馬尚書亮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山光祿寺丞經過。尚書一見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子出拜之。曰。他日必在陶鑄之下。恭公始不敢當。既而果兩爲元輔。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少時極貧。依睦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至。告曰。吾平生得煉水銀法。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煉成白銀一斤餘。封識內文正懷中。文正方欲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之曰。汝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王平甫

王平甫以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技甚衆。題其宮曰靈芝。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美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矣。且令復回。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以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聲鐘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疾卒。其家哭訴之曰。君嘗夢遊靈芝宮。其信乎。當以兆告我。是夕其妻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之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宮殿中有題曰樂天之院。樂天自爲詩以誌其事。與此夢實相似。蓋二人皆天才秀逸。則精神所寓。必有異者。又二年。太常丞曾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如何。但見平甫笑而不止。傍一人謂曰。平甫已列仙宮矣。其樂非處世之比也。阜方喜而寤。然則靈芝之夢。果然無疑矣。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少與張文定。呂文簡公遊。累舉不第。

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不樂仕宦。隱於洛城外。其園亭栽花竹以居。足跡未始及城市。至是年餘八十一日。文僖公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餘。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姓氏。洛下士族多延卿。未嘗出謁。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皆疎爽開明。語言可聽。延卿曰。某之所居。固罕有到者。而前後接人。亦無若數君。老夫其慙。願少留對花小酌。於是陶樽仿葉。蒞而進。文僖愛其野逸。遂同酌久之。日向晚。有吏報中牌。而府史牙兵列於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遽指告曰。延卿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意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無忤。又引數盃。延卿之禮數及杯盤。皆無加。似前談笑自若。日暮。文僖辭歸。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張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謂僚佐曰。斯人川之。便可作正言司諫。不川之。則巖谷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於世。

石曼卿

石延年。字曼卿。康定三年。以殿中丞卒于京師。曼卿歌詩筆札。皆極其妙。時參政范文正公嘗以文祭之。其辭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吾人爲哀。曼卿之華。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忘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今如生。希闊之心。必爲神明。其爲名臣所重如此。

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盛傳之。

李學士

皇祐三年三月中。後苑生雙竹。宣宰臣兩制觀瑞竹賦詩。知制誥李絳有日同龍並影。風過風聯聲之句。衆嗟賞者久之。絳平生長於篇什。後和致仕仕衍田公詩云。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天下稱之。

馮參政

參知政事馮京。慶曆八年秋。鄂州首領鄉薦。即日赴闕。以俟春試。北至大江。風濤洶湧。衆不敢臨岸。公特令整棹。逆然升舟。傾危之甚。殆於就沒。愛懼終日。方濟北岸。舟人曰。君行之速。幾累我等。異日過此。君宜慎焉。公至來春。名魁南省。及奏賦宸廷。爲天下第一。公受恩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移刻已濟岸矣。公乃題詩於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

唐御史

御史唐介。一日絮家渡淮。至中流。忽有大風。波濤澎湃。舟人甚恐。以爲不免。歸魚鼈矣。公乃朗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在風波。日暮舟濟南岸。衆乃欣然。以謂復生。公因憩於旅亭。遂繼其詩云。舟楫顛危甚。驚濤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蓋情動於中而形之言。其詩無諂。可以感格神明。故得免禍。

呂狀元

景祐五年春。廷試進士。以龍化爲鵬爲詩題。狀元呂溱詩云。九霄離海嶠。一宿過天池。議者曰。此詩意有當爲第一人。

曹封州

太子中舍曹觀。皇祐年守封州日。爲僮僮所害。臨死不屈。幾爲具狀。忠義之節。世所共聞。其後有士大夫贈詩者甚衆。僅及千首。惟元絳厚之一篇最爲奇絕。無復有繼焉。近得從事郎李擇思中詩一首。方與厚之才氣相敵矣。今錄二公

雲齋廣錄 卷二

詩話錄

王荊公

王荊公初罷相。判金陵。有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按全集本作向私榮祿。備藩臣。芙蓉堂下流秋水。聊。按全集本作且。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相。遂乞宮觀。以會覽觀。使居於鍾山。又有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江湖波瀾。按全集本作五湖。煙水替風塵。只同龜雁爲閑侶。按全集本作祇將龜雁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此蓋不以爲守也。而前詩尚有所累耳。

陳惠公

陳文惠公薨。休居鄉下。尤好篇詠。時宰相張士遜判西京。月嘗以洛下姚黃魏紫及酒遺之。公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

詩於後。

元厚之

轉戰譙門日再哺。空拳猶自冒戈鉞。身垂虎口方安坐。命棄鳩毛更疾呼。柱下某卿存斷節。袴閑梓自得遺孤。可憐三尺英雄氣。不愧西山士大夫。

李思中

賊壯兵孤衆膽驚。忠臣此日見專城。負君罪大寧如死。守土誠堅不問生。細國寸心無愧。呼天洪氣幾時平。潯浚多少英雄淚。千古封紅不斷聲。

蘇內翰

蘇內翰易簡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日。年未及強仕。而其心悒鬱。有不勝閑冷之歎。鄧州有一老僧。獨處郊寺。頗通儒典。亦時時爲詩。有可觀者。蘇公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未幾而卒。蓋大臣出處亦事之常。蘇公一出。遠有憔悴之言。無異乎賈誼之在長沙。爲賦以自悼。非特數之使然。亦其志不能自廣爾。

宋尚書

工部尚書宋祁。與其兄樞密使祁。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爲二宋。以比二陸。祁守蜀日。嘗有詩三百首。名曰恨世。其初有詩云。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後竟不入兩地。愁憤而薨。人以爲詩識。

王元澤

王元澤少時嘗吟白紵行。有云。苦心莫厭做樂多。請看雲間日西入。當時議者以謂美則美矣。然日之西入。光景無多。意所予識。後元澤書果不永。

鄭穀大

鄭穀夫初及第時。嘗吟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時有識者云。

長安花一日看盡。則意已足矣。故穀夫止於內翰而終。

洪浩

餘杭進士洪浩者。熙寧間。負笈抵太學。勵精篤業。而命奇不偶。數黜春官。十年不省侍。浩非不幸也。將以衣錦故鄉以榮其親耳。然其父垂白。殆過從心之年。天性之情思之常切。又恐一日父子不能相見。乃爲詩以寄浩。其詩曰。太學何滿且一歸。十年廿廿誤庭幃。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懷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之泣下。翌日乃歸。蓋其辭意悲切。感激人心。使浩處上庠。將有萬鍾之祿。實不足戀也。後聞而去者十有三焉。

周式

成都進士周式。有才調。尤工於詩。嘗有春詩云。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時州部尚書王拱辰入蜀。見留題其詩於廉讓驛。甚愛之。及式謁見。以此詩爲獻。拱辰曰。子以爲晏丞相之詩。乃子之佳句乎。甚延譽之。式後得四門助教。

楊軒

泚水進士楊軒。嘗吟牡丹詩四韻。其詩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說魂。利劍斬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盛。欄檻豈常存。寄語尋芳者。須知松桂尊。唐羅隱有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何二人之用意不同也。如此然軒之詩雖推風花。而甚有警戒。亦可尚焉。

白吳

太原白吳子西。久有詩名。往往膾炙士人之口。吳嘗有秋日郊步詩云。鶴盤遠翅投孤島。蟬曳殘聲到別枝。歐陽文忠公見之稱善曰。此誠佳句也。

唐杜甫詩之祖也。臨樽對景。擬懷寓興。長篇短什。奚可勝紀。至於蟲魚草木。皆有賦詠。獨海棠無詩焉。嘉祐間。鄆州太守王公。春宴後園。時濮州杜默亦預之。太守乃命默賦海棠詩。默詩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寧知不解詩。坐客皆稱爲奇句。

寒亭

荆門軍玉泉山寺。構一亭曰寒亭。過客題詩者甚衆。獨一篇最爲佳句。而忘其姓氏。詩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本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欄杆。

侯穆

蔡州進士侯穆。字清叔。有詩名於時。容貌山野。語言質朴。似非儒者。常與一村童偕行。因寒食閑步郊外。觀數少年風韻俊爽。陳列盃盤。飲於梨花之下。清叔長揖就坐。衆謂之曰。君爲誰也。而不召有至。清叔曰。僕稍能吟詩。故敢造坐。衆皆哂之。或曰。能詩者飲。不能者起。意爲清叔不能而起也。乃以梨花爲題。用香輪莫碾青苔破。留與愁人一醉眠。爲韻。清叔探得愁字韻。顧謂其童曰。吾懶於筆。汝爲我書。童乃濡毫。墨紙以俟。清叔曰。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衆曰。此常帶之語也。頃之曰。清香來玉蕊。白醪泛金甌。衆相視。頗有驚色。徐又曰。甚觀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遶不勝愁。吟訖。清叔連引數盃。不揖而退。衆皆嘆服。後數日。方知其侯清叔也。

梅聖俞

嘉祐中。梅聖俞與陸誦張師中胡時。同試館閣。止得賜進士出身。改屯田員外郎。依前國子監直講。翰林學士胡宿。以聖俞不得館職。以詩寄之曰。賦就甘泉客薦雄。獨攀仙桂向秋風。抽毫預預三英坐。換骨纔纔第一功。瞥見靈龜居水下。恍聞仙犬吠雲中。常娥應有憐才意。唯許詩人到月宮。其爲名臣所重如此。

程島

龍圖閣待制錢鏐尹府口。嘗遇誕辰。其僮屬盡以烏龜白鶴爲賦。用表祝壽之意。獨楊傑次翁。止以老子出關圖。并作小詩以贈之。詩云。秘藏玄谷關中子。將獻蓬萊閣上仙。願得眉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錢公大悅。

李元膺

山車李元膺。清才俊逸。辭藻過人。嘗吟遊春詩云。夾道桃花三月暮。馬蹄無處避殘紅。其標致如此。

杜默

程嵩字明甫。酸棗縣人也。初舉進士。不預鄉選。乃僞爲時文。遂不以進取爲意。日縱琴棋爲樂。名利榮辱不足以介懷。年八十餘。常怡怡自若。嵩有詩自詠曰。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閑過一生。非老子所謂知足常足。終身不辱者乎。

臧謀

臧謀字志道。南燕人也。少孤力學。開於詩書。負郭有良田數頃。其家園圃。一旦盡爲季父所鬻。至來春。園圃之間桃李花盛。其叔因攜謀往觀焉。謀乃吟詩云。故園桃李雖無語。似對東風笑主人。叔聞之。頗有慙色。又嘗作梅花詩云。綠楊解語應相問。滿地春光却是誰。人多稱之。

楊萬里

須川進士楊萬里。字通一。博學巨儒也。平生酷好吟詠。篇篇可采。實爲過人。嘗有閒居桐上詩云。十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酒初醒。索寞之意。盡於此矣。

方子通

吳人方子通。隱居不仕宦。工於詩。以詩知名。嘗吟古柏詩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爲庾亮。也應隨例作埃塵。其寓意之深如此。又嘗過纓嶺。吟詩一絕云。端溪佳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山人。荆公一見大愛之。

僧仲殊

世傳僧仲殊。才麗藻雅。能綴屬小辭。每一闋出。人爭傳玩。世未嘗知其能詩也。潤州有北顧樓。一日太守宴賓其上。而仲殊預焉。酒行。太守命坐客各賦詩一篇。以發揚雅趣。頃之。仲殊詩成。以上太守。詩云。北顧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三月多芳草。盡在濛濛煙雨中。太守歎賞久之。轉觀僚屬。滿坐爲之開筆。蓋其天才縱逸。不獨小辭爲美。而詩亦佳篇也。

道士姚太虛

華州華陽縣宰許某。於公署之內。嘗修一軒。南望華岳。巍然在目。名之曰增明。

蓋取韓愈城南聯句。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之意也。過客留題者甚衆。一日。雲臺觀道士姚太虛謁見許公。會話於增明軒。太虛因覽其題詠。久之。遂書一絕於壁間云。遙岑寸碧尚增明。何似雲峰三十六。許公曰。先生之詩。雄傑諸公矣。

高氏

淮南有士人之妻。姓高氏。頗工詩什。人多傳之。近得春怨詩一首。最爲佳句。云。楊花日日常無定。海燕年年却有歸。一瞬青春速於電。等閑寬盡縷金衣。

雲齋廣錄 卷四

靈怪新說

嘉林居士

張平先生。江南人也。志傲義皇。性樂水石。嘗謀茅構舍於廬山之下。或琴或酒。時歌時詠。惟意所適。可謂逍遙之人矣。彼冠蓋車馬。當世士流。亦罕到焉。一日。有客候之。猶嘉林居士廬中。視其人。烏巾玄服。目圓而腰大。倏然長揖。略無卑折。平解榻與之坐。乃曰。甲州方人也。世以卜筮爲業。萍梗於茲。已十年矣。嘗竊慕君之高義。延頸而願交者。固非一日也。此乃不避僭易之罪。以款從者。平曰。某逃跡山林。陸沉蕪澤。春耕秋斂。足以糊口。冬裘夏葛。足以蔽身。志存物外。未嘗從顯者遊。不意足下親屈高步。以光弊廬。豈勝幸甚。平因與論易。甲乃考隱推顯。原始見終。爰盡其變。象門其幽。窮消長於剝復。辨去來於否泰。憂虞莫不極其理。悔吝莫不究其義。至於日月星辰之運。不待璇璣主圭之制。而後可知。

與夫黃帝老子之書。皆造其妙。平乃忽而自失。茫乎無色。徐謂之曰。平山野鄙人。忽聞高論。實有開發。則足下之學。固以見矣。嘉林居士復謂平曰。吾之所蘊。無事於學。孟子所謂良能良知者是也。以其性中所有。故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此吾所以爲物之靈。平曰。今朝廷廣開入仕之路。悉延百端之學。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寸長小道。咸得自効。如公者。博聞遠見。何輒光晦跡而不求於進乎。甲曰。吾昔居北方之時。嘗得服氣長年之法。因避九紅納錫之患。寓居民間。附伏於老人床下。遂獲服焉。每思事君立朝。則復懼其臣下。有如衛子之多言。故讀莊周書。見其曳尾於塗中之說。竊有取焉。吾不復云仕矣。將寄跡於江上編戶之家。可使主人太富。唯恐其背德。又嘗蓄奇藥。凡人之噴者。治之無不痊焉。以此居世。而又厭其勞苦。近者復起紅朝之興。施連之遊。固可以全身遠害。終其天年矣。平曰。如公之術。能知吉凶。固足以衛身。何急急於避世乎。吾之所謂知吉凶者。蓋能知於人而未能知己。此吾所以求隱也。問答移時。甲乃告別曰。今與君幸有一日之雅也。君若有毛公之難。則必能濟君之險。以酬今日見遇之意。平不解其旨。但謝之而已。遂相送至前溪。忽留行而不進。

頃謂平曰。吾於此佳矣。予無嘆焉。平始訝其言。則翻然入水。化爲一大龜。停於溪面。平嘆異焉。驚駭。久而方回。行數十步。反顧其龜。猶舉首而望平。有戀故人之意。平歸舍。復省其論情敘事。無非龜也。夫狐狸歷世之久。尚能變化爲珠色以惑人者多矣。况龜之爲物。又靈於狐狸者哉。嘉林居士誠不謬焉。

甘陵異事

供奉宣宋潛。授河北路七州巡檢。公署在甘陵。將行。有故人趙當者。久貧。求依栖於門館。訓其子弟。潛欣然相許。遂同之任。既至。廳事西偏一位閣然。乃前政學序之所也。潛乃令趙生居之。趙三宿。生欲枕間。有一美婦人。綽立燈下。纖腰一搦。顏色動人。舉手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廂雨。遂滅其燈。移就趙寢。生喜其容質。乃與之偶。良久。生乃詢其所從來。則曰。妾君之隣也。妾本東方人。不幸失身。流落至此。遂寓身於彭城邸。妾在後房。獨承寵顧。郎少年好書。每至中夜。覽經史。雖妻子不得在左右。惟妾侍焉。其或春宵命客。月夕徵賓。妾無不預席上。今郎觀光上國。歲久未還。寂寞一身。孤眠

暗室。其誰知我。近聞君子至斯。無緣展見。適乘月暗。不免踰垣。輒造齋壁。私薦枕席。此誠多幸。願君密之。恐事露即不得來也。天未及曉。婦人辭去。約翌日再至。遂旦生乃起。教授子弟。至夜。生乃高燭危坐。以俟之。婦人果來。又唱曰。一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肌削小。伏夜迢迢更漏長。守盡寒燈天未曉。遂與生卸衣就寢。久之。斜月尚明。寒雞未鳴。婦人辭去。又約再至。是夜生亦候焉。頃之。婦人自外而入。徐行而唱云。世間誰有相思藥。無奈薄情棄後約。有時緩步出蘭房。傍人竟笑身如削。乃窸窣就枕。又宿生館。因泣謂生曰。妾之爲人性靈而心通。非愚者也。唯恐溺於恩愛。感於情慾。終必喪身。彼大本之榜。以膠脂而金。不才之木。以拳曲而壽。蓋其無知而不靈也。言訖。獻獻不已。生曰。雨意方濃。雙燕正美。何遽言此也。願無他念。以盡今夕之歡。婦人乃推枕相就。語笑和洽。玉漏未殘。婦人告去。乃撫生曰。每至夜頭。郎留戶以俟妾。及曉。生乃起。訓導諸生。言辭舛錯。衆皆疑焉。抵暮。生乃促弟子還舍。設榻以待之。婦人俄至。又唱云。獨倚柴扉。與鴛鴦。傷嗟夏夜暫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應爲才郎費此身。生聞之意頗不樂。乃謂之曰。汝何屢出不祥之語。使吾惑也。婦人不答。乃與生就寢。更漏

四鼓。婦人辭去。翌旦。生意緒惘惘。精神恍惚。諸生大怪之。乃以所疑。具告於父。宋度其有端。乃曰。俟晚吾必潛往觀焉。入夜。宋乃私詣生所。映立牕外。窺見趙生挑燈排牀。若有所待。宋乃四望無人。忽於西北隅。有一婦人飄然而至。直詣燈下。唱曰。向晚臨窗拂黛眉。紅粧妖豔照羅幃。不辭夜夜偷相訪。只恐傍人又得知。婦人吹燈。復欲就寢。宋乃大呼。遽入。以手抱之。覺所抱之婦人甚細。命燭視之。乃一燈壁耳。尋取火令焚之。其怪遂絕。喪身之說。不其驗歟。趙被大疾。越明而卒。

拂鬱。攀花折柳。誤踰短垣。入君之圃。不為從者在茲。豈勝羞愧。生曰。汝必嚴親在堂。久出而不返。寧無愧耶。曰。妾幼失怙恃。繼亡兄嫂。今姊妹數人。唯妾為長。生復詢之曰。汝還有所適否。媛遂有報色。乃謂生曰。妾未嘗嫁也。然則君嘗娶乎。生應之曰。方議姻連。而未諧佳匹。媛乃微笑。願謂生曰。如妾者。門閥卑微。容質鄙陋。還可以奉藉簪者乎。生曰。某屏弱之軀。幸無見戲。媛曰。第恐免絲蔓。短不能上附長松。安敢厚託君子。生竊自喜。遂與過亭之西。欲與之合。則曰。寧當款曲。容妾歸舍。近晚復來於此。君無他往。言訖而去。生候之。坐不安席。側身以待。頃之。紅日西下。碧雲暮合。鍾動盡。日。樓古木。而星斗燦然。生忽聞異香。蔽郁乃拭目而望焉。則媛冉冉而至矣。生起迎之。謂媛曰。子之來此。得無貽婢僕之疑乎。媛曰。無畏。無畏。乃相與攜手。入生之寢所。須臾。生備嘉肴。酒相與。結話。各盡所懷。至夜闌。衣卸。羅帷。相鋪市。繡芙蓉帳。情雲雨聲。低曲盡人間之歡。及曉。媛乃辭去。自是晨隱而往。暮隱而來。宿於生之第者。幾一月矣。有日生神疲意怠。乃隱几。晝眠於齋室。忽夢一人通東。稱李二秀才候謁。生出迎之。門見其人。風貌極麗。舉止甚偉。生與之坐。乃曰。某常蒙尊丈見待。殊厚。無以為報。今知君為妖所惑。故來拯君之難。生曰。何謂也。客曰。君嘗與會遇之女子。非人類也。還欲察其狀否。生曰。唯。客乃勸左右使擒來。少頃。則媛為一力士。驅至矣。玉慘花愁。蘭柔柳困。羞容寂寞。粉淚闌干。客乃叱之。則媛化為一大狐。狼狽而去。生起謝之。客乃出一符。留於几上。曰。君當佩之。則可絕也。然有少懇。復得晚君。某僻處近市。湫隘。雖塵不可以居。加之人民雜。猥褻。還能為我完之。使左右肅清。則君之患也。生曰。蒙君見憐。脫此患難。豈敢背德。當即圖之。客乃告去。生歛而夢覺。渾然汗流。危坐而思。曉然無所忘。及於几上得符。生視之。乃易之坤卦也。生大惶惑。遂以其所遇之事。并夢中之語。具以告父。父驚異之。乃謂生曰。見夢於汝者。自謂李二秀才。又稱尊丈見待。得非吾所事。灌口神君者乎。冀雖謂其祠。觀其殿。陰廟宇。悉皆頽毀。命工葺焉。生乃佩其符。而不敢暫居。後常見媛。雖咫尺之間。卒不能相近。生亦不與之語。媛但揮涕而已。如是者旬日。生乘閑獨步後園。於小徑傍得花牋一幅。生覽之。乃媛所作之詞也。詞寄蝶戀花。

宣德郎李真。字聖與。於紹聖間。調眉州丹徒縣令。下車日。布宣詔條。訪民利病。居數月。邑人大稱之。其公舍之後。有花園。園之中築一亭。名曰九思。其子達道。每進修之暇。以此為宴息之地。達道一日。獨坐於其間。忽於花陰柳影之中。聞撫掌輕謳。其音韻清婉可愛。生遂潛往觀焉。見一女子。年十四五許。緩移蓮步。微服青羅衫。紅蓮眉。眉目翠柳。真蓬島之仙子也。生復避於亭上。沉思久之。以謂姑家也。則標韻瀟灑。態有餘妍。固非風塵之列。以謂其家也。則行無侍婢。入無來徑。亦何山而至此。疑念之際。則女子自巖然已至。亭下。生謂之曰。娘子誰氏之家。而獨遊於此地。曰。妾君之所隣也。姓宋名媛。敏行第六。適因蘭堂睡起。選勝徐行。視風景和風暖。煙暈日。滿鶯並語。紫燕交飛。妾乃春思蕩搖。幽情

西蜀異遇

麗情新說上

雲齋廣錄 卷五

阻。莫學飛花兼落絮。搖蕩春風。遙遞拋人去。結盡寸腸千萬縷。如今認得先辜負。

生諷咏甚久。愛其才而復思其色。方躊躇之間。忽見媛映立於垂楊之下。鮮容美服。甚於昔。生乃仰天而歎曰。人之所悅者。不過色也。今親媛之色。可謂悅人也。深矣。安顧其他哉。然則吾生之前。死之後。安知其不為異類乎。媛不可捨也。遂毀其符而再與之合。媛且喜且悅。乃謂生曰。妾之醜惡。君已備悉。分甘委棄。豈絕孽緣。豈意君子不以鄙陋見疎。猶能終始為念。戴天履地。恩可忘乎。因泣數行下。生遽止之曰。第無見疑。吾終不負子矣。遂相與如初。而縹緲之情。則又彌篤。如是者閱月。生容色枯槁。肌肉瘦削。父母恐其疾不起。遂召師巫禁治。終不能制。乃閉生於密室中。則媛不得而至焉。翌日。怪變大作。有羣猴數百。攀緣屋舍。百術不可止。但累累然懸於戶牖之間。龐大以為為。一日。獨坐於書室中。忽於牕隙間。有人擲書一通於坐側。黃急出視之。了無形迹。乃啓其封而觀之云。

夔州進士孔昌宗。謹裁書投獻於李公閣下。某啓。欽服高義久矣。素以不獲

一覲犀角為恨。豈勝慨然。昌宗究聖之後裔。徙居巴川。故今為巴川人也。家素以儒為業。衣冠世系。紆朱握紳者多矣。雖昔以才調自高。風韻絕人。不幸為妖物所媚。耽惑沉溺。歲月既久。則與之俱化。同為醜類。窮賤閣下之子亦然。久而不去。亦將與之俱化矣。昌宗與之為仇。仇者。迴求媛之妹也。姊妹朋。變為妖鬼。以惑人者多矣。閣下之子。至於毀符除禁。蹈死而不悔。可不哀耶。又聞妖狐不獲所欲。為厲現怪。沐猴鬻鬻。此易為耳。可多畜鷹犬以禦之。則無患矣。足下以父子之相親。某與公人獸之殊。哀君子之無辜。傷我生之異類。不敢不告也。狂斐惟足下裁之。

公覽畢。驚異甚久。乃用其言。多致鷹犬以懼之。而羣猴稍息。一夕。公夢人謂已曰。我孔昌宗也。嘗為書獻公。以泄羣狐之機。羣狐患怒。乃殺我於西溪之側。且生不得齒於人倫。死不得終其正命。魂驚而無所歸焉。公驚寤。執義能濟人之難。周人之急。此吾所以有望於公也。某之遺骸。暴露原野。薦在草莽。公能因而葬之。則尚德於九泉之下矣。公許之而寤。及明。遍詣西溪。求其屍。而弗得。因為飯僧數十。持誦佛書。以追薦焉。并作文以祭之。其辭曰。

萬物盈於天地兮。莫知去來之因。謂大鈞之可度兮。曷變化之無垠。形非可以長久兮。造物與之而棲。周旋上下無不知兮。乃獨棲此而不去者。蓋以吾之有身。孕陰陽而更寒暑兮。是未離乎死生之津。凡物隨緣而異觀兮。然自宇宙言之。不啻乎太山之與微塵。彼動植與飛走兮。忽然化而為人。安知人之去世兮。不為木石之類。為獸之羣。睹茲理之固然兮。則又何戚而何欣。痛夫君之不幸兮。百年怨結而聲吞。捨大廈之虞兮。伏丘原之荒榛。志備服而現行兮。逐醜類而馳奔。今以余為可訴兮。故投書而應。觀其言之反復。今知君平昔之能文。恨西溪之遺骸兮。數往來而不存。苟前形為不足愛兮。奚事覆土而為墳。惟佛果之妙兮。可以薦君之幽魂。君怕所往兮。毋失門。秋天淒今雲昏兮。君安在今。聞不聞。

祭後數日。又現怪百端。鷹犬所不能制。公知其無可奈何。因縱達道。不復檢轄。怪遂寧息。媛既復得與達道相見。歡愛益甚。乃持縵綺毛嫵之屬。以謝舅姑。始不欲受。復恐其怒。而現怪故不得已而留之。有日。達道母暴發心痛。幾致殞絕。徧召名醫。皆不能已。媛謂達道曰。姑之病不足為也。子可持此藥。急以湯

煮之。令進少許。則可差也。生受其藥。發而視之。則見青木葉如錢許。生不之信。而漫從之。因使其母服。不食頃而具疾立愈。一家盡驚。以為媛通神矣。自是家局稍裕。與之親密。而無疑忌焉。時抵暮春。生與媛同遊後園。欲於蒼藤花下。盡盤開列。絲竹遞奏。放懷擲思。各極其歡。媛既醉。乃作詩一絕。詩云。

絲絛盤紅成錦帳。唐玉紛紛迎而落。美人欲醉朱顏酡。青天任作劉伶幕。生大賞其才。因戲謂媛曰。還可對屬否。媛曰。請於時。欄有芍藥。方葩而未開。然蝴蝶同飛。已集其上矣。生乃曰。芍藥開邊春蝶亂。媛應聲曰。海棠情外曉禽啼。少選。生復曰。垂楊夾道長青絲。媛復應聲曰。嫩竹出欄抽碧玉。生愈服其敏捷。而律切也。於是謳吟諧謔。終日而罷。他時生有幹入眉州。乃與媛約曰。我此行十日定歸。無見訝也。生既抵州。賓朋故舊。喜生之來。曲留二十日。方得復舊。媛謂生曰。何慰期之甚也。生曰。朋友見留耳。媛曰。自君之行。園窗書永。芳閣無人。音沐不施。錯華不御。離恨之深。思君之切。因成落花辭一闋。用以見意。辭寄阮郎歸。

東風成陣送春歸。庭花高下飛。柔條綠繞入簾幃。斑斑裝舞衣。雲鬢亂。坐

偷啼。耶來何負期。人生恰似這芳菲。芳菲能幾時。

讀訖。生謝不敏焉。時邑中有鄉先生張其性者。就僧寺中下帷講學。後進多往從之。寢間。乃遣生受業。媛每至夜。常潛往與生寢。其同輩悉知之。爭來一見。而媛亦不之辭。皆得與語。媛性慧敏。能迎合衆意。人人自以爲媛親已。而莫肯爲先生言者。以故媛常得與生會。聚于彼。會有進士楊彪者。自京下歸。聞生之講。求謁焉。因欲見媛。媛乃詩之。彪因起謂媛曰。某自出京。日嘗致金繡花。細極工巧。山邑饒醜。念無足以稱者。欲奉左右。願得佳篇以易之。媛欣然。乃命賡替。立成詩一首云。

妙手裝成顏色新。東君別付一家春。勸君莫與情人戴。戴著寒儂惱殺人。

楊歎服而去。媛後誕一子。已及晬矣。一夕。媛忽悲跪。哽咽不能語。生怪而問之。媛乃洒涕。歎而不答。生再四叩之。徐謂生曰。妾與君相遇。事非偶然。今冥數已盡。當與子別。遂欲挾振衣而言曰。古人謂女爲悅己者容。妾幸得附託君子。歡愛之私。始終無嫌。雖粉骨亡身。而無恨矣。昔鵲巢之誓。聞雖久。仍有後會之期。錦字之詩。哀怨雖深。終有再來之意。妾與君訣別之日甚遲。相見之期無涯。離魂片飛。愁腸寸斷。常爲恨別之人。永作銜冤之物。言訖而舉。顰頻感珠淚。滿襟生亦爲之涕泣。又曰。昔孔昌宗以無稽之言。見譏於舅姑。而舅姑終不以賤妾見疑。乃得與君奉枕席。再幸矣。情深義重。雖人間夫婦。亦所不及。此恨無以報德。豈肯賊人之命。傷人之生。使聞之者惡也。彼昌宗腐儒耳。庸能知我耶。又叮嚀復謂生曰。君方少年。可力學問。親師友。以榮宗族。以顯父母。則盡人子之道。願勿以妾爲意。餘冀自愛。生曰。後當復有相見之期乎。媛乃援筆爲詩一絕。以示生云。

二年衾枕偶多才。此去天涯更不回。欲話他時相見處。巫山嶺外白雲堆。絃語久之。乃各就枕。寢口。生起晨省。復歸於室。則媛與其子俱不復見矣。生不勝感恨歎息。臨風對月。每想芳容。豔態。竟絕耗焉。

丁生佳夢

進士丁某。字世揚。州年方弱冠。賦性純厚。舉止詳雅。而又與人多至誠。元符間。肄業太學。雖佳時令節。亦嘗少出。而修爲不輟。實有志於學者也。忽一日收家。

君昔。令趣歸。以成婚媾之禮。生遂謁告。僦僕稅馬。治裝而南。及抵侍下。父母謂生曰。吾爲汝約里巷崔氏之女爲姻。彼亦簪纓之後。抑所謂慶門者也。乃擇良日。到羊刺家。肆筵設席。備置僕車馬。迎崔氏於其家。至中夜。行姑舅之禮。畢。生見其妻。單帳曳簾。羅裙繡縠。飄飄然若神仙中人。及侍妾皆散。崔就枕。媛帳裏紅。覺其抽翠。則生心已醉矣。於是低幃眠枕。極盡歡愛。雖相如文君。弄玉嬌史。未足以比此。真所謂佳人才子之匹也。崔氏又善於翰墨。尤工於詩。每臨風對月。更相酬唱。同以爲樂。其眠食坐臥。未嘗相捨。意以謂永奉合歡。終謂此翼有日。家君召生於庭下。謂生曰。子可且暮備行計。赴壘下。告生雖有慘色。而不取拒。回謂其妻曰。適家君召我。今朝暮赴太學。參告決與爾別矣。此將奈何。崔曰。子以少年。欲射策甲科。致身於青雲之上。則君之志也。豈可以男女之德。重違嚴君之命。而墮其志耶。傳不云乎。悅與安。實敗名。子其行矣。妾嘗聞帝闕有花。酒市年。少輩往往控馬攜金。秦樓縱飲。薄倖於夫婦之間者多矣。君若篤志於學。不以此爲心。時以我爲念。則雖與君別。妾亦何恨。後數日。生遂辭親與崔氏泣別。生謂其妻曰。如鱗鴻有便。頻爾好音。貴知動靜。慰我懸想耳。官前生乃策馬而進。與崔氏別。生以乍別。不勝哀感。及月。思念之心不已。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至其家。魚沉雁遠。杳無音耗。一日。遇上已。車馬駢闐。士女和會。同舍皆出。生獨處。轉增鬱結。及夕。乃神凝心想。就枕而寐。忽夢其家。見崔千燈下。方披牋桐管。爲書以寄生。其辭悽惻。其情周至。生謂之曰。我已至矣。何用書爲。告之數四。崔但揮淚而不答。又於別幅見詩一絕。其詞曰。

風飄香羅袖。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鴈。寄與薄情看。

崔方賦題次。生條然而醒。傍徨失志。展轉不眠。生乃追憶其夢。但忘其書。惟記其詩耳。質明。乃錄其詩於紙。以示同舍。其詞其所以同舍曰。蓋以君思念之極。以至於此。非有他也。後經旬日。生收家信。并崔氏書。啓載詳味其旨。皆夢中所見之書也。生固已疑之。及展別幅。有詩一絕。乃夢中所記之詩。無少差謬。生愕然大驚。以示諸友。衆莫不爲嘆息。非讀其書月日。乃上已之夕也。以是知生之夢乃神往矣。何其異焉。

評曰。易之語神。有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若萬物滯于形體。疾而後能速。行而後有至也。故其倏仰之間。可以再撫四夷。惚恍之際。足以經緯萬方。神之妙。

物。有如此者。丁生一念。瞬息千里。所記短章。悉合符節。非神往焉。曷以臻此。乃知華胥之夢。化人之遊。不誣矣。

雲齋廣錄 卷六

麗情新說下

四和香

孫敏。字彥明。河朔人也。父守官於淮陽。敏往太學。為外舍生。乃於崇寧乙酉上元前一日。請告出城西。省謁一親。其親乃貴戚。而族屬甚厚。其族之長。乃生之姑丈也。既至。接坐於堂上。備有酒。敏話甚久。時見綺羅珠翠。交雜於堂下。往往皆妙齡秀色。生亦不敢顧視。及酒罷。生告歸。乃取道於閨闥門。因遊啓聖禪剎。過法堂之後。軒窗四敞。竹檻相對。生乃憑欄而坐。久之。見一麗人。衣不尙彩。但淺紅淡碧而已。然而姿色殊絕。生目所未親也。與一侍妾同行。徐止於生旁。乃憩於坐末。數呵生微笑。與其侍妾竊竊有語。生疑之。以為所謂貴戚之家耳。然不欲問其故。乃起遊別殿。徘徊周覽。復憩於前竹軒之地。少頃。其麗人又至。似相親密。適會一鬚茶者過。其側。姬乃呼茶。以飲生。敏不敢措辭。茶徹。遂遽起。因

遊伽藍。入東塔院。方行於廊上。後有一女。使呼生甚急。生同視。乃啓聖麗人之侍妾也。言娘子在前殿奉候。令妾邀君子敘話。幸無見疑。生驚喜交集。隨侍妾至前殿。麗人凝立於墀下。見生乃嫣然微笑。曰。適邂逅相遇。傾慕風采。雖不待援琴之挑。而已有竊香之志。君何避焉。生對以素非識面。實不謂有意於疎拙。姬乃微眉。思復謂生曰。妾之微誠。已聞左右。然縈縈之情。未暇款曲。君可來。日於崇寧寺西廂以南門口上。尋第三院老李師。則妾在彼矣。可與君相見。願無愆期。生曰。敏河朔鄙人也。甫尋垂顧。雖千里之遠。亦當從命。况咫尺之間。而敢愆期乎。願效尾生之信。言訖。遂各別去。抵暮。生歸太學。是夜心意恍惚。坐以待旦。及曉。乃出齋。適詣崇寧訪老李師院。則姬之侍妾斜倚朱扉。見生至。則含笑入報曰。郎至矣。至矣。姬出以迎。相見。皆不勝其喜。生亦慰謝於李師。李師乃令一女童。設飲饌於小閣中。師與姬邀生於席上。視其珍品異菓。皆殊方絕域。所有與其器皿什物。迥塵俗。酒行數四。互相勸勉。談笑熙熙。莫不盡其樂。至中夜酒闌。姬乃促生歸寢。至其寢所。則燭搖紅彩。麝鼻清煙。帳掩流蘇。金鋪鋪。生意愈感。遂相與就枕。雲情雨意。不可具道。生問其居處姓氏。但笑而不答。生之未切。乃曰。君他日當有知。無相詰。不久。寺鐘曉。姬與生同起。乃謂生曰。君能不以非薄見外。如欲相見。請於皇建院前賣時菓。張生處。先達一信。則妾翌日至此。以俟車馬。君子萬無稀闊也。曰。敬聞命矣。生乃辭去。後數日。生乃訪問皇建院前。果有張生者。遂令通耗。翌日。生至李師之院。則姬已至矣。又命生於小閣中。杯盤間列。水陸畢具。甚於前日。是夜。又同寢焉。爾後每令張生通耗。會遇於李師之院。者。月內不下數四。敏累於張生處。窮詰麗人姓氏。則托以他故。而不言。生常以此為不足。一日。生在太學與同舍聚話。忽有一老僕持一小盒子。言以贈生。用碧紗絨封。上書香和二字。生不解其旨。然已知其麗人所贈也。同舍共觀。或曰。此四和香字耳。啓封。乃四和香也。衆以謂敏有佳約。悉皆奪去。生私竊有喜。以謂麗人姓名。因可得也。乃辭衆。竊問其僕曰。誰遣汝送是香至此。曰。崇寧寺老李師也。他皆不知焉。則麗人居處姓氏。生又不可得而知之。至六月間。生忽抱疾。容采憔悴。飲食頓減。同舍趣令歸侍下。生但伴諾之。而終不成行。同舍有與生素相善者。乃寓書與生之父。具道疾狀。父乃遣僕馬召生歸。生不得已。而備行計焉。乃令張生預約麗人於水櫃街一租宅內。敘別。至

期日。姬乘一小橋詣生所。生延入。飲食草略。意緒然慘。生謂姬曰。此者家君召我歸侍下調攝。暫當睽閣。實非所願。姬乃躊躇。顧謂生曰。君此行固不可抑留。如不相忘。能於中秋日復至京望。則可得相見。如或過期。則不得與耶再會矣。千萬自愛。以副早願。相與泣別。久之而去。生後到淮陽。姬漸康愈。時將及中秋。恐負親人之約。乃辭親往赴太學。參告父母。以為最末。其平復。故強留之。乃不達其志。但置書而已。至重陽。父母方遣生成行。及抵都下。首詢皇建院。張生處。求親人之托。則是年皇建院為火災。張生不知其所。故亦未以為怪。乃訪崇夏寺老李師。至其院。則無老李師焉。乃問其在院者。則云。老李師非本寺中尼。稅此院居半年餘。今去已二旬矣。生錯愕失措。盤桓於昔所聚小閣中。於壁間有留示故人詩一絕。乃麗人所題也。詩曰。

雨滴梧桐韻轉清。黃昏凝竚倚朱屏。相期已過中秋後。不見郎來泪濕衣。

生覽訖。驚駭無地。以此焚感。幾及周載。後亦無他焉。

評曰。孫敏之遇。竟不知其誰氏之家。亦不知其居處何地。暨敏之歸。謂過中秋之後。無復再會。及重陽。敏方抵閣下。則張生失在。李師遠往。麗人之耗。不復聞矣。何言之驗也。然則敏之所遇人耶。鬼耶。仙耶。此不可得而知也。豈不異哉。

雙桃記

太原王氏。廩延人也。小字蕭娘。年未及笄。色已冠衆。眉掃春山之翠。目裁秋水之明。香體凝酥。垂螺黛。雖古名姝。不足以擬其艷麗。有里巷李生者。世系頗著。不欲書其官諱之也。生賦性不羈。丰姿茂美。氣宇擴清。辭章華麗。卓犖羣邁。非座上中人。生嘗見蕭娘出入於門戶間。固有意挑之而未敢。然私慕之情。已不自勝矣。時抵其鄰。天桃灼灼。嫩柳盈盈。風日如芳酒之濃。郊原如錦繡之煥。寶鞍驕馬。絡繹道路。紛如也。生忽於路傍遇蕭娘。領一青衣。緩步於途。生不勝喜。乃以微言小語。其意以感之。蕭乃微笑而言曰。遠取爾耶。迫於耳目所親。不暇留行。故無他語。徒目成而已。自是之後。日夕於戶牖間。但相窺視。終未遂一語。然音戀之情。魂飛神往矣。同里有一老嫗。嘗出入於蕭之館。生欲使之通。蕭雖未微。遂言乃召嫗與語。多問其所聞。因厚賂之。以復其心。至於再。至於三。嫗乃謂生曰。妾本微賤。聞君之貴。婦也。每辱郎君。矧其不給。雖粉骨碎身。將

何以報。如可備驅策。雖赴湯蹈火。惟君命之。乃邀姬於密室中。因語及悅蕭之意。使之致縫繡焉。姬曰。蕭賦性持重。不妄笑語。豈敢直言其事乎。俟方便間。試為郎君以言誘之。亦不可必也。姬乃辭去。遂往蕭之館。時蕭晝寢。方與雲鬟堆鴉。月眉微黛。臨窗無緒。若有所思。姬適止其傍。謂蕭曰。娘子數日來玉肌清減。得非天氣乍暖。飲食之閒。有無調御乎。蕭曰。然此一端耳。因起。乃執瓶之臂曰。爾可與有言乎。姬曰。如有所言。當盡力以圖之。蕭曰。我前因禁煙。山蹊西圃。偶於路隅。邂逅李生。實有愛於彼。彼以數言及我。我亦言賦之。迫以車馬往來。不遑款語。自此心常不釋。臨風對月。不覺失聲。其誰知我哉。今日之事。緣彼慎言人也。故我及之。姬曰。知之久矣。彼李生者。亦嘗謂我言。而某以微賤。不敢具道。蕭喜曰。李生何言。姬曰。李生自謂數日行止都乖。飲食俱廢。至有達旦而不眠者。蕭曰。誠如是乎。我亦如之。乃稱姬曰。我舍之西。短牆可踰。後三日。可令生來。我當伺於其側。少據口花。以慰相慕之誠。幸為我成之。如果能相遇。不敢忘德。姬遂往。見生。生曰。事如之何。姬曰。蕭矣。生大喜。徐謂姬曰。所期何處。姬道其處。生乃解容服。以俟於時。乃壬午季春之晦也。至期抵巷。街鼓聲遲。萬籟俱息。生乃潛往蕭舍之西。逾其短垣。則蕭已至矣。於是與生入一小室中。生以手擁抱之。嬌羞融冶。喜而復驚。翠羅微解。香玉乍倚。眉黛輕翠。花心已破。生以人聞天上。無以易之。蕭曰。我家君素嚴毅。不敢久留。若或見疑。則不得出矣。如再有便。當令姬報。乃忽忽別去。爾後復歷歲月。情慾所使。都無難忘。所不知者。父母也。生嘗得一並蒂雙桃。並作詩以寄之。詩曰。

可憐物態能傳匹。故念人生忍別離。為寄佳人當愛惜。願同偕老亦如斯。蕭得之。不勝其喜。一日。生謂蕭曰。我欲出妻而娶爾。可乎。蕭曰。不可。夫男子以無故而離其妻。則有缺士存。女子以有私而奪人之夫。則實怨婦德。願則人非之。幽則鬼責之。此非所宜言。願君自持。無復及此。生大服其說。而前意遂已。頃之。蕭乃致眉歎息。徐謂生曰。我同里有劉氏者。近通媒灼。欲以其子而娶我。我寧君諾之矣。而阿母稍加防閑。不同其日。又常令姊妹輩隨我。第恐自此後不復見耶矣。事當奈何。言訖。不勝哽咽。生亦為之泣下久之。乃別去。自後雲天香隔。逸無見期。然音問往來。亦所不絕。有日。姬款生傳蕭之意。言近日多與姊妹輩遊戲於郎所期之地。郎若不忘。嚙昔之情。入夜可潛依短牆之側。萬一無人

在左右。當略與耶結契闊之意。使耶知我情懷也。千萬千萬。生乃抵暮。潛至其所。蕭固知生之在側也。乃離寓情之曲。其辭激切。其聲哀怨。若不自勝。又多歎息。以見其意。使生知其愁戚也。如是月餘。其姊妹輩未嘗少離其傍。故終不獲一語。生乃作漁家傲一闕以寄之。其辭曰。

庭院黃昏人悄悄。兩情暗約誰知道。咫尺蓬山難一到。明月照。潛身只得聽言笑。特地嗟吁傳密耗。芳衷要使郎心表。此際歸來愁不少。鶯懷抱。卿卿銷得人煩惱。

蕭覽之。涕淚交頤。幾至暈絕。翌日復令姬以謝生曰。妾後月當與劉氏之子成姻。迫以父母之命。不得與君子相見矣。口仰之心。痛入骨髓。花前月底。徒自感傷。郎千萬自愛。幸無以妾為念。而致憔悴也。無何。秦晉之期至。蕭乃執姬之手。喟然歎曰。文君一寡婦也。慕相如之高義。卒往奔之。遂見棄於父母。取譏於後世。為天下笑。此我之所不能也。綠珠一賤妾也。蒙石崇一顧。當趙王倫之亂。猶能効死於前。義不見辱。後世稱之。我縱不為文君之奔。願效綠珠之死。以報李生遇我之厚也。言訖。歔歔流涕。姬遂以言解之。其辭鬱之懷。終不可易。姬具以此告生。生聞之。愈不樂。然不以謂蕭果如此也。翌日劉氏遣其子親迎。蕭於王氏之館。比至。則蕭已自縊於室中矣。嗚呼。人之有情。至於此耶。觀其始與李生亂。而終為李生死。其志操有所不移也。使其不遇李生。以適劉氏之子。則為貞婦也明矣。可不尚歟。

王魁歌 并引

故太學生王魁。嘉祐中行藝顯著。藉藉有聲。先丞相文公愛其美才。奏賦宸廷。為天下第一。中間其壞失志。情隨物遷。遂欲反正自持。投迹功名之會。而卒致妖孽。以殞厥身。可勝惜哉。賢良友。願當傳其事。余故作歌以傷悼之。云爾。

嘉祐成均有詞客。儒林獨步聲輝赫。春官較藝重遺才。歎息瑜瑕成指諸。却來江佐依親闈。家君叱奴令掩扉。丈夫志氣高名節。何事區區猶卜歸。趨庭就養和離別。再拜出門增蘊結。一朝驅馬大萊陽。日與朋簪醉花月。愛有青娥名桂英。芳年靚冶傾陽城。邀郎不惜千金笑。吐盡芳衷無限誠。來生未省雲諧雨。不識相思最云苦。可憐窺宋謾銷魂。登盡粉牆猶未許。蘭心蕙性雲

多才。清歌緩送傳金杯。曲終乞得新詩好。香羅紗袖生瓊玖。更聞稍有人分。散。眾客相將趨寶帳。團圓歸去鎖蘭房。宛轉芙蓉翻繡浪。世間所樂新相知。美人才子當佳期。對舞交綵頤。宛在舟山騰口儀。佳人笑展春山綠。巖謝風塵効東曲。與曰曰曰正相宜。好有汗泥濯明玉。從茲燕婉相追隨。嬋媛一心連婦。情。越貨寶。佳。珠。玉。願從資。給。無。違。疑。明年詔促西歸騎。寶馬東。龍。搖。玉。轡。人生樂極多悲來。還就虛利結盟誓。亭阜和帳揚秋風。丹誠欲別。神。感。而。徘徊。入。幕。不。能。去。更。留。縈。結。情。何。窮。臨。行。更。祝。東。歸。早。後。會。黃。絲。恐。難。保。曾。占。異。夢。定。非。祥。從。君。未。必。能。借。老。良。人。乍。間。疑。且。曰。身。非。木。石。安。無。情。誓。言。皎。日。神。所。監。况。我。與。子。非。要。盟。離。愁。別。恨。淪。肌。骨。月。斷。飛。黃。騰。滅。沒。一。鞭。行。色。樂。長。堤。萬。里。秋。風。飛。健。鶴。歸。來。滿。目。西。風。酸。嬌。淚。波。浪。揮。灑。灑。朝。來。暮。去。朱。顏。削。香。肌。漸。覺。羅。衣。寬。沉。沉。夜。永。青。紅。滅。腸。斷。離。緯。夢。雙。闕。憶。將。挑。臉。笑。春。風。忍。把。娥。眉。皺。秋。月。清。清。長。報。喜。飛。虛。禽。尺。素。西。來。傳。好。音。榮。名。薦。書。聊。自。賀。雨。情。遙。遞。調。鳴。琴。獻。歲。南。宮。策。高。足。殿。前。作。賦。錫。金。玉。名。傳。桂。苑。摩。背。空。聲。落。人。間。動。殊。俗。迴。技。錦。字。書。綢。繆。封。題。羅。眉。羅。星。翻。賀。榮。至。恭。情。所。記。香。腸。向。阻。來。青。樓。旋。聞。調。職。徐。州。幕。步。青。雲。下。家。口。誤。青。雲。到。瑞。偶。擲。置。公。庭。肆。威。威。端。來。復。命。何。若。惶。始。知。思。愛。成。參。商。拊。膺。高。蹈。屢。欲。絕。期。作。強。起。踰。周。章。虛。神。暗。許。誠。遺。恨。向。有。盟。言。要。可。信。誓。將。心。曲。訴。重。泉。登。匣。金。刀。鳴。利。刃。侍。兒。欲。拯。悲。填。脾。曰。衣。襟。血。呼。憑。陵。朝。雲。已。散。高。唐。影。但。餘。精。爽。通。神。明。神。曰。鬼。取。無。遺。口。勢。掘。虛。空。馳。緇。朱。門。深。處。下。雲。曄。暗。度。疏。簾。郎。未。識。停。停。獨。影。搖。新。粧。使。輪。蹄。質。飄。紅。裳。得。曰。深。蓬。人。跡。絕。爾。曾。無。恙。來。何。方。冤。聲。泣。久。開。低。訴。半。露。酥。骨。鮮。血。汚。妾。緣。非。命。為。終。來。大。弟。與。君。非。命。主。郎。心。佛。德。含。憂。憂。辭。煩。理。辜。空。衷。情。意。迷。精。爽。神。不。釋。欲。保。性。命。知。無。由。歸。去。朝。帝。忘。食。事。惘。惘。頃。刻。無。生。意。尚。憐。慈。母。痛。傷。懷。欲。話。當年。只。獻。歡。黃。冠。設。醮。達。三。清。精。神。下。咸。通。幽。冥。為。言。冤。會。不。可。拔。都。結。契。當。同。庭。殘。骸。半。死。憑。誰。決。素。曰。冤。空。成。頑。滅。慈。親。動。哭。更。堪。論。志。士。傳。聞。亦。嗚。咽。皇。家。結。姻。羅。英。才。沈。迷。喪。真。誠。可。哀。施。為。未。盡。經。濟。策。空。餘。腐。骨。埋。黃。埃。

幸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替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

君愛其詞旨幽澹。乃續其後云。

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朱唇。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春浦。

君後常以此夢爲念。及君赴闕調官。得徐杭幕客。舉舟東下。及過錢塘。因憶舊夢。中美人自謂妾本錢塘江上住。今至於此。何所問耗。君意凄惻。乃爲詞以思之。詞寄河傳。

銀河漾漾。正桐飛露井。綠生斗帳。芳草夢覺。人憶高唐惆悵。感離愁。其情况。春風二月。桃花浪。扁舟征棹。又過吳江上。人去雁回。千里風雲相望。倚江樓。倍懷愴。

君語之數四。意頗不憚。是夕君寢。復夢向之美人。喜謂君曰。自別之後。睽闕千里。春風秋月。徒積悲傷。然感君不以微賤見疎。每承思念。加以新詞見憶。足認君之於妾。亦以厚矣。則妾之於君。奉箕帚。薦枕席。安可辭也。君曰。昔獲相遇。不啻敕使。使我愁情。今再得遇。訪幸無嫌。去願接歡。愛以懣懣。計之心。美人微笑曰。此來妾亦願與郎爲偶。況時當諧矣。又何避焉。乃相將就寢。雖高唐之遇。未易比也。及曉。乃留詩爲別。詩曰。

錢塘異夢

奇異新說

雲齋廣錄 卷七

賢良司馬。陝州夏縣人也。好學博覽。爲世巨儒。而飄逸之材。尤爲過人。元祐中。應方正賢良科。君以第三人過闕。中第。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君衣錦還鄉。里人迎迓。充塞道路。翌日。君乃遍詣親戚故舊。至於閭巷屠沽之輩。莫不往謝。鄉人以此知其大度。第一日。在私第。賜書閣下。置寢。乃夢一美人。翠冠珠珥。玉佩羅裙。行步廣徐。顏色醴醴。徘徊閣下。頃謂君曰。妾幼以姿色名冠天下。而身無所依。常以爲恨。久欲託附君子。未敢面問。餘俟他日。今輒有小詞一闋。寄蝶戀花。流贈左右。爲君謳焉。乃命板鼓歌之。唱訖。復爲君曰。君異日受王命守官之所。乃妾之居也。當得會遇。幸無相忘。君欲與之語。遂飄然而去。君乃歛然而覺。嘆異之。因省其詞。唯記其半。詞曰。

長天書閣。雁來盡。深院落花。爲更多。發策決利。君自爾。求田問舍。我如何。君曰。吾方以少年中第。始食王祿。將致身於公輔。而後已。子何遽爲此詩。以勸吾之退也。美人曰。人之得失進退。壽夭貧富。莫不有命。君雖欲進。而奈何。此非君所知。如妾與君遇。蓋亦有緣。豈偶然哉。美人告去。君乃覺焉。及抵徐杭。每夕無間。夢中必來。君遂與僚屬言。其詞其本末。衆謂之曰。君公署之後。有蘇小墓。君初夢之言。言幼以姿色名冠天下。又稱君守官之所。乃妾之居。得非是乎。坐客或謂君曰。此誠佳夢。吾雖願之。安可得也。君爲之一笑。君後復一畫舫。頗極工巧。每與僚屬登舫。遊於江上。鱗酒之間。吟詠景物。終日而罷。常令舟卒守之一日。昏後。舟卒行於江上。復至岸側。見一少年。衣綠袍。攜一美人同赴畫舫。卒遽往止之。則舫中火發。不可向通。頃之。畫舫已沒。卒急以報。比至公署。則君已暴亡矣。

逆旅。夢一力士謂生曰。漢祖召子。生辭以他事。不欲往。力士乃執生之臂。生力不能拒。因隨至廟中。見高祖負戾而坐。陸戰百重。禦衛甚嚴。叱謂生曰。汝一書生。輒敢容易譏訕寡人。汝豈不知韓信教陳稀背漢。而信為內應乎。豈朕以敵國之破而故誅謀臣也。汝之所題。不揣其本。而輕過朕。可乎。生大有慙色。高祖曰。汝腐儒。寡聞。吾與項羽得失。應不得而知之。生曰。臣雖淺漢。漢史亦嘗涉獵。至於陛下之得。項羽之失。粗能知之。高祖曰。汝能陳之。則生不能即死。生乃頓首曰。夫鴻門之會。范增數目項羽。示以玉玦。羽有不忍之心。增乃使項莊舞劍。意在陛下。張良知其事急。出召樊噲。因以請羽。得與陛下間行。故得脫禍。此楚之一失也。陛下初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以收民心。及羽入關。殺降王子嬰。燒其宮室。取其貨物。美女。口若口口失望。此楚之二失也。韓信事楚。數以計干項羽。羽不用信。信乃歸漢。遂并三秦。燕趙齊魏。為信所取。此楚之三失也。項羽放逐義帝。天下怨之。後遭英布之難。陛下為之編素。以從民望。此楚之四失也。又陛下蒙陽之困。命垂虎口。危在旦夕。用陳平之計。以黃金四萬。間楚君臣。而羽果疑之。故紀信詐以出降。以欺項羽。而陛下得出。此楚之五

失也。項羽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故人多怨而莫從。此楚之六失也。高祖遽止生曰。汝之所陳。皆項羽之失。吾之所得。卿能陳之乎。生曰。陛下隨約之時。則有雲氣之異。斷蛇之祥。及入關之後。五星聚於東井。此受命之符。昭然可見。則天命已歸矣。彼區區項羽。雖陸梁中原。而塗炭生靈。適足以為陛下戮民耳。何能為也。則大王所得。爰俟多云。高祖喜。遂賜生卮酒。生飲訖。而復令力士送生出門。則欻然而覺。乃以其夢告其友人。余聞而異之。故為好事者言。

雲齋廣錄 卷八

神仙新說

華陽仙姻上

華陽。字仲幾。世居南昌。本衣冠之裔。美風調。麗辭藻。博學強志。好黃老書。慕攝生理。然求之有得也。後以生事不振。故入於新塗。舍於逆旅。旬餘。故人未復。延致防疑。其志甚固。歸甚速。其如匿乏。不能遽去。乃質衣以糊口。時同邸有女冠諸葛氏者。善易。以下筮為業。年未逾笄。姿色極麗。防數目逆。而未始接談。一夕忽叩扉曰。竊聞公謀歸甚速。恐朝暮成行。某囊篋無他貨。適有餘錢半千。聊助道塗之費。防喜而受之。意謂諸葛氏顧己悅而賂之也。因此感慕焉。防翌日告別於故人。故人謂防曰。何去之遽也。容驢從者而後首途。乃還防於邸。傍僧舍。館之。自是與諸葛聲容無片頃不相接。凡筮卦所得。不計多寡。悉以奉防。又經旬餘。氣語甚洽。防因以他語挑之。諸葛乃正色而言曰。某家先世。自西晉

居近侍之職。至今猶有食方伯之祿。某自西吳漂泊江外。薄伎取資。唯以正潔自守。豈敢輒辱門閭。為宗族羞。與君交遊。非結朝夕之好。願無及亂。即旅身之幸也。防曰。前言戲之耳。非有他心。冀為情照也。忽一日。謂防曰。公歸有期。然故人所贈不贖。難逾五萬。望日。雖至。果不滿五十千。防乃理棹北歸。時以故人相戲。不得與諸葛相別。深以為恨。防歸數月。忽夢諸葛執而言曰。當日不得一別。迄今快快。願君無忘舊好。豈敢以曉阻為恨。防亦悽惻。因贈防詩一首。其辭曰。

常嗟前會夢中身。今夕相逢豈是真。願得君心堅舊好。年周四十復相親。防既醒。呼僮不已。明年詔下。防預鄉薦。乃挈家之都下。是歲南宮不利。棲止侯門。以俟再戰。自此累舉不捷。踰踰逾三十餘年。食口嗷嗷。京師不能倚處。乃拂袖南歸。屆揚楚之關。因循萍寄。又七八載。遂抵儀真。因遊市肆。忽逢諸葛相見。愕然。各敘闊闊。越相歡。不勝悲喜。防始憶夢中之詩。有四十復相見之語。因問曰。子何寓此。諸葛曰。知君遠來。故奉迎爾。防大異之。復問所居何在。乃指一小坊曰。此去數十步。循牆而東。即某所居也。防曰。隔關雲水。今四十年矣。願得就謁。少據平昔之懷。可乎。諸葛曰。固所願也。然某適為一士族見召。今日未暇。君來日相過。則幸矣。乃別去。防詰旦攜酒一壺往焉。既入小坊。皆荒榛野蔓。人迹不到之地。躊躇欲返。忽於墻垣間見一舍。欲側將什支以數木。懸一牌曰。諸葛氏貨易卦。宛然新淦所揭之牌也。防乃褰衣擇步。緩抵其舍。諸葛出迎。相揖而入。防視舍中。唯有土榻。簾幕破舊。諸葛衣著不甚鮮華。亦無膏澤之飾。然而眉翠綠髮。丹臉朱唇。光彩射人。芳香襲鼻。宛若神仙。頓異於前所見也。榻之東有茶鑪酒榼。陶器數事而已。乃與防偶坐於榻。徐謂防曰。僕舍傾頽。家徒四壁。無帳帳。餐乏糲薪。衣服苟完。錯華不御。茲皆髮婦之所羞。甚乘故人之所望。雖蒙枉駕。必悔其來矣。防曰。某迹同萍梗。年俯桑榆。邂逅故人。敦敘契闊。事出望外。餘何足道哉。防乃開酒。同飲。因謂諸葛曰。相別四十年。韶顏不謝。無異昔昔。豈非常餌丹藥乎。諸葛曰。吾父避永嘉之亂。隱於茅山。至天興中。有方外士教吾以默朝之道。默嚙之方。力行有效。所以年齡雖邁。而華色不衰者。以此。又安知丹藥之說乎。防默計永嘉之年。即西晉懷帝之世。逮今淳化。已逾七百年矣。不知諸葛之甲子。又幾年也。乃詰其端。但難以他語。竟不之答。復問

曰。默朝之道何如。諸葛曰。去華室而樂茅廬。賤散娛而貴寂寞。謹默沉靜。不動不搖。南華真經曰。慎汝內。閉汝外。此其理也。默嚙之方何如。曰。仰吸五氣。嗽嚙入胃。自致五臟和適。顏色光華。則邪不勝正矣。黃庭經云。嗽嚙靈液。從不干。體生光華。氣香蘭。此其理也。防曰。某幼為科舉所迫。不知保身養命之術。應當骨化形消。沉為下鬼。今聞玄旨。如剖棺布氣。生枯起朽。如能真其沉迷。憐其淪喪。使得仰希萬一。則天地之賜。無以過矣。諸葛曰。某謬聞緒餘。不達奧妙。方且修為。誠難維。公蕭史之遺孫也。風江仙籍。生鍾道骨。壽當門。何俟於某。況君前境中自當棄俗。因故害物命。致隔一塵。防曰。何謂一塵。諸葛曰。儒謂之壯。釋謂之剋。道謂之塵。防曰。世傳蕭史與弄玉為夫婦。升仙。事有之乎。諸葛曰。有之。防曰。仙家夫婦何如。諸葛曰。不生淫心。而亂其匹也。防曰。子安知我為蕭史之遺孫。諸葛曰。凡升仙之人。各有職任。以後世子孫賢不肖。第其階品。蓋諸天皆有世系譜牒。常得其詳。觀而備究之。由是而知之。防曰。蕭史後世之子孫。賢不肖可得聞乎。諸葛曰。既辱見詢。不能概舉。自歷代以來。或君或臣。或佛或老。好尚不同。可略道五七人矣。漢丞相蕭何。上為蕭史十三代孫。下為蕭蕭之八代

祖。何小子延。避呂氏之禍。遷居蘭陵。由是蕭之苗裔。或居中。原或居江。裴居江。裴者。則前梁蕭叔達。始以清淨得民。後屈一國之尊。為寺家奴。居中原者。則後梁蕭督。始以德望禪位。後荒於酒色。為閹宦所廢。至唐洛陽蕭岷。出於南齊。林王。始因遊蕩棄親。後隱於玉峰洞。至大和中。以辟穀升仙。鍾離蕭洞玄。出於後梁。明帝始以一獵破家。後師事馬湘。至開成中。以煉丹得道。此四人或善於始。或善於終。若論其終始完具。則不若蕭望之。望之自少小性樂雲水。去慕清虛。起自布衣。參佐帝室。以忠正立朝。以孝義居家。外則矜孤恤貧。扶危拯弱。內則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固金鎖。行之累年。道業成就。至元帝時。關戶川事。去政權。人勸其自裁。望之飲酖自殺。當時非不能依阿取容。恃祿固寵。蓋心厭濁世。而乘機委脫者也。比蕭何無社稷之功。亦一代之名臣也。防曰。望之果死否。諸葛曰。非真死也。道法之中。有尸解。有水解。有火解。其門實多。若楊康郭璞之受刃。乃劍解耳。李太白投江捉月。水解也。介子推抱木甘焚。火解也。望之之飲酖自殺。尸解也。至唐末。又有蕭頊登進士第。至朱梁得天下。高祖重其器識。屈居近侍。未幾入相。經綸之才。有足稱道。後遇異人傳服氣法。棄家入少室山。頂

於昭明太子爲二十八代孫。於公爲九代祖。此數人者。於仙籍人世。皆有功行。可錄。餘無足道。然某先人仲君。與公遠祖蕭真人有金石之契。與君相遇。豈偶然哉。由冥合也。不久當自知矣。自開樽同飲。語論極洽。防之醞不覺告竭。諸葛曰。某有百花醞一棹。願繼之以盡今日之歡。乃於櫓東取亂就席。懷中出二大葉。細潤如玉。傾酒華中。滿口數四。其甘香不可名狀。諸葛氏之色。轉加溫麗。漸覺醞酣如花。飲玉側。防之情雖不能禁。然不敢正視。酒闌微器。顧謂防曰。君可歸舍。兒有車隣之會。勢不得止。來日無惜再訪也。防揖而出。行數步許。反視舍前。旌幢羅列。劍佩雍容。中有一女子。頂鳳髻。衣綠衣。綽約若諸葛氏。登羽車升虛而去。防有珍禽異獸。飛躍前後。度雲瑞彩。輝耀方隅。引操漸高。沒於空碧。防大驚駭。復入舍中。果不見諸葛氏矣。防不勝慨然。翌日乃行。不逾旬。達達南昌。防自飲百花醞之後。日覺精神清爽。肌膚紅潤。如三十許人。時皆疑其得道。

華陽仙烟下

防次年再領鄉薦。又爲春官見黜。防頃刻無生意。忽聞有旨。應洽平元年。兩經省。下者。並令赴殿試。次日。出榜曉諭。曰。省百餘人。防其數也。遂於榜尾登第。釋褐授許州長史。待次一年。調江寧府句容縣簿。竹書報妻。子。令赴金陵相待。未及發。乃收家信。報妻。子。鄉鄰而亡。防不勝悲悼。乃獨之任。到官後。應緣世事。俱不介懷。唯以訪幽尋勝爲心。縣境內有三茅宮。九錫亭。白鶴觀。玉晨觀。桃花塢。瑞芝館。碧峯洞。白李溪。皆仙跡顯著處。防遍遊之。唯有玉晨觀。乃許真君上升之地。觀中塑九天真聖八洞神仙。殿宇嵯峨。樓閣歧嶷。頗極華麗。防遂齋戒而往。到觀中。朝拜三十餘處。其爲因之。應於道院。會項萬寧觀主召茶。仍具靴筒而往。到一齋廳。幽邃雅潔。不類凡俗。有一紫衣道士。龐眉巨目。神氣超逸。相揖而坐。邊有一青童。至謂防曰。東方大夫相召。防問道士曰。何人也。道士不答。青童促曰。此去稍遠。請速行。防揖別而去。青童相引。出觀後門。見煙霧繚繞。景色妍媚。與觀前甚殊。約行十餘里。至一大門。上有金書牌曰。華陽洞。入門。又行百餘步。至一樓。名曰排霄樓。前東廡有瑞臺。西廡有玄圃。樓之北。又至一門。名曰蕊珠門。內曰蕊珠殿。階墜崇峻。儀衛森嚴。右偏一室。名曰明珠閣。內有一人。紫袍金帶。屹立相候。童指曰。此東方大夫也。防致敬而前。大夫勞之曰。脩途

之來。想亦勤動。乃擇防就坐。觀其出入侍御。多參贊駕鶴。頂冠佩劍。防不知其所以。乃問曰。某塵世之人。太夫緣何相召。大夫曰。公豈不知漢有東方朔者乎。防曰。知之。大夫曰。某即是也。今夕爲華陽洞主董侍御有姻事。命某爲贊引者。防曰。某何預焉。朔曰。公之遠祖蕭真人。晉董侍御女雙成與公爲婦。所以相召。防曰。某前妻已死。不願再娶。况某凡朽之軀。安敢奉命。朔曰。匹偶之事。繫天豈可辭也。防曰。誠如此。即乞暫還。少備燕雁幣帛之禮。復來可乎。朔曰。此禮過之久矣。頃之。有一美人。攜鮮服一襲。出曰。請蕭郎易衣。易畢。朔引至殿西隅一室中。見供帳如貴戚家焉。俄又一美人。曰。吉期將至。請蕭郎成禮。朔問禮堂。偵相者已擇定否。曰。定矣。朔曰。試爲我詳言之。美人曰。扶侍者雲英夫人。巫山神女。東扇者吳綵雲。許飛瓊。執障者明星玉女。雲華夫人。接引者梁玉清。衛承莊。姪娥結綰。麻姑含毫。此其大略也。朔謂防曰。婚姻之禮。與人世不殊。請無懼也。至中夜。有二美人。乃梁玉清。衛承莊也。夾引防而去。朔隨至蕊珠殿。謂防曰。某只此相待。北有一堂。名曰雙景。即禮堂也。堂之上下。花燭相照。燭如白日。金童玉女。拖雲曳霞。各相往來。莫知其數。防入禮堂。西向而立。少頃。徹障去扇。見一女子。年可十五六。頂雙鳳髻。衣綠綉衣。天姿掩靄。儀容絕世。與防相對而立。防竊視之。乃諸葛氏也。防驚喜交集。不敢詰其所以。梁玉清致辭曰。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如凰。今夕相偶。和鳴相諧。壽等天地。慶衍無疆。辭畢。男女交拜。女同身之帳。男接踵而往。姪娥麻姑。擁入帳內。偶坐於床。姪娥結綰。麻姑進壺。交互三飲。乃撤香解酒。下帳而退。樂部奏雙合鳳曲。仙眷亞肩而立。屏息而竊。防曰。昔新淦儀真之遇。何必預言之。雙成曰。蓋以時之未至。不得與君爲偶。故託以諸葛氏。孫得見耶。用慰思渴。而郎不知也。須臾曲罷。一美人傳聲曰。蕭真人遣胡奴賽禮物至。玄雲錦一百段。鳳紋綉五十疋。夜光珠二斛。葡萄酒百壺。以酬債相者。朔乃促防出立於堂下。俄自東偏有一人冠遠遊冠。衣鶴氅衣。山坐堂上。朔唱曰。晉董侍御。即君之妻父也。防鞠躬致辭曰。俗世從宦。久食腥羶。愁愁之火。燄於胸中。今者得攀仙援。脫去塵緣。百生厚幸。乃拜之。又一人至。頂七星冠。衣紫道袍。面如盤玉。朔唱曰。蕭真人乃君之七十二代祖也。防拜之。真人目之曰。虛薄之人。得見遠孫。娶婦。實爲門第之光。復一女子至。年可十六七。頂雲霞冠。衣金翠衣。朔唱曰。七十二代祖母弄玉夫人也。防拜之。

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欄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吟蝶吟何
不來。空餘欄檻對寒月。

予尋撰一歌。又一年。予寓游淄川。通倅王公秩滿西歸。遇于於郊舍。首出
盈盈簡示予。開讀。召予偕遊東山。紙尾復有詞一首曰。

枝上羌羌綠。林間蔌蔌紅。已歎芳菲盡。安能轉頰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
東。金轡玉勒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累累昨日成衰翁。幾時滿引旆黃鍾。
共君倒載夕陽中。

時夏。會予病。不果去。秋中。再如山東。盈盈已死。予訪王公。公具道盈盈事。公曰。
子歸一年後。盈盈若平居時醉寢。忽夢紅裳美人手執幅紙。字示盈盈曰。王女
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告母。母曰。兒不復久居人間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鳴
咽流涕。永訣其母。母亦泣下。但勉之而已。既夕。母更召巫覡善祝者守之。竟卒。
公與予共感其事。歎不已。公命予作詩吊之曰。

獨花紅死睡初醒。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長生。乾
坤意入憑欄闊。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

又

絃絃銀筆鏡任塵。細腰休舞風風苗。一枝濃豔埋香土。萬顆珠珍滴繡巾。行
雨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春。漢皇中帳當年意。縱有香魂不似真。

又

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何事不歸雲。三年前過曾攜手。手今重來忽見墳。香
魄已飛天上。去風猶猶似月中。間縱然却入襄王夢。會向陽臺憶使君。

後至嘉祐五年春。予遊奉特。偶與同志陟泰山。歷水簾。攀援而登。箕踞以遊。披
奇究異。至於絕頂。有玉女池在焉。石罅潺湲。湛然鏡清。州人重之。每歲無貴賤
皆往祠謁。予恍然追思昔盈盈之所夢。徘徊他處。心憶神會。泣然感愴久之。
因題於石曰。

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發。玉冷幾經墳樹秋。風
月過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

又

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風春似醉。寂寥惟少賞花人。

盈盈傳

皇祐中。龍圖閣學士田公。節制東海。于是歲。下中春。宣氏選杖策間行。謁公有
吳女盈盈來遊。宣氏甚喜。十四善歌舞。左龍筆。右詞翰。情思綿綴。千態萬貌。奇
性殊絕。所謂如煙如煙。出類其遠。少多。出金猊。盈盈必。然後一笑。公
嘗召在宴。盈盈便巧。能用意。公愛之。公貴。寵愈篤。盈盈頗快飲。予與之遊。僅月
盈盈酷愛予。尚情。頗學詞。於予。每花也。破春。老葉下。柯。圍帳涼月。青樓夏風。往
往流吟草句。多致幽思。流涕不足。久之。忘歸。必援筆一彈。么絃孤韻。管入人耳。
能喜人。能悲人。予嘗憫其情之太極。雖元。遇賞金之十八。似未能多也。予因
誦同倅王公曰。此子弟。恐不復永年。公亦以予言為然。予既載東西歸。盈盈泣
啼。別予。不能止。明年夏。客有自東海過魏者。攜盈盈所寄傷春曲示予。予讀其
詞。愈益嘆感。詞曰。

又

憶昔閑窗淡夢衣。一枝紅拂牡丹微。無端不入真王夢。爲雨爲雲到處飛。
予既歸就次。忽夢游日觀峰北。石上有大字甚密。予就閱。則詩一章。筆迹類盈。
盈。竟不究其意何也。詩曰。

絳闌瑤宮鎖亂霞。長生未曉棄繁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浩
劫易消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雲樹穩瑤池闊。鳳閣龍驕日又斜。
予讀畢。忽解益大。疑是夕昏醉惘然。忽有女奴召予。予乘醉偕行。約十許里。至
一溪洞。洞門重樓。綠欄雕檻。橋環溪水。花木繁麗。風香襲人。女奴先入。予立門
下。俄有碧衣女短髮出迎。予既入。至一宮殿。飛樓連閣。帷幕珠翠。燈燭明
列。中有一女子。年可二十四五。玉冠黃幘。衣絳綺曳地。長眸睨容。多髮而不妝。
予欲趨拜。女遽起止之。揖予升階。予既就坐。曰。予非嗜詩者。雅聞子風韻才思。
吟諷之際。真可有可事奉。且欲一相見。指碧衣女奴召盈。盈來。少選。盈與
一女子偕至。年可十七八。古鬢翠薄妝。衣淡黃輕綺。長娥多態。時復好聲。女起
迎。盈盈見予。驛袖微笑。曰。爲雨爲雲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二女法然。淺笑

不禁。既坐。多道陳隋間事。又曰。每諷子南朝懷古。男婦如見吾家之遺畫老樹。
使人未嘗不惋惜悽惻之不已也。今夕良會。可賦一篇。遂命進酒。侍女環立。笙
簫間雜。珠璣玉現。相鳴現。酒既數行。女奴授予紙筆。予不得辭。書詩二章曰。
兩行紅粉爲衣。畫燭香噴翠幕垂。爲鵲橋危星過曉。風風簫冷曲成遲。鱗
生酒面東風信。春入花枝半夜知。可惜歡悰都一瞬。白雲峰外玉繩歌。

又曰。

蓬萊珠翠隔星津。半夜摩挲國姓秦。離扇不開花似織。忍遮瓊樹雨枝春。

女詩曰。

春備一枕夕陽山。珠箔無風盡日閑。不覺武陵溪下水。直拖花片到人間。

又曰。

水聲寒隔洞天深。凝睇閑關少客尋。門外路岐春色斷。老霜秦樹護蕭森。

次女詩曰。

繁華如夢指堪彈。故國空餘萬疊山。蕭索寂寥無處問。越江依舊水聲閑。

又曰。

絳綺春夢夢魂醒。對酒淒涼舊國情。一夜月華添上水。潯流猶作渡江聲。
盈盈詩曰。

亂山無數水聲東。鶯弄花枝恰恰紅。愁見綠窗明月夜。一馬首夢玉樓空。
諸女被酒。驚離吊住。然離幽寂。啼笑女生情。若不勝。致凌既。二女曰。盈盈雅
故。便可就。頃。酒。盈。召。予。輕。頃。聞。雅。女。奴。曰。可。起。二。女。復。置。酒。予。
口。珍。重。珍。重。且。日。值。無。相。忘。予。辭。歸。命。女。奴。送。予。盈。盈。持。子。泣。別。二。女。亦。然。
予。雖。行。恍。然。出。一。洞。但。若。舊。古。本。水。聲。山。色。皆。非。向。來。所。所。予。徘徊。惆。悵。足。不
能。去。後。衣。袖。粉。香。彌。月。乃。已。不。知。何。也。嗚。呼。盈。盈。女。奴。也。幼。以。高。情。妙。翰。見。愛
於。人。其。風。節。奇。怪。卓。出。常。輩。卒。能。爲。神。用。事。豈。輕。也。乎。惜。前。輩。沒。身。於。朝。世。無
可。道。語。至。二。女。之。會。日。期。之。期。仙。凡。茫。茫。精。神。會。遇。是。邪。非。邪。不。可。致。詰。又。可
怪。也。

寄盈盈歌

東風點點桃李繁。花開春入醉酥濃。龍腦透縷綾綃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

盈初見十五六。眉試紅膏鬢垂絲。道字不正嬌語微。學得襄陽大堤曲。阿母
偏憐掌上春。自此風流難離棄。常吟合。未。燕。時。便。會。郎。詩。風。動。竹。日。高。一
丈。羅。寶。帳。啼。鳥。壓。花。新。睡。短。膩。雲。纖。纖。指。纖。纖。偏。半。被。可。憐。留。翠。曉。淡。黃。衫。袖
仙。衣。輕。紅。玉。蘭。干。妝。粉。淺。酒。痕。落。顰。眉。忍。寒。春。羞。人。眼。水。半。懸。上。一。縷。朱
絳。山。枕。紅。針。啼。整。衣。移。步。懶。才。如。韓。壽。潘。安。亞。擲。果。藕。香。心。暗。燈。小。花。靜。院
酒。圍。珊。別。有。秋。百。銀。燭。下。簾。聲。頭。銀。金。泥。額。尺。六。牙。床。羅。帳。窄。叙。橫。啼。口。山
不。分。展。盡。風。流。腰。一。擗。苦。教。飛。上。九。天。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
與。有。能。助。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笑。睡。起。忍。羞。頭。不。舉。風。風。簫。冷。曲。成。遲。
疑。醉。挑。花。過。風。雨。盈。盈。盈。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生
玉。才。多。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籠。上。昇。紅。牙。金。鳳。樓。春。衫。粉。面。誰。家。郎。
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玉。如。土。雲。零。雨。落。止。堪。悲。空
入。他。人。夢。來。去。棠。花。溪。山。海。棠。灣。薛。濤。朱。戶。皆。金。鎖。韋。華。畢。蕭。遠。飛。珮。落。張。枯
幾。滑。琉璃。乾。壓。到。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眼。觀。紙。但。一。掃。落。花。飛
雪。聲。淅。淅。夢。得。見。之。魂。起。撫。琴。天。况。敢。尋。常。看。花。門。不。敢。下。翠。幕。竟。日。短。絳

羅離鞍。掃眉塗粉。迨七十。老大始項舊冠。傳七十始項舊冠。雖江州自然至今。人錦江口。秋螢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得。備天風月。獨倚欄。醉岸濃雲。揮逸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城去天無幾尺。斜陽銜山雲半紅。這水無風。天自碧。望眼空遙。沈翠翼。銀河易闕。天更北。瘦盡休交帶眼移。除上小樓。清淚滴。

雲齋廣錄八卷後集一卷 內府藏本

宋李獻民撰。獻民字彥文。延津人。是書前有政和辛卯獻民自序。所載皆一時艷異雜事。文既冗沓。語尤猥褻。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云十卷分九門。今止存六門。曰士林清話。曰詩話錄。曰靈怪。曰麗情。曰奇異。曰神仙。共八卷。末有後集一卷。曰盈盈傳。乃作者自述所遇。然首稱皇祐中。中稱嘉祐五年。皆仁宗年號。與獻民時代不相及。則傳中所謂余者。乃別一人。而佚其名。非獻民自稱也。其書大致與劉斧青瑣高議相類。然斧書雖俗。猶時有勸戒。此則純乎誨淫而已。以向來諸家著錄。今姑存其目焉。

五色線集三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色線二

卷》提要

五色線集
予嘗誦韓昌黎進學解有云先生口
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
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
鉤其玄每撫卷而興嘆曰先賢之嗜
學有如此宜其充然有養浩然獨存
是以命世而起後賢之景慕也惜其
紀事纂言鉤玄提要之可徵者世不
多見深可慨爾豈惟昌黎為然予家
舊藏書籍中有五色一帙凡三卷
不知何人所輯但於卷末云浩然翁
邵文伯手抄於鶴城寓所之怡雲軒

後於野亭先生處得此本傳抄伊氏
之奉遠棲其題跋之下亦不著年號
名識目披閱數回見其中之可紀者
吟披之餘泰紀鉤提之會其一二
悉俱備可資多識亦可想見其
博極群書矣暇中復自較正而

之高辛丁志者所與致
所見庶幾不與晉人嗜異

便夫學

云

八二七月望淮南集何



五色線集卷上

按中興錄書目稱不知作者據自家錄事記之

渾天儀

張平子作渾天儀崔子玉為碑銘曰數術窮天

地制作倕造化高才傳藝與神合契晉天文志

紫氣黃象淵是大隱書所金靈集虛道書天事

星曲似眉

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為人表候陽

主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曰攝提兩星頗曲人眉似

之

奎壁

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星明王者興道術

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

用圖書隱晉天文志

龍尺木

秋帝春秋曰龍狀騰者先階尺木

月暈風生

造化權輿云歲灰缺而月暈次雞翔焚而颶風生

少女風

風名古詩云宜男草頭珠露下少女風前五葉收

四雲

呂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水雨雲水

雨香

征途記曰蕭總督遇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天雨米

伏虔古今注惠帝三年桂宮陽翟俱雨稻米

雨綿

伏虔古今注漢帝永和平長安雨綿皆白

琢冰

文子曰乃治不能銷木良匠不能琢冰

三月冰

京考曰三月冰歲不成四月冰天下荒五月冰其

國亡六月冰天下兵

木介

洪範五行傳言木兵者名曰木介有甲冑之象

關干石乳

梁裴子野上朝直雪詩冰堂秋中門拂風朝萬戶集靈踰丹殿流雲飄緜柱滴瀝垂土膏關下懸石

乳

卧雪

宋玄白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雪中去身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

金牛

異苑有人見積雪久而不消掘地下見藏中有金

牛

玉馬

東瀛公營中見積雪不消數日恠而掘之得玉馬

高三尺

仙水拂石

祥林法要云大石周圍八十里有天人著六銖衣下拂其石每一劫一拂不盡乃終劫也

蛤中佛

隋帝嘗蛤時食數逾千萬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

異之其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積而防

微內典中禽事

鷲頭作嶺

鷲頭作嶺雞足名山孔雀為經鸚鵡語偈字中疑

鵝珠裏認鵝

獸事

金翅鳥王銀角獢子地名鹿苑塔彌雀離等同
時懽快調伏同上

半面笑

山明錄賈弼夢見人曰愛君貌欲易君頭許之
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辭各異

短人行案上

漢武帝故事時東都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積
常令人行案上東方朔問曰巨靈如何叛阿母健
否

金推子

續酉陽雜俎新羅國人名有龜有弟甚富窮龜因
分居乞食國人與其隙地一畝乃求慈穀種
於其弟弟熟而與之龜不知也後生一龜大如牛
食葉數樹不足其弟知而殺之四方百里內慈飛
集其家謂之慈王四隣共縲之不供穀惟一粒穗
長尺餘有龜常守之忽鳥嚙去有龜逐之上山鳥
入石罅有龜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
衣共戲一小兒曰你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
金推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

及多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推拂於石罅
有龜取其推而歸所散隨擊而辦因是富作國常
以珠璣贖其弟之後其弟效之為群鬼所執令築
糠三板拔其鼻如象而歸

石函中人

有人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忽有一人起於函
中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蓋道門
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 雜姐

異峰

龍門有一蘭若庭多古桐一年桐始華有異蜂聲

如人吟咏梓師視之具體人也乃以捲竹幕巾網
獲一鳥實於紗籠中微吟嗟呼聲忽一日其類數
百有乘馬與者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師
潛聽之有曰乳昇翁為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
君已除死籍又何懼有曰叱叱予為青童君奕勝
獲玳瑁紅十幅君出可為乳星子詞當為料理梓
師奉籠放之經次日有人長三人尺黃羅衣步塵
止梓師屋簷前狀如人語我三清使者上仙伯教
意多謝急失所在

籠中書生

續齊諧云許彥行遇一書生卧路側云足痛求醫
驚龍中彥戲許書生便入籠中與多鵝並坐負之
不見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謂彥曰欲談薄饌乃
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又
向彥一婦人來令歆招之遂吐出一女子年十五
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卧彥謂生曰
竊一男子同來歆呼至又吐出一男子年二十餘
明恪可愛書生歆竟女復吐錦行障障之久而書
生起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惟留大銅盤與彥曰
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 百陽雄姐

无龜

術士王瓊常令取一瓦子畫作龜甲乃懷之一食
頃取出放庭中終日脩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
取花房點藥封家器中一夕花開

公遠隱形

玄宗李隆基於羅公遠或水帶而脚不能隱玄宗
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中極上失上愈怒
令破柱獲大言於玉砌中乃易磚觀之磚明堂見
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
之形上懼謝恩不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

天翁四雀

天翁姓張名堅常張網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
劉翁夢移之白雀輒以告堅終其能害天公遂下
觀之堅乃竊騎天公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公乘
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
白雀為上卿侯以劉公為太尉主死生之籍

王清本

元和初有人伐枯栗樹忽有黑蛇舉首白我王清
本也汝勿斫後王清本伐之掘其根得散錢二大
窰因是遂富錢形龍號王清本 同上

玉碑邪

唐肅宗賜李輔國王碑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
非人間所有奇玉之者可費數百步輔國常置座
側一日方巾櫛而碑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涕泗
交下輔國惡其怪碑之如粉不同歲輔國就錄

抹青蛇

孫思邈見小青蛇被傷血出脫衣贖而抹之後見
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迎至一城郭若王者之居
見一人白帽綈衣侍從甚衆忻喜相接迨入宮
門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再三拜謝云此

兒癡駭為人損傷賴救免害後以輕綃珠金贈之
思邀不受遂取龍宮藥方三千首與之云此可以
濟世拯人云以上並出續仙傳

鼓髯

邢和璞迨一異客色如削爪大咲吻口侵耳與邢
副談多非人間事謂崔曙曰向客上帝殿臣也復
言崔太山老君後身

神蛇瘋狎

神蛇斬之則斷而復續瘋狎擊之則死而復生

著龜

論衡云巨著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
之物則生遲留歲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著神龜也

焚桑

異苑云元緒龜名千歲桑乃可烹之

一角羊

論衡解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
疑者令羊觸之

左丁力士

蜀王本紀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
美女與蜀王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

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化為石也

紫駝潛識泉源

郭璞墳曰駝唯奇畜肉幾身被迅驚流沙顯功施
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易腸鼠

梁州記有仙人唐公舊宅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
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也博物志曰唐房升仙
雞狗並去惟有鼠留不特去鼠悔一月三出腸

候日蟲

洞真記畢勒國獻細鳥以玉籠方尺廣之數百頭

形如大鵝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鵠也
國人常以此鳥候日亦名候日虫也宮內嬪御皆
悅之有禁於衣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
服其皮者多為大丈夫所妬

白鶴

周郡學子山中有白鶴化為鶴先人而至後群書一
卷乃黃帝而下曆日也群後遂明陰陽具人謂陰
陽之精

搏蒲有神

慕容寶曰燕博蒲危坐整容對之曰世云搏蒲有

神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盧蓋
盧故云五木之祥 晉樂志

寶光珠雀

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腰玉
女三千人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宮迎
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鳴集於此

綠衣女子

劉交居若耶溪忽聞有人採蓮喧笑聲交以漢左
右無人居甚訝之乃斷柳枝蔽身視之忽見十餘
女子從一華林而出皆衣青綠年十六七入叢蓮
相對而譔交乃掉舟以逼之諸女皆化為龜入水
穿衣童子

元道康居林慮山書齋常有雙燕為巢忽為人語
道康問之曰我為上帝所罰暫為禽耳來日午時
將歸可於前溪為別道康獨至南溪俟之有二燕
飛來投碣下一化為穿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
前為道康曰今以賢相命來此無以留訣賢有隱
操幽陰見嘉加賢壽四十歲相報言訖飛去

音賦

仙記

搜神記曰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令每生子
必於草葉大如蚕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即以
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
先用子者即母歸用母即子歸之如此輪還無已
燭龍

山海經曰西海水亦有龍尾山神人面身而赤身
長千尺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謂
能請致風雨是謂燭龍

靈龜五彩

說苑曰靈龜之文五彩似金玉背陰向陽上圓象

天下方象地

馬垂韁

符堅時大宛國獻千里馬堅後為姚萇所敗落馬
墮坑中不能出馬乃垂韁跪膝向堅堅乃得出

凡化鹿

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凡化為
三足白鹿時出於山上

關編即

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關編即八十一戒千二百善
入洞天二百三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為善升玉

清白誌見腹名在瓊簡者目有綠筋名在星書者
眼四視名在方諸者掌理回齒皆上仙也其次皇
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終祖

玄妙玉女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
孕疑神瓊胎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
於扶力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
而白首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
三色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離
祖

穿盤石

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鎖使穿一盤石石
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

仙冊訣矣

雲腴

仙方有九品其四曰朱光雲碧之腴赤雲腴神仙
傳

賀自真

子晉寫飛古洛川金桃再就賀如仙三清樂奏嵩
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

對駐香耕誰能白晝相悲榮太極光陰一百年賀
自真飛昇而去

蓬萊隔弱水

謝自然聞司馬承禎居玉霄峯遂詣焉後告別承
貞挈一席以棲于海泛於波上隨新羅船載之俄
到一山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中有
一人花冠霞帔自然入謁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
此去三千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乃真名在
冊蓋身居赤城乃良師也

新邪劍

劉去奢居山學道有神人謂曰張天師有新邪劍
并飛劍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辭以不敢輒
取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與之

鳳髻霓裳

李言妻裴玄靜常獨居靜室夜中聞人笑聲李疑
之乃壁隙窺之見二女子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
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絳服綽約在側後有仙
女奏樂白鳳載玄靜升天而去

威逍遙

威逍遙劍尋妻也獨處一室絕食靜想忽晨起屋

裂如雲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而逍遙與衆仙在雲中

玉霄峯

司馬承貞隱於天台玉霄峯自號白雲子一百餘歲童顏輕健一旦告弟子曰今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遂尸解去

騎赤鯉

列仙傳琴高先生在其州牧學二百年入水中騎赤鯉魚出得水仙

青單衣

神仙傳曾公歌殺左慈出市忽失之不知一市教萬人皆眈目焉巾青單衣不知所取

青霜袍

內傳上元夫人降武帝宮服青霜袍雲色乱目

許宣平

每醉陰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又題壁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夕說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訝壠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

縮地脉

劉貢父上元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黎獨
照公

姮娥

昇得仙藥於神人未及自服其妻聞而竊食奔入
月中為姮娥李白詩曰借問卑棲與同穴可能雲

漢勝重泉

九隴殘經

唐道士姜玄卿至德中於九隴伏龍觀拾得殘經
四五紙是太上後使六丁法神仙傳

驅蛟印

曹德休行符藥有一女子為蛟所魅德休與符投
之忽見潭水翻湧水中霹靂蛟已死矣而女子會
失其病續仙傳

紫千詔

紫千詔辟谷服氣忽有白木人拜千詔言君道德
臻備仙籍擬升當在人間後使鬼神今神人將降
無畏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神將十餘
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以衣綠
衣吏各執簿一卷謂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走矣
幸備後使千詔拜授天書後長司則生

水則雨沅源野際地則雷鳴曉曉書空則電光燦

入後陳州刺史劉昫忽中風毒死千詔策杖入州

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右

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颼颼從脚心

出三日平復

酌水為酒

於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指船即佳呼為自墜
海魚即活撮土壺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蚊變山

以為人物

譚生拄杖

譚峭字景升線作長江扁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
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

沙書化龍

柱昇能沙書好作水枕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

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餘丈隱隱若雲霧作小龍

形呼之復下水中

水戲

張志和為水戲鋪席水上獨坐飲酌爾味其席來

去如刺舟聲揮手以謝親賓上昇而去

曉濤

仙傳曰以主人相為作漆以鬚十秋盛水覆口以垂之皆成染也

二桃枝二年

釋惠寶至長白山忽見一寺門宇炳煥見一沙彌與二桃枝語寶曰至此已淹留可知矣寶出回顧失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始知二桃枝二年

陽臺

史記楚棄王臺與巫山神女會陽臺乃神女廟名也故詠史詩云楚國城池颯已空陽臺雲雨去無

踪何入更有棄王臺寂寂巫山十二重

蝦蟆舞

神仙傳曰葛公指蝦蟆舞皆應節使止乃止

白獸樽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爾樂志

石華燈

魏武帝都鄴時會文昌殿用燭俄又設石華燈

荆楚記

三月三日四時百草今人因有謂百草

之戲鄭谷詩云何如聞百草賭取鳳凰釵

競渡

荆楚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死時人以舟楫救之故梅聖俞云南方傳競渡多在屈原祠

檻穽子

晉時程曉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檻穽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頻盛茶此何搖扇臂中疼流汗正滴淹傳語諸高明熱行宜見呀

乘小駟按樹木陰下

上幸緬嶺宮以行宮狹隘將避暑於佛寺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策往視之回曰姚崇方乘小駟按樹木陰下上曰吾得之矣遂命小駟願忘煩

浮瓜沉李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李安度嘉詩云浮瓜沉李謾垂名

金波玉葉

梁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乍收風恨九重子伊夕愁三秋子不同

李白祠

李白祠在別杜考功詩

我覺秋興遠誰言秋興悲山得落日去水共晴空
宜烟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去各萬里茫然空
爾思

八能行事

後漢禮儀冬至夏至陰陽觀景長短之極微氣之
所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以次行事

菊水

抱朴子南陽郡縣山中有甘谷水谷左右皆生甘
菊花隨其中世久水味變居民悉食谷水無不壽
考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八九十歲

九疊屏

李白廬山謠曰廬山秀出南岩傍屏風九疊雲錦
張

玉輪江

陸善長水經云江水源出玉輪山在蜀西

舞水

記義宣城曰蓋山有舞水聞人歌湧出

玉筒山

名山記朱孺子吳末入玉筒山食菊花乘雲上天

金牛渚

袁嘯江賦有金牛渚張安見金牛帶鎖於水上因
名之

銅龍堰

語林曰晉文公飲脩九龍堰掘地得石玉水銅龍
六枚堰遂成故名銅龍堰

蟻壤寸而有水

韓子桓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
陽夏居山之陰乃掘之遂得水

驚禽水

宋之問詩

玉醴泉

十州記

火禍池魚

風俗通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按有家書曰宋城門
失火因汲池水以沃之池中望鰭魚悉露死喻惡
人之臨井中傷良善也

淡水魚

曹植說吏求曰鹹水之魚不悔於江淡水之魚不
入於海寧去累世宅不去鰭魚類洛鯉伊鯉其
於牛羊並雜俎

犀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或云犀角通者是

以病然其理有倒押正押腰鼓 倒者一半以下
通正者一半以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雜組

犀墮角

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雜組

蛤詩

蟲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再詎可

成

燕化蛤

說文曰海蛤者百年燕所化也

蝦頭杯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縷晉

東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

湧躍於外時盧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

之安遠曰即三旬後獲時有吉慶者

長鬚國

乃蝦也有士人隨新羅使至一處彌長鬚國拜士

為駙馬見姬嬪悉有鬚士人賦詩曰花無蕊不妍

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不如搃有王父

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順頤聞平繼組

龜有八名

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
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虛凡八名其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云某之龜得之者財物歸之
富至十萬蛇蟠不敢集其上出雜組

象

御象一事瑤之數無鉤不可惟倪可伏非駝所堪
與馬同渡負猴而行六牙生華七支柱地圖開賜
上河出泉中一醉難調六對曾勝

牝牛

何承天纂文牛羊無角謂之牝若或反牛羊角長

謂之牝

放牛逐兔

焦貢易林放牛逐兔費日無功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中有人騎白牛蹊人

田田父呵詰之乃曰吾比海使持看天子登封遂

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迹遺棄皆銀也明

年世祔封禪

金驢

金駝一鳴天下太平並出雜組 僧止金輪山所

乘驢上山失之執者聽其鳴曰云云

决波駒

骨利幹國獻馬十匹尤駮上為製名决波駒者近後足有距出雜俎

馬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渚真馬十三

歲馬也

龍子

開元時得異馬於齊魯之郊名曰龍子

獬廌窮奇

獬廌見聞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照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為冠小人以窮

奇為名

黃耳傳書

晉陸機有狡犬黃耳能傳家信故羅隱江東旅中感懷云書憑黃犬路何長

胡蘆生

裴氏遇病鶴翹瘡老人曰須三世是人血可治惟洛中胡蘆生三世人矣裴至尋得之授針刺臂滿乳滿合授之至鶴處塗之損處生毛矣雜俎

九鳳

前九鳳

八鸞

王北

唐關詩

瓊鸞

陸機詩

八鸞

舞鸞

孤鸞見鏡觀其形謂為雌必悲鳴而舞出白大集

鳳

雄鳴節節惟足足行鳴曰跕躑止鳴曰提袂雜俎

麒麟

牡鳴曰逝一作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

夏鳴曰卷綬鳥有四十五種獸有二十四百種

鷹飢附人

權翼諫符堅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

颺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

堯堯鳥

堯堯鳥其聲自號形似鵲

白鵲巢

貞觀中有白鵲巢于寢殿前槐樹上左右稱賀上曰我常咲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與此何足賀命毀其巢鵲故於野林雜俎

東立朝兩鸛

李孝貞詠鸛東立朝兩鸛南飛夜月鳴東方朔傳
曰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東方朔屈指獨語
上問之對曰秋後節上有鸛立枯枝上東向而鳴
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鸛尾長傍風
則傾倍則厥足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此堂書

黃雞伏郊

通典晉教喬妻于氏上表論養子議曰鄙諺有之
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其為烏雞之子不知為
黃雞之兒小可以喻大

明羽雞

洞冥記祝雞翁善養雞得遠飛雞之知伏之名曰
明羽雞如鶴火色有八翼翼下有目亦曰鳴羽雞
也

五時雞

影娥池北有鳴琴之苑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
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雞

楚雞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之曰此鳳凰也乃酬于

金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死其人不惜千金與
恨不得獻耳山陰林

鵝

濟南都有鵝浦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歌中有
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項極長羅得之項上
有鈴以銀鎖隱起元鼎元年字

雞五德

田饒言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是也陸機言蟬有
五德文清廉儉信是也

喜日鵝

日出時鵝翅而舞又名喜日鵝洞冥記

昇葉鵝

毛輕上葉下食五穀葉來露亦曰丹毛鳥洞

青鵝

帝昇望日臺有三青鵝群飛而上化為三小童洞

實記

鳥獸能言

記云鸛鵲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羅
隱詩云猩猩鸛鵲無端會長向人間被網羅

鶴象軒

術就公好鵩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獲甲者曰
使鵩實有報佐述懷詩曰遇時寧乘鵩乘軒

無恙

風俗通曰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是蛇也食人心
凡相問勞曰無恙乎俗說以無恙為無疾非也

蛇屬

卻行蛇屬行行蛇屬注鳴蜩屬鳴蜩屬鳴蜩屬
蝟股鳴蜩屬胃鳴蜩屬

蛇屬

博物志華山有蛇名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巴蛇食象

南海志巴蛇食象

蛇屬

孝經援神契曰蛇屬垂芒

蛇屬

語林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如畫八百之旗皆
蕭蕭而戰有大蛇狀如月鳥飛集王舟因以畫蛇
旗翌日而紂名其船曰蛇舟鄭人擊趙簡子得
其蛇旗即其遺類

蛇屬

蜥蜴論以所不規而不信者蟬不知雪也

復育

蟬未蛻時名復育亦朽木所化也常如見復育則
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蝶

白蝶蝶尺蠖所化也非熊以常見蝶蝶中蝶蝶
裙幅旋化為蝶

驚蛰蝶

吐齊魏伏字伯起昔在京輕濟元基人號曰驚蛰
蝶也

雷雨堂

古槐中蟻穴也盧汾常叩樹有一女子衣青衣出
引汾入見廳堂危豁有堂題曰雷雨堂云

蟻城

墊江縣井端為父卜地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
外重雄蟻皆具子城樵樵工若雕刻城內分街徑
小埕相次每埕有蟻數十幢幢不絕棧中有二蟻
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
有金脉疑是雄者

類雷

顏當寒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常仰釋其蓋伺蠅蟻
過輒翻蓋捕之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土蜘蛛
地計暢鬼谷子謂之蛛毋童賦曰顏當顏當守
門蠅蟻效汝無處奔離組

威汚蠅來
君綽過威汗蠅即大蠅也

群虱聚食

韓子曰三虱在豕上相與語一虱適之曰奚說一
虱曰爭肥硯者一虱答曰肥豕不度臘相與聚食
其瘦者人乃不殺也

蛇謎

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園
廊遊戲中庭上人疑擊之拍拍死者標標格閣
而死主人不傷是何物東方朔曰利啄細身善匿
出昏嗜肉惡煙掌指所捫臣朔愚題名之曰蚊舍
人辭窮不見脫禪

夢蝶

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飛故方昭度標詩云南華
本是風流物一箇花中夢一場

五色線集卷上



五色線集卷中

蒜曰西戎之蒜

藍曰南華之藍

蒲葦靈芝

草曰蒲葦王者有孝德則生於厨 草曰靈芝王
者有仁德則生於宮

槐

莊子槐生五日而鬼目十日而鬼耳

靈芝無根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詞也烏無世鳳凰歎
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效賢說則

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續西陽

琥珀拾芥

本草云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我輩累卵擲膽分玉
蟬黃黍鼠

大華

菊一名更生一名日精一名女華

花縣

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栽桃李花號曰河陽
一縣花故錢昭度詩云潘岳栽花後風流過幾年
古時繁盛地今日艷陽天

其香

典略曰芸香辟絕魚蠹故其香當由芸臺

龍腦香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同上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亦呼辟邪刻其樹皮其膠如鉛名安息香燒之通神明辟衆惡同上

鬱金香

鬱金香出罽賓國

雀頭香

江表傳曰文帝使求雀頭香孫權與之

雞舌香

吳時外國五馬傳曰州上出雞舌香蘇合香魏志孟德與諸葛亮書曰奉雞舌香五斤以示微意

水麝

天寶初廣人獲水麝詔養之水麝臍中惟水漚一滴於斗水中用灑衣衣至敗其香不歇每取以針刺之捻以真雄黃香氣倍於肉麝出雜俎

雷鳴茶

蜀雅州蒙山有五頂頂上有茶園有僧病冷遇一

老人謂曰何不飲茶仙家有雷鳴茶於蒙山中頂

以春先後俟雷發聲併手採摘至三日而止若一

兩以本康水煎服即祛宿疾三兩可接骨四兩即

為地仙

飲百碗香

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本好茶惟茶是求或出日過百餘碗如不出

日不下四五十碗因賜茶五十斤

載茗一車

茗譜云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

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黃而飲之當愈服之有

効由是人競採撰讚其畧云窮春秋演海國不如

載茗一車進士權舒文

饌玉

饌玉對春暉 實詩云

竹人

大液池岸有竹未嘗相離帝呼為竹人

落格藤

庾信小園賦離披格落之藤

藤橘

三吳記北安國關宅忽有二人來云自帝庭來謁
一衣綠曰藤子一衣黃曰黃子與語吳大帝時事
歷歷可聽及去遣人尋之入未央宮庭中衣綠者
入於藤下水黃者入於橘下

安羅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
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連章布葉垂陰比月
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雜植

重思柏

鄭都稻名重思米如石櫛子杜瓊重思賦曰霏
秋雨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雜植

水衣

廣雅曰石髮石衣也說文曰苔水衣也

生人頭髮掛果樹鳥鳥不取食其實續酉陽

盤桃同色

後漢明帝於月夜宴群臣太官進櫻桃以赤瑛
盤賜群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群臣皆嘆云空

盤

仙桃

仙桃出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
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
之愈眾疾尤治邪氣

偏桃

偏桃出波斯國樹高五六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
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 雜俎

好李

曰房陵朱仲之李 東周文弱枝之棗 文

張公大谷之梨大 甘橘曰木奴 石榴曰月若

柿曰赤實果 說文 棗乾曰棗脯

大栗

曰巨房之大栗 杏曰文杏 柳曰吳柳

木瓜曰楮 爾雅

此君

晉王徽之字子猷所居愛種竹嘗曰不可一日無

此君世亦有綠筠龍搏之語

連錢符浮根菱

洞冥記靈池有連錢符浮根菱倒枝連錢符

錢文浮根菱如根出水上葉淪波丁實細皮

甘霜下玕英因名青水菱

一尺栗

神異經曰東南荒中有栗樹高三十丈子徑三尺
二寸長一尺

梁侯柿

張九齡荔枝賦曰柿何稱於梁侯報何幸於張公
漢帝杏

濟南郡分流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
漢帝杏亦曰金杏

天漿

衛公言石榴餅者謂之天漿並續百陽

龍肝瓜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谷所
謂水谷素紫之瓜

種瓜

馬自然以瓷器盛土種瓜須更引蔓生花結實取
食象實皆稱香美

隱侯竹園詩

寒瓜方臥隴秋菰正滿敗紫茄紛爛綠芋繁

差
德栢詩

一院暑難侵莓苔影可深漂枝半息鳥餘吹正開
襟宿酒香添色殘陽石在陰乘閑動詩思煎靜入
祥心

桃李不言

漢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羅隱詩云桃李無言
應咲我二年塵土滿漁航

綠圖

新溜而至魚沉曰圖五色畢具蘭葉朱以授于帝
名曰綠圖

赤文綠字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
綠字

昌廬

帝王錄有亦崔衙冊書止於昌廬

龍馬衙甲

尚書中候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衙甲
赤文綠色註龍形馬衙甲所以藏圖也其文赤而

綠

雌雄雌

則天初誕之夕雌雄皆雌

鵲門

漢東宮故事曰東宮有鵲門鵲金龍門

玉郭

唐崔承慶上疏召太子用玉郭則天然之

九泥封門

東觀漢記云隗器將王元謂器曰請一丸泥為大

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報天地

白虎通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也

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

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父

之趾以示報地

玉龜

應邵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沼沼中有玉龜

鳳閣

封祀壇碑趙鳳閣者露集斗龍門者雨降

驚動

論衡曰赦令將至繫室驚動有所感也

鳥夜啼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入康為豫章臨川王又康時

為江州相見而嘆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又康大

懼妓妾夜聞鳥啼聲即叩闥云明日有赦吹徙為

南州因作鳥夜啼曲

金雞竿

晉書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涼師赦

必立雞竿

五羊街谷

廣州記曰聽報上盡五羊又作五谷囊隨羊懸之

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街谷萃於楚庭故置其象

為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雀飛入手

異苑曰杜咸魏華之初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

封爵之祥

綾笥赤蛇

風俗通漢發綾笥有二赤蛇分南北走卜云此

吉祥君當為遠將以東為名後果為大將軍遼東

守

德及幽隱

則雙魚生妾腹有制則白鵲來巢

雞姐

五雞金

魏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執金為銘曰於禁有魏
作漢藩輔朕相鍾繇實惟心膂

珠襖

大帝載誕之三月大后以珠絡衣祔賜之天寶遠

景山鎗

梁何點或乘紫車或躡草履志心所適雖醉而歸
時人號為通隱齊竟陵王賜以精妙花琴徐景山

鎗

翡翠帽

吳志吳將軍陸遜破曹仁軍上脫翡翠帽賜之

金印文袍

王隱晉書曰帝賜涼州刺史張駿金印文袍

綃一萬疋

虞預晉書武帝論平吳功羊祜王濬張華賜綃一

萬疋

紫金帶

太宗破高麗得紫金帶開元中高麗使來朝曰本

國亡是帝歲荒民散上遂命賜其使

雞戟

張華晉東宮舊事曰崇福門雞鳴戟上

刻舟求劍

古人劍墜水刻舟以求曾歟院題劍潭云波門神
物將階木潭上魚人誤刻舟

化衣塵

古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故輩下感懷詩
云誰信風塵化客衣

藻高

藻高黼張歌金舞榭之基蕪城賦云

金溝清泚

朱文帝好與楊玄寶於常中使至寶曰今日上何

處召我耶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

劇甚也基子曰枯基盤曰木梓

秘掖

宋之問曰西城秘掖北禁仙源

清切紫霄

李白詩云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

九龍殿

魏崇華殿改為九龍殿

三雀臺

魏太祖立三雀臺沈約詩曰照耀三雀臺作迴九

水精柱

魏畧西秦國王以水精為柱

飛來柱

漢宮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在樓上
是琅邪縣上柱飛來先刻字記年月

麝香壁

蕭子顯齊書曰刻畫彫彩麝香塗壁

胡粉壁

蔡質漢儀曰漢大內省中皆以胡粉壁畫占人象

鴛鴦

魏志魏文帝夢兩瓦落地為鴛鴦

玉梁

漢武帝時玉筍山氏以愆旱災蝗折之無不應乃
相率立觀晚措殿少中梁一條數旬未獲忽一夕
震雷風烈曉乃晴天降白玉梁一可其文度儼其
安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至魏武遣使取之去
觀九里半時氣裂殿梁化為黃龍飛雲而去王
尚山記

金屋貯阿嬌

漢武帝故事為太子時長宮王欲以女配帝時帝

尚小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
嬌當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即陳后小字
也李商隱詩云金屋當年貯阿嬌錦屏銀燭宴春
宵

黃金為街勒組繡為障泥

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街勒組
繡障泥同入禁中觀者如堵明皇雜錄

錦綉鳥鴈

奉御湯中楚以文瑤寶石中有玉蓮人以錦綉為
鳥鴈於水中水出於金溝珠纓寶絡流出溝渠

天寶遺事

飛辰

帝氏於張女即廟中得二夜化為二白鳥而飛去

宣室志

象牙簾

漢武賜李夫人

金織帳

魏略云大秦國出金織帳

雷門

吳越春秋雷門越州城門上有鼓一百有人見

鶴飛入鼓中後擊之聲聞京師

珊瑚床

內傳曰武帝禮西王母以黃金几珊瑚床

白玉床

南岳記衡山有仙人石室白玉床

影犀殿

洞冥記跋勒國有文犀四頭角表裏有光因名明

犀暗中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簾如錦綉之文謂

之文簾

玳瑁席

魏志劉焯賦曰布玳瑁以為席

象牙席

神仙傳淮南王為八公并設象牙席

六角扇

晉王羲之字逸少見老姥持六角扇賣因書名五

字人竟買之此詠扇云九華已著陳思賦六角曾

傳逸少書

紅樓聯句

重疊碎晴空餘霞更照紅苔靜金輪露雲輕白日

宮元和中帝幸此西陽

到公石

到溉山池有奇硯石梁武賄得之迎至華林園所

謂到公石南史

黃犢庖

焦光蝸牛房俗呼為黃犢庖魏志

鄭公卿 鄭玄

燈婢

寧王以木婢執燈呼燈婢遺事

玉羊井

韓詩外傳魯哀公穿井得玉羊孔子曰土精也

銀床

古詩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銀瓶索綆汲寒漿

長楊諫獵

漢書成帝好田獵楊雄作長楊館賦諫獵是侍郎

詩云賦客不勞陳羽獵絲苔芳柱鎖長楊

玉閣

物理論古之士李者以總其名籍上天府金櫃

玉閣中 卽省之

純編折摘

孔子說書易系編三絕鉄摘三折北堂書

讀五千卷

北齊崔儵自恃才高大署其友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開心

異苑鄭玄思李數年無一業成夜夢一老人以刀開玄心傾墨汁着心內遂通達

耳筆丹墀

杜預舉賢良策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為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理絲

物理云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先理亂絲之能而誤聞詩義也

虛有其表

上命蕭嵩草薶頤制有曰國之琛室上以顯父名命易之嵩坐良久既成上前席觀之唯曰珍室嵩既退上擲於地曰嵩有表耳

洛生詠

謝安為洛下書生張融方作雜生咏

東父金孔明

得父膏腴

謝世祖常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曰謝朓得父膏腴肥壯也

黃衣翁

司馬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曰可為大人賦言神仙事獻之

脫羊裘

後漢高蔡之云人生當夕脫羊裘朝佩珠玉青桂近婦城妻裴筠婚蕭進女問名未幾便擢茅羅隱

西公卿

道士王抱一常相呂文穆公王太惠公錢若水劉蕡四人未第時云聚相也下丞相也後皆如言呂

穆仲贈文惠之仲子皇城詩曰乃翁獻賦聞場屋吾祖知名並弟兄見說嵩山王道士坐中曾議四

公卿

中行刑部

國史補省中語曰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部後行相也後行相也不博中行都門

事藝如拆襪線

韓昭仕為蜀王氏為禮部尚書粗有文章至于琴瑟書射亦皆涉獵以此恩幸於王衍時人謂昭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也

都公

唐呼左右司為都公

昆脚皆頭

杜牧常於宰執求小儀不遂求小秋又不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竟除北部貧外漢鼠齧衣

金龜

金龜

蕭悉達仕齊腰帶為鼠傷楊遵彥曰當得官未幾除家令復失職鼠又齧其靴楊復戲之悉達曰便是鼠作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一時盡矣

南史李元操為給事後為蒙州守不復留意文筆之內或問之曰五十年倏然已過二髯盡素宣情文意一時盡矣

衮衣倚枕

廣陽王憂著衮衣倚樹楊元慎解曰死後得三公耳後果然

雜俎

輿車上股

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胡見使載輿車虎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肉銷分半

沈約為尚書令與徐勉書云百日數旬羣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肉銷分半

升款

載記披陳升款

奄丹

載記慕容恪表云奄丹偷榮慙責孔厚

微簡聖心

蔡邕書曰臣姓名狀貌微簡聖心

華獨坐

華歆字子魚

盛印於囊

定殺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

之之端為端它日稱之曰端公知其難事者謂之

端端最為難制威印於囊開元以來殿中侍御史

彈舉遺失號副端

黃驃少年

周裴浚州常乘黃驄馬青袍先登陷陣時號黃驄

年少

梁陳慶之麾下皆著白袍時人謠曰名師大將莫

白袍

自勞千兵萬馬避白袍

浴室門 金鷲坡

德宗朝學士常召對於浴室門又移院於金鷲坡

賭宣城郡 宋文帝好奕棊與揚玄室賭郡玄室戲勝補宣城

太守

高枕

衛瓘云吾前在中山郡無事高枕而已

不送梁柳

皇甫謐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人勸謐

餞之謐曰柳布衣時送迎不出門今作郡送之

貴陽城太守而賤柳也

獨立使君

裴俠與諸牧守俱詣周文刺史命俠邪立謂諸牧

守曰侯奉公為天下之豪傑中有如侯者與俱立

周文厚賜俠朝踊獨使君

縣妖破膽

李果為洛陽令民畏服人聞妖神廟中相語曰

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

印綬易餅

魏略太祖調丁斐曰印綬何在曰易餅耳

鵲銜綬帶

貞元年德宗詔頒朱賜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

思之宜有定制卿友使宜以鵲銜綬帶觀察使

宜以鵲銜威儀瑞草也

再作司徒

胡廣

一復司空

胡

三為宰相

姚崇

五登家職

楊賜

五馬

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

時人呼太守為五馬

五柳

東晉陶潛字淵明號靖節先生嘗為彭澤令庭種

五柳遂號五柳先生自是稱縣令為五柳

仇香

後漢仇覽字香辟為考城縣主簿時以鳳凰棲於

棘自是人稱主簿為仇香

山尉

漢梅福為南昌尉後隱吳門為神仙故呼為仙尉

尉

隔坐屏風

吳錄已隔為中書令父亮為尚書令每會帝以雲母屏隔其坐

銀魚十二

吳陸績表云臣自祖相承十七受朝恩銀魚十二

放囚剋期

謝方明東郡人也宋文帝時為臨川內史每時歲

郵放囚而歸剋期而來後為會稽太守將子名惠連出米書

腹案

王勔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寤時人謂之腹案

口案

張九齡引囚口擬案人謂之張公口案

字升卿

後漢虞詡祖父經為獄吏常放于公之治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子孫可至九卿故字

升卿

鳳毛

晉謝超宗鳳之子超宗侍武帝宴嘗曰殊有鳳毛言有父風自是世稱人子曰鳳毛

象膳在足

徐鉉博通今古後堯象膳取膳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名問鉉對曰象膳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蔡即中以反舌為蝦蟇

蔡即中以反舌為蝦蟇淮南子以蝦蟇為詩義

以蝦蟇為蟪蛄高誘以訖雀為蟪蛄

不識撐犁孤塗之字

玄女春秋曰計君義殺與司馬相如傳逐漢書讀匈奴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也孤塗子也匈奴既單于攝漢人言天子也

言天子也

蔡謨不識彭蜩

蜩蟻

魏署楊沛牢歷城不以私計介竟身退之後家無餘積蜩牛蜚居止其中要子凍餒

無齒

元退處士年七十二口中無齒每磨裝胡餅疾齒如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為妙物

角巾東路

羊祐與弟書曰既定遺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

常帶之墟東路一作東弟

踰齧胡餅

晉張文辟為別駕不肯就踰齧胡餅

百結衣

士明錄曰董威革在雒陽止白社中時出於市得

殘繒絮結之為裳號白結衣

牆東

後漢龐參與同郡王君公友善時人語曰避世牆

東王君曰

桂餌

閻子曰嘗人有釣者好以桂為餌黃雀為釣垂翡翠之綸

婚禮九事

有合驩阿膠嘉禾九子蒲朱萐雙石綿絮長命錢

漆九事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萐為心可也

可仲嘉禾分福也覆石義在兩固也 雜俎

紫珪

吳王小女才貌具茂慕韓重之才欲嫁之王不許

紫珪飲氣而卒重感其意乃具帛幣吊於冢前珪

魂出塚傍見重流涕相與還塚三日夜重請遂贈

以徑寸珠并白玉壺

蘇武結髮選 孟光齊眉列女傳

馮衍忌妻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

不試用子值英主亦填奔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

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首

忌妻至于自操非曰余有悍妻亦令家道轉軻三

同也

快婿

後魏劉昉少依博士郭瑀有女欲求良偶有心於

昉當坐遂別設一席於前召諸子弟曰吾有一女

欲求一快女婿誰當坐此席者昉奮衣來坐曰

公求快女婿昉其人也遂妻之

參辰相避 楊子 鳥鼠同穴 悍妻惡妻



五色線集卷中

五色線集卷下

投符起石

葉法善卜居山其門近

回以避之師投符須臾飛去路乃平坦眾共驚異

仙傳拾遺

太極紫微左仙卿

嘗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衣錦霞冠

謂詩曰我奉太上密旨告子子本云云以受籙不

勤諳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功滿三千當獲

舊任以正一二五之法今授子勳行教化宜勉

之

天台苗君

師年十五中毒殆死見青童曰天台苗君飛印相

據於是乃蘇

目如秋水

李必賀知章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拜卿相李涵

家傳

賦長歌行

必年九歲賦長調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

意無不絕然非天倘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後不去空作昂哉一丈夫早生志氣多良面請

君者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焉者莫

不稱賞張九齡見而獨戒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

折宜自諱晦斯盡善也哉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

子耶但當為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為妙

爾後為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齡九齡感悟

乃呼小友

雲間孤鶴

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儀於沙苑雲間有孤鶴

回翔上御孤矢中之鶴帶箭矯翼西南而逝益州

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第一院有青城山道士

徐佐卿一歲率三四至一日忽不怡曰偶為飛矢

所加今已無恙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因留之於壁

後年箭主至則宜付之乃記壁去留箭之時則十

三載九月九日也上幸蜀暇日命駕行游偶至斯

觀入此堂忽觀其箭取與視之乃御箭也深異之

佐卿乃中衛鶴耳神異也

賜朝金玉簡

號天桂峯中嶽先生賜朝金玉簡

偃月子

九霞觴

輶車繡幄

王

青蓮君

一旦告弟子曰吾身居玉霄峯常有真靈降焉今
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須去人間俄頃氣

日熟子

玉書金格

三田

上需藥

京交契之舊

之訣還嬰沂流之事感遇傳

蒲中多大棗

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轉

得啖之蒲中多大衆

王尺八

狂僧以手巾絮染於回回寺布施歷房散之唯餘一房空榻而已侍者於房內取王尺八以授狂僧人見一胡謂之磨滅王至玄宗大感悅持王尺八吹之磨滅王即祿山也

盧服

王是好勸人食盧服根葉云久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也

輔唐山

吳請於高密牢山合煉玄宗許之因號山為輔唐

吳居之

蘭蓀

劉弘敬字元溥得女奴蘭蓀於維揚有殊色其女嫁之夜夢青衣東簡謂蓀而拜曰余蘭蓀之代也感君之恩請於上帝延君壽二十五載福及三代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王侯者有陰德故也陰德經

兩甲子

唐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餘盡照曜賊至并州

至十五夜月劍盡賊並退俗諺曰賊手寒鼻孔懸梅關却種又云蟬鳴蛭喚木鱉斷又諺曰春雨

甲子亦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未頭生耳鵲巢下地其年大水南野金載

續命經

即金剛經也一日之內轉千卷但是人轉則可通

異記

灌錫治目

至中胡曹進飛矢中目拔箭而鉗留子骨堅不可連胡書寢夢教以灌寒食錫應手清涼如箭拔鐵

突出集異記

療惡疾方

崔言者 賦於左班羊一旦得疾双睛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推倒肌膚有瘡如癰皆目為惡疾勢不可捄因為駱谷子牛歸塞使過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以藥方曰皂角刺採一二斤燒之為灰大黃九煎九曝杵為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二錢已調而服之旬日鬢髮再生肌膚光潤疾病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訖却入山去不知所之神仙感遇傳

穿井法

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皆替一旦太白
星為開井一眼平復如初因當此法今轉錄世人
以救疾苦用增陰陽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戌酉
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
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
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
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
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拜受言
訖升天而去感遇傳

多心經

沙門玄奘姓陳偃師人武德初往西城取經行至
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遇一老僧口授多心經
一卷令誦之遂得出於平易道路開通乃至佛國
取經六百部而歸多心經至今誦之

鬼詩

卜得上峽日秋山風露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
詞河東記

仙人城

葛洪搗藥山東去三十里飛流千仞即是仙人城

名為青溪鬼谷有秦庭採木之客往往就山下人
家聚裁詩一篇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
多器塵空山弄明月

鬼憐詩

東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多是苦吟羅殘燭與君
同會昌錄

象耕鳥耘

溫州人李庭大曆六年入山斫木船迷不知路逢
見水際中有人煙雞犬候尋聲度水忽到一處約
在阨關之間乃古莽然之墟象耕鳥耘人甚知禮

既還復往杳不可尋遊山記

飛崗

莽遇阮崗至二十年絕世無後非遇浮崗無他安
厄莽遇飛崗奕世富貴亦出神仙圖墓記

石中蟻蟪

丹陽人抹碑於積石之下得自然圖石試如蟻蟪
乃重疊相也至盡如拳破之有一蟲出於中似蟻
蟪狀蠕蠕能動人不能熟識因棄之後有人誤
曰人歎求富貴莫如得石中金蟻畜之則寶貨
至詢其狀則石中蟻蟪也

王馬能斯

沈傳師為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深丈餘得一
穴洞有玉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狀馬聲前有
金槽中碎碌碌如菰豆而盤色也齊音錄

天馬斜飛

宅應中汝南岑順者借克宅居夜中聞聲鼓聲忽
聽之見甲馬萬騎悉長數寸狀如戰陣兩軍步伍
各定師進日云云度三強上將橫行繫四方輜車
直入無回翔六甲次第不棄行於是鼓之勝負相
富掘室中乃是古塚盟器金象鐵馬玄帷錄

甕隄隸字

周顯德歲連水軍便秦晉崇脩城獲一甕黃甕黑
文成隸字云一雙青鳥子飛米五兩頭借問甕隄
重寄信到揚州稽神錄

逢歡羊口岸

蕭騰有故妻得甕疾騰令來問聽之乃入妾屏風
裏作歌曰結愛梓林津胡桃輕去親逢歡羊口岸
訝汝不識人

甘少府

密名劉夢得藥方

神雞重

賈昌開元時以調雞供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

清湖沈明玉

賈妃賜浴華池清湖三尺中沈明玉政出水力使
不勝羅綺陳鴻長恨傳

公花

仙子云天寶六載侍輦驢山七夕夜張錦繡樹公
花陳飲食焚香于庭拜綾針維線

黃梁未熟

盧生遇呂翁同止逆旅主人方蒸黃梁翁取枕授
盧云枕此熟適如願及寤黃梁尤未熟既卒

青堯枕

其枕青堯而寢其兩端

可憐宵

沈警過張女郎廟作詩云命嗚無人爾含嬌何處
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感異記

象耳鞭

齊宗閣內庫一金色鞭長四尺數節有象齒狀

如龍龍犯上牙評題云象耳鞭西陽朝

謫仙奴

權同休友人崔得僕一日貧困令市米辦酒肉令村老丐道里費僕曰此固不足辦當營之乃斫薪札喫成牛肉復汲數瓶水皆肯酒也且曰甚固要人有少過謫于下賤

金字偈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刀止水厄

邵敬伯家長自山有人寄一函書言吾江使也令

吾通問於濟伯果見人引入水中一翁坐殿踏水晶床侍衛皆圓眼甲冑臨別贈一刀曰持此當無水厄敬伯還至社林中衆果無沾濕

戰波臣役

長鬚國官有匠長戰波臣役島邏皆號皆蝦也

司風長

拜士人為駙馬

主夜呪神

夜行及寐可却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村五嶽

清辰村五嶽七通謂屈食指藏四指運頭指押之

名村五嶽

金姑聲

福州郭東康山有人五更入郭過一人乃自云非人要負至郭因云鬼最惡金姑聲破竹將曉化為羊

梨花寒食

洗亞之亭作秦穆公主挽詞云泣藥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蘭麝高樓月正中梨花寒食夜深開翠微宮

朱慈粉瘦

朱慈粉瘦兮不生羅綺吳臺舞

雲書鳳字牌

西施挽詞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珠寶帳揮土奠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悽不勝懷

聖藤廊

吳王以梗梓板籍其地西行則有聲因以名之

蘇州古松

碧桃如梳

金母降謝自然將桃一枝懸臂上有三十顆碧
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者紫山如

神仙壁

天上有白玉堂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之碑
記有朱筆注下云降世為帝三或為華輔者

消暑灣

明月灣消暑灣並在洞庭山昔吳王既月避暑之
地也洞庭記

龍竹

羅浮第三峰有大竹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謂之龍

常有高鳳棲宿東有溪曰羅陽溪有竹葉流出

大如芭蕉

木客

山間有木客形骸皆人也但為公耳巢於高樹伐
樹必害人一名山尚商康記

星君夢紅

荳蔻川曰鄭君屬洪以關云子洪每味之清泥碧
慘喜紅著洪開尹子秋序

金粟如來

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嚴提之字母名離垢妻名

金機男名善思女名月上過去成佛號金粟如來
淨名經義抄

粉洞

皮日休過雲詩粉洞三千里

薛能詩

薛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開百草
不知誰是次西施中山外集

水樂

元子於山中所耽愛者有水樂是南唐之懸水淙
淙然聞之多美於耳左便元子

不了麴蘖

鴻臚卿孔群好飲酒書親舊今年由得七百斛秋
來不了麴蘖事世說

酥煎牡丹

蜀時兵部戴卿李吳縉籍每將花數枝遺親友以
金鳳成韻詩以致之得者莫不愛又以興平

酥同贈且云侯花謝謝以酥煎食之无滓穢華也

其風流貴重如此洛陽黃蘗錄

龜六

雜阿含經云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

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知此六自願六根房
不得便

女樹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
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年日
沒死日出復然

今夕是何年

周泰行牛僧孺詩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

何年

瓦棺笥筆

上元縣瓦棺寺閣南隅有雙龍閣之記歲月會

昌中詔折浮圖因得笥筆百餘頭藏書中有一生

白藤紙數幅題為南郡烟花錄僧志微得之及焚

釋氏群經僧人惜其香動筆取紙尾折去視其動
皆有魯郡顏公名顯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笥筆可
舉而知也大宋拾遺後序

濟勝具

許椽好游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君遊山
勝實有濟勝具世說

木天

廬陵威王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齊叢苑木
天以蒨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燄燭內人有不
識晦明者見金樓子

魚千里

以鉏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
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聖人之本無首本尾所
以應物曲當

夢吞海棠花

蜀藩有嬖妾解愁姓趙氏其女夢憂而生頗有
國色善為文構梳

舉白浮君

魏文侯微大夫飲使公乘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
浮之大白

九萬張與謝安

王右軍為會稽謝公乞錢庫中有九萬張悉與之
桓宣武云逸少不節語林

折綿

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
不通寒冽冽又唐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
綿

芭蕉聞雷而長

芭蕉故無心何以聞雷而長如白日摘宜苑

石榴宜得石膏糞造化力也涅槃經

醉龍

蔡邕飲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

何在與醉卧扶而歸也語林

杜邠公食羊

中朝故事邠公杜琮福壽少倫四發一日之費皆

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過湖山谷不知幾千

萬口詰之自何而來曰自邠夏供相公食耳轉首

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

莫愁

莫愁樂者本石城樂妓而有此謠石城西有女子

名莫愁善謠且居城樂中有姜莫愁聲因名此

歌也智化古今樂錄

采禽

王內使史書估中有與蜀郡守求櫻桃來禽言味

甘采衆禽也俗作林擒尚書故實

拜隱侯

盧元明峽山記漢王夷甫隱於此山景帝每微不

屈遂就山而封侯國以為名唐宋之間侯山詩王

奕拜隱侯河南志

贈醉侯皮日休夏日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侯伶作醉

侯松陵集

綠檀槍

小杜郎齋獨酌詩瞻聖綠檀槍本集

留客雨

利山有神人常道遙於中嶽與左元微共遊子訓

所睡欲起聽雨一日三雨今喚五月三時雨為晉

客雨陸機要見

錢鬼

復有和長興之日鉅萬歲家貴朽反磨礪左傳

腥海死而有知是謂錢鬼此鬼憑人氣豪意適反

權敗祿買曲成直孫樵文

一字行

洛中送韓中丞之湖州口號云當年志氣結驂

幾度朝迴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定兩人相對洛

陽城劉夢得詩見本集

斗酒隻雞

曹操記故太尉喬玄父曰承從定誓約之言相推
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使難過相詰時車過三
步賜痛勿怪雖臨時獻笑之言非至親之歡好其
肯為此乎三國志注

北窓三友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曰昨日北窓下自問何
所為所親惟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羅轍飲酒酒羅
輒吟詩三友適相引循環無已時長慶集

腹後尊息

晚鼓一發知車馳奔子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弄

息夢到鄉園槐花撲庭鳴蜩噪暗

泰低參昂

王元景大醉楊遵考曰何大低昂元景曰泰熟頭
低參熟頭昂泰參俱有所以低昂難數

鍾乳金釵

白樂天酬牛思黯戲贈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
行在云思黯自誇服鍾乳三千兩蓋得身而歌舞
之狀頗多本集

潘精者

劉孟德送張興童子赴舉詩云甫生始懸孤我作

坐上賓簞食湯餅祝詞天麒麟

支郎

親有二高僧支謙支諒支識惟謙為人細長黑瘦
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明賢諱云支郎眼中黃中
黃出本傳

智囊

形軀雖小是知囊公上

醒酒

河南長春殿南有裴羅亭貯青石數世傳李德裕
醒酒石以水沃之有自然之秋今謂之裴羅石蓋以

樹石云河南志

赤髭

後魏傅陁耶舍記曰亮明為人赤髭善解吐瀉沙
時人號曰赤髭婆舍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沙
沙磧僧傳

楊雄鐵研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卓贈先生楊雄鐵
研并四皓鹿角枕本傳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既熟梨花春故白公杭

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掃帚青旗沽酒趁梨花
長庚本集

大飲為上頓

王忱嗜酒或連日不醒彌上頓時入以大飲為上
頓起於忱也宋明奇文志

織錦遲

盧思道嘗與度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知禮
白思道曰自許編蒼疾嫌他織錦遲唐顏師

風月主人

歐陽彬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

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竹人致雨

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太旱人皆將酒
與此竹人語天下須更雨也

銅駝

漢有銅駝在宮之南街四合道頭其路東西相對
高九尺漢時名為銅駝街陸機洛陽記

金馬

俗語曰金馬門外聚衆賢銅駝街上集豪賈河南
先

歲守心

歲守心則年豐注云歲為重華故年豐也孝經

拜三公賜箭

魏百官志三公拜日賜鵠首鵠尾鵠箭各十二枚

竹友

古之君子無友則友松竹若無友則友雲山元次

漢人黃寶

漢人適吳人設筍問所煮何物曰竹也歸黃其

需箭充觴酌

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日需箭充觴酌裁竹

用充盛置人間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欲合

太湖石

有達僚差軍將於湖西買太湖石軍將申狀云前

天上多學官

彭祖云天上多學者新仙者位卑奉勾非一也抱

朴子

蓬池贈

李德裕述旁詩曰荷淨蓬池贈冰寒鄧水膠凡學士初上賜食皆悉是蓬池魚膾夏至須冰及酒以酒味濃和水而飲禁中有郢酒坊三品集

甜榴

白馬寺奈重七斤蒲萄實大於棗帝至禁時常取之或賜宮人宮人持達親戚以為奇異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又有大榴京師曰白馬甜榴一名直

牛伽蓋記

桂蓋一山

武帝謂東方朔願洲之道德何勝方朔白願洲如桂蓋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翰林雜事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雲錦溪

寶林禪院有雲錦二溪溪双荷花香色異如常者河南志

錦雨

夏對名連陰兩名錦雨陸機美見

翠雨蓋

楚鄧君子修者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攜越人悅越人擢揖而越歌以感鄧君惟然舉繡被而听之越人歌序玉臺新詠

古柏封大夫

嵩山天封觀有古柏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蔭百餘步俗云大小將軍河南志

書聖

皇象胡昭

播酒

皮囊美寄陸魯望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播酒三瓶寄夜航自注云播酒出沈約集廣韻音式往反木名山海經汁甘為酒

弘遊典墳

劉孝綽與弟云書方弘遊典墳竊歌林間覽與本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歲時記美

東家渴

見柳子厚集楚越之間方言謂水東家渴及飲者為渴云音若衣揭之揭

寒溪

樊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武昌記

懽樂井

明義井三伏日暑氣熾男女往來其氣短急相
見我井則喜不可言未至而憂既至而樂說懽樂
井壽陽記

赤心記事

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染史官載事
用赤管書可赤心記事

雉尾扇

商高宗有雉尾之徵章服多用翟故雉尾扇上

天子之馬走千里

河伯與天子披面視與用觀天子之馬走千里食
猛獸天子之馬走百里執虎豹

溫谷

天子西隣于河爰有溫谷何伯氏之

水泉溫和

春山之潭清水中氣溫和無風

食牛之氣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槐兄橘弟

淮南子曰槐榆合與橘柚為兄弟有苗與三危同
為一家

桐葉知閏

遁甲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為桐以知日月正閏
生十二葉過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閏則十
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槐市

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千以為會市

但列槐樹以數百株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郎
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

見淮南子

梅梁生枝

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葉

梅下種藥

桂陽先賢傳蘇耽後園梅下種藥可治百病

耕白沙

肥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

橘裂人牙

吳王饋魏文帝大橘帝謂群臣曰萬有橘作正製人牙時有甜吳曆

給客橙

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抽而香亦名盧橘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

魚舍

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泉魚歸之名曰魚舍

得魚不如咬茹

里謠曰買魚得鮓不如咬茹鮓魚之不義者也

馬勝如團翅

伯樂相馬經曰相馬勝如團翅千里三軍逐但知所獲不知所宿

馬銅器精

地境畜銅器之精見為馬

周留

替林異物志周留其實水牛云周留

屏風草

博物志曰太原以北生屏風草

竹中高士

永嘉郡記曰臧成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堂居為中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之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名子青箱

沈約箱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之欲以傳吾之學也宣室志

竹名魚腸

梁簡文修行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玉笙

武帝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瑤漢章帝時零陵人文子崇於冷道武祠下得笙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瑤後乃易之竹耳風俗直

花姑

女道士董靈微年踰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姑集官一錄

人生如寄

支遁字道林姓門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操

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古人之相馬也畧去玄黃而取其駿也適往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典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少頃風流得意之事治郡盡終日戚今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高僧傳

染花

韓愈外生幼而落崖雲水不歸元和中忽歸衣服弊甚愈舍于書院暇日問其所長曰能染花紅者可著或一朶具五色遂於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必作金稜碧色內有金含稜紅間暈自斷其根買藥塗之無何潛去明年花開如其說每一華花中稍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擁藍關馬不前是歲上迎佛骨愈直諫忤旨貶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生拜勞問曰師在此山不得遠去問其師即洪崖先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候火精微難於暫捨揮淚別去入林如飛

黎花乾

杭州物產食貨有黎花乾酒之上者杭州面經

半段槍

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二朝從山相續下舒持折槍半段當前擊之無不披靡厚有銀

草草

漢黃門令史游所作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草草漢齊相杜操始變舊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

体底書之

忽忽不暇草

張芝善草書精妙絕倫家之衣帛先書後練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忽忽不暇草時人謂之草聖

羅植

羅鄴趙葵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誇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曰上比崔杜不足下

方羅趙有餘同上

沉着痛快

吳人皇家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鵝尾爐

松陵倡和皮日休寄華陽閨情詩云高恨可為要

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
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
尾爐置膝前

章貢堂

贛縣東南山有臺方廣數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風
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聲即山都木
客亦為其舞唱南廡記

王嬰兒

天祐年人發曹王墓墓有銀盆貯水中坐王嬰兒
高三尺水無減耗泓師云墓中貯王草木溫潤貯金

草木焦枯錄異記

急洒掃

唐李炳令張文成象晨鳴於庭樹其妻以為不祥
連嚙之成曰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目
史纂要

辨水

李得裕居廟廊日有奉使京口李曰金山下揚子
江中零水與取一壺其人忘之至石城方憶乃汲
一餅歸獻之李飲曰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
人謝適不敢隱中朝故事

不欲茶

唐方補闕茶母晏性不欲茶著代茶飲序其略曰經
常消塵一日之利曾在膏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雅
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唐新記

射木人

後漢時苗嘗為青春令謁治中蔣濟濟不見納
後苗歸而刻木為書曰酒後將濟以弓矢射之蔣
聞之不能制獨與志

梯摘茹

南中茹子宿根有三二年枝餘為樹葉則摘之

樹老子稀即代去

李嶠帳

袁天綱相李嶠曉息在耳當貴壽而不富則天朝
拜相帝幸宅見臥青絨帳嘆曰為國相如是華大
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寢寢其中達曉不安恠而
生疾遂奏曰臣少相人云不富華故寢其安席欲
且任用舊者定命錄

松雄艾納

松取枝燒其上下承取汁名松雄艾納樹綠水名
艾納合味眾香燒之其煙回聚清白可愛

吳沈詩論

梁吳竹為詩曰秋風龍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語大險曰亦見山櫻我欲然約曰我始欲燃

張大啟兄

白樂天歲日張侍御二十丈又較判官二十三兄詩云獨有誇張少年處笑吟張丈與較兄長慶集

獼猴騎土牛

鍾繇調周泰曰君釋褐登宰輔三十六日擁麾蓋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

本固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進也世說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山南路草綠裙腰道云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

衣未出門西向而咲開肉味美則過屠

好相譚新論

陸龜蒙詩叢竹當封瀟湘侯

梁高重謝朓詩

當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談茲

羊群張文成曰選人冗冗甚於羊群吏部宣宣多於蠅聚朝野食哉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既曰參酌院固也稱

病坊

唐初秘書省望雖清雅而實非要處俗以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舍病坊丞及著作為尚書即病

坊祕書及佐郎為監察病坊言侍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聞奇錄

送羊脚狀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等父第松學費司舍詩此外無它能詩號松塔事為送羊脚狀據言

朱書題名

杏園宴後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人誰一善書人記之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駱大蒸茶

龍安有騎火基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
明改火故曰騎火基茶詩

竹子

南荒生筍竹長有丈圍三丈五尺可以為大船其
味美張華注子筍煮而食之可以已創厲類相
如在鏡中遊

山陰南湖紫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應發若鏡畫
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典地志

紗籠中人

張達封鎮揚州李藩為巡官有僧相張公不為宰

相甚快今見李巡官僧降階曰是籠中人張因問

紗籠曰宰相冥司階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驚

北蟹

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馬奉一蟹加于山有故在

水中矣玄中記

玉女窓

嵩山記玉女三臺山昔漢武帝東巡過此山見

仙女子帝因往觀之遂以名山山與嵩高連巨

崑崙云有玉窓漢武帝於窓中見玉女

醉如泥

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
一淮泥然神官小說

不去蟹魚額

蟹魚肥美甚美詩云寧去累世宅不去蟹魚額二
輔失錄

花師

洛人宋單父善造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芍藥易千
種紅白間色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不同
賜金千餘兩內人呼之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龍城錄

田父

田父之老者名曰田父為香錄

花妾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即若東閣

李義山九日詩令狐趙公不見以一篇紀于屏風

云即君漸貴施行馬東閣元因更重覽

乞漿得酒

大歲在千八馬食上歲在千八馬食下歲在千八

酉乞漿得酒南齊書

坐穿木榻

管寧字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
箕服其榻上當膝處皆穿高士傳

草鍾乳

韭多補洩子甚溫俗問寸草鍾乳真語云務光服
韭煎以入清冷之淵也

飛卿對

李義山謂溫飛卿曰近對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
年宰輔未有對飛卿曰何不道近同郭令二十四
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有金步搖未法對庭筠

乃以至條脫對云藥名有白頭翁封以象牙子代
皆類此此多飛言

尊前見在身

牛僧孺寄劉禹錫詩休論世上浮沉事且關尊前
見在身云漢有記

酒兵

酒猶兵也兵可十日不用不可一日不練酒可十
日不飲不可飲不醉只強賦

村落如難飛

阿含經云人民村邑但正如難飛

玻璃日

起世經曰宮殿正方如宅一面兩分皆天金一
面一分天玻璃成

琉璃

月宮殿以天銀天青青相間

月中黑相

瑜珈論大海上有魚鱉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
黑相現

黑風吹海

長水校尉關子陽以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吹海

天四旁近

長子校尉關子陽以謂天去人尚遠而天四旁近

白月

玄奘西域傳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之黑

分

掛猿下飲

謝靈運遊名山去觀掛猿下飲石臂相連

赤弁丈人

靖蜒出古今注
婢妾魚 蚌婢妾魚名消消子貌形

今茲來茲 今茲義舉 亦如美麥 呂氏春秋

鯨海鶴天

杜牧之贈趙嘏詩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不夜城

鮮道庸齊記曰不夜城蓋古片日夜出於境故某

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

鯉魚風

洎子齊人餌大耕食其精至三百年後河澤得

鯉魚腹中有符隱于若能風雨

暗香

杜陽編元載姬薛瑞英幼而以香暗之月言

風文

撫道文仙詩雨絲風文

涼州等四名

天寶中樂多以是地為名若涼州甘肅一頭

是焉也變繁為八破後其地盡吐蕃所破也

此傳載

右此書乃德然翁文伯手抄于他城所寓之怡雲軒後於野亭

生處得宋傳於伊氏奉遠樓讀書成借錄之念愈不忘遂

之其樂於筆研好書成癖也如此後之似續者保之重

先生之志

五色線集卷下終

五色線集後序

陝之文儒才賢不賦能邦盛而

載籍版刻較盛什三

朴拙尚如緣故工枚裏

博古者聞有所鬻競相購

不能忘情于財用之增費

之脩阻監察御史李公兩

陝激揚之餘檢所携群編

良有司版行華陰之刊

線集吏知當務而不告為

悞觀之慶矣或以所集問

佛出異盧昨士宜惟

天朝文明啓運道享追古五尺之
 童識性談理可若此類適足以
 廣見聞助文興顧於正學何損
 焉李公名倫字叔淵晉之沁水
 人鄉閭敬解第進士聲實蓋焉
 併著之俾後之士有以考
 弘治丙辰春正月既望斗城高
 胤先書



古書流通



五色線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載毛晉津逮秘書中考中興館
 閣書目有此書名然是書雜引諸小說新誕之語
 或不紀所出割裂舛謬不可枚舉至謂楚襄王夢
 神女事出史記其庸妄可知未知果宋時舊本否
 也

續夷堅志前集一卷後集一卷

〔金〕元好問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夷堅志二卷》提要

續夷堅志前集目錄

鎮庫寶

康李夢應

鐵中虫

石中蛇蝎

鄭叟犯士禁

土禁二

刀生花

蕭卞異政

王食之禍

神霄丹寶

枸枸

敏之兄詩識

天慶鶴降

王兒

王雲鵬

衛文仲

明月泉

燬寶鼎

天魔樂

金御猛

包女得嫁

王增壽

任氏翁媼

張童入冥

群熊

產龍

土中血肉

京娘墓

稻畫

詩識

申伯勝詩識

告成旱魃

王氏金馬

董國華

一行墓石記

石守道心化石

田鼠

神歌

王確為兄所捷
風異
戴十妻
人生尾
馬三詆欺報
賈道士前知
濟源靈感
王氏孝犬
濟水飛魚
鬼拔樹
胡公去狐
孟內翰夢
陳守誠感
陳希夷灵感
馬齒定衰薄死
原武閭氏犬
異齋之識
溺死鬼
湯盤周鼎
瑞木

王金英母氏詩語
單州氏妻
李畫病目
石公陰德
白神宮
句會之異
真難
狐鋸樹
石佛動
高尉陰德
呂守詩識
麻神童
雲令公早慧
馮光塵畫
鬼市
應年之識
枕杯
棟州李鬼頰
蓮十三花
董真人

摩利支天呪
馮頰詩
石中簾
范五質決牛訟
闕大德頰語
出箭方
神人方
內藏庫龍
都城天火
童哥
生火之數
天賜夫人
劉政純孝

王叟陰德
石龜
高益償債
賈叟刻木
延壽丹
救燻死
背疽方
都城夜怪
駢胎
生子兩頭
党承吉生火異
北面天王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洪景盧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
事其視平世有間耳此數變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鎮庫寶

趙王鉞煉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為晉公所劫之丹入汴京下置街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視之丹以漆置盛傍画廣成之問道像中復有添合高五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道相貫環中作小孔子意其為九轉也合中復

有銀合盛丹合蓋上綴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門視丹休殊輕周匝金中色如冬皮漆而烈瑩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它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太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子手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剥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上有光高二寸餘迨其異氣所化聖俞嫂吳

叔之不知今存否也 聖俞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求夢于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水中為一錦衣美嬈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舡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舡走陝縣三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得云 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嶽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泰安界南征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鑄楚脩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即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咄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俯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吾孫女為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不三數日嫁之

鐵中虫

吾州會長老住 狐之團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厨堂
一鐵可供千人然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為釜鳴
不祥廢不敢用妨大眾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
衆乞此鐵當任我料理衆諾乃推破釜底穴中得一
虫長二寸許色深亦蓋此虫經火則有聲淄州楊叔
能亦嘗見芒山均慶寺大鐵破一竅如合拳中有一
虫如蟻螬而紅此類金大家往見之魏文帝與論
以為火性酷烈裡無生物特執方之論耳團崖事全唯識說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為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
春和末官括馳增壽作說計釘去馳足令跛自羊
頭神背負我至代州家信以為然增壽復負之而
歸樂府說

石中地蝎

泰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脩即棄
去修渾源樂安橋頗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地蝎
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
毒所化隨想而入磨千萬刻而不得解者若不為解
却他日亦道曾見我來即以大杖擊之竟無他異全

唯識說

任氏翁媼

定襄沁村樊師所居說里中任寔泊其妻張氏七十
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也無有

鄭嬰犯土禁

平輿南亟頭村鄭二翁資性強不信禁忌太和八年
其家東南有所與造或言是太歲在所不可犯鄭云
我太歲也尚何忌耶督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寸尺得
煩人紅綉鞋一雙役夫歎罷作鄭怒取焚之掘地愈
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併亡

又喪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
大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亟頭村張老者以捕鵲為業故人目為鵲
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媼自念老無所歸
啼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又埋之又復不忍但累磚
作丘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哄其痴而亦有
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媼
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掘棺磚曳棺木出解歸其家俄
索湯粥良久說初為人懷往冥司見哀訴主者爹娘

老可念乞盡餘年葵送畢死無所歸恨真官頗怜之即云令汝婦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得此語盡焚網索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僧表殊偉曾上州作網首張童即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僧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跌絕繫足獄卒往來以梧撞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婦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番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瘡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為課凡三年瘡乃平

見通長官親

土禁二

乙巳春恆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斤許以刀剖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地中肉塊人言為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寧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肉塊二不半年死心相踵牛馬皆忌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每神教也申胡象鄰居親見之為予言

群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南山衝枝並進行既遠掌臂云血有羸劣而死者群熊自食之州

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于黍米予同舍李慶之子正甫為予言

產龍

平定常泊村己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怪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曹主簿俱為變怪即遣逐之及臨產恍忽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

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避旁人為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蕭下異政

蕭下貞祐中為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頤如敬導人使者下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背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堰者微血一尾在內即馳報下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下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數日前慨丹西河引此

犬去而犬獨來何也卽拒紅戶偕至縣令主人者
認之認是紅戶主固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即首
服又尹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為虎所食立妻泣
訴于卞曰吾為尔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
灘藪薄間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
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范司農極
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孫許州人永安中進士崇卿初以父憂居鄉里
庭中嘗夜見光怪信叔曰此室器也率僮僕掘之深

丈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駭亟命埋之信叔
再以此瘞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殛斃者謂肉塊太
歲也禍將發故光怪先見

王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貲雄大宅間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
筵開舍數伯人悉召尚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賔賔問
知肉食之品或一二劫之既老而病財日削至亡以
死十數年後兩兇行丐于市王食之禍耳目所見不
知其我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司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
許初就辛選肄業典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每
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正楊令女元老悅其雄
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咲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
為友指擊丸于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窺楊者元
老因問京娘為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
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
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言居已知
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逕君必
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

君避陽道中言終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辛
月余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塗次遼河漫霖
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独行數里而
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為忽有田夫腰斧負軸而來
問之匠者也元老嘆曰此地前後二百里无民居今
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上中人
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尔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
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
問我前途所至可知知否京娘即登車第言尚書珍
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為運使車

駕享太室攝礼部尚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室

宣和方士燒水銀為黃金鑄為錢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室五福者曰五福丹室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為帽環服之不中賜云內藏庫使王弄孫說

稻畫

西京田變自号元益子年七十餘所作充民苗青蠟為地稻樺皮為之暗室中作小竅取明再主客談笑為之嘗戲于袖中稻風數枚乱擲客衣上客以為真

虱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猶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己所不欲西千金不就也益稻画不見于書傳當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郡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初初定陶古城崩灌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臥狗狀足尾皆具背亦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異外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為具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識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

路死人為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塹壁秋灯曉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掃不尽寒花看即休未几皆下世殆詩識也至如楊敏行畫眼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鬼語何識之有

敏之兄詩識

敏之兄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每王元卿旧德秀旧秋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羅敏之有詩云佳辰无物憫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密雲還有警開時王田戲曰詩竟不開卿君才蓋耶敏之嘆曰我得年僅三十界境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

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兆

高平申萬金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修官從宗室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微盧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无定一第江湖所如不數日溺淮水死

天慶鵲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宣圣庙鉄物佛寺天慶現為州之鎮天慶現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晋天福二年重修每歲二

月十五日遶家号貞元節是日有雀來會多至數十
少亦不絕一二翔舞炫殺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
旁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雀者有賞四遠黃冠及將
客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嚴嚴雀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
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舍少年輩
台昏後竟高望之果見火光八一農民家隨以大梔
擊之火焰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
如風至于有馳聲則不載也

王兒

當是其名

太原南李旧有鬼婦人是宋旦提刑妾為正室姑猶
而死例埋李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身人
戲語然不為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
後忽聞窓外履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拊睡者云此人
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驚也及至後皆如
其言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閭里中至君王之父翁
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局鑄甚嚴于洒掃

母亦親為之一日晚入室中焚誦忽供几下一細小
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
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福來老婦衣
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王
以眷天二年弟器王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
榮之号三柱王氏府尹并以三柱名所居之坊翁四
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為名進士
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為時重所推金馬方廣三寸
金作赤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解股員消兵
亂之後予曾見之

清州清鄉房約為賦金馬詩也

王雲鵲

王中立字湯臣奇歲人博覽強記問无不周少日治
易有聲場屋家豪于財客日滿門延待極豐腆其
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
亦不就幸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
貧其談吐高濶詩画超絕若有物附之者閉之不言
也大安初過關上趙公子平定遺之詩云寄身閑
傲浪仙枉題詩酒墮几緣黃塵斷來時路不到蓬
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食人謫降為世
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我身公皆是也一日來

都下歸于間：公家中祿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
地心人世有昏曉我堂无古今之句間：大奇之因
索墨水一盂如言与之明且不告而去壁間留古鶴
二字廣是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
外來問所以然不吾題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醉
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此神命字只恐神仙字不如
先生詩醉多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
忽狂風浪耳边过不資神形采世中因君感激從君
說鑿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
一二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執若飛動間：極愛之屏

山李之純嘗見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數
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
為辨傳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勉死期如言而逝年
四十九晚年易名雲壑号擬相道人人物世画呂公
肩微聳耳

董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潯人承安中進士資淳廣泊于世味
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孝通閭居
室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馬
府判官礼部員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具自知死期

作書与家人及同官又与杞具今佐詩多至三十余
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成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孝道故
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
家人告以後事即舍閉戶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
末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刘太博机貞祐兵乱後自營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
官舍皆被焚机復立州宅掘一黄土坡偶值古塚乃

作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刘机當破古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台山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
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号歷數千百人乃一二
見之大參相叔玉五白人為予言明月泉予所親見
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祖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前諸孫具棺葬骸
骨与常人无異独其心如合兩手以化石矣

懷空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殿一大殿三日不修出數
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亡身脫合
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為矣 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
百為羣所過禾稼為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
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崇

泰和末雷景滂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
官伎香亡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

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為天魔所着挈上浮荷顛
凡婦意所欲死立致一日見布幔車過塔下婦謂
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奴來魔去良久乃至死所
得婦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嬪又問
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
肉故耳婦即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
肉誓盡此生功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
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問香
能不食牛肉發願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
告香亡即發願後十餘日親收袈服持酒來謝云得

季士所教今為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內翰族婦有為山魃所污者魃自言汝家資
用所缺我能立致堂積絹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
以官物累已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
室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樞下家人益惧祈請良久馬
忽不見諸子竊訖呼魃為五郎云設若人家死嗣能
為教一子至明旦一狹子面目如画綿綢綉襪臥之
床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
歲病卒

王確為兄所誣

外祖桑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累小弟確醺酒欺
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死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
與諸女並寢夜半灯暗聞騷聲少之觸被墮棋子
亂噴亡有聲屢喚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凌
官法不能制君不禁止之母于將為魚肉矣不數日
確承醉夜出定襄歸至趙村值外祖于中路画地大
數隨以馬榮亂搖擁抱頭窺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
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不
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史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書忽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漫得一句汝看作得偈否幸似九十數句惟天机割斷得華夢殆似從慧中得之母未幾下世

虱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礮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歎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風徧異如脂蠟灌燭然爾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畏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虞州黃九者從佛兒個賊鑽大怪作亂于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刻取婦謂賊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刻取元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所親之被砍處不血出但白膏流黃九惡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移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為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收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搥而死妻梁氏昇尸諸營中所之通事

乃貴家奴主人所倚曰以牛二頭白金一筋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份兩子皆幼得僕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于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无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贖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惧其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縱之梁氏搗血飲之携二子去洛陽縣志云

李畫病目

聊城李畫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死目李去歲一日復枯向神霄何道士求治療何向梁寧作虧心事耶李言某生望神像急用目睛則往就神像摧塌處刺取之始以此故取丁酉歲春何來阳平謂予言李各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為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耶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臥一花園中忽覺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至王向何為神曰吾為尔送尾來自後竟尻骨痛痺數日一尾指訴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動去痛貫心髓炙之亦然因自言不孝于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痺少止否則不

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死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
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昇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絕人為相者
所謀作亂因設詭計籍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為人所
告州將高某捕獲按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歎一切以
逆當石公時為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
止王八其它死預謀者使其在誑誤之列且不可況
誣以逆逆乎州將不悅命它吏鞠其事吏承風昔文
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

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
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
即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余悉縱遣并取旧按楚
之石公之子琚業進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吏中
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死大小能倫道之

馬三誠欺報

思州劉馬三以鉤距致富嘗用詭計取隣舍袁春田
春訴于官馬三出契券為實竟奪之春不能平曰
為鄉人言渠誠欺如此已得為異類矣馬三亦有誓
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

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
我是思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索多怨家竟欲出賃買
之尋為州刺史所取園郡皆知馬氏子孫不勝其辱
購而藏于家

白神宮

鄜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宮者能以左道作怪
變如平地起就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
目數百里間死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
為此县主簿得之向所以能怪變者皆托以天神所
為反掘得狐涎一甕神宮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具

境為之肅然其後吾旧彦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四
十年訪旧事父老尚能言君是杖殺白神宮王主簿
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規賈道士魚兒伯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
本洛州人豪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為北騎所俘棄騎
它出逃去騎追及槍中其頸而死後性不味煩略
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歷觀諸獄不思恐怖復扶之出
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汁今飲之竟醒
不可近不可肯飲二人不之強但推墮水中既而聞

自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局鄉隣來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訴之送朝元現作道童一日傳主來觀中人說前事傳主亦了了能記都不差視額角瘡存

旬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云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詞賦奉身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弄子物故它日旬會諸人感嘆存歿仍于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奉七箴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罷食

濟源靈感

濟源南隋日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寘饌或他有所供悉投其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醮水亦有澄徹時池底物歷歷見之或時水底酒尊纖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現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瀧萬挺取鮮賜而去酒尊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貞雞

房碑希白家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逸舍悲鳴三

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号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墓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姓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鉄李者以捕狐為業大定末日一張網滿北古墓中繫一鵲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鉄李鉄李汝以鵲賺我取汝家父子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李殺生俺内外六

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教到如此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播鋸黃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鉄李惧不知所為顧腰惟有大斧樹所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无鋸痕旁有牛肋救枝而已鉄李知其变幻无妄其夜復往采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炮滿焚之柳樹下巢火蟻狂作大聲羣狐亂走為網所罥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推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為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

死他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平旦死風雲忽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着驚不尔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州將死乃定禹奠之聞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有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哄聲此人行半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柳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臂脾痕如麥籠許蓋

神拔樹僵坐泥中被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隣字德卿父飛私令集營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此邑四十年後解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助呼馬前德卿為立碑尉所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由子婿同榜登科時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蕪卒為郎墨令墨解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咸為獄卒縱遺

囚繫或為官妓盜駟傳被裸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邑人死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向知其然願為同寮官舍所以居貧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顏圯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所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園中一倡百和少頃金集周匝庭內中一大白狐據地而吼如歌舞嗔然卒伍散走役死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踰歌咲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置奴釵間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還連

羣狐數百由東而去執復或登州吏曰江崇家一婦崇就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嬾人狂亂縛置車輪上埋軸地中令人轉之既久婦快吐腥涎乃是即墨狐為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為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說也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知

呂守詩識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松樓有珍重樓中旧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詩識云

當時有孟
四元之甥見
朝中諸公志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歷曹王府文客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軍丁內艱哀毀數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前途所至其後皆驗隣人李生言友之死之月六月中連夕星殞于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挽之曰見說平生夢前途盡日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天為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與之者為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反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八宮中亦俱添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乎悞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七戒合河刻文蒙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刻微七歲被旨賦鳳凰乘儀新思張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嘗隱居不出餘三人皆死可稱通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日名重天下耆旧如問曰公且以微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于石嶺閑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兇移勘更致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大中死後疑尚虛有寃今早已極囚果不寃明當大雨如寃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此因十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与玉蕊片片落階墀向看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為途相歸朝

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峻絕下臨死地河中李欽用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于令人堅重腴瑩如青玉道力所至者見于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傍以陳比之仙凡為不侔矣

馮光塵畫

馮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画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画云珠壁佳城下丹青敗葉間殘年兩行泪絕筆數重山人謂童耶而以画稱且為

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齒定衰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為吏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所囑主簿倒旁立數十人号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囑簿死傷折敗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日莫簿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物所泥則他世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莊至外壕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

女老幼吏卒僧道雜之往來市人買賣負擔駟馳車載无所不有以告其大父以為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与吕氏碣石錄記武平周男童時村居一日與人市集馬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西列皆佛像面目不數視開目又不見而爭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隄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乱死其家墻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僅尸滿野倒為犬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

衆犬聞他犬元敢近者前後月余閻氏子姪有逃歸者竟得全骸而痊真孝犬也

歷年之識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為言國初種人純質每奔觴唯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己未為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遼丙甲子周矣歷年之識遂應

巽齋之識

天會八年册刻預為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旧有巽齋安流順預之号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

者建元雖云子傳會亦有數焉

飛杯

輦下韓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廩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即弃官李道予曾見之泰州之隴城說太和初秋雨後行山向忽見一大景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為意係數景間一飛大如杯盞為石所得而止韓取得之飛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為希過望三峯再鮮食之尽恆枝葉歸就洞穴高絕巖巖飛被取人仁吞之者如酥蜜因以核為兩酒盃各受一勺余韓從此戒食或辟谷時年已六十狀貌止如四十許人

一日從予乞酒以此盃酌校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
苑孟詩 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一苑孟
云是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園針次聞人沿壕上來
喜咲曰明日得替矣人向替者為誰曰一走卒自真
史肩傘揀扇夾來壕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死
所見知其為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
織与書夾針工家云欲往壕中浴針工問之則疑真
定來因為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指背僕相助卒向

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薛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
有擲瓦礫于門大罵云我辛苦得替却為此賊壞却
我誓拽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罷此人迂居
避之 秘水無符村說

棣州李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往棣州李厨人告言一婦人鬼每
夜來撓搔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碎其衣大叫
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衆
生持灯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絕 什澤說

湯盤周鼎

秀岩安常字順之常從党承旨李大篆多識古文奇
字太和末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
寸底銘九字即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
旨令辯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鬣餐象在雷文中銘
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既古堂如碧玉无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說瑞州現台劉執家承安中池蓮一莖
開十三花是歲執登科終于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號員大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

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為十三試割一叢治之
得谷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惟
曾見古有一莖九穗盖不如是之秀也

黃真人

修武張蒙字君冕其仲父和少日為府史好祈仙一
日黃縹緲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真人懸筆画像前每
事禱之君冕崇慶二年赴簾試仲和向云兒子入試
御題得兩手批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向之即批
云臣作股肱卿予違賦成蹟紀大常詩又問見登第
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

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向榜旦夕至幸先告之
即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榜至黃吉甫真
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類甚多亦有排諧詩可咲

摩利支天呪

忻州判君判貞祐初向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
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
始誦之被虜四五日亦逃歸南渡後居永寧即施此
呪文士薛曼卿記其事

王雙陰德

稷縣宋莊王雙人目為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姬八十

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雙至其曾九三
十六房夫婦皆結髮推戶為其第一第四子榮以
軍功官宣武將軍魯山尉長孫中武奔某州巡檢宋
莊四廐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內向
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
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向之不吝傍一雙
云王評事年雖高乃以珍治為生病家來請上馬云
不以僮僕自隨為人處方一藥不脩不以和劑貧家
調患憂月日三二往不倦病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
耶雙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甘

草來塵垢冀穢何所不有邪之藥非中隨即判以与
人其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濯暴凉如法然後和藥他
品悉然非敢自為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尔也予
酌酒与之曰公陰德大矣

馮頌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道一詩云城南池館夾
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烟霞迷島遠一溪花木
武陵春太和末病卒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為章廨所詔提点天長
現車生如金盂出水之類靈異甚多至八十一事出
于邢州神霄宮壁向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名
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曰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
風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墓

長葛禹葬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中和華山石
工破一石石中一墓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閭城鎮高監初到閭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紹繼
高氏農人淳質墮其術中所借錢麥積數百婚後百

方詆欺一錢不償未几高監死生一赤犢腹下白毛
成子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成可罷廊時丞
閑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函頭一彭李家兄弟皆據于財彭李
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弃水之隣張氏水牯亦生一
犢李三為牧見所誘竊張犢云令其家水牯乳之張
家捷遂告張云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
君告官我往証張訴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浸新水
而盆刺兩牛耳尖血漚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

子亦刺之犢血漚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
犢歸張氏張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礪州人進士趙公
祥親見

賈雙刻木

平陽賈雙死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
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像相瑞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
模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子因記趙州沒僧能嘆
墨作画上布五色亦嘆之毛提筆家一虎蹲大樹下
旁以一青彪虎目噪々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趙
觀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也耶

閩大滬婦語

穰縣孫莊農民閩大正大中与相里劉進往商洛買
牛而回病死劉以書報其家回母与頓望祭于所居
之前有回風吹紙灰往西南莊此莊是閩小婦所居
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閩大滬婦語歎与母妻
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哭向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
為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几何用絹若干某牛
價几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死証歎相欺昧耳布金
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
渠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旁一屠者云汝欠我
肉銀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閩婦

首父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咲他日
劉進及家人說向云閩大有灵先以價直告其家矣
進見其母一棧不敢欺焉致送与回一村語為言如
此与正大中點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滬一男子就
甬阳县吏微債訴于司農卿張公異具其事命部掾王
仲寬為理貴有文券可憑立命还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殊砂一兩飛
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炭炭如雪者一兩
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秤乳香七錢半水

銀三錢大金箔二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蟬二兩石各
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直
候死水銀星子為度次下黃丹硃砂金箔再研次下
炭粉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坩堝坐熱湯上勿
令湯冷另將蜜蟬開鑄入藥在內木匙攪勻象手丸
每一兩作十二丸子時勿令有刺縫或硃砂或水銀
為衣不為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為衣取水銀三二粒
手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
犬婦人藥成入坩堝貯之如欲往食先用油三兩燭
一兩白麪一斤八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死食不

托麪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
一丸又一時辰再將白麪炒熱蜜蟬為丸如桐子大
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
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後亦死傷服藥後當為緣
不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谷者以寧心
養氣為本事采則應事過勿留于心時上向日咽氣
以為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
日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現開即如欲開食須
二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至二七日而食
則藥隨臟腑而下開食之後如更欲往食不必服藥

原缺

止以乳香湯勻之山年飢歲至父子夫婦相啖搗為
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為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九縫合著
脐中上用藥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項
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
取破擦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錢
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重死

平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窪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
寨中五百人悉為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罔中摸
索得一凍芋龍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亦活

五百人者用此皆得命芋龍細物活人之功乃如吳
中流矢紅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
炭烟熏人往往致死臨卧削芋龍一片著火中即
烟氣不能毒人如死芋龍時預暴乾為末備急用亦
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困羸喘咳方阿魏三錢
所青松一握細切東北苑枝一握細切甘草如病人
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
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為三服以進

次服調換柳末三錢如人行里千更一服丈夫病損人煎藥婦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子孕婦病人及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麵冷硬物服至一二劑即止出虫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當盡服病在上即吐在下者利皆出虫如馬尾人髮類當即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得于神授隨手取效陵川進士劉俞字彬叔任都運司幙官日得于同郡陸云是古崔家方自先患此疾垂死得方而愈刻以治寧州一官妓利寸白虫三四升狀蔥根隨即平復服藥後遂去諸疾五臟虛羸魂魄不安

藥即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錯為末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竟未安隔日更作一劑已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向按此方本出普濟加減方其語簡畧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信故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背脊腦疽一切惡瘡初竟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

葉帶子細剉不犯鉄器用沙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瘡在上飯後徐服之吐出候吐空再服以尽為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膏藥傳之此方京兆張伯王家榜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人謂善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蒌方懸萎一枚去皮用槌及子生姜四兩甘草二兩檣文者佳細切生用无灰酒一椀煎及半膿服之煎時不犯銅鉄病在上食後在下空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川初約子張戶部林卿其法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半以瓜蒌生

姜甘草為主病瘡先煉利次用瓜蒌藥日以乳香菴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傳之病者亦死盧氏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午春先人疽發于鬢好向愚幼平居作孝子計于藥医情然死所如庸医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其後還鄉得此方于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感念平昔慚恨入地為人子不知医其受禍乃如此故并記之為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刺山阳水遼祖馳往

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尚在人見舌作蒲背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微飛卿朝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與目之者宿迎盛坊夜起便旋足總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傍一卒侍立稔惡尤可怖與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頗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墻壁向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即火起互相訪問无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市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又人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榜願盼中已死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弑逆之禍

胙胎

興定元光間陽翟小孝王奉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

奉三男三女皆死矣興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嘆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亦好兒忽能言連曰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几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匿說論受形有云阴阳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積血散分胙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因有是理下定為訝子諸褚論固不可廢然胙胎品胎二家者世不多見耶

童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罕氏八歲遭平章進忠弃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

馬蹊踐而死風世負滿師後元美今未償之京師貴家无不迎至傳達宮禁向者焚香酌酒滿袖手其旁童自與人語明了可辨尋其声在空中酌酒在地則颺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向通止遺失不涉爭訟不聞利害則言之向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向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為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果語話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聞北上出入貴近家矣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男兩頭乳媪以為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岐而出明

年正月而行者軍有三峰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與里光祿者清州人其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九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劉遠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同內翰子秀之子之父均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党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党公初在學其母夢唐道士吳簡來託宿為人似觀秀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

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終于家是夕有大星殞于居第籬入神李阳水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愈不通字李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軌鍾蔡其不下論也小楷如盧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已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所謂之全可乎其為當世所推重如必東坡謂韓退之生也有自來而逝矣有所為以公生死之際觀之亦可以死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寧陶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將恩林木蔽映

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監旁近言靜夜時聞訕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於鄉之梓焉歲作辛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胆勇者梁公都不之訢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閉晦之際入陶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画之用是為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于廟門外偕袖桂去西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鬼負之出諸生巡問何所見梁公咲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裳絕与世俗

不同款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甫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為何地諸生為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為人為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偕家有與中忽為大風所飄神識亂散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仕通顯婦年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日至于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耆旧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

向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天王

參政梁公肅卒子時祈仙向前途仙批云六十八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逾六十以八相未應會世宗怒宋人就驛中取圖書還于朝熟可為詳向使不奪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八相之應乃在安內翰子秀笔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為北面天王遂卒

劉政純孝

涪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

旬復見及病晝夜奉藥衣不解帶割股肉啖之至子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隣顧助之不受禽烏哀鳴集于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

續夷堅志前集



續夷堅志後集目錄

楊洞微

獵犬

方長老前身

劉政君過異人

王登庸前身

三姑廟龍見

呂內翰遺令

呂狀元子成夢

麻姑乞樹

竭臺

不食而孕

李茂相法

劉生青詞譴

抱陽二龍

王處存墓

脫殼楸

神告胥莘公

駝腹異物

碑子魚

測景

雷震佃客

老趙後身

潼山莊氏

大明川異卯

鏡辨

宣德狂僧

張子雲祈仙

孝順馬

陵川瑞花

右腋生子

雷氏節姑

陵川人祈仙

三秀軒

張女宿慧

金寶牌

蛙化鼠

楷牙方

暴雨落大羊頭

關中丁亥歲災變

炭谷瓊花

神救甄即軍

官婢玉真

廣寧寺鐘聲

永安錢

盜謝王君和

宣靖播越之兆

日本國冠服

孔孟之後

魏公夢魚

夢靈丸

古鼎

海島嶺

臨晉異瓜

平陽貢院隼鵬

日中見異物

王子明獲盜

賀端中見渴鬼

大慶殿柱

珠子冰

古錢

猪善友

項王廟

石椿火出

臨淄院

廣寧山奇龍閣

女真黃

焦燧業報

張孝通寬

相字

呂氏所記古印章

西陰井移

雞澤神變

齊麥

史季境登科歲月

鍾戎地陷

四州題壁詞

介虫之變

神甯富水酒

空中人語

高白松

護蘭童子

遠元恕所記二事

張甫夢應

間々公主章表

秦簡夫臨終詩

王生報冤

田德秀宿語

梁梅

崇尤城

田德秀詩識

米元章心經呪

張先生座右銘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抄之此其二也按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沉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廬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為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遺山之心也至順三年朱方石囑民瞻識

天裂

炭中二公

王先生前知

王內翰詩識

山石飛墮

蜜崔題字

張子野古微

仙猶

華陀帖

軍中大

德升後身

張居士

王尊師天壇

楊洞微

道士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為人儀貌秀偉
道行卓絕平生未嘗與物忤通莊易世以莊子楊先
生目之明昌間詔徵高道隸天長觀未幾還山其將
歸也與知觀侯生食于市書數大字于食案又囑侯
言昨過沃州向君母病可速歸侯以假去及至沃州
而母不病侯生辭語曰渠給我邪及北還天長已被
焚矣又嘗與客游崧山白龜泉上見一石螭出容曰

蟹橫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橫行恨不值正人
耳隨以手指之螭即正行脫愛中方卜居之中方舊
死泉苦于遠汝洞微言山秀如此不若死泉乃齋沐
致精筮之得吉微是時十月巷旁近葵花榮茂洞微
云于文章癸為癸此殆水微也與泉道士行尋之見
隅巽草樹間隱有微潤掘之果得泉可供數百指
然東隅絕澗南限犀峰石壁峻峭幾百步不可越洞
微與弟子呂澤輩沿壁作棧道以通往來人以棧木
易朽慮有顛濟之患乃就壁取石鑿竅嵌之壘為石
梁甃泉為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為楊公

泉間七堂為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君淨容字清客
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游甚嘆服之云楊洞微當求
之古人中耳間七後過華州追憶洞微云前年曾就
雲台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峯頂起却疑騎
鶴下人間其稱道如此

測景

司天測景冬至二至中都以北漸差中都冬至一丈
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
三十九刻山後涼陞金運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
其他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臨潢

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呂
氏碣石錄云

獵犬

太和五年道陵獵云龍川吳州羣犬宗室政佳進數
犬云可脩射虎用上令試之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
奔逐羣犬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搏噬虎艱于周
旋或怒躍一二犬意散逸去而羣犬隨及虎既困而
臥衛士前射之意斃于羣犬

雷震佃客

陝州盧村張海與同里一農民有佃客發謀誣此

人以燒麥積渠從旁證之海縛農民解尉司農性純
質不能自明分一兆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
佃客從空而下骨內皆盡唯皮髮在耳士人牛叔玉
親見時郭敬叔為陝令也

方長老前身

丹霞長老義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
大定初羣小聚議燒相國寺三門乘亂劫軍資庫
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與一人當放火先就
門下行視可以謀度奉火柳私自念言此門固力所
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後再不可得如此功緣我乃壞

之可惜，感嘆之際被擒州橋上訊掠而死，後
託生吳中陳家六七歲能言前世事訪父母妻子及
塾師所在信為柳小二無疑于二家供給之出家法
雲寺後嗣法醵和尚往丹霞親為予言

老趙後身

華州仇家巷解庫趙九老父趙三大安二年病殆尋
生臨洮西小字街銀孫家年十六託人訪趙九說前
後身事且呼趙九來看趙人遣人往迎將出華州家
人奔走來迎趙九在衆中疑信尚未決孫童遙見趙
九呼小字大罵怒其不即來認見妻亦罵之指妻臂

上燒麻及樹下窖粟家從是往來兩家州將崇室榮
祿倖李好復節度副使史舜元異其事親聞之說初
為人所召至一大官府卒令候于門良久而出曰不
須見長但從我行乘一騾至數里外入河溪一婦先
在坎卒指婦云此汝母也錯愕之際為卒推水中遂
不記至三歲乃悟前生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勝擢第
釋褐贊皇尉一日巡捕平至山寺中見壁有題詩云
長梢疊葉正颼颼，枕底寒聲為客留。野雁不來山月

墮，独眠滋味五更秋。問誰傳語題言一客年可六十
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旦題詩而去墨尚未
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踪跡之少為兵來報客
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
之抗礼問姓名不荅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洒落
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質之酬對詳盡得所未
聞客亦謂致君為可與語奉杯引滿飲及後者日將
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
客大逃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為予言

潼山莊氏

靈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
百家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十人又有二十九翁之
自官給杖印主詞訟風俗醇厚俗中有善談元者介
休為元章題其詩南華云試拈真理向南華生死元
如竟夢何晝夜曾傳竟夢否古今還續死生麼潼山
步仁有春草畦水年仁有綠波子逝于今已千步竟
時何少睡時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統榜進士歷宰數縣皆有能
聲為予同年蘇鼎臣說渠前身同里劉氏女年十六

七步采桑墮樹下傷重氣未絕而靈識已託生王家
滿月剃頭髮前身亦知痛而哭甬求往刘家其後兩
家供奉令李于劉氏父母死皆為服心喪三年

大明川異卵

曲陽匠者郭彥達曾居大明川間一農夫董成者掃
地至門限地即高起以鍾馗平之已而復高如是三
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碗許殼模見中有二蛇一
黑一班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彥達曉之曰神物不
可触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浜河中是步川下上雷
雨拔大木數千人以疫死者數百人

三姑廟龍見

大明垂神三姑廟旁近龍見橫卧三草舍上現者數
百人見龍鱗中甲出黃毛其示如駝峯頭与一大樹
齊腥臭不可近既墮天矯不得上良久雲霧復合乃
去時已酉歲七八月間也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与蕭彥昭俱官都下蕭
一日見過出古鏡相似曰頃歲得之閨中雖甚愛之
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未知為何時物予取視之漢
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宣和博古圖有焉出圖示之殆

若合符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
作亦奇宋末得于長安土人家相傳為太真奩中物
不之信也使取而觀背有指字數十為韻語句四言
其畧有華屋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瑞等
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為太
真之旧耶予咲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
冗長錄使讀其間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
遺予者銘為四字詩中有潛窺聖淑之句聖淑二字
皆少空意取聖為君淑為妃耳与此制正合望賢去
馬嵬數十里蓋遷幸時遺之浮休挾石人得之長安

信矣彦昭歎甚以謂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
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識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
不書可乎

呂內翰遺命

呂防禦忠翰生于經季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臨
終教諸子云吾死无火葬是謂戮尸无齋僧住
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克舜文武周孔之教侍我有
違吾言非呂氏子孫諸子泛教无一敢違者范司農
極之梁都運斗南每為予言近步斗南遺令送終不
以僧佛逆事有自来矣

宣德狂僧

宣德聖國寺狂僧有衣藍縷獨處暗室憂月不浣濯
无穢氣嘗于寺家廊舍合瓜向午馬言飽齋飽齋生
徒大惡之永安中春旱州倖田公問何日当雨僧言
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為中秋釀酒僧
云刺史即東去何必釀為十四日除具中戶乘傳之
官他所言多驗范梈之說

呂狀元夢應

呂內翰進字子成未第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
而食之是岁經義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闕門請詩

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郡謂其大父延
嗣父忠嗣与子成俱狀元也

張子雲祈心

張子雲以蔭補官嘗作金人捧露盤樂府通退閑之
樂一時詞傳之遊陵名為書都監累迁興州倖一日
祈仙上批青門飲詞末句云半紙虛名白髮知多少
一棹武陵歸許不如聞早怕桃花笑人老子雲即日
致仕張故人仲叔說

麻姑乞樹

寧海崑崙山石落村劉氏富于財嘗于海濱得百丈
魚取骨為梁構大屋名曰鯉堂上前一槐陰蔽數畝
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称麻姑問劉乞槐樹修廟
劉夢中甚難之既而曰廟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即漫
許之及寤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
作昏晦如夜人家如有變皆入室潛遁頃刻間雲唯
失劉氏槐所在人相与求之麻姑廟此樹已臥廟前
矣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鉄色驄能知人指使此卒死
薰丁每上直馬自負臥其縱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

人戒通閭牽掣則作声勢踣齧之人莫敢近雖在軍伍或此卒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墮坑塹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為孝順馬一日中貴人為軍淮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轡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為增卒月給

蝎臺

東京宮城東北隅有蝎台大定中修城役夫毀台取土及半得石函啟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撼搖作動物声破之二大蝎尾梢相鉤旋轉不解見風即死人

有問張都運復亨者云遼東无蝎而蝎在石中石在函又為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蝎而名台也張籌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數知之不然神告之也此外吾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县李曉燈有以杏棧棠枯枝為剪綵花者灯罷家僮乞之供于县署佛屋中四月上七夜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應相問先人会賞示之以為文字之祥為賦瑞花詩予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東京牛氏婦年未二十因異夢遂不食則吐且病數年之後都不減瘦乙巳歲春一女又自乳之其始孕見范鍊師范諭其姑婦已不食又无便溺何不令入道姑曰婦恋小女不能離耳識此意此婦食示氣故動作如常天癸時至而愛根不能割所以有子書傳中亦不多見也

右腹生子

李鍊師湛然戊申秋入閩視見一婦挽身臨月忽右腋發一大瘡已破胎胞從瘡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閩陝相者李茂自南中永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感眾竊管之楊与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有它難祇增憂挽耳因与茂食久問云休咎不願知但其壽老母十月見面当在何時茂且食且咲曰君三日当舘太夫人矣楊竊謂閩陝云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為奇茂後入京謁惠安寺朝士爭往扣

之近侍焦春和甫八門茂即言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木世宗家童聞茂言深耻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雷氏節姑

雷氏渾源人是西仲南仲從姊妹行年十七嫁為左州丁伴妻雷氏羣從有不悅者訴告服內成親婚遂聽雷氏謂夫人言絕婚固非吾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適人否室曰我若再嫁當令兩目瞎了云夫人果有是心我亦當同此誓其後丁違前言再娶未幾果喪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七乃終從孫希顏常歎為

文記之竟不及也

劉生青詞之譴

正和初中年陽梅人劉慎字榮輔為里人劉六作近薦青詞劉平生有穢行榮輔作詞曲為辨理又依例荐後數日榮輔作首奪生魯羅見者病中忽為物所憑令家人請劉轉果劉至羅見作色呵之曰汝昨為劉六作青詞汝于誰處教安語耶榮輔所羅惶惧殊甚手寫者狀言于後更不敢復作青詞羅見不復有言此見甫成重初不知青詞為何物殆是劉過惡頭者榮甫妄為歸說邀神福理假此見以警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劉元方卿說兵亂後具即中人祈仙楊微君朴降筆詩尤奇偉不凡如論馬字云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碍又云龍盤一氣雷堂定鯨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評事者云高麗足紙求詩云霜入詞鋒月痕缺手中不竟風雷掣如是八句後批云慎勿觸汚神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嬭產乳未終月竊視之三日後問卷乃死一子但空帟而已劉嘗問生死之際其理何如云死亡惡死逃死生非可樂死非可惡鬼之惡生猶人之惡死但生人不知死者樂耳與人都俞字

舜卿素不信心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与汝銀杏向安在批云在汝懷中都探怪得之又批云与汝櫻桃都向暗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遣諸人連枝紅杏三十餘枝正應在法諸人之數或向感冬安得有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之要乎又向他境安在批云在數万里之外向云那得遙迤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子元卿問神仙果有死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尚見疑乎元卿今客順天屢為予言故續記于笔陳子畏亂之後也

抱陽二龍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岩室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
潭中廟曰頭濟古碑記二青見于隋唐之間有將軍
之目官比刺史大青崇寧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
進靈益公小青嘉寧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
許色深翠朱墨細點間之春間之彷彿成方勝花行
則昂首不數類他蛇出則浮行水上能與雲雨交現
不測鄉人所賽与之酒則直至高二尺餘俯首就盞
飲之故前人詩有青蛇立飲祭神酒之句二青居山
陽各有種類至數十百箇都不毒螫大青一目取其

種悉然凡在山陰者皆雜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
二青之境至則為二青之族咬殺之二族亦不往山
陰村落小兒輩与之習慣至以手捧之而族常宿民
家臥具中人亦不駭怪也此事唐張熙公說馮瀛王
道宋崇儀使大為提督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據
子充皆嘗讀書于此有邢氏絕志卷忘歸軒燕公
石穴讀書堂明珠窩初山石崩出一穴如盃盞之半
瑩滑无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故以
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昇貴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
辛亥冬予与毛正卿德義仲昆郝伯常刻教之諸人

一遊寺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三秀軒

李都運有之高戶部唐卿趙礼部廷王讀書永平西
一山寺腊月苑樹一枝作花大金蟬集其上又竹林
出一笋因故所居為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

王處存墓

王處存墓在曲陽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龍峒已郊
八月宛州人刻破之骨已灰烬得銀百餘星一硯一
鏡唐哀帝所賜鉄券刻金字云勅蔡忠臣王處存
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其孫

周臣說

張女風慧

順天萬戶張德剛第八女小字慶娥資質秀異眼尾
八髻丙午秋入小亭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此戊申
二月女史屬辭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
南曲礼内則少儀中庸大孝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
婚諸篇班氏女戒教氏内則内訓通喪記六卷皆成
誦日熟二詩古律至十篇孝書下笔即有成人之風
旦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礼責之又所誦書多
能通大义時為講說其對屬才思敏捷死小兒女子

語睡思昏，如醉思闔心寂，似禪心桃李東風，蝴蝶夢闌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復日果得病，又四日亡甫九歲，郝伯常為詩弔之。

脫殼楸

代州壽寧觀宋天圣中一楸木老且枯矣，海蟾子過州賣平元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木中，明年枯朽再茂，人目之為脫殼楸。白皤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唯曉，只度枯楸不度人。泰和中王嘉子告過壽寧觀，道判白生云：子西詩訛，觀中人汝曹尚刻石耶？白因儉覆此石。

金寶牌

宣政間方士能化泥為金，名金寶牌，長三寸半，潤二寸半，文曰永鎮福地，代川天慶壽寧三殿有之。天慶者今尚在，承平時人傳玩，顯是記所成，指天宛然。

指牙方

炭、石、膏、龍骨各一兩，寒水石二兩，半白芷半兩，細辛三錢，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雙，末之，早晚指牙。繁時王文漢卿得此方于麟撫折守，得于周初洛陽即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疎豁，亦死風虫。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尚能齒決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魚

海中有魚，尾足与鳧无異，背上聚一殼如碑石，植立之狀，潮退則出岸上，曝殼十百為羣，聞人声則爬沙入海。漢人謂之碑子魚，或云：獸未可必也。旧說蒲牢海獸，遇鯨躍則吼其声如鐘，令人鑄鐘作蒲牢形，刻撞鐘槌為鯨，于二音有取焉。蓋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車，珞瓦枅，旧之屬，初不漫作時後人不盡能知之耳。然則碑表之制，將亦有所本耶？抑人見魚形似，傳會為名也。

神告胥莘公

胥莘公嘗夢泰山神告之曰：敬我死，福慢我死，殃當行善，道家道久常，每以此語人事，見家傳。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渡南北四十里，東七十里，旧為水所占。近甲午歲，忽乾涸，池中所有蛙，蹏蹏化黑鼠，嚼芡草根，蓋土脉虛，鬆不待耕，墾投麥種，即成就，具居民不勝奉聽。客戶收穫，俱取課而已。此地山草根膠固，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麥，亦異事也。彼有石刻云：天荒地亂，草蒿此沒，有水食魚，无水食鼠，是則前此亦嘗得麥乎？張俊德明說。

蠶腹異物

完州舊永平縣磨戶其人家畜一駝或受病比死大
叫七日夜不絕聲剖之大腹內得物非鉄非石形如
枯樓而褐色深褐其堅若鉄石磨家不以為異擲之
麥園中日課吏皆取于此而都不減耗如是一年鄉
人傳以為神官長石生者索去亦置麥中竟死神變
今在順天張侯家予親見

暴雨落羊頭

貞祐二年丰州楊雲鄉為崞縣令夏月暴雨過閭南
外十餘里落羊頭大如車轂角上盤高三尺以物怪

申代州下軍資庫收陶之朝

閏中丁亥歲災變

正大四年丁亥閏中災變二事平涼西草場天王塑
像前後馳動凡兩晝夜不止而泥塑衣紋都不剝落
知府徒單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動知府去
動如故臨洮城中鼠晝夜作聲此屋皆然一日近四
更鼠羣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羣鼠出南門
下子排卧鼠爭道踏人面而過有不及出者入東南
白草原乃不見府至此六十里劉善甫從弟洵之說

珠子冰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冰小者如寔圓潔如一斗鄭
之珠排陽中富家收貯感憂以蜜澆調之如真珠粉
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无際而著脚即
陷蓋冰珠雖凝寒亦不融結為一也

炭谷瓊花

鄧州正南十里曰炭谷八谷五里有瓊花木其四人
合抱逢閏即花初伏尚未伏乃蓋花白如玉攢開如
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
空而起兵孔為所折云

古錢

東平人錢信中按錢譜收古錢凡得數十種付之茶
店劉六劉本曹司胥吏家素稱好事及多收古錢聚
兩家所有以錦囊貯之如譜中不記年代品最在前
列亦有之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終二三分耳又
有方寸七形製与錯刀同最多推為衆錢之冠王莽
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當
千背復有兩字布綠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
又有一銖二銖三銖至五銖有內四出紋是方孔四
角金文通輪郭者復有錢背四出紋者榆莢其文一
曰五金一曰五朱始分銖字為二也既有湧金亦有

錢金南元錢有湧金月牙復有錢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橫湧金月牙一線通輪郭者亦有孔方之下線通輪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錢書畫琴壺古物无不畧具士大夫日聚于此雜客不預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帥軍

完州師甄全已卽歲為北兵部功求救恒山軍恒山逗遛不進全逾城逃死為北所獲恒山以全為叛已誅甄族故之在軍中者又刻全人頭山若上人半出運糧外軍猝至守者不之備殺虜甚衆運糧者不

知被刳坦然還若恒山軍陰伺之謀盡殺而後已是夜若上大青鬼現眼如孟赤紅有光焰軍士驚怖散走甄衆乃得脫

猪善友

洛西永寧一屠肆養猪數十頭一日子弟向屠伯當宰何猪屠伯攀圈指示羣猪驚擾獨一猪安然不動屠伯指此猪云此猪食甚少養飼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縛噪不出一声及刺及喉死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搯之此猪乃无心肺屠伯大驚悟以為神像所化擲刃于地拜天地四

四方誓願改業此猪既不死安然入圈尔後其家不復以糟糠飼之曰猪善友向里喧傳有自远来观者无不驚嘆一民家来請猪善友畜此猪如應諾明旦請者未至猪已坐于此家之門此家以斋食与之如是三十三日歷傍近民家幾遍蹲坐一墓園中不動視之已死矣辛愿敬之為作傳

宮婢玉真

大定中廣寧士人李惟清元直者与鬼婦故宋宮人玉真遇玉真有楊柳枝詞云已謝芳華更不留幾經秋故宮臺榭只荒邱忽回頭塞外風霜家萬里望中

愁楚魂湘血恨悠々此生休一詩云皓齒明眸掩路塵落花流水幾經春人間天上归无處且作阳台梦里人又一詩云自憐華色鏡中衰輕弄前歡已自空不恨相逢情不盡直道白鼠望归期李先後以唐子憂六月暴心痛死遼東為作傳以東都行記文多不載

項王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嫉視之因為說垓下事願謂衆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說傳達民間有為之縮頸者

廣寧寺鐘

廣寧寺有巨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城南橋下行人聞之无不踴躍有告寺僧具饒飯就橋下迎鐘復鳴宗室仲章說

石橋大火

泰和八年冬京師大惡寒前幡竿石橋縫向連夕火出四十余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燒万余家陶亦被焚衛王有旨救度世南所書于手眼大惡寒題榜火氣熾盛人离百步之外不敢近云

永安錢

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拆津有為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他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乃取長安倒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县曰汝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

臨淄道院

大定初山東人楊善洲買他臨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磚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齊成二年四月八日南郭石羊巷楊道園施花磚包三千口在天齊現玉清宮殿上承記楊押磚匠楊本堅有為考按者此地蓋

北齊時天慶現今卷東道北尚有石羊存焉成二年高偉天統二年丙戌歲也異前安元宮觀善洲捨土主之偶与古現地合善洲又与道園同姓亦異事也

盜謝王君和

馮翔士人王猷可字君和元豐中試京師待榜次日晨起市人携新魚至擲散錢賭之君和祝服錢以下前和一擲得魚市人附膺曰我家數口絕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賒此魚望獲數錢以為奉家之食子乃一擲勝之我家衣祿尽矣君和惻然哀之不取魚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归路經渑池

早發山谷間僻為羣盜所執十數里天明闕客行囊一少年忽直前向君和非京師師中乞我魚不取乎今日乃相見于此再三謝謝并同行皆免同郡徐安上記其事云

廣寧山寺龍潭

甲辰乙巳安廣寧夏五六月間大降晦雷雨環作声不断夜望崗山上白氣直与海接頃刻雨下終夜不息平明水漫村落死者无限大土曜高教百尺皆湯為平地下漫石上有杵臼痕不知何代為周屋所壓也山頭龍岡處留跡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

之長五六十尺者有長百余尺者意庫龍聚岡于此
土人遭此大變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間散起房舍象村落田家
所居山庄漁市旗亭茶店无所不有悉以

張孝通究報

大遼末武清人趙士詮商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
孝通家其妻私為孝通知陰商之一日乘士詮醉與
其子定國繼殺之投屍野中士詮久不歸子乘白登
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仇私告趙子云汝父
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繫忠友訊掠不勝
苦楚雖已証服而獄終不決明昌初白妻訴于朝
差賈公守讎往處之賈密訪其人言一異事云
張孝通及其子駝一騾往某處想于道傍木下騾逐

草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客又打
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嬖汲水飲騾又曰語
你殺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
而其人死不知者賈公以是归報朝廷隨差刑部員
外孫某馳駟至與收孝通父子一問即承人知神理
之不可証也賈公仕至右丞

魏相夢魚

參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厨人養魚百余頭以給常
嗜忽夢羣魚集有其身擇斥不去復夢為魚所鯁痛
不能出悶亂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書一朝字令人試之相
者云十月十日天子止紹興南渡將駐于杭書一杭
字問之相者云几木將至當避其鋒太師梁王小字
几木果擁兵而南其驗如此嘗與同舍生孟津李蔚
慶之論及此予謂古凡相字法殆是扶以他術耶李
曰不然此龜卜之余意耳

替灵丸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
內外障但神水在者皆可療為二兩蔓青子枸杞蒺

黎甘菊荊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面糊九桐子大空心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九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光

呂氏所記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亞夫銅印東鹿柴輯歷城簿有彭宣私印臨淄農郊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俱備郊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宝藏此印

古鼎

燕都廟李有夾銅鼎高二尺受數斛篆有禹明神

鼎泰大云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傅舜奉說博平路民一鼎先致職死文章而黃金丹碧絢爛溢因受丑升許三尺而一稍大路民用之煮茶以少火燎之足則水隨沸大之中銅禁行不敢私藏摧大足折送之官足中虛拆處銅植作火焰上騰之狀天壤間神物奇宝成懷俱有數特見毀于庸人之手為可惜耳蔡內翰正夫古器類倫記二鼎云其一明昌三年二月藍田玉山鄉農民李興穿地得之高二尺兩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丁亥以長歷考之魯莊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即周安厘王初

立之歲未改元故不稱年而故以月數焉又有一百二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大定九年汾水懷東岸古墓有鼎及鐘磬之屬鼎小者五寸許大幾三尺中作黃金色所安牛羹尚可辨鐘磬小者大及二尺凡十六等蓋音律之次也雖死款識皆周物也

西陰井移

戊申正月武成之東有村落名西陰民家一井移四五步而井椿如故也又數日一道士過此村形服与常人異見農具中二地礪石咄咄曰業畜乃在此耶

併挾之而去村民惧凶禍將及升家速徙後亦死他南宮士董德卿親見之

海島神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鰲至一島其人穴居野處与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圜血而咲獵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沉于水他日再往船人少執一婦始得至其家頗至此不復食有自旬日者皆自經于東岡大木上元仲黃華之人也

鷄澤神變

鷄澤農民五人全採樵云門望西風勢甚惡遲回不
敢往又為一叟所難四人者還家一人往來樵次大
風從西北來震蕩天日此人走避不及伏于溝中為
一人拌起全行一時此人踏風而行見全行皆神鬼
逸里過一城神人曰此朝地也又東行路旁一長髯
人拜勸酒神人共入廟中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
行酒見神人各長丈餘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錦綉
香氣襲人此人從中座勸酒中座者不語以右手拇
指令從次座者勸卑復出廟門下須臾飲散散神
人出大風隨起置此人不復向此人伺風定云向人

知此地為東平界廟即穀司也行丐數日乃至家犹
恍惚如心忘云曾仲可說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
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
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順之親見

舜麥

河東與舜皆出麥顆粒如常麥而无縫又色稍白每
斗得超十三斤此地二頃余農民數家主之喻如今
步東家舜麥成至明步而家成熟死定處然終不云

二頃之外也定襄周夢卿說

平陽貢院鶴

太安初高子約耿居嗣閩子秀王子正之考試平陽
奉子万人主師有雙緋衣人來謝謁者明旦試題以
下語同官像羣雀旋舞至公樓上良久不去主師命
胥吏揭榜大書示衆云今場狀元云自河東當奉府
題聖人有金城解縣宋可封澤州省儉德化民家給
之本省魁孫當時御題獲承休德不遑康寧狀元王
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史李優登科歲月

河中李欽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為安
史李優言君後當擢第但當出此兒子門下為太晚
耳李優雅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為然其後欽
叔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
文字兩預至貢李優竟出其門云

日中見異物

崇慶元年冬十月北京進士趙天瑞張仲和輩十五
人越試四晚行道中日中見三物一四足獸在前一
蛇繼之二物行甚速一鳥跳躍稍緩少頃无所見是
後兵動中原喪亂蘭仲大說

鎮戎地陷

鎮戎敵陷日州長佐史率使樂迎官西城坐待駟亭次見一婦被髮跣足喘汗入城問之云其姑卒病買藥救之良久亭中人聞空際有相問答者云出城未答者言未吏卒聞之大駭怪不知所謂少之煩得藥而西城隨陷城中无一人免者女嬀殆以孝感脫此禍故中宗史監時亦在亭中親見其煩惜不問女婦姓氏耳

王子明獲盜

副樞劉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

行水边忽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農民裸跣卒入水索之得一尸是日近被害者檢視衣者于所佩小草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嘿藏之不以語人既入县即召布行賣布果官款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辨視果有布是木印所記者因申甲乙推之盜尋獲一匪稱為神明

公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比归有題

木蘭花詞逆旅間云淮山隱隱千里雲峯千里恨淮水悠悠萬頃烟波萬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

賀端人見鬼

吾州進士賀端中大定中宣聖廟齋宿灯下見一大青鬼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焰賀以被蒙頭伏床下日高諸生至乃敢出戰慄尚未定也起視水甕皆乾視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為渴鬼云端中云孫固鎮之門有青賊此幸登科

介虫之變

東平進士薛介阜昌初進士嘗食炙台嗜食糟蟹九造辦厨人生揚蟹脂幼板一粒置一捲渡以繩十字束之填入糟甕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夢昨所獲強盜刺殺而去薛半驚寤索燭台吏將問之燭至乃見糟蟹脂滿前不知從何出也薛自此不食蟹外曹孫東平實蹟之說

太慶屠柱

太原士人刘進之客衛州所居近河三旬聞哭声訪之隣里云旁近无哭者当是鬼哭刘進之忽憶臨河有汴宮大慶侯所撤大木時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

云是彰德帥欲用修樂棚者古時石言于晉者此水
哭于明日發下河哭聲遂絕曹魏青龍中取漢武帝
祿露金人歆置之許都始發金人潛狀云涕李長吉
有金人絳漢歌

神甯渴水

西京人同府之南神甯渴水廣百餘畝深三丈店
人臥與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竭去入渾
源東南山娘子坤村復為大陂凡神甯水所經遠矣
不絕

空中人語

張頭卿名德遠州人明昌二年經童員祐四年進士
自說大母庚午步曾與客飲向日酌酒語執壺者云
不必滿存誠而已忽聞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元海
量者乎中客駭立斟立數滿盃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時起任咸寧令驟
出民路口村計合科嶽此地在瀾橋六七里日在衣
已間忽見民裂從東南至西北青氣分析數丈其中
有光盤曲如電令人震蕩不敢仰視吏民數百人皆
見振之說

高白松

徐偉官京兆第一老人白首而長身已穿綠袍謂偉
言某他日有斧斤之厄幸為保全之偉不知所以狀
移亦不忘也及移守嚴安會岳祠災詔復修之境內
大亦皆斫採砍東六十里萊荒之高白村有古松幹
初茂盛明祿二畝鄉社相傳為數百年物亦在采斫
之數鄉人父老哀禱于偉曰因悟前夢力為營獲竟
免斬伐是夢有來謝者土人立祠其側平生者為之
記文士張圣予賦詩云端根感足怪此藏平項摩云
翠蓋張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欺雷雨化龍驤異村記

宵宵梁棟靈夢還能避斧戕
萬古天風吹不老岱宗
山色共全

炭中二仙

泉州人賈合春前鄉時丞吳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戌
役在池池此地云炭燄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成
堆下以薪焚之烈响熾狀一日賈與戌卒圍火坐忽
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長二寸有半
眉目口耳形體皆俱項烏巾繫如阜勒帛狀雙帶下
垂雕刺所不及賈甚珍秘兵亂中失所在

獲商童子

孟州路宣政末二十而娶未几妻亡追悼不已玉不自即祖夢妻如平生說身凌為獲蘭童子住翳萃庵作詩記之云翳萃庵前花草香獲蘭童子淡雲妝風緣还却三生債不道未归人斷腸未归人用死者归人生者為行人之羨

王先生先知

來阿閩生者少從醇德先生平陰王廣道李醇德堂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後二十年多喪明作亭子不濟幸壬癸甲之術可養生試以吾言辛之閏即李祿命年五十果喪明而藝亦精自言七十當有子渴

年八十卒如其言

边元恕所紀二事

國初兵西來云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攻城被驅壯士死掄坡尽殺之中有喉然不斷者亦枕籍積尸中渴雨復起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羣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独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僅能至家求医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卒復年七十余病終全時曹氏小童為軍士驅逐与羣兒乱走追及者皆以大指繫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入人家比云見

軍渴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

王内翰詩識

王子端内翰太和中賦殘菊云此花寂寞无多子辨与黃蜂冥密脾蓋絕笔之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幽花絕笔更傷神之句

張甫夢應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扞之乃王也初甚惡之絕有是想自子秀笔記此事

山石要墮

宣和末華山下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摧壓十八村土人謂神物所移為立移山祠蘭泉張吉甫作賦吊之明昌四年秋亦水渭南之間一日晨起告人忽聞數千人声望之有雲如大帷幙蔽空而過此少頃聞聲并山南原已移為此原矣孫通祥為文記之近天興癸巳歲秋後恒山公治軍鄧之五梁山置合聖殿岩以受軍租臨大屋已置二万余斛矣有日突外間人見西北有黑云低空而過声勢甚惡迨漸值洞上倉屋隨亦崩潰雲起而雨已後人奔視之元是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洞之間連倉崩乃

九一委可尋又一異也平陰七承說

向七公主章表

士寅步寒食濮州靈室公祭孤魂設醮州中和威儀
者當作高功會首人言叔未嘗收籙何緣得主醮和
因往東平受盟職錄一階章表皆已具銜復一留師
者求代叔主醮監軍董許之乃就用文牒上名銜
改叔作雷熙後百許日雷死病而死三日復活說死
入冥司云札却問趙公嘗謂表以我不應改叔職
儀名字便壽二紀放之豐來全告世人再不許犯且
言門外進卒亦中即當去矣言終而化太史布衣張

如現至外州得此事

泉唯題字

明昌末序氏山森崖石壁高峻非人跡所到忽有題
字六道氏天台司馬承禎過字大如盤墨色光瑩而
紫乎過中名揭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墓松台固有
詩云道名初不忘天台姓字分明見家唯馬向松台
千載崔白雲何處不归来

秦簡夫臨終詩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困于名場即不就奉選臨終詩
云魁殿霸樓宅妻孥解后思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

魂抑笔而死時年五十七

張子野吉徵

張華子野易元休榜選試後與諸生坐庭中忽一烏
銜小綠衣判官墮几上未几子野擢上第

王生冤報

定襄印村王胡以陶瓦為業明昌辛亥步歎與其子
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為尉司根捕急
逃死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贖但
此身得免領與君父子半分之王曰匿盜寄中滿室
松瓦尉司兵隨過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

利其時乘但營火不移時烟儿人死即携金貝還鄉
數年疽瘡甚重云豐云卿囊之上恭和中王生礼五台將
及丹善鍊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為物所蹙扶
并至其家生口作鬼語暇日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
得脫中分資財足以致富便營惡心却將我燒死毒
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即休時我持刃逢人乱斫其
家兄杂台通士何言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漫荒語
辨新何知冤对非法族可制教以作黃鍊趙度欣可
解脫胡陳狀希挂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罵之由大
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几竟死繁錄判曹師說

仙猫

天堽中岩有仙猫洞世傳蓋具人丹成鳩犬亦昇仙而猫独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奇問有應者王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為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阳雲台宮將之上方过洞前舍兒子叔仪呼之随呼而應声殊清遠也同作詩云作猫声向洞中問况仅兒童一向居同向燕家紙丹灶不随鸡犬上青雲

田德秀風怪

紫芝字德秀汾州人其父清為部掾娶定襄趙氏生

德秀于中都生數月隣李媼見之謂狀云涕人間之媼曰老婦一見子生二十五步在太享有声以去年亡此兒極相肖也吾見死時老媼啗其面破此兒面瘡口痕宛狀可以証前身矣德秀幼孤養于外家多居于忻六七步知屬文一覽万言十三賦而華引詩意驚人李長吉風調十六与子游從曹大兩沒有一詩見示云醉夢箇森蝶翅輕一灯元語夢边明鹿簾急雨三江浪木老風高万馬兵枕筆先秋失殘暑湖山微曉看新晴对床曾有詩来否為向常家好弟兄予先敬之松謂予言詩曹二句非鬼語予各謂其

非寿耆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華陀帖

宋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清康之愛流落民間歷三四傳乃入越王府王慎為内府所收秘之二十年母知者太和末都城同貫通与文士輩請命元章臨筆貫通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迹趙軼輝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于予生得意書定知為何人所秘願以見告即批云為就趙即求之履却運才卿王姬之弟貫通以為言才卿請于地果獲一見王薨于汴明梁隨廢文士得浸王之子家公游往仁見為東坡夢社

子美自解八陣圖謂是書生氣習以此事現為詩言

梁梅

壽陽散伎梁梅承母太和間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巨濟過壽陽引病沒張居意不自即邑中士子有以梅為言者時已落籍私致之待于宅尋梅素粧而至坐久輒盤唱梅花水龍吟張微言六月唱梅詞壽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調真美頗為張所歎唱至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乃以酒屬張張大奇之贈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裏真有壽陽妝之句為留教日而行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帥率酒部曲軍前列唱落葉
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差異曲罷一聲不復
作登州王百戶辛丑間親見之

崇尤城

單州界有崇尤城古老言崇尤潮姓改又謂之潮出
尤城之旁潮民尚多耳未崇秀客入今定案有以都
統者自言上世有賜田百畝至今以以百頃家自奔
管州有崇廟土人祈禱甚靈崇賊敗言賊崇族之人
以予人自解有網漏者皆以予為氏子孫子有識之

者親與執府所畫崇像相肖不敬斥其名云

德升核身

烏古論德升命進士吳定戌案以參知政事行台太
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慶陽移刺令使
家兒四五步能說前身事況寥寥言人傳為異事德
升家一大叔從太原逃云就令使家來則見望見名
呼之叔之為慟但說其死不同叔言德升被斫而死
兒言赴井死昨麟之言當是間城陷一心赴井神識
已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狀赴井者蓋殺胎耳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于外祖廣寧府治中趙居家執務間
作詩多憔悴之句亂後登凌雲台悲思結々不易裁
凌雲台上秋徘徊孤鴻背斜陽去寒雁帶秋色
來破屋元烟空碑瓦新紋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親
曾見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台元憂而感古
人所忌王荊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悲
哀真名言也

張居士

澧州張居士于禪學有所得臨終之步禪坐靜室約
其徒滿百日乃闕及期開戶見其趺坐不動謂是已

逝良久開目拂塵而起沐浴易衣周行庭宇與親旧
相勞苦已而復入室中索筆自頌云了脫幻緣復何
幻我將戲大方從容自可勸筆而化登封令張勛景
說此事

朱元章心經咒

米老一帖云心經咒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拂席間發
出皆不散近試之信狀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慶觀王尊師忘雲云于農家年十六七牧羊
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

許之通人携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通人問其地乃
清源也又問人此去天壇近遠人云百餘里耳王已
兄所归明日往天壇入阳台宮中人問此見焉通
人挈來自太原此一日至天壇謂當有作分付焉香
火童子八年乃归家人意其已死兄不驚異而乃送
之天慶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溥博謹有遺者
也

張先生座右銘

張先生弼李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甫之
父神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以爲名言

續夷堂志後集終

遺山先生傳全史文藝傳載

元德明系云招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
言世俗事樂易兄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
不敢以生理累之孝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
自適年四十八年有東岩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
問字程之七岁能詩年十四從陵州郝普卿學不事
章紫掩翳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
真山琴台等詩祀郝趙東文見之以與近代元化作
也于是大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侍令丘大中
爲南陽令天興中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際左司郎事

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純尼倫
中休其詩奇峻而絕雕剗巧綺而耐綺而五言高古
沉三言樂所不用古題時出新意歌謠慷慨扶曲
并之氣其長短句摘揚新声以寫想態者又數百篇
兵後皆尽好向薪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悉趨
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李一卷東坡詩雅
三卷錦衣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
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凡及漢唐因亡史外已
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万户家乃言于張預
爲選述既而爲樂憂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

之迹泐而不傳乃悔亭于家善述其上因名曰野史
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求諸所聞有所得輒以寸帛
細字為記錄至百餘方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士
民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氏史多本所著
云

予初北地寒本結集聖志四冊實 適山先生所
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覆一現謹購此
傳付于所書之沒云是年花朝日吳下士東起善
識

適山中原人便生宋熙豐間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

有聲不卒云完顏有國日難偏方以文歸戎事用科
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後牒文柄故間
居嘉述現其文與詩詞宏輝軼宕及所傳其國人易
州其人各十傳其類叙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
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慨見于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
善之心蓋廣矣所錄夷堅志也但過洪景廬而已其
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功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
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此書方藉幸金所刻罕至江
南友人王起善見函抄成帙其孝富筆勤又可知矣
特以示余時日將夕讀至丙祖卷四卷深有起于余

心以病不能抄姑識其此卷末而歸之壬申步之際
南叩宋元子虛書于沙頭白漚眠處中州曾歷覽底
處兒孤故動業元元我文章正數居淵源由史漢鑑
策云机雲子亦尚奇者何期廣見聞 吳道南景文
適山先生結集聖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抄本介歸
芥甫夏候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步潤三月十七日丁
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于泗北村唐映雪齋
華亭任家道人孫道明七叔時年六十七也

續夷堅志後序



續夷堅志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金元好問撰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人官至左
司郎中事蹟具金史本傳是編蓋續宋洪邁夷堅
志而作所紀皆金泰和貞祐間神怪之事前有自
序見於遺山集而此本無之蓋傳寫佚脫也

異聞總錄四卷

不著撰者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振鸞堂據明商氏刻

稗海本重編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異聞總錄

四卷》提要

異聞總錄卷之一

明會稽商濬校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殯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屍還家携兒謁耿氏之隣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遣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叙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

異聞總錄

卷一

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儻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儻引去迫於饑餒故自鬻牙儻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排

恒於前問其故三發其言人必哀人已沒說
無所歸置留與語三言以奉命至夜遂來並
寢未幾得疾同舍生感其之公自教授教授造其
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
曰但嘗遇一袒服取視之微而無縫命投諸火遣
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牛一牝羊墜
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欺呼道士
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恠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紹興六年餘于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

異聞總錄

卷一

二

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
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
盡死蓋疫鬼云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蔽極
相望風雪陰水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
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
闌寺聞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
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
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

毆之僕奮風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
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
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癡卧不復知之遂有物語
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
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
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
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即日舉白無
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攘禱禱百術備至終無

異聞總錄

卷一

三

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
久人神異路懼不免媒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
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
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
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譴如初饒翁
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兒
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
愈益沮畏記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武昌李王夢就逮冥司王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

時安得推妻墮水李萬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爲兩椎刺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

異聞總錄

卷一

四

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聞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

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令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縣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淒淒可聽又嘗爲

異聞總錄

卷一

五

縉雲丞說鬼仙華英事跡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恠神唐具述華英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即死其兄葬之於處吾送之空乃反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灑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喙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

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賈名訓字

仲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調脩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四日也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

果關錄

卷一

六

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即請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遣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帟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雷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各曰會稽之東下

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

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

輟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所轉溺

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

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

有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

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

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

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

果關錄

卷一

七

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其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秦少游記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

儀曹解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

見婦人羅衫而粉黛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

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

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

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

睡竟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閼卒曰二十年
前柳堡曾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
者其人也世謂鬼畏桃花其說矣

王鳴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淮賴之官從行
老兵張朝爲廐卒挈妻子在道幼女才七歲夜展
轉榻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
外間流水甚清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爲樂
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語語極憂之監
寘懷抱間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且
異聞錄

卷一

八

延望屋後數十步間有古井試以竿測之則如人
馬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
落鬼手中矣

閣門使蕭汪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
甚危殆浸浸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
日將暮有老嫗瘠而僕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
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卽汪也將升
階一老叟着白袍類僧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
叱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

未曾請勸設死天命令終爲山洞王爾王
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吃之嫗悲啼復匍匐
趨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坐漸呻吟食粥數日而愈
伯英從容說所觀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嫗
不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卽死密埋
之浴室下汝所見者其是歟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恠惡
叱令負擔經由數村踵歷淇源石村何衝諸里每
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恠黨

異聞錄

卷一

九

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
入趨廡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
出恠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卽仆地
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
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窺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
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
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
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恠相視窘懼
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

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卧妻環視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病疫因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一巫巫爲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

淄州人田穀侄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托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娶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

東關總錄

卷一

十一

於張故居沒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欲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婚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人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皆是田叔所爲非今嬌過既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姑之季父鼓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頃間自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

東關總錄

卷之一

十一

爲姑家姑生前有欲言者嘗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姑死時夫兄侵牟及姬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灑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遣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頻笑濁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於廖歸明年春將柩於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塚次方寒雨淒零松風答響皆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是野恠假托若真田三姑何爲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請有禱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避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鬼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怖也

撫州南門黃橋路居民唐六詹七以接當繡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筆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十皆不祥真爲

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夕屠氏羅紙錢以待享
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
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
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數入探而出之
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
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
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
請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異聞錄

卷之一

十三

晁端偃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盼寄情未能諧偶婦

忽乘夜擄衣裘其被晁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
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褥間餘血洩迹亦
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門聞哭聲扣鄰人曰少
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涕而歸

紹興癸卯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
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
輩意甚蹇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與錢登
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
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巔有寺幽僻孤寂人跡
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王僧房
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怖不敢起須臾
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
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王僧始應甫問答間石
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王僧宿焉
且詢其恠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
能相犯云

異聞錄

卷之一

十三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

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
就詢其誰家人曰王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
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
肯言初巖嘗贈娼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葬
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
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巖向空中唾罵之徒黃出寓
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長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
忍害子乎雖適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
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憊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

是耶

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

我亦

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

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恠始絕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

半夜村中聞數百十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

雜極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恠而疑寒陰翳咫尺

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畧無所覩明旦雪深尺餘

卷一

卷一

古

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

汚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

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

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容不之信僧令遍索則柳州

某人家其女棺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膽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

庠後園有亭素多山石過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至

者同齋賦張曰若不畏鬼真琴於亭暮請鼓之諸

人憑几以待張諾夜半至亭鼓鼓而將返聞亭角

鼻息呼吸聲時月昏明視之一人側卧摸之自頂

至踵婦人也身體溫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婦

齋率衆燭之儼然一少婦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

學錄邀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矣旦訪其父母云

半年病如癆瘵亦疑其爲妖祟所惑遂取歸服重

劑而愈

永新州林行可醫士也大德丁酉一日暮有老嫗至

門招之出西門外視病林以暮留嫗早行旦起掃

卷一

卷一

古

藥姬促林行五里許至東嶽廟前嫗曰爾候於此

林月中顧嫗入一塚而沒恠之登廟亭樓閉戶窺

隙隙見嫗引一虎至四顧無人撫其背曰惜哉復

罵曰三年爲汝謀此塊肉汝分薄若此天明林呼

里人送歸迨今不敢出

上官士平至元甲午秋丁請吉水文廟陪拜先一夕

抵邑中高宅同行二人僕二人並宿小樓中夜忽

不見同行出門戶扃鑰如故遍索不見主人大駭

欲問上官士平同鄉儒戶李蒼山送歸士平云

恍惚聞有三人挽之同歸隨其人出明縫至過渡處方憶特來拜廟且畏水不敢渡遂止不行三人拽之以渡士平力挽以回始覺其遠誦玄帝呪拽之過行洲上但及水則又極力挽回一人渡水先去須臾復回撫其面曰汝誦玄帝呪何誤兩字士平但誦呪不輟未幾聞鍾聲三人方散去

咸淳年間傳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夜

二婢秉燭提茶瓶盞托銀鏤漆盤盛糖餅二枚供

過慙慙自初到至是凡兩月餘雖風雨不輟嘗因

異聞錄

卷一

七

主人暇時問每夕茶餅甚佳何所出產季猷惟其曉勤可言其故季猷誠母泄密觀其變是夕勤可飲茶訖併盤留之堅索始與旦示主人盤下有于字莫知來故餅則山田寺中所賣詢之賣餅家則云前後失去頗多女子亦不復至矣

至元歸附後胡市巖遊學湖湘道求之境投宿敝寺

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艱乏食行

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卧僧謂偈云

百補袈裟舊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

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旦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午矣夜供五齋計缺其二也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

撫琴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三弄女

遙邈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哀怨多有所欲

不能直遂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

豈天假真緣耶女歛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

異聞錄

卷一

七

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

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

痕斜露重雲環壓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

淚滿梅花胡悵然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水壺駭

曰吾亡妾杭人喬氏名望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

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蹟也以酒酹之且成詩云王

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想芳魂踏殘

月濃濃露濕去時衣

宋寶祐間高郵軍阮子博夜行安慶府九曲嶺迷不

知徑望火光之茅屋一屋二士燧石炭對坐觀書
今坐附火言笑自如一日見張氏求詩云大書
文字須防老剩買田園準備此兩句意思也好
一曰爲人亦拘愚意以爲既老不須看文字得閑
何必有田園曰歐陽永叔詩云文章無用等畫虎
名譽過耳如飛蠅此意如何曰却是到底說話子
博平生僻於禮文疏於求田間前兩句默合於心
遂問二先生姓名二士撫按大笑寂不復見乃在
一巖石下且方達徑明日得宣州畫虎一軸表背

東坡志林

卷一

十九

門板上晒於日中蠅集焉以袖拂之門版仆地壓
死鄰家小兒至於官歿於獄

宋時淮倡嚴楚楚適鹽商呂省幹泛舟泗上呂偶他
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
人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間
不見明夕夫婦言之伏人江岸楚楚復歌前曲婦
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遂至林間而沒翌日視乃
一新墳詢知侯將士葬妻裴氏也侯置一妾推

之自戕於林間就葬焉

至元丙子廬陵印岡羅某數人夜行至地名智家湖
因食鹽梅以核寘道傍偶體之口問曰賊不賊前
行至長坑月光燦然見後有黑團旋轉隨逐而來
呼曰賊賊諸人大懼行十餘里至榮村渡水方
不聞聲

宋時袁州瀘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
獨處市西有把賣姬常詣郭買賣釵釵之屬姬女
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爲君妻郭駭之女曰妾

東坡志林

卷一

十九

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得
死母殮我於棺中妾啓棺而出復掩之母將空棺
瘞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
母偶闕郭亡窺其室見女所殮紅履在焉推戶取
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
駭女曰母卒至亟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
慮也女去郭遂逃往潭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
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女曰妾善歌官調當有賞會
遂開場於平里坊下歌聲遏雲觀者如堵日數百

券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
一日有髮鬚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
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度道人令祝之
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枷鎖女至東嶽
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資
之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殯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
去

吉水七里市有王半者以屠宰為活端平年間有相
識嘗早獨行出未至王居二三里稍荒涼相傳有

鬼

卷一

半

祟其人心偶疑畏忽有人呼之同行曰吾倦與爾
更迭馳負如何其人曰善我先馳爾至某處爾又
馳我至其處及至某處天微白髮鬚見其手上有
毛摩之果毛也其人求下不許遂馳之不置將近
王居謹執其手置於地乃一半也其人解條繫之
執至王居扣門語王曰吾有官錢僅有一半欲賣
四千如何王提半估度曰止直三千其人曰但吾
欲急用幸以見錢酬我王提三千授之其人并留
條繫半語王曰半稍躑躅謹固勿失遂獲錢之邑

及歸過王惟修存焉人遂名之曰三全云

宋咸淳間蜀人彭澹軒罷江東倅遊武夷山嘗獨行
林數入草庵中見二士夫我冠博帶對食招彭橫
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鷄一右坐者曰酌酒於地
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寘於其所非酌之也祭饗
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
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取其便
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
義食以六穀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

祭

卷一

半

為王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徹俎遂問
右坐者姓字對曰姓魏問其字則曰山林野叟無
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字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
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皆玄妙深奧不
能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聞
右坐者曰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彭
明日携僕挈榼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
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
餚彭方悟左坐者為文公右坐者魏鶴山蓋所言

建康楊二郎與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貲千萬淳熙

中遇盜於波中一行盡被害楊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汎浮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步入一洞其中男女聚觀之多裸形而聲音可辨一婦人稱爲鬼母侍衛頗衆驚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鴉鬟出探見楊二郎走報鬼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迺生應曰願住母分付鴉鬟爲置一室使爲夫婦約二年

舉聞總錄

卷一

三

久飲食起居與世間同嘗有走卒書至曰真仙邀迎鬼母請赴瓊室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皆從二郎獨處洞中他日因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如何去得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雲到一館宇優樂盤飭極爲豐盛至者占位而坐鬼母道小楊伏卓幃下戒以屏息勿動宴罷見焚紙錢次聞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交口罵之唯妻泣曰汝救於海者無音耗當時發喪持服招魂卜葬今夕除

靈故設水陸蓮場六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耶楊曰我真是人因言其故家人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不去繼以怒罵但不能相近少頃卽去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如常至紹興中猶存

建康黃襲甫與撫州金溪曾鴻子聯姻黃性好靜每過曾必假寓其居傍僧舍僧每掃官房待之咸淳間遭母喪往曾謝其來復至僧舍僧處之別室黃謂僧薄已稍不樂是夕月明因出堦除納涼遙見

舉聞總錄

卷一

三

官房燈燭熒煌燕語喧嘩忽一士夫出揖曰子非黃襲甫乎敢邀一茶黃曰忘君爲誰曰張維幾也薄宦江湖挈官到此因邀入同飲見其妻與女焉維幾曰吾有弱息未協鳳占敢以奉枕席黃曰吾在制中安敢議此維幾曰禮法之士如風之處禱襦襲甫達者何見之泥因延入別室強合衾焉行夫婦禮黃思衰絰之中今若此名教罪人也因惘然忽聞鳴鑼聲遂大悟爲祟所惑起帳中女牽制之不可遂出大呼其僕維幾亦出而呼曰襲甫何

故以恩見待欲挽而留之僧起明火送至曾黃猶見維幾者與其妻女逐來黃曰適鳴鑼者誰也衆曰鷄鳴也黃愈悟至明曾送之歸維幾妻女相逐黃行亦行黃止亦止他人不見也惟黃見之到家大病祕監張淵微與黃厚來視其病未至二里間黃曰張祕監來也已而果至問之乃張微幾告之也病數月乃愈勸黃在飲時其僕恠其久不至起視官房有告之曰爾官人在此飲酒來也其僕回先寢後詢問僧云近有客官姓張名維幾挈家寓寺因疫病妻女俱死於官房故也

果聞錄

卷一

二十四

果聞錄卷之一

果聞錄卷之二

明會稽商濬校

葛文康爲大司成日有疾卒病癰滿面瘡穢可憎以無他使令未暇易嘗馭馬至寶錄宮止於門外葛公入宮燒香出見其面乃淨無癰驚問之卒元不自知曰但見一道人來與我戲伸手摩面上一再却去耳葛細扣其狀遣從吏尋求不復見道人劉景真爲人家作黃錄齋歸過所知中貴人家少憇門外五更月明見一人綠衣玄裏垂脚僕頭引小侍數十自街中叫過指其家曰汝每酒不祭我且翻倒燭臺燒却面劉細視之皆鬼也明旦劉專往謁主人歆側事見面上傳藥問之云夜來招數客飲未竟燭臺無故欹倒正敗吾面云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顓州及南康縣土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月南康還至館顓南黃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其家診脉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即從行已至則盡奪其貲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會

果聞錄

卷二

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瓜培地哀頓
不已邸人恠之引詣縣大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
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爲姦盜所殺耶吾當遣弓兵
擒捕犬卽起搖尾引衆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語
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
黨

莆田葉元幹子昂丞相之姪趙州士婿也僉書惠州
判官乳媪嘗出外門與兒戲見一朱衣人持杖量
地適至其側引手畫之曰到此住遂去媪訝郡內

異聞總錄

卷二

二

嘗日無此人歸告葉葉呼吏卒尋訪無所見明日
城中火延燒屋廬甚多及僉判廳前而止

方俟彦中以淳熙十三年爲武岡守一女年十許歲
未適人驟得迷罔之疾不能說其從過但厭厭困
悴若醉夢中師巫祈禳之擣無所不至皆弗効母
趙氏尤以爲念久而愈甚其生朝在六月至是日
彥中謂女星運殃厄或當退舍家人正聚堂上舉
酒俄一小杓從空際冉冉而下置於地衆爭往視
乃一故漆杓一瓦甌一泥杯三果櫟貯荔枝龍眼

而餅內物則穢溺也有牋紙小片書云勸六小娘
子壽酒彥中不憚盡招僚吏道妖異本末曰身爲
民社主顧遭淫厲詭侮如其爲不職大矣欲上
章丐辭官歸筠諸僚以爲不可乃止後十餘日轉
運使林黃中劾疏下罷去代者李大聲至訪其故
或言郡圃大木下舊有祠宇廢撤五十年必其作
祟彥中固嘗欲建立而不成也於是卽其處作之
恠乃息衡陽曹進之時以永州東安主簿攝司理
親見此事及杓餅之屬云

異聞總錄

卷二

三

邵武惠應廟神勅封祐民公建中靖國元年建陽江
屯里亦立祠事之士人江行謁祠下夜夢往溪南
之神宇聞歌聲闌者止之曰公與夫人方坐白雲
障下調按新詞汝勿遽進少選神命呼衍問曰汝
得此詞否衍恐懼謝曰世間那復可聞神曰此黃
鍾宮錦纏絆也乃誦其詞曰屈曲新堤占斷滿村
佳氣畫簷兩行連雲際亂山疊翠水回還岸邊樓
閣金碧遙相倚柳陰低艷映花光美好昇平爲誰
初起大都風物只由人舊時荒島今日香煙地衍

驚覺卽錄而傳之然無有能歌者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楊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墮於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幘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旣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於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楊州節度推官沈君

失其名及鄉里

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

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

異聞總錄

卷二

四

洲前一夕沈聞書窓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

爲妻子言惏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

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

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

墜足絀輻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

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昇歸舍

就息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

十萬郡吏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

鬼水稍息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

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挺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蹀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折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剝大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客傳其事

陳伯修爲宣城守臨政之暇多在願白堂講易賓客

來聽者常十數一日講罷客退獨坐禪榻忽見朱

衣人前揖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末暑風猶盛

異聞總錄

卷二

五

伯修異焉疑此際不應有雪又吾爲庶僚安得朱

衣吏報事勉起之方離席數步大聲如雷堂樑已

折禪榻壓碎無餘

資州東嶽行宮在城內只一小殿兩廡一門樓郡人

每以窄爲嫌紹興十六年路人過廟爲物憑附言

當爲崇建廟宇期限甚峻觀者堵牆而立無敢不

敬信明日一州百里間凡山麓巨木悉有本廟題

誌遠近協力致助未幾大廟成基址元枕山因高

增築巍然爲一路冠凡以誠來禱無不立應其以

冤陳狀者才一二日詞首及被訴人與左證皆
唯理直者色不變經宿卽蘇說入冥所見全如世
間特有牛頭獄典與猛獸吐息氣熏炙罪囚之異
門外人每昏夜往往聞決槌聲二十一年郡守鄒
陽左守遣到任惡其大甚揭榜禁人投狀扁鵲殿
門自是遂絕向來之訟報

淳熙四年春鄒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

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間遂覺以

語館客揭椿竿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王神祇

異聞總錄

卷二

六

所宜敬也後旬日方旦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

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謁坑台使者貸錢又詣

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趣行未到邑百步

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憩適當武烈廟前乃

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床不能語頃刻

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

惠愛民追思之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齋

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

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既至不肯致謁

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

咫尺不可見有小竅柙與袂皆穿開視印已亡矣

李莫知所爲搜求決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

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

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

中出直抵印柙處遂絕卽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

不敢慢

穎昌韓元英字勤甫晚仕金國爲汴洛輦運使素奉

異聞總錄

卷二

七

事獄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

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音接後一歲神

不肯臨或告都廟官辛君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

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固與辛善以告而憂之

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唯享

頭爐香每將旦啓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

後神必歆若遲緩頃刻則飈馭登山雖復控竊

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

禱不然必悞我事僕受戒而去旣入廟憊於通天

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開但見羽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歸騶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既乃聖帝乘輿出徑詣東廂采訪歎韓君乃荷械行於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猶焚香既畢歸復命妄云如所敕韓責之曰汝卧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而卒辛卯安說

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薨屋中籍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

異聞錄

卷二

八

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逐惶惶走衆偃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乃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

時鄒正能誦解呪有詩曰爲請我呪千遍靈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靈籤曰冬一日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三三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鵝嘗過其女留殺鵝爲黍時女晒菱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菱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異聞錄

卷之二

九

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喜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坐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啞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旣以富貴率皆驕淫貪

暴故不復顯今爾亦止可一仁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考其作潛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遍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

異聞總錄

卷之二

十

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攜酒物出現曰此寺有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天羅王衣青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頓是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喏聲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視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鐵劍侍者皆婦人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契丹天皇侍女神寺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也

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鐫金剛並拱手而立

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桁桷別無供器止有石盂香爐而已僧揖坐問曰何來帝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羹再欲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舍惟林竹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產童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

異聞總錄

卷之二

十一

公羣既第進士皆執門人禮卽其所與遊者不待言矣常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迴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還則曰兄之情意盡於此及又行又言有感覺不能別直抵睢陽其暮擢謝所人而去與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又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道公事故不任畫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經

賜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
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繫焉匹唯慮一捨此
身都醉前業所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
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尚
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
卽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去後擢三歲宜復來
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兒
奇惠今三載矣思宿以占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
卧夜久伺掌人閉戶卽抱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

異聞總錄

卷二

十二

否兒當啼啼卽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
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
之業無了遺矣此時必醒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
不可復得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
拜慎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二十里有胡村村
前有車門卽擢親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
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氏扣門求懃掌人翁年八十
餘倚杖延入旣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曰新婦
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畧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

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卽辨遽令左右召婦
婦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
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床榻畢沈執筆
若祝香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
奉絹三十四匹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
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
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焉沈
夜伺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
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掌

異聞總錄

卷二

十三

兒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因
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
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
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匹因
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
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
而不知其命者也

京兆常安道早出至慈惠里有兵仗如帝者之衛有
飛傘玲瓏下如王女之飾有俊騎一官監指里之

西門曰公自此去當知矣安得一言扣戶有來
衣吏出曰後土夫人相候已久至一大城城西
乃黃河汾水其北有大門衛從羅立殿中微聞有
環珮之聲宮監贊曰夫人與公冥數合爲匹偶引
入對坐須臾進饌樂人奏雙合鳳曲於是儗相吐
安遣入帳合卺成親夫人尚處于也翌日夫人入
願見舅姑安遣二親見之驚愕舍人使安遣致詞
請去之夫人曰舅姑有命敢不從明日夫人被法
服居大殿召天下國王悉至最後一人云是大羅

聊齋誌異

卷二

十四

天女視之乃天后也夫人向天后言曰乞與安遣
錢五百萬官五品而歸

賈知微寓舟洞庭因吟懷古詩云極目煙波是九嶷
吟魂愁見暮鴻肥二妃有恨君知否何事經旬去
不歸卽岳陽因賦詩曰胡平天遣草如雲偶泊巴
陵舊水濱可惜仙娥羞用意張碩不是有才人俄
見蓮舟有數女郎鼓瑟而下生目送之舟通西岸
卽曾城夫人京兆君宅生趨堂見儗筵饌有三女
郎一稱曾城夫人一稱湘君夫人一稱湘夫人酒

行各請吟詩生曰偶棹扁舟泛渺茫不期有幸跡
仙鄉玉堂久照星辰聚雪扇雙開日月長豈只恩
憐爲上客又容懽笑宴中堂預愁明發分飛去衣
上人聞有異香湘君曰南望蒼梧慘玉容九嶷山
色互重重須知暮雨朝雲處不獨陽臺十二峯湘
夫人曰夜唱蓮歌入洞庭採蓮人旅著青蘋長歌
一棹空歸去莫把蓮花讓主人京兆君曰一解征
鴻下楚汀便隨仙馭返曾城傷心遠別張生去翻
得人間薄倖名詩畢二湘夫人別去京兆君邀生

異聞總錄

卷二

十五

止宿明日以秋羅帕裹定牟丹五十粒贈生生既
受吟詩謝曰丹是曾城定年藥帕爲織女秋雲羅
勤拳致贈東行客以表相思恩愛多乃拜別去離
岸百步回視夫人宅已失矣

常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三女院見其姝麗
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
北見一黃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惺然俄見車馬
憧憧美麗夫人金童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後
二十日常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君

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但娶之勿洩吾事
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
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儷不可得新忘故後刺
史女抱疾治療不効有道士妙解符禁曰常郎身
有妖氣此女所患自常而得以符珥子卿鞠之具
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爲神
異故通生路因懲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
在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
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
卿擣朴之其夜遂卒

異聞總錄

卷二

六

卷之二終

異聞總錄卷之三

明倫彙編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涼于庭際
踈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
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
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
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綃桂翹翠艷冶
一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
枕頭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會
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寵率復厲聲曰此處有
地界無欲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僣耳唯伏其前
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
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
衛者數十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
禮乎父母告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
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
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鈎出于庭中又
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

異聞總錄

卷三

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過惡
乃拂衣出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
因迎祭酒酬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
帛拂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
之時而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唇旁人
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
盃整肅未嘗出手衆疑之有客被酒戲之曰爲大
指乎乃強牽其妓隨所牽而倒乃一副枯骸也未

異聞錄

卷三

二

幾仕人得差遣後卽死

岳侍郎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離樓夜更鼓不鳴
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
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
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
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
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
來報謂正在離樓飲酒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
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卽爲驚散守樓

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器皿判付公使庫公用
邪魅遂息

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髮首出沒其
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怪異凡有所求只
於厨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
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甌蒸饅頭而來蒸
氣尚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
了饅頭一甌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
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公空中作聲曰子不
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
床忽太公實白金二笏于床奪抱此子而去後其
恠亦絕

異聞錄

卷三

三

昔京庠有士友數人步月夜行見一小廝持紅紗籠
前導一少婦人冉冉後隨士友疑其暮夜獨行之
異跡而視之至衆安橋左側扣內醫張防禦門謁
藥張啓戶視之卽掩門不納次扣李提點舖李出
視延入遂爲診脉士友候久不出默誌兩醫之門
而歸次早訪張防禦曰暮夜獨行必非良家子女

去花押手方縮去視之亦無所見

徐熙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凄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答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場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答曰君但縛藹爲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爲鍼腰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求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齋病除饑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

唐漢守南嶺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誤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謁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解訟獄囚崔生太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卽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家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崔生淹流半日卽請却回青袍人命胥吏等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郊餞送再三勸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十八日

冥然無知神識不至今纔得一日崔諸記之恰就
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
不審記憶也

黃門侍郎盧公渙爲明州吏屬邑象山縣百姓溪谷
迥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塼因
揭之知其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
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卽悉力發掘
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墓
先能誦呪因齋戒禁之翌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

異聞總錄

卷三

六

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
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
劉志名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勲及死勅令護
葬及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
財貨兩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具官葬不瘞貨寶
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
却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黃
衣又出傳語責盜呪說兩扇忽闢大水漂蕩盜皆
溺死一盜解沒而出自縛請官具說本末黃門令

覆視其中門內有一石狀骸之水漂已半盡於
下因却爲封兩室塞其隧路焉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齊會長慶三年齊以
妻方娘將赴調乃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
方誕之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
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
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
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
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卽齊氏汗流浹背精

異聞總錄

卷三

七

神悅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於使君
請居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
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
不去豈可復容跳來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
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
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拘怒而去
未曙令侍者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運轡使君
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
孽虛竊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直以

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室以多為樂室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寤之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日常情以為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者報常會常以文籍小差為天官所黜異道求復凶計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呼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常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

此行東數里有草堂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恠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趨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搥擊搜穢必盡教授之事然後見哀即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冥晦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常牽馬授之齊氏笑曰今妾此身已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常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念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間忽不見常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常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常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常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

宣海間事平官人莫風狂不火言道士勿恣妖言
不顧而入常拜於床前曰實欲深究幸垂哀宥先
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衆可拽出又復
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甯亦
不敢拭唾歡然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
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痛擊之無所支敗耳耳
村童復來群擊痛不可堪甯執笏拱立任其揮擊
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
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
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甯曰官人
真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當
爲檢尋因命入房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
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
里入城郭閭里喧鬧一如都會又如北有小城城
中樓殿巍巍若王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
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甯某乘通而入直
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
面坐者甯人向坐而拜起視之乃出先生也甯復

訴冤左右近西通狀書戶趙廷又授筆視
者執爲訴詞甯問當衡者曰王三之妻汝狀上殿王
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判狀出瞬息間通曰捉
陳將軍到衣甲仗鉞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
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擅穢再宥
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明晦異路理不
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負仍殺無辜可
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
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問陽祿未盡理合却回
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迴王判曰付
案勒迴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迴無所歸王曰
差人脩補吏曰事事皆廢脩補不及王曰必須放
歸出門商量狀過頃復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
無計王曰魂與生人事有何異曰所以有異者唯
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他並同王召甯曰
生魂只有此異甯拜請之遂令齊氏同歸各拜而
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蹶而
墜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

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朱氏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即無苦慎勿言於鄰舍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爾縣屬只在門前便可同去常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輕健常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常之將到也設館施總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彊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送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夜醉常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

異聞總錄

卷三

十一

慈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常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以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有與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三年秋富平尉宋堅塵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鄧玉府參軍張奇者卽常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嬖見在自歸後已往拜之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壽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

入信都五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蹙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久之曰鎮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逢捷飛亦卽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懼况妖大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銳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

異聞總錄

卷之三

十三

懼然無計禦之但伏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大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卽率弗怖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趨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厭殺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旣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劉乃率渚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

老人行步甚健故門喜曰捷飛安得再上客來大
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王郎即以遠
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
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
栗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菓筐貯伺馬化驢亦飽
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
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故言已今添器
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
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
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
女不足侍懽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至
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
平泰請歌即唱老人請即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
肯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
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
其服半故不甚鮮花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寵奴
眼即唱請寵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辭巡
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當日

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容遂棄老夫耶然以
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賤
足碑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
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即
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
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
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
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
并州刺史劉琨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
又三數里路隅有朽腐體傍有穿穴草生其中之
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香
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
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牢落千載猶歌
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常
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者
之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
家有牛驛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

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圍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兩擇牛皆天下之策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富州唯一只此牛耳盡報此乎遂去其婦視牛則惴惴然氣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入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王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

異聞總錄

卷三

十六

曰適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回失牛乃本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堦梓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遶而哭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令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堦乃乘呼而起曰吾爲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放歸使人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唐王公遠軒因遊苧蘿山問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

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難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意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巖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音風月開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詩愈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詩曰高花巖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絕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西子

異聞總錄

卷三

十七

已在焉自是留逾月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遊苧蘿留詩泉石間莫知其數寂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翰府名談

異聞總錄卷之三

異聞總錄卷之四

明會稽商濬校

方子張家居秀州魏塘村其田僕鄒大舍刀鐸嘗有
人喚之云某家會客須汝爲戲鄒謝曰吾所能只
唱挽歌爾何所用曰主人正欲聞此曲當厚相謝
鄒固訝其異然度不可拒密携鈴鐸寘懷袖以行
既至去所居甚近念常時無此人家而屋又窄小
且哀挽非酒席間所宜聽益疑焉將鼓鐸而歌坐
上男女二十餘人同詞言曰吾曹皆習熟其音調

異聞總錄

卷四

無唐 人相溷也乃徒歌數闕皆擊節稱善歎歎
半酣又問曰更能作何藝曰頗解持大悲懺跡轉
呪皆曰非所須也鄒灼知其鬼物探鐸振杵高誦
呪未數聲陰風蕭然燈燭什器皆不見舉目正黑
望屋頂小窾畧通人而月光穿漏尚可覩物局身
側出僅得免明日審其處榛棘蒙茸蓋一古塚耳
舊傳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卷曲闌獨倚山展墓
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
委撲鹿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没人蒼煙叢裏黃

異聞總錄

卷四

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爲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
勢類女子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爲鬼耳是夕夢
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
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寤
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輩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乾
道六年吳明可希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
朱景文因緣來見得攝新建尉適府中葺吳城龍
王廟命之董役頗極嚴緻及更塑偶像朱指壁間
所繪神女容相謂工曰必肖此乃佳凡三四易狀
後明麗豔冶如之朱甚喜忽憶荊州詞以謂語意
憤抑悽惋殆非龍宮嫺雅出塵態度爲賦玉樓春
一闕書于壁曰玉塔瓊室水壺帳寧地水晶簾不
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開把
蘭舟放霧鬢煙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
琉璃千萬丈旣而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擁一
輜輶有美女子居其中傳言龍女來謁下車相見
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行
謂朱曰君當不記曠昔事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

王幼子因行游江湖爲我家婿妾實得奉箕箒今
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故
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此時
當復諧佳偶知君所作玉樓春詞破前人之謬甚
以爲感非君憶舊游亦無因知我家如此其錄也
言畢滄別而去既覺乃亟作文紀其事特未悟南
海之說但云豈非他日或以言事貶竄至彼邪爾
後每夕外入常聞室內笑語聲久而病瘳家人疑
其有示挽使罷歸明年又以事來吳公已去後帥

異聞總錄

卷四

四

龔實之留攝酒官俄以家難去服闕調袁州分宜
主簿頃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爲學聞其歸鄉相
率來謁因話邑中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溪王
廟朱恍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元未嘗得至官
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蓋初
治像及撰詞時方寸墜妄境故自絕其命神女之
夢契殆必點鬼託以爲姦者歟樂平人楊振者爲
臨江司戶說其事甚詳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柳

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此家
已久當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曰此乃漁人
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
中有兩赤紅合及赤泥酒數罇者是可隨以往某
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我
須皆曰然言終而寂吳生恠之天欲明起訪其事
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
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
急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壻家今正欲往

異聞總錄

卷四

四

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且入鬼錄矣蓋以所獲
炙爲贈致謝而反此事景
某弟說
程昌禹平國紹興五年自興州罷歸來鄱陽寓居
極官家人處于堂上獨治北邊一室暑夕多寢其
間一夕見二婦人戴特髻從竹林中入室內稍進
至床前程嘗領兵有膽氣知爲鬼畧無怖心呼問
之曰汝爲誰家人安得深夜到此皆笑不對程曰
既在此無事能爲我摩腰乎應曰諾趨而前程伸
兩足聽所爲久而熟睡及寤已曉無所見摩腰者

青黑燠痛累日而後復初

程之子

李元衡

南壽

縉雲人既登科謫官教授將往建康

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慮

及是行季以情請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毒

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畜候歸日去之不難

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爲此事時方僑寓他處

不記其地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

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遭無勢不

復可生自經死矣季爲之哀泣解謝欲回車金原

東陽縣錄

卷四

五

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爲

家人作牒經邑仍畧疏葬埋之費自是繼名哀滿

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

我季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

色責之曰汝爲何等妖厲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

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勅行日疑

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僞今但從君再佛經數

卷薄與楮錢而已

邢太尉

孝陽

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

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纔

錢三千緡或曰都城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

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

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

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

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

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

月中外與僻無不踴躍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

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衆和盛

東陽縣錄

卷四

六

室徙之徙之日物恠即見家人閨幃間密語

於屋上嬉侮譁藝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

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

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天

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

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

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泊不若建

黃嶽大隳拯拔之吾當爲王行使超然受生不與

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一百萬

筵鍊之夕置窻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鳧集于中宋
約邢親昇至前聲力不能舉但覺窻內索索如響
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
若荷百斤耳座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宣

說

李冰子永平生常印尊勝陀羅尼幡焚施鬼道澤勝

六年爲坑冶司幹官分局信州次年十二月被
至弋陽邑宰招飲歸已侵夜卧驛堂睡未交曉見
二婦人一冠一髻徘徊往來於室中知其爲異

異聞錄

卷四

七

不及問少焉微窺則已逼床下李祝之曰若有所
言可明告我不然托諸夢可也展轉間復睡夢兩
人來拜曰見公無所求只欲得常印尊勝幡耳李
曰吾在役固未嘗携來奈何曰候公歸信州見贈
未晚扣其姓氏曰無用問當自知之明旦訪諸人
其從行虞候能言云比年廣州盧囊通判之妾以
產終此室今頂髻者是矣其冠者不知何人李還
舍爲印數十本焚與之

溫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爲鬼物所據常拋擊瓦礫

息歌呼時時書小紙擲于外人不致登紹興二十
九年婺源李知已智仲爲教授將窮其恠乃設几
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汝爲何物
是伏尸遺魄未獲超脫既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
我爲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爲悽滯於此詒生人
殃是日晚親窺其戶明日試諸生在學其恠不待
歸遽答之答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
甲子年隨父來處州值大水漂蕩全家溺死流尸
到溫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笑入城過此驛門

異聞錄

卷四

八

外爲土地邀留爲侍妾往再十五年比者城南洪
秀才遺媒者來議婚土地許自便旦夕恐當出嫁
不復顧此室矣其言大畧如是字體纖弱真女子
筆蹟也呼智仲爲樞密學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
姪之泄以誕妄謝衆而祕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
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
早發遣之自是一樓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
者福州人游學于溫亦以其年溺死

此誤以陳氏爲石氏

智仲說部
陳車志亦載

宣和內省都督善康國家書院校至多有一會其
者忽失所在訪之不獲其家之禁如上
莫知其處經旬日冉冉從家庫中出黃問之曰
翁翁婆婆喚去使彈琵琶市井間常食用耳自是
此妓病瘡累月方復故

京師風俗每除夜必明燈於厨厨等處謂之照虛耗
有趙再者令二小鬟主之一鬟利麻油澤髮遂易
兩燈以桐膏夜分它婢如廁見婦人長三尺許被
髮絳裙自廁出攜小箱盛雜色新衣摺於壁角

異聞錄

卷四

九

驚呼而返告其同類皆往觀至則無所見獨易油
之人大叫仆地衆扶歸救以湯劑移時方甦言先
不合輒以桐膏易燈才至此爲鬼所擊云我爲人
登溷不作聲致我生瘍痛甚正籍今夕油以塗之
爾乃敢竊換方殿擊問家人輩來者多乃舍之
南恩州陽春縣即古春州有異鬼棲於王簿解能白
晝形見飲食言笑如生人尤惡人言其狀言之即
肆擾王簿家極苦之且必拜食必祭奉事唯謹有
班直爲巡檢初到官簿招與飲語及奇事因詢此

恠未及對鬼已立於巡檢後簿色變起立巡檢
有異引手捫之鬼不勝仆于地巡檢且捫且毆鬼
顧簿哀鳴求救簿力爲請乃得脫其家畏其必還
怒終夕弗敢寐到晚寂然無聲啓戶見壁間大書
曰爲巡檢人不足較且去自此遂絕

姑蘇余仁甫隨其父爲宣城通判嘗獨行廳事恍惚
間見輿馬哄擁一金紫人入門仁甫將退避一吏
已持狀展於前曰五道將軍叅謁交代仁甫無以
爲計亟呼左右此吏白云尚在數十年後無用懼

異聞錄

卷四

十

也倏然而沒
平江盤門外有僧菴僧行數人共處淳熙己酉八月
夜聞擊戶聲甚亟啓闕視之則一女子也携銀囊
粧畢及數百錢云家在數里外歸省父母值風雨
不可前願容託宿不然恐有意外非命之禍佛法
慈悲幸垂哀愍僧不得已納之方爲掃一室須臾
女含笑臨近必欲促僧共榻且恐以危言曰若不
我留當死於此僧又勉勉從之迨曉取錢付僧僧
買絹毀及及諸物之屬懷之而去約某夕復來後

一誠居祝秀才以女墓在巷側縱步訪僧見梵唄
在其室疑是柩中物遣僕呼其子驗之果然叩所
從得不肯言乃訴于吳縣縣逮治僧行始道前事
祝氏父兄未之信啓家發棺見女尸側卧如生手
持所買絹脂粉在傍冢外無損隔只一竅僅可容
小兒拳耳不勝駭歎以衣覆其上禱曰汝若復能
仰卧則當再治葬少時揭衣已仰卧矣慮終爲家
耻竟舉而焚之

錢聞禮子立乾道中爲建康溧陽王簿官舍內時有

異聞總錄

卷四

十一

所親婢妾擾擾不寧訊於占筮云有伏尸在堂之
側用其言掘地尺許果得髑髏并碎骨真諸匪徒
夜將付漏澤園是日黃昏王園僧見一皂衣婦人
自外入疑其盜也遣童行燭火尋訪有少頃簿屬
人持骨匣至始悟適所見蓋此鬼云

乾道丁亥歲沈唯之自湖州携家觀郊禮于都下寓
居薦橋門內一空宅樓上有婢迎壽夢爲鬼所驚
遂欲自投死地次夕沈之子見壁間髣髴如畫像
意其神物也俄馬步兵甲滿前旗幟其變一甲士

出隊立若有稟告然沈曾遇至人得天樞法卽焚
香洞視衆皆聲喑曰本應厲集到神將有事取
叩之則治迎壽之祟何存須臾一火塊自樓下而
復上於火光中提披髮婦人白衫紅領繫索繞
白云付乞浣衣去沈從之使呼土地既至著帽穿
袍躬躬悚懼杖之十遣去沈默禱曰歸日欲奏功
天曹不知王名爲誰使一鐵騎自衆躍出展旗旗
上書天樞院尉遲猛將字沈慰勞使歸本部次第
旅揖整隊而退他日尋其鄰媼云頃一西川官人
携婢在此縊於樓梯第二層十一年矣以故久無
人居蓋作祟者乃是物也

異聞總錄

卷四

十二

臨安種園人滌菜於白龜池聞水中人語言相應者
其一云明日沙河塘開綵帛鋪王家一堂事當覓
於此可以爲我代其一云汝去期不遠奈何國人
識掌事者急走報其人感謝誓終日不出門遽旦
且晡天府駢卒來須鋪家供縑帛不得已而往
清湖橋駢卒引從龜池路去力爭不聽兩傍居者
但見此人獨行蹢躅自爲紛拏辨鬪之狀亦有議

之者掖之以歸已膏騰不能語口中皆膏湯以蘇合香丸久之乃醒所謂駭卒蓋鬼也又明日人復往滌菜溺死焉

朱宋卿知縣為軍忽得匿名書云欲取郡將之首案大恐每夜集壯兵環宿臥室擊鼓傳漏至達旦一日天明失其所在舉城惶惶相與窮索得於後園醪醕架下昏昏如醉不能言其所以至也復數年卒於海陵

華亭衛寬夫喪其妻未踰年再娶劉氏女故妻屬

異聞錄

卷四

十三

童妾出言怨置室中常有恠或聞彈指歎息聲家人白晝見其坐堂上就之則亡一櫃貯錢帛局鏹甚固忽蛙聲群聞于內移時不已遽開視空無一物唯擲出千錢自地卓立如為人扶挈久之乃仆劉氏生子踰時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祈謝之萬方不少愈寬夫怒取影堂木主斧碎之每刃一加兒輒大叫凡三砍三叫兒死恠亦息

餘于縣洪崖鄉民曉飲酒大醉傍無他人獨倒卧于道旁水車屋下至五更初稍醒渴甚欲起尋水飲

忽有數十人相率來前初無所爭意欲殺之民心知其鬼物而已不能敵自度必死俄聞近村洪塘院曉鍾聲群衆悉合掌稍稍引去始得免旦歸與人言猶奄奄病悴者累日方愈

致和中鎮江府丹徒縣李主簿被轉運檄往湖州方田府差二吏曰徐璋曰蔡裡與偕行既至境館於近郊觀音院僧房其傍一小室局鑄甚固二吏竊窺之見壁間挂貪女子像前設香火知為殯宮私自謂曰我輩在旅淒單若得如此來伴一笑何幸

異聞錄

卷四

十四

哉涂以扣僧僧云郡人張文林今為明州象山令其長婦死殯殯彼室淺土中而委吾歲時供事此其畫像也是夕璋既寢裡寐未熟見女子褰幃入笑曰汝旦晝有意義我故來相就將與汝周旋切勿語人及無以為恠而生疑懼裡欣然滿望留之狎昵自是與璋具榻每夕必至踰月矣二吏以裴齋垂竭故主簿求暫歸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裡獨歸足矣至夜女子來問欲歸之故裡告之女曰我有金釵遺汝持貨足以少濟願罷西去之

役卽拔頭上釵環，禪明日帶以歸，得錢萬六千而
給謝。璋曰：適入城，偶逢鄉人，以此借我，今當共用
之。母居歸也。璋默念：我與彼同里巷，豈有鄉人至
而不識之理？且問禪：夜若與人私語，恐異時敗
將爲已累。乃蓄意伺之一日，天欲曉，正值女子從
禪榻而下，急掩之，仆於地。定若初死者，衣冠儼然，
咸驚怖，不知所爲。以實告王僧，屬守視而拘二吏
於官，付獄究鞠。復移文象山張令，遣老嫗詣寺發
瘞，則已空矣。遂得免。未幾，還丹徒，竟以憂駭得疾。

輿聞總錄

卷四

十五

禪璋並殂

紹興十年，兩淮兵革甫定，避地南渡者稍復還鄉山。
陽二士子歸理故業，道經維揚，舍于北門外。日已
暮矣，主人慰諭綢繆云：吾王張此邸，恐客之不
久，然於二君之前，不敢不以誠白。是間殊不潔淨，
又有盜不可宿也。距此十里，呂氏莊寬雅幽肅，且
有禦寇之備，願往投之。當以僕馬相送。士子見其
忠告，且素熟呂莊，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仍屬
回塗見過。兩健僕控馬，其行甚穩，夜未半抵莊。

莊幹出迎云：此地多鬼物，何爲夜行？士子具道所
以。方解鞍，僕馬屹立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
大枯竹兩竿，木橙兩條而已。卽碎而焚之，後亦無
他。歷數月，再到其處，北門寂然，無所謂。主人也。

鄒直清居饒州上巷，其妹赴姻戚家，集中夕歸，兩

僕留宿于外。其一鄭四者，見人來招，與出游，却之

曰：適方荷轎還，甚倦。且夜已過半，更游何處？耶？

強之不可，怒罵而去。鄒猶未寢，訝其紛紜，就視，無

所覩。須臾，聞籬上踰越喧譁聲，疑必其僕被水，遂

輿聞總錄

卷四

十六

溺，急挽救之。既蘇，言一壯鬼呼我出，怒不肯行。力

牽去，手鱗皺如麤松樹皮，不可執觸。直到井旁，持

我兩腳擲下，自非救者，至定不免。鄒氏爲之通夕

不寐。明夜復聞十餘人繞屋叫呼，一人拊膺哭曰：

又壞我十二年矣。苦哉！苦哉！鄭僕亦亡他。

黃彪父知袁州，日因會客，夜散廬候。當下直者二更，

後方還家。一候汎塗，獨與人說嘖嘖不止，且有喜

色。同侶問其故，不肯答。過百步始言：有女子從室

堂出，相遇云：府侍妾爲衆不容，欲避久矣。適

今夕主人醉眠群婢亦睡故得脫身來汝幸挾我去即以金釵釧各一隻與我并出饅頭數枚曰此席上所餘者也繼訪吾家所在求行計今當道遂取釵釧示之皆竹片耳所謂饅頭乃薜荔子俗稱爲木饅頭者其人雖悟竟不能自免踰月而殂郡兵共物色其恠蓋兩政前郡守妾生子主母疾之不堪其虐抱兒赴水歟茲其鬼云

蔡亨謙將仕臨川人本居村落間因取黃彪父女徙至城下買軍營前空地建宅畫室往焉其後小圃

異聞總錄

卷四

廿七

故有芭蕉一叢莖葉深密往往儲物恠或聞歌唱笑語之聲一妾經其傍遇婦人出與言容色頗秀久之乃別亦不疑爲妖厲也少子才數歲白晝戲叢畔婦人從中奔而出即碎髻困苦之子叫呼達於外蔡急持杖赴救將近始脫手伸舌如五尺紅綃直至地然後不見蔡父子皆驚仆俄家人畢集灌以水移時方蘇立命僕空其林自是無復影響徐訪其事蓋前居者曾繼叔侍兒坎穴埋骨而種蕉蔽之云且十年矣

呂文靖公宅在京師榆林巷群從數十遇時節朔望則昧旦共集於一處以須尊者之出文穆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當元日謹禮以卑幼故起太早命小妾持籠燈行前髮髻見數人立暗中奇形異服頗類世間瘟神相與語云待制來稍稍斂身向壁妾驚仆而燈不滅呂徐掖起之自携籠行諸鬼慌窘悉趨壁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唯呂獨無

他後終徽猷閣待制鬼蓋先知之矣

其曾孫必中說

呂叔紹淳熙甲辰歲爲寧國府太平縣宰畫室處正

異聞總錄

卷四

廿八

堂東房長子必中仲子會中以年長處西房共榻夏夜寢熟聞榻床下如人語音會中問爲誰應曰諾其聲絕低方引手探溺器其人爲捧以之授之長才三尺許醒夢間謂是小婢也溺竟必中繼之將復付于外亦接取置元處忽不見時兩乳媼叩後閣呼問之皆無所知覺始悟爲恠會中途風疾數月乃愈

安仁縣廳老院子前轉紹熙癸丑年八十矣嘗一目每爲說三十年前祇役於丞廳主茶酒丞翁從政

會客席罷已夜半餘二升留以犒執事者輔不分
與衆而獨飲之遂醉徐待燭收屏器皿俄有三婦
人自內出一頂冠如官員家女其二則姨媼也輔
白之曰夜過三更本官歸宅了小娘子豈得到此
必爲人累三婦怒把鐵燭臺見逐急走避至壁下
時意間昏憤但覺頭面猛有痛處乃放聲叫呼宿
直者奔入無所覩右目遂出墜地流血如傾幸不
成耳蓋前政縣丞郎君取段知縣女未幾女與乳
媼及媵婢相繼亡故出此恠

果蘭總錄

卷四

十九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
子業宿於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寐忽得疾
飲食盡廢不復觀書而如痛不肯言經月而死父
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
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
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
同魚水豈不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誰與供過
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予宗仁光基時爲房陵尉
親見此事

果蘭總錄

卷四

三

臨安倡女儀二十二名狂賦性兇橫御其下尤酷嘗
怒小鬟失指鞭之百又燒鐵灼之至死爲鄰人所
告倡家無蓄婢法珏珏行路獄吏置辭云車駕旦日
過德壽宮髮熾炭不謹故灼之因其抗對加箠
撻偶火著狂側取而焚其可誤中要害致然遂以
情理奏減死杖脊編隸鄰陽中塗竄歸復投杖
錮遣既至鄰使預樂部顏狀絕麗踈頗慧悟能立
成詩詞予嘗於席間與紙筆卽賦詞大畧美吾兄
弟有鄱江英氣鍾三秀之語鹽商太游其家以錢
買關節爲脫籍爲真子舟中以爲妻悍心不悛
先有妾珏日夜撻罵竟殺之投尸於江是夕卽有
物騰踴船舷往來枕席間點燭視之無所覩珏宛
轉不得寐告其良曰境象甚惡眼見極非人趣將
必不免我再入牢獄訊掠慘苦今豈復可堪太恐
其自戕以好言寬釋明日防察備至偶登蓬直欲
取水珏大叫求哀若有曳其頭者徑赴水篙工下
救之則已死仍與先妾相抱持太自言于官檢尸
不傷自損骨數百乃已

宣和七年春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婦人着紅背子戴紫羅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無僕從隨後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跡不加速終不可及到陳橋鎮忽小立回顧曰汝何爲見躡切無起妄想且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奉上帝命部押汴都諸神五百輩赴東獄收管不爲汝得見之俄風吹簾墮士人喜而就視乃大面如盤無口與鼻但縱橫數十眼光閃罔然其人絕叫墮地移時始甦密與識者言疑神祇捨去非國之福明年

異聞錄

卷四

三

果受兵城遂陷此事聞之於徐端立呂察問云其叔曾祖文靖公未達時嘗夜步月下逢婦人以紅羅首立於側公了不顧婦人言官人觀我一觀亦不答至於再三漫揭其羅則滿面皆眼也叱之曰恁輩傾却要人看婦無語而立不動少頃公復過前乃謝曰官人真有宰相器量遂沒不見蓋亦此類出而試人云

饒州薦福寺東南背臨湖唯西北後山多冢墓丘壟敗垣廢及相望自人家祭享罷獨僧僕迹遶者往

異聞錄

卷四

三

來此外無有經行者醫士雍文與同侶三人以秋暮買酒於永平監岳家皆酣醉懼其飲私醢之故爲務邏所窘乃由酒舍後戶還正從彼處日色薄晚陰雲四垂松風淒清境物可怖見一白衣男子坐道上草間而面內向呼之不答又語之曰鄉親俗加呼這裏不靜潔相將昏黃難以在此亦弗應但訝衣裏縮蓄形橫漸低忽沒不見諸人趣入熊氏墳屋據檻分卧終夕聞啼哭歌笑聲且云好一項相當經紀無奈他生氣大盛何至或跨之而逝者酒醒已鷄唱方覺心悸亟入城

說文

卷之四終

吳聞總錄四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時代其中林行可一條稱
大德丁酉則元人矣然所載臨安倡女儀珏一條
稱其編隸鄱陽子嘗於席間與紙筆卽賦詞大畧
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氣鍾三秀之語乃洪邁夷堅
志原文所謂子者卽邁所謂兄弟三秀卽邁适遵
也此本勦襲其言併其自稱亦未改則亦剽剗而
成者矣

效顰集二卷

〔明〕趙弼撰

南京市博物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趙子伯

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效顰集三

卷》提要

效顰集序

昔韓子思秦穆公之秦少游有
送窮乞巧癯鬼諸作非徒以文為
戲所以寓勸懲之意於人也自
洪洪遂有堅志郭霄鳳江湖紀聞
雖不殊無意於生而中失生者
多矣近時山陽瞿宗吉心勇體新
詒大率類此南平輔之趙先生又效
之而文之十五篇皆登甲乙三卷各
曰效顰集予以其名固溢寔生意
則可以上兼諸家而時出之者豈
新詒所冀得乎言哉後之人觀
之而勸者惕者或亦以取以為法
觀之可照者極矣

為戒減有助於為學乃功於世
教不小也予前健羨而訂正之
為之序

宣德壬子三月中順大夫知湖廣漢
陽府事前廣文先生監憲張公
新安王靜

雪航趙君輔之博學高才於文初
永樂徵於朝不示顯仕隱涉
者三十年性好善嫉惡嘗於
經之暇摘取古之忠良邪偏
暴濫惡與夫偽竊仙幻之說撰
為傳記或立之以著其言行或
取事以斥其奸回或托辭以
步報之或揆理以辯其是非
其類不一而足褒善貶惡顯
闇幽皆得乎好惡之正蓋又得
而善與惡之予曰觀之因掩卷而
歎曰人之言行是非見於一時
不自去其流芳遠臭亦未可
或曰此有不可掩者如此然

學者當如何而不思於此思之
而戒於彼可也且書也豈止教
繫此者參臆參資頃談而已哉
此端補之之深意而發之以并
予篇

宣統辛亥冬十月

陽進士第福建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右參議同修

國史多嘉謨文奎書

效顰集目錄

上卷

續宋丞相文文山傳

宋進士袁鏞忠義傳

蜀三忠傳

何忠節傳

王峯趙先生傳

張繡衣陰德傳

孫鴻臚傳

趙氏伯仲友義傳

愚莊先生傳

新繁胡大尹傳

覺壽居士傳

三賢傳

鍾離吳姬傳

鄧都報應錄

下卷

續東隱事紀傳

鐵面先生傳

蓬萊先生傳

青城隱者記

兩教辨

丹景報應錄

木綿庵記

繁邑古祠對

泉蛟傳

芥兒對

夢遊番陽傳

效顰集目錄終

效顰集上卷

賜進士知漢陽府事新安王靜

訂正

南平趙弼撰四代孫趙遷

刊

五代孫趙子伯重

刊

續宋丞相文文山傳

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有僧從閩中來言於省臣曰近日土
星犯帝座疑有變宋幾中山狂人薛保住自稱宋王聚衆數
千欲取文丞相亦有技匿名書言某日燒築城之築遂兩翼
兵入城丞相可無憂元史疑丞相者文公天祥也世祖召公
入殿中公長揖不拜世祖曰汝欲何言公厲聲對曰我大宋
自藝祖太宗以堯舜之道平一天下列聖相承守其成憲天
下晏然上無不道之君下無可吊之民北朝以遐陬之國雲
壤中原時或為之衆與無名之師侵我疆土殘我生靈毀我
宗社滅我衆三百餘年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我為
宋丞相竭心盡力以扶宋祚不幸姦臣賈餘慶劉鼎等欺君
賣國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與僉友遭擒辱於此九泉之
下目亦不瞑言訖縊於獄是時膚長嘆曰嗚呼天乎嗚呼天
乎左右皆駭其言莫不縮舌或為之太息世祖徐諭曰
天之所廢不可以興宋祚告終非人力所可為也朕承天眷
命混一區宇誠非偶然汝忠宋之心朕悉知矣今以事宋之

義事我即以汝為中書丞相汝意如何元史公對曰天祥為
宋狀元宰相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惟當速死不可久
生他日無面目見田橫之客於地下也世祖又曰汝不為丞
相為樞密可乎元史公曰天祥之心惟思盡忠報國而已餘
非所顧也世祖知不可屈應之使退意欲舍之明日麥木丁
謂世祖曰文丞相英才衛蒙古今罕有義者聞督府於汀州
羣累歸令本朝將帥皆不可及為釋之使去彼心適回江南
瑞召天下為國家之大患不如從其所請以絕禍根世祖可
其奏詔有司殺之公出獄且行且歌其歌曰
昔年徽欽侯荆吳恃其戎馬恣攻屠忠臣國士有何辜
舉家骨肉盡交鋤我宋堂堂大典謨可憐棄落蒙塵辱
二君泛海不復都天潢失散知有無衣冠多士流泥塗
齊民不陷胡版圖我為忠烈大夫天詩書禮義聖賢徒
竭心盡志思匡扶驅馳萬里遙如何天候此強胡
宗廟不輔丹心孤英雄喪敗氣英蘇痛哀故主奴降
今朝此地養元惡英魂直上升天欄神光皎赫明金烏
遺骸不惜棄草蕪誰人謂莫致青芻仰天長恨伸嗚呼
公至崇市意氣揚揚顏色自若觀者萬餘人公問市人曰孰
為南面或有指之者本傳公即向南再拜曰我宋列聖在天
之靈願俾天祥蚤生中原遇聖明之主當勦此胡以伸今日

之役仍索紙筆書二律云

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米皇天地不容與杜稷
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岳岳風雷變氣吐烟雲草樹荒
南望九原何處是靈沙燕路落蓬蓬

衣冠七載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龍取兩宮崖嶺月
龍絲萬處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
惟有一灵忠烈氣碧空長共暮雲愁

書畢擲筆於地謂監刑者曰吾事已畢心無悔矣南向端坐
待令觀者無不流涕俄有詔止之公已死矣元洪其日大風
揚沙天地晦冥咫尺不辨城門盡闢南士皆無者無不悲泣

卷之三

三

或以酒肴酌奠明日世祖臨朝撫髯嘆曰文丞相好男子不
肯為吾用一貲輕信人言殺之誠可惜也數日歐陽夫人收
其尸面頰如生本傳觀者無不駭異是後連日陰晦若失白
晝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藝炬前事世祖大以為異
如此半月過者山張真人來朝世祖召入禁廷問其陰晦之
由真人對曰此由陛下殺文丞相所致也文公忠烈之志感
通天地貫徹幽明及其將死不勝憤恨故其忠怒之氣充塞
天壤間燭鬱不散以致日色無光陰霾昏暗世祖笑曰吾亦
悔殺此人至今傷悼嗟臍無及朕今以禮祭奠贈諡厚爵祿
可解其幽明之恨乃勅省院大臣各行祭禮贈公特進金紫

卷之三

四

義士收殮公於都城外具牲醴酌奠之

祭文曰吁嗟乎人之有生孰有常存天地間而不死者
哉惟死得其所是故無愧乎右佳與今來魂氣之休昭
于若九天之雲漢體魄之降曼乎若萬仞之瓊臺天荒
地老煙沉霧埋青燐宵冷玄倏曉哀宰樹瞻白日佳城
闕蒼苔是夫人之無不死者矣若夫立扶天之事業蓋
蓋世之英才忠烈光於汗簡義氣燭於天台是雖死猶
不死也宜乎公之靈龍振耀於八紘克塞乎九垓又烏
論夫事之成敗也耶呼文公蒙於宋季有經濟才名
魁多士逮東鈞輔六尺之孤遭國步艱難之際忘其身

家輝其忠義豈無扶危拯難之謀奈何英傑失其地
地傾覆流離丹心無二璧手未鼎移元濟濟水也或
或潰惟公寬身海島之隅垂手興復之誓嗚呼綱維危
因二帝繼崩秀夫始整於魚腹三傑終焚於火鯨當此
之時宋祚絕矣故臣將相百無二一夫公停於敵中念
念在君始終一節威武不能屈其志富貴不能動其心
孟軻氏所謂大丈夫者非公而誰歟嗚呼文公坦坦素
履炯炯丹衷若明霞之鈎曉日如寒蟾之映秋空颼颼
孤鶩之風矯矯人中之龍堂堂大節高出庸流之表凜
凜正氣浩然天地之間山岳同其久遠日月與之往還

宋進士袁鑄忠義傳

進士袁姓諱鑄字天與先世為洪都閭閻鉅族高宗南渡有
諸子諫者仕至臨安府尹無太宗正司丞扈蹕至鄞因而家
焉進士寔府尹公之嫡孫也自髫髻時嶄然露頭角於群兒
中既長資儀魁偉動止有則潛心志學博通經史登咸淳辛
未進士第將處官值嚴君精忠中朝於家嘗與將作少監資
中謝昌元筆文閣五學士古風趙孟傳相友善時元兵南侵

宋境日蹙三人焚香籲天誓以死報國德祐丙子孟傳為
海制置無知四明府事未幾元兵壓境游騎哨掠者至西山
資教寺孟傳惶懼袖手無策乃謀諸僚佐皆曰進士袁鑄負
文武全才有勇奪三軍之志盍俾禦其師孟傳急召公至執
手謂曰今元兵入寇游騎已及西山矣公瞻畧過人盡往視
其衆寡我率精銳隨至幸而獲退一郡生靈之福也公毅然
許行乃單騎領數卒而往果與元兵遇元將呼曰彼來何人
欲迎降耶公厲聲應曰吾進士袁天與也尔曹出兵無名徒
恃其戎馬之衆古人稱利人土地貨賣者謂之貪兵貪者
必敗爾曹固知仁義其殘暴蹂踐我郡邑魚肉我良民不
道之極矣我宋垂統三百餘年列聖在天之靈豈無昭報今
忠臣義士唾手奮志者不知幾千萬人勤王之師旦夕皆至
吾見爾曹匹馬無歸矣言訖敵人大至公遂被執元將叱公
拜跪公正立對曰吾為大宋進士所學所行者惟忠孝之道
寧為珠碎不為瓦全此身可殺此膝不可屈也袁天與今日
有死而已豈可屈身於犬羊之群而求苟活耶言訖瞑目端
坐敵人大怒積薪焚之公辭氣愈厲罵不絕口既而烟焰大
作公恨怒之聲猶如震雷敵人大驚訝皆向大再拜曰進士
公忠臣也吾輩愚戇無知誤公命矣亦有舉酒拜辭者孟傳
竟不出兵乃以城降是日值清明節舉家拜掃先隴之舟而

回聞公被難擗踊天慟投於水者十有七人惟仲子澤天甫
六歲義僕沈某負而載之五日兵退乃還其美利其德爾後
投於大水壘中義僕朱某援而出之潛育於家撫事甚謹凡
十有餘年澤民乃克成立亦以才行爲當時所敬慕四世孫
柳莊先生諱珙字廷玉際遇

天朝隆盛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累荷

聖恩始終榮顯永樂庚寅冬壽終於家計聞

上深爲悼惜加贈少卿遣中貴官祭于家

初太子少師姚公廣孝撰誌銘勒諸貞珉傳於千古生榮死
哀無以尚矣賢嗣忠徽以文學奮身累官至尚書司卿子孫

振振皆聰明儒雅一門衣冠詩禮之盛亘古以來蓋亦鮮矣
豈非進士公忠烈餘慶而致然哉嗟乎宋有天下三伯餘年

忠臣義士固不爲少矣如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李希趙鼎
發李廷芝苗再成諸君子固皆捐身忘家以報國也然皆登
臺省守太郡握兵權者其於致身死節乃職分之所當然若

進士表公雖名登黃甲未嘗受一命之寄而與謝昌元趙孟
傳誓以死殉國其忠義膽出於天性及爲孟傳所賣奮不

顧身以大義拒敵寧死不屈竟燦身於烈焰中而妻姜男文
悉投於洪濤之下沈朱二僕撫養遺孤於危險之時忠臣烈

婦孝子義僕萃於一門後古建今幾何人哉至今二伯餘年

公之聖氣像寔然如生殆與日月同輝泰華並其悠久也
是以遙遙華胄子姪綿延永元顯榮後先相望天之報施於
忠臣者豈不章章無哉鄙乎謝趙二子爲宋名臣忘君悖義
忍心害理雖爲祿於一身遭百世名教之誅後裔亦皆默然
無聞豈非天地鬼神厭絕之歟惜乎當時史氏失傳俾忠義
之節弗能表暴於世深可歎也洪武初四明名儒蔣伯尚天
台林公輔嘗疏公慷慨大畧

國朝諸鉅公咸爲詩文題詠卷大篇珠輝玉灤所以發潛
德而振幽光者可謂至矣宣德初新安王公求靜由栢臺侍

御權宇漢陽以進士公傳同柳莊先生類編詩集示余故詳

知其實乃述公忠義本末以補蔣林二先生缺畧孰形管者
尚有傳於無窮矣

蜀三忠傳

至正庚子沔陽明氏王珍承其僞主徐壽輝命率衆萬餘沉
沅寇蜀時蜀中大飢斗米直銀十兩盜賊蜂起民皆流離莫
知攸往王珍知此乃於江陵載米數百艘乘風宵進蜀氏餓
病丐食不招而自來者日以萬計公江城郭望風逃潰兵至
重慶守臣開門迎降不數月夔門順慶皆陷仍命其將新橋
張等入分兵由陸路寇保寧潼川自率精銳寇瀘叙等府
舟臨嘉陽蜀省平章即華戶右叅政完者都左叅政趙養率

兵民貳萬據大佛寺以拒守大佛寺者與嘉陽隔江相對其地山勢險峻前臨蜀江水湍迅急舟不可泊上可以守下不可攻以此三公恃為形勝之地相拒數月戰各有勝負至珍潛令其養子明三等率銳卒數千夜襲成都由井研至隆州偽作官軍旗幟先遣所俘者數十人許以重賞詭謂成都報曰趙恭政還省募兵守城者聞趙君至開門納之明三引兵徑入省中是時平章買奴恭政韓叔亨出兵討青巾賊反為賊敗皆被執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禮署省事守城者皆新募白徒聞賊至大驚奔潰無一人敢拒敵者明三擄三公妻孥悉取其家資子女大掠肆火而出以舟載三公家屬順流而下朗華歹妻謂舟中人曰吾家祖宗三世受羊皮宣命書為平章夫人今遭辱於此虜他日何面見祖宗於地下也乃抱金銀一囊自沉於江明三以完者都趙資妻見王珍王珍待之以禮謂曰夫人能招二叅政來降當裂蜀土贈封王爵須勝往時之富貴也翌日兩軍會戰王珍使人驅二公妻孥臨陣趙資婦容色艷麗見者無不駐目携其子謂資曰妾與鎖兒被禽於此明元帥待妾母子甚以禮恭政念結髮之情救妾母子之命仍以王珍之言說之其子亦呼曰父親來降救兒命也否則兒死矣言訖號泣兩軍觀者無不淚下資泣馬執弓厲聲呼曰痴婦人不死何為詎不見平章夫人乎乃

引弓發矢中其胸殲之欲射其子殺兵護護免王珍得兵進戰新橋張等引步卒數千劫其後官軍大潰壘崖水者不可勝計三公單騎奔隆州被伏兵所執確見王珍王珍降帳相迓待以上賓之禮謂曰今天下紛紜元祚已終賢愚皆知豈一隅之地獨能支持哉公等誠能相輔孤當尊以王爵共享富貴於百年詎不羨乎朗華歹曰明王珍爾可謂不知其量者也吾為元朝懿親祖宗五世皆歷臺省吾為宰相坐鎮全蜀茲者不幸國運之衰遭汝鼠輩擾亂為汝所執無面目以見天日惟祈一死以報國恩耳不必汝之喋喋也趙資曰吾為元朝舉子官至叅政不能為國家受降盜賊失陷城池俾生靈受其荼毒罪固不容誅矣矧助跽而為盜乎願速死為幸耳惟完者都俛首長吁而已王珍知其不可屈乃拘於治平寺中解其帷帳豐其飲食俾所親幸者日夕勸勉譬說百端終不允王珍謂其下曰彼三人者皆元朝勳舊必不肯臣服於我不若殺之絕其後患明日召至朝天門王珍問曰公等既不臣孤果欲何願三公同聲應曰國破家亡身何獨存但祈一死為快餘無所願也王珍曰爾曹不知天命不識去就徒以身膏草野何益於時何補於世乎後世嘗生有好掉筆頭者不過曰某人不屈而死而已趙資對曰大倫不可廢大節不可虧與其偷生於時孰若遺芳於後王珍與汝

曹後賢自有微惡之論豈謂無益於時無補於世哉王
珍曰孤待公等之禮至矣而公等又不信服當從所請乃命
有司殺於大十字街三公毅然而去及至市曹北面拜端
坐自如瞑目待命觀者無不哀悼王珍命有司收其屍以俟
禮葬之王岑先生作詩挽而哀之

生存如寓死何傷况免君恩豈可忘夫婦兩全忠節美
古今千載姓名香遺骸此日埋黃壤芳躅何時到玉堂
潦倒貧儒顛沛裏愧無好語發幽光

右挽朗華方平章

德化瀛瀛播益州十年保障一朝休僕姑墮嬌情非

七首亡身義已周死可流芳猶是壽生而遺臭不勝羞
蒼天雖遠民憂在淚洒西風恨未收

右挽趙資左叅政

群兇烏合競紛爭噉手興師誓削平勝負無常天不憖
英雄云喪事難成分符雖受專城任獨木難支大厦傾
千古忠臣良史傳煌煌氣節寡如生

右挽完者都右叅政

趙生曰為臣死忠為子孝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理之當然
也聖人知天命之不常要人倫之或廢故作春秋明禮義以
詔後世所以崇節義而扶世道也為人臣子不幸遇非常之

更在朝者死於官守士者死於土治軍旅者死於行陣奉使
宣命者死於道途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
者焉視蜀之三忠慷慨不屈蹈節守義視死如歸誠可謂烈
丈夫矣其英魂義魄至今與岷峨相為輝映千萬載不磨其
美嗚呼惜哉嗚呼惜哉

何忠節傳

公諱忠字廷臣世為江陵著姓厥考處士某隱德弗耀日以
詩書義方訓其子孫公齡齒時聰敏有志既長遊郡庠潛心
經史雖嚴寒盛暑未嘗畧有少怠由是德業日新文學超衆
永樂初登進士第第監察御史諫言正色有古賢之風車還

日南知州事以禮義導民夷民信服洪熙初黎賊餘孽烏
合醜類寇侵邊境逼圍交趾之城公謂藩鎮諸公曰今賊勢
猖獗若此吾輩去天萬里之遙坐受困辱何時獲解盡遣一
才智之官潛身出城往請王師幸而得至

天京六軍之來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卵耳藩鎮諸公僉曰城
中文武諸官才智膽畧皆無出於足下方者今茲諸救非足
下不可也公慨然應命乃與知縣張其姓者夜縋出城步走
貳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搜檢其衣乃得請師奏章縛之以
歸公謂張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相公何以處我
公曰尔姑從權暫屈於賊賊必不殺汝脫遇賊問即道歸語

諸公知之吾若與爾共屈此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吾不屈徒碎身於賊手共為無名之鬼也乃口占一律曰

萬里遙城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關山遠

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歸北關定無期

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共天戈殄叛夷

詩畢謂張曰爾記此詩為藩鎮諸公言之遂至賊營賊首喜

曰此何知州我聞其名久矣乃延公上座具酒肴以賓禮待

之舉酒酌公曰公能相我當與公同享富貴之樂公大怒噤

地詈曰臊狗奴是何言也爰若爾黎賊克恭悖逆殘害無辜

我

公集卷五

七

聖朝伐其罪而弔其民設藩鎮臬司學治爾邦政今置郡邑立學校撫教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耕鑿遂其仰事俯育之道知夫綱常之理革其舊染汚俗為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至矣爾曹不思報

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至討爾曹皆知蓋粉矣尚何

富貴之樂哉賊首笑曰姑息怒飲酒公厲聲呼曰吾為進士

嘗飲瓊林宴之酒也此大羶之食吾豈食焉奪其盃擲之正

中虜面流血盈顙賊衆大呼而進公遂遇害事聞

皇上深悼之

勅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賜諡曰忠節南平趙弼嘉公忠義故錄其事以貽後世非惟死者聞之快於地下將使後之為忠者知所以勸而不忠者知所以愧萬一有補於世教也仍以酒饌而祭之曰

嗚呼蒼天胡賦公以忠厚之德而不假公以期頤之年

胡昇公以經濟之學而不位公以台閣之權始猶飛黃

有萬里之健弗獲馳驅蹄於崑崙之巔鵬奮九霄之

志弗獲舉風翻於雲漢之遠才志未伸陸沉庫烟裂錦

綉於犬豕之口碎珠玉於螻蛄之拳此余所以哀公之

深惜公之至痛膺長太息也雖然死生有數係於天而

不可以力為富貴有命寓於時而不可以智取惟能盡

吾臣子之道竭吾報國之心俾節義英華著於海宇聲

如山岳而與曩古忠臣烈士同載名於天地之間其為

榮也莫大矣又烏論夫壽之遼天位之崇卑功名之成

敗也哉嗚呼何公凜凜正氣挺然不群少志古學齊肅

道真早擢巍科蜚聲著聞其文章之堆富如繁星之麗

秋旻其政事之卓越如利器之解盤根剛健若中流砥

柱而不沒以頽波廉介若冰壺玉鑑而不駟夫鐵崖其

執法內臺也謠言正論名重縉紳其受民社之寄也豈

第善政惠愛斯民惜乎天不假年王樹權傾遺諱傳於

千古芳譽播於八垓

聖朝忠節之旌以副其實太史直筆之書以榮其名愈遠愈盛愈久愈明故為文以寫靈襟之磊落而舒英雄之氣於春冥嗚呼哀哉尚享

王峯趙先生傳

先生諱善瑛字廷璋八歲能詩動止威儀如老成人鄉人稱為神童既長從學於文江張君室先生明春秋詩禮不樂仕進教授於鄉里從遊者常數百人重慶路總管謝崇文累徵同文書院山長辭不就至正庚子遭天下亂盜賊起蜀中大荒斗米直銀百兩加以瘟疫民死什八九雖父子兄弟亦弗相顧先生以醫道盛行頗有所蓄乃收其宗族故人之孤寡者養之皆得全活故人戴仲章淪之望族也遭疫喪殘殆盡厥妹賽娥大有姿色往時鉅家求聘仲章惡其鄙俗弗允至是與隣宅數女丐於市先生呼而撫之及半載餘未嘗至其居所日用之需惟遺僮僕饋遺娥以先生妙年手儀清秀且未娶遂屬意焉問謂先生曰妾家不幸喪亡遭時饑饉身無所依苟非仁兄念亡兄同窓之情妾之骨肉已蒸餓夫之腹矣今仁兄救妾於最憐之中誠再生之父母也將何以酬盛德仁兄既之主中饋者妾雖鄙陋願侍巾櫛庶可以報兄恩之萬一耳先生曰吾與汝家夾集之故汝兄與吾同門義

雖朋友恩若兄弟爾即吾之妹也今既以兄呼我豈有兄妹為夫婦乎汝宜珍重厥躬候時頗豐和必求良配不負汝之意也娥感愧而謝明年辛丑時果熟先生以娥聘士人勉孝忠其從娥數女皆擇良家子嫁之荆人余志宗嘗從先生遊因寄白金二百兩布帛千疋遊於涇南而卒先生聞其母老子幼躬至江陵訪其家還之荆人咸驚嘆有古賢之風至正癸卯明氏僭位重慶訪求才德之士先生隱於樂績山中號王峯山人黃冠野服躬自耕播偽夏主累遣使徵辟辭不就洪武四年

天戈入蜀削平僭偽先生徙家成都築室錦江之濱日以著述為娛嘗遊青城山濟大江暴風大作舟中之人皆蒼惶號泣先生端坐自如徐與衆曰人之生死關於天命假使命盡今日縱懼能生乎孰若安之為愈頃之風浪果息舟獲達岸人皆舉手曰此皆先生至誠所格也自遊玩名山歸來家事皆置而不問日徜徉於雲林煙水間或撫琴或賦詩姑撮其一二附錄于左

錦里樓臺處悠然遠俗器地偏車馬少山近市城遶松竹連溪逕藤蘿掩屋茅閉門窮典籍脩業問芻蕘貧乏頗無作清閑志匪驕放情頻嘯傲處順適道進見小羞蛙蛩忘機夢鹿蕉安心神自逸寒欲體無勞雅趣思和

靖超凡蒸子喬白頭宜此樂青眼莫相朝種竹開三徑
橫琴詠九臯黃庭舒永日紫芋待終朝守道居顏巷
喧棄許瓢省身循禮樂養素此漁樵完夫豐麗樵恬然
陋富饒一心井淡泊五柳任蕭條謹過惟絨口歸休懶
折腰薄田多種秫平阜廣栽蕎鵝鴨游深沼牛羊牧
郊芝蘭香滿砌枸杞翠連砌採藥携輕筥觀蓮泛小舸
窮經明至道忘味喜聞韶樹禽禽翔集林幽畫寂寥
繁時誦詠得句自推敲每吟彈長鈇常嗟助糧苗無心
望鴻鵠有志效鷦鷯丘壑從茲隱方旌謾遠招先甌
臘茗土簞薦溪毛牧子吹羌笛仙童品洞簫南山曾採
鷺左手慣持螯躡履登芳嶺觀瀾坐石橋泉聲雲外听
山色杖頭挑撓鹿為朋侶松筠是故交烟霞情浩浩詩
酒樂陶陶寵辱都忘却功名盡已拋

唐虞今在上許我學由巢

洪武丁丑夏四月二日具衣冠端坐作觀化詩曰

泉石烟霞八十春虛名徒爾玷儒紳豈無信義追前哲
亦有詩書啓後人用舍從天惟守分進修謀道不憂貧
今逢萬物自然理含笑歸元別世塵

詩畢奄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八所著陶貞集正誼藎傳於世
云

張繡衣陰德傳

公名純字致忠南郡衣冠鉅族也祖稱皆以積德行善著名
于時公甫總角其動止威儀如老成者鄉邦前輩咸曰此兒
資質不凡他日必為公輔之器而有惠澤施於人也求樂初
登名黃甲尋擢監察御史立朝糾劾則不避權要詳職獄訟
則存寬恤之心廷臣論繡衣薦能仁厚者必以公為首稱宣
德癸丑秋丁內艱守制于家值荆湖南北諸郡皆旱暵穀麥
無收民棄產業流移江陵丐食者莫可勝數特府吏儲粟已
竭太守諸公無以為濟公讀禮之暇惻然嘆曰為士者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今歲遇凶荒民遭飢饉若
此吾雖在憂戚中何忍坐視其患而不一救濟乎乃以已家
銀幣及內人替珥之飾貨米百斛為糜粥以食之飢民扶老
携幼而來就食者千有餘人公度已資弗克所濟特詣荆之
衛府揮使戶侯之家諭勉之曰人生天地間食君之祿當體
聖君之心為心撫養兵民如保赤子苟視其饑寒而不知賑
恤非惟負
朝廷委託之意抑以失天地之仁心矣諸將軍錦衣玉食每
宴會賓客珍饈異味品列盈案絲竹前鳴僕妾後侍歌妓舞
女侑飲左右醉飽終日厭飲酒肴視如芻狗殊不知道途丐
者累日盤腹而不聞殘羹餘瀝之氣也先儒有曰倉廩實

後武備修苟非民之耕播以供稅賦倉庫何由而實哉將軍
俸祿雖曰

朝廷所賜亦皆斯民之供賦也今而坐視殍死豈仁人之心
乎倘肯捐一席之需則可活百人之命矣諸揮使戶侯皆慨
然悅從或十石或五石指困助之於是得米數百石設巨釜
十餘於沙市街亭覓人炊粥以食丐者自春至夏凡四月餘
全活三千餘人其餒死無所歸者仍遣人瘞之於郊不使暴
露其尸遠邇之人聞公之名識與不識莫不舉手加額而頌
之曰此古之仁人君子也南平趙生樂道人之善聞公陰德
之厚如此故疏其實行以俟太史氏採錄續於為善陰陽書

云

孫鴻臚傳

公諱剛字伯堅世為臨川人自為童幼時端重簡默舉止不
妄其容儀清美如瓊林玉樹見者無不愛之洪武丙寅領鄉
貢入成均常布時常得者山道人所書符篆為戲同里有何
其姓者至健訟鄉人目為何鵬偶得公之戲符時政嚴符水
之禁犯者重咎何欲以此訟之公託鄉間齒德耆解紛何曰
伯堅欲得命當大會
其死不然訟於官殺
坐何於中堂酌酒拜

嗟吾後吾還其符怒
幣數拾紛設送會賓
又酒半酣舉手謂

歎曰今因諸公勸吾
笑不嗟何耶鄉耆咸
胡不惜朋友之義直

吾後今而酒將闌
以待公求恕其然公
何怒曰若不嗟吾後

則此席徒設矣攘袂怒罵而起公即避席趨前笑曰昔韓信
受辱於胯下吾嗟履何辱焉乃匍匐嚙之衆賓笑曰君子不
迫人以威胡為如此何咲曰吾能懾服此生矣始出公戲符
焚之翌日諸賓詰公慰謝曰足下被免徒屈辱如此公曰詩
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苟非何兄此屈焉知戒謹恐懼
也鄉耆皆曰伯堅長者之量他日名位事業詎可涯涘哉洪
武戊辰公赴京師拜夏官主事又三年遷員外郎尋擢四川

徽垣叅政先是何其姓者已避罪與母妻流於蜀之萬邑公
至其邑邑令偕僚屬叅謁公詢知何窘之至甚乃偕淑人親
造其第訪之何聞大懼而遁公至其家納其母坐夫婦展拜
盡禮慰勞再三仍以白紵布帛酒肴之類厚遺之何聞與厥
妻歸膝行進曰某之罪不容貸矣公不賜筆死萬幸也而復
承厚惠何以報德叩頭泣謝公笑曰鄉兄何為見疑若此吾
豈效范雎之量狹哉宜自珍愛善待令堂呼僕置酒共飲盡
歡而別囑邑令曰此吾鄉兄也爾善遇之何母子感愧所及
拜天祝公之壽永樂初擢山東臬司憲使六年除鴻臚寺卿
公二任京官兩登方面數歷中外四十年忠勤廉慎之心始

終如一宣德元年卒於居享壽七旬有三子皆讀書儒雅有父之風度公之餘慶垂裕於無窮矣

趙氏伯仲友義傳

明威將軍烏撒衛指揮使趙公銘二子長字孟開次字孟明伯仲雖云將子皆敦尚儒術博學能詩文孟開本明威從子明威為戶侯時養以為嗣與孟明甚相愛畫則同案而食夜則同衾而寢未嘗有斯須相離其孝友之風當時士大夫家未能或之先也明威年將七寢俾二子議襲其職孟開謂其弟曰吾姪也爾為嫡嗣理當承蔭議欲何為孟明曰不然父親棄時已立兄為家胤建本四十餘年公私之間皆以兄為

長子尊卑次序已定兄不欲欲何人襲耶孟開曰不然大人櫛風冒雨身經百戰以立勛業遺於子孫子承父業古今

三

常理人有嫡子而姪承之是得理而亂常也昔季康子以庶長奉嫡春秋貶之矧吾為從子可乎吾若蹈其轍非但為伯夷之罪人尤康子之罪人也孟明曰不然人之所尊也君父之命所重者天倫之誼向日父命兄為長嗣天倫之道已定矣豈有違父命而戾天倫者可生於世乎第若受蔭其失孝義之名固不敢逃而兄違命之咎亦奚辭焉兄言為伯夷之罪人弟他日九泉之下又何顏以觀叔齊乎旬日議未決孟開自思吾若遠去弟不得已必承蔭矣乃遁於湖南孟明

曰兄今遠去而俾吾繼職幾吾迫兄之道而取其祿也亦適於蜀半載皆弗歸孟開以詩寄其弟曰

爾我衷情擬二難無心軒冕只求閑弟兄友義堅金石父祖勛名重泰山芳草夢迴春冉冉荆花香滿鳥關關椿萱久憶班衣樂好整琴書早早還

孟明以詩答其兄曰

自古名賢立志難吾兄何事慕清閑莫彈綠綺歌流水且望白雲在故山嚙手勇披金鎖甲奇功先著玉門關他時事業銘彝鼎早東旌旆畫錦還

是年冬相仲皆歸孟開仍以詩勸其弟曰

歸省連宵度雪關每觀明月憶清顏百年友義惟君盡萬里天涯愧我還鹿麋久嗟蕉下化豹文從閭管中班

三

子承父業當加勉好著功名宇宙間

孟明步韻答其兄曰

鴈行兩載隔山關兄示佳章我厚頹家世簪纓當代盛江湖琴劍此時還樽前每嘆襟懷壯鏡裡俄驚髮鬢斑萬古天倫誰敢易早希承蔭五雲間

明威知二子讓繼不定召責之曰爾等不欲繼吾之職其意果何為耶孟開泣曰弟哲乃大人嫡嗣理當承襲兄何敢惜也孟明曰大兄曩時立兄為長今者一旦使兄承襲非惟致

兒於不義外人亦有偏愛之議也孟開自度不可辭乃徃狂於途不知其意者以為崇明威召平治之弗愈次年偶以他疾卒於家孟明悲慟甚切備禮殯塋服闋明威諭曰爾兄存爾以我魯立彼為長不忍越次受蔭爾兄今亡已三載矣宜速治裝詣

京代吾之職孟明泣曰仁者不以盛衰改其行義者不以存亡易其心兄存兒則讓之兄亡兒則取之是兒假仁義而吊虛名長子既沒長孫當繼天理彝倫之正猶子趙顯有父之風烈必克負荷明威允之顯既繼祿果能敦尚忠孝嘗征嶺表擒寇累立戰功其文才武畧播於遠邇由夫家傳節義之

卷之三

三

風有自來矣趙生曰敦孝友者人之至行也慕富貴者人之常情也慕常情者比比皆是敦至行者百無一二焉今人同氣之親爭財利以相毆小則興訟擠傾甚則自相魚肉憾若寇讎至老死而不釋者果獨何心哉觀趙氏伯仲讓千石之祿而遺子孫百世忠義孝友之美豈非夷齊求仁得仁之道乎世之見第閭墻者聞趙氏孝友之風而無興起之志誠馬牛襟裾者也

愚莊先生傳

先生姓潘諱文奎字景昭愚莊其號也世為永嘉人生而穎異動止不亢長遊郡庠克自勤勵其學以德行為本凡為文

章必以理勝故其密而不隱簡而不庸一時學者皆矜式之洪武庚辰登進士第擢大行人奉使朝鮮安南諸國威儀文辭可象可畏專對則其餘事也永樂初擢知河南許州事尋召遷改左春坊司直郎未幾

朝廷遴選廷臣重厚堪任字牧者陞漢陽府別駕志操益堅惟以寬和簡靜為治民率從化宣德紀元以纂脩

國史召至京陞福建右叅議俾為一館領袖自總裁以下咸禮敬之事竣賜金帛冠服甚厚例當進級先生喟然嘆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矧吾年逾耳順衰憊日迫胡為更鳴漏尽而不知止也於是上章力辭致政既得謝仕南還卜居即官

卷之三

三

湖側暇則徜徉山水間哦詩綴文以自適太守新安王公偕同寅諸君子日相親與講論性命道德之學脩己治人之道或至夜分而寐先生厭蹄輪往來乃擇晴川幽僻之處置別墅以居之客有問之曰子生文獻之邦負經濟之才遭遇太平撥危科登顯仕職史館方當進階而上立功名享富貴之時胡為一旦辭方岳之貴棲身於蘆汀柳岸之間與漁樵往來耳於淡泊果何樂歟先生曰此吾怡老之處當如是也且夫功名富貴人孰無是心焉在乎遂其志而已為弗達進退之機豈為明哲也哉是故好名而不知止者其名必隳好利而不知止者其利必失隳名者辱失利者匱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矧吾歷仕

四朝敬歷中外三十餘載足迹半天下罄吾之忠盡吾之職行吾之道不負吾幼學壯行之志矣今荷

聖朝優老之恩謝事按閣正宜守吾之分行吾之素放情泉石肅傲烟霞以窮夫暮景之樂又何必往來城市與碌碌者相逐哉客以為名言先生四秉文衡皆全至公之道故所甄拔者咸真才實學之士聞于當時宣德乙卯秋主廣西文衡徽隸之後謂諸公曰吾連宵夢朱衣吏數十人策雄騎擁大蓋來謂吾曰上界重修白玉樓請君作記吾且驚且喜而覺不知此夢是何兆也又三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維時太守

諸公亦夢先生從西而還接語之間恍忽不知其所之後數日有司奉柩至置位於東城之外居民常見先生玄冠緋衣乘白馬騶從甚都往來城中儼然如生信乎先生平日光明正大歿則為神其顯應如是也其平日所為詩文有關世教可傳於後者方錄梓以行視生無益於時死無間於後者為何如哉南平趙弼嘗叨先生治下故述存歿之事用垂不朽云

新繁縣胡大尹傳

新繁大尹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傳安定先生之後也洪武庚辰秋領薦鄉闈入成均歷事天曹茲仕河南信

陽令大著能聲尋調宰真定之獲鹿政聲益著未及再替丁內艱未幾甲午冬服闋復宰新繁視象之初首詢民瘼事有不便於民者輒罷之有益於民者皆舉而行之每歲春初自巡視鄉村勸民播種遇見田畝之有荒蕪或垣屋之損壞者乃詢其窘乏之由必捐俸以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中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侯性清儉不樂奢靡在官惟粗衣糲食如常布士嘗眠一紙帳自題句云

紫絲步帳最奢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
扶持清夢到梅花

侯雅淡之情是可見矣未幾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侯

齋沐整志禱於神祠二日天果大雨溪澗皆盈民庶嘆曰非我宰公之誠焉能致也嘗於後圃種蘆菴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飧或以為餽送之禮淡量者譏笑之呼為菜知縣其子從新來省兩月烹二鷄而食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口腹為戒猶恐弗能全其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以饗餐必不能繼吾之志他日習其性成則為飽暖之徒正不為吾累乎其子服訓亦年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問曰士之仕也上則榮父母下則榮妻子此古人之常事也子今隻身之官名固美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智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

不念半嘗於是思之爛熟耳且夫吾輩昔在賢關讀聖賢書學聖賢道議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皆以操守為志及夫登仕路蒞政施設則青松改色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其良心敗其身家者比比焉耳矧乎婦人小子之輩其性猶水一旦有以金珠錦繡淫目之物以壘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訾笑曰胡某言渭行涇外佯廉而內實貪也由是汚名揚遐邇非獨遺臭於後亦玷吾之祖宗夫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今故鄉有先人所遺茅廬數椽足以蔽風雨薄田數十畝足以供飯粥吾妻子苟能勤力其中有何寒餓之患哉時有彭邑故

彭聖集卷

五

令魯其姓者寡妻王氏本戎家之女年少而容艷資產千計常慕俠之才德欲嫁之乃懇所親再三導意於侯且稱其容色之妍資裝之厚以諷侯意侯曰吾將五旬未嘗為失節之事今若娶此失節之婦受此不義之財則吾亦為失節之人行止掃地而盡矣彼雖有西子之妍季倫之富吾奚用哉爾善為我辭弗勞垂意言者大悅而退戊戌春侯將考績囊空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為程途費馬忽病命醫醫陳某治之數日漸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昨宵死矣待汝歸來方殯陳聞哀慟良久嘆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復生我幸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我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更不敢欺我里甲無敢

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獲遂養生送死之道皆軍公之恩也今茲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軍公以何為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之義不可負軍公之恩乃遺書諭其子曰爾當營治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寔安母候我歸也君子聞之曰是雖侯之德化所感而陳某者亦可謂知義之亡矣侯祖帳之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有贐者皆卻之詩僧解定素為侯所敬乃以布帛數端黃蘆葍十枚懇覲再四侯雅重定惟取蘆葍一枚餘皆還之耆民臣榮宗等強留雙軌以昭惠愛至今存焉

覺壽居士傳

覺壽居士傳

三

居士表姓字覺壽遂寧人也童稚之時即有樂善之志既長資貌奇古德性穎悟其善行夙脩酷奉釋教專以了心為務平居恂恂未嘗以聲利為念聞高行上人必往參侍聞語法要輒心領神會壯年遊咸陽途中拾白金百兩詢其路人知前行商人所遺也居士乃負金追及商人呼而還之諸商皆感泣拜謝欲分半以相酬居士笑曰四大假合猶為棄物矧虛財浮利吾安用哉毫釐不受而去一旦超然有出世之志喟然嘆曰日月如跳丸人生如朝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吾何久居大宅而為蜉蝣之類乎於是棄家躡蹻入山脩行堅持苦行不語三年或有問曰諸佛出世皆以說法利

生親諸經藏何下千萬之言明
坐如偶人果何意乎居士答曰無
源之間何用語言而辨也昔者
言今我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無
乎問者作禮而退嘆曰居士得達
枯竭窻夫禮請懇祈居士踰跌於井側
當秋成之時躬詣富室化其米穀以濟貧乏之人間有競訟
者則不憚遠近為之解紛鄉里有災厄者不擇疏戚貧賤而
往救濟遐邇之人被其德者不可枚舉求樂甲午春遂寧數
月不雨田畝龜拆民皆憂急居士嘆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天今特雨弗降穀無所收民其迫矣借使民饑而死吾何
安坐以視其患斯豈仁者之心乎當洗心竭誠惟天是禱或
者有副厥望於是消繁登廣福山設壇祈禱不食一十四日
天果大雨溪壑皆泛成都東郭有張其姓者商遊於廣福居
士見而謂曰子宜亟歸不可久滯於此張問其故居士曰子
至家則自知矣明日張行居士偕於溪梁間謂張曰人生兩
間如雲氣棲於山林耳或去或來無一定地水火風四大
假合終必有壞所不壞者一靈真性而已子於臨時勿思勿
想勿怖勿憂定性而行必登正言既長揖而別張不解其
說至家旬日果以病卒時人皆以居士慧目先見也居士嘗

人曰吾年八十八衰白髮至白首自未嘗有念嗔癡之心無憎
愛之別平居鄉井間惟持禁戒不蘊諸根不染諸塵不作諸
業去來無礙生死無愧吾至明年則茶毗此幻身矣永樂乙
亥秋積薪於廣福山通辭故人檀越告以離世之日至期鄉
民皆會居士踰跌高座告大衆曰法界性中本來無物一切
諸佛善惡因緣輪迴生死皆在此心若迷惑不悟用心執著
卽是遮蔽自己光明云何解悟若能透徹三昧無相無形無
染無著脫洒洒在於虛空一塵不染一毫不蘊如水晶鑽
裏洞明如摩尼珠內外光耀如舍利子始終不壞縱有所
皆是虛假吾之真靈自然常存確然不動淨如蓮花皎如明
月絲毫不昧汝等徒以土木粧繪金碧長跪禮拜口中喃喃
心中忽忽以此為修欲求成道何異煮沙為飯煮泥作羹畢
竟難得若求正法只求自心自心既明萬法歸一仍有偈十
首重為演說汝等若能悟此卽登正覺偈曰
萬法從來在性中徧周沙界廣無窮一拳打覺鹿夢夢
大海須彌縱是空
跳丸光景急如梭長笑輪師伎倆多圓的撞開宗祖路
便將大棒打彌陀
無頭無尾又無名識破金無半兩輕撒下幻泡從我去
青天白日自分明

笑他一具臭皮囊晝夜禪思坐木床我是誰來誰是我
清風明月自堂堂

釋迦老子說多般臨了和他入涅槃惟有常存真慧
些兒放出海來寬

修福還從修道來方知明鏡本非臺空空更有其空處
不着人間半點埃

世尊法寶在靈山十萬八千道路難只把念頭存得正
西方便在剎那間

本來面目好包藏無影無形莫可量識破這些關竅子
方知戒定不為香

《效顰集上卷

三

般若波羅鎮日看渾如畫餅要供養但知不二門中理
琴瑟無絃亦可彈

飯僧造寺有何功都在如如一念中悟得自家明了處
經聲佛號耳邊風

宣偈畢呼行童舉火爇新香身欲赴鄉民老稚悉挽其衣告
曰居士欲棄塵寰而歸淨土是惟度一己而已盍再留數年
宣演佛法開悟愚迷俾人人明心見性則是度千百之衆也
果若當其示寂吾儕焉敢強留以悟歸元之道言既奪其炬
蹠之亦有竊其薪去者居士笑曰是吾塵緣未盡也如來之
旨無願不從若吾拒之是失如來之心印也遂揖衆而退仍

於廣福修行今九旬焉

三賢傳

山東孔允字可信僑居於蜀粗知書史一日因商販至左錦
早行甚久道路偏僻無旅舍假次行至日暮未嘗見一往來
者可信飢疲至甚與其僕二人憊於道側松陰下忽一羽衣
老叟杖藜而來可信問曰此間有旅店乎叟笑曰此林數中
安有旅店可信曰然則吾將何宿叟曰吾之弊廬去此不遠
亦可少駐從者如不見鄙幸為枉駕一顧遂與之同行數里
又入一小徑乃有茆屋三間四壁蕭然床榻俱無可信席地
而坐因告叟曰僕餒甚矣敢求一飯叟許諾入室少焉捧白

《效顰集上卷

三

飯一盂肉醢一盤而出可信大喜過望食畢問曰敢問丈人
尊姓字叟笑曰山林野老豈有姓字又問曰令嗣幾人叟曰
家室尚無焉有子也因談山林出產之物既而復言歷代隱
居高潔之士聽其議論塵慮不侵頃更至晚童子數人秉燭
從外而入謂叟曰三賢至矣叟遽起邀迎可信避側室窺之
少焉三賢携手談笑而入一人紫袍金帶姿貌清偉一人半
姿閑雅緋衣幘頭一人龐眉皓髮深衣儒冠從者數人羅列
左右侍立甚肅可信駭怖自念深山之中焉有此金紫之人
是必神也乃趨出迎拜紫衣頓指可信曰此何人叟未及答
可信踞而告曰僕山東布衣寓居錦里因商販於左錦迷其

故途無所止宿荷老大見憐邀款於此獲覩神官光靈不勝
忻幸三人皆笑曰是亦有緣者矣叟謂可信日子不識三賢
耶紫袍者司馬公長卿也緋袍者王公子淵也深衣者楊公
子雲也生大駭皆拜禮畢於是設席於地三賢坐於上叟與
可信東西相對而坐童子設酒肴蔬果於前品饌精異非人
間所有酒行數巡叟舉觴而囑曰今日之會皆衣冠也不可
尸作凡語請各賦一律自言其志須用一難字為韻詩不成
者則以巨觥罰之長卿先吟曰

題桂昇仙墨未乾歸來馬簇金鞍啣宣遠檄巴夷服
作賦凌雲漢主看渴病已隨天地老英名邀著古今難

酒酣猶記臨邛事綠綺橫來膝上彈

次子淵吟曰

笑揮五色玉琅玕披露月中一寸丹聖主治隆良不易
賢臣輔道亦為難碧鷄他日馳芳譽金馬何年設祭壇
惟有舊時雙劍在龍光夜射斗牛寒

次子雲吟曰

居隱嵒陽分自安漢成累聘到金臺承明待詔心終赤
天祿修書事已難訓纂雉文揚宇宙大玄奧旨障波瀾
憑君莫訝生前事只把甘泉四賦看

次羽衣老叟吟曰

蕭蕭華髮老黃冠鍊就身元九轉丹鳬鳥乘風朝紫府
鳳笙吹月下瑤壇自知蓬島修真易誰信鄧都出世難
說與傍人渾未識榮華擢指麤耶耶
可信素澁於吟作沉思久之未成叟謂曰但能誦舊作亦可
何必刻意苦思而撰新也可信因記馬甫題墨池懷古一律
即吟曰

滌盡玄香筆未乾草玄稿字將漫豈期寂寞終校閣
却恨模稜不徒官有論新生可媿無心背溪死何難

紫陽書法真良史地下開之膽亦寒楊雄墨池在四川成都縣前

諸公聞之皆相顧大笑惟子雲默然不懌目長卿怒曰是皆

爾曹茂裂陰懷彼而譏我也長卿曰吾輩與此生素昧平生

今宵邂逅於此偶吟是詩不知何人所作安可歸咎於我可

信見二公失和還席告曰僕攜陳之材早失却鄆之步今聞

四公佳什強欲效顰續貂幸感綴之材不足以為垂紳之用

竊誦馬伯章之作以塞責不意見怒於大賢也子雲怒曰何

物老馬亦敢爾長卿曰伯章可謂有董狐之遺筆矣子雲愈

怒攘袂厲聲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今者許人之短子

獨無過舉乎長卿笑曰吾布衣西行題昇仙橋柱云不乘駟

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奉使過蜀大半以下郊迎縣令召署

矢先驅嘗著紫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揚得意薦五召見於建

章宮書奏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氣逮今士林孰不景慕
之吾行止若此有何愧哉子雲曰子與臨邛令王吉宴於富
人卓王孫家以綠綺琴彈鳳求凰歌以挑其女遂與夜奔豈
非刁姦之事乎既至成都家徒四壁乃令厥妻當爐子著犢
鼻褌滌器於市豈不肖酒家之臧獲乎既為文園令貪文君
之色以成肺證焦渴而殞豈智者之事乎為事若此烏得無
咎長卿笑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文
君以知音而遇我以知音而娶之夫婦之道古今之常義
足怪焉曾子敝裘耕於魯梁鴻備春於人至今以為賢焉
酒滌器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也胡為耻焉顏子聖門高第

全集卷之五

五

三十而亡豈德行不足而致是乎由夫命數之有定耳子所
言感小節之事至夫矢節之大者則吾無愧也請聞子之進
止子雲曰曩者吾隱居嶠山之陽成帝徵吾待召承明之庭
吾奏甘泉河東長楊校獵四賦以經莫大於易吾作太玄傳
莫大於論語吾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吾作訓纂歲時
於虞歲吾作九箴賦莫深於離騷吾作反騷著文十餘萬言
其間辭藻纖幽玄微妙大者含元氣纖者人無倫千古之下
孰不一倡而三嘆也吾之文章顯於後世若此又何憚乎長
卿嘆曰吁子徒執其末而未操其本也夫文者德之華行之
表也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且文者所以明乎道

全集卷之五

五

也是故聖王出而扶世導民之經有所傳六經作而民生日
用之道有所寓自天地莫位民物賦形而充塞兩間之用者
皆是道之寓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替周易修春秋然後二
帝三王之道煥然如日月之麗中天千萬世之後不可一日
而無也子著大玄以擬大易中說以擬論語譬如小兒飲
危坐以效老成拜伏跪起以效賓主其氣象甚不侔矣子之
學無聖人萬分之一欲效聖人之作猶小兒之效老成不知
其量之甚也子於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
劉秀並列哀帝之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
所薦莫不拔擢而子三世不徙官乃作解嘲之文以自釋及
莽篡逆子乃阿媚為諂作法言卒章盛稱莽之功德可比伊
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子欲以文章擬於六經正猶
蜣螂之丸置於夜光之櫝人見之必垂詈擲於履下也且大
君子之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苟失忠孝之道萬事無解雖
有文章之美烏足道哉子食漢祿三世而一旦棄之如敝屣
鞠恭稽顙以事莽賊向日所學聖人之道而安在耶吾聞南
山有獸名曰狔然其為物也青目黑頰狀肖猿狙人有取其
一則同類相率而赴聚族而悲雖殺之無一逃避者必偕死
而後已夫獸且愛其類而不忍貪生矧為人臣忘君父之恩
而忍死乎如是言之則一狔然子不逮矣子雲怒曰吾雖漢

世不獲一官奔奔吾大夫其劉秀董賢之徒皆為大臣奔
誅之無遺類惟吾以功名老死牖下新室崇待之心亦至矣
長卿曰詎不聞諸蟹與蟹蟹驅驅乎蟹得甘草必鑿以遺蟹
蟹驅驅二獸見人至必負蟹以走二獸之心非愛蟹也為得
其甘草以食也蟹非愛二獸也為其假足而走也初蘇謀慕
漢子頌其功德可比伊周既慕又作美新之文以驕其志猶
蟹以甘草而遺蟹也奔奔子大夫厚之以祿猶蟹驅假之
以足也何足齒哉言既子雲面色如土低首長嘆竟無一言
乃拂袖而起叟勸留再三終莫迴意不辭坐而趨出二公獨
坐於上叟命童子洗盞再酌酒行數巡已而銀河漸淡星斗
依稀鷄聲喔喔東方白矣二公辭謝而去明日可信告別叟
送出林藪之外指示大路可信再拜而別至家數日復訪之
惟見荆棘叢叢乃一荒涼之地其第屋老叟皆不知所在矣

鍾離叟姬傳

熙寧九年冬十月荆公王安石以其子王雱死悲慟甚切力
辭解機務神宗亦厭其所為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
飲居金陵携其親吏江居偕僮僕數十人駕舟由黃河汴流
而往囑居等曰凡於宿食之處有問吾為誰者第言遊客耳
慎勿泄吾名以駭民脫有知吾者必汝曹以要求之故泄之
吾君汝曹弗貸居應曰謹遵鈞命苟或途中有言相公者僕

輩何以處之公曰亦聽其言之美惡也言吾善者不可為悅
言吾惡者不可為怒惟和色溫言待之而已衆皆曰諾翌日
牽舟而行凡二十餘日乃達鍾離公曰此去金陵近矣久居
舟中俾人情思鬱鬱汝曹移舟由瓜步維揚而來吾與江居
數子自陸路而去訪濠梁莊叟故宅聊以豁吾懷抱也於是
捨舟登輿而進行五十餘里居告曰今日中矣此有官舍可
以止宿公笑曰嚮者叮囑爾輩勿令人知我今若宿驛正猶
掩耳盜鈴也前尋村居之僻靜者吾將憇焉促輿夫又行十
里許乃至一村竹籬茅屋柴扉書掩公喜曰於此可宿矣江
居言於主人曰某等遊客欲暫假館舍一宿一老叟扶筇而
出言曰官人不鄙荒陋幸少息從者乃延公入宅坐焉公視
壁間有大書律詩二首云

五葉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紛更既言堯舜宜為法

當效伊周輔治平排逐舊臣居散地儘為新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先識天津杜宇聲

文章謾說自天成曲學偏邪識者輕強辨鷄形非直道
誤食魚餌豈真情姦謀已遂生前志固執空遺死後名
自見亡兒陰受梏始知天理報分明

公閱畢慘然不擇謂叟曰此詩何人所作叟曰往來遊客善
不知其姓名也公俛首自思辨鷄形食魚餌二事人頗有

知者惟亡兒陰受枯事吾妻尚不知胡為書之於此蓋王雱死後公嘗見雱荷巨如重囚悲哀求救故此詩言之甚傷公心因問叟曰老六年幾何叟曰吾年八衰矣今嗣幾人叟泣曰四子俱亡與老妻獨居於此公曰四子何為皆亡叟曰十年以來苦為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吾幸年耄若若少壯死亦久矣公曰何為而若是耶叟曰官人視辟間詩當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為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歛為急引用臧制小人始立青苗法以病吾農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使者日迫于官吏卒數號於門民苦盡掠棄產業携妻子而亡者日以數十吾村百有

效華集上卷

三十九

餘家今存者止八九家矣吾家男女一十有六今存者止四矣言既悲不自勝公亦為之改容徐曰新法所以便爾民何為如此叟曰非便民寔為民害也且以保甲上番法夏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昕夕供送雖曰五日一教其為保正者日聚於場得賂則釋之否則拘之以致農時皆廢多由東餒而死言既問公曰王安石今何在公給曰見相于朝輔弼天子叟垂地大罵曰此等奸邪尚不誅夷猶為相乎朝廷何為不相韓富司馬范趙諸君子而猶用此小人乎左右胥視皆失色江居叱叟曰老人不可亂言此語聞於王丞相獲罪非輕也叟瞿然而怒曰吾年幾九十奚畏死哉若見

之效臣必手刃刺其心而食之雖罪烹鼎鑊亦無憾矣更卒皆吐舌縮頸罔知所為公容色大變振衣而起謂江居曰日色尚早可再行數程乃與叟別叟笑曰老拙嘗王安石何預官人事而乃遽去此乎公俛首不答登輿急去又及十餘里至一村莊門外第屋數間公曰姑宿於此乃命江居言於主人一老嫗弊衣蓬首貿貿而出指草舍曰此中潔淨可宿公降輿入室視牕間亦有詩二律云

初知鄞邑未陞時偽行虛名衆所推蘇老辨姦先有識
呂丞劾奏已前知斥除賢正專威柄引進輕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

王安石集卷之四
不足法言不足地

效華集上卷

四十

生已沾名銜氣豪死猶虛偽感兒曹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辭誑葉濤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如親見一夜愁添鬢雪毛

公閱之大不樂因自念曰彼叟村中題之如此此嫗村中文書如此其後律次聯尤不解其意言吳國者非吾事乎葉濤著非吾友乎欲去天色已暮乃磬柝先總而坐其愁容可掬少焉老嫗偕二婢携豕食至門外瀦於水器中呼其豕曰羅羅王安石來食也一婢呼雞曰粥粥王安石來食也江居與左右僮僕皆大驚訝公愈不樂因問嫗曰老嫗奚為呼豕雞之名如此嫗曰官人不知耶王安石者今之丞相也自

彼執政以來立新法以擾民妾家婦女三人亦出免役助役
等錢錢既出矣差催如故老妾以桑麻為業未成眠寢候
客之絲錢矣麻未臨機已貸客之布錢矣桑麻弗遂飲用畜
大豕鷄鴨以售之吏胥里保旦暮而來徵迫役錢或烹食之
或生取之第得一視而已故此間民庶咸呼犬豕鷄鴨為王
安石者欲擬其人如異類也公聞面色如土江居叱姬退公
長吁嘆曰嗚呼吾以新法為民利焉知民怨恨若此乃和衣
偃臥不能成寐拊膺頓足私自憤曰吾為天下怨惡皆惠卿
誤我也吞聲而泣比及天曙鬚髮盡白兩目皆腫從者觀公
之容無不驚異知公憂患之所致也乃促裝起行江居叩與
告曰相公施美政於天下愚民無知顧以為怨今宵惟宿置
鄣中不可再止村舍恐鄙俚之徒又有瀆於鈞顏也公不言
頷之而已良久至一郵亭公命早炊下舁升亭而坐壁間亦
有三絕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百載黜黎樂太平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拂人情 李承之以安石地多自似王敦

富韓司馬總孤忠懇諫良言耳過風只把惠卿心腹待
不知殺弄是逢家

高談道德口懸河變法誰知有許多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若何

公閱畢慨然曰何物狂夫謗吾若此傍一老卒應曰非但此
郵亭有此詩處皆有題也公怒曰斯言何為而作驛卒曰
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於骨髓近聞安石辭相
判江陵府必經此路常有村氓數百持白梃伺其來公曰伺
其來欲拜謁乎卒笑曰讎怨之人奚拜謁焉特欲絞而噉之
耳公大駭不俟炊熟趣駕併程而去至金陵憂患成疾三日
不食昏悶極矣語其妻具國夫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
他念強為善而已時兼濟問疾執濤手曰君聰明且博讀佛
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坐來多枉費力作閑文字深
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君未宜出此言公曰生死無常吾恐時
至不能發言故今叙此耳 本傳因思向日老姬村中既無好
語遺吾國却有浮辭誑兼濟之句撫髀嘆曰事皆前定豈偶
然哉書其句者非鬼耶抑也不然何以知吾未來偶耳之事
耶吾為神鬼誚讓如此焉能久於世乎又一月公疾革語言
見人輒自詈曰我上負於君下負於民罪固不容誅也九泉
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言既嘔血數升而死時元豐
七年夏四月也

鄧都報應錄

至正辛卯春正月渝州士人李文勝氏好賢樂善博學能大
尤重玄元之教堂因母病進顯北陰鄧都大帝許誦皇本行

經千部祈母病瘞既而母愈乃備香燭好詣鄧都山王真觀
誦之至上元夜涌下二鼓忽觀彩雲氤氳從空而下仙鶴數
百翔舞交集少焉仙樂琳瑯毫蓋羅列駕車三乘至殿中矣
大勝乃俯伏在地不敢仰視良久一神官謂曰書生頗首平
身文勝如其教乃見殿中坐者一人面如滿月身長丈餘雲
冠霞帔玉珮瓊璫東坐一神長髯赤面幘頭緋袍西坐一神
姿儀清麗錦袍金帶左右列神吏百人各執黑簿題曰漢征
和二年未完之事塔下列獄卒百餘有牛首馬面長喙夜叉
各執鐵棍銅杖其形猛惡可怖中座者曰吾乃北陰鄧都大
帝奉天勅磨勘前代善惡之事汝李生既為孝子尤能持
誦玉經善人君子也可屏息西隅勿得妄動李再拜如言乃
見一綠衣吏引四人至前二人者一衣朝服血流滿體一年
少者項繫長帶桎梏二囚在後吏指前二人啓曰此漢武矣
太子被江充誣以巫蠱自經此漢景帝御史大夫晁錯被袁
盎以私怨譖殺皆死無辜今歷數十代事猶未完伏望判遣
言既四人俯伏塔下太子頓首泣告曰兒忝儲嗣不幸遭邪
謬之徒假稱神巫以左道誑惑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因此
妬忌恚恨更相告訐以為呪咀此逆虜江充前亂趙肅王父
子與衛氏有隙造姦歸詐陷兒於巫蠱迫楚窘急進弗獲見
父皇以伸枉退則困於亂賊叩冤無告不得已備充斬之自

度不免乃經而死至今久幽陰罔伸怨憤之氣伏冀哀矜
為兒明判言畢大慟晁錯訴曰臣為漢臣以尊天子為諸侯
為志吳人招納亡叛謀亂之情非一日矣臣患其強大久不
可制故請削奪其地以尊京師為漢家萬世之利此佞臣袁
盎素與臣不善進讒言於天子以臣擅權諸侯削奪其地使
斬臣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兵可不血刃而罷天子信其詭
言誅臣於東市其後七國俱叛幾危社稷臣以忠貞而受大
戮盎以矯誑竊祿老死牖下臣何辜焉盎方欲啓口答錯帝
君叱曰爾勿言此事舉世共知鄧僕射之言是證也
判曰為臣以忠貞為本脩己以信義為先非忠貞何以
事君非信義焉能處世忠貞既喪五常之道冰消信義
已亡百行之良丸解今照逆虜江充悖主私亡計人陰
事既亂趙肅王之父子又謀漢武帝之儲君雖見世已
受族誅在冥曹尤當重咎再照謫臣袁盎因懷私怨故
害忠良快一時忿恚之心致千載幽陰之恨舌鋒雖利
難逃業鏡之明聲譽設榮豈免輪迴之苦冤冤相報世
世相尋今當了此寇讎莫遣再三纏對依女青之斷決
仰主者以施行
判畢呼曰太子汝於某處某公卿家生為家嫡受其蔭爵江
充生汝家為奴受鞭笞四十年後仍以罪誅之又呼曰晁智

囊爾囊時以術數之說幸於文帝為太子家令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教乃用申商之學謂直刻深以導景帝帝常為刻薄之事亦不得為無罪也今汝與益偕生於某處為子仍同遊宦後汝以計謀殺之償汝昔時之怨汝亦至三十三而早卒以酬曩者不以正道輔君之報言畢益呼怨不止頓首謝曰臣昔在漢廷幸有直諫補益良多如周勃就國人告其臣獨明其無罪天子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坂坂臣諫止之又若引却慎夫人以別尊卑之序此皆臣忠直之道也帝君父曰爾之此事吾豈不知犯顏諫爭乃臣子之當為至若淮南遷蜀而死天子聞尺布斗粟之誣輒食甚哀汝乃不以骨肉之意動其情反陳阿諛之言以解上悲斯為汝之忠直乎且夫上天之道好善惡惡罪之重者莫大於殺無辜業之極者莫深於不忠孝汝與益錯素不相善欺誑天子以詭計傷之鄧公所謂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俾天子為此事罪可輕恕乎叱獄卒曳之而去又一吏引二十餘人至前告曰此漢外戚呂氏實梁四家或擅權謀害公卿或進毒以殺入主伏望明斷帝君曰呂祿呂產曩恃其姑之勢專權用事欲謀作亂事未成而族滅矣其叛逆之心不容輕恕呼獄卒各榜鐵杖百下送於輪迴俾世世生為夷狄此史高嘗與宦者弘恭石顯陷死蕭望之及石顯以京房諫帝罷毀棄市隔絕周

堪以瘠瘠死誣張猛已見殺又見陳咸朱雲為城旦以他事論死蘇建其罪深重難為輕決呼神卒榜鐵鞭三百骨節皆碎判曰通外戚者宜謙退以保身為寺人者當忠勤而事主苟為非分必亂家邦曩者許史恃戚昵以放恣其恭顯依宮闈而越分欺枉仁慈之主潛謀忠義之臣雖陽世免於刑誅於陰境還須業報為之妾為之奴定年數以相償受彼辱受彼啖滿怨尤而完備依斯照應星火施行判畢呼曰蕭太傅汝生於某處某官家生為嫡家長祿其秩史高弘恭生某家為女子後皆與汝為妾三十年後忤汝之意史則捶死弘恭則殺之京房周堪張猛陳咸朱雲蘇建等皆生於公卿家為子仍為友契石顯生於某處為平家者十次爾諸卿因相會宴屠而食之判畢叱獄卒縛束而去又一吏引十餘人至前啓曰此王商王章馮野王鄭崇王吉諸卿皆漢之良臣也被賊臣王鳳王莽等圖陷或榜死獄中或嘔血而斃惟莽毒平帝謀篡漢室其罪至重又若杜欽谷永張禹孔光劉歆董賢等皆漢廷大臣為天子所重而反阿諛苟容譖成王莽篡逆之事其罪亦非輕也伏望明判以警將來帝君呼獄卒各榜三百縛於銅柱以沸油澆之

判曰乾坤定位明天地之尊卑人鬼殊途別陰陽之造化既有吉凶消長之理豈無善惡報應之機罪白躬為業由心造今觀鳳莽等內托肺腑之親外任股肱之重以用狗彘之末為攀龍附鳳之隆欺寡凌孤妬害忠良之士匿情飾詐專行黨惡之非藉阿諛張孔孟之言稱功德比伊周之盛既忝受三台之位又僭承九錫之榮進椒觴以鵠至尊作金縢而欺黎庶積移矣祚偽號國新恃其詐惡之情陋小漢家之制罪盈怨積天怒神嗔真人興於白水之村曆數應於赤符之識圖靈臺之忠烈鼓英勇以臨城隨斗柄之渠魁猶狂言而待儻斬頭切舌挫萬段尚有餘辜藝骨揚灰經千載猶遺悲恨

大書文判昭示幽明

帝君曰王鳳賊殺王章等合受七世畜生之報俾章等食其肉王莽弑君篡位生遭誅夷仍為水族之類三百年後生夷狄為女人身其張禹孔光杜欽谷永劉歆董賢六子皆得儒者名為賢良直諫志以學古通經而為當時稱仰却乃假托經術緣飾古義以售奸邪以濟阿諛如是之徒上不忠於君下無澤於民依憑取祿以苟富貴釀成王氏之逆其罪不在鳳莽之下合受飛禽三世之報俾為綬雉吐虛錦耀虛文於山林之下遭鴟鵂走犬之噬言畢叱吏卒引出皆痛哭而去

帝君偕左右二神俱起門外軒車來迓三君乘車浮空而去久之不知所往在文勝後景家為道士修煉于鄴郡山元末明氏入蜀僭號不知所終

效顰集上卷

終

賜進士知漢陽府事新文

訂正

南平趙弼撰四代

刊

五代孫趙子伯重刊

續東隱事紀傳

錦城士人胡生名迪性志剛儻涉獵經書好善惡惡出於天性一日自酌小軒之中飲至半酣啓窗探書而讀偶得秦檜東隱傳觀不覺赫然大怒氣湧如山擲書於地拍案高吟曰

長卿邪臣長舌妻

按秦檜傳檜布衣嘗與同窓數人戲於廡下偶一異人至問諸生曰此長卿者何人他日雖貴其奸邪發忍必為國家之患諸公亦有校其害者故學中呼為長卿云

忍將忠孝苦謀夷為檜岳邪天曹默默緣無報地府冥冥定有秋黃閣主和千載恨言檜為相毒主和也青衣行酒兩君悲檜宗欽宗北狩金人以二帝為康人使著青衣行酒如言誠慘者

愚生若得關羅做剥此姦回萬劫皮

朗吟數遍已而就寢俄見皂衣二人至前揖曰閻君命僕奉相召君宜速行生尚醉不知問君為誰問曰閻君何人吾素昧平生今而見召何也皂衣笑曰君至則知不勞詳問強說生行及十里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之時前有郭而居人亦細衣往來貿易者如市廛之狀既而入城則有

殿宇崢嶸朱門高敞題曰曜靈之府門外守者甚嚴皂衣者令一人為伴一人入白之少焉出曰閻君召子生大駭愕因知所以乃趨入門殿上王者衣冕旒類人問祠廟中繪畫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綠袍皂履高幘廣帶各執文簿地下侍立五十餘衆有牛首馬面長喙朱髮者紳綽可畏生稽顙皆下王問曰子胡迪耶生曰然王怒曰子為儒流讀書習禮何為怨天怒地謗鬼侮神乎生答曰愚子後進之流蚤習先聖先賢之道安會守分循理修身未嘗敢怨天尤人而矧乃侮神謗鬼也王曰然則天曹默默緣無報地府冥冥定有私之句孰為之耶生方悟為怒秦檜之作再拜謝曰賤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讀奸臣之傳致吟忿憾之詩願望神君特垂寬宥王呼吏以紙筆令生供狀讓曰爾好掉筆頭議論古今人之臧否若所供有理則增壽放還脫辭意舛訛則送風刀之戮也生謝過再四援筆而供曰

伏以混沌未分亦無生而無死陰陽既判方有鬼以有神為桑門傳因果之經知地獄設輪迴之報善者福而惡者禍理所當然立之升而屈之沉亦非謬妄蓋賢愚之異類若幽顯之殊途是蓋不得其平則鳴匪沽名而吊譽敢忘非法不道之戒故罹罪以招懲出於自然本乎天性切念某幼讀父書蚤有功名之志長承師訓慙

無經緯之才非惟弄月管之毫擬欲揮天門之翼每感
與而夜寐常窮理以脩身讀孔聖之微言思舉直而措
枉觀王珪之確論想激濁以揚清立忠直欲效松筠肯
表老甘同蒲柳天高地厚深知半世之行藏日居月諸
洞見一心之妙用惟尊賢而似實第見惡以如讎每憐
岳飛父子之冤欲追求而死爭暨觀秦檜夫妻之惡便
欲得而生吞因東總督擒虎之言致北狩失迴鑒之望
傷忠臣被屠割而殘戚恨賊子受棺擲以全終天道無
知神明安在俾姦回生於有幸今賢哲死於無辜謗見
侮神豈比滑稽之士好賢惡佞實非迂闊之儒是皆至
正之心焉有偏私之意飲三孟之狂藥賦八句之鄙吟
雖冒大聰誠為小過斯言至矣惟神鑒之

王覽畢笑曰腐儒倔強乃耳雖然好善惡惡固君子之所尚
也至夫若得閻羅做其毀執甚焉汝若為閻羅將吾置於何
地生曰昔者韓擒虎云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寇萊公
江丞相亦嘗為是任明載簡冊班班可考以此徵之冥君皆
世間正人君子之為也僕固不敢希韓寇江三公之萬一而
公正之心頗有三公之毫末耳王曰若然其官有代而舊者
何之生曰新者既臨舊官必生人道而為王公大人矣王顧
左右曰此人所言深有玄理惟其狂直若此苟不令見之恐

終不信善惡之報而視幽明之道如風聲水月無所忌憚矣
即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仰普掠獄冥官即於往牢傾
此儒生徧視泉扃報應毋得違錯既而吏引生之西廊過殿
後三里許有石垣高數仞以生鐵為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叩
門呼之少焉夜叉數輩突出如有擒生之狀吏叱曰此儒生
也無罪閻君令視善惡之報以白簡示之夜叉謝生曰吾輩
以為罪鬼入獄不知公為善生也幸勿見怪乃啟關揖生而
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冷風蕭然四維門牌皆榜
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冥
冷之獄男女荷鈇枷者千餘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二十
餘人皆披髮裸體以巨釘釘其手足於鐵床之上項荷鐵枷
舉身皆刀杖痕膿血腥穢不可近傍一婦人裳而無衣罩於
鐵籠中一夜叉以沸湯洗之綠衣吏指下者三人謂生曰此
秦檜父子與萬俟卨此婦人即檜之妻王氏也其他數人乃
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吳玠莫俦范瑗丁大全賈
似道偕其同黨黨惡之徒王遣吾施陰刑令君觀之即呼鬼
卒五十餘衆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於銅柱一卒以鞭扣其
腰即有風刀亂至透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震雷一聲
擊其身如糞粉血流凝地少焉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為人
形吏謂生曰此震擊者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呼獄卒驅羣

金副之獄縛槍等於鐵床之上牛頭者長哨數聲黑風飄揚
飛戈衝突碎其肢體久之吏呵曰已矣牛頭復哨一聲黑風
乃止飛戈亦息又驅至火車之獄一夜又以鐵棍驅槍等於
車以巨扇拂之車運如飛烈焰大作且焚且碾頃刻皆為煨
盪獄卒以水洒之復成人形又至冥冷之獄夜又以長矛貫
槍等沉於寒水中霜刃亂斫骨肉皆碎良久以鐵鉤挽而出
之仍驅於舊所以釘釘手足於銅柱用涕油淋之飢則食以
鐵丸渴則飲以銅汁吏曰此曹九三日則徧歷諸獄受諸苦
楚三年之後變為牛羊犬豕生於凡世使人烹剝而食其肉
其妻亦為乳豕與人育雖食人不潔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
衆已為畜類於世五十餘次矣生問曰其罪有限乎吏曰歷
萬劫而無已豈有限焉復引生至西垣一小門題曰姦回之
獄荷桎梏者百餘人舉身插刃渾類蝟形生曰此曹何人吏
曰皆是歷代將相姦回黨惡欺君罔上蠹國害民者每三日
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後變為畜類皆同槍也復至南
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有乳牛數百皆以鐵索貫
鼻繫於鐵柱四圍以火炙之生曰牛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
吏曰君勿言姑俟觀之即呼獄卒以巨扇拂火須臾烈焰亘
天牛皆不勝其苦嗥吼躑躅皮毛焦爛良久大震一聲皮忽
綻裂突出者皆人視之俱無鬚髮悉寺人也吏呼夜叉擲於

鑊湯中烹之已而皮肉融液惟存白骨而已復以冷水沃之
仍復人形吏謂生曰此皆歷代宦官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
國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之閹文應童貫之徒者長養
禁中錦衣玉食欺枉人主妬害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歷
萬劫而不原也復至東壁男女以千數皆裸身跣足或烹剝
刺心或挫燒香磨哀痛之聲徹聞數里吏曰是皆在生為官
為吏貪污害民不孝於親不友兄弟悖負師長奸淫皆夫為
盜為賊不仁不義者皆受此報生見之大喜嘆曰今日始出
吾不平之氣也吏笑携生之手偕出仍至曜靈殿再拜叩首
謝曰可謂天地無私鬼神明察善惡不能逃其責也王曰爾
既見之心已坦然更煩為吾作一判文以梟秦檜父子夫妻
之過即命吏以紙筆給之生辭謝弗獲為之判曰
嘗謂軒轅得六相而助理萬機則神明應至虞舜有五
臣以揆持百事而內外平成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曷
敢受調鼎持衡之任今照姦臣秦檜斗筭之器閭閻小
人雖居宰輔之名寔乃匹夫之輩蠹頭鼠目伺主意以
逢迎羊質虎皮阿邪情而誦諛豈有論道經邦之志全
無扶危拯溺之心久占樞堂懷姦謀而肆為僭分閉塞
賢路固寵渥而妬忌賢良殘傷猶剝掠之徒貪鄙勝穿
窬之盜既忝職居師保而叨任處公台惟知黃閣之榮

華岡竭赤心之左右欺君枉上擅行予奪之權嫉善妬能專起竄誅之典姦兇逾其莽操兇頑尤勝斯高以衆鏡為心竭蛇成性忠臣義士盡陷於羅網之中賊子亂臣咸置於岩廊之上視本朝如弊旣通敵國若宗親鴈鷹家架臂之人契犬吠豢牢之主姦心迷暗受詭胡兀本之私盟兇行荒殘害賢將岳飛之正命悍妻王氏不言豹隱而言放虎之難愚子秦燔只顧狼貪不顧迴蕩之幸一家同情而稔惡萬民共怒以含冤雖僥倖免乎陽誅其業報還教陰受數其罪狀書千張簡紙不能盡其詳察此愆非歷萬劫畜生不足償其責合行榜示幽

顯通知

生呈臺上王覽之大喜贊曰謙正之士也生因告曰姦回受報僕已目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於何所願希一見以適鄙懷不勝感幸王俛首而思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中為王公大人享受天祿三十餘矣矣壽滿天年仍還原所手既求見吾請躬導之於是登輿而前俾從者昇生於後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差朱牌金字題曰忠賢大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終節持羽葆花旌雲氣繽紛天花飛舞鸞鳳唱仙樂鏗鏘異香縹緲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餘人皆冠通天之冠衣

之裳璣珠寬之履王珂瓊珮光彩射人綵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盃圖侍左右見王至悉降階迎還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彩女數人執瑪瑙之臺捧玻璃之盃為龍睛之果傾鳳髓之茶世罕聞見茶既畢王乃道生所見之故命生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同聲贊曰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具席命生坐於右生謙退再三不敢當賓禮王曰諸公以子斯文故待之厚何用苦辭生乃揖謝而坐王謂生曰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百世身逝則陰享天恩每遇

明君治世則生為王侯將相輔敵

朝廷功施社稷以輔雍熙之治也言既命朱衣二吏送生還謂生曰子壽七十有二今後返一紀食肉躍馬五十一年生大悅再拜而謝及辭諸公而出行十餘里天色漸明朱衣指謂生曰日出處即汝家也生挽二吏衣迺歸謝之二吏堅却

鐵面先生傳

蜀郡士人韓德原以文學著名于時其崖岸高古不羈流俗鄉人多憚之導江富室吳本考聞其名以禮延聘俾教諸子德原携琴書以往從遊者至數百人德原以師道自任雖隆寒盛暑必衣冠肅坐指授皆有師法經年問弟子未嘗見其

啓臨學者稱爲鐵面先生至正癸巳六月鄉民楊義博等數
家群牛牧於野皆被暴雷震死闔境駭愕觀者旁午德原亦
往視之嘆曰悲夫牛畜類也何罪而至是乎乃作弔牛文以
哀之其辭曰

嗚呼鳥隄奚業奚愆生爲畜類勞莫可言晨曳犁於南
畝暮帶耜於西阡農穡斗升之粟身遭千百之鞭荒涼
荒涼乾水草於山溪之際孤村半落風霜於木石之
邊開松聲而心興敲鯨困泥涸而意在儲連厚頰俱穿
苦瘡瘍之潰腐被蠅蚋以贊煎百頃墾闢誰
頗嗟其勞力千斯尤勿惟歸美於豐年安有待耄林之

卷之九

九

班特更無賞牡丹之綺遶且夫吳矜喘月晉惠蹊田
火之齊單致捷扣角之竇咸稱賢王濟後探心之突在
周善清道之言留犢還民者時寥寥而見矣問喘於路
者世落落以聞焉嗚呼鳥隄生極其勞死復堪憐逮衰
老羸瘠乃驅斥而棄捐解於庖丁之刃售夫屠估之錢
骨角切磋或制弘而制矢筋革挑剝或爲鼓以爲弦彼
蒼孔昭胡亦不然嗚呼鳥隄有功於世無惡於人既曰
天牲爲大牢而薦祀常歆帝享非小物以因循神明有
靈胡爲弗矜乃震殞於荒野而增窘於貧民人牛俱冤
悲哉哀仲惟小子狂愚之僭以管見鄙語之陳矧夫

霆霹霆霆乃神霄號令至若威聲之震驚亦藉風雲之
相應若夫屏翳驟驟飛揚林谷之間巽二怒號簸蕩塵
沙之起列缺掣金蛇於九霄黑蜨吐瓊珠於百里阿香
車動欬火鼓鳴龍蛇因而起蟄草木藉以生萌隱隱震
時翻江海而鯨鱷俱遁轟轟擊處摧山嶽而鬼魅咸驚
故疾女呼天俾齊臺而圻塌因忠良被枉將漢寢以頽
傾孰云陰陽之相薄寔爲造化之感誠此余所以敬其
實也憶夫歷代姦回累世兇惡因阿諛而致顯榮肆殘
忍而干美爵或妬賢嫉能陰擠忠烈之士或欺孤凌寡
忍負人君之託縱其鬼域之邪逞彼豺狼之害亦有終
身享軒冕之榮至死逃缺鉞之罰雷霆竟無誅殛之威
神鬼弗行厲札之瘡此余所以非其妄也嗚呼天道如
還絲毫無錯以斯事而驗之誠可怪而可嘆陰陽造化
如捕風捉影之虛無善惡吉凶猶炊石蒸沙之寤寐作
惡者愈富貴而奢華積善者顛貧窮而落魄尤以此而
徵之余言匪云過也牛無罪而震亡故寓辭以哀也
乃以楮幣焚此文於震牛所少焉雲氣晦暝若失白晝第見
社祠前電光閃爍奮雷從地而起久復開霽祠壁間朱書
篆二十八字其死牛二十八頭春間雷火燎毛數寸各有朱
書姓名人不可識或言伏龍觀道士吳碧松能辨雷篆

請碧松觀之乃一絕云

善惡幽冥皆有報雷霆誅孽豈無由唐朝姦佞諸殘賊

十世韓盧七世牛 其各牛背字書云

許敬宗 李林甫 李希烈 令狐潮 周興 韓建

武三思 楊國忠 安祿山 崔昭緯 盧杞 崔胤

來俊臣 姚合言 史思明 王宇澄 朱滔 柳璨

侯思正 李師道 尹子琦 王行瑜 朱泚 朱玫

仇士良 楊復恭 田令孜 元載

蓬萊先生傳

先生林姓字孟章古渝人也資儀脩偉負才使氣以豪俠自

任嘗謂人曰今之士大夫或頗挾才藝而貌多不颺其他不

過冠玉而已若吾之才貌可謂表裏相稱雖當方面登臺者

有何忝焉又大言曰大丈夫既無千鍾之祿惟當日飲千鍾

之酒借使不及三傑之功名亦可効八達之放逸詎可贊贊

年於蘊塩而為守錢之虜耳嘗築軒居額曰小蓬萊因號蓬

萊先生自題詩云

清風一榻小蓬萊日飲流霞數百杯醉後舞嫌天地窄

浩歌嘹亮響天台

自是家醞既熟必招交遊者飲之期醉乃止閑則於經書詩

詞中摘其微句以為酒令第遇宴必舉而行之繼室邢氏

妙年頗有姿色以林嗜飲太過諫曰君終日酣醺非攝生之

道恐沉湎至甚或成艱疾將若之何林笑曰非汝婦人所知也豈不聞謫仙歌曰古來賢達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吾獲與劉伶畢卓之徒遊於地下足矣後果成疾年餘弗瘥一日友人夏公子數輩問疾慰曰先生貴恙將勿樂乎林嘆曰吾株薪之憂已在膏肓就木必矣衆駭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有陰德者必享其樂宜自開懷善加調攝以享期頤也林曰人生五十不為夭吾將六旬死何憾焉第以一事懽於心耳衆問其故不言者良久再三叩之林忽變色指其妻謂曰諸君無目乎吾逝世之後觀此尤物之容不逾月而必適人矣言既俛首太息衆復開慰再三揖別而去邢泣進曰妾侍巾櫛二十餘年先生猶不知妾心出此絕義之言乎繼先生有不諱妾豈不能效共姜令女之志乎胡為將妾之甚也林恚曰吾平昔耽於麴蘖遊於醉鄉觀汝恚恨之心形於聲色非衣食不汝足抑非珠翠無汝飾而致是也良由枕食之樂弗克遂爾之情耳吾寔愛汝若擇所從必如嫫母而後可稱汝之心矣幽冥之中無鬼神則已如其有神吾必復取厥良俾汝孀居終身愁死於孤枕也言既長吁而卒邢哀毀殊甚具衣衾棺槨之禮而塋之逮一月餘邢偶染疾延醫者將允思盼視時允思先已喪偶三月林病革已懷觀觀之心矣聞

刑請即盛服往視之。眇眇良久，乃聲嗟氣嘆而謂刑曰：「今者六脉沉細，由夫七情感傷，愁怨鬱結於心耳。苟不速開懷抱，而盡綢繆之樂，必有屬續之憂，深可吁也。且夫人生兩間，青春難得，白髮易生，不趁時而追歡，徒含悲而憂老，昔文君之知音，尚有相如之私，奔易安之才，學亦有汝舟之得，適佳人未至，不試之年，何苦毀傷懷抱，顛顛形容，耳為林下之塵，縱有真節之名，誰為書之？刑起而謝曰：「君之藥言，誠中妾肺腑之疾，敢不聽訓。即呼侍女春蘭置酒肴於窓下，與允思對按而酌，杯觴酬酢，極其歡譁。時窓外有秋千架，允思指謂刑曰：「佳人可盡興於此，極其勞倦，夜則寐矣。不然，春宵漏永，豈無展轉反側之嘆乎？」刑曰：「妾新遭從子之戚，敢為秋千之戲，是蓋春蘭偕隣家幼女，戲為耳。酒至半酣，允思口占滿庭芳，闕以勸刑飲，其詞曰：

燕燕雙飛，鶯鶯對轉，韶華正是三陽。風輕雲淡，花卉競芳。芬芳對此融和，好景怎教人孤守。蘭房紅樓上，佳人才子，絃管醉壺觴。想共姜，令女河間，南子總是亡羊。最堪嗟，兩鬢容易星霜。願作朝雲暮雨，枕席中宵，夕徜徉歡娛。事趁時消遣，切莫負春光。

刑大笑，舉杯飲畢，命春蘭易巨觥，滿酌自製好事近一闕，以酌允思，云其詞曰：

春色正融和，簾幕圍人。自覺朱顏憔悴，鏡○落花無數，惱愁腸愈益。風流病，既謝東君，猶與孤鶯並。

允思大喜，踞而罄飲，歛手告曰：「切念小子內馬失助，中饋乏人，既承金石之言，何用冰人之請？非惟賤子斷絃再續，抑且佳人破鏡重圓，俾桃李逢春，又是一番之新慶。庶鸞鳳叶吉，未為百世之子。飛事豈偶然，皆由前定。言既拜伏於地，刑扶之起曰：「妾既許諾，必無食言。今日孺夫欲留君於此，恐聞者有鑽穴逾牆之譏，非惟有玷於妾，抑且污君之清德也。君請暫歸，仍候斧柯之道，以將蒞籬之儀。卜其星期，成其合卺，俾有正言，顧又何畏？傍人之多，豈我允思辭辭而去，翌日遣媒約導，意納聘娶之時。林婉養三十有八日矣。刑既歸，允思魚水之情，極其娛樂，非林所可擬也。及十月餘，刑有夢熊之喜。一日，允思臨宜，刑獨寢於室，忽聞門外刺啄之聲，啓扉視之，見林儼然衣冠，若平昔趨入，即挽刑袂，謂曰：「枕席之娛，足乎刑大駭，問知所為，拜而泣曰：「先生捐館後，妾度日艱難，衣食無所，得故棄志忍辱，於此實勉。負天地奈何！林厲聲曰：「汝勿長舌，豈不聞鐵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汝今獲遂，事猶父教之情，必恨吾死晚矣。言畢，坐於卧榻，謂刑曰：「矮奴安在？刑曰：「今宵臨宜，宿於府齋也。林從容謂刑曰：「吾為汝夫汝為吾婦。」

二十一年之恩愛頓爾分離
死生之有限痛繼嗣以無人苦淚徒傾歡情未訣烏飛兔走
俄驚草木長孤墳鳳舞鴛鴦鳴豈料兩雲生別館新即歡愛潭
如錦上添花舊主因緣死似水中槎月已見能照入夢行者
老蚌生珠仍有短吟聊為一賀詩云

昔年笑我老蘧餘兩意雲情不遂渠今日既求為鳳友
如何又伴一侏儒名思身短小故云

邢泣曰妾念先生之心肝腸寸斷今者不幸飢寒所迫失身
於人先生奈何出此言以妾為河間之比也林笑曰汝之口
思而心未嘗思也有酒吾可飲不必以矯飾之辭徒增吾之

傷感耳邢命酒飲之林連飲數觴拊髀吟曰

昔日和諧鼓瑟琴朱絃中斷兩傷心月明獨卧麒麟塚
夜來誰娛翡翠衾于祐謾傳紅葉句文君已負白頭吟
平生豪氣冲牛斗羞對斜陽洒淚襟

詩畢謂邢曰吾往矣汝善事新人宜盡其歡第恐樂極憂生
仍不免於牢落也言既拂袖而出邢大驚夢覺毛髮皆竦舉
身流汗神思弗寧明日兄思歸邢以其事告之兄思曰此題
題之類假名為妖不足徵也慎勿介意又兩月餘兄思染疾
七日始汗少瘥其夕邢臨產弗能免舉家驚惶兄思力疾扶
持次夕始生一子兄思雖釋懷而疾勞復大作矣其夜士人

文友誠夢林至其第謂曰文君別來無恙乎文志其死即迤
入堂賓主而坐談論逾時文因談酒有得焉飲至半斟林忽
長嘆曰吾不能遺青史之名反有戴綠巾之污悠悠蒼天胡
為致此言既泣下沾巾乃索紙筆書一律以似文云

十載豪名播蜀州功名未遂此身休乾坤若矣杯中月
風景凄然笛裏秋設有故園當北斗更無清興到南樓
不堪兩眼英雄淚洒作長江錦水流

文驚曰先生往日以英邁之名播諸遠邇今何出此卑下之
言而又傷感若此與平昔大不侔矣林正色作氣曰子吾故
人猶不知吾家未亡人之事耶曩者將兄思營立吾館下既

以醫業又為忘年之交不憶素芝蘭之化遺膠漆之情吾觀
化未及二旬乃作有狐綏綏之態以風月之詞而誘雲雨之
興棄人倫之道背師友之恩借使吾家尤物不良亦當念父
要之盟也吾已訴於冥司今宵特來追取此子言既懷中出
文狀一幅與文視之其狀云

伏以先生施教有傳經授業之恩朋友輔仁結奇子託
妻之義實五倫之大理誠萬世之常彛既無心喪三年
之情當守聖訓四箴之戒人而無耻反是不思今某悖
師之道負友之情始懷周然之心已起陳相之意絃歌
在耳寧忘絳帳之音風月之情便改青松之色不念縈

登負其志却為抱布貿絲之形雖檀之誓尚開熟泰之期安在生時義重嘗為師傳之稱死未骨寒忍作燒夫之與氓蚩蚩而可惡友切切以無聞雖然此日宜其室樂其家得其所哉不憶他年傳以文約以禮是亦教也給愆實重於理難容苟不許於陰司誠遺羞於陽世抑以懲背師之弟子尤當戒心獸之交朋大家同入鬼門關連袂共辭人世路雲收雨散永拜離鴛頸交媾之歡樂極憂生也來受馬鬣寒涼之苦衷情已訴主者施行

文者畢勸解再三林愈怒掣手而去文大駭夢覺急以紙筆記其言翌日遣人於蔣宅視之而尤思已於五更死矣

青城隱者記

華陽士人青有字君無涉獵書史工於詩詞而樂山水之趣一日引一家僮負琴劍携酒肴遊於青城山觀其峯巒磴磴秀拔天表嘆玩不足時值仲春羣芳競艷百卉爭妍燕語鶯啼燕歌牧唱生喜而言曰山水之佳足以洗塵俗之胸襟開幽栖之懷抱吾當於此飽烟霞而飲風月矣乃坐松陰之下橫焦尾之琴鼓荷蘭之操命童子具酒肴坐盤石之上自歌自酌久而半醉乃拂袖而起家僮後隨散步緩行因其景物亭情不能自己而乃乘興登崇崗度邃壑迨十里餘迴首視

之第見淡烟荒草林木森然忘其歸路矣正疑慮間忽聞林外語聲趨往問之見一老叟麗眉皓髮冠甚偉左手扶筇右携一兒行於溪側生揖而進曰僕李姓名有世居華陽因聞福地清幽勝妙故遊覽於此觀景忘情不覺失其歸路日色將曛進退無所吳夫人不以鄙棄願做一宿幸垂金諾叟曰吾居此歲久未嘗見一外人此間山窮水盡之處子既不以老夫側微之辱幸為枉駕一顧耳生大悅隨叟行及五里許則見雲寒翠嶂煙鎖琪林岩檜鋪青泉聲漱玉真若神仙之境復轉一逕則川平地廣茆屋參差鷄犬聲喧桑麻掩映居有百餘家叟迤入宅叙賓主禮畢揖生上坐以瓦甌酌味甚香美生起而問曰敢問丈人尊族出於何氏何年棲遲於此願聆其詳叟曰山林野夫焉有姓字偕呼青城隱者孟蜀廣政中叨受太常典禮後因宋遣王全斌下蜀吾携妻子避兵於此其諸比隣亦皆同時來者也初於此處披榛誅茅創立居第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男婚女嫁已見雲仍但見梅開菊綻寒暑往來不知是何年是何代也生大駭謂曰宋自太祖下蜀歷至徽欽二帝遭金虜之寇中原失守高宗南渡中興歷孝光寧理度五君至幼主德祐二年歸於大元宋祚已終元自世祖至順宗天命歸於聖朝國號大明四海混同萬方一軌今臨洪武庚戌萬年之

歲也叟曰癸卯宋至元元

今幾何年歟生曰宋太祖建隆庚申開基傳一十六帝至幼主德祐乙亥凡三百一十六年開禧於元元自世祖中統庚申平一傳一十帝至順宗至正丁未凡九十九年歸命

大明至今四百一十四年矣叟泣嘆曰吾歸山野不知年華過邁已過三朝矣憶曩時之事猶昨日靜言思之良可傷感生因請問孟蜀興廢之故叟具述曰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二月以孟知祥為蜀王至閔帝應順元年知祥稱帝建元明德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是年四月唐潞王從珂立改元清泰七月知祥卒其子仁贊立更名昶晉天福三年改元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七

政宋太祖乾德三年正月遣王全斌等下蜀昶降與其母李氏至大梁封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數日卒追封楚王昶卒其母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食生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為汝在也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計孟氏據蜀傳二世凡四十一年而亡言既垂淚而言曰吾居山林第聞猿啼虎嘯之聲今日獲聆吾子雋求之論使人懷抱豁然已而天暮生乃就宿明日烹鷄置酒與生對酌因呼一姬出見謂曰此老荆布也曩為孟氏宮人後主所賜迨今尚記宮壺之事酒行數巡叟自製醉蓬萊一闕以侑觴其詞曰

憶先走鳥飛龍爭虎戰許多時候走狗良弓盡忘生挑
闢披甲朝眠御夜進萬死功成就地老天荒英雄安
在惟有青山依舊 退隱林泉竹籬茅舍木枕藤床自
甘卑陋楚麥雕胡蕨蕨連雲茂女織男耕桑麻滿園不
用青蚨售酒釀松花羹烹葵菹自歌還自壽

歌罷媼與生談蜀後主之妃張太華花華夫人顏色才思極其詳細乃言廣政初後主與太華同輦遊青城山宿九天仙人觀中月餘不返李廷珪諫曰大梁之人窺國累矣矣陛下邀遊累旬不思社稷之重臣恐一旦劍門有警將何以扞且青城山乃九天丈人之福地也今陛下久住焉媼嬪姬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百居宿於此豈無穢瀆雖云醮祀祈福寔為招譴主不聽又數日雷雨大作若失白晝主大駭師急呼道士誦經禱祈而太華已被震殞矣主及嬪御之人無不哀悼乃以紅錦龍褥裹其屍瘞於觀前白楊樹下翌日急趣迴鸞悲痛無已後數年鍊師李若冲因晚霽閑步觀側忽見白楊樹下一美人翠眉雪肌姿窈窕吟曰

一別鸞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
淚滴衣襟 翠細

詩畢放聲而泣若冲問曰子人耶鬼耶何事至此美人歎曰而前再拜曰妾蜀主之妃張太華也因陪大家遊此宿於琳

宮中震而死迄今竟滯幽陰未獲出離伏望鍊師哀憐乞
賜薦拔俾早出冥途妾當結草若冲曰今年秋中元令節吾
設黃籙大齋既知汝名吾當為汝奠長生金簡誦生神王章
以此功德度汝往生美人聞之再拜而謝倏然不見至期若
冲果依前盟醮畢夜夢美人謝曰妾荷鍊師薦悼之恩已受
生於人世矣壁間鄙句一絕幸希電覽明日若冲視之果有
黃土書一絕云

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宜蒙師薦拔恩非淺
願得生神九卷經

主聞之厚賜若冲是後惟花藥夫人寵冠後宮乃營其殿
太虛閣舍其宮凌波亭皆用金玉翠珠為飾瑪瑙為堦光彩
耀日宮嬪五千人皆妙年絕色無過三旬者後主自製詞
教之歌舞花藥夫人亦賦宮詞百首皆紀其宮中富貴之景
又曰向使後主不極奢靡不荒遊宴尊賢用能時使薄飲
然宋之兵甲精強未必王全斌以五萬衆六十六日而能取
全蜀之地也蓋由當時兵民已困財力已殫人多含怨欲其
速亡耳言既畢嘆曰姑置舊事且開懷飲酒乃呼童子洗爵
再酌至夜分生大醉而寢明日告歸與賦七言歌一篇以餞
生行歌曰

成都八月秋風起爛漫芙蓉照江水紅芳萬樹奪春容

錦繡連城四十里重光寶殿會其宮金碧嵯峨霄漢中
鳳管紫簫吹翠閣龍涎香篆騰珠籠百官班退烟雲脫
姝姬接駕爭妍姣非惟御宴羅八珍便器猶能粧七寶
玉神以七寶神仙境界青城山美人同輩遙躋攀豈憶阿
香羣霹靂可憐荒草埋花顏遨遊累歲無時歇宋已興
師惡人說一朝輿觀詣軍門降卒三千盡流血卷余幸
得歸林泉女有桑麻男有田自甘淡泊老丘壑豈希名
像圖凌烟烏鵲免走光陰速向日同年俱白骨翻思故
主恩遇隆謾對斜陽拊膺哭棲遲此地足優游花開葉
落知春秋烟霞態度琴三弄風月襟懷酒一甌感君不

遠臨蓬華蓬華光輝意何極莫嫌村酒味茅柴盡我薄
情須飲盡明日送君雪澗濱我行綠野君紅塵若
到人間如遇問彷彿上古無懷民

叟遂送生出於谷口再拜而別至家數日憶叟姬必非常人
乃具酒肴尋舊路訪焉至則荆棘叢叢不可復得但見蒼崖
翠壁白石青松老樹生風寒筱長蕭而已生惆悵久之無聊
而歸因追思世事乃有泉石煙霞之志遂棄家入青城山脩
道不知所終

兩教辨

至正庚午遂溪士人常正理以訪親至潼川道經樂志時日

將慕僕馬飢渴乃餓宿于路側村舍食畢將就寢忽聞鐘磬琅然正理自思此間必有禪刹起而視之乃見前村燈火交輝語笑誼譁如講問之狀正行至其處有一僧堂東坐一老僧鬚眉皓然綸巾鶴氅左右列行童數人前陳朱案排一道人鬚眉皓然綸巾鶴氅左右列行童數人前陳朱案排列異果珍羞皆非人間所有者正理曰此必僧道講堂也乃炷香禮拜傍一童子問曰足下何人何事至此正理對曰某蓬溪人因訪舊從潼州迴寓宿於此偶聞仙梵之音輒敢僭登勝地伏望慈悲乞賜少立以聽法音開悟迷暗上座者領之少焉老僧謂道人曰若論正道釋教為正道教為邪道人

卷下

三

曰若言正理道教為正釋教為邪老僧大言曰我佛如來開八萬四千清淨法門除八萬四千煩惱障礙有求皆請無願不從所以演五千四百八十八百之具多談無量無邊之無義俾見聞者明心悟性不為塵俗所纏了此一心頓拋四大廣發願力普度群迷接引衆生同登彼岸豈比爾道者之言拘拘乎養此幻軀惟求長生久視作漏世之精也耶昔者我佛如來廣行方便親疎無等恩怨相平無人無我其量弘願重是以衆生不化而信不治而服巍巍蕩蕩不可得而名也爾教別其賢愚分其上下是何隘而不廣乎以此論之豈非釋為正道為邪乎道人鼓掌大笑曰鄙哉斯言獨不願享乎姑舍

其他先以正大之理裁之老子與佛孰生於中國孰產於外今乃以夷狄之人為正反以中國之人為邪歟孟軻氏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且夫佛者夷狄之神與吾中國本無相涉其心不知先王人倫之道其口不談先王仁義之言其身不着先王禮法之服髡首袒臂跣足露形是何等儀形耶言語侏離吾中國本無諳者自鳩摩羅什翻譯其說以虛作實以妄作真轉相誑誘致使昏愚之徒聽其妖誕捨正從邪醉生夢死不自知覺堯舜三代以前未聞有此教至漢明帝時始流入中國愚民陷溺其心逮於晉宋齊梁陳以來遭其愚誑者不可枚舉梁武在位四十二年三度捨

卷下

三

身為佛家奴終日蔬素斷宗廟血食其後臣叛於外子叛於內餒死臺城國亦尋滅又若石勒禮佛圖澄為國師姚萇秦鳩摩羅什大開佛法二家子孫皆被誅絕且夫白龜尚有濟江之恩黃雀亦有啣環之報爾佛受人敬儀居人大利見彼之患難傾危當盡心罄力而往救之可也今乃漠然曾無纖須之報方之龜雀不逮矣老僧怒曰爾惟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躬之咎昔宋徽宗自稱道君禮林靈素為師受神霄錄天下建神霄宮設千道會改寺為觀使天下皆從道教後至靖康遭金人之虜父子夫婦流離萬里死於荒蕪爾道有胡不往救乎道人曰爾知其僞不知其精道君欽宗雖遭金

唐之執高宗南渡而啓中興之業綿迨二百餘年後雖則移
於元子孫皆登顯宦榮祿不絕豈有石姚無類乎老僧曰
列子稱佛為西方聖人何不言老子為聖人乎道人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之聖也孔子嘗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
今是吾師也孔子猶稱之師非聖人而何彼列子者荒唐之
辭烏足信哉其後七國爭雄老子將徐甲入流沙化胡為佛
是皆倖載史書班班可考也且夫人之生也願居中華爾教
惟欲入西竺反使華人生為醜類非不仁而何人之有身父
母之遺體也爾曹剔髮髡首燃指割臂截其肢體不孝之過
孰有加於此乎又若人生兩間有君親以事之有朋友以輔
之有妻子以處之爾曹皆一切屏除其不忠不孝蔑以加矣
嘗考歷代前賢所著諸書咸切切以爾教為戒如韓昌黎佛
骨之表傳與除佛法之書胡安足論奉佛之非崔伯琛請胡
神之禁張文潛作怪異之說朱文公言浮屠誑誘之論是何
名公鉅儒惡爾曹若此之深耶老僧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二
曾不聞韓文公遺大顛衣柳子厚作文暢序東坡與佛印交
遊張商英著護道論曷嘗有片言之謗耶道人笑曰爾第知
其皮膚也韓公昔與大顛衣不免濂溪之議柳子作文暢序
乃發一時之情東坡與佛印交不過諧謔而已至若護道論
者皆爾曹假商英之名也商英為宋名臣習周公孔子之道

詎肯作此侮聖人之言而甘獲罪於名教乎
亦足言也黃石赤松張善之徒亦皆似夫爾曹之輩
吾輩脫塵離俗者耶道人曰老子道德之言神於世教者非
淺也吾姑撮其要而言之其畧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身與
貨孰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
之足常足輕諾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柔之能剛剛之能強
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天之資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損有餘而補不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
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天之道不自而喜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天下正江海所以能
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夫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
不敢為天下先人之所惡惟恐寡不殺而王公以為稱治大
國若烹小鮮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其政悶閭其民
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以
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戰勝以喪禮之
含德之後比於赤子大哉斯言皆脩齊治平之要道也
曹邪妄無根之語生死輪迴之說天堂地獄之說

乎又若黃石公亦松子為辟穀導引之術不過欲人存其精神保其形骸長生久視於天地間若儒者之守身也張道陵葛玄許旌陽薛守堅諸公或為名臣或為處士至於祈晴雨攘扎產誅蛟蟒伏邪魅亦不過濟物利人而已豈若爾教不欲人生惟欲人寂滅不欲人居中國惟欲人生異域若儼吾流誠霄壤懸絕也老僧合掌而笑曰無諍三昧吾不與爾喋喋焉舉座哄然一笑左右行童奉茶以進少焉下座相揖而別出門化清風而去去正理大驚次日訪於隣翁告以所聞見者翁曰奇哉之事此王重陽馬祖二師講堂也昔有大剎被野燒所燬遺址尚存子聞二師之論亦非偶然矣正理乃捐金資就隣宅設齋饌祭于其處再拜而去

丹景報應錄

河東解郡中條山道士劉海蟾有道者也至元壬午春貢琴劍丹藥遊於西蜀居彭州之丹景山世傳其山乃岱宗較動天下人鬼罪福之處海蟾以清淨玄妙之化為時人所欽仰是年中元節夜醮壇既畢海蟾含光嘿坐萬景俱寂特將夜分童子剪燭添香淪茗而進俄聞松外車馬之聲宛如千人之語海蟾驚異乃下榻滅燭啓戶而視第見岱宗殿內燈火交輝皎如白晝皆下列兜鍪甲執斧鉞者五十餘人形狀猙獰可畏海蟾自念此必獄帝降臨也吾為全真雖乏道德之

行亦無邪塵之穢見之何傷乃整衣冠肅然起進守門皂衣者呵之曰此道士欲何之海蟾曰吾為本觀修獻神君至此烏得不見爾曹阻吾何為傍有綠衣僕頭持文簿者數人叱皂衣曰此仙翁也爾引進見之於是皂衣乃掖海蟾升階殿中坐者三人冠通天冠紫雲錦袍如人間所繪星辰之象東西對坐二百餘人皆衣冠縉紳之士左右列從吏數者餘輩或冠或巾形狀匪一或持羽葆或執旌幢侍立甚嚴海蟾趨前再拜中坐者呼曰地仙何以知吾儕在此海蟾頓首曰貧道凡愚罔知仙馭降臨失於拜迎伏望真慈曲垂寬宥言既西坐一羽衣呼曰劉君別來無恙乎視之乃故人關閑吳宗師也尸解數年矣乃持手引坐海蟾謙退再三上坐者曰公方外之士與塵俗之流不同何故謙德若此海蟾稽首就坐耳語關閑曰上坐諸公何神也關閑曰中坐者天曹某名王曆真君左則九天司祿真君右則岱宗司命真君東西列坐者皆天曹貴神也海蟾曰諸君亦曾在世間否關閑笑曰君尚不知耶此皆漢唐宋名臣也每經甲子一輪於此較勘善惡諸君亦生陽世為王公使伯或為公卿大夫士出處明時以輔大平之治其歷代幾回邪佞之徒或生為豺狼或變牛羊犬豕之類以供諸賢之用也少焉獄吏執二人臣前叩牀身反縛形容顛顛憂怖之色可掬一綠衣吏持簿進曰

此秦相李斯趙高也情事已服伏望明斷真君叱吏以鐵繩撈掠數百骨肉皆碎傍聽二人一年少者自云公子扶蘇一修儒者云為秦將蒙恬也扶蘇垂涕詈曰二老賊枉害吾命咸吾四十餘代之族是可忍為孰不可忍為李斯曰沙丘之事皆趙高說二世為之高累言於我我拒却再三奈何二世聽其邪謀以成彼之矯詐然則舉心終端皆高所為斯但不合信其詐也高努目號咷謂斯曰焚燬聖賢百家之書坑戮儒生數百人禁人偶語勸二世明申韓之術脩商鞅之法實責嚴刑以馭臣下亦我教汝為耶斯答曰爾勸二世深居禁中日與婦人宴樂掩蔽忠良之諫大興土木之功誣吾父子

秦書集下卷

十九

賊殺無辜指鹿為馬罔上凌下尋使閭閻弑君欲篡其位引帝璽佩之以百官莫從殿柱欽摧乃止爾之罪擢髮不容數也往返爭辨未已真君怒曰汝曹之罪神人俱知尚何喋喋以辨耶叱獄吏以梃扶其膝揮巨筆判曰

上蔡匹夫隱宮賤寺諫逐客助秦為暴嚴刑禁學古非今墳典聖經俱收除而焚燬衣冠文士咸捕獲以坑埋乃以祖龍之尸使混鮑魚之臭不顧羸宗社之絕滅那知呂子嗣之淪亡矯詔立亡秦之胡封劍誅賢冢之子彼蒼報應如影隨形嘆牽犬逐兔者具五刑以何多指獻鹿為馬者夷三族而猶少生遭慘酷死墮幽陰化六

畜以償無辜歷千年難於思宥大書文判以戒將來

真君呼扶蘇曰秦公子汝於某處某官家生為男子長隆其秩蒙將軍於某處某官家亦為男子長受其虐彼斯高二賊俱生於二卿家為馬俾卿等乘二十年仍屠而食之待甲子再輪使生夷狄為女人判畢叱吏引入輪迴斯高號泣訴曰因鬼等為牛馬大豕五十餘次支解烹剝痛楚極矣豈有傷一世之命而千載償之不足乎乞生夷狄可也真君怒曰爾曹昔為相國位極人臣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偷合苟容且大充舜之道天下古今之至道也爾斯以為大謬非聖人者無法爾之謂也秦皇父子暴虐德爾斯不以周孔之道輔之乃以申韓之術以導其殘賊之心逢君之惡爾之謂也彼高者本宦寺小人百端狙詐陷害輔宰專權擅政殺君謀逆以致海內混亂生民無辜而肝腦塗地者不可勝紀皆爾二賊所致若此論之雖經百劫不可宥也既而一卒以馬皮披於斯高之軀頃之皆變為美然猶振鬣蹄奔哀鳴不已東生一紫袍金帶者笑曰今日如此形狀作此哀鳴盡曩者莫為惡乎吾有一律釋汝之怨二馬皆俯首以聽其詩曰

上蔡都門正少年因觀食鼠識愚賢從師既學專主術為相須行正義權心狠豺狼誠可惡體淪牛馬不須憐從今蹄足宜馳速莫遣王孫痛着鞭

西坐一緋袍者亦曰吾有一律遣汝其詩曰

深嚴督責學申韓公族黔黎悉瞻寒儘用機心欺暗室

那知天道炳如丹咸陽市上尸猶在望夷宮中血未乾

此去不須效蹄嗑好為調善負雕鞍

東坐一錦袍者笑曰吾亦有一律遣爾其詩曰

談辨縱橫佐祖龍絕仁戒義務成功六王宗社雖零落

四海黎民愈困窮生既儻尸霜刃下死猶遺臭汗青中

他時馳騷咸陽道好看阿房掃地空

西坐一繡衣者亦曰吾有一律其詩曰

吏胥閭寺總兒曹謾以遊談詐力高作福作威心已僻

欺明欺暗禍難逃沙丘孽子書成壘上郡賢郎血染袍

博得此身為異類負鞍御勒敢辭勞

詩畢諸公哄然大笑開閣私謂海蟾曰先吟者少陵杜工部

也次者昌黎韓公也又次者東坡蘇公也又其次者山谷黃

公也海蟾曰上坐三公為何人開閣曰居中者周之山甫仲

公也左右者漢之丙魏二公也又問曰此有蕭相國張留侯

陳戶牖諸公乎開閣曰蕭何薦韓信以成漢業信未有叛逆

狀乃信呂后之言誘而誅之夷其三族絕其宗祀子房教漢

祖分父羹之言陷君於不孝及劉項指鴻溝為界解兵休息

乃勸高祖有養虎遺患之語陷君於不信陳平棄魏背楚

計多端離間楚之君臣俾范增憤恚而斃及諸呂用事呂后

欲王之又何詭順意不輔王陵之諫遂使產祿幾危漢室三

人雖有大功亦有大過故弗獲列於天曹之名亦不得與諸

公並會也今之士大夫讀書習禮見利忘義妬賢嫉能者比

比有焉其或與人交處面如內怨口是心非或因圖名利因

事以傾擠或因爭利憤除諫以相陷如是之徒一萌此心實

曹即錄其名於黑簿也海蟾曰吾嘗見某士貪饕無厭某官

酷虐無義某入姦貪險詐某入兇狠害衆今皆有子有祿其

故何耶開閣曰如此者非祖宗積德之厚必其生年命數有

頑福也若能改過遷善庶可以保身家苟或迷肆不悛雖祖

宗之有餘慶亦皆除去已身之有壽祿亦皆奪去連其惡上

既盈福慶俱絕必有天殃神譴人非鬼責之患輕則止殞厥

身使家道衰替子孫之重則絕其宗祀俾家無噍類夫子

當以此事傳於世為姦貪殘虐不道者戒言既門外仙樂

鏗鏘旌幢羅列諸神離座而去或乘飛車或跨鸞鶴就地騰

空而起海蟾遙拜久而不知所往第聞異香馥郁仙葩亂墜

時漏下五更夫海蟾脩煉丹景不知所終時人亦以為仙去

焉

木綿庵記

買似道者萬安縣簿賈涉之婢所生也涉年逾四旬無子歆

楊氏性妬惟生一女涉欲買妾楊不許一日縣尹至金楊
妾僮僕皆出涉自入厨覓水時賤婢名相海者裸眠牕下
涉見之與動因而幸焉其婢自是情亦淫蕩矣涉有養子曰
似兒曰道奴者皆未娶婢嘗夜就二子因是有娘楊見之大
怒榜掠數十詰其孕狀婢遂言涉覓水入厨偶移之事楊恚
目詎有一交而成胎者是必外私所致也仍疑之婢不勝羞
楚乃言似兒與道奴亦嘗與私楊曰如此則妾亦類也亂吾
賈氏之宗侯生則殺之至期婢產於後園梧樹下楊果欲見
害尹聞急令厥妻先往勸救尹亦率不尉賀之既至涉居尹
謂曰喜公有弄璋之慶萬事足矣涉含卒應曰聊乘一時之

效顰集下卷

三

與不料有此衆大笑楊因尹妻勸婢胡婢收育然猶惡其猥
賤戲謂涉曰此孽子三種也宜從三父之名而曰賈似道苟
不從吾言則殺之以啗犬涉不得已從焉蓋蓋取賈涉似兒
道奴三人之名也楊之女後為理宗貴妃暨似道秉政涉與
楊氏已死惟胡婢獨存封兩國夫人於所生梧樹前立菴高
亭以旌之元兵侵楊州三學儒生上書勸似道欺君枉上過
惡太后乃降其官移婺州居住發人聞似道至率衆數百為
露布以逐之宰相王煥御史孫燦等皆以似道罪重罰輕乞
斬以謝天下太后不許俞合上言似道專權罔上賣國招兵
貪利虐民滔天之罪遂徙循州安置俾臨安台州籍其家產

命舍稽尉鄭虎臣為監押官時似道寓建寧開元寺侍妾
高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之奪其寶物珍玩之器昇以輿轎
撤其蓋曝於烈日中令昇以唱杭州歌以謔之一日之間窘
辱備至似道不能堪但垂淚而已數日至一古寺假宿忽覩
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詩云

敗肱十載竭丹心諫草雖多禍亦深備夜每思期仲甫

殺人未必是魯參袍袂浩蕩紅塵滿喻元兵入風雨凄

涼紫殿陰而蕭索也遙望諸陵荒草隔不堪老淚洒

衣襟

胡馬南來動北風累陳長策聲孤忠群豺橫暴君謀

效顰集下卷

三

道也儀鳳高飛事業空自喻愁恨暗銷榕樹綠寸心謾

僂荔枝紅欲知千載英雄氣盡在風雷一夜中

潛先被似道絕譖貶於循州居數月忽語人曰吾將逝矣必
有風雨大作以表吾忠烈之意既而果然是詩蓋潛昔過此
而作也虎臣呼似道道曰賈園練吳丞相何故至此題此詩何
意似道報顏不能對翌日至泉州九日山忽逢數卒押一叟
二姬枉謁號泣而來指似道道罵曰逆賊累吾夫婦矣似道視
之乃其父賈涉與二母也死已數十年一旦見之似道大駭
罔知所為即降輿頓首拜泣其父梓似道髮拳之就之二母
以瓦礫擊其面且詈且泣數似道道曰逆賊本非我子此賤婢

與二奴所私而生爾也我以年暮無嗣龜勉認為已體育爾成人訓爾詩書教爾忠孝之道爾既蔭補我職天子以爾故累擢顯任因沈炎諛佞黜賢相吳潛以爾執政引進姦回爾嗾何夔然等譖翊斥吳丞相死於循州幽元使郝經以匿求和之盟爾欺君枉上妬賢嫉能流毒給禍害民誤國擢髮不容教爾之罪我大宋自開基以來姦邪之臣惟爾一人為最也今藝祖太宗二帝命鄴都勸我與爾二母失教之罪吳丞相為地府大素妙廣真君與鄴都主者公同勘問日夜受苦萬狀未知了於何時爾亦不免風刀之慘酷也楊嬀嘗涉曰老奴我曩為爾言此駁種也不宜畜爾不見言反以我為妬忌嚮使聽我之言豈有今日之苦哉虎臣見涉與二嫗梓敲既久前為救解涉曰縣尉不知耶吾輩賈似道父母也因此孽賊誤國病民累我曹若此吾於幽冥之中待此賊久矣縣尉胡不蚤殺之又欲俟何時耶虎臣笑曰在旦夕耳言既押卒驅曳嫗痛哭而去倏然不見虎臣觀似道髮鬢蓬鬆百身痠痛仆地呻吟久而方甦嘆曰吾父母悲恨如此安能久生於世乎十月至漳州木綿庵虎臣諷令自決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矣虎臣怒曰爾父母前者數爾罪惡令吾殺爾爾亦聞之吾為天下除殘伸怨雖死何憾焉乃拘其妻子於別室叱教卒驅似道於庵後梟其衣縛其手足以鐵

錘築之似道哀鳴乞命虎臣愈怒命左右取廁中穢物灌其口拉其胸而殺之仍剖其腹實馬糞數升剗其兩目割其耳鼻舌埋於廁側而去

繁邑古祠對

繁邑有古祠邑人呼曰西嶽之神每臨朔望鄉氓老稚皆詣其中烹牲獻醴敬福乞靈繹然無絕士人東郭生謂其祝者曰禮明貴賤樂別尊卑尤莫大於祭也是故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祖古今一定之規孰敢毫釐之僭苟非祭而祭之非惟諂媚以要福抑其僭分之過不可勝責也且西嶽乃諸侯之所祀士庶豈

繁邑集卷下

手不

容而僭乎且其山在於華陰其神因山而名依山而處若離其山神奚所主焉祝者指其塑偶曰山雖不在是而神貌則在是矣生笑曰愚哉斯言弗察乎理也神鬼之事雖曰幽冥皆不外夫理理之所在神之所在也有是理則有是神理者神之攸主詎有非其理者而謂之神乎今夫神之顯於上者莫日月星辰若也日月之周旋星辰之行度可離於天乎神之著於下者莫風雷雨露如也風雲之飄布雨露之滋濡可離於山川乎是知天地山川之神以天地山川為主也宗廟五祀之神以子孫尸座為主也神無所主則精氣散而弗靈矣子以偶像為神斯理果何在焉且鬼神無形無聲焉

有貌焉借使有形貌幽明異途孰從而見焉今而愚迷之徒
塑泥刻木妄造其像繪之以金碧衣之以錦綺獻之以珍饈
既無利人之功又無化人之德是夫土木形骸而啖吾民之
膏澤也祝者無言惶愧而退是夕生方就寢夢一衣冠者儼
然厥祠之象揖生謂曰吾古祠神也適聞子尊卑貴賤之祭
神鬼隱顯之理辭嚴義正吾何敢贅片言以文哉但言土木
形骸而啖吾民膏澤之說詎可緘唇而不辨乎今天漢繁小
邑附近大城其即官之忠庶謹薦者蓋有之矣至夫簞簋不
飾下官不職者吾居是邑則不敢非至若同遊掃地之行吾
請悉言若勿見怒且夫湖陂之篠宿姦巨滑言滑而行淫惡
賢而好佞勝已者嫉之如仇雖諛已者親之如骨肉不講明
於詩禮惟日務半苞苴懷狼貪狙伺之心作麀頭鼠目之態
壺間壺嬴嬴者之莫辨易楊易亦商商之不分間談道
義顧左右而言他遇賦詩詞調平仄而莫順不及寫弄墨之
錯豈如言伏獵之差惟知尸坐費堂月糜廩祿規其生家之
有黎粟詢其僕家之有池魚媚色甘言巧求挾取得之則怡
然終日不得則含怒累旬是曹者一宋四之弗若爾矧教人
乎宋四古之名益也其又非我族類其心異常豹頭貓目純
率狐臊才學無分寸之長姦尤有百端之狀摧辱鼓舌妄生
詬訾之言妬善嫉能專挾傾擠之計貪淫樂禍好利歸非句

讀莫知陰陽莫辨尤嘗濫其弟子亂其膳夫禽焉高利雖
馬牛猶知乳牡是曹者一韓盧之弗若耳矧訓人乎今而我
冠博帶意氣揚揚恬然無愧豈非嘗養之徒未聞相鼠之詩
也如是之徒有利人之德耶化人之德耶徒為行尸走肉剝
削良民之膏澤也方吾土木形骸不及遠矣生對曰若言者
同遊之咎也彼之與走異宗殊郡所志不侔焉能玷我孟子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楊裸程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若以
是讓僕失言甚矣神笑曰曠曠子若惟知其一而不知夫二
彼兩陳人者與若同遊朝夕相處行坐相隨彼所為若此爾
獨不顏厚乎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亦與之化矣若言與彼異宗殊郡所志不侔焉能玷我正猶
坐於糞泥之中欲不污於衣也生聞其言悚然而驚揖謝不
敏再欲有答其神抑掄而去生亦夢覺啓牕視之惟見明河
在天星月皎潔花影橫堦而已急呼童子然炬潛識其說以
為自警云

泉蛟傳

天彭漢繁相距一舍許連境有泉曰觀音水從道邊湧出流
入溪壑至冬則洶洶迸泛瀰漫數里夏遇旱亢或涸鄉民汲
其源其水湧如故溉田數千畝兩邑之民皆賴其濟焉求樂

昭陽單閼夏久旱不雨田疇龜折泉亦枯涸邑令遣民浚之天彭農夫龔姓銘諱者素稱猛悍荷鉏而往忽覩一巨鱔長三尺餘尾端有鱗頂生二角皆寸許蜿蜒於泉穴中龔謂衆曰如此巨鱔誠罕見矣吾當捕而烹之以助今日之饗殮也父老勸曰此泉蛟也毀之而泉必竭或又曰此靈物也傷之則身有禍惟當護而敬之可也龔笑曰諸君謬矣夫蛟之爲物或升於天或降於淵時飛時潛變化莫測非常物所可擬也詎有化爲鱔魚之形匿身勺水中耶若果爲蛟此時乘風雲而上騰也胡爲俾人褻玩若是哉蓋是鱔年深故育形壯大烏足怪焉父老又曰昔雷煥之劔陶侃之拔費長房之杖

皆器物類也尚化爲龍矧此異形之物乎抑聞東坡云眉山青城邑有乳豕伏地化爲泉後有二鯉常游於中故曰鯉泉又邵武市中有買魚得白鱔者放之於井後化爲蛟故曰鱔泉此皆載於群書昭然可考且世間可食者甚多何必損此靈異之物以充口腹乎子不聽吾言脫有不測之禍噬臍何及第恐泉水涸涸悞吾農播植非細務也龔聽然怒曰鱔鱔有咎吾請自當何勞丈人喋喋如是乎乃奮然舉鉏斃其鱔於穴中夢以歸舉家大驚其弟曰此泉中靈物也兄奈何殺之獨不聞王用殺黑魚事乎龔笑曰子勿言若此物果龍吾得食之死無憾矣乃烹而食之既暮就寢夢一黃衣老叟怒

謂龔曰吾乃觀音泉之蛟龍也居是泉五十餘年澤及兩邑之民非淺矣爾何一旦害吾之命啖吾之肉殘忍如是之甚耶吾已訴于

天帝許吾報怨今而食爾之心噬爾之骨觀爾亦痛否言既變爲一鱔躍入龔口中龔大駭而覺腹中即隱隱然痛頃之如物噬心之狀龔大呼曰泉蛟食我心也痛不可忍乃號躍於地求死不得且自誓曰鄙野鐵賊胡爲傷靈物以充饒口死固宜矣若果泉涸奈兩邑之人罵名何至中夜口鼻血出仆地而死其夕雷霆大震雨雹如梅飛鳥皆斃泉亦涸焉南平趙弼作泉蛟傳以表厥事仍賦短歌一章以爲後人之戒

云

天生靈物居泉穴矯矯神威電光烈脩鱗氣焰燦黃金巨齒參差啣白雪潛伏此地今有年波流湧迸滋良田爲霖夜卷寒江水救旱春開石眼泉何當頭角崢嶸起騰驤直上南溟裏飛身變化際風雲鼓躍海洋千萬里誰憐久矣隱池中淺水蜿蜒寧自窮池裏不聞五花樹謾棲水際游龍叢豈憶愚氓見靈跡輒思醢此爲珍食傷哉命落兇手鋤血肉脂皮披魚炙駕雲拿霧勢莫行飄飄散亂精與鬼神光皎潔猶不昧奮心上訴登天門天公聞語赫然怒即遣六丁爲虐誅阿香隱隱震青空

雨電滂沱溪水近變成老叟入夢來突進眠胸起禍胎
頃刻但聞驚怒切舉家撼踣號聲哀可笑愚人謀口腹
自矜得食蛟螭肉那知一饕餮其家始信冤仇還報速
君不聞屠龍自古說宋庠千金費盡功不成豈若放翁
耳淡泊性情廣大通神明又不見蒼穹所重惟陰德福
善禍淫無爽貳昭昭報應影隨身來者冊考墨者黑試
看隋侯與宋庠救蛇渡蟻心慈良明朱獲報魁天下高
名萬古流清芳我作此歌長太息人亡物故皆堪惜寄
言樂善聲之徒濟死極生終有益

疥鬼對

成都守拙生布帛時糊口茂林偶染疥瘡數月不愈藥劑既
不可瘳砭艾又不可施動止不堪甚為狼狽或者曰此必疥
鬼所害宜禱祀之或獲其瘳守拙生具牲醴于精舍之外為
文而遣之曰

人稟陰陽乃有是形耳目視聽手持足行心涵於中主
乎一身天君靜察百體護衛奈何爾疥作此拘倖始肯
嬰兒之疹終如款東之形連牽手腋肢周臂夫胸
膺奇囊一動抑搔其肌膚損裂衣履穢腥坐則机惶
行則矜疑至於中宵心緒怛怛展轉反側卧而復興既
仰天以嗟吁猶俯首以呻吟嗚呼疥乎若此禍人既非

六魔又非三彭亂吾心曲擾吾幽情爾若有知奚為我
憎欺我困臣侮我零丁經時累月苦相纏縈爾惟有神
胡不我矜洗我身瘡俾我澄清附以三爵送子遠行
言既藝楮幣再拜而灌屏息以聽第聞淒淒長嘯始微而
漸著燭影香煙之間籃面丹髮異形者數輩跳躍而進曰嘻
愚措大何謂讓之深也慎勿駭謬聆吾告爾我之為疥匪乎
不仁非與子雖非與子親古之賢哲孰不病疥吾其心志空
乏其身動心忍性方為志人是故原憲居桑樞之室卜商若
鷄結之衣范丹生魚塵於甌釜百里烹伏雌而炊黍麥陳蔡
處荒蕪之宅阮孚懷囊罄之譏又若呂仙戲黃梁之夢阿香

專薦福之碑此數子者窮鬼之為也若夫孟軻遭採薪之憂
相如染枯渴之患杜審言造化小兒之嗟中叔展河魚腹疾
之嘆苦惟霜露之疾當由生靈有限此數子者病鬼之為也
子之疥瘡五德俱全非他疾之擬焉且夫徧其軀膚終不染
於面而傷其生者此非仁乎賓朋共榻即能傳染者是無獨
善之心此非義乎兩臂相摩常日不釋如拱手者此非禮乎
雖云滿鉢不妨其坐卧者此非智乎至時必瘳未嘗有前後
之差此非信乎子有五常之道生此五德之瘡烏足怪耶且
夫古人之勤學者必朝夕無怠是故蘇秦刺股孫敬開門范
希文斷齋畫粥司馬光圓木警枕皆欲屏其妄安之氣而

其傲戒之志也子言展轉反側卧而後無胡不燈下吾伊乎
胡不對景吟詠乎子復言亂我心曲擾我幽情欲使懶惰荒
寧之事而加於身歟僕所以使子苛養厥身而不怠者特為
子祛其宴安之氣而助子勤勵不息之功也子他日德業崇
廣有軒冕之榮寧記僕之助學也歟守拙子聞其言仰天大
笑曰如子之言是吾不幸之中而有幸焉子言雖善吾不敢
當也但求靜其心定其志安其體樂夫性情而已且吾受賜
多矣不爾勞也遂宜去焉鬼笑曰吁子絕我矣乃揮翰而去
不復見之疥果獲愈

夢遊香陽彭蠡傳

洪武屠維單閼春季月余遊學於閩浙道經武昌泊舟金沙
洲側聞南州羽士泥然王金真精於脩煉之術嘗著還真集
迴風混合歌及懷仙吟皆以啓迪後來脩真之士余亦隨衆
謁之觀其神清氣朗衣冠偉然若凌雲之蒼松冲霄之孤鶴
誠非凡流之擬真神仙中人也混然視余久之乃曰觀子氣
貌清奇舉止閑雅必非庸俗之輩歟希仙乎希名乎余對曰
慕真之心久存夫第恐緣淺分薄交梨大棗弗獲坐於胸中
世無揚州之鶴不能飛騰於蓬島耳混然笑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聖人尚可學而至况學仙乎患子無心夫子如有心又
何難焉因呼童子出所作懷仙吟三十三首示余曰子信意

廣言之作即可見方外塵中之心也遂以紙筆付余辭指獲
乃次第其韻而和之

鳬舄翩翻入翠蓬仙壇那與世塵同鶴鳴烟運松關底
人臥雲房惠帳中寶鼎香焚丹竈火玉欄花落紫筠風
群真笑我棲凡久為說蟠桃兩度紅
脩隱壺山第一峯靜中子午日從容微開玄牝持金節
咽透黃芽扣玉鍾三足鼎中烹坎虎半升鑪裏養離龍
人來問我飛騰事雲在牕前鶴在松
一請紅塵滯蜀邦每思蓬島更無雙琪花滿塢香飄席
瑤草連階綠蔭牕錦瑟不彈仙呂調玉簫只和步虛腔
醉來却笑從前事赤壁長鳴夜過江
木公邀我宴瑤池座列參看分外奇香露翠盤包鳳脯
光浮琥珀餽龍脂素娥鼓掌歌桃葉童子臨風舞柘枝
爛醉歸來雲路杳笑彈寶劍斥三尸
藥珠宮闕耀清輝雲影繽紛鎖翠微羽客引猿花裏去
仙人騎鶴月中歸石闌筍乳凝烟秀松逕絲茶帶露肥
尚記當年行樂處碧桃亂點紫霞衣
玄洲仙友好樓居六曲危欄俯大屋夜靜天風搖月珮
日長雲錦襯霞裾開闔翠白石花間種醉把黃庭竹下書
一自別來三歲隔華胥清夢幾還遽

海天深處是方壺風景清奇勝畫圖
王女凌雲朝夢仙翁憑几說虛無
朱闌香滿三華樹碧澗春生九魚池
最恨此間凡骨衆令人無處請麻姑

幾年不到武陵溪每憶群真思欲迷
黃髮道人眉似雪朱衣仙子手如箕
林間雨過鉏松實岩下雲開覓髓泥
安得漁舟尋舊約長生許我乞刀圭

武夷宮闕最清佳融罷虛皇遣素懷
流水綠隨深澗曲好山青被亂雲埋
引雛玄鶴冲高樹抱子黃猿掛斷崖
風景于今還似舊紅塵愧我老形骸

海洋弱水隔蓬萊內應真仙顯異才
丹藥鍊成驅虎守黃庭書罷換桃來
星壇夜醮天花落絳闕朝迴寶扇開
我亦當年曾共樂至今千載慕瑤臺

夜深飛步到天台仙境清閑絕點埃
鶴駕凌風撫玉珮鳳簫吹月下瓊臺
青田芝草含烟秀玄苑桃花帶露開
深感雲英多見愛流霞連勸兩三杯

霓衣羽扇白綸巾本是玄都一散人
六氣食來能辟穀三尸除去可通神
嬰兒抱處非無樂姹女眠時別有春
說與傍人渾不解長生久視得金真

芙蓉仙子貌超群綽約容粧世罕聞
紫綬低懸鳴玉珮翠裾輕襯綉金裙
蛾眉巧畫清提柳蟬鬢高盤楚岫雲

最喜昨宵夢見卿
仙家別是一乾坤浮雲化狗迷溪岸
亂石成羊滿洞門羽服何時尋舊約
碧桃花底倒金樽

養就真元元七返丹此身寧復畏飢寒
胸中龍虎都潛伏溪上鳬鷗且玩看
吟倚長松懷闕苑夢迴幽枕笑邯鄲
醺壇香燼歸來晚細整絲桐月下彈

采芝曾入鹿門山風景全殊宇宙間
寶鼎焚香朝碧落瓦甌啜茗論玄關
片雲影裏遊三島孤磬聲中鍊八還
他日洞霄為隱吏烟霞從此再追攀

五千秘要論重玄道在虛無境界遙
人向靜中知後事客從座下問先天
拾來玉子連雲種煉就金丹帶露研
塵世倏經三紀過士林誰識地行仙

幻漏當年訪葛玄飽聞真妙浩無邊
由來方寸心間地便是圓融物外天
灰木形骸從放蕩素餐藥餌細精研
于今會得飛昇訣鍊得清癯骨已仙

鶴書遠寄洞中仙仙子開緘亦我憐
青鳥來時春似海白羊卧處草如煙
花船始覺光陰老柯爛方驚甲子遷
遙想美門行樂處海山秋夜月嬋娟
拂袖當年下紫霄更無清夢謁王樵
閑風玄圃煙霞遠

秋水瀟洲道路遙雲裏金童教種玉月中仙女聽吹簫
夜分猛記生前事便欲飛身覓子喬

青童相引到藍橋一見雲英勝阿嬌珠簾寶鏡橫翠
玉粧金釧隔紅紗前引鶴彈清瑟月下乘鶴品洞簫
別久不堪半落處梅花紙帳夜迢迢

曾到瑤池仙子家洞天幽靜絕喧嘩芝田日養千年鶴
松逕朝餐五色霞綠樹曉烟迷石髓碧溪春水泛胡麻
我來塵世經三紀未審蟠桃幾度花

憶昔飛騰宴九陽羽衣仙子進瓊漿青山綠水乾坤久
紫府丹臺日月長鐵笛晚涼吹鶴背霜毫書永樂龍章

別來不記當時路流水桃花信渺茫

當年別却董雙成夢斷瑤池感故情蕙帳不聞珠珮響
芝壇空見月華明烟迷草徑後聲寂露滴松巢鶴夢驚
惆悵夜寒無處覓倚牕閑弄紫雲笙

遊說天台眼界明仙姬爭插翠雲纓乘龍天矯朝金闕
跨鶴翔翔下玉京足踏烟霞遊宇宙杖挑日月玩蓬瀛
倦來更有堪忻處錦瑟銀箏彩鳳聲

九嶷山色翠為屏曾駕雲軒訪蒼石洞雨晴龍蛻骨
醺壇風暖鶴梳翎玉鑪夜靜丹光赤寶匣秋橫劍氣青
仙館無塵春晝永細焚沉水閱黃庭

一自辭仙出武陵雲槎無處可追乘水挑雪藕經千載
玄室瑤臺列九層靜裏常思成導引閑來猶記學飛騰
久居凡世塵形重欲問麻姑借大鵬

十二瓊樓近五城紫霄雲外是蓬瀛虎馴丹竈風聲息
龍臥寒潭水氣清金罍晝長烹白石玉闌春曉採黃精
予生放蕩烟霞裏誰信仙都有姓名

荷香仙子昔同遊別後俄經二十秋蓬島有春長富貴
洞天無處不風流猿啼鶴唳韶華老免走烏飛歲月迺
寄與總真王羽士桑田還似舊時不

海上崑崙烟霧深木公金母杳難尋交梨火棗胸中藥
野鶴孤雲物外心洞府日長春鼎新藥宮香冷夜沉沉

翠蓬仙眷寧忘我幾度傳書話舊吟
白雲深處結茅庵細閱丹經一兩函每憶天真元自有
不將玄妙向人參半患風月供吟興數畝烟霞引笑談

夜倚梅花吹鐵笛南枝疎藥落絳桃
草衣木食足幽潛猿鶴相隨自養恬睡起松間閑抱膝
吟成花底樂掀髯茶香石鼎頻添雪羹煮溪芹不用鹽

冷淡清虛真道本黑甜一枕夜厭厭
詩詠荒唐方外事此情非是愛樓岩志同太古心常靜
道契玄微語自緘恪守行藏遵孔聖肯將休咎問巫咸

傍人莫訝終言異儒比神仙更不凡

混然覽畢笑曰吾初見子雖云年富而神未清奇意子可與同遊豈謂希夷誤識若水也子欲效裴航郭翰乎而拘禮樂之堂弗敢肆耳子之功名未免有梅妻之譏子宜勗焉十年之後吾當與子神遊於番禺彭蠡之湖告子以仙範滌子之塵襟始知韓湘不誣昌黎也余辭而歸又數年聞混然尸解嗟悼累日弗獲遂弔永樂梅家協洽七月望夜夢混然綸中羽扇鶴髦鳬寫童子數人後隨揖余進曰趙生別來無恙否余曰先生曩者以至言開悟走茅塞愚心罔諳真妙今者以微名所拘誠宜先生見哂耳混然曰不然大夫當以功名

公集卷之六

元

為志豈可與草木同其衰朽但整心忠赤免於功名也既而曰吾昔與子期於番禺彭蠡之遊今其時矣不可食言遂呼予偕行俄頃果至星渚觀其湖水施藍巨壺臺翠漁歌欸乃帆影參差乃携手同登一小艇亦無篙楫聽其所止而休焉久之月映鵲波風火鶴袂混然正襟危坐鼓掌而歌曰

君不見好姿顏美華彩春去秋來容易改百歲光陰然指間俄爾桑田變滄海又不見花滿樹葉辭柯人生少年能幾何石火電光風裏燭水上浮漚燈畔城頭驛名牽浮利日夜勞心苦無思一朝撒手俱成空贏得卷中幾行字帶花酒弄精神如添作箇自囚身家業成身

困憊眼光落地一堆塵稽漢書考唐史多少英雄只如此青山依舊昔人非黃塚累累荒草裏但存心脩善德廣行方便施恩澤積金不若積陰功餘慶綿綿無斷絕求至道學神仙清心寡欲斷塵緣三尸六欲能除盡眼前便是蓬壺天

歌闌而謂余曰追思世事日月如跳丸人生如朝露擾擾勞勞誠可悲矣豈若吾方外之流癖其心華收其眼緬融神於宇宙輪形於靈籙長生久視於天地間也且夫老聃官於柱下莊周操於漆園許遜宰於旌陽葛洪仕於勾漏四君子者身處宦途心遊天表是時人不知者視與凡夫之無別也逮

公集卷之六

元

其精神內固真行外充道備功成乘空履幻鞭風霆而跨鶴鶴叱雷電以剪紅霓蕩滌乎天壤之間逍遙乎宇宙之內名登紫府位列丹臺逮今與日月山川同其悠久也子功名之人無異於是焉若夫蘇秦見侮於其嫂買臣被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前可後隨俯而取食不敢仰視奚前踞而後恭也哉盖庸夫愚婦無遠見之謀第知目前之景耳言既仰天大笑曰也同寒拾輕鏡舌留得虛名在世間吾徒以閑言遲子甚為無益子宜急歸言畢放舟東流風浪大作予駭然而覺乃一夢耳因賦短歌以識其事云

湖山青湖水綠湖邊花并開香王邀遊萬里夢歸來

乘黃梁猶未熟神仙信有非荒唐無緣豈易從猶料
期美門還在世邀齡直與乾坤長隨真一夜遊蓬丘
衣鳬鳥登扁舟扁舟泛泛無蒿楫從教蕩漾波中流風
吹湖日孤雲起乘雲飛入洪波裏波間猶見老琴高
負焦桐騎赤鯉水晶宮闕幾千間相妃玉珮鳴珊珊
鬢蕭蕭倦沉檀散翡翠屏開几座閑波臣為獻頻婆
鼉起舞長鯨吼蛟人慷慨捧金盤泣出明珠三五斗
鰲醉出馮夷宮霞衣兩袂揚天風丹沙光映日杲杲
劍氣徹雲蔥蔥千迴萬轉興不盡遠望湖光明似鏡
來靜坐綠楊磯白鳥忘機果相近雙雙鬢青衣童鼓
掌肅詠青雲中青雲有路我肯到携手共謁蓬萊宮
萊遠在瀛洲島景物希奇座世少紫瑱盤盛五色桃
玳瑁合薦如瓜棗僅餘老翁八尺軀綠眉紺髮青虬鬚
為伴兮後為侶月為珮兮雲為裾遺我脩真之妙訣
授我樂道之奇書語叮嚀而再囑勿耻下而嗟吁崇
顏淵之守道在陋巷而安居卑馮驩之彈鋏嘆出入
以無與惟忠孝之是尚於是非之坦然志欲遠而心
欲小行欲莊而貌若愚遠矜夫邪佞之言守先賢正
大之規覺來記得神仙語一一分明詳記許非徒賤
子守終身留與兒孫作規矩寒毡但願老儒官講道
談經聊自歡融融

白紙梅花帳淡黃簾首宿盤古來賢達多如此
惡衣何足耻乾乾終日樂進脩豈厭貧窮中道止
仙翁何處來聽我一曲歌清秋何當獨跨揚州鶴
直上丹臺遊

效顰集下卷

終

效顰集自序

朱耆故洪武聖主吉編述傳
記二十四篇以開光景願不誤以
已目之不擊者初但以為暇中之戲
不意好事者錄傳於世其中每視
不經之語恐貽大方家之譏故棄
雖生彙業已傳傳收無及矣因
題之為曰效顰集所謂微石施之
持以而不覺自術生隨也客君兄
者曰曰子不著忠節為義友之傳因
美事矣一生書寫鬼神之類豈非荒
唐之乎年若為之者儒者不言之者
亦而言之何耶朱曰事非所出矣其
言之所以為美也惜道之戒時存鄭浦

之風以不後帝漢帝之學大經之中未
嘗無焉韓柳道宗權思乞以李
未諸文以寄發叙之宜抄書中先賢
之何常決而取之曰不君情矣夫爭
為之極賢乎已終則用以待之矣夫終賢
朱之不也云云為隆終人有書之學君
先收才君梅芳朱家膚通因不取
帝洪聖二君之弟一也亦勤善願
惡之言以多變言之矣或可取焉
庶幾極部之德獲附漢尾於子望之
者也問女唯然而止遂書以為後
宣德庚申二月乙卯南平趙詒補書

效顰集後序

高祖雪航本蜀人居蜀之南平適

永樂初年以明經行脩舉留備經筵懇以衰老重聽辭旋授學諭轉遷湖廣漢陽郡遂家焉平生好著書立言惟膚見效顰二

集行於世不知效顰之作者率以新話餘話等集例視之蓋公之天性好善惡惡每見古今善者而天不佑之以福惡者而天不報之以禍故假佛老之說作為傳記發之詩章以泄不平亦褒善貶惡春秋之遺意也昔孫

盛作晉春秋備紀時事雖以桓溫之暴不少假借其剛大正直之氣若與公出於一恐於明哲保身之道未之或得也公茲作也雖庸夫僂子稍知字義者皆愛而閱之安知其不長人之善心而繼人之惡惡也耶夫褒善人於既往以開人之自新之路誅惡者於身後以閉人之邪枉之門則夫人之好善惡惡者知所決擇矣是後有善者公啓之不肯為惡者公誨之亦未必無少補於世之教也先人木峰嘗梓行諸書子伯珍藏之已久

寅春鄰災所及俱為灰燼姑捐
俸刻此尚有待焉是為序

嘉靖戊申夏五月之吉五代孫

鄉進士知武安縣事文林郎

前川趙子伯頓首書

效顰集三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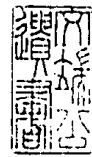
明趙弼撰弼有雪航唐見已著錄是編皆紀報應
之事意寓勸懲而詞則近於小說第三卷中缺疥
鬼對夢遊番陽傳二篇殆傳寫佚之

都公譚纂二卷

〔明〕都穆撰 陸采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談纂二卷》
提要

都公譚纂卷上



元太祖尊禮丘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語弟子可掘坎以俟及入太祖賜醕酒一盃長春飲之無難色亟歸浸坎中得生頂髮盡禿明日又為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玉冠長春出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隆後欲妻以公主堅不可辭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閻九為會甚盛

張氏被圍時松江人有以其鄉兵來援者曼延嘉定知州張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來孟循斥之日若等非病子則狂童也今姑蘇亡在旦暮尚

誰援哉最怒昇之以往孟循復以是叱其為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孟循上謁其主帥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願以某餘生贖嘉定數萬人命帥然之孟循乃得還嘉定縛為松江之徒者數輩而為檄以告州人州得以無虞云

陳惟允偉貌有文才為僞吳左丞饒介上客嘗乘白馬過樂橋王止仲拱立其旁惟允不下但舉策揖曰王行可來吾家觀畫止仲敬諾如命後其子嗣初從止仲游止仲題其畫稱惟允為先友劉解元政惟允壻也以筆塗之曰王行昔望吾舅馬塵不及何先友為今畫尚存上有磨擦處

榜廉夫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與發脫妓鞋置酒盃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倪元鎮性好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麗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已斥之矣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雜果咸膏切置茶肉名清泉白石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

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果膏元鎮艷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茶乃畧不知風味眞俗物也行恕歸自是絕交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兼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游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解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滕某者宋學士元發之後家於無錫元季揚鉞厓維禎將訪倪雲林天晚泊舟其門滕富而禮賢知爲鉞厓請至其家鉞厓曰有紫蠟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鉞厓入門滕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晚稍兩聲盛貯白璫瑤半殼微含紅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較臍咄咄論圓尖我今大嚼不知數況有醇醪似蜜甜

倪瓚所居有清閨閣雲林堂其清閨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外國人進貢元君道經無錫聞瓚名

欲見之以沈香百斤爲贄瓚令人語云適往惠山飲泉翼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壺爰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閨閣者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楊廉夫好大言嘗自題其所撰責趙晉文云此等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見忘一僧詩有佳句便題云宛然鑲門家法又跋宋克書云予每有所作必命仲溫書之大抵多類是

倪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 國朝催科者全
集元鎮逃去潛於蘆中熟龍涎香被執囚於郡獄
每餽食獄子傳以入元鎮必戒以舉按過額獄子
不省以問知者曰彼好潔恐女嚙沫及飯耳獄卒
怒鎖之溺器上衆爲祈解而免今人云爲 太祖
投之廁中非也

四明陳子經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
周主爲鄭王傳編書臣亂奉周主爲鄭王子經易奉字爲鄭王傳編書臣亂奉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其几
子經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經之臂亦不換矣後
三日子經因書寢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人入報
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

負於卿乃比朕於篡邪子經心知其求祖對曰陛
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貴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
爲我 太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中風四
支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適金華
朱彥脩先在二公素相聞而不相識見之甚歡乃
共脉平章彥脩曰疾已殆不可藥矣可久曰吾固
知其殆然尚有一鍼法彥脩曰君之鍼第可運其
二支無益也左右強可久鍼鍼入如彥脩之言彥
脩問平章家道里遠近以指計之謂左右曰即回
尚可抵家稍遲無及矣後平章遽果以及門而卒

嘉興吳仲圭家甚富與盛懋子昭居密邇當時鄉人
多愛子昭之画仲圭每見人持紙編過門必謂之
曰吾画能賣錢女易不求我往往與之作一紙半
幅俟其去潛使人以重價購之由是其画湧貴求
者塞門子昭不能逮也

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
無傳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
昨所觀則已能成誦矣翁大驚乃以書授之且爲
語其奧基歸後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松江袁凱字景文洪武間爲監察御史時 周王有
罪 高皇帝欲誅之 懿文皇太子晝夜號泣

上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諸御史凱對曰 陛下
欲誅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 上
怒以爲持兩端命繫於獄嘗使人往視曾食否曰
不食已三日矣 上因引對諭之曰女言亦有理
但可在父子之間使他事則不可也遂赦其罪凱
懼因佯狂不朝 上問袁凱如何不見衆以顛
疾對 上曰吾聞風顛者不識痛痒因昇之來以
木鐻鑊之凱殊無痛苦 上曰聞言不才放回原
籍凱歸其狂如故 上聞遣使諭曰 上常思念
先生使先生爲一郡教授鄉飲酒位太賓何如凱
方負鐵鍊謳小詞瞠目不答遂得免死

袁景文善諱洪武中雷擊邑中崔氏亭柱景文撰俚詞末云電光明滅處爭不把眾人嫌的先下手或許其指斥祈之而免後伴狂家居故人朱慶餘棄長耳過其門景文趨而揖之曰朱慶餘驢朱應聲曰此畜生非驢乃獬廌截去角爾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泐李潭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國初林膳部子羽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來天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象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飽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

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不克矣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乘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楊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見太祖曰卿在前元時何官對曰左榜進士太祖曰卿張氏時亦嘗仕

乎對曰非其君不仕時廉夫服新製巾太祖問卿所服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悅召中書省臣依此製使天下盡服之今之平巾是也太祖又令廉夫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樓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太祖曰此詩直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又曰宋濂在內閣與諸儒共脩元史卿可往觀之廉夫辭謝入閣人有以宋公所爲文示廉夫者廉夫笑曰格氣卑弱辭語散漫何得謂文或以告宋公宋

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廉夫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嶽云

憲忠定公初名瑤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陞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猶未易因請於上上惻然憫之爲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瑤名仍賜楮幣五十緡俾乘傳而歸公之榮遇可謂至矣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猪爲夏萬戶家佃戶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坐輿經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爲家佃戶子也遂挈之以歸所儲書悉其披閱道明一生寫書密行楷字至老不

倦所寫積至數千百本洪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
散落人間每本後皆有道明題識

張潞公仲舉沒至正末無子一女嫁民間洪武中其
人充陝西軍擢大自隨潞公妻吳夫人尚在年已
八十瞽雙目無人供養寄食北平軍營中病甚軍
卒惠之移置風簷之下遂死然無棺以歛時僧道
衍居北平素與潞公友善人或告之衍匍匐往視
其骸篋中有詩一紙乃潞公筆衍曰此真吳夫人
也為買棺葬之 衍有知潞公詩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為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
正對泰山叔明畫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興軍

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画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為
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画且相契厚一日胥會
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画為雪景
可乎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以筆塗
粉色殊不活惟允沈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為小弓
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
顧以為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雲圖自誇
以為無一俗筆後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輟以贈
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延
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青聞陳氏蓄是圖往觀之卧
其下兩日不去以為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

尤愛之嘗謂客曰予昔親登太山是以知斯圖之
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
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作此画亦付煨燼
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制作稱
旨 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人病數
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
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
知翁之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
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後優起為 文淵
閣大學士

吳江陶振子昌洪武中舉明經授本縣學訓導坐佃
居官房被逮進紫金山等三賦 上悅送翰林院
看詳宋太史曰賦佳恨少難字 上善其言子昌
竟得免

陳郊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進士第傳臚日私
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不利及唱名郊
為榜首 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
郊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親擢韓克忠為首冠
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 召見 太祖于
便殿 上問二儒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上曰卿爲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秋而獲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爲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蓮花則蜜苦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爲國子助教

鄭尚書賜浦江義門人太祖嘗一日問尚書曰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尚書叩首曰但不聽婦人言耳上深然之後此言聞於掖庭尚書恩永樂初其家遂析

國初脩元史者前後凡三十二人皆極天下之選而出於吳者五人高啓季迪傳者則明王彝常宗謝徵元懿杜寅彦正而陳基高遜志皆嘗寓吳考禮者十人楊基孟載鄭元長卿錢達伯行皆吳人而張伸余堯義漸亦皆寓吳此可見吾吳文物之盛也

無錫錢仲益允升號錦樹山人元末年十六中江浙

省鄉試爲杭州路錄事入國朝以字行高皇怒其不爲已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質甚高書過目即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爲本縣訓導後以御史薦入太常爲博士與脩高帝實錄陞翰林脩撰卒於漢府長史後漢府謀叛事敗帝閱其啓大加歎賞其家得免於難

吾蘇易經永樂後始盛寔顧順中吳倡之順中易學蓋來自嘉興有鮑恂仲孚者精於易國初徵至京師太祖欲官之仲孚以元舉子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願皆充軍以報陛下上

然之令人押仲孚徒跣回取二子仍令仲孚徒跣送于上京後仲孚卒老死牖下順中易學仲孚之再傳也

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太祖與陳友諒戰番陽湖以道人從友諒中流矢死兩軍莫之知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使上作文遙望祭之陳軍奮氣戰遂敗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嘗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一日乘間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戲之曰脚穿芒屨迎人足下無履時玉以椰子瓢飲道人答云手執椰子勸酒尊前不鍾蓋密寓譏諷之意玉武臣弗

悟相與一笑而散不久玉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人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而死後潼關守臣奏有鉢冠道人者以某日過關計之即投水之日也蓋異人云

杭州人冷謙字起敬善幻術居嘗鍛泥作釘賣以供食人莫測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樂或有以謙精音律爲言者嘗召至京授太常協律郎未幾即謝事歸其在京時鄉人有爲吏者知謙之多術也告以貧故謙以手畫其壁作房舍之狀謂之曰必堅以首觸之入其中即可得物然慎勿多取多取禍恐難免此人如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隨手

可得一日呼其僕偕入意在多取僕偶遺路引其中未幾內庫失物中檢得是紙且姓名具在捕其人鞠之對曰昨吾主携入失此引耳復逮吏至則曰此冷謙教我上遣中使往捕謙將至龍潭鵝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杯與諸君酌別何如衆頗憐之稍寬其縛酒將盡謙視酒爲因躍入瓮中衆驚惶無措不得已持瓮入見上曰謙女第出吾賞女死矣謙曰陛下欲殺臣臣決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瓮每持其一呼謙名即應或云謙被逮時剪紙鶴騎去瓮中言者乃劉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人有張姓者多異術以其鄉人不善金

箔嘗往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爲金箔張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素稱靈異貨帛財物有假貨者隨出水面張見之曰是不難殆伏機耳歸即鑿池放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客至既以爲戲嘗有道人踵門張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特請君試之翼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子乘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龍不服兩童鞭之張乃得上須臾至一山有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入作禮道人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當移家同住耳張留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回視唯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由是其術益神

高皇帝聞其名召至京師曰聞卿多術願一觀焉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少焉充滿殿庭上大悅欲盡其術張以蓮心投金水河頃刻花葉滿池張曰臣頗解吳歌乃剪紙作舟吹墜水中張與妻子咸採舟唱歌其行如飛倏忽不見上嘆異久之

高皇帝征陳友諒舟次九江有周顛仙者伏謁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風顛之狀一語不發上曰女何爲者對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陳友諒何如曰中塗覆舟上怒令推墮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塗舟果覆上驚得免陳氏既

平 上至南京置顓仙於靈谷寺顓仙日與住持僧晤惱僧衡之一日以聞 上命以缸覆顓仙焚之一晝夜啓缸如故復命焚三晝夜缸內結如蠶繭之狀顓仙但顓有微汗僧覆奏 上怪之然顓仙自是不說終日不食僧亦不與凡閱月 上知之命仍餓十日而顏色自若 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顓仙求歸廬山許之臨行 上問世間何事最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顓仙歸 上一日忽大便不通百方不效顓仙已預知密令廬山赤脚僧獻藥闕下并備一詩適是日至 上見藥乃一小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見詩乃顓仙

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隨通 上感其意令人隨僧入山求之香不可得人還乃親譔碑文命詹孟舉書立於廬山之上

陳友諒據江西日 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衝友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兵欲殺太守而屠其城天將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數丈坐城上而濯足於水一草履遺友諒船上長五尺友諒懼兵不敢進城遂以全神人蓋許其君云

李鳴鳳字時可家馬馱沙上 高皇帝起兵自瓜步渡江道出馬馱沙時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數百頭

犒師 上親幸其家及 上旋師 手詔假米二萬斛時可奉命惟謹無幾何時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資浮海而去或傳子孫在琉球云然時可讀書工文詞以家資埒封頗事侈靡楊廉夫聞其名嘗往訪之時可出迎數里廉夫飯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誇示之抵其家覺無甚異時可有園櫻桃樹八株樹下各置一案案面皆瑪瑙玉器稱是每客一美姬侍共摘櫻桃薦酒名櫻桃宴廉夫大說時可家復有荷花宴每花時設几十二面皆嵌以水晶置金鯽魚其下上列器皆官窯間出歌妓爲霓裳羽衣之舞一時豪麗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 太祖問曰女夫死時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女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畜妻豈非以女之悍邪朕本欲斬女第念女夫之勞者光祿司給與漆櫬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爲妬婦者戒

陳君佐楊州士人善滑稽 太祖甚愛之日給米一升 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上諾之君佐出尋督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賢皆集皆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 上大唱曰拜諸賢倉惶下拜多墮水者

上不覺大笑 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
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歸 上曰何以不溺君佐
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 上曰屈原
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女遇明君
莫下來 上一笑釋之

甘肅都指揮馬業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 太祖
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往捕設酒
邀馬業擒之與宦官運鎖以行是夜在途聞有異
馬急呼曰爺爺來了衆視之乃一小蛇也馬曰此
行不死當繞我項出於口中否則吃我中指言畢
蛇果口中指馬大慟曰吾必死矣抵京 上命焉

於太中街忽大風雨屍肉俱不見

襄陽人閻俊少嘗侍 高皇帝帶力上殿 上以俊
久勞擢蘇州衛右所百戶永樂中郡民倪宏三嘯
聚爲盜衛有曹百戶者巡捕追至楓橋爲賊所殺
由是賊勢益猖獗事聞於朝命錦衣校尉隨俊捕
之時賊殺人奪其舟由太湖渡揚子江俊追抵宿
遷賊方蹙神於廟俊詐爲丐者視其禱殊默心
知其賊與官軍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
也即械繫京師皆呂之 朝廷賜俊光祿酒饌鈔
兩錠衣四套而回後俊以擒賊功遂陞千戶先
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爲元劉提督所塑俊

一日見之即號慟俯伏於地曰此絕肖我 高皇
帝第少氣耳蓋俊侍 高皇日久熟識 龍顏故
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學嘗館於耆澤趙氏趙富而敬客每食必
呈食單冬月以蛙名進止仲朱點之主人使僕諧
蛙何在曰掘老桑根下當有知言果然主人服其
識

江陰相子先基國手也洪武中被召還宋太史有
文送之子先以基自負嘗榜於門云天下茶師一
日有野僧來較僧實高侔北以誘之明旦大會賓
友而子先連敗其榜由是遂輟

太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反接之市內侍衣綠
別一綠衣者隨之臨刑赦免兩綠衣翁成一入蓋
其寬也晉阮瞻云今人見死者着生時衣服衣亦
當有鬼邪此理殆不可曉

洪武中橫塘人某恒以負薪爲業性至孝母雙目失
明每歸即市一餅置懷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
奪之某以情告堅執不與歸家母言適有人來云
爾寄一餅吾食之甘目遂見物彼云約三日再來
爾姑俟之三日某久候不至遂出已而其人果來
以小葫蘆與母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湯
飲之立愈某遂棄舊業人求之者其門如市後某

死二子爭欲得之倒其中則不能出物矣

蘇叔瑜郡人性至孝洪武中成雲南未幾母卒成所
叔瑜請于官奉母骨從雲南抵蜀江寧舟人不知
其有母骨也忽江濤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
觸同舟者盡恐叔瑜不得已懷母骨登陸緣山嶺
越三日夢一叟語曰江行不危無憂也叔瑜驚覺
思其語乃復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於鄉

劉彥敬洪武間讀成雲南大理衛其地有鉄佛寺有
僧多神異好頂笠子人呼大斗蓬和尚嘗渡滄浪
江躡筇而行不用舟楫指揮恐有他變置之獄中
一日出行遙見此僧吹笛山上歸將筇獄卒以爲

失僧時僧已端坐六日僧預告獄卒喚吾必當擊
首卒如其言擊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撓我
也指揮知不可殺遂釋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術嘗往來建安主於楊
氏之第與楊氏翁甚相得楊氏居密迎土地祠術
士間語楊翁曰吾德翁無以報然吾觀土地祠善
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孫富貴當不可言楊翁弗
之信固強之不可術士潛移祠中爐置楊氏楊翁
質實不知術士之爲也躬送還之既而術士復移
神像鄉人知之咸詰其門且驚且信謂楊翁曰得
非神欲君家邪願易以祠翁頗憶術士之言遂易

居焉未幾翁卒術士謂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
圖也將葬鄉人有善地者忿楊不招來詰術士曰
此地何佳而女取之術士曰掘地丈許必有石板
板下有井其中藏兩金魚楊氏葬之子孫當貴當
不可言鄉人必欲驗之掘地果得石板術士曰石
不可啓也鄉人不肯半啓之見金光直上如流星
狀地中有声如雷術士急下立石上曰還留一個
三公後楊氏生孫即文敏公也官至極品果如術
士之言

吳江人有王姓者爲山東某衛軍正統末以老疾歸
於家嘗爲人言其從軍時自海道運糧將至遼陽

中途遇風舟覆官軍盡死唯王與二人得附舟一
板浮於海中不知幾晝夜三人有帶人參者共分
食之食盡至嚙其衣以充腹後遇運船獲救其在
海中見一山撼動不止洪濤大作然與王相距尚
遠熟視之山有巨蛇蟠結數周其首入海取食遂
爲大魚所吞兩力相持故動又嘗隨風飄蕩遙望
如櫓木然意其舟也近之則數十鰓乃其須云海
島中蜘蛛極大有身兼數牛者予聞數十年前登
州山中有蜘蛛嘗與龍戰蛛以絲單龍以困爲蛛
所殺復有火龍焚其絲蛛不能爲遂死龍取其腹
中珠去身徑一丈六尺則王言似數牛者誠非虛

安蓋覆載之間何所不有但人自不見耳

前庚辰科廷試禮部翰林院官讀卷翰林欲以楊文定公魁多士禮部欲取胡文穆公爭不能決聞之於上上命二策閱之將擢胡公第一以未見其人命左右宣湖廣秀才甚急楊公湖廣石首人也疑似間索衣將出而胡公已至闕廷上見之甚說意遂決且更其名爲靖永樂初乃復舊名義烏樊泰字叔安以字行建文中爲戶科都給事中燕王渡江叔安與其妻訣曰事變至此吾唯有死耳女第携幼稚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庭叔安馳往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

燕王於金川門以叔安非奸黨藉命釋之叔安遂投城而死采問其鄉人云叔安以散軍食不支被衆箠死或云投降後乃卒更考之

正學方先生洪武中從學士宋公居京師宋公酷信佛先生獨不好嘗一日同游天界寺主僧宗泐有詩名與宋公相得聞二公至鳴鐘鼓執禮甚恭宋公入門見佛像便拜先生但拱立宋公云子何不禮佛先生曰某素不識佛時泐在旁色動宋公笑謂之曰未到老夫田地耳

溥洽南洲國初右善世爲建文啓桑師燦燭以詛太宗又爲建文削髮太宗即位微聞其事而未

審囚之十餘年以姚廣孝臨殿之言得釋時白髮長數寸拜廣孝牀下云吾餘生師所賜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蘇州相城人少師事相城道士席應珍應珍通儒家書兼多異術衍盡得其傳以才氣自負欲返冠巾嘗入城見僧官導從頗盛嘆曰僧中亦自富貴遂不果洪武三年秦晉燕周等十王之國召選高僧國一人從衍與選從燕王居北平慶壽寺後燕王舉兵大抵多衍之謀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召從衍姓賜名廣孝拜太子少師初邑人王賓有高行永樂二年廣孝以朝命賑飢蘇松暇日往謁賓不肯見後廣孝再

過乃屏去騎從以指扣門賓問爲誰曰道衍賓曰吾析薪忙廣孝立俟門外久之門啓遂相與再拜坐定賓語不他及但連声曰和尚誤矣

廣孝慚而退

予識姚廣孝義孫廷用好著故衣一日以里役見太守楊貢跪而緋袍見詰之答曰先祖遺衣問何官曰少師姚廣孝貢大怒醜詆之同知者遽曰公言信直奈太宗皇帝何貢默然

無錫王達善洪武間爲大同訓導嘗過北平以書私謁太宗太宗優禮之建文末助教國子太宗即帝位達善爲草詔得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達善

雖居禁近 上心終薄之一日嘗問十難字達善識其八 上曰吾還有難事問汝哩達善聞之俱服銀屑死今無錫人多能言之或云草詔者乃拾蒼王景彰也景彰亦爲翰林學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 太宗一日問文靖公曰聞女有弟今安在其才何如文靖扣首言臣弟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與臣相似上曰今取回試天馬歌并經義二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書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爲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王文靖公爲贊善極蒙眷待

仁宗嘗一日問解學士縉曰王汝玉吾甚敬之而父皇不喜其人何也解公對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但汝玉無福耳 仁宗賞其善對

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幾何年然已壞其半人莫能修永崇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 太宗命修之毫髮不差泯無痕迹又南京渾天儀亦此人所修渾天儀與璇璣玉衡并周髀三器皆承以四龍景泰中周髀一龍忽飛入後湖今在司臺十一龍皆鎖之司天官所用唯渾儀璇璣周髀不用也太宗入京之日止于宮門尚書茹瑺至呼之曰瑺吾

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扣頭曰殿下應天順人太宗悅進封忠誠伯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蘇松嘗延儒碩講求水利時松有葉宗行者與焉宗行爲人性頗剛直以原吉治水日久未底成績潛具奏以聞有旨令原吉覆奏原吉初不知反得 旨大驚即日引咎 朝廷方倚重原吉竟不加罪後宗行上謂原吉下階迎謂之曰某之治水無功誠有如先生所云者受益多矣待之愈厚未幾即論薦於朝於是宗行得錢塘知縣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諸人日雅飲錢塘之水後卒於官民爲立祠祀之

錢塘方公寅在學宮時嘗跨駝入隘巷至一皮工家駝繫門外通蔡都司節過駝欲蹄隸卒鞭之駝愈驚躍公出大罵蔡怒命鞭公一時忍辱歸即刻志於學不三年登進士第歷官至大司馬後蔡至京以負前罪次且數四不得已見公厚待之且曰君勿以前事介懷吾非君曷克至此蔡大喜過望人服公長者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 文皇帝敕自將伐北虜吏部奏尚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 上不聽一日 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支幾年原吉意 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穀半年耳 上疑其誣乃

命中官及御史案之則十年尚有餘也。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居管愾時兵部方尚書賈提調靈濟官日有中使至官賜香數語賈以上怒實惶懼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立命劉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震兼領戶兵二部事時安起倉卒諸太臣相繼罪死。上震怒不已中外漸咸不自保。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期卿毋得自疑但當爲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勅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

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又嘗扈從北狩。上駐蹕虜地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之震時與焉後上一日語及碑事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其文臣尚記憶不須遣使也遂請筆札於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虜中拓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強記如此

崑山樊瑒字太章建文末年十七以戎卒守金川門城破爲之一慟後官德中周文襄兩薦爲崑山太倉教官謝曰某仕亦無害第恐負吾往日一慟爾

竟隱居終身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杜用嘉瓊與朱存理朱凱交每訪二子必先過存理下輿謂曰吾交凱在先當先謁凱而後至君家及至凱所留之飯不可曰君當當飯於存理氏

永樂初朝廷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劉鴻姑蘇張用軫同詣闕廷劉彈楚歌爲言官所劾張但和弦不能彈徐彈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錦衣千戶今南京及浙中琴皆其所授唯姑蘇則尚劉氏楊凌父鴻弟子也

長洲夏建中洪武間行貨下鄉泊舟夜方半鄉人共來欲肆劫掠建中素勇悍善手搏以木擊群盜有

墮水者已而盜大集建中知不可免棄手中木潛遁行約三四里見田家有燭光踰垣而入告以故盜進之不能得建中以過用力且受驚歸家得疾卧牀席不能展轉者九年群醫藥之莫效時建中母尚在聞浦江趙良仁以德神於醫久寓其鄉然莫可踪跡適有老嫗言沙湖田舍有趙提舉者匿其中日手一編不置得非其人乎母聞之大喜夏氏里人有顧亨之者與趙公交母賣舟懇顧生往時冬月趙方曝背簷下見顧來大驚顧以建中病告欲屈其一視趙曰吾不出久矣顧懇之再遂與偕來時群醫咸集趙視建中顧色曰吾觀子之聰

明踰 衆醫病可起無憂也然必服一年藥則可
後果如其言趙以建中可托盡以其術授之建中
既精於醫尤潛心經術永樂初以薦爲郡學訓導
陳太保有戒俞司寇仕朝李侍郎黃仰大理瞻皆
其弟子後建中考績之京適外國人進百得疾官
醫不能療 太宗命在京官員軍民有善醫者許
奏以 聞御醫盛啓東與建中同郡素知其精醫
遂舉以應 命建中藥之亦無效而死 太宗怒
建中與群醫皆下獄踰年大臣爲之奏解 上曰
吾亦忘之矣死生有命非諸醫之罪也遂宥之建
中出獄時已有疾不久竟客死京師

張導師俗稱張皮雀名景忠後更名道修別號雲峰
長洲人也父遵洪武江西叅議携導師以隨時專
師年才十餘儻然有塵外之志常潛出經宿不返
母夫人使人覓之見一民家延道流誦經導師從
旁竊聽若有得者夫人異焉年十六還吳時求道
之志愈堅遂不肯娶入玄妙觀禮胡玄谷俗稱胡
風子爲師胡蓋得雲漢真月鼎之傳然秘其術不
輕授人導師事之甚謹一日天將雨胡呼謂曰女
亟其乘屋如其言啓瓦見有書一帙取視之乃月
鼎五雷諸法也大喜而下胡復謂曰捉得麼云已
得之矣由是導師之名籍 聞吳楚間寔德八年

夏常州不雨苗將槁死江陰大家周氏懇請導師
往而頗有怠意導師登壇怒甚命雷神擊碎
大樹凡二周氏之廩悉爲雷火所焚粟無粒存已
而黑雲蔽天有龍見凡四雨下如注觀者莫不股
慄十年乙卯崑山不雨縣尹某延導師致禱導師
約三日雨 果如期而至田疇沾足尹酬以金帛
導師麾之去尹爲塑其像以遺焉導師風神高朗
梳兩髻髻者青布袍每天日晴美行市井間人招
之不至或不招自來惟聞人之患則猶已之患朱
明寺橋有戴翁者以鬻雞爲業子忽遺疾謔語不
省人事延導師治之導師入其門求捧就牀次連

擊十下子病遂瘥梔市里馮氏婦一日自外歸爲
祟所逼狂叫欲走見導師來即俯伏於地甦而如
故憇橋巷丁某女病傷寒諸藥莫療請導師至索
酒痛飲杯行無算瀕行告之曰勿藥至五更愈矣
既而果然蓋導師之術之神如此導師年六十一
以正統庚申四月無疾而沒 後一月人有見於
吳江之長橋者或疑其爲屍解云
城南梁興甫者身幹短而膂力絕人永樂中嘗往南
京止洪武門見守門軍畫掠人物心甚不平因以
好言諭之軍怒撲興甫 連踏數軍 以達於
指揮連興甫至置高者十人堂上堂下列軍士

勇者百人與甫見指揮長揖言辭慷慨指揮心願異之曰聞女之技願一觀之與甫即結束下堂奉所至衆皆靡避莫敢措手以是徑出其門郿城有衆惡少日聚賭必勝人乃已與甫聞之携一巴斗戒亞捋批中置錢數千以往惡少方博樓上與甫至與博倖敗後乃大勝曰吾欲歸不勝矣惡少將詬侮之與甫以樓中不可用手盡取錢置斗中幾滿以其肘挾斗脅下棲若空斗然惡少大駭不敢肆侮詢之人知其爲與甫也他日之北京有一勇士與陳亞字者素號多力兩人方撲與甫旁觀竊笑之撲已勇士取與甫於手中曰女欲東邪西邪

與甫曰第隨所之言已與甫立於地而勇士跌矣陳亞子怒徑前扼其肩於牆下爲之動與甫躍起陳肩陳不覺仆地良久而起與勇士皆再拜願爲弟子與甫挾其能遊四方竟無敵手廣西僧有號勒菩薩者以拳手高天下游食至吳時與甫已老約與北寺相見與甫往僧已先在北寺殿前有施食臺其高幾丈闊倍之二人登臺相撲觀者如堵與甫一拳中僧右目睛突出於面僧以手去之分必死奮力相角擊與甫隨臺被與甫以足跟傷其背與甫歸內傷二日死僧三日死

戴俊者蘇州將家子少師事梁興甫嘗與一陝西人

同往四川經一山菴中有老僧善撲揭字於門二人入僧有兩童子守門亦善撲遂與對手童子不能勝乃驚入報老僧者坐禪牀上曰女二人能勝吾童子亦高手也因命其一人前老僧恒坐不動唯畧舉手而其人已擲于地及俊至僧仍擲之俊立不仆僧異之曰女可教也因留止盡以其術授之蓋僧居山中見老猿二日相角爲戲其伎甚神非世人可及後一猿中箭死僧閒暇時每與孤猿戲撲因得其妙俊既獲僧傳思天下唯僧爲愈已乘其不意殺之出山由是俊之技益神矣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舉千斤素無賴出行常要人索飲

有不識者拂其意尤以手起廊柱置人衣裾其下人許酒乃脫俊間入南京知之一日同集教坊觀雜劇俊故踐尤一足尤大怒將拳之俊佯怯出尤膝下而尤仆地被俊數十跟子乃呼謂之曰尤十六女不識戴二官人邪尤拜謝乃免觀者千人稱快尤後肆爲不逞時仁廟監國命官軍捕之弗克俊復擒以獻決脊四十嘔血死太宗在北平聞之甚惜

蘇廷潤城西人小字阿康身長七尺有勇力然家甚貧學量餅肆中以養母景泰間寧陽侯以朝命征鄧茂七軍經吳門人皆畏避廷潤獨無所惧貴

餅自若餅悉爲過軍所奪廷潤怒曰若輩討賊而乃奪吾餅邪一時撲倒數十軍卽以白於寧陽乃下令軍士有奪人財物者斬三軍皆吐舌城西有強盜十八人橫行官不能捕廷潤夜度其過江村橋執流星錘伏橋下使其弟廷澤持虎尾鉄鞭候之夜半盜將劫人果經是橋廷澤於上作咳嗽聲廷潤出與弟共前擒賊獻於官蓋廷澤亦多力云

毛某者衢州人精於醫一日騎驢行深山中童子負藥籠以隨至絕壁下林木陰翳有猴千餘用藤繞毛身并取其藥籠以上童子得脫驅驢歸皆意毛

爲必死矣毛升石壁高可千尺上有平地數畝架薪爲屋中卧一老猴若有病者引毛手按臂上毛脉之投以小柴胡湯猴病愈毛留四日雞蹄求歸老猴於牀下出一小盤非木非石四周皆窠置毛籠中意似酬毛復縋之而下毛還家言其故人皆驚嘆然莫辨盤爲何物未幾大監鄭和以朝命將采寶西洋毛以醫士當行因獻鄭此器欲斬其免鄭驚喜曰此定珠盤也女曷從得之貴鈔三百錠仍免其行鄭往西洋嘗夜以此盤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盤中鄭急收盤得珠不可勝數其中有徑寸者鄭後回召毛見復贈珠三升

其家因以致富鄉人呼爲胡孫毛云

寧波去海二千里有分界山與日本國相迤其山周二三百里上多桃李竹橘之類舊有居民國初信國公盡遷之中國寧波人嘗往其山采穀菜多見野人及毛女其毛女與婦人無異貌最美唯兩耳類犬不能言以藤穿樹葉蔽其體同行入嘗有病者舟中恐其傳染架屋置此山中後月餘後經其山而人已無恙乃附舟歸言初卧山中時見毛女持兩山鵲來坐其旁唯飲鵲血其人取肉烹食之由是毛女日取果來食之數日遂與之合如夫婦人病遂差後此人登舟毛女浮水追及

舟人以篙流之

嘉興金晟永樂中爲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部金鞠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金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因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有人見之以草炙其臍云令尔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元曹雲西有僕夏汲清能画同時黃大痴僕韓老善画鷹設色有法太倉陸參政文量爲予言洪武初其鄉人周元素妙於画有蒼頭名阿雷惡驢無比然能爲元素傳色元素取其長用之終身近沈石田家童朱太平亦善山水

王光庵先生之僕有袁端者事先生日久亦精於外科先生沒無子端德之不忘刻木爲像以事焉亦義僕也

温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則誠墓上有穹碑宣德間黃少保淮銘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喬孫出語黃曰公銘去碑何太薄邪黃曰足矣乃曰吾恐後人復來銘公碑耳黃慚無以對

酒色財氣人鮮能除去此四字者郭定襄發自言平生不惑酒色與財唯氣則不能忍錢尚書溥平生極耐氣然酒色與財皆不能着力此正相反余曰郭公爲不忍氣故酒色財皆無所好錢公犯此三字故不得不耐氣耳

鄉先生俞公貞本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淫祀薄於祖宗厚於妻子薄於父母厚於巫卜薄於醫藥厚於嫁女薄於教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於信實厚於屋室薄於殯葬厚於悞內薄於畏法厚於貨財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厚於祈福薄於修德公爲石碣先生之孫初名禎字叔元後更名貞本字有立洪武間嘗知樂昌都昌二縣事

應天府鄉試每科取中式奉人百三十五名其三十五人取自太李石洪武舊制四明陳榮瀟敬宗在

南京時每值大比揭曉隨門開入院親視填榜必取三十五人而後返若今日則不然矣

工部侍郎羅汝敬吉水人也宣德中以使事過蘇州遠大理卿熊繁巡撫江南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藉沒冤號之聲不可聞汝敬與繁有鄉里之好胥會間因以陰陷之說論之繁不能從爲之益甚汝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以繁事具奏宣宗覽之惻然即日召繁回逐以繁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東南之民稍得安矣

南昌沈公鍾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禮部郎中奉璽書出守吳郡國朝自洪武以來郡守之賜璽

書蓋自公始公爲人剛介有爲既下車即以興利除害爲己任脩政條明禁令一以璽書從事首雪民之冤爲軍而後其後者千七百家民有聚黨誣害善類公治其尤者數人餘皆歛逆先是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奉使江南看詳吳郡糧賦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田糧之重無出吳者遂奏請於朝得減糧七十二萬一千餘石戶部尋沮之欲徵前數公即上章其辭有失信於民之語宣廟嘉而納之公又奏蠲陷沒湖田之糧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壬子秋積雨傷稼朝廷賜免長洲等縣糧二十九萬五千餘石亦以公之奏也是年冬公入覲

宣廟遣中官召郡守七人宴光祿寺并賜以詩
公實爲之首癸巳三月公至郡時麥不收公奏免
夏稅十四萬石秋蝗生嘉定公禱於天風雨大作
蝗遂死焉初公考績吏部以將大用之會郡民
二萬詣闕留公時英廟在位嘉公成績錫之
誥命進階中議大夫食三品祿俾復其任公數歷
中外保自持事苟有益於國利於民者知無
不爲無不力其治郡時有群鶴來翔老嫗夢訴
之異其去郡也民爲之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
還又歌曰况太守民父母願復來登田叟公在郡
十有一年封章凡三百餘上年五十九卒於郡治

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錢塘瞿宗吉著剪燈新話多載鬼怪淫蕩之事同時
廬陵李昌期復著剪燈餘話續之二書今盛傳市
井予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
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州吳山上楊廉夫
在杭嘗至其家富生以它事出值大雪廉夫留旬
日戲爲作此將以遺主人也宗吉少時爲富養
壻嘗侍廉夫得其筆後遂掄爲邑作唯秋香序記
一篇乃其自筆今觀新話之文不類廉夫周先生
之言豈別有所本邪昌期名複登我樂甲申進士
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卒其爲人清謹所著詩

有運甓漫臺具恭聞韓都憲雅巡撫江西以廬陵
鄉賢祀學宮昌期獨以作餘話不得入著述可不
慎與

楊文貞公平生好獎拔士類洪熙初元仁廟嘗幸
文淵閣問公曰當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鄉陳
先生繼對仁廟即使使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
子博士繼入謝仁廟謂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
經博士公蓋未嘗識繼也又劉祭酒宗器在翰林
時公嘗問云東南文士陳嗣初外爲誰劉曰有張
肯繼孟者頗善文公曰其文如何劉曰粗枝大葉
公驚嘆曰粗枝大葉此文章之所難然張已老公

不及薦焉

馬都督俊其先回人不食猪肉宣宗一日宴武
英殿宣俊甚急俊至上以所食猪肉賜之俊即
奉之幾入口上笑曰女回人亦食此邪俊叩
首曰陛下欲臣死即死况食肉邪上即命左
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不可破女戒也俊復叩首
謝

蔣用文淮南人儒而精於醫初以戴原禮薦入太醫
院爲御醫永樂中陞院判極蒙寵異仁宗在青
宮尤眷待之後公以年老卒於京師仁宗特加
院使贈諡恭毅命中使護喪以歸國朝太醫院

人之貴賤壽夭固云有命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姑以

予所知言之沈先生啓南與盧知縣鍾生年月日無不同者盧乃官至七品先生雖清高竟不沾寸祿朱孝子顥與唐惟勤廣亦同年月日時生唐爲安吉縣醫官年六十一而卒而孝子年至七十且四人皆產吳中此則不可曉也

吾鄉沈孟罔永崇中以人材被徵出使浙江布政謝公以其讀書善吟禮之頗厚一日胥會大暑布政扇偶墜地命吏拾之其吏但拱立答云不敢復命之則云有阜隸布政笑曰是我差子遂令吏卒拾

之畧無怒色觀此猶可想見前輩風致

吳都憲訥爲御史時出巡貴州還例當言二司官得失有潛以黃金追送於道者吳公畧不啓封但題詩其上云蕭々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賊并土物任他沈在碧波間于少保謙嘗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其還京日一物不持人傳其詩曰手帕簾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閭話短長讀二詩可見則輩之爲吏而貪汚者亦少愧矣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持三
花以其一遺之驚寤而公遂產其髮尚白踰月乃

反黑數日有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亦有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容家人怪問僧曰此吾師天池在老後身也吾師示寂後夢我而告曰今託生常州某家爾當來視以一笑爲讒今真是矣聞者咸嘆其異後李翰林贊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蓋紀實也天池山在吳城西四十里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五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年皆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壽堂自爲之記公歸七年五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

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者三十一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國朝六卿之壽考者以予所知若蕭山魏公驥九十
七毗陵胡公滌八十九吾鄉楊公翥八十五鹽山
黃公翱八十四人唯魏公之齒最高自校官歷
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 詔進階一品人傳其
九十歲時齒髮不落燈下猶書蠅頭細字日酬應
詩文無有倦色後 朝廷聞之遣行人賫勅存問
并賜羊酒命甫及門而公已薨矣

監察御史廬陵孫公鼎正統間提督南畿學校公爲

人外和內剛教學者必以力行爲先終日端坐未嘗歌側人多化之性至孝嘗爲松江府學教授其父將往視之公聞之喜躍西向再拜既而父至公趨見即拜俯伏岸側候父登岸乃已後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衣冠拜別父母告以某日某時當死父母怪之弗信及期復拜別如初遂端坐而逝蓋公平日之學一本於誠故能前知如此

都公譚纂卷上

都公譚纂卷下

門生陸采編次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一校尉欲犯之不從因誣岳氏與婿丘永通欲謀殺夫與鄰婦郝氏召術士沈榮書符焚湯中飲之以致夫死上其事於官岳氏郝氏并丘永沈榮皆被逮繫獄刑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送大理寺時左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後獄辭不同屢駁之都御史王文以堂官大理意頗弗憚評事張祝援宣德間事例獄有疑不决者取旨定奔瑄等具奏以聞有旨著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員體訪得實來說御史潘洪據岳氏四鄰及醫人供詞係百戶楊安瀉痢經年死其召術士沈榮安因家不寧身日操練令妻岳氏偕鄰婦郝氏請至並無謀害等情覆奏得旨既是冤枉都饒了罷原問官好生不用心罰俸三月刑部奏係都察院四川道問御史劉係亦如刑部遂奏連錦衣衛上悉皆肅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慚召旗校等鞭之校尉衛御史遂計御史潘洪奏事詐不以實洪發充大同威遠衛軍岳氏獄事着多官午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拷訊即皆誣服次日薛瑄張祝與右少卿顧惟敬賀祖嗣寺副賞敬周觀等皆被拷問王文命鞭瑄爲瑄所宜乃奏術

士沈榮原係蘇州常熟縣人而顧惟敬寺丞仰瞻周觀張祝等皆蘇州人顯有情弊上命錦衣衛隔別打問時仰瞻補墮唯上問寺副被馬順奪不得已辭遂連瞻提解回亦自誣服刑部定罪岳氏丘永凌遲處死郝氏沈榮絞罪薛瑄秋後取決仰瞻充軍與潘洪同衛顧惟敬以下咸降官三級未幾薛瑄以職微官奏稱其寬發原籍為民景泰初復起為南京大理丞轉北京少卿英宗復位進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瑄文之誅瑄傳旨也瑄入閣四月即懇致仕

景泰間廣寧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為將時英宗

在虜廷一日虜人擁之至大同城下安與登計登曰虜人之來情未可測不若拒之安不從乃縋城而下謁見英宗言虜人別無他志但欲多得財貨耳安返檢庫藏及民間得金帛鉅萬明日下城志以勞虜人復密奏英宗欲開韓門誘虜人入因而奪駕英宗曰虜人狡獪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及吾英計遂寢虜人得金帛復擁駕去安即日具奏朝廷似有惡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後英宗復辟登禍幾至不測時徐有貞當國與登有文字之好為力爭上前獲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權安遂召還北京上一日罷朝

御文華殿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勞再三凡昔所費悉陪賜之而安之寵適日隆矣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賊敗事連登遂發充肅州軍上崩登乃復舊爵

天順初英宗以徐有貞有復辟功進爵武功伯獨任機密極蒙眷厚有貞為人頗隘為石亨等所忌會監祭御史楊瑄巡按河南回奏宦官曹吉祥與亨強占民田等事上欲窮治瑄有貞固爭之已而御史張鵬復奏亨等疑有貞之為乃陰結吉祥密言於上御史奏事不實皆有貞使之上命錦衣衛鞠問誰所使令瑄等對都御史取九疇鞠

問官承上旨兩御史不勝拷訊辭遂連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官而有貞為廣西叅政瑄等皆發充軍然亨必欲害有貞乃潛使人進匿名本上覽之大怒命追有貞至京下錦衣獄幾有不測之命適承天門災遂安置金齒為民及曹石事敗上感悟一日問呂原等徐有貞安在原言見為民金齒不勝困悴望陛下哀憐之令本州為民上由是特召有貞使還田里後上復用有貞兩為李賢所沮最後閣下關人出自上裁令中書杜寫初取徐有貞來用勅具未下而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純皇帝即位詔復其重賤間居八

年七月以疾終年六十有六

湯胤績爲錦衣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國權寵赫然胤績圖大用乃繪二公像懸之書室晨夕執禮甚恭或以言於徐公公怪之且曰胤績乃狂生大用必債事未幾李公薦爲恭將守邊一日胡人有牧馬城下者胤績輕勒兵赴之已而胡人大至胤績兵寡仍無援者腦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

正統丁卯劉草庵先生買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散步見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一足生於領蹄反向上宗序言於先生先生弗信往視之果

然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則九賤者今反居上得非有小人之變乎後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禍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其暴露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與錫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不令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客有貧者飲畢袖其銀杯其妻屏後見之呼仲良入告以故令檢之仲良笑曰酒器夜來吾已廢其一女何視之誤邪

俞公士悅由進士歷官至太子太保兼刑部尚書貴顯無比一日有相士至門公適微服相士見之

不以公爲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相猶不識俞尚書邪其人弗信翌日往熟視公見其額大盤曰貴在此矣人皆笑其妄公獨以爲然蓋公初生一月額患疳脫去額骨母夫人甚憂之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當大貴吾爲易其額骨耳此與周益公易須揚誠齋易腦骨事甚類也

陸恭政孟昭爲人豁達大度嘗有同門友姓某者家貧無依行乞於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出門適其人立門側求乞守門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與之食公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豈即其人邪遂令人問之丐

者具道姓名乃真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如此乎相見晚矣即延之坐與共夜飯飯畢具浴盥命家人取衣一襲與之易服留止十餘日其人感謝辭去公親送之至一小室請其人入曰吾已爲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一不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曰聊爲生殮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刻入骨

恭政吳公憲正統間爲行人與舒給事中使占城海中遙見青山一抹時風浪大作頃之忽至其下蓋琅瑯山也其山稜利如劍鋒下白骨無數鬼神出沒煙霧中舒給事分必死慟哭公顏色自若作文

祭神設洋中風息得過公有詩云巨浪摧山掀別
島黑波涵月撼危橋則其險可知矣

陳都憲有戒俞司冠仕朝同爲郡學生而居亦相邇
嘗偕往學中時天尚未明學前有小民早起聞隸
卒前呵之聲以爲貴人節至啓門視之寂無所見
唯見二公談笑而來其人心頗異之後二公皆仕
至極品豈權福之人雖鬼神亦預知畏而爲之辟
邪

城西陳生以前銀爲業嘗有商人就生家煎銀生以
假銀誘之商年少弗悟也既而持歸其父知之怒
其商人無以自明即經死未幾其母以子故悲憤

而沒父曰妻子既亡吾何以獨生於是亦就經焉
後陳生在家忽白日震雷一聲出陳於戶首與四
體皆以斫去其家悲被雷火所焚延及百餘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順撫之成人茂篤於孝敬
一日伯順病將死藥不能療茂操刀入室剖心肉
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瘡乃以心肉和猪肉煮之
進於伯順伯順食之甘美疾遂愈茂亦無恙

滁州劉侍郎清少爲州學生書過自成誦嗜讀賦詩
尤好滑稽嘗于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畧不之
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天將曉祭祀了只聽得
兩廊下鬧炒炒爭炸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

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
了心焦躁夫子喟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
見這火餓事既而醉卧忘之明日御史下學見壁
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
師三品與大臣上疏言事左遷四川恭政乃作詩
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盡左遷獨有風流
老恭政滿船簫鼓下西川其風致可想也

景泰中成會試商閣老時爲考試官取中門人九人
有潛榜字於禮部門者云天下解元俱下第翰林
高第盡登科時毘陵胡忠安公爲大宗伯知之遂
付一笑又軒公親爲刑部尚書時儉甚每部中牛

食止豆腐一塊嘗有爲詩一律置於公之座上其
一聯云終日公堂殮豆腐長宵私室倒金樽公見
之曰此必諸司官所爲然無如之何也案按軒公
實行非外

三山游擊李文國嘗仕 寧王府教授 王雅重之
然性剛介少容竟坐是落職流寓荊州日唯賣文
爲生人求之者甚衆每有所作輒後筆立就未嘗
起草自巡撫大臣以下皆禮貌之武昌府檢校尹
君與文國交爲予言文國年百十餘歲頭不童齒
不豁步履輕健如飛仙壯者或不逮云

四明儒士胡弘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一日

途行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而問之胡曰
二君一有阻一中選皆不以爲然後一人果以父
喪不得入試一人果以是年領薦或問之胡云喪
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吾是
以知有哭泣之戚次人問時偶人立其旁立旁有
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

真六者京師人瞽目善說平話而家貧甚聞其鄰某
翁嘗往來河南暫告以貧故欲與偕往公初諾之一
夕與真出西化門外以一驢共乘戒之勿言耳畔
唯聞風聲久之聞雞號翁呼真下驢則河南某府
也真以河南去京師若千里非一夕可達心大駭

然以翁戒終不敢言居半月爲人說平話獲布五
十足大喜過望翁乃買一驢自乘命真乘驢尾之
復一夕而歸真以翁多術心生妬慕抵家覓翁衣
曰翁必教我否則吾將聞之官翁曰此縮地法也
女不可學不得已以上筮授真真大精其術後有
瞽人馬六者亦京師人師事真六人問其術者日
滿戶外言無不驗天順間有強盜數人校尉捕之
不能得乃問於馬馬曰女急往山東某地酒肆中
同飯者即群盜也校尉馳往如其言獲盜盡縛之
盜驚問曰吾輩實盜然已改行將爲商何知之神
若是願言之死無悔也校尉曰我實不知卜者馬

六教我耳群盜大街之中一人命其家後夜半持
刃行刺馬六牀上聞叩門聲亟呼家人曰有人來
殺我言未畢其人破門而入刺殺之

王驢兒濟寧人少瞽雙目爲人推磨每午買燒酒二
樽留其一以爲夜需一夕盪忽罄然以酒家欺已
質之不服中夜獨閉伺焉聞壺有聲起撫壺無有
矣遂遍室摸得一狐沈醉以破帽入其首繫之五
鼓狐醒呼王求釋王不可乃曰女於吾有緣合以
性命相授亟釋吾吾不女欺也釋之遂成一人與
王談命數月窮其妙由是以其術名天下人叩之
者日滿門外景泰中吾鄉徐武功有真以都御史

治水張秋時王尚書竑亦以都御史督淮上漕還
二公一日微服過王生令其推命王生聞二公聲
知非常人遂起延入內坐各問生年月日曰貴人
也徐公詰之曰吾兩人爲商何貴之有曰公等皆
顯官繫金帶切勿隱也徐公大驚復詰曰吾揚州
太守王公曰吾湖廣參議曰非也其都憲乎皆不
應曰二公官當至尚書但徐公之爵較王公尤高
惜乎不久王公能急流勇退耳後王公入兵部不
三年即乞致仕徐公天順初亦陞兵部尚書至武
功伯未逾年罷皆如王生之言

王昌大者義興山中也身長七尺臂力絕人家政

農以服田爲業然自負其力不畜牛每東作方興則解衣往田間躬背犁以耕耕或近田膝膝爲之動遇休耕力無所庸時時作戰慄狀必連拔數樹使其力稍定而後已他日行之野見有持槍逐虎者昌呼謂曰槍幹堅乎取屈之應手而斷笑曰槍如是虎烏能斃哉拔道旁竹剡其末未及竟而虎至虎張顧將向昌昌即以竹貫其懷更持虎兩足投林薄中則已僵矣義興山有巨蛇長數丈素爲人害昌一日出樵見草間蛇營營然心疑其蛇披草視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擲之蛇墮地而死又嘗轉運於京道值水軍開昌之多力也然以

其田夫共肆詬侮昌怒舉所載舟櫓木拉之仆水者幾百人衆駭曰彼農固若是邪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驢駝米輸之困昌獨囊米懸長木負之以行囊多至二十餘步無窘側雖素稱有力人者亦皆以爲莫及也

無錫教諭金廷輝者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爲江西考官夜閱卷倦甚忽坐睡夢有牛角書生揖於前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似之問明夜復夢書生來謁其言如初金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拆之乃黃狀元子克時子克年十六歲正在牛角語其

夢蓋不知也

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延僧誦經幡跪於門時暑天人有負牛皮過之渴甚置牛皮幡下入野店沽白酒飲忽陰雨四合一霹靂擊碎幡竿牛皮飛去不知所向農家草屋上但見竹針萬計皆長二三寸滑潤可愛不可曉也

北京安化門有古塞成化間一貧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晝有二人携手過言明日當會順承門外呂先生亦來會貧人竊聽之疑其仙也明旦亟往其處見一人執扇有出塵之態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呂洞賓也願有以教我其人大驚且行且卻迨

運至天地壇前曰女執吾扇吾欲溺指機中蟲謂曰女食之貧人方蹙頰弗肯人與機物忽皆不見唯手中扇存焉

侍郎孔公韶文言向爲廣西按察使回饒舟江濱其鄰舟有占城人將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置圈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馴虎開圈門以拳直入虎口虎捧之拳出略無所傷後復戲其足作退縮狀夷人言虎甚惜蹄爪故也又呼其名而問飢否語言莫辨虎爲長吼若求食然公大驚而退又言宰南康之郡昌時其地多虎縣有練卒身長七尺素稱多力嘗晚回逢虎於道其人倉惶上樹樹不甚高

大虎怒嚙之幾倒人知不可免遇虎飲泉即躍下與虎抱持良久而絕人往來乃言於虎曰吾與汝氣力已盡若不見害可長叫三聲吾即釋汝否則俱死此樹下耳言畢虎果悲號者三其人隨手縱之低首掉尾而去

陸儀言言乃父景福知寧波府日久不雨聞郡之金井山有金線者能致雲雨遂往禱焉山去城約五六十里金線在山之第四潭景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瓮潭側見有物蜿蜒而入即携之以歸置城隍中果大雨沾足景福喜甚欲執送其還而憚於遠乃命儀言與郡學袁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觴

酌既醉袁先生者善諧謔金線屢為哀所侮儀言亦乘醉啓瓮取蘆出金線視之其身細如銼心而黃色然已僵矣儀言笑曰龍固若是乎幾欲以手斷之竟懼其龍而止及抵山聞瓮中有聲視之則已能動不復僵矣遂携之上山將至潭見黑雲四起潭中之魚皆跳躍似有迎意金線出瓮漸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尺尺莫辨皆相顧大驚匍匐而下登舟雷雨益甚舟幾覆一人因知所惜皆再拜謝罪舟始克濟

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朝廷聞其老嘗召見之賜寶襪以歸成化丙午余友禮部楊君循

吉以使事過其州微服訪之見士能衣白禪衣坐木榻上年可四五十人楊君問其所以致壽士能曰無它術也但平生不肉食不畜妻妾不識數不爭氣耳又問其日食幾何曰食一餅及少菜而已北京劉老者曾往湖廣岳州其地往往有殺人者謂之採生遇每年閏月人五六成群以長竹竿挑小筐籃竿上有鈎用以鈎人凡逢人採生不採雙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得僧或婦人尤喜彼地人謂婦人和尚其才十倍於男子也有老人教劉生往人家宿以足故踐泥垢履其家門限上視之須臾垢去者其家必行此術蓋鬼為之掃除也急行勿

宿又其人採生時或反被有力者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命錢嘗有一僧野行被採生者六人悉以竿鈎其衣僧知不免佯謂眾曰我死固不可逃但禪衣新受人施不欲滅其德脫下就死何如眾從之僧素有力甫脫衣即疾揮禪杖擊倒六人悉縛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銀三百兩僧遂釋之持其銀去

肇慶人言其鄉有善捕虎者嘗夜持藥箭隱深山草莽中聚山木然之有虎與熊偕來熊身兼三虎時大寒是然薪皆附之其人者以箭射中熊喉能以掌拔箭對虎若有所怒虎伏不動已而痛甚即以

所然木擊虎虎斃熊亦繼之其人併得二物以歸
宿州民有徐某者嘗過其州一山見鵲跳躑躅草間近
之已不能飛疑為蛇傷取視之有小蛇蟠草間其
臂不覺被齧徐知毒甚即以所佩刀剗去臂肉如
錢急歸以藥裹之得無恙無幾時復往山中見剗
去肉大如升心頗怪之刺以物感毒氣回家即死
金齒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屢為猿所害每牧時必眾
守之蓋猿見牛即跨其背以掌入牛穀道盡取腸
胃以出牛痛甚每猿坐自若竟不肯下牛雖有力
無如何也

蘄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觀者如堵

布施財物不可勝數適御史劉清按其地聞之亦
往觀焉僧死坐龕中御史有疑命左右撼之不動
細視之其身釘于榻上由是僧皆服罪蓋寺中每
養丐者肥美遇是日用計死之以規利耳

南濠張曉初以授徒為業老而無子嘗有舉子挈家
將赴南雍舟泊曉初河下曉初延之登岸啜會間
其人詢知曉初無子乃以己女詎為女奴欲賣曉
初為妾以供路費曉初憐其貧以白金五兩內焉
入夜問其女則云實舉子所生曉初驚曰吾士人
而取衣冠女為妾吾不忍也明早急遣還舉子而
不索其銀舉子愧謝而去踰年曉初生子即今廣

東金憲言是也人以為陰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嘗操小舟往來乞食每得濟因遇
佳者別貯一所竹筒中歸以奉母母飲食時必起
為歌舞務欲其心之悅而後已時陳先生繼主沈
氏館目擊其事為之嘆曰王其真孝子也

吾鄉沈徵士希明正統初遇僧弘慈濟者陝西人年
九十餘言在元居李思齊幕下思齊死乃削髮為
僧書無不讀嘗為徵士講周禮與易能前知未來
事尤精於星命是沙滌先生再傳盡以其書授徵
士且云今之推命者動稱子平蓋祖宋末徐彥升
非徐子平也子平名居易五代人與麻衣陳搏同

隱華山蓋異人也沙滌之法較子平為勝徵士亦
精其術然秘其書不肯輕與人推

兵部侍郎李公蒼居吳城之東公自為郡學生至歸
老於家每出必於城外上馬遠回望城門即步未
嘗一日易也大理寺丞仰公瞻少亦為郡學生時
夏建中先生為訓導後公每經其門必為下馬人
識之且暮皆然觀此二事亦可見前輩謙德

四月十四相傳為事純陽誕日吳中福濟觀每年遇
是日設大會游人往來蕭鼓不絕觀主老道士為
余言是日必晴雖陰霾亦必開霽余十數年來驗
之果然陸放翁筆記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流

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余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故翁是說正與此類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曉也望信橋織工趙某家產子三足二陰一足在左腹下其一陰生于左股左脇上復有塊如杯銀一晝夜不死人來觀者衆遂壓殺之

李都御史實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怪之歸以語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祠旁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李後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人無禮合送鄧都人復夢神

泣告曰李秀才今將送我鄧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怒李遂將之後果至大顯

郡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嘗一日倚屋柱有所思忽雷碎其柱半身爲雷火所焚視之甚黑但聞空中若有人云誤矣視其身則已如故絕無痛楚其弟在城讀書樓上一旦震雷碎樓柱其藏書木匣以鐵線四角盡鎔爲汁銅鎖與匣中數十錢亦鎔而匣與書俱無恙不可曉也

石湖農民有管某者其妻通于人謀所以殺之未果一日與其母語他事載管於湖醉之酒推墮水中時水淺管救於漁人獲免抵家弗悟妻之謀也妻

見夫歸大驚天晚遂誘其浴復携沸湯欲因而灌之湯未前忽聞震霆一聲其妻已擊死矣

閩門人陸某嘗夜夢車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日忽有人持四幣來饋陸笑曰昨宵之夢其殆女邪然吾必欲食女不能釋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發於背諸藥莫療而死

成化末內官阿丑年少機敏善作教坊雜劇憲宗每令獻技以爲戲時汪直勢方赫赫且欲傾之裝一醉人仆卧于地或呵之曰某官至醉人不超又曰皇帝駕至卧亦如故後傳言汪直至吳醉人倉惶驚起或問之曰汝不畏駕至而避汪直何也曰

當今之世吾知有汪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頓衰保國公朱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衆丑一日裝兩人於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之曰何爲誤八千爲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保國公家造房上疑之弗信密令人視之果然保國懼即日撤工

三原王公爲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有市井無賴乘其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若王公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沈石田先生嘗與陳起東會飲於吳太史宅時賀解

元恩陳進士策在座先生不善飲酒至輒辭起東云吾有一對君能對之吾當代君飲先生曰然起東云恩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其榮實字先生應聲曰策爲進士職當陳嘉謨爲嘉謨實字合座無不擊節左都御史王越嘗出入太監汪直門下又嘗從汪出征北邊官驟陞至威寧伯一日忽作詩曰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朱幾汪欺越以附汪故竟削爵爲安陸州民亦詩識歟僧起宗爲予言近適紹興某寺有老僧年七十餘五十

年前嘗手錄此詩起宗親見其彙始知非王所作蓋好事者嫁之耳

慈谿張御史昂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間知江西沿山縣縣有寨婦止一子爲虎所食訟於張張與之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縣隍神大縣言神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五日内必驅虎伏寨否則毀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矣張驚起佩箭升堂急令啓門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張曰吾良民之子而女無故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不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

善射拔所佩箭三發三中其首虎猶不死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其虎甫到官凡淫祠悉爲破毀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後張以公事經其地夢神告曰願公恕我無毀我祠翼日詢於鄉民急毀之神忽降于隣縣之民某甲曰吾被張知縣毀祠張公陽官且正人吾不敢近願借片地暫棲吾身張公去祠可復也女不吾從五日内必禍及民初不信不三日果煩遮逆神仍降皆羅拜許之遂爲立祠張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寓某觀中淫人婦女不可勝數張一日擒至重鞭之殊無所苦頃之併其形不見張詒以他出徑馳往觀中

縛之以歸裸其身用印於背然後鞭之隨聲稱冤竟死杖下

西番長耳僧法奴居中國三十年善漢人語丁酉歲遊吳止禮拜寺爲予言其生彌西里國在天方國西五年可達中國去其國一年程有藏骨把國者地廣千里人長五丈其聲聞一二里日飯盡米一石然膽怯聞金鼓或砲聲必疾走其小兒亦大餘也長耳僧宗回回教遊行海上凡數十國其在中國足跡遍天下約其年幾百歲每日唯食飯一盂鷄鵝羊肉亦皆食之或數日不食亦不飢也後渡錢塘江觀雷器溺死

松江有老醫張公壽者神其術然不肯輕售其鄉嘗有一婦懷孕將育一日誤跌遂問絕延公壽治之公壽取頭上鍼使開婦曾當心鍼之隨產一子公壽命視之手果有鍼穴蓋此婦被跌為子手奉其心故問絕耳後此子竟曲一指

嘉定縣八都有農家產一女左股有一肉塊甚薄三日塊破出一女大如盡膚髮手足悉具出時尚活未幾與此女同死

湖廣劉長史梁少年在學景泰壬申其元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明年秋女弟中舉名在一百十二候費宏中狀元女弟才得進士且語長史皆以為湖廣

解額唯九十人夢必無應明年開科長史果中一百十二名時年才十七後屢會試下第頗憶夢中之言不就教職成化丁未始第進士榜首果費宏也亦異哉

河南都司有王指揮者妻生一子後繼室生子病不離體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厭鎮發之果得木人王疑庶子所為時庶子居城外莊屋王命兩家人縛之回禍至不測家人勸子勿行子以父命不可違遷延至晚至則城門已閉是日按察司有劉憲副者亦召此巫巫亦詭言知王氏發屋復得木人巫云此必門子所為劉曰門子無怨無

德胡為厭我命搜女巫於其懷得小木人甚多即杖殺之王氏聞之亦悟父子歡然如初

揚州寶應縣有同秀才者年少時其父與聘同縣張御史女張卒女患顛疾周氏欲罷婚女家亦許之周生獨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且張公已没人將不議娶家邢卒娶之逾一年生一子女疾亦瘥無錫有金生者嘗以役事至湖廣茶陵州時暑天經溪澗浴之忽陰中痛及歸痛時作每作覺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類囊核堅硬如鐵後每痛必出不久竟死又有里人同某者蓄一黑犬甚愛之食必親飼後犬病瘵周恐傷人鎖之屋柱一日飼之

彼嚙其臂周且痛且怒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時出大聲有物蚯蚓狀從陰中出痛不可忍諸藥莫瘳而死

沈萬三之富爐火所致其子既成邊猶用以自給畜牛馬千計無錫某御史富按遼陽友人知其事勸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弼盜係之獄沈求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者貸爾罪沈謝言無方但先世所貼成藥耳因獻數合得免御史歸分友少許友亦致富

天順成化間吳有龔馱子者與妻偕居每三五日一出市薪米而歸歸即閉門不治生產人不之疑也

龔後老死隣人於其家得鼎盎之屬始知其有爐

火術云

有道者語先君云不生不殺先君遂不畜鷄豕客至市以供又云人欲求道須於功名上開一關方心死朱晦翁有乞永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藏湖之道場山

晦翁居白鹿洞與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值雨有田父舉手指空雨為之不濡門人問曰何術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創頗劇玉蟾取水為洗之隨手而脫翁驚再拜曰師何神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慚然終不窮其術

翁為江西提刑聞唐開府崔紫虛真人尚在某山中使人持書乞為弟子且曰能以道相授者當來不爾不敢見紫虛復云道不可傳朱某不必至門人請曰仙師嘗云傳道必擇世間忠孝之士元晦真儒奈何拒之紫虛曰吾道貴誠朱某不誠耳弟子請其故曰朱某陰悅吾道而陽非之是謂不誠不可傳也

張三丰有遺書云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某歲遇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爾超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三丰去金陵太祖欲見不可得命真人張宇初求

之字初懇詣武當山拜表云望多差將吏訪於洞府名山今其表見本山志

今世祈子奉張仙其狀紗帽袂彈者乃蜀主孟昶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於景國亡入宋藝祖亦寵之夫人德故主日縣其像室中一日藝祖入見而問之夫人倉卒對曰此張仙也奉之宜子由是傳播民間宋按張仙五代人名遠曾於青城山遇四日民間仙翁得道廣西碑刻其像并蘇老泉讚則又若真有其人者不可曉也

孝宗皇帝山陵畢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綵鳳飛去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禮曹嘗郊天之前一日與同官露坐忽五色雲見於日下氤氲鮮翠予亟索酒跪飲之亦平生奇觀也

義門鄭氏藏書最多永樂初進其什之四五今內閣多有其本徐天全所藏蓋多出此予教徐之孫嘗見有義門印記後其子售逸狼籍予貧不能買也至今惜之

浙江人錢知縣錫繼室許氏臨平人名孀姬善於詞翰嘗有絕句詩云鶯啼未為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凶吉事不在鳥聲中又有新月詩云三星明燦爛一仰一鉤金似我深閨裏春來夜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為太平知縣時縣有老民家深山中

以羸駝錢物乘之出山中途羸物不肯行老人無以爲計適一人乘驢而至謂老人曰女何之曰往縣前耳其人詔以偕往乃曰女老人且羸物若是吾驢馴暫以代之何如老人謝焉其人乘驢鞭之疾行老人追不能及失其所在悔恨欲絕不得已乃訟於表哀命以驢置廳事後約四日來表駭驢四日老人至問曰女認驢去路乎曰知之遂命釋卒牽驢與老人抵失羸所縱驢任其所之驢以餓甚且孰識故道疾奔至家則羸正繫於門隸卒縛其人見表竟服罪焉

文宗儒宰永嘉縣日有商人糴米倩人擔之其人出

商不意從別道去商踪跡不能得訟於文文受其訟倖爲不理命姑退未幾召倉官云欲下倉視糧命各廂里正集脚夫於倉是日文入命商人立於倉門脚夫一一過目果獲其人遂服辜

木瀆市民張玉性甚孝父雖老好爲人解紛一日爲鄉里圓融公事與玉議欲得白金數兩賂公吏則事易平玉初不欲翁往恐拂其意乃計所資易有銀二錠乃取其一割白布裹許裏以付翁翁與衆至邑前叢飲酒家歡呼大醉失所携物謂同行者曰我與兒議彼不欲我來而我強來今物已失去事亦無成我何面目歸見彼邪乃留宿邑西精舍

同行者歸語玉王曰錢帛僅來物失之則已胡爲不歸復取所留錠裹以尺布與衆入城詔翁曰目昨之物乃衆相戲劇藏挾而歸今復携來勿驚惶也以錠示翁翁以爲然遂與同歸若王可謂善孝其親者矣

陸其長洲農民也嘗染風疾鬚眉盡脫累舉弗効自以爲必死遂辭其家操小舟携一孫自隨往來江湖間丐食爲活嘗晚泊酒家求酒適有白衣老人惻然問之曰我善治此疾即以鍼刺其兩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須臾血止復探囊中以紅藥一丸如小指大與之曰服此至夜半當出大汗可

急入水浴之問其姓曰姓鍾問其所居何地曰黃村某服其藥至夜半果然時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浴畢呼其孫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驚喜不勝明日操舟還家人亦大驚訝其具言其故往其地謝之則絕無所謂鍾先生者始知爲鍾離仙云或言其嘗救一投水婦人亦陰德致此

弘治六年夏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小民多闔門死無棺以殮往往堆墮水中雙鳳李氏一家死者凡十二人所存唯婦女小兒然亦皆病卧同鄉一匠與李氏翁善一旦忽李翁至門言其家人疫死欲買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石兼浼匠者倩壯夫

數人舉尸入棺翁去匠家唯大棺載之以往入門寂無一人再入中堂見尸十二卧於地而翁在焉匠大驚欲返棺則心有疑且念舊交乃尋琰杯於翁前祝曰茲來不知翁死若許取米仍載棺如數言畢擲之果如所祝匠者回急造六棺倩人一一歛之遂載其米以歸後亦無他異

雙鳳鄉居民盛氏家頗富一日所藏錢盡飛入鄰家盛親見之然無以爲計

鄉人朱某居闔門之西夏月嘗夜半啓門就涼見正北雲際露一龍頭其大如屋晴光燦然旁皆立一披髮人朱大驚欲仆須臾雲擁不見朱疑被髮者

爲真武神以問於予予曰此司龍之神非真武也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縣巨室某氏一日忽血流溝中不止漸至散漫頃焉遍所居皆然定海衛官與知縣聞之皆來聚觀不知何怪也

白蓮橋有漁人網得一物覺頭眼赤如火鮎魚尾四足如鴨狀類小犬鱗甲悉具漁人以爲怪鞭數百不死復放水中而去不知何物也

滁州魏生嘗夜乘馬過近州山間時已昏黑見一物如金盤相去甚遠魏疑去爲鬼且進且却既而漸迫魏馬魏不得已以鞭擊之墮地視之乃一螢也予嘗遇一方士自云嘗遊青城山見供佛水盆乃大

桃核可一升異而扣諸小僧僧云吾師採之山後方士俟其歸求往老僧怒其徒輕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嶺三四重抵危磴捫壁而步僧行如飛至一橋宿橋得廣石平敞數畝其下隱隱若聞鷄犬之音崖側偃卧一桃樹長數十丈枝葉四布花方盛開香芬異人世崖上有桃都二字大如席酒勁可愛後數年再遊則其僧已亡故道迷塞矣

嘉興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素狠戾生子病疹憐於城隍不效擊敗神鼻其妹爲王妃忽鼻痛不可忍夜夢城隍訴焦三破鼻事妃曰吾兄無狀何不病之而乃病我神感額曰此人兇惡我不敢犯妃

告於王以十金改塑乃差謬所謂鬼怕惡人也可發一笑

鬼仙降筆時有之近予在鄒氏頗奇主人請撰春聯時命改易不厭既退而予語客曰此靈鬼也然亦可謂寵辱無爲明旦仙至遂書云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當因吾言邪月餘在江陰某氏忽降筆云爲我謝都少卿如何考我罷軟無爲予爲憐蓋醉中一言鬼亦聞之其爲予題清曠樓云四圍山色繞闌干六月清風入座爽對此令人發佳句襟期一片海天寬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禮曹安南會試訓導朴實堅舟漂入廣

送達闕下予遣通事檢其囊得古抄周易從而借觀中與華異者數十處盛德大業至矣下無哉字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是有以字可備異聞也具見周易考異

吳儂有為南戲於京師者門達錦衣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親逮問之儂具陳勸化風俗狀上命解縛面令演之一儂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優於教坊群優恥之駕崩道歸于吳

陝西秦府有龜鈕金印重九斤六兩文曰秦王之寶蓋太祖特賜秦府也王所無也秦

府又有徑寸珠一重七錢七分一重八錢七分名太歲彈成化末取入內庭

南昌鐵柱宮晉許真君鎮蛟之所鐵柱在池水中徑尺餘水退可見昔有人携鐙其上水騰沸急滅鐙乃已蓋真君與蛟皆鐵柱開花釋之蛟見火將謂柱開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鐙宮有真君塑像成化初韓都憲雅總督兩廣軍務道經南昌入宮塑像者忽墮地韓公驚愕計殺賊勝為真君鑄銅像至廣東獲賊像遂易焉

南城羅侍郎現有異質九歲始能言言即知書十五歲始寐十五以前未嘗一瞑目恒見一老婦紡緯

其牀側言既通不復見蓋鬼媼也

又羅公為士子時游鄉校尊經閣見梯邊一狐皮初亦不怪行數步而取之則已撤去蓋妖狐所脫也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貲其父卒求志墓於浙江一主事不能撰託一友為之其間有云君配某氏有賢德王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為笑

張公元楨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敵稱門生而通狀曰門孫家宰馬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亦可作對也

錢山錢秀才兄應役糧長縣令點名兄偶不在遂易

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錢以實告令曰女既為秀才吾有一對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錢即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笑而釋之

華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焉一日王出有女方十餘歲偶入嫂室見一僧長約二尺餘從牀下出牽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脫驚告其嫂嫂曰女無懼第先入我潛門外如僧出當執之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樓女知故女高叫曰和尚來了嫂進執之真一小僧也但不能語其容似欲祈脫有頃則已變一木塊辨之乃紡車輪心耳王歸怪而焚之不滅遂以刀碎之視其中隱隱有血投之於水後其家或不

舉火則釜中悉皆灰泥間亦有不潔污其中如是月餘乃息

郡人王生自蜀回言嘗見一驢而五蹄其一生腹下比四蹄稍長人束起之則其行如飛雖善馬弗逮解其束則一步不行

南京一貴人家慶壽命厨人於羊群中取母羊將宰為宴客之用厨人置刀盆上方取鹽既至而失刀所在頗怪之乃盡逐羊尋之唯一羔跪不肯起視其腹下乃刀也蓋其羔即此羊之子厨人感悟遂棄其業

有一道士善書符篆人求之者往往有驗膚蒼施先

生文顯扣之曰女符何以能靈道士曰信手揮將去知他靈不靈先生曰此名言也大凡人之學術到純熟處已亦不知方見其妙

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九日常熟之李墓人有掘地得右塋一塊乃唐顧府君墓志銘其文曰太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于黃邱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迪父襄府君諱良輝字德光府君即嚮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強伸弱非公不獄一死時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日遘疾終於私第有子四人長顧秀次顧欽次顧庫次顧芳並哀號泣血氣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碑為銘詞曰趙趙大

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幽魂莫測身沒名在嘆之何極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攜其妻將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去妻乃詎夫曰汝何必往溧陽我熟此處大家與女登岸投可相依者來取妻詎不肖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子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梃隨行至松林以梃擊夫仆於地意其死矣因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奈何婦大號哭舟子曰而勿哭我亦無家與而完娶足矣婦叫號不已直欲尋其尸舟子仍負梃引婦同行欲併殺之途中遇林莽間有虎躍出直

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與舟子伴同至溧陽某家言故主人不內婦復號哭焉有里正經其旁偶問故婦具其事里正曰適在縣前見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女夫邪導婦至邑門夫婦大哭復歸常熟

朝鮮入貢必遣六曹叅判為正使其官即中國之侍郎別一人曰書傳者蓋糾察叅判之官一或失禮必歸奏於王以罪之位卑而權重叅判不敢慢也朝鮮設官名與天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則同名故總稱陪臣大頭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禮曹正使劉德光其翰林學士由狀元及第來見予語之曰德光

在道必有紀行之作肯出乎德光謙謝明旦與副使御史阮秉和共作古風一篇律詩三篇以呈詩意大抵歸美于予語亦有可取者今藏於家

洪武中鄉試主者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兩京翰林官主試其他正聘校官而已鄉試有錄謂之小錄前必有序文予見三十年前小錄前後序凡三四篇者今則惟前後二篇同考官不得作也又嘗見永樂四年登科錄第二甲在前列者亦得刊策今策唯第一甲得刊永樂十年會試中書一題刊義二篇今則題止一篇唯論或兩篇耳往時鄉試作減場者如前場七篇止作五篇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府

鄉試吾鄉祝參政類以減場得高魁今則凡減場者皆帖出矣

釋氏磬口向上上者陽也求人於陽之義鈴口向下下者陰也求人於陰之義

僧入定有至數十百年者欲其醒不可呼撼當以小磬向耳旁擊之既甦又當以人乳滴口中待其腸胃復通然後食以湯粥乃得不死

張士誠初據姑蘇居永天寺佛殿宋慧感夫人祠在其旁每夜出驚心士卒士卒不安遷居府治

慈溪楊名父子器為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傷草一日予與楊君謙同會名父濡毫立成數律君謙曰

君之才敏疾堪秦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鎮江鄭陵字希山注孫子十三篇自負將畧郭定襄登聞而為之授參謀軍軍龍信甚至未幾命率三千騎行邊方升帳金鼓大震曰刃交錯希山為之戰汗仆地不能起郭公扶而笑之曰先生今日十三篇安在聞者傳笑後以微勞擢戶部主事

周文襄公在吳有部民負黃帕直入廳事公異而問之曰某孫潼也惜書千字文一本進呈朝廷乞公引致公取觀為給驛傳以行及入乃得肯云孫潼書法蘆俗令再習小楷潼失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再習小楷孫潼又郡人吳英

好作大字往來徐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廣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欽調廣西民人吳英

上饒婁諒以道學為鄉人所尊禮婁民憐為太和訓導往謁諒時諒方構室其柱大且合抱民憐目笑曰顏氏陋巷亦有是乎諒色不怡坐定民憐求觀所為文諒出一編民憐覽數篇即還之曰吾始聞先生名甚重今觀先生之文散漫無法殆不滿予望也諒怫然曰吾文何處無法請明言之民憐抵掌笑曰先生過矣詩文不佳道問學之功已欠吾

猶意公能尊德性也今聞人毀已而怒血氣勃然則所謂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訖趨出諒為之氣阻陽明王公為刑部主事決囚南蠻揚州有陳指揮者殺十八人係獄屢賄當遣十餘歲不決王公至首命誅之巡按御史反為力請而王公竟不從王臨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曰吾不殺汝十八之冤當不令我汝死何能為乎竟斬於市市人無不嚙指稱快陳之父死於陣而其子又以禦賊失機伏誅三世受刑亦異事也

都公譚纂卷下終

光緒甲辰五月三日坐雨備閱一過 記



談纂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是書記錄元明以來逸事然多涉神怪不足徵信書中龔泰軒輓張仙三條註釋采曰者乃其門人陸采附記蓋此書采所編次故原本題曰都公談纂云

虞初志八卷

〔明〕湯顯祖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氏虞初
志八卷》提要

點校虞初志序

昔李太白不讀非聖之書國
朝李獻吉亦勸人弗讀唐以
後書語非不高然未足以繩
曠覽之士也何者蓋神丘火

虞初序一

穴無害山川岳瀆之大觀飛
莖秀萼無害豫章竹箭之美
殖盤鷹立鶚無害祥麟威鳳
之游棲然則稗官小說奚害
於經傳子史游戲墨華又奚

害於涵養性情邪東方曼倩
以歲星入漢當其極諫時雜
滑稽馬季長不拘儒者之節
鼓琴吹笛設絳紗帳前授生
徒後列女樂石曼卿野飲酣

唐初麻三

呼馬鑒阜隸從之游之三子
者曷嘗以調笑損氣節奢樂
墮儒行任誕妨賢達哉讀書
可譬已太白故頽然自放有
而不取此天授非假人力若

獻吉者誠隘矣虞初志一書
羅唐人傳記百十家中略引
梁沈約十數則皆奇僻荒誕
若滅若沒可喜可愕之事讀
之使人心開神釋口張眉舞

唐初麻三

雖雄高不如史漢簡澹不如
世說而婉縟流麗洵小說家
之珍珠船也其述飛僊盜俠
則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
則季長之絳紗一切花妖木

魃牛鬼蛇神則曼卿之野飲
意有所蕩激語有所托歸律
之風雅之罪人彼固歎然不
辭矣使咄咄讀古而不知此
味卽日垂衣執笏陳寶列俎

虞初序四

終是三館畫手一堂木偶耳
何所討真趣哉余暇日續爲
十二卷點校之以供世之奇
雋沈麗者臨川湯顯祖撰



新校虞初志題語

稗官家自夷堅廣記以下有
虞初志簡帙不多最爲繡艷
紙貴長安久矣近得湯若士
先生續篇合爲十二卷搜神

題一

拈異靡所不有思奇而賞俊
語近而趣遙所謂引人着勝
地疏莊而外罕見其比也藥
舉志中如幽魂詭遇俠鬼點
後一切荒誕不經較之史漢

天官律歷禮樂兵刑自覺少
此一殿莽蕩不得使日炎史
漢而便謂不可染指諸家則
將秋黃熊白不升於鼎俎矜
羊海馬不寄於藥籠烏乎可

通

語云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身
為男子眼光不出牛背上何
以解禪中之誚哉誠哉湯先
生之言人亦務自廣已雖然
即南柯東城之游戲遺環授

枕之調笈永日閒窓以之作
辟塵屏忘憂草亦不可無一
也

錢唐鍾人傑瑞先撰



虞初志總目

卷之一

續齊諧記 十七則

集異記 十六則

離魂記

卷之二

虬髯客傳

柳毅傳

紅線傳

虞初志 一 總目

長恨傳

卷之三

韋安道傳

周秦行紀

枕中記

南柯記

卷之四

嵩岳嫁女記

廣陵妖亂志

崔少玄傳

南岳魏夫人傳

卷之五

無雙傳

謝少娥傳

楊媚傳

李娃傳

卷之六

鸞鴛傳

虞初志 二 總目

霍小玉傳

柳氏傳

非烟傳

卷之七

高力士傳

東城老父傳

古鏡記

冥音錄

卷之八

任氏傳

蔣氏傳

東陽夜恠錄

白猿傳

虞初志

不舉

三

虞初志總目錄終

虞初志卷一

臨川湯顯祖若士評點

錢唐鍾人傑瑞先校閱

續齊諧記

金鳳凰

紫荊樹

華陰黃雀

洛水白獺

燕墓班狸

虞初志

不舉

通天犀羆

籠歌小兒

陽羨書生

九目登高

上巳曲水

七夕牛女

眼明袋

五花絲粽

白膏粥

梅溪石磨

徐秋夫

清溪廟神

集興記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隸士

虞初志

六

二

韋宥

蔡少霞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離魂記

虞初志

八

三

續齊諧記

梁吳均

金鳳凰

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轡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轡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

虞初志卷一續齊諧記

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轡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

稽康詩云翩翩鳳轡達北網羅只一細事說得如許飛動

紫荆樹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

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

陸機詩云三荆歡同林

華陰黃雀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鷗臬所搏逐樹下傷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

虞初志卷一續齊諧記

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鷗臬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今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乘乘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

蔡邕論云昔日黃雀報恩而至

洛水白鰲

是靜可憐是野詩句

魏明帝游洛水中有白鰲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鰲嗜鱸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鮒魚懸置岸上於是羣鰲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顏公庭詰云徐景山之畫鰲是也

燕墓班狸

三

張華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

添入學表

燕墓班狸

四

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通天犀羶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羶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羶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觀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緒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

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林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

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此蠶結果甚俊美何爲啼叫不聞蘭摧玉折耶

籠歌小兒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途成雙漆鼓

唐初志卷一

五

悉如所歌焉

陽羨書生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

陽羨

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

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遊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

唐初志卷一

六

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

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

口中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

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

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

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

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

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

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

君獨坐當悵悵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

諸器皿悉內口中相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

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太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展轉 大元孝武帝收元平字彥太元四年子平太元四年一百九十九年奇絕

九日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

虞初志卷一 續齊諧記

始於此

上巳曲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盪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東哲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

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劔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七夕牛女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第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虞初志卷一 續齊諧記

九日上巳七夕俱故事耳而此說到天上奇矣自異

眼明袋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

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喜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白膏粥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

虞初志卷一

續齊諧記

九

梅溪石磨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千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徐秋夫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瞑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虞初志卷一

續齊諧記

十

意殊
茫忽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爲東官扶持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持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邊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哪處舉手詣王尚書宅曰

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于還取筵篲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筵篲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侍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旣明文韶出偶至清溪

纂初志卷一

續齊書記

十二

廟歌神坐上見梳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筵篲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騷艷多風得

九歌餘意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撰或謂其續東陽無疑而作余按均先有齊諧記一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往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書非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鈐梓以傳焉

集異記

唐薛用弱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慾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

纂初志卷一

集異記

十二

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上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收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佔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

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三

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曉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南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

枰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遜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案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十四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煙燄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

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思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竚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慙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十五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暉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暉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暉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倩顧甚連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軀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寶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瞑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附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固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里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恠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宿寶氏莊登卽遽返時夜已深門

闔盡閉而珙意將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僵臥於地而二僮環泣呦呦焉珙即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令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情訴而曾莫覽焉珙彷徨憂撓大哭於路忽有老叟問曰子其何哉珙則具白以事叟曰生靈馳鬼馬禍非自擬耶因同詣寶門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三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而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

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十七

家余於上都自見寶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檐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

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

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

年亦縲絏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

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

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則以前說再令

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

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於石榻姿

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

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

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大

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

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修未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清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有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真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

故駢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筆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羣初志卷一

尤

龍化絲筆絃則吾未之前聞殊新艷可愛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歲明經得第選斬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

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主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

羣初志卷一

尤

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滋新宮宏宏崇軒轅轍雕玳盤楚鏤檀竦梁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颿迴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

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途爲鹿憤人促之念遽而返醒然途悟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充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更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未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

集異記

主

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奉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報神沮氣勢索莫累局

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藉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

集異記

主

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齋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

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囑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與見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

虞初志卷十一

集異記

三

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官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譙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

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柳欽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詰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

虞初志卷十一

集異記

三

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風流韻事
千載想見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尤厚張公日日以糞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

康初志卷一

王五

生沈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話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晚車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

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耶嫗荷媿及至則申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丞嗣所廢會因討叛飛矢中目

康初志卷一

王五

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帑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於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其論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

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餠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餠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瘥卽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纔及臉鉞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

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二十七

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旣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然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盒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

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局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便爲西遊
小說作偏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閱閱之北欄人廣衆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脾下鼻端生贅大如

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三十

牽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絕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額祈請卽輦千縑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流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嚮伎者也

也不顧而去焉

昇端生贅瀾後下
鐵便是詩文字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趨神奴者請呈三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虞初志卷十一

集異記

三

唐之文未純於古而高詞麗句蔚存江左餘味雖野書俚說之靡亦臻其妙蕭然有言外之趣非復後世所能及宋人極力模倣若洪野處者猶未足比肩況其他乎是記本十卷宋初猶存觀廣記所錄可見已予竊愛而刻之不忍以殘缺廢焉集異較齊諧氣韻便減別後世之記載乎詞意痴木都不足觀

離魂記

唐韋莊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客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

虞初志卷一

離魂記

三

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由曰見在舟中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雅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

虞初志卷一

離魂記

三

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鍾人傑曰詞無奇麗而事則微茫有神至翕然合爲一體處萬斛相思味之無盡

虞初志卷一

終



虞初志卷二

虬髯客傳

柳毅傳

紅線傳

長恨傳

虞初志

目

一

虬髯客傳

唐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恣，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備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

虞初志卷二 虬髯客傳

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野者，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

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

虞初志卷二 虬髯客傳

前，取枕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

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

虞初志卷二

風聲客傳

三

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日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

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

虞初志卷二

風聲客傳

四

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明滿坐風生顧盼燁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

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
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
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
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
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
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襦裘而來亦有
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
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

虞初志卷二

虬髯客傳

五

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
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
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
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
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
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
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
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
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

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
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
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
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
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
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貨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
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
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
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

虞初志卷三

虬髯客傳

六

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興況非英雄者乎
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
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
傳也

右此傳本張燕公撰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
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帝年十八起義
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帝甫六齡安
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幸爲十二
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
豈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有之說無
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族爲是外
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亦奇甚矣
鍾人傑曰自是大英
雄寓其無聊之志

柳毅傳

唐李朝威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規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大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欬欬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審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

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垂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鉉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兩工也。何爲兩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飽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

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

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鬋，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滿，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孽替，使閨窻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

無害殺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縫綫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

虞初志卷二

柳毅傳

上

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論心毅爲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

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聲鼓旌旗劒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

虞初志卷二

柳毅傳

上

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未言慙愧今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髮鬢兮雨雪羅縹賴明公

今引素書。令骨肉今家如初。未言珍重。今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踟躕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今涇水東流。傷美人。今兩泣。花愁尺書遠。達今以解君憂。哀冤果雪。今還處其休。荷和雅。今感甘羞。山家寂寞。今難久留。欲將辭去。今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珠。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

東坡志林卷三

柳毅傳

十三

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束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

柳毅傳

東坡志林卷三

柳毅傳

十四

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鏤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閒。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閒。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官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惟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

席拜殺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殺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官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殺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殺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南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廬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殺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殺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殺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殺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殺於簾室之間笑謂殺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殺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

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垂負宿心悵望成疾中聞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翦髮以明無意雖君子弁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殺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懼厚未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殺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

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
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
也且以率肆胃臆醺醉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
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倏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
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
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未奉懽好心無
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
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
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
虞初志卷二柳毅傳 七
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
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
其邸第與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
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
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
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
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
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
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

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
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揖
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
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
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散手曰別來瞬息而
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
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
來無人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
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
在
虞初志卷二柳毅傳 八

隴西李朝威敘而數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
斯見矣人祿也移信麟蟲洞庭舍此大非錢塘
迅疾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
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爲斯文
風華悲壯此
傳兩有之

紅線傳

唐楊巨源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

真初志卷一

紅線傳

七

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繁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

解主憂者

真初志卷二

紅線傳

二

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勦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闥房飭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曾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轂枕

前露一星。劍。劒。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楊。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燭。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斬。而。殫。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卿。副。於。咨。謀。

虞初志卷二

紅線傳

二

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其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人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資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

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棒鼓後車。來在麾轡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癰。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蹈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

虞初志卷二

紅線傳

三

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治慶。且無疆此。卽達天理。當盡彌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令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

客竟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鍾人傑曰氣味靈繡
豈曰劬仙庶幾快鬼

虞初志卷二

紅線傳

二五

長恨傳

唐陳鴻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勅於
肝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
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
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
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煇燿景從
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
然悅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
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
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
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
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
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
垂金鑑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絲是治其容敏
其詞婉嬈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
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
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虧
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
致是蓋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
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
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
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
側目故當時謠諑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
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
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
及安祿山引兵向關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
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
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
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
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
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竟就絕於
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
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
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

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官槐秋落黎園弟子玉管發
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歛三載
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
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
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
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
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
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
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
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
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
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
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欽足拱手門下久之
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
珮紅玉曳鳳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
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
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
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

足王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錮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王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

虞初志卷二

長恨傳

三七

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

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芙蓉殿春從春游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安能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

虞初志卷二

長恨歌

三八

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紫迴登劒閣蛾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鬼魅不曾來。入夢隨叩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鬼魂。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扇。轉教小玉報雙成。開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驚攪。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迴。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

康初志卷二

長恨傳

三

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文亦
舊唐

康初志卷二

長恨傳

三



虞初志卷三

韋安道

周泰行紀

枕中記

南柯記

虞初志

月

韋安道傳

唐張泌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衛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持大仗衣畫袴袂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官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虞初志卷三 韋安道傳

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官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

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入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官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

廣初志卷三

安道傳

二

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官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褱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門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

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壁寶玉之飾

廣初志卷三

安道傳

三

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偵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觀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才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供帳女吏列於後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

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卽至故先上告父母驚門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坐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統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

東初志卷三 安道傳

四

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魑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貞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

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乙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貞曰君可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貞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

東初志卷三 安道傳

五

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挈擢噴毒聲如羣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銛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法也但可掃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索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極厚地山川河漢木主職鬼魅

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索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容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於地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

康初志卷三

安道傳

六

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貞卽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卽日命駕而去途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

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劒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旣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

康初志卷三

安道傳

七

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

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
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
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
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
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
帳祖席與安道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
以金玉珠瑤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
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章安道已將月餘既
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具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
虞初志卷三

安道傳

八

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
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
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周秦行紀

唐牛僧孺

余貞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
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
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
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
豪家黃衣闌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
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
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

九

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
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
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
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
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
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
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
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
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

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

十

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胖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後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

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

天寶中官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

幸華清官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

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

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

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

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

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

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

十一

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

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戚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

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

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

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

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

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

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

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官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

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官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會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

七

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人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索單于婦

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特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

七

周秦行紀論

唐李德裕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觀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大牢氏京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關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

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巫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藏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東初志卷三

十四

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彭源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識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開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

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申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

東初志卷三

十五

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幸於早歲因援毫而摠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於牛相思黯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寘之族滅且曰太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又曰太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特以持論堅僻遂與正士爲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者衛公斯言母乃弱於朋黨之偏乎故余嘗謂士君子於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語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斥延蔓數十年而不可已亦可思哉吾於斯傳也重有感焉於是乎書于遠志
鍾人傑曰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
今夕是何年風流調笑假此無傷

枕中記

唐李泌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衰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脢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

虞初志卷三

枕中記

十六

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齋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

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眞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比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

虞初志卷三

枕中記

十七

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徙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殺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

得減死論出授驩收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僞儉位倚傳爲考功員外僉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

虞初志卷三

枕中記

大

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溢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

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謙貧無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室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舉世方熟邯鄲一夢子故演付伶人以歌舞之

虞初志卷三

枕中記

二九

南柯記

唐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鬼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未清陰數畝棼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餽馬濯足俟子

南柯志卷三

南柯記

二十一

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敝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因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僻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老吾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比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

南柯志卷三

南柯記

二十二

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露帳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

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次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劔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

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

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間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

虞初志卷三

南柯記

二七

督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資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以貴不逮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

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

虞初志卷三

南柯記

二七

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馬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誼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勝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紫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迺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

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

真初志卷三

南柯記

二十六

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忌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塌舉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日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

自鞠育之又謂生日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日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悟睡膏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

真初志卷三

南柯記

二十七

何時可到二使謳謠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悲慟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堪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蠹之所爲巢

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查枿尋穴究源旁可
 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
 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
 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
 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
 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
 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
 又一穴西去二丈磅薄空虛嵌空異狀中有一腐
 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
 虞初志卷二 南柯記 二八

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
 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
 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穴窮跡
 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
 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
 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
 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
 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
 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

虞初志卷之三

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
 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
 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
 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
 心道門絕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
 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
 八月自吳之洛憩泊淮浦偶覲淳于生貌楚詢訪
 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
 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其將爲戒後
 虞初志卷三 南柯記 二九

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
 云。

前華州叅軍李肇讚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假物立論其原出於莊生蠻觸之說若搜神記
 之審雨堂西陽雜俎之瑩江城具苑之鼠婦皆
 由是出公佐殆亦附會而爲此者然其意則達矣



虞初志卷四

嵩岳嫁女記

廣陵妖亂志

崔少玄傳

南岳魏夫人傳

虞初志

八目

嵩岳嫁女記

唐施肩吾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末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地乎其敝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箕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昭蜀如畫好鳥騰翥風和月瑩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醎雖上清醒酬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下不知與足下五醎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

葉形類杯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賚諸從者飲一杯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人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於路旁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岳

後縱目璆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有玉女問曰李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於碧玉堂下左劉君笑曰適緣蓮花峰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事章者有何所爲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以其人因賄賂履官塗以苛虐爲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問唯雄於貨財巧僞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峰叟徇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紓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導以笙歌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敕龍神設水旱之計作滬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綱耳其表云某係某克構丕基德洽兆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西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朗清一方尚屯

其氛侵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口
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是稔羣醜。但
使年饑癘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
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疢。其利則
厚。伏請神龍施水竊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
漢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許。可以前賀。誅鋤矣。書生
謂。參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蕭韶自
空而下。執絳節者。前喝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
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

虞初志卷四

萬壽宮女記

四

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醺。
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
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圯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
新。市朝云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
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觀君酒爲君悲。且
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杯
穆天子歌曰。奉若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
興。悔駕驂騑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
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停駕憩昭宮。

冥移玄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
小冷流霞杯泛曙。光紅崑崙。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
酣清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
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杯觴初
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穆
滿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
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修修。當時不
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壠頭。漢主上王母酒歌以
送之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

虞初志卷四

萬壽宮女記

五

盡是仙桃力。看取神僊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
令威能歌。令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
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
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杯久之。王
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
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
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
留金翡翠。翠煖池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
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仙亦慘然於

是黃龍持杯立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王京
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
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卽以鮫鮓五千疋海人文
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牀明月驪珠各十斛
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
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璆
韶璆韶飫飽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請
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
兮雲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
虞初志卷四 嵩岳嫁女記 六

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
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藥
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旣入內有環珮聲卽
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書
生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
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
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塗寂
寞於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

君謂璆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在積習而
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
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
待子於三十六峰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
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見嵩山嵯峨
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鬼葬於
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捐弄家室同入少
室山今不知所在

鍾人傑曰羣仙夜集行酒悲
歌讀之使人生縹緲之思

虞初志卷四 嵩岳嫁女記

七

頁五

廣陵妖亂志

唐羅隱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魄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弃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被

廣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人

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粧樓寢殿，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

廣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九

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卽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解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扇錦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華簾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

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謖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巍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楊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棚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

虞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七

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蓋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飛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

虞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十一

爐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
段燒藝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
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
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
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
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
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
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
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

廣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十二

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
木爲鶴大如小駢羈轡中設機板人或逼之奮然
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
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諸月
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
瑣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
爲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瑣明敏善酒律
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旣惠悟事

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箠篋匿家與奴婢等居
數歲瑣卒於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
之旣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之歲餘通於魯仁
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微弘微自
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
弘微旣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藥
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冥法
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
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

廣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十三

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
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
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
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
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
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
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
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
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

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

虞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十四

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

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刺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輒捷迫蹙師儒攜挈

虞初志卷四

廣陵妖亂志

十五

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

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鬚髮頃尅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駒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

廣初志卷四

廣陵縣志

十六

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過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弄屍道左爲警人刺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峰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備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辦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

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權糴使僞朝受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所養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汙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榮知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陷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警人

廣初志卷四

廣陵縣志

十七

所殺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廣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笑端

予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有張呂迷惑事則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畧乃受左道愚弄不異兒童豈老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出於羅隱隱嘗不禮於千里作此快之其間隱傳之語固自不免溫公乃信之不疑如李繁鄭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石相水山之說亦開元遺事之偽也人謂史遷好奇多變溫公亦未免耶

崔少玄傳

唐王 建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曰玉華君來乎陞怪其言曰誰爲玉華

唐初志卷四

崔少玄傳

七

君曰君妻卽玉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既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天人之音陞莫能辨遂巡揖而退陞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陽所積昔居無欲天爲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卽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當謫落所犯爾爲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歎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

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陞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閭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詰而覲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陞守其言誠亦嘗隱諱泊陞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載謂陞曰少玄之父壽算極於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爲有撫養之恩若不

唐初志卷四

崔少玄傳

七

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噲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陞陞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陞語曰玉

清貞侶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爲玉皇左侍書玉
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
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念
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
情畢於此矣陞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蟻虱黷
汚上仙未淪穢濁不獲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沈溺
久未不忘其恩少玄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
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
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元匪受自
真初志參同惟少玄傳二十
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敘美則真形於自然真安
匪求神之久留光含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
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陞再拜受其辭晦其
義理跪請講貫以爲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
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瑯琊先
生能達此詞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末間但當保之
言畢竟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觀視之留衣而蛻
處室十八居闔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陞
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

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瑯琊人也遊華岳迴
道次于陝郊時陞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
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述其異殿中侍
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
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陞陞出涕泣恨其妻所
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味須臾卽得其
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
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
盡其義因命陞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

真初志參同惟少玄傳二十一
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鍾人傑曰猶
是作宮詞手

南岳魏夫人傳

唐顏真卿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伏苓九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

南岳魏夫人傳

唐顏真卿

三

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宇齋於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大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卽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易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

南岳魏夫人傳

唐顏真卿

三

會陽滌山中爾勤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王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度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卽手授夫人焉主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過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周天仙王今所授者卽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人道上清王晨褒爲太常所敕使教於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

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太府調和三。竟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漱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鐘。陽谷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喉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解於虛金附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誅駕歛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亂。荒夫人撫養內外。旁收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

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鸞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秘要。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攝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處初志。志爲四。南岳夫人傳。王君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大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入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主

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三夕又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

康初志卷四

五

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殺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諫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敘青精饌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義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卽夫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

有是西宮定本卽是玄圖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攜煙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翰精論九玄之逸度汎萬春之長生真言玄浪高談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旣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

康初志卷四

南岳真夫人傳

二十七

邁勤注理盡心禪意竭如履冰火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毋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官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區故當因煩以無領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恡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眞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審張良三期可謂

驚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酚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務火，務光剪髮以入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跡，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嶽曰：人死必視其形。真初本壽，而後天壽。夫人壽如生人尸解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沈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

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卽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尼九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求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貞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愠結之晒，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

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
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
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
故能秀頻翹旣彼入素翰道成初不遑人事則可
預使爾形氣消夫人旣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
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撫梗踪跡殆平
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
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
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
庚初志卷四

鍾人傑曰人謂真卿兵
解傳之列仙有以哉

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庚初志卷之四



庚初志卷五

無雙傳

謝小娥傳

楊媚傳

李娃傳

庚初志卷五

無雙傳

唐裴說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

唐初志卷五

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闕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嫁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齎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

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鑠却大門鑠却大門一家

唐初志卷五

無雙傳

二

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舍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扇鑠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鑠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坐或立

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

唐初志卷五

無雙傳

三

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綰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投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

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

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

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

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

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

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

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

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

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輓車子十乘下

唐初志卷五

無雙傳

四

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

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

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

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

日堅守若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

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

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篝火不敢輒

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

郎使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

細摺重

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間，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間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

唐初志卷五

無雙傳

五

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求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開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開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場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

手拍胸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啖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

唐初志卷五

無雙傳

六

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

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緣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箒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無雙傳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鍾人傑曰此傳宛素俊潔
至茅山一九奇快千古

謝小娥傳

唐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姓與同僕輩數十悉沈於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

虞初志卷五

謝小娥傳

八

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辦。余遽請齊公書于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而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

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

虞初志卷五 謝小娥傳

九

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至，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兄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

爲傳

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携大鯉兼酒詣蘭，娥私嘆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兒。既去，春沈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檣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尋陽太守張公喜因而行，覈其事，廉吏旌表，乃得免死。而已元和十二年夏，歲復夫父之讐，畢歸本里，見

虞初志卷五 謝小娥傳

十

親屬里中豪族爭求娉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兩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五月，余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郎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父誓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尼師

曰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誓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誓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復而遇

虞初志卷五

謝小娥傳

十二

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誓節也備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也如小娥足以傲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鍾人傑曰此定當時實事故文不甚雋永

楊娼傳

唐李羣玉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喜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虞初志卷五

楊娼傳

十二

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歿之沸鬪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撒奠而死

康初志卷五

楊娼傳

十三

鍾人傑曰讀之有餘韻

李娃傳

唐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環奇有足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僑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閨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眊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

康初志卷五

李娃傳

古

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扇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五

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敘寒煥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

曰唯唯生乃召其家童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疎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糝衾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詎謂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其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常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十六

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已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倡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俊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醅求之可乎

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二

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跽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耶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

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十八

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搗瘡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不起所疾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闔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絲是凶肆多日假之令執穗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轡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迺餽錢二萬索願焉其

有是德之
有是德之

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
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
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
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
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
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舉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
勝師有慙色迺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鬚者擁鐸而
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

虞初志卷五 李姓傳

十七

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
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
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
嬰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
不勝乃歌雅露之章舉聲清越嚮振林木曲度未
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慙耻密置
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
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人
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

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婿也見生之舉措辭氣
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
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
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聞馳往訪於
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徵
其名且易之矣豎慄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
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
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
汗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迺徒行出至曲江

虞初志卷五 李姓傳

十七

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
苦而斃父弃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姬者陰隨之歸
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
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其荷而歸以葦筒灌勺
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
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弃於道周行路咸傷之
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
裘裘有百結縷如懸鵲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
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

鄺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嚮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閭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領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繻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三

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弃之又因躡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耳某爲姥子追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

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蘇乳潤其藏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以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三

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弃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欽衽喜歡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龔淬利器

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衛多士。爭霸羣英。生絲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俊。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叅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當自刎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劔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至劔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五

詔入拜成都尹。兼劔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劔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沒。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歲三秀。

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

贊曰。嗟乎。娼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撫掌歎聽。命余爲傳。乃握管濡

虞初志卷五

李娃傳

翰疏而存之

鍾人傑曰。此傳摹情甚酷。

虞初志卷之五



虞初志卷六

鴛鴦傳

霍小玉傳

柳氏傳

非烟傳

虞初志

六

鴛鴦傳

唐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滔滔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

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

從大漢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
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其所以報恩也。命
其子曰。歡。即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
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
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容不
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
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
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
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
康初志卷六

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曰。
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
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
久之。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下然則無由也。張大
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
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
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牆花影動疑是玉
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
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
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
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此。因給之曰。崔氏之
賤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
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至。則端服嚴
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
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信淫逸之詞。始
以亂人。之亂。而終掠亂以未之。是以亂易亂。其去
幾何。誠欲終其詞。則係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
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

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臨軒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

虞初志卷六

一

四

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視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齒廂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誚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贈

之崔氏宛無難諾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覲覲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辦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遠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瑟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

虞初志卷六

一

五

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旣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日往矣旣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歎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日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贈

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
攬來問，無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
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
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
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未以遐弃。命也
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
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開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
夢寤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
尋常。幽會未終，驚覓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

東初志卷六

書

遇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
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斂。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
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
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
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
愚細之情，未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
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合款何
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
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

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
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
珍重。珍重千萬。王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
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
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
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散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
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未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
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
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

東初志卷六

書

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
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
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
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
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
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珞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
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
，花明隱綉龍。瑤釵行綵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

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家轉面
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
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葉馥膚潤玉肌豐
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惹
惹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縈繞意
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
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藉藉旭
日斬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
枕酥尚殘紅羅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

虞初志卷六

六

八

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
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
而張亦志絕矣稱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
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
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
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
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
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
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面

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
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
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舊轉下迴懶下
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
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并置今何
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
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嘗於朋
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
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

虞初志卷六

六

九

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
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歌曰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窻嬌女字
鶯鶯金雀姪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
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或謂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表耳
余按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言鄭濟女而唐
崔氏譜未嘗尉鵬亦娶鄭濟女此爲微之
自表無疑者宋王鈺性之辨昭昭信矣
鍾人傑曰此傳得漢卿演爲此
劇風流絕艷遂作千古相思史

霍小玉傳

唐蔣防

大厯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

唐初志卷六

霍小玉傳

十

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其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

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機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肝遺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慨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開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女生滌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

唐初志卷六

霍小玉傳

土

半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請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人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遶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

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
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未奉箕帚生謝
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
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卽拜迎但
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
人旣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
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
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
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哥愛才鄙夫重貌兩
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大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
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疆之發聲清亮曲度精
奇酒闌及頤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
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
至言敘溫醇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
幃睂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
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
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
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

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
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纈
著之盟約玉固收淚命侍兒櫻桃寒握執燭授生
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篋箱筆硯皆王家之
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
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論山河指誠日月句句
悲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
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
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鄆縣主簿至四月
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
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索懷玉謂生曰
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
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
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
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
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
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
選高門以求奉養亦未爲晚妾便捨弄人事剪髮

披緇風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始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廬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巧，便托假故。盧初志卷六 小玉

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週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不同傳。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闕，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俟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

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怏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憐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盧初志卷六 小玉

又請假入城，就親潘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之。

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飯牡丹花步於西廊遽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弄致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維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離乏文藻

會得親清

揚某之身入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傍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令鑲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

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求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僥勉之間強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欬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數數十

盧志卷六

十七

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鄙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未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未嘗今當未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奠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

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襪紅襪帳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歲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慢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犀釧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箭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掩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腰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

名姬曰管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管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閭門山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圍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風流倖古稱馬卿
較十郎薄乎云爾矣

柳氏傳

唐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
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
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諧善誦詠李生居之別第與
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
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
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怙
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

唐初志卷六

三

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
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
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
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
十萬佐翃之費翃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
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廣權翃上第
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
以濯流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鈿足以侍
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鸞粧

唐初志卷六

三

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
異且懼不免乃翦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
蓋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翃名請爲書記泊宣皇
帝以神武反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襲盛
楚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鳴
咽左右悽惻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
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
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
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
師延佇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
以駿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翃偶隨之自車中問曰
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
叱利阻同車者請詰且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
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嘗
遂未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
車麟麟目斷意迷失於覩魄翃大不勝憤會淄青
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翃翃彈應之然意色皆喪

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
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
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
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
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
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
斷候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
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
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

唐初志卷六

二十二

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
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
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
沙叱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下無爲
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
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
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
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
人

論曰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
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常態辭之誠可繼
許候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
功待事立惜善埋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
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絲也

傳甚文俠
論更備說

非煙傳

唐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
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
筆尤工擊阮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隣
天永盧氏第也亦永縵之族不能斥言其字曰象
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
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
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
妻伺非煙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
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
如乃取薛濤殘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
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
媼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
趙郎大奸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龔
悍非良配耳乃復請篇寫於金風牋曰綠慘雙蛾
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
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

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劍溪玉紫紙賦詩以射
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雨情深薄於蟬翼
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
輕雨灑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篇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煙
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
將幽恨小庭前沈沈良夜同誰語星隔銀河月半
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
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
碧香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
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軟怯曉風象結錦囊於
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迴
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
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
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蔥蘭之
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
孤短韻寧爽後期惆悵寸心書豈能盡兼持非什
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蟻

頻叩頭與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
通報徑齋詣煙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
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折
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
之心情契覓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
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
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
泛金徽而寄恨魚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
飛鳳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

東初志卷六

二十六

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
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
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
源諸女伴等開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媼令達於
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
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笑至且拜
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
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
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曠黑象

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粧盛
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
門入堂中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
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
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
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貌見
出入之心已誓幽庸未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
明日托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
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藥宮仙取來煙

東初志卷六

二十七

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恐怕不相識相見還
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
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
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
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
或景物寓目誦詩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
者周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擬其女奴奴陰銜之乘
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
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迫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

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
 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
 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
 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
 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急而假寐煙呼
 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
 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
 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塋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
 其強死矣象因受服易名遠寓江浙間洛陽才士
 有崔李二生常與武豫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
 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
 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
 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竟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
 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
 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

李生卒時人異焉

採箋詩句
 映帶甚佳

虞初志卷之六



虞初志卷七

高力士傳

東城老父傳

古鏡記

冥音錄

虞初志

八頁

高力士外傳

唐郭湜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杵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未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兵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

唐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會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爾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與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

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何如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願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

唐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二

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宅內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與黨錮之獄楊裴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備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闊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宅內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

唐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三

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旁流足以吞食鯨鯢剪滅封豕諸餘纖介會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徵臣至愚幸契大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刑不軌咸就誅東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開宿憾林甫

被戮棺之刑寧侯後圖國忠播宣淫之耻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受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

唐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四

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翻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之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擐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真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

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叩誅夷號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從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即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

唐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五

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劔門

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需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遠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劔門

唐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六

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莊僞勅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

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
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
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
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次安於號路上元元年
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
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
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
化人戴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令
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

肅初志卷七

高力士傳

七

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
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
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
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官安置乾
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
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
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
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
貪總軍戎興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弃回邪遂

使輔國焚惑兩宮戕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竊
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
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
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見
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
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
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
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
座

肅初志卷七

高力士傳

八

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
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
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攏御馬而至西內安
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官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
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
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須
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懷
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
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觀看掃除庭院焚香

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其論
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劫於功臣閣下避瘧日
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
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
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略
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
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
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
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

虞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九

以其久侍帷幄頗効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
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
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侍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
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
詩曰煙燼眼落膜瘴染而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
如此餘可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
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
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
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入

虞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十

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收元爲
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
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
夜無時傷感行路收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
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
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
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
三聖昇遐攀號不追孤克族視驅泊何依泣下露
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
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
輓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舊追贈
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塋玄宗陵高公
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
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習上
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詎取此言
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
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
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

與汝別時記語否。曾前有黑子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既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

虞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十一

平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死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敬上皇燕言首尾甚詳。讀之有無限悽憤。起結二段更煙波跌宕。

虞初志卷七

高力士外傳

十一

東城老父傳

唐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官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

唐初志卷七

東城老父傳

十三

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葬。歸葬雍州縣官爲塋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闕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買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鉅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舉。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官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導羣雞，敎立于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矚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觥萬夫跳劍尋橈，蹴毬踏繩，舞于竿頭者，索氣沮

唐初志卷七

東城老父傳

十四

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
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
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
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
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闕
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悞十四載胡羯陷洛潼
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便門馬路道
窮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
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

虞初志卷七

東坡志林

七

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
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
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
顓頊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
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黧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
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
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立甍羅
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
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畫

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
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
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
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
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
昌因目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
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
永并州甲隨太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
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

虞初志卷七

東坡志林

十六

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
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
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
宿鴻祖於齋舍語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
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屬雞求媚
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
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
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
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

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
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
薊州庸調繒布駕轉連軌空入關門輸於王府江
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官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
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
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
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
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鄰間有人禱
病法用阜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
虞初志卷七

東魏書

十七

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
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
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
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
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
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
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
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
皇北臣窮廬東臣難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

一來朝會視之禮容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
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
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
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致
應而罷去

此傳可補開元遺事較他
作徒爲怪誕語者自別

虞初志卷七

東魏書

十八

古鏡記

隋王 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騏驎蹲伏之象，遠鼻列四方，窺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人影。

虞初志卷七 古鏡記

尤

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

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雉家。雉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雉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斃，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人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成人而千歲，醉而

虞初志卷七 古鏡記

二十

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道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窺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雒家隣里與宴誰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

唐初志卷七

三

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怪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海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

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次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

唐初志卷七

三

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箴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使願豹生取著蘇公自撰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

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

虞初志卷七

鏡記

三

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肺腑，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

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福立及也。度以爲好，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常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肺腑，卽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微遠，良久乃止。變心獨怪，明

虞初志卷七

鏡記

三

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齋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

康初志卷七

言鏡記

三五

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霞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少石梁

坐玉壇屬日暮遇一箬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姓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姓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但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觀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

康初志卷七

言鏡記

三五

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關卽池水出黑雲大電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壤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犷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背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其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瑋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寢不堪忍勣問其

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勦亭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耶。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勦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壑。躋躡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

虞初志卷七

古鏡記

三

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勦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鼉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勦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末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況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

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勦故人曰。趙升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勦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勦停處。勦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為主。禮勦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閤子每至日晚。即覲粧銜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閤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勦謂敬曰。引示閤子之處。其閤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啓。

虞初志卷七

古鏡記

三

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勦曰。粧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勦拔窓櫺。子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殺我。胥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

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盧岩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中悲鳴。虞初志卷七。古鏡記。

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開匣

視之。即失鏡矣。

荒寒時遠
猶然古色

冥音錄

唐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婦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苗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

虞初志卷七。冥音錄

三十

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

帝召居宮一年，以我直移宗皇帝宮中，以筆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竟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王，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

虞初志卷七

三

因執筆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然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歎。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三，斛林歎，分絲調四，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廣陵散，正商調二，行路難，正商調二，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仙，小石調二，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紅鵲影，雙林調，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欄林歎，紅鵲影等，宴飲即飛琵琶，蓋為佐酒長夜之歡。穆

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醴醑令官人遊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詞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歲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古之七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自州州白府，刺史崔璿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槍縱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官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

虞初志卷七

三

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辨異清商絲竹賞金歌紅鵲影曲名更在

虞初志卷之七



虞初志卷八

任氏傳

蔣氏傳

東陽夜帷錄

白猿傳

虞初志

人目

任氏傳

唐沈既濟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崙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托身於妻族與崙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崙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崙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步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其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二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

十少頃延入鄭子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二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婦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衣理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兄弟某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旣行及里門門局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燿鄭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

康初志卷八

二

墮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被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蕪荒及廢圃耳旣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

何相近焉鄭子曰卿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弄乎對曰安敢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敘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患忘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榛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

康初志卷八

三

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峯伯叔從役於四方一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峯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峯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峯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覲之俄而奔走逐命氣呀汗洽峯迎問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峯姻族廣茂且風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峯遍比

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崙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崙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崙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漂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崙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二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崙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踐身匿於扇間崙拽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崙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崙以力

虞初志卷八

任氏傳

四

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崙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崙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崙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俊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眾矣而鄭生窮賤其所稱慙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儉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糲可給不當

至是崙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崙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崙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舉步不常所止崙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崙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賸以是長安狹斜悉

虞初志卷八

任氏傳

五

與之通或有妹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崙曰幸甚驛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崙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崙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十福寺見刀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麗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崙拜

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刀家月餘釜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釵以爲賂釜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釜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驢以送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岑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戒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動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

虞初志卷八

任氏傳

六

日任氏密引釜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自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背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見皆嗤之曰是弃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耐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

虞初志卷八

任氏傳

七

墮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司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沒其半以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舊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益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釜釜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釜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釜曰此必天人貴戚爲耶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釜資助釜更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月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俱鄭子甚惑也不

思其他與。盛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峯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效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上。里餘爲天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

唐初志卷八

任氏傳

八

木爲記，迴觀其馬嚼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泣然對曰：「歿矣。」峯聞之，驚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峯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駭，非人者何？」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握馬

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沈既濟居鍾陵，常與峯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峯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

贊曰：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謂識之士必能標變化之理，察人神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觀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吾將軍裴其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

唐初志卷八

任氏傳

九

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官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則拾遺朱放因旅遯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譙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其深歎駭，因請阮濟傳之以志異云。

狐爲妖，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爲男女變幻者，不主於淫佚也。意將藉其氣以自求，如所謂坎離之術也。故道家取其法曰：「演氣經。」夫入之與仙，本一階耳。乃後神於聲色貨利，以欺之。蓋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可以自作矣。然往往終膏鼎，成者十無二三，信乎魔障之末易脫。與子游兩京，得狐事數十，擬聚而傳之。姑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蔣氏傳

唐張泌

吳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香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豫且之網俾免剗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境會川廣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通

虞初志卷八

鱗介

十

魚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皆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脅臆昔日恩遇常懷慙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鼈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爲城避浪爲地闊三門坦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萬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爲瓊宮朱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網罟頃刻畢備其尊疊器皿玩用之物皆

虞初志卷八

鱗介

十

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香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衝躍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厭覲五紀于茲雖魚鴈不絕而笑言久曠動企盛德衷腸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喝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纛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敘醑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後吾於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寶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慙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駟馬聲則有

綠衣玄冠者。貌甚偉。驅殿亦百數。既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僂而進。方卽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杯盤。屈原曰。湘江之孤。冤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刺洪鐘之劍。不刺杙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於五湖之上。輝映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名。不敢以常意奉侍。何虞初志卷八

取河源塞泉脉。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司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鵝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歟。對曰。然。屈曰。子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煙。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虞初志卷八

其袍走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弱利弱
名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霄漢神歌曰
山勢榮迴水脉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
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嘗溪神。湘王歌曰。渺
渺煙波接九嶽。幾人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
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
曰。浪瀾波城秋氣涼。沈沈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
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綺席。飈飛
白玉艷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

虞初志卷八

齊氏傳

十四

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
燐燐。夜接朝行宴渚官。鳳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閑
奏冷秋空。論心幸遇歸同友。撫分慙無輔佐功。雲
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杯
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鸞驚以降瑞兮。惠山雞之
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困砥礪之爭輝。當後門之
四關兮。瑾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用兮。宜昏暗
之相微。徒剗石以爲舟兮。願沿流而我遺。將刻木
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濶兮。靡羣

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
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晚。
晚兮。川雲收。棹歌四起兮。悲風幽。驚骸汨沒。我名
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
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
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
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芝瑤
華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謂予持杯以淹
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

虞初志卷八

齊氏傳

十五

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囂振繁榮。神
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風
瑤瑟合清商。賢璫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
人。無能正頽綱。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
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帝觴。今日
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游浪侶。遽恐白日光。海
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
鴟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
交戰兮。吳無全龍。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

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
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
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怫鬱之心曾
當靈境之良宴兮謬鐫組之田容擊簫鼓兮撞歌
鐘吳謳越舞兮歌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鏦鏦顧保
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晉郡城
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
起波間車馬音猶合咽頃之無所覩曙色既分巨
壑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虞初志卷八

講氏傳

十六

江天鼓吹

東陽夜怪錄

唐王 洙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
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
因隨籍入貢暮次榮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
虎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
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
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及元和八年也翌日到渭南縣
方屬陰晦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

虞初志卷八

東陽夜怪錄

七

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舍先於赤水店俟
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
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
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
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小三四里有下塢林
月光依稀微翠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
甚自虛竊意佛宇之此有什僧將求委焉則策馬
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
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

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
適僮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
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
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
藉藟葉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
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
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
故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
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

虞初志卷八

東陽夜錄

六

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
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
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
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聞
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
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
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
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
虛昏忪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簪吹雪勃

佛若見着早衰者背及肋有塔白補處其人先發
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丘主然犯雪昏夜止此自
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
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指清揚他日
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
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訖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
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
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美此時則似周坐矣
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

虞初志卷八

東陽夜錄

七

卽聞人誅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
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
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
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
如失口哇昨殆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
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吃有峰巒之狀西望故國
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時
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
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於維繫巍巍道德可

爲首出嶺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窺其高。
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
煎迫不堪。且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泥微。負荷
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職意在此
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
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
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
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換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
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

虞初志卷八

東坡先生集

三

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
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
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
慰羈情。令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
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
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
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味。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
沃羣囑。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
何謝。允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

遠。夜艾典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
禮闕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親心。朵頤。謂說草之性與師丈同
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
話。可以忘於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
攻城陷士。爲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
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作歸何門而
得離火宅。亦用車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
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
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
虞初志卷八

東坡先生集

三

覺。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
爲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
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
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
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听谷深峻。必
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
秘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
深荷秀才苦情。事則難於固達。况老僧殘疾衰羸。
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
我。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

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峰。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偶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敗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亦家舊也。詠雪有獻

康初志卷八

東坡先生集

三

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鑒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必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踴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其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事見今古注。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氣。故第十。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今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實主相論之詞。頗甚稠香。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在。老吳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吳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尚各現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贈。席一。噉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

康初志卷八

東坡先生集

三

蘇陽場定鶴拳。正思仙仗目。翹首御樓前。養鬬形如水。迎春質似泥。信如鳳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因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開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藏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荷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

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
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
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
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宋人文華若此未離散秋
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
有所繫意屬自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
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殷輕貨此會不至
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
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
虞初志卷八東陽夜錄 三十五
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
胃大去方以論文與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
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
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
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甚有爪距頗聞繁
廉音上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
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臂聞其說介立
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圖伯比之胄下得姓於
楚遠祖夢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禮經補

持姓入蜡迎虎迎備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
人倫所齒只令馴狎稚子悍守酒旗誦伺妖狐竊
脂媚寵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
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目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
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桃
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
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
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狐裏如辰陽此房於吾
殊所乖闕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
虞初志卷八東陽夜錄 三十五
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
夢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
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
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
自虛相見初稽禱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
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
胃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
密內達肝膈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
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

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賔筵作者雲集欲出口
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汚諸賢耳目詩曰鳥鼠
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兎皆變應見
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
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贊所宜幸陪羣彦
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
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
清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
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冰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

虞初志卷八

東晉書

二十六

曰朱八世與庖氏爲讎惡聞發礪之說而去耳自
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
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建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
見機或爲知己吹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
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
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兎終當
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
秋草歐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
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鐘

則比朋餉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雲
窓牖穢穢鼻雖罕風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
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櫬退尋所繫之
馬宛在屋之西隅鞍轡被雪馬則斃草而立連疑
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素馳一貼
腹跪足偏耳齟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
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
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
見一老雞蹲馬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

虞初志卷八

東晉書

二十七

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麩
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駭貓兒眠於上咫尺內
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弄破笠一自虛
因踰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
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
去過山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園視一牛踏雪齧
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於此繇崇自虛過
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脾
脫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關荆扉晨興開徑

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
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
來之見叟倚簪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
莊家先有一病索馳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
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之驢一
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
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
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
甚事有不可卒語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
虞初志卷八

主人

談詩托道
野興蒼然

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
求訪自虛慨然如喪覓者數日

白猿傳

唐江總撰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
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人
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舉麗人
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
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
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丑而
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

虞初志卷八

三九

失妻矣關局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閣
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
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峻嶺以索之旣逾月
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纖履一隻雖侵雨
濡猶可辨識紇尤懷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
持兵負糧嚴搜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
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
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韻縹緲
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蕉豐茂

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
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
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
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
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
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
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
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
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

虞初志卷八

三十

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
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
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
驕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紇
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
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
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
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
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若飛

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
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
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
則扶之而去又聞嘻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
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覺縮求
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
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
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
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 羞盈品羅列杯按凡人

虞初志卷八

卅一

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隻婦人三十
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
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
白紵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
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
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
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歛然而
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
不立得夜就諸牀踞戲一夕皆周末嘗寐言語淹

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猱獬類也今歲木葉之初
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
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
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
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常有人至
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
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宝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
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
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
虞初志卷八

廿二

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唐歐陽率更兄寢長孫太尉嘲之有誰言麟閣
上畫此一猱獬之語後人緣此遂托江惣撰以
誣之蓋藝家游戲三昧如毛穎輩華之流爾大
抵唐人喜著小說刻意造怪轉相擬述豈非文
華極盛之弊乎吾黨但貴其資談微供諧噱安
問其事之有無



陸氏虞初志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陸氏虞初志不著其名惟第一卷中續齊
諧記有跋稱得於外舅都公家疑爲都穆壻也其
書所收諸家小說惟吳均爲梁人餘皆唐人雜傳
不出太平廣記之中殊乏異聞白猿傳舊題江總
雖曰托名然旣爲謗歐陽詢而作則出於隋末唐
初更無疑義乃以毀唐末未免失倫則亦隨手鈔
合取足卷帙無所銓次之本矣

祝子志怪錄五卷

〔明〕祝允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祝世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志怪錄五

卷》提要

校山志怪序

孔子不謬怪而齊諧志之齊諧
書不傳而續之者吳均曹毗
祖台之牛僧孺然如吳吳祝
校山先生有志怪若干卷坊後
此存五卷會其曾孫仁甫文學
志怪 我序一
圖刺罪知欲并刻茲編而不能
全也余家有五卷遂摠付之刻
刪乃問序於余。生也晚不識先
生時於休承先生處沃其緒綸
蓋先生於書名所不讀於學多
所不窺天姿英邁俊朗卓絕舉

一世各有當其意者雖酒狂興
發手不傳批口不絕談退而撰
述著作固畧刺暇若志怪者志
其耳目聞見之可驚可愕可駭
可異者筆之於冊若曰宇宙大矣
洪纖高下何所不有今人徒見前

志怪

錢序二

人所書謂本多是事子虛烏有
姑妄談之不知物有常變理有
迴互常不為常二六為變二不為
變二六為常常二變二遞相隱顯
或常或變迭為呈露常不足言
變始為怪豈理也哉昔人不云乎

日月之著明山川之融結此至
怪者也見以為常至鬼嘯於梁
山移於地牛鬼蛇神狗妖鷄禍
遂以為怪易有之精氣為物游
魂為變物者氣之凝積者也物
久則靈變者氣之流衍者也魂交

志怪

錢序三

則滯依草附木勢所必聚莫足
怪哉夫赭黃重於隋朝
國禁因之今則男子多不赭衣
緋襪誅於齊帝不豈褻服今則
男子多不緋襪大夫不可以徒行
今則空鄙夫肩輿塞道而鵠尾

獸環朱扉画棟僭擬王侯矣婦
 人出必擁蔽其面今則絮三彼姝
 露裛行路而聽經禮懺入山宿寺
 穢德彰聞矣其他怪事不可枚舉
 詎公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靈
 龜知剖老桑知焚乎假令校山
 志怪
 錢序四
 先生：此時則志怪不心十卷須
 百卷耳孔子豈能不以哉齊諧
 豈能不忘哉嗟乎世變江河莫
 知虛極即謂之常可也不謂之
 怪可也化育世傳清德績學能
 文雖黃校對致：不倦能不自

是下問賤子：何知大是怪事
 不得已勉狗其請因書所不平
 者序而弁諸首

萬曆壬子仲春既望

卿後學錢允治撰



孫男安國書



志怪錄自序

志怪凡五卷語怪雖不若語常之爲益然幽詭之物
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事亦非人尋常念慮所
及今苟得其實而記之則卒然之頃而逢其物值其
事者固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已不爲無益矣况
恍語惚說奪目警耳又吾儕之所喜談而樂聞之者
也昔洪野處志夷堅至于四百二十卷之富彼其非
有喜樂者在也則胡爲乎不中輟而能勉強于許久
也吾是以知吾書雖鄙蕪不敢班洪亦姑從吾所喜
樂而從之無傷矣若有高論者罪其謬悠而一委之
以不語常之失則洪書當先吾而廢吾何憂志怪亦
取漆園吏詞

已酉冬十月既望枝山祝允明書

祝子志怪錄目錄

卷之一 計四十五事

陳僖敏俞宮保

王先生

還娘

風李秀

蝶怪

鼈怪

劉西江

斬鬼托生

郭耳大神

章文仲

一孕五兒

天裂

呂家怪婢

尊經閣神像

祝子志怪錄 目錄

文宗嚴

施狀元

菜道人

妓乘魚

柏妖

石羊鳴

石馬飲水

冷謙

蓮花和尚

唐訓科夢方虛谷

還菟木

鬼告狀

林婦心恙

鬼買棺

分皮老子

天墮草船

陝西女

白犬怪

從祖父爲神	金茂
馮憲副	李七
貢尚書	王捉鬼
燐	海神請讀書人
雷書	魃
石男女相	保保
許九朝入冥	
卷之二 <small>計四十五事</small>	
腹裂生子	京師黑青
祝子志怪錄 <small>目錄</small>	
訛言	謝老牛
老人賣鬼	葉宗可
傅澤民夢	葉琦
王生兒	張道士
楊禮部父夢	測字
參政公	蔣君科第前兆
朝天官道士	大陰人
檀相公松官人	鬼送葬
法僧遣祟	張氏犬

王生	安氏牡丹
水鬼	雷拯沈氏
鬼侮人	俞少保易骨
蕉精	箒妖
報狀元	張凱求逸
鼠精	盛明卿
龔僕	柳樹精
桃花仕女	顧彥輝投宿
雷宥孝子	謝氏墓地
祝子志怪錄 <small>目錄</small>	
吳狀元戲土神	趙翁釋賊
雷擊毒醬	水關
雷辯冤獄	呂翁降詩
吉昌	
卷之三 <small>計四十八事</small>	
文公大爲鬼擾	猪肉火光
南京匠人	猫言
耳中出物	長橋美人
姑嫂生子	一胎三兒

范文正公爲閻羅王	王鍾
鄉人妾	周希載聞鬼哭
都玄敬夢	張漢文見鬼
司牡丹	蔣令作土地
先公夢證	先公夢純陽
山西藩司廨	鷹攫食
鬼哭	狗姦
重書張道士	鴨異
陳氏五通	地震白毛
祝子志怪錄	目錄
燕雛篇	陸稍入酆都
罡風鎮	土之怪
龍王誅魚	人魚
曾必達	華老
狗孽	周岐鳳
鼈異	沈繼南家犬
錢御史妾	娼家厭術
兒怪	廣人冤死異
王生見神過	雄雞生卵

鎖口法	瞿生死作狗
一產五孩	
卷之四	計三十八事
李子隆王臣	沈姊夫夢
徐舅降箕	辛卯筭
俞完	袁忠徹相術
周七郎	武功公夢
公子夢	賀解元
感樓夢	先淑人歿後託徐三夢
祝子志怪錄	目錄
范李夢賀守	廷問兒夢
沈先生夢	長橋美人續補
雞禍	陳文盛
賀太守	長清兒說冥事
陸言符遇呂翁	劉良
顧秀才	走無常
呂傳傳五聖被譴	婦人生鬚
大青小青	陳懷入冥
王老	盧三打鬼

翁老娘	天譴陳常
雞言	郭同知伐樹
耿公	張千戶家孽
周氏家孽	酒泉
卷之五 <small>計十</small>	
馮百戶	樟柳神
一母三十六兒	耳中人物
一孕七兒	鬼共桔槔
井異	于尚書
祝子志怪錄 <small>目錄</small>	
張公見鬼	魚貶眼
王生遇八兒鬼	金山寺鐘
梅講主	鯁魚吞人
王安見怪	鬼畏釘
錢六姨	放水燈
人產蟒	串桶大仙
陸林	七眼兒
劉御史	陸仙人
裴三	王達

六

志怪錄目錄 終

目錄

曾孫男世廉謹輯

七

周法	尤直筆
王三娘子	狐丹
鬼戲取帽	申屠巫
潘氏女	夏春
沈郎錢	虎頭魚
沈生送鬼	嚴恒沈恒
孔鏞星	

祝子志怪錄卷一

吳 祝允明希哲譌

豫章 祝耀祖述之校

陳僖敏俞官保

陳僖敏公與前太子太保俞公仕朝嘗黎明同人郡庠有居人寢門內聞街中鎖械聲潛窺之一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與囚皆倉皇曰丞相來了宜急避之皆入古廟而沒其人念囚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則二公隨至矣

祝子志怪錄 卷一

王先生

山東王先生凱天台陳先生暢同爲蘇郡司訓一日陳謂王曰昨夜夢君作吾邑令豈他日兆乎王曰我豈不堪作君父母官邪相與大笑歲餘王秩滿赴銓果擢知天台縣

還娘

泰和蕭都憲子婦劉氏字還娘年十七歸蕭得疾死蕭氏從術家言未及旬卽殯之郭外還娘初死時有鬼謂之曰汝當更生候塚上鳥噪卽其時矣既而人

冥府見王者三人坐顧還娘曰誤矣奈何吏白盍姑

留之王不可遂放歸途間見鄰婦亦被逮來還娘問

之婦曰以女奴擅設一鵝筆之至死爲其訴冤追至

耳還娘旣生在棺中無計以出俄而隱隱聞塚外羣

禽鳴噪有人見而怪之至墓傍聞號呼聲奔告蕭氏

發之婦瘁弊已甚湯液救治漸以強爽訖安計死十

七日矣方鄰婦答婢時還娘死已數日以是知其不

妄

風李秀

祝子志怪錄 卷一

風李秀者不知何許人也陽狂奇譎人因呼云洪武

之末秀已老托跡燕府赤籍無他異獨 王知其人

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鴟吻無故墮地 王甚惡

之左右莫敢進釋 王意秀聞突至前 王曰秀吾

殿獸墮地何也秀曰此獸要換色耳 王曰道癡子

胡說一日啓云來日臣生辰欲請三護衛飲酒乞

殿下爲臣召之 王笑爲令諸將校咸詣秀秀已出

扉屋蕭然畧無管具老妻坐屋下云秀請客未歸請

少待之諸校坐門外地以上以俟比午秀貿貿遠來手

持楮錢揖謝曰勞諸公至侯燒紙畢奉欸也乃置楮錢於地不抖擻使開散便舉火煨之煙勃然起衝人涕淚交出諸校不勝忿姑待之紙既燼秀乃持箕簸運灰大颺雷集羣衣秀大言曰如此模樣汝等指揮每還不起來音聲衆以為狂咸詬詈去復于命王問秀召飲醉乎衆以實對王大笑更為命酒賜諸校及秀飲太師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梁間積埃墮其背秀疾趨進從後拍其背三公訝之秀謾言曰如此大塵還不起乎我拍公起耳如此類甚多又嘗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密啓王曰某地貴不可言殿下寧有可塋者否

王曰誰邪秀曰固知殿下無當葬者獨不知

殿下幼時乳母為誰今存不耳王曰既死而棄葬

其所秀曰可矣因勸更葬王從之其地去西山四

十里平壤間今人呼妳母墳是也及太宗皇帝卽

位秀尚在無幾忽隱不見後莫知所終云秀嘗至後

宰門側一寺寺壁新聖潔甚僧將命工圖之秀曰我

為汝畫顧簷下一筐中有瓠項甚多秀一一取之蘸

墨印壁上僧恚詈秀曰無庸怒因取筆寫其下成沙

灘之狀瓠迹傍一一加以釐足悉成蟹俯仰傾側態狀各異望之蠕動如生焉後展京城拆寺勅勿毀此壁輦致門外某寺今存

蝶怪

洪武辛丑休寧縣蝴蝶大如紈扇飛止入室忽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後大有水

龜怪

臯橋開酒館人張海買數龜投釜中湯已三四沸矣海為糜爛啓釜視之龜昂首視海長吁數聲海大怪祝子志怪錄

卷一

四

急擲於水數龜遊行蹣跚而去

劉西江

永樂間有劉西江者好遊一山寺僧頗厭之寺有空室宿者多死西江至僧盛饌享之此室勸酢令大醉就宿焉二鼓猶醉聞誦觀世音經其聲漸邇西江起坐時月色如畫因從窻隙窺之乃美婦人也誦畢向窻合什作禮窻自開婦人從窻入便據上坐俄而吐舌長丈餘將逼西江西江倉皇以被撲之婦人若嘔噦狀遂去不見蚤起亦不言謝諸僧去行過山側見

一巨蛇吐舌而死西江曰此蛇精卽宵間之婦也非吾必爲彼一飽矣還以告僧僧愧謝之自後其室謐矣

斬鬼托生

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揚時王師已過積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奈首在某處身在其處冀汝爲我拾而聚之其家如其言以火燭之果見身首各地乃拾聚之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蒙汝拾聚矣奈不得正何其家惡其煩擾詈叱之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五

而去頃聞妓果生一子側首者

郭耳大神

正統間錦衣百戶王曙新構第完夜與妻秉燭入正堂將扇錦堂之正中有一人立地頭頂著梁幙頭綠袍儀貌魁岸連聲大呼曙名曙素膽勇畧不驚怪亦不應之又呼曰王曙我是爾父故人喜爾屋成來欲富爾爾何得不顧我曙曰我父平生豈有故人如汝者乎吾不識汝也吾官雖卑亦有薄俸兼素頗積貲足以自給豈藉汝求富邪速去毋多言其人怒曰吾

本是好意來爾却拒吾吾今壞爾屋矣曙曰汝豈能壞我邪其人卽以手搗屋脊瓦皆瀉墜碎旬滿地且曰爾尚不禮吾便倒此屋休曙未答其妻卽跪於地高叫求哀曙武人不能持遽隨之屈膝其人乃釋怒謂曰且還爾瓦復以手指麾瓦復登屋排比整戢如前矣曙曰然則神欲如何其人口可作牌位供我於梁上當令爾貲財增溢曙曰如何書之曰吾天曹郭耳大神也只依此書曙曰謹奉命遂不見明日曙如言供奉訖其人復降大喜時時與曙語凡買辦營爲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六

無不夙爲教戒動輒得利兼言禍福亦驗已而遠近皆來叩問一一應之無爽報謝金帛日至曙家遂益一日有焦千戶子患盲來問謂之曰汝豈不知得疾之由乎曰不知也又厲聲曰汝何得在外說我是狐狸精夫狐狸修道若成則登仙品又安得在人間乎汝以此謗吾吾故使汝盲也今旣能請罪當釋汝矣其子又拜懇乃令歸曰無用施爲明日眼自開矣果然由是問者益衆聞遠近遂爲西廡廉得將擒之先一日語曙曰我明日要往別處去今別汝多擾汝

矣曙曰何故曰我身上有些事當避去汝勿留決不止矣又曰汝明日亦有微事曙曰爲何曰也是爲我面上曙曰我旣因汝帶累却如何舍我而去曰雖有事然無實害所以可去言畢遂絕影響翌日捕者至曙以實告得釋後不復再見矣識者謂其答焦子語頗羞澀諱忌而兼張大狐事且畏官司如此疑其真是老狐之有所得者耳

章文仲

四明儒者章文仲暑夜坐書寮庭中庭有假山花木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七

忽聞呼曰章文仲文仲應之四顧無人又呼如初連數十不止諦聽之似在樹下章曰必怪物也執火燭之乃一大龜長近二尺章令僕子致之曠遠之地後亦不復來

一孕五兒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析居爭產時巡撫畢公案臨吾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

案牘也

天裂

先公說宣德中在學舍一日以事赴郡中當未申間天裂於西南凡十餘丈時晴碧無翳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時同輩及衙前後數千人咸見之

呂家怪婢

宣德中吳中有呂仕朝爲府學生其家一婢曰滿堂年十七八忽得心恙室中原有土坑至是婢時時入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八

坑中家人欲茶則從坑捧出以至飲食百物皆可得之或欲炊則取火出又謂主母曰坑中有金帛欲觀乎乃入坑以盤托出挺銀無數呂欲取之則曰主君福猶輕不當用只可一看耳又時時言今日有客至當烹茶則自烹若干甌設案上久之諸甌悉空而不見人也或設飲食亦如之一日主母將入房婢曰有客在房矣母視之乃小兒數輩坐滿案上初不知何怪也逼問之亦不答婢不食問之曰我自喫了一旦又將入坑取銀甫開門偶爲一生人衝入婢愕然

曰今番再取不得物事矣自是憤然猶時出怪態仕朝以鬻諸人其後不知如何

尊經閣神像

姑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固初傳閣上有崇物人罕獨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約夜獨寢其上及明無事則當賀以錢衆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呵導聲窺之乃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燭籠前引登閣無賴伏梁上視其所爲五人正面危坐從人列酒饌案上甚精腆飲器皆黃白祝予志怪錄 卷一

將雞鳴無賴呼譟以驚之諸人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案上無賴大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衆正來縱跡之無賴以實告方駭歎俄傳樂橋錢氏宵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事無賴曰此將非錢氏物乎與衆持詣錢視之卽其物也錢固富而仁厚舉以歸之後亦無他不知何怪也

文宗嚴

文宗嚴嘗夜獨在樓讀書聞登樓聲舉首乃美婦人立几前宗嚴遽取硯擊之遂滅迄無他異

施狀元

先大父云施狀元宗銘與予會試後未殿試有人夢宗銘獨行前同年諸君從其後已而宗銘廷試中首選咸謂驗矣未幾而宗銘卒同年會送其殯宗銘柩在前衆隨之行其名數行列前後卽夢中所見者無少差焉

菜道人

汝寧有道人不知姓名蹤跡頗異時事爐鼎不啖酒冬夏只喫菜一味人呼爲菜道人人以乏金求者爲祝予志怪錄 卷一

索銅鐵已而皆以金還一日有求者復索銅鐵其人貧甚無從得之道人曰取君家金來其人持至道人碎之只取數兩探囊中藥拭其上今自鍛頃刻火息皆良金也有一翁與之善予鄉周公震守郡翁因言於周周延見之初不肯翁力挽之入郡衙周祈其術道人遜謝而已翁曰先生嘗記元初事試與父母官一說如何道人搖頭曰爾又來了我豈知所謂開元初事邪旣而別去扶杖偃蹇行甚遲遲翁語周可遣人尾之周命一隸潛從去道人出城回顧有人又遲

行屢顧屢行久之至曠野顧人已遠卽擲却手杖徑馳去翔鳥不及焉後不復見

妓乘魚

南京教坊一妓與鹽商情密商行貨廣陵語妓曰我不久卽歸汝能待之乎妓許諾卽謝客商去數年不來妓門戶寥落猶無改念但多方訪商已而得其所遂馳往覓之遇焉商感其意贈之金帛甚富與約曰吾事猶未了汝姑持此往是固不足盡吾意某時當決歸庶相與竭綢繆之懷也妓取貨獨返在舟數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十一

取金令篙工碎以市物工竊念可圖至江中夜靜起抱妓投水中而有其貨妓入水卽有一物乘之安穩如坐徑行去明日將辰乃在江陰村墟某宅前大呼求救其家集人視之猶莫爲力頃刻直抵岸下衆扶掖而起視所乘乃大魚也妓告其事衆送於縣官爲出捕問其驗妓言船之狀及有某色鞋上繡其花并某衣同置舟中某處計此時賊尙未見也官如言急往檢諸船果獲之遂寘賊于理而遣妓還院云妓平日奉三官甚謹

柏妖

景泰間石亨總兵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氣晦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拯之女泣曰妾柏姓小字永華初許同里尹氏週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適妾苦不從故赴水爾亨詰曰汝尙何歸女曰願爲公相箕箒妾爾亨納之裁翦補綴烹飪燂妙絕無議亨甚嬖幸凡親厚者輒令永華出見之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今永華出見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十二

永華殊有難色督行者相踵於路永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欲拔劍斬之永華趨匿壁中語曰妾本非人也實一古柏久竊日月精華是成祟爾自古邪不勝正今于公社稷之器安敢出見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將永別矣言罷杳然

石羊鳴

天順間外王父徐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於道公訝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

異人君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公至昨夕復鳴而公適至知爲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石馬飲水

閭闔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爲負芻者驚見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禪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其來未詳何許時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怪損其額隨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事初時也

冷謙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十三

冷謙事人多能道之而往往不詳且多異辭未得其真今姑從所聞述之伺得其實當再書云謙字

不詳何許人國初仕於朝能奇遁之事其館人貧謙數數周之一日語曰吾前後財貨俱以術致之不相聞也汝既匱乏不妨從吾同取之其人聽命謙卽其家密室壁上圖一公門戒館人檢視服飾令毋得帶片物出入毋有所遺落乃推門開挽館人入館人初惶懼不覺已入其中見是大帑屋甚弘密其中金珠珍貝幣帛百貨充牣不知其數謙令恣意取懷之

以出已而又然凡數度矣一次館人在壁內旣得賄將出偶失去腰間路引一紙蓋將出行所給也洎出謙已知之謂曰汝定遺物在壁中汝則不終而吾亦無如之何矣言畢遂不見謙先是大內庫中屢失去物典守被誅者屢至是得遺引以聞於上館人脚色具在捕至承伏乃獨正其辜而謙訖漏網去

蓮花和尚

蜀中一大橋側有僧居焉素謹愿爲善不怠暇則織草屨挂橋上過者欲取任取之推此他可知也一日

祝子志怪錄

卷一

十四

雷震此僧腦裂咸以爲誤或疑其有隱患但心腹不冷其徒未殮越五日復甦曰始被擊死雷神驚曰誤矣亟令取藥治之又令衆鬼強操合破頭遂被其搓揉殊苦久之完好乃放還生不知已五日矣視其頭已合皮雖連而骨已碎解正作八楞狀人因呼之爲蓮花和尚吾鄉吳叟在蜀目擊之

唐訓科夢方虛谷

吳興唐訓科廣嘗得周公謹所著癸辛雜識見載方回事惡周之薄作一絕句解之其夜夢一丈夫曰吾

宋方回也杭人周密與予有場屋之隙作書痛謗予何以雪斯冤耳二百年後賴有子知我幸終爲白之唐唯唯而寤詰旦有人送瀛奎律髓至實虛谷所編也唐曰此殆方君報我耳

還菟木

嘉定有一佛刹失記其傍大樹鶴巢於顛一誕三卯主僧謂其徒曰吾聞鶴生三子當有一鶴宜爲護之有日僧將出視鶴不在巢戒衆倍加守視中一禿素頑狠竟取一卵煮之將食僧中道心動計曰乃卵故祝子志怪錄 卷一

乎亟還看之已失其一呼徒問之咸曰不知僧自搜覓至釜見卵已柔軟半熟矣大恚詈復置於巢曰雖不生聊以慰鶴悲也已而鶴歸三雛皆育焉僧異且喜後一夕四鶴齊去僧方念之俄聞異香徹遠近察之出自巢審視有一物在拈出諦玩非石非木細理如緯五色相錯香不可喻僧衆不識姑置之佛前屢以示人莫有知者後數年海島諸夷入貢僧謂徒曰試取此物視諸蠻脫有識者鬻之可也徒取示夷歷幾國悉不解後至倭人驚曰此欲售乎曰然因與俱

見主僧倭問木所從來僧不答倭問價僧漫以千金對倭有喜色曰幸矣命其徒從至船中立酬之五百金徒不肯已復益若干而藏其木徒問倭吾汝交易已成皆無悔理茲物吾實不識吾師又不以告我幸爲我明言之倭不答徒又彊問倭曰俟吾舟瀕行當書以示汝徒回復往候舟開迫之倭擲一板於水濱書其上曰此還菟木也出千歲龍腦中實非木石之質凡人初死以此煎湯灌之則復活不問老幼壯弱更生五十年乃死四海惟一國有之失記亦甚難得祝子志怪錄 卷一

徒以示僧僧因念此鶴報我我不可私因以金付邑大戶某主之重建殿宇而奉倭書於佛前且記所自

鬼告狀

外祖武功伯徐公治水張湫時有鐵匠役罷而歸過岳廟逢一故識匠悟其死唾罵之鬼怒與相撲久不解適公前驅至匠欲呼告鬼挽之同匿河隈匠強拽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此相公且迴避過却和你理會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呼曰捉鬼捉鬼鬼隨與俱出三司駐節視之匠以兩手作勢虛抱

曰鬼在此鬼作聲云相公此人欠我銅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便放他有劉僉事者因問匠匠曰果有之劉謂鬼曰鐵匠既欠汝錢我爲追還可急放之鬼卽聽命而滅匠回急作佛事多焚楮鏹以酬鬼已而平安

林婦心恙

余家老蒼頭有女嫁林郎甫成婚便畏其夫夫入房輒趨避隱處掩面不敢視夫百計問之終不得答居常欲歸父母家屢遣屢回泣告父母我只願在家觀視子志怪錄 卷一
針頭足以自養何爲定要我去也一日夫來視女正在門邂逅一見踉蹌奔入房大叫號人間之女曰方在門前忽見嫂嫂來故避之耳嫂嫂者其兄妻死已久然嫂未亡時已如此蓋心恙也

鬼買棺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癘盛行田野尤甚五渰涇有一家七人同死無子遺者無人爲斂村有函人遇一老請門買棺七具而赤手不持纖價函人索之其人曰汝但載我并棺到家當還汝矣函人載棺與俱去將

至門其人曰我先歸開門待汝我無錢只有麥二十斛汝可取之屋後西北某家我之親也幸爲召來助殮屋角頭米五石自有用處非汝物也勿動言畢登岸函人繼與舟子舁棺入其門則寂無人焉視室內有屍七而買棺者在其中大駭出門覓其鄰果有西北居某人其姻也語之故姻亦驚哀來爲評口極價恰值麥二十斛再問買棺者卽其家主翁也

分皮老子

吳中新皮市有張老因病昏不知人忽覺雙足前行正在黑暗中畧無所覩亦無他苦行甚遠至大城府中間宮殿巍峨亦在暗中只一人從內出問渠在生作何業曰分牛皮曰殺牛分皮乎曰不然只人家有牛皮某爲分之售人耳曰然則亦無害遣之令去終不聞殿人聲亦只在冥昧間行久之乃甦

天墮草船

松江城西董仲頰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衆見空中有一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頰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菱荻

所縛時仲煩方患耳創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未幾果卒、

陝西女

成化末陝西民家一女生而不肯茹葷周期以上啖以肉卽推去稍長喜誦佛名號愛靜坐見人來殊惡之父母爲覓得老媼相伴媼亦甚奇怪女得媼極相愜媼時時打坐女輒從之逮女長媼乃死女自是恒瞑目兀坐不言不食冥然三五日始覺父母問之女曰我自有一个去處終不明言且云我只是捨不得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五

爹爹孃孃若捨得時也不轉來了、今猶存

白犬怪

崑山一少年子未娶每夜有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療疾醫療莫瘳猶自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而去其父聞之乃謂子曰吾兒不言定死矣第言之吾不譴責子乃以實告父以剪刀與之曰伺其再來必堅拒之但剪其衣當可驗治子謹受命其夜婦至密翦其片裾懷之却厲聲呵叱婦乃去旦視之白毛也父曰此必獸怪旣而

見鄰家一牝白犬毛有缺處因共杖殺之子疾隨瘥

從祖父爲神

祖姑王家傭人顧昌染疫危甚恍惚見兩力士昇一木板入室擲地大呼曰去也不去昌未答不覺爲其扶卧木上復昇之出去如飛至一河岸見兩傍昇板上人無數昌知已死甚怖旣而有一大船來當其前船中侍衛森然中坐一人據案檢閱簿書昌竊視之乃先從祖父維德府君也昌大呼曰祝大老官人救我府君回顧曰汝顧昌邪待吾檢之乃俯案檢過謂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五

昌曰無汝名字汝可速回遂得放下板前力士復苦之曰今放爾去矣當何以報我昌曰容備錢財三牲送到宋相公廟裏如何力士喜卽釋之隨得蘇活因如言送謝之而起昌言舟中人以物遙擲板上之人擲中者其人大悲苦乃應死者也後數年又有人因病入冥至城隍廟亦見府君在其中

金茂

小民金茂與其妻弟朱江傭工予家久之江以療死一日茂侵夜獨歸盤問手提燈籠行至營房前將及

二鼓居人皆已寢初聞門外行聲繼聞爭鬪聲以燈籠相拒其語則若辭人之留止者居人怪之高聲喚鄰舍集三五人開門視之見茂半身立水中手持燈猶不放將溺矣亟共救起明日始醒問之云方至水濱見妻弟立一門內招之我不肯入闖其門與之辭江力挽留我則固拒一足已入戶限矣蓋水中也無何茂亦竟死俗謂死於水者必討替人觀此則陸三者亦可在水蓋水乃陰之宅故邪

馮憲副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吾鄉馮憲副定成化中聽選京師散朝歸策馬徑趨入宗人府中府有古大井馮下馬臨井顧其中拱揖數四倏然解帶置地涌身而下從騶急救出之死矣初馮途間喚一吹手卒于在舟喜其善鬻策携之至京卒懇求去馮怒咎之致死至是人以爲其報云

李七

長洲之郊有地曰章墟城郡志作章所居人李七成化丙午七月十九日患痢卧床至廿六日忽顧空云排頭排頭何來又云且借批看言訖語兒女曰汝輩不須

巫藥矣適見陰隲二人執批追我限在今日未時我固當死有同批追者卽村東之陸遵也吾見隲云遵雖被逮當復還生我則不能矣又呼孫曰汝見我項上所縛繩乎孫曰不見李忽高叫三聲言疼之至又云乃是排頭打我耳言訖遂卒其家因訪陸遵則亡恙以前一日入城矣獨其妻亦病痢於室後兩日遵還抵岸將登忽自仆於舟衆扶入門遵但言腰痛不可當遂伏卧榻上便奄然若死者兩日家人將殮之遵蹙然起坐而長吁如夢覺曰我昨日與李七皆被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貢尙書

成化庚子予赴南畿秋闈時羅公明仲洗馬李公賓之侍講同典試李至院夢遍謁云貢尙書來見李延

之乃一貴官儀貌充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幸留甄錄李遜謝覺已告羅念素不聞此人漫不爲意比取舍初定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已荷收拔特此申謝遂寤猶不能解迫拆卷首選爲寧國貢欽宴間問之乃故元尚書師泰來孫也

王捉鬼

相城村人王郎有膽氣嘗夜啓門暗中見一物疑鬼也卽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人執火來視乃一朽棺板也立燒之聲如爆竹良久而滅鄉人遂以王捉鬼呼之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燐

丁未四月七日夜予與中表弟及一友在吳塔舟中宿將三更予起便旋見船前水中燈火無數燄短而白或一或二多至數十條明條滅聚散不停正類浮漚去船一二丈耳時舟人皆寐予不曾喚同觀便畢便入船睡去不知何時滅也

海神請讀書人

嘉定東門外有朱外郎生一子年十三歲一日挾書

囊將就外傳倚門小立忽擲囊向東疾奔其去如風瞬息不見父母急集衆追之無及也路傍人家云適奔過抱樹求止不能得樹折徑去矣又至前人告如初俄而報云直望海而趨矣繼報云已入海矣父母眷屬無所施計伏水濱慟哭三日其夜將還忽水中湧出一人視之其子也方將抱持子向西仍風行急回逐至家無有也又皆痛駭無說明日有丐兒來報曰昨夜宿前村土地堂見一童子卧地喘促困憊視之卽公家小官人今見在可往取之父母急與去子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曰奉命請讀書人至其閣亦魚鼈之屬入少頃出復命他吏引入至大殿下殿極高廣通身都作白色似鵝鵝之殼所爲光彩照耀奪目不能正視吏呼今上殿王坐殿中其形亦只如中人而貌已老鬚眉如雪其冠亦類唐帽身披白袍通刺金紋腰圍白玉帶問曰汝解作文章乎對曰不能曰然則何能曰只會作對曰幾字曰七字王卽吟一句兒應聲屬之失記王其詞王雖喜曰我只要能作文章者汝旣不能無用也命左右領入學館閒看卻放回左右引入東偏室中一童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五

可數歲韶秀特異非凡目所見傍吏云王欲請讀書人教此子耳少留連卽復見王王命仍遣人送去衆引出前少年尚待於門得傳命因復乘馬命衆扶之歸至土地廟前廟神出迎甚恭少年以兒付神神卽收之宿云兒後亦無他事在成化壬寅癸卯間

雷書

丁未五六月吳中大旱河底生茂草赤地千里至七月二十五日大雷雨勢烈甚其日申時崇義庵東鄰張秀才家有梓樹合抱爲雷擊去一大枝旣而視樹

下地上有字橫徑五六寸長二尺餘畫紋如指濶深入土將寸其文曰 非篆非草彷彿類子九之三子雖經雨水衝濯而不湮沒真天神書也次日予始知之以紙就地摹得其文

魃

其時人又喧傳虎丘報恩瑞光諸塔頂上有旗插豎或在或亡予欲見之不得旣而一僧語予云曾親見之乃鬼形而有角立塔上耳疑魃也

石男女相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五

成化間揚州寶應縣築湖岸鑿石得兩石人於璞中長二寸餘色淡紅肢體鬚髮無不完具作男女構精狀大河漢千戶以獻平江伯陳公銳公之弟藏於篋中不久火發於齋石人遂燬金吾楊指揮忠夫親見爲余言之

保保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輒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旦有龍

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大族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已知告其母曰有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乞命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鱉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焉問其家子亦死矣

許九朝入冥

常熟人許九朝性好鬼神中年患癩手足半瘳猶爲常熟

祝子志怪錄

卷一

三

人降仙一日大病卧床席見二力士入室乾紅抹額容貌猙獰各以一手挿九朝腰間挾之而行數十里未嘗履地視力士足亦虛走甚疾如飛既至城進見主者主者曰非此許九朝也此人尚有二年陽壽九朝聞之因大呼冤求還主者命釋之遂得更生數以告人人輒寬解之許曰冥官豈妄言哉後二年果卒

祝子志怪錄卷一終

曾孫男世康謹輯

祝子志怪錄卷二

吳 祝允明希哲譚
楚 陳以聞無異校

腹裂生子

鳳陽府宿州民張真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癰不可言凡歷三月億苦委劇成化十七年三月初二日亥時腹之右邊開裂一處產出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巡按御史周蕃聞之於朝官爲給養以待上命但不知母存亡耳

祝子志怪錄

卷二

三

京師黑青

成化丙申黑青見於京師出沒不定往往從人家屋上過或取物去而偏擾婦女掣髻抱面捫乳戲侮有見其形正如大黑猿累月始沒

訛言

甲辰夏秋間吳中訛言有狐精要取小兒心肝兼能傷人每至晚輒藏兒密處鳴金鼓以備之方傳在城西忽又言在東喧哄不寧予家亦不免隄禦予始以爲訛言已而一姻姬言嘗早起臨街上親見此物身

如犬而尾長數尺，偃路旁溝上，見人乃升屋，其立也如人，忽乃不見。

謝老牛

蘇州閭門外上塘楊家，以粥油爲業，畜一牛行磨，凡十八年矣。以其老而衰，議賣之。召一人與商，評將成交。牛夜見夢於其人，曰：「我施巷謝挑盤也，因負楊家債，作牛補還之。今既滿足，主人將賣我，與官人切勿買也。」其人夢覺，漫不經意。而楊氏亦不來召。既數日，又夢前牛曰：「主人明日定召君賣我矣。明日買必以祝子志怪錄 卷二

後日殺我，固已告官人，且與官人無仇，債之負分不合。事官人，官人千萬勿買也。」又曰：「我在楊家第四關中，身有白毛頸皮皺破，官人當認之。」言訖，墮淚固懇。其人許之。天明方共歎詫。楊氏果來召去，縱觀其牛。至第四關，宛然夢中所覩者。見其人來，卽屈雙足於地，淚下被面。楊大怪之。其人因語之，故更勸楊勿賣。楊爲驚感，誓不復賣。已而謝氏贖去，養之終身。十八年春也。

人賣鬼

長洲有某老人者，入城赴役，天尚未明，途中見一羊，疑之。曰：「人家羊夜當收，粥者又無人領，此必鬼也。」負之以行。不少置，羊哀鳴求釋。老人不顧，天明視之，真羊也。猶牽之行，至城中戲言曰：「人都怕見鬼，我今日乃拾得个鬼，可惜無用處，且將來賣幾文錢。」使遂詣肆賣之，得銀五錢。晚歸，復尋買羊人問之，其人云：「羊已失所在矣。」老人以實告而返其銀。

葉宗可

葉宗可者，不知何許人。元末避地淮揚，時寇過，積屍滿野。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因地上抱數屍蔽體。至夜分月明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黃冠也。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葉恐懼不敢動。黃冠舉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廹殘廢者，俱不顧，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葉大駭，恐及已，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黃冠細視之，有喜色。卽解衣與之合體，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咽中。良久，黃冠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開眼，則黃冠已死矣。屍遂推黃冠屍於地，蹶然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

而去趨步蹉跎不知所之

傅澤民夢

封門傅澤民年幾四十無子家有數婢皆不娠謀更置一妾媒媼爲覓得一家女將詣矣其夜夢家中土地神謂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既寤字字不忘然不甚讀書不知何謂且扣之館賓館賓爲詳釋其義澤民曰然則神將告我後事乎卽止所謀仍召舊媼幸之無幾果生子澤民爲先淑人姻家自言如此予童時聞之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四

葉琦

余姻長閭門朱宗遠與夏判州德輝侍御德乾昆季厚每二君赴試朱公輒夢其不利景泰癸酉未揭曉時朱語夏之父曰昨宵夢人報捷大哥又不得獨有二哥耳今歲取春秋解元曰葉琦不知何許人也已而皆然葉祁門人與朱平生彼此聲迹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王生兒

王生南潞人成化中自楚商而歸抵家不久病死有

一兒才二歲聞母輩在堂哭泣亦便啼號既而立座設奠兒卽匍匐至靈前哭拜不已家人亦異之良久哭甚哀聲漸微視之已哭死矣夫孝之出于天性有如此哉

張道士

蘇城玄妙觀雷殿道士張宗茂者俗號張皮雀風格奇朗少有道術年十六父母欲爲納婦固不欲乃受業於胡風子得五雷秘法常於市中披青衣頂雙髻持一楮牌出賣風雲雷雨禳晴禱雨郡縣請之立應

祝子志怪錄

卷二

五

自處雖落鬼然人亦須虔敬乃效不然反致殃害天順間常州大旱一巨族延張禱雨張入室其人亦自簡褻張忽起一雷先震一大樹旣而火焚其廩不留粒粟久之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慄而已又吳山莫氏子病祟命僕求之張在閭門外倉籬義僕語以是症張以羹汁書符於瓦片封固與之僕行至橫塘啓視乃一瓦片大啐之擲於水遂霹靂一聲震驚數十里至家震死一牝狐矣子病卽瘳張本名道修又能捕鬼衆鬼隨之啾啾故人以張皮

崔呼之成化甲辰授都紀丁未正月移病閒居然下
恙也命其徒建醮報薦父母乃徧訪族屬交遊曰宗
茂老矣此行作別至五月不甚飲食但時時酌酒鄉
人有以十六日請師修醮師亦許之第云是日吾有
少事令其徒章疏中勿署己名至望日夙興盥濯持
香上殿拜禮曰今日辭雷公矣諸徒爲供設禳之師
猶自拜俄入舍檢簪裾雜物分遺諸徒迨夜默坐小
室曰今日不甚好吾不行矣遂半寢半坐至明復持
香詣諸各房見同袍曰宗茂今日拜辭諸君也回舍
祝子志怪錄 卷二
手書戒偈數紙與徒輩卽危坐不語諸徒侍立不去
師令出旣而視之師瞑目矣亟大呼師開目曰今日
甚佳吾欲去若勿留我衆不從師怒曰吾欲上半日
去甚是好處汝輩不從而固留是不欲吾好處去乃
吾之冤家矣起持杖擊諸徒其健不異常時武謂師怒云上
半日去則搭好伴過午是不諸徒猶不去師更好言
好伴若至夜則入地獄矣
曰然則吾不去矣汝輩可將薑湯來衆競去覓湯師
亟起閉門堅關之又以物楷定乃登床坐而化去良
久弟子來呼已不醒矣時聞傳以爲尸解也

楊禮部父夢

楊禮部循吉未第時其父夢人告郎君當中五十四
名旣覺不以爲意已而君鄉舉會試廷對皆第十八
名謂前夢不足馮也暇日追思以三舉之數合之卽
五十四也

測字

又往年有扣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偶
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
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得疾詢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
加心乃患字耳豈非所云乎已而果然比類頗多漫
記一二

參政公

先祖參政公惟清疾棘時方夜間允明坐床下至黎
明始退便旋畢就別室不覺合目身便在玄妙觀中
山廟前俄又一處則公已先在允明問何處公云此
真聖殿下也公入見允明不曾隨入不知見時如何
少頃便出則又遽在家正寢前庭中允明亦已在側

見公著緋袍紗帽金帶怡然叉手正立俄而漸漸
升舉却不見步履亦無乘坐之物但冉冉直上愈高
愈小高至數十丈則身纔一二尺許長耳允明方驚
顧間已寤急趨公前公猶氣未絕遂從容屬後事又
召姻友與訣皆曠達語人多記之其日怡然而逝

蔣君科第前兆

予母姨夫蔣君廷貴字元用當應試時求江東籤得
報云前三三與後三三不曉所謂已而三舉不利成
化辛卯復當大比宿旅邸中夢前任教諭陳裕率之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八

觀華屋甚多指謂之曰汝知否此卽今年試題也既
寤弗喻徐思之豈富潤屋之謂乎稍加研究既而果
以誠意全章命題遂中第三名刊此篇義云初蔣得
夢後染瘧甚篤時大驚呼同邸生問之蔣曰見一鬼
來擾故耳已而屢驚呼語人曰今又增二鬼通三鬼
只管纏戀不已吾定死矣諸友交釋之然病勢殊劇
一日又駭躍大譟問之曰適乃見一美姝吾方以爲
鬼而怖恚姝曰勿怖吾乃桂花仙耳人曰此吉徵矣
蔣亦自覺胸次開適而病勢稍輕洎臨場強扶翼以

至院前在地拾得好錢一文自喜曰非選中青錢之
兆乎其後思之三鬼者第三名經魁之義蓋魁有鬼
字也及上南宮又屢見黜至戊戌歲始中進士第三
甲時已經三科益驗籤語之神異兩三三上皆指
科數下指名甲殆無一字虛設云

朝天宮道士

弘治元年春南京朝天宮一道士年甫弱冠忽患
痛視之皮肉皺縮顏色埃紫然痛不甚極旣至夜則
痛便加倍視之乃人面瘡也耳目口鼻靡不具足愁

祝子志怪錄

卷二

九

駭之極遇人輒與觀之冀得所治然每有人觀必痛
入骨髓暈絕良久始甦人不觀則不痛晝間披衣行
動飲食畧無所苦至昏夜便劇雖無觀者亦痛痛昏
便見此面是二三尺許長人立其前與之言曰汝知
我乎道士曰不識也曰汝豈不記在宋爲都統制乎
我則汝所部也我無罪汝以私憾殺我且并一家十
七口皆殲焉此何等冤也吾覓汝三百年矣今才得
遇豈容舍乎又曰汝便死吾猶不釋須償十七世命
耳汝若解事伺痛絕時令人措置速死乃幸不然竟

死饒得楚毒又曰我諸般都不怕汝勿以貝母治我
我偏不怕此物也既蘇備告諸人今不知存亡

大陰人

太史公柳河東傳嫪毐河間事至言其大陰之狀蓋
敘事之文諱避而不盡則無以見當時之事情也此
後文人筆墨罕見蓋亦以污褻之故若西聖馬王之
藏不可思議已近見一人乃大陰囊而以疾致者其
人姓姚吳城人其囊如六七斗米袋坐於地則以雙
股閣其上有小竅溲溺而全無草物亦無痛癢他苦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嘗問之曰二十後得疾初亦漸大後遂迄如此云

檀相公松官人

一村中人閒居有報者曰檀相公來訪方驚異俄又
一人曰松官人亦至矣久之與報者俱無所見乃門
外二樹精也

鬼送葬

邳州潘宗者本富族施財種德宅心仁厚途遇骸骨
輒墮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比潘死葬
日空中惟聞泣聲哀甚衆但未覩其形人謂潘死

澤及枯骨衆鬼爲之送葬云

法僧遺祟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聞雙
扉昇訝之曰人邪鬼邪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女
子態貌整秀衣飾黯淡真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
謂曰僕素無紅葉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
是緣乎女聞之憚然曰爾謂紅葉之約以韓翠屏比
妾可也謂綠綺之奔以卓文君比妾不亦謬哉昇謝
罪是夕遂歿一宿女囑曰以君文學之士千金之軀
祝子志怪錄 卷二

一旦喪於今夕慎勿泄露終當爲箕箒妾耳乃賦詩
二律云窻掩蟬紗怯晚風碧梧垂影路西東自憐燕
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杯擎鸚鵡綠精金
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鬢蓬又
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繡香
猶在雀扇題書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晚遶庭芳草
雨聲寒堂中幾字迴文錦安得郎君一笑看自是日
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笑或
起或拜不一始知其爲妖眩也速請招慶禪師名覺

初者夜方仗劍危坐其室見一女子哀祈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歿冤鬼未散是成崇廟顯冀宥之師卽揮劍墜至一地沒旦啓土丈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額有泚亟投諸火穢氣入人臍腑竟不可逼

張氏犬

鳳村張氏畜一黃犬每夜分或護張氏門下或越水又護前溪陳老籬下若往若來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犬對衆泣如人聲或爲其不瑞欲斬之犬言

祝子志怪錄

卷二

曰無斬爲我爲某平生欺虐小民爲害不一今張陳之報方休又將某處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斃焉

王生

橫塘之王生旣死而英爽不昧空中仍聞笑語有聲卽王之素也第不見其形體凡家有休咎輒諄諄預以道之是以家日亨裕至設讌必虛一坐以爲王席旣久人亦不爲異也將歲餘語家云吾鬼散矣遂泯

安氏牡丹

無錫安氏構一園圍於南門野外今園丁徐奎掌之花卉繁劇如牡丹尤多各種悉具成化中春夕奎聞園中如泣如訴諦聽之聲出牡丹花中云我等蒙主翁培植經歲奈明日亦有厄至語異哽咽不已奎大聲叱之乃止翌日主翁果携酒偕客而至奎語其異衆或疑訝獨一客弗諒竟折且大且妖者數莖而去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水鬼

吳阜橋河下騷人嚴亮秋日曳舟送葬行至橫塘見祝子志怪錄

卷二

水中浮一屍首亮素慘刻遂擲一篙適中其首滔滔而去莫知所之亮旣歸囁語云我喪水中數十年未嘗敢禍於人爾傷吾首藉甚托生其言疊疊無間具酒治饌焚帛奠遣不瘥語及夜半而卒

雷極沈氏

嘉興鄉民李大家業屠猪妻沈氏李有售猪銀數兩授妻而出有一盜瞞其所貯遂竊之婦懼李歸震怒竟自縊欲殮間轟雷一聲誅是盜手持原銀跪於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

是復甦

鬼侮人

吾蘇閭閻子城東今長洲縣治後舊為張士誠府基初張敗績官女寶貨盡聚于齊雲樓而焚之淫邪所鍾天陰雨濕往往出沒作怪予聞亦多矣歲久不可勝述漫記二端吳趨王蒸籠者一日經其地遂溺於水後有數軍士繼至見而拯之良久始甦問之云初從此行候有人從後掣吾帽去之回視見水中一女予坐亭上裸體潔白手持吾帽招之曰至則授之吾祝子志怪錄 卷二

如其處女子又擲吾帽於隔畦吾固求之女子攬吾衣共寢未幾數婦人慄慄而至捕姦始驚甦矣軍士視帽果寘隔畦禾頭爾又姻家陸氏乳媪偕一女奴夜從葑溪而歸引燈過此乳媪為人兩手捧其足意謂無簪輩所致嘆之晉之女奴復為一手捫其臂亟開覆燭之畧無人跡始知為鬼最後亦無他異外父少卿李公親對予言之

俞少保易骨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至曰君體貌奇異

當享大貴直領下骨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既寤而領下猶覺纚纚作梗命僕視之果不同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蕉精

余友馮天章徙居閭門石牌巷其室頗僻庭下芭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天順間秋夕天章方臥室中未寐聞庭下其聲颼颼張目視之一美婦雲環翠掩丰采特異天章疾起默坐良久其婦施施而前天章極力攬其衣祇獲綠羅裳一幅天章猶意為祝子志怪錄 卷二

怪真之席底據坐俟旦視之乃一葉芭蕉耳試以庭下者驗之其幹亦去一葉急持利刀斷之流血淋漓怪遂泯

箒妖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為業成化初行至府庠西巷驟雨如傾憩一靜室廡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授之女曰汝姑坐少俟索價償之王自午至酉伺之不出乃大詈訴諸鄰鄰曰此虛室也何謂為王弗信偕

衆排扉而入宵無人踪視至廁中豎一敝簾蓋數十
年物矣首簪二花衆愕然出此簾芥之呻吟之聲宛
然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
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爲他人有之覓一
室塵垢遠梁晦黑殊甚掃除間梁上墮下一軸羅素
嗜識舒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澆之圖有一枝梅
上棲雙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十六

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張凱求逸

華亭張凱萬石翁也每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爲
憚煩嘗書四字於書室曰望城欲哭一日歸焚香密
告天曰凱志向隱逸不慕富貴願薄田五十畝自爲
耕獲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
貴則與此則不可繇是觀之則知清逸之樂亦難得
於富貴矣

鼠精

處州府學生葉景秋夕宿齋其從僕睡中踐着一物
啾啾有聲據而燭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異
之持以呈葉童子跪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
未然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耳報之屬日藏
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遇試童子探題檢閱文字預
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其
僕詳語其故於鄰號生顧復貞顧伺葉出私發篋視
之乃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肉白如絮
葉意雖爲怪而甚惜之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十七

盛明卿

吳城盛明卿者家本富族恃勢豪橫不可條舉其庄
鄰張木匠者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欲謀并之
乃賂心腹僞爲券契及構訟諸証一辭張莫能辯鬱
鬱忿懣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老
嫗携至庄所兒忽語云此乃吾家故地也嫗急告明
卿明卿對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非我而誰旣長
酣酒博奕無藉百端及肩鑰鑰室竊視之儼然張木
匠也明卿大悟開扉出任浮浪聲破其家家業

龔僕

龔僕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揚子江中會大風雨震作遇一富商盡懷其舟中所有且推是商納之江中乃歸舍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密室改事生殖以享祐焉後僕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於讐隙一日某家有所驚者至僕即叩首曰敢請大將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耶箕書云八月狂風何太惡揚子江中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僕凜然懼生大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而去更不復返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十八

柳樹精

興化商人李士昭成化中舟過吳江平望驛南忽夜晦黑遙見前處燈火如市疾趨岸居皆酒肆間之一老者綠衣長髯對曰吾姓柳此地柳家庄是也貨酒者皆吾族也遂命酒對酌酒酣士昭賁夜謝去明年舟返復經其處訪之直見綠柳夾道未聞柳家庄也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天順間築

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壁間張一古畫乃桃花仕女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迨夜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辭章之士日間又垂深念特至此歌以侑觴棠飲半酣畧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曲姬連歌百曲棠沉醉而卧翌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怪之慮其致禍投諸火毀之

顧彥輝投宿

吳人顧彥輝成化庚子前往湖州管幹舟至平望驛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十九

南會夜深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嫗二人咸織屨爲業一小兒扶床號泣不已彥輝鞠之翁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登舟見此室乃一荒墓榛棘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恰異之遇一婦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荒僻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故婦大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咽至墓大肆號咷誓不復

嫁

雷宥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墮一鉢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老叟謂曰翌午天誅汝不可逭矣既覺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年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於我母母其生平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子

謝氏葬地

餘姚謝公遷初父無子天順中葬祖父母綠水雪不能前進權厝於中途隙地適一地士過曰此地甚吉俾勿改更子孫當作相爾其父如其言是後生遷第成化乙未狀元位首相 欽命營墓卽其地也

吳狀元戲土神

吳文定公寬少嘗就某師受學師出偕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告曰今徒見譴天曹筆

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吳公力命爲洗滌之吳公復如祠竟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吳公廷試狀元位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趙翁釋賊

南濠趙翁家以婚禮燕客有一盜私伏椽上酒罷翁命火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庭曰視汝非饑寒迫身故爲是耶更授錢一千文卒不鞠其姓里盜愧報謝去後二年里有亡命禍翁者夜縊其門盜適見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子

之憶翁疇昔之惠密負其屍擲於水翁免禍焉蓋知培德者固獲此報而誣善者徒斃其身也

雷擊毒醬

吳城瞽卜陳月潭者家構一卜圃花卉蕃蔚成化中嘗合醬置於圃中方熟時月潭爲飲客命妻取食之妻未及行大雨若注霹靂一聲擊其缸爲星碎客趨視之震死五色斑斕一巨蟒衆相顧曰吾輩幸矣余書此警人造醬者勿置草木中或有是事也

水鬪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日滾塘寨一日關蛙池相近
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寢
大居人關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旦其
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鬪吾不知其何怪也

雷辯冤獄

盧宗衢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爲機察地有劇盜王
泰橫掠人財爲害不少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反坐
宗曰我爲盜死亦無悔但所刦掠者多入於汝有司
莫能辯二人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爲官捕盜本
祝子志怪錄 卷二
爲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
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
泰獨棄於市

呂翁降詩

相城沈隱君貞吉酷志學仙羣室事諸真謹甚每歲
中元日設齋供極精潔供畢必請詩詞一歲箕運如
飛字畫奇妙自稱爲純陽其詩曰鶴背發長歌清聲
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已蒼蒼詩成
天欲曙獨鶴忽不見閒雲自來去武功伯天全翁曰

真呂翁語

吉昌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
二字其家因以爲兒乳名後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
版下有字曰吉昌版下爲窖瘞精銀數百錠每錠亦
各鑿吉昌字鄉民數十爭取之兒父亦在曰吾兒身
有吉昌字又其名也此是渠物欲盡攫之衆不從特
讓其多取殆十七八此人家遂大富餘人得者疾病
官司纏綿不已或以買遷亦自消耗必費盡銀乃已
祝子志怪錄 卷二
有一人費未盡頗有識曰此誠天付彼兒非吾物也
舉而歸之其他亦從聲所有昇兒父此數家乃無恙
兒今尚在襁褓未卜其後如何也

志怪錄卷二 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志怪錄卷三

吳 祝允明希哲撰

閩 周爾發子祥閣

文公大爲鬼擄

教諭文君公大先參政高弟也學行兼茂未仕時假館江陰徐中舍家齋居在園中花木蕃蔚素有鬼物公大正晝坐有美姝立其前倏忽不見明日復然浸加侵侮公大坐卧于榻則露面床屏上在庭則駢立其旁或譴之或怖之或褻媚之或若辱之百狀凌侮祝子志怪錄 卷三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三

猪肉火光

姻家湯君渭以赤縣尹遷贛留都宗人府幕便還還家親友携酒相賀宴罷從者收餘肴入庖厨有一熟猪首在方暑以麻布罩之其夜暗中有光熒熒然燄燄青而潤正類螢火而大視之乃起於猪首天明而滅湯既禮上無幾疽發背死

南京匠人

成化末南京一匠人赴內府工罷曉出三山門惟有一敝裘兼粗衣一二事錢三十文作一襪負而行至地僻處遇一人曰兄何往匠言將取某路還家其人曰我亦欲由此路歸昏暮可同行匠幸甚抵夜與同食飯肆飯罷其人曰飯錢些須我自併續之無煩兄又貰酒同飲匠惟感慰既而共宿翌日同行至極寂處忽推匠仆地拳之職之匠出不意弗能起禦爲所痛毆遂墮絕推墮大隍中奔去至前途開襪視之惟弊衣少錢耳意甚悔到家無心復開襪擲之床上弊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三

裘懸架上錢亦姑置几下俄而雷雨大作匠在隍中氣未絕聞雷聲稍醒莫明見一天神告以賊姓名居處及錢襪衣所在俱未動用又語以賊意且悔今在家不出其官即將過此汝當高叫號呼冤仇疾往捕之必得矣語既匠甦果有巡邏官卒過之匠大呼官出而問之得其說竟往捕賊與衣錢等所在無少差遂正以法

猫言

先公在山西時藩屏畜一猫灰黃色而頗大一日閉

之室中忽爲人言呼小官人數聲時有一門子曰小郭兒猶聲又似呼之者方怪之遽不見追晚而歸則又引一猫來形色一同又怪之欲斃焉俄並死屋上矣迄不知何謂也時天順中

耳中出物

往年對門一媼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亦以異之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花谷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爲驚異且每收置之迫年七八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三

十而卒觀其所得耳物凡一斛焉

長橋美人

吳江垂虹橋勝板東南橋傍有姬素業柯斧兼耕藝釵弘治初年秋日姬偶出市一小女子留陋室中時斜陽映門女倚門少玩湖光瞥見一美人從小青衣巡邏徐步女方屬目美人逕入其家女敘拜延坐諦視之猶未筭而姿色豔冶粧飾瑰麗風態飄逸恍忽傾人頗若貴家處子女不敢詳扣美人便問婆婆安在女對少出美人曰我不能待回姑傳示之當重來

相尋也出門掩冉而去姬歸女告姬莫測亦不爲意

明日姬出美人復來青衣仍後從女驚接謝之曰阿娘奉久不見臨故有事又出矣美人曰唯女乃詢其姓第不答又問小娘子煩賜光訪有何垂論幸遂屬之美人低回久之掩袂羞澁作吳語語女曰我要相煩尋頭腦耳女曰然則候娘回當爲告之美人曰幸存心勿忘之因拉女曰我居處非遙幸送我去女便隨之出行稍久至岸側頗迴曠一畫舫艤堤旁美人曰此吾舟也率女偕登舟中張設珍麗莫倫異香清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四

輝頓殊人世中有一小几几上有棗一棹美人取數枚奉女女啗一二且留二於懷美人又送登岸女乃獨歸見姬姬方詰責女具陳其事出棗奉示姬亦惑訝既而杳不復知姬稍物色之不得已以語諸人好事者轉相輒訪絕無耗音時開傳以爲水仙殆蛟娥龍女之輩矣既數月忽復過女姬又不在女力扣其詳終不見答又問今且何之美人曰往江南姚家去言訖飄然而逝不知所之女急尋母告之母議其所詣蓋鄉儒景昭氏也趨往偵焉姚家方以是日命緇

流修因果耳人乃更以爲鬼或爲妖云予始聞前章卽斷以爲仙志怪之日又從傳者審訂乃得後說予謂金仙道場妖豈能入鬼無常事而十供間亦及仙采使果靈姝往亦宜爾然仙則無慾美人真上元蘭香之儔歟仙耶鬼耶妖耶不可得而知也

二女生子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不待言之理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近有二女同居而生子者漫言之必駭聽聞故直取其公案覽之則了然矣南京應天府上元縣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五

民女張氏妙清年一十九歲成化元年九月二十日夜有兄張弘二與嫂劉氏在妙清房隔壁同宿至五更時兄與嫂行房事妙清備聞言語動作聲響淫心猛發事畢天明兄起出往縣中點聞人夫去訖妙清淫發不止因往嫂房與嫂言適聞哥哥與嫂行事云嫂嫂可將哥哥所行事幹照樣做與我看有嫂不合依從卽與妙清二人裸體共卧將妙清兩腿扶起兩陰相合淫流良久似此戲耍將夫前行房事餘精過入妙清陰內以後不料成胎日久身重致蒙翁趙氏

責問告蒙本縣拘審招出前情行委江寧縣穩婆李氏看驗得妙清身係室女尤恐不的行取江陰縣穩婆尹氏覆驗勘得妙清的未破體雞冠俱全委係與嫂戲合遺精入腹以成身孕議得張妙清劉氏所犯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杖八十有大誥減等杖七十候產限滿日決遣所生男女責付伊兄收養

一胎三兒

成化壬寅夏常熟民妻一胎得三兒皆生全巡撫王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六

范文正公爲閻羅王

成化辛丑歲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去到一處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校計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答敬因注聽王者所言乃是算商學士俸祿更算訖聲覆云大學尚有數月小學只十數日既而引敬問之王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急放還敬又竊問旁人殿上何王者也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耶曰

卽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聞老乃卒審其時無少爽焉

王鐔

吳邑荻扁王君鐔嘗卧齋中夜將半有鬼孺于前其聲類鳴鐔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床聒吾耳也鬼乃作鵝聲鐔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天鼓翼之聲庶幾其一懼鐔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床帷覆鐔身鐔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不復作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七

鄉人妻

鄉人買一妾因妻悍置之別館與期曰某夜當來及期忘之妾久伺不至就寢夜將分聞扣戶亟起而燈滅暗中開門問其夫不答第共入室遂同寢合焉訖事終無一言妾亦稍疑之事竟卽起去明日薄暮夫來妾迎謂曰昨宵何去之遽耶夫驚曰昨夕以某事阻紛紜之際遂忘前約吾故未出汝何言之謬與妾色變曰吾固疑之因道其悉夫曰今夜當勿寢同坐

以伺之至二更許遙見家中白犬以前兩足捧其頭作人立而來乃卽格殺之妾亦無他

周希載聞鬼笑

周行人亮采未第時常凌晨出閭門門猶未啟少駐官廳前忽門內木門之旁有笑聲且笑且行而西過廳北渡木橋漸遠始隱只是此一聲而通長不斷焉又不見形始知其爲鬼物也周亦無他未幾中第授官

都玄敬

祝子志怪錄 卷三

都玄敬鄰人有張老者平日頗慇直成化末病死時玄敬館對溪朱堯民家一夕夢張來玄敬謂之曰翁已死矣曰然延之坐曰我忙不及坐也曰何忙曰承命攝人曰何人之命曰丞相命曰丞相何姓曰姓范曰所迫者何人曰楓橋張鸞張鳳乃兄弟不義者也言畢卽去玄敬乃覺惜當時不曾往訪其迹耳

張生見鬼

吳城虹橋下張生居焉成化廿一年九月十六夜漏下二鼓張已醉見月色甚明縱步登橋見一人絨帽

自水立橋中張迫視之其人倏然奔水中悠然而沒焉張亞俯視但見水動有聲其物竟寂然無迹可尋

司牡丹

河南府龍門內有婦人司牡丹者爲夫蹴其寬往到薄姬廟中服事三年後有本處表馬頭死牡丹遂借還寬言前事甚詳時懿文太子往陝西回至河南府官啓表馬頭還寬事太子回朝奏之太祖皇帝遂遣內官取來廷問是實乃賞以鈔帛仍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九

蔣今作土地

樂亭縣令蔣君即前所書科第先兆者既作邑未及二考而卒後代者來入解之夕恍惚見蔣君公服危坐正寢驚問之答曰廷貴姓蔣即舊令也死幸無過當血食茲土異明公爲圖之新尹敬諾即爲立祠縣縣治隙地縣民稱爲縣土地頗崇香火不三四年尹去任乃爲後代者徹去蔣平生聰明長厚行履忠信有不欺神明之志或應有此理也

先公夢証

先公正統末以給舍居內憂無幾駕蒙塵朝廷多事景帝詔奪情起復公守禮不行服闋入覲言者劾他御史在告者以爲不赴國難而宴安歌飲于鄉詞連公公待罪清室夜夢在舟行見曾祖母王恭人在舸行來公命停舟迎母恭人握手不登第言吾自家中來視汝耳因出一囊與公曰自觀之觀之者也恭人已失遂悟已而得旨查例發落即入少贖金而釋查與茶同音也

先公夢純陽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

公叅晉藩時巡行至蒲之永樂鎮見宮宇雄蔚從者告此純陽故宅也是夕宿郵亭夢呂公來訪展一扇言子善詩爲吾詠之公即賦詩曰一笑相逢豈偶然人間真有活神仙青山碧水丹霞路後日相隨到洞天呂仙笑謝而去明且意仙貌不類凡世所傳故入調復以一詩爲贊語其後人爲道士者以夢所見道士因出祠堂真本果若夢貌與人間本大殊瘦顚多鬚氣澤蒼勁臂背連毛皆長數寸公遂摹一本以歸今存

山西藩司解

山西藩司私解在司治後聯十餘街中惟一衙大有鬼物先公正居之時先君寢室內外尤不寧每昏時輒見老嫗或少婦之類植立窗外亦不作聲但卽之則無見如人在庭廡則又在室內先妣素弱多疾見之最多由是病難瘥每思之猶痛不已不知何等下鬼也

鷹攫食

俗傳人持肴肉之類爲鷹攫去則有禍事癸卯克試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二

南都奴子自外買一豚蹄歸旅舍手擎之以行中路倏忽不見轉顧乃爲鷹爪攫上空中途人皆停視奴更買以來不爲予言及歸則已銜終天之痛矣奴始說其事乃知俗傳亦不妄也

鬼哭

是歲七月十六日予在家啓途前夕爲中元夜聞大風雨予在室中聞鬼叫及哭聲甚邇其聲明白極可哀怖前此未聞亦咎徵也

狗姦

往年京師有一民遠出其妻獨久淫想甚熾家惟有一牡犬婦乃恒裸露以誘之犬猶不動又以脂膏塗體狗迺運漸近之遂恒與交既而夫歸方與婦同寢狗突入房就床嚙之去其人陰丸遂死鄰坊不能知第以聞于官官召問婦婦力諱之官不能決淹繫良久後新任一士來試謂婦曰此狗姦也我知之矣汝不可諱婦乃驚服故犬猶在囚繫之來命裸婦以近狗狗卽從而姦之與人不異遂斃狗而實婦于法

重書張道士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二

張道士宗茂之死前已盡之近聞人說乃是俗籍將攝爲兵士服金屑死耳然金屑性非酷烈特能斷腸非能立死人者使張果然則其生時因尤未服及其徒出時一水熟時便還張又閉戶關櫺計不應如此之速故重書之以破他疑要其人爲有所得者

鴨異

傅澤民家有母鴨生雛其中有兩頭四足者一匹澤民怪而棄之未幾亦果有禍

陳氏五通

正統間陳僊敏公方握臺章寵眷超絕家族繁盛門閥赫奕而其家所奉五通忽大作孽變怪百出關閉戶牖敲朴垣壁驚人擾畜無所不至火在在起撲之則滅而物不焚傷曰晝助動鄰市皆知見禳治無效久亦任之若罔聞知然其後殊無咎徵要亦不能禍福人耳

地震白毛

成化己未夏四月吳城地大震且視之遍地生白毛毛正類貓鬚長數寸風過冉冉而動兩日忽無有予

祝子志怪錄 卷二

家收得幾莖歷久不變今尚存

此物可信北陸中非虛定有此事也

燕雛篇

西山民家有雙燕乳雛而死雄納他雌哺雛雌乃銜蒺藜潛置雛口中雛皆不食死雛固知也嗚呼禽且不肖人謂斯何予感之作燕雛篇其詞曰燕雛燕雛母死雛乃孤父念雛苦覓得新雌作雛母斷雛食雛解啄嚙雛喉雛父覺疾驚雛口雛死不客走同雛父瘞雛尸雛父還憐雛母慈此予作於弘治改元之春求足多怪而重其可警也聊附書之

陸稍入鄧都

崇明老學究張君戊申之秋邑檄之來郡中會予議修實錄事予從之問怪學究爲道數事不能悉聯述五端其一陸稍者以操舟爲業邑豪周伯奇有巨艘稍備其家周死後陸常與數人泛海爲西北風吹落東南洋五晝夜抵一山陸登岸見一大道東西通而更無岐逕其上大榜揭曰鄧都之山道上人居稠密市井人物無異人間俄見一門內有婦人窺之陸審視乃其甥女也婦呼陸曰舅舅何故來此陸曰爲風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吹至耳婦曰舅莫饑否饑慎莫往北街買物啖啖則不可還矣欲買南街可也問其夫曰渠今在獄當直少頃歸矣陸少處其門內盤旋無何夫歸在門外婦急趨出止之謂曰舅公在內汝可除裝飾相見莫要驚他陸潛窺之乃一牛頭夜叉也徐徐除去首飾而棍縛乃悉解脫則似好人形卽其甥婿也入門與陸敘昇澗又曰舅公若要看獄待我領去陸任之與偕行至一獄見故主周老被五木繫縛問陸來故陸告之故因問曰船主何故如此周曰吾前以豪橫劫掠

人今晝夜受罪苦甚汝還千萬語吾家營建功德薦拔幸甚陸曰功德如何則好周曰梁王懺最有力遂復至甥家壻曰舅公雖是誤來然非我不可返待我送去乃卽少治行具復出引數鬼來同送陸登舟舟故滯水濱舟中人皆在鬼令陸及諸人悉入船底以一艚板都蓋之羣鬼坐其上戒板下人毋妄窺瞰但聞大風水聲覺行一日許耳中寂然啓板視之已在故灘上矣皆生全無恙陸往周語之意所言者乃是大乘法華因命僧薦嚴多誦之云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五

罡風鎮

成化十七年秋江南大風雨潦災極甚崇明野外空中墜下一物視之乃塊磚甚大而質細上有篆字三筆迹甚奇其文曰罡風鎮

龍王誅魚

成化乙未五月十一日見海上有蛇數百條大者如椽巨細不一結成一團如屋大逆流而上俄又有一團如前凡數十團皆逆上已而復返則又有大魚羣百數及鰕蚌之屬無數順流逆下魚皆失身惟存一

頭帶血而返或得其頭大者重百斤過處水爲之紅海人謂此乃水族朝龍君之魚有罪被誅而回耳

土之怪

特邑中一農人於浮土上耕鋤忽聞土中支支作聲意爲田鼠掘之乃一土肉毬如斗大爲鋤所傷有血水出農不敢破急獻之官官剖視之乃一兒在內約長尺許眼圓而大雙睛突出生在額上鼻孔正上仰天口四方而特大居面部十之四頭上微有毛耳如常兒自肩至胸臆彷彿人身腹以下則渾然一脰耳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六

狀極醜惡出殼已死矣

人魚

人魚儼如真人但見魚尾亦男女異形若得之可療人諸病如頭痛取其頭骨燒傳肩痛取肩依類取骨燒傳卽愈

曾必達

海虞丘方字仲野端人也成化中舉賢良方正丞太和郡有疑獄委方檢覆方寓公舍倦而晝睡忽有人造榻前自通爲曾必達跪而訴曰冤哉前官昏累莫

之雪也公必雪之方寤力為誅求果得實為正其辟焉

華老

錫山之華富族也有一老頗平善年逾五十一日方倚門閒眺忽見一租戶投其家而來手携一布囊及地置于地聲喏曰老官人小人在此華甫應之忽憶其已亡問曰汝已死矣何得至此對曰固死矣今正為老官人來耳華益驚曰何為我來乎曰身死得為公人奉命勾攝耳曰然則攝我我即死乎曰未也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七

某一批凡五十餘人某恐老官人不知首至此奉報然後他之計勾完亦得一月期老官人正可處治家事從容而去華曰囊中何物耶曰是件物事老官人看不得華曰我固將死矣一看何害曰恐相驚耳華強之因傾出於地則皆牛頭馬面火眼獠牙之屬悉是色紙所為華問安用此曰冥間凡鬼為公人或攝事則假此物籠戴誠如陽世所塑畫者非鬼之真形特以此紙具裝之耳又曰宅東某亦同批今往勾之老官人欲同往一觀否華從之行至其家某者方病

見華至家人咸奔走致敬延坐燒茶華固止之其家不測來意而不見鬼使也鬼至其門外即取色具籠戴之入其室便聞空中如爆竹聲其家方驚則病者已死矣華即回步至家處分後事且詳以告人兼致永訣人皆寬釋之既而漸病瘡至期鬼又來華遂死焉

狗孽

成化癸卯秋予自應試南都歸而先君背棄矣家禍方殷一夕獨入書室中見一物卧榻上視之家所畜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十八

黑狗也頭闊枕上其身舒布儼若人焉大惡之急擊而走是歲先大父繼捐館舍終天之痛連於半載信狗孽之不爽也

周岐鳳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比身兼百技弱意方術神怪變幻眩駭耳目而恣為不肖之務婦女多被汚亂故莊人畏而遠之既死友人偶召箕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乃長詩也其詞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

路杳煙冥冥我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
臾符命至三山勞我靈風速于走昨夜告神神不靈
我爲故人行不停靈方肘後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
情追憶當年曾會面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
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
歸故鄉今宵良夜秉明燭又說生前真可傷長說留
連在雲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
嬉笑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贈棺木英
豪壯氣死還存何事棲棲在鬼籙孤魂飄飄無所依

祝子志怪

卷三

九

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暮春候忍聽杜宇花梢
啼翻思平昔塗菰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是儂家太
不仁言悖出今亦悖入如今往事且莫談水流花落
月當三吳殷二公非常客風流儒雅皆清酣雲間士
龍何足數崑岡片玉可爲伍一笑壇前失表儀未是
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
歌我思不忍聽兩行清淚空滂沱漢明芸屋陶良玉
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舉人喜無事爲我傳言與親
屬朗吟堂前夜欲闌丹方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

老病翻胃病實由胃寒枇杷葉今白茸薤紫蘇子今
莫用膠良姜官桂用此須厚朴陳皮看奏功半夏栝
櫚赤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霍香吐聖藥件頭
糠今尋至試三片生姜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
參乃是佐使者食前一服沉痾好土人顧公也是神
君有誠心莫負盟君心有誠祈必應縱然虛誕何須
評我欲歸兮笛三弄神仙假我通真洞題詩今夜是
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鼈異

祝子志怪

卷三

三

溧陽沈秀才家嘗魚一鼈于腹中得一女身長二寸
許支骸毛髮纖悉具足裸處鼈腹中

沈繼南家犬

相城沈繼南名召啟南先生弟也秀粹而早夭其家
一犬頗異予嘗作異犬傳曰異犬者沈惟明家畜也
始惟明先人繼南甫之墓在家西數百步既乃東遷
函字圩去故隴四里許治塚時犬偶隨一往返塚成
犬數數宵失旦復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犬見犬浮
門外而東卽尾覘之犬或走或游踰三四川逕奔塚

前除伏帖帖如慕焉者如是累年霜雨無變比遇惟明惟明道大事意欲使勿晦落呼至示予予故為之筆記大正黑色領足間白而長僅四尺先生又說此犬常隨繼南往太倉舟停時犬偶登岸比解維諸僕都忘覓犬至家方怒惜之少選犬亦來會乃陸行而歸也相川至太倉且百十里犬又相行犬性亦靈矣

錢御史妾

錢山御史者在京師見一妾奉侍惟謹錢其嬖之既而令人往家中載母及妻來比至錢惟拜其母見妻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三

全不留目雖妻逼侍母側或從妻身畔行過亦不少顧若無人焉者妻直以為惑溺親寵故棄已耳亦不問之其妾出室必謹扃鑰室門畧不少懈弛居年餘錢一晝間入妾房偶忘扃鑰錢見妾床下有火光驚視之則一小燈檠高數寸上燃燈熒然而明其旁有水一盂縛一鼠床足置美食于器中飼鼠鼠甚肥飽水火正照臨其身特以布幕其兩目仍加鐵釘焉錢大駭亟滅火覆水殺鼠擲之廁姑未暇語人俄而達其妻驚曰娘子何自來汝許時在何處妻曰若伴不

知耶年餘何弗顧也錢曰我何嘗見汝來妻乃告其詳錢益驚曰吾目中並不見汝且已見吾母亦竟不思有汝在何不同來今始悟耳乃知妾厭勝吾其危哉立喚妾譴而黜之與妻歡好如初妾術當猶有呪禁語惜當時不曾問得之

媚家厭術

厭勝之術在在有之其婦人在北方類多能此而媚家為甚近聞一事漫記之有少年郎狎一媚媚以其美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三

已經歲雖他媚才貌兼勝有弗能移也一日晝卧樓窓下命媚往市魚為午餐俄而見媚自携魚以入私念彼何不使臺婢輩而必自持耶注意察之媚初不知郎之察已也提魚逕入廁中郎益疑怪俯窓諦窺之見媚貯魚于空溺器中而去求之又將一器物注溺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觀之乃月水也便大惡恨召與怒言作別竟不餐而行焉予按博物志有云月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以月布埋戶限下婦人入戶即自淹留不肯去則知斯言果可信且不特女可以

此留男男亦可以此係女也其來久矣又聞媼不接其人則撮鹽入水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

廣人冤死異

都憲孔公文說曩在廣時見兵官斬一卒卒臨刑固稱冤兵官怒其畧不顧第趣行刑斬訖其屍不仆忽舉兩手捧其頭奔數步始仆

王生見神過

里後生王經年十三四時嘗薄暮倚門時秋宵澄迥夜深月倍明經忽見雲端有四人皆露半體先後乘

兒志怪錄

卷三

三

雲而過其一道流仙客清妙一爲老嫗一綠衣唐帽一美姬也面目肢體歷歷分明經驚喚人視之已不見矣經語人爲神仙過人因呼之爲王神仙云經後復姓名曰張靈頗敏而多能從予游始知事文學久之亦爲鄉士大夫所喜然大無行檢或有逢蒙之志予不校之今亦死矣戊辰歲附記

雄雞生子

丁未歲姻族湯惟信家雄雞忽生一卵不知其何以產也舊傳欲究此等事如前所載牡馬生駒等及宜

和賣菜男子事雖但爲妖異然竟不知其何以貌也姑附記與知者辨之

此事有非正道而辨者則違乎人也

鎖口法

巫師禁戒幻化左道之術每見于牘大抵北之秦晉南之括信爲多先公仕晉藩每得之聞見或飲醋數升或裸袒仰卧以巨石壓胸腹或煨石若鍾通紅而銜之至如婦女小兒亦有能者客至婦以麥置磨中剪紙爲驢運磨得麵旋復收驢入袖一婦方汲水過客渴索漿既勺與之客顧無人挑婦不知其有術也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三

婦笑留客宿客喜從之婦則不至而且視所騎驢已爲枷入石關中矣項大關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窘婦嬉笑于旁或教客謝過懇祈婦始復施術驢自出矣村兒放牧牛馬羊驢之類畧無兵杖以衛但散置郊原而從其外積砂土以指周旋畫一大圈畜處其中童亦酣睡沙間任有虎豹至此惟躊躇環遶于外垂涎而已不能入圈也日暮開畫安然而歸若此之類皆以爲常不可勝紀後公致政歸過臨川小水里民王二漢亦頗能之因傳一方名鎖口法能禁一應

毒虫云凡遇虫來先將自所係裙兩角作一結次用手
中指畫地作十字兩脚踏地次誦呪云一二三四
五金木水火土盡法都來到鎖定毒虫口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一炷七遍則虎狼蛇虺一應毒物皆自
然迴去不敢侵傷未知驗否

瞿生死為狗

閭門瞿生者開館訓蒙頗有法儀節可觀然其人貌
脂濁喜譁浪語無厭既死年素所卧床家人置之
門屋下不以為意其對門吳氏偶得一大忽入瞿家
祝子志怪錄 卷三

徑登床安枕而卧吳氏終日叱喝鞭撻逐歸暫歸乘
隙復去已而日日如之人戲之曰豈瞿學究後身耶
其家醜之鬻此床于南濠尉氏床既去吳家犬亦不
見明日有人來語吳曰君家犬昨日不在尉家門外
乎蓋潛隨而往也尉氏初得犬不以為意既聞此語
大惡之急復賣床于遠人甫成鬻犬亦逝矣

一產五孩

既知其事不為其難何似

弘治元年山東某縣有民婦懷妊腹極大及娩乃得
五兒其中一男四女形皆魁碩試稱之男五斤斤有

半女各減一斤通重二十三斤半

可厭

祝子志怪錄卷三終

曾孫男世康謹輯

祝子志怪錄 卷三

五



祝子志怪錄卷四

吳 祝允明希哲撰

豫章 祝耀祖 校

李子隆王臣

成化丙辰歲京師匠役中有李子隆者習妖術每旦同事相見李輒不語瞑目坐而垂其雙臂諸工視之乃四爪龍據坐耳事聞伏誅壬寅之夏妖人王臣之惡尤稔臣本襄陽人少無賴長而流蕩四方不知何自得左道兼曉房中術遂由淮入南京二方人多信祝子志怪錄 卷四

用之留都貴人亦有頗惑之者常造一達官方臨流張宴舉一金盆酌臣臣飲畢以盃擲水中官不悅臣亦辭去翌日詣門謝官舍官怒見之臣已捧盃來納矣如此等類甚多由是得結納諸中貴人有以 上聞召入京師亦以術動 天子不知其詳以是得爲千戶臣乃肆言爐火事謂黃金可立成諸藥多出江南願往採取中命大璫王敬偕行臣至直隸諸郡及江西省地徵發府庫箕歛富室金帛累巨萬展轉至蘇杭科需尤甚信意出一紙錄諸閭右名家拘迫括

取金寶無得免者或挈室而竄白日閉戶途路行人妄傳其徒將來則市人空肆而匿東南騷然有類大變郡縣無如之何亦或閉衙不敢治事又命吳郡學徒錄抄所命書既稍從之復發派無已遂爲諸生大詬詈幾欲箠之乃止于驛亭上奏諸生違教歐使臣等事賴巡撫尚書王公恕累疏陳其奸狀 天子明聖追逮回京伏誅仍傳首江南被害諸郡梟令之

沈維暘夢

相城沈姪夫雲鴻維暘爲予言曩嘗暑夜臥堂中羣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僕列寢地中夜月明維暘半寢寐間瞥見一人蠢貌大眼蹠蹠至榻前對維暘啞啞笑不止又呼曰汝何爲睡睡則死矣維暘答曰汝何爲不睡不睡亦不生也其人又笑曰汝何爲不笑維暘曰汝何爲笑其人見沈詞勝徐徐步去維暘忽悟此必鬼物驚歎而起呼童問之元無人至也秉火覓之亦無迹

徐舅降箕

舅氏錦衣指揮徐君世良說少嘗訪友人友方運箕降仙舅戲執其箕而本無所欲扣頗譴誣箕忽不動

弟見其室中梁上一大足穿瓦而下裳而加轉其大如棟直抵于地乃大驚謝過且皆散去良久足始隱

辛卯彗

成化辛卯彗星見于綸言布之肆舍皆知之矣予以所見之狀漫詳記之每至三鼓之後交四更以連曙見其星在東北丑寅之間而尾直抵申分其亘天兩端之外所餘天末空處無幾星大如椀彗首約而未散色正白而見曜燁燁瞻之不勝怖畏也

俞完

祝子志怪錄

卷四

三

丁未七月朔予與鄉子俞完同至王秀才汶城東寓舍縱飲至暮劇暑且被酒各袒楊逐涼處散臥然皆在中室久之忽不見俞完令覓之久之乃得於舍後廢圃中圃四空皆荒榛外卽河也完頑然竝立問之無言乃扶以入文選覓之乃在中室榻後臨牕卓上赤體偃臥須臾復往視之又不見矣其牕外卽與前圃通往尋之無也有頃乃獨立于東偏燖室中時已昏暗完對屋隅無一語蓋從卓上穿牕而出便欲趨垣赴水而聰爽稍存故又自圃牆越入內而至庖室

耳予輩益驚怪強扶入中室仰臥于榻後而扇其扇既而完大叫若應人呼召者衆皆謂醉囈語耳不問完復索衣呼喚數四衆答以衣悉鎖室中完乃起手持白布禿袖且披且行趨出室向門前開門而去時將夜分矣外黑暗如漆衆厭其醉狂任其去予心動呼衆必須尋之王乃起着靴未畢忽聞完在門外高叫予及王曰救我救我王忽趨出完方倚門王開門完卽仆坐于地秉炬燭之軀幹如冰瞑目屏氣欲扶以入身若木石不能舉積數四始舉昇入室坐諸

祝子志怪錄

卷四

三六

榻猶不生第數自拭其面及髮際過一鼓頃始開目漸能言問之但云我面上許多土拭去無衆唯喚之迄天明乃復常言其本末云始臥卓而已懵不知人事自入圃及入庖二度蓋皆鬼所爲也而不能致之去比復眠時忽聞牕外大叫俞小官人起來予問汝祝秀才僕乎曰然又曰吾家官人已去請爾同行吾乃起覓衣不得其入便進禿袖卽披以出不見君輩也出門只喚祝君少待同行追愈急愈不及遂登寺前橋橋下忽有一人持二燭籠來迎問汝劉家人乎

曰然曰二官人令汝來迎乎曰然方將下橋行其人舉燭從空中下撲予面予競又以土泥塗予面然心稍明見燭照橋邊一邊則叢黑予悟明者水也不肯下只退入且行且呼其人相持不捨直同至門外按倚適王出其人始釋手奔入門西竹林內云及檢衣元無此服蓋鬼欲其行故予之至競時又櫬去殆冥衣也完自是喪氣逾年竟卒

袁尚寶相術

國朝袁廷玉相術獨步天下幾如天網而其子尚寶

祝子志怪錄

卷四

五

忠徹亦精絕無倫猶客京師也先祖妣錢淑人伯父孟書先生紳正統初掌教于鄞先公已領鄉薦往省錢先生時袁家居先生令遍視庠序諸生以及先公表一一決之而于先公獨無一語扣之亦不答于時沫測其意恐或不佳也越數日袁來特訪先公手持私印二枚其文一曰給事中之章一曰參政之章後先公竟拜二官無少爽焉先公說袁在京師與朝士同集于一士家將合讌諸公就袁扣升沉俞司寇仕朝亦在間之尤切袁因特告俞曰公且請歸家救忙

事却復來問俞固信之卽馳還其廬舍正被火幾燼矣

周七郎

永樂間吾蘇有陳糧長者家以婚禮宴客友人周七郎與焉周隸籍織染局時瑞來某銜命來督局事猝至郡便拘集諸役人承命人至周家以實對來聞大怒遣數十人就往陳家卽席擒周以來兼錄坐客姓名一一不遺乃係周以聞上亦怒復遣內官校尉特來按籍通提席間賓主赴京不問其故都付宦者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六

令囚于一室餓十日來說既而不及期先後死者八九逮後獨周一人乃未死一晚憊甚自分死于夕矣及晚監者謹點檢扇鎖而去周臥于床將二鼓倏見一人自床邊出近周前周強開目視之乃其故父也昏極亦不省其爲鬼父捧飯一大碗兼有羹肉之類謂周曰吾兒可速食之周恍惚間接而盡餐之父乃不見洎天明周覺體漸活動又告監者欲起登廁監者驚曰汝何得今日反活動勝昨夜乎必有好弊周曰公當檢視門廳縱有人何處入耶監者亦無可辯

而期已滿乃卽引奏奉 旨放了周竟得生還調息數月始復云

武功公夢

外大父徐武功公疾革時允明從允君及姨夫蔣令尹省侍公語先君等曰適夢握一帶以手引之漸長不止至于數丈未窮而覺何祥也將對沈休文以帶圍臧爲病瘁之徵茲夢反之當佳也公不甚然之允明在旁竊謂帶者綬也綬者壽也蓋長壽之兆時允明纔十三不敢遽言無何公竟捐館不知果何謂也

龍子志怪錄

卷四

三

父子夢

蔣元用將中舉時又嘗夢父告之云父出官子入官父入官子出官覺而弗測既及死人思之亦有驗蓋將中試之秋一兒病死所謂父出官子入棺也及卒遺腹一男始生所謂父入棺子出官也男今名壽予予爲中表弟年纔入小學豈異日亦登仕版耶

○賀解元

吾鄉賀解元恩予姻家兄也戊子歲與二士同舟赴試途次見釣者賀謂二士曰吾三人借釣竿各下之

釣得蟹者爲解元魚蝦雜物者與中列空餌者下第二士先之一得魚一無獲賀一釣而得兩蟹焉後果如卜二士忘爲誰

賀先生夢

賀解元之父甫字美之世儒也爲予言解元得第時不特有蟹祥予亦夢一翡翠自天而下墮吾家庭中遂死未卜何兆也先生言時解元固無恙今而已矣予追思之豈翠鳥爲文明之象而其死乃卒于一舉之應乎

龍子志怪錄

卷四

三

先淑人歿後託夢

先祖母錢淑人平生慈慧莊謹奉佛頗誠雖不爲大焚誦而心甚信之傾逝之後先公命母作佛事而兩姑氏懇稟以尊遺令欲懇少從俗公乃許特建一壇事畢姑氏夢淑人來謂曰我平生常說待死後纔知冥間事而今果知薦拔之事似不堪焉汝輩曾爲之否姑曰大人不從吾輩懇請得修一壇甚誠懇願以爲汝得力娘娘何不知耶淑人曰我全不知之如此則果無益勿復作矣姑曰然則何事可及娘娘耶淑

入曰惟有享祀可及而曹若有心事此足矣姑又問
娘娘今在何處乃云今將更生于葑門內開磨坊某
家爲男子言訖遂覺述之允明輩皆悲慟無已然以
其是淑人靈爽則似不應佛之峻以爲無稽之夢則
問答又太了了及其終乃復歸于輪迴不知果何如
也所惜言託生之家正忘其氏姓爲不能審驗獨爲
大恨耳

徐三夢

嘉定縣徐侍御之第三郎爲兒時方酣睡夢一神人
祝予志怪錄 卷四

率數卒皆昇頭至床前神命與此兒卒以器量豆約
二斗撒徐體上神曰太少太少與之一石卒固爭兒
小不能勝乃與一斛既寤即患痘疹遍身繁襍不可
以計危殆幾死及其脫痂肢體之皮相連而起乃通
一體而下如一空人殼焉

范李夢賀守

吾郡太守鄱陽賀公霖弘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下車
廉正仁公未幾上下翕然稱其循良以綜務過動積
勞得疾遂以明年五月朔日終于位蒞政僅一載而

百姓哀思之方其未革時吳縣生范彥謬語人曰昨
夢至府前見太守前驅出衙旣而乃道一樞耳人曰
此太守棺也太守其將殆乎又數日姻長李君宣子
告予兩夕前夢人告曰太守死矣予因舉范夢答之
不久而果驗矣

宣子兒夢

李宣子得一男甚爽慧可愛乃幾歲以痘疹夭其夜
宣子大母夢兒來告云兒病時被人勾補以去領我
到巷口艸屋朱家勾他二兒同行不知何往也後數
日宣子偶問隣人果有艸屋朱家二兒死數日矣
祝予志怪錄 卷四

沈先生父子夢

沈先生啓南年踰六十長子維陽亦且四十而未得
孫戊申歲維陽少房孕先生方喜夢入王者居見庭
中桃花蕃艷佇立愛玩之花落懷袖有人臨守謂曰
此乃假者汝母喜還有真者在後先生令之入殿後
見王尚書恕授一童令送童太師軒先生往西北一
署投之吏云童大人以陞官衙門在前指示令入而
少房之孕敗焉頃之復孕乃以已酉得兒方婉時先

生在城館夢送客出門有女奴抱嬰兒相逐以行廳之使歸子舍則又有孕貺以兩鳥甫覺家人來報孫既誕矣蓋二夢悉驗云餽鳥者予謂猶云繩祖武也初維揚當兒始胎之際一夕大醉夢人語曰汝已醉乎醉字如何書維揚曰酉卒為醉其人曰非酉卒乃酉生耳其應益明者云

長橋美人續補

近更詢前卷長橋美人小事異所述續補于後始其來有從者二童子可十五六貌極韶好不類世人不

龍子志怪錄

卷四

上

特一青衣也其來三四度始以素告女非止二番也聚乃自梓持來女家非在舟中也女留其年十餘枚非止二枚也姚氏之召時景昭已死乃茶筵待五聖耳非僧修因果也此數編于前為真覽者參之可也

雞變

弘治己酉秋末吾郡西山民家畜一白母雞七年矣一日偶飛上案撲破一碗主人怒持杖痛垂其背一下簞訖背羽變成赤色頃則遂化為雄尾羽即長尺餘紋綵燦爛無復故形矣

陳文盛

陳文盛者閬市人也家隣于總管堂文盛頗侵占堂地一日醉臥肆中中門已閉忽大叫喚其妻妻在室中聞之以為醉語惡之而不應良久聞其語云娘子救我始驚而奔出將及門方在庭中忽被一鬼捧住雙足跌仆痛戰不復能行亦自號呼內外譟亂文盛父母聞之急出視乃命人擊碎石門久始得開則文盛已被毆撻滿身流血委頓于地父母救轉其夫婦婦則如常而文盛次日死矣又數日家人牽牛浴于河一大特壯膽可愛甫入水遂僵死于中畧無疾故也既而家中祟物大作千狀罔擾不能停止又久之其父亦死弟姪咸死惟存諸婦女耳人咸以為神譴云

龍子志怪錄

卷四

上

賀太守

吾郡太守鄧陽賀公之卒前志已書近聞其死後家尚未知也有老僕夜間忽驚厲而躍起喚云快接官人快接官人官人來矣家人共唾罵之以為狂越二日而訃至

長清兒說冥事

閻之長清有民家生一兒甫三日置于床其家人偶入房尋笈帶不獲兒忽大言曰帶在房門後家人駭視之兒益言何爲看我我說話何傷乎家人問汝何怪兒曰我非怪前身是南隣某老也我有言欲語家人可速呼吾兒來遲則忘矣家人因呼之來皆以艾者齋然列床前兒一一呼其名第深叙悲思繼而詬責其妻曰吾向以幼兒孱弱特畱釵若干俾爾爲其婚娶營生之資爾奈何不體吾意俾亦立窘急如此

觀子志怪錄

卷四

三

而竟不識吾既飲盡則王者條別而立最上受生應爲貴官者立於堂上之左與之玉帶僅一人次之者立其右與金帶次銀帶木帶則漸以繁多予亦在木帶中百餘人皆序立堂下亦多科品至下者應墮畜生道被以牛馬等皮皆怖泣勉受後一婦人貌妍冶得馬革婦人大喧辯曰念某前生爲指揮妻幸受朝廷章誥秩至淑人恩榮一世不敢爲惡何乃受此罪報耶王笑曰汝尚自辯如此乎汝既恩因夫受何乃背之而竊與某人行淫耶我今以不義定汝罪非畜

觀子志怪錄

卷四

三

養之既長補爲學徒果得一縣佐云

陸言符遇目翁

陸謹字言符大興人逸士也成化初遊吾縣館於福濟觀觀者純陽降地也四月十四日爲真人誕辰道流作大會謁者雲集至暮言符步出門忽一丐婦立門側衣裝監縷而貌整秀可愛手抱一孩兒對言符如乞丐狀言符曰汝何爲求人婦人曰以吾有口言符方異之又曰我不特一口又有此一口也言符益疑異方欲問之瞬目已失之矣說者謂二口定是真人也

禮子志怪錄

卷四

七

劉良

劉良者湖廣人以成化元年乙酉登鄉書及會試下第夢人告曰秀才定當中進士然須待費宏爲狀元耳既寤遍求京藩小錄閱之邈無所謂費宏也後三年又訪聞亦無之及上春官亦下第如是者歷五科十五年寂無驗耗自歎前夢之妄及二十二年丙午開錄則費宏者江西解元也大驚異趣上京搜訪費所寓處相見結爲友旦旦適從供酒食爲說前夢相

慶既而宏果爲龍首良亦登第焉宏時年十九距劉夢時蓋初生耳本朝狀元惟宏最年少也

顧秀才

湖州顧秀才眷歌姬晁二晁在蘇病死秀才居家忽驚呼言曰何處焚燒衣帛有此氣息恒擾逾時始定家人以爲心恙秀才亦不知所謂既數日乃知晁柩正以是日就茶毘耳秀才初不知其死也

禿無常

天順中鄧都有王張二人同爲府學生王生爲人警敏嚴正明法律一日晏坐忽瞑然化去踰時乃甦家人問之王曰此名禿無常蓋閻羅王以我通曉刑名請我去議斷耳今後或時去慎無恐弟任之無虞也已而果時時化去良久輒返問之但言冥司有疑獄須我去耳不明言其事也家人亦不以爲怪友黨扣之王亦不答張生者與王頗厚常苦懇求欲挈往一觀王不許張規知王方入冥乃語家人云王前去我當繼往卽回恃渠在必不害事家人止之而張已入

禮子志怪錄

卷四

七

室自縊矣氣既絕便入冥途行人絡繹無萬數張疾

奔以爲王在前且走且呼迄不聞其答聲問諸人人對不知既而見一鬼吏押數囚來張又問其中一囚默甚見張之問知其爲誤死也卽誑之曰我識王監生在前往汝要尋我當領汝去也張卽隨之而行至擾攘處張覓其人已不見良久鬼吏送至一人家加諸囚以豕皮諸囚皆變爲猪張執皮不肯披押吏不顧逕推之而去張生竟成猪與同囚齊生于其家蓋前逸因應爲猪承張問給之潛易已身而張不悟也既經宿張氏妻拏伺其還覓不得乃同往王家扣之

一檢察必得之矣王乃與判官細檢察竝不得方惘然一判官告曰但其時曾發一行猪囚去恐誤在此王速命人沿途追究至其處有路旁居民寄庫王婆者出應命自陳知吏吏乃逮之赴王府王研問之王婆因述黠鬼誘張生潛代事王問何以知之婆言此黠鬼欲賂押吏與卒無貲在身爲吾借之吾言無有但有陽世王婆婆寄庫銀錢在因轉爲料理分借二千與之以此知之王聞之大怒卽召受生庫吏問之對如婆言王益怒立喚前押吏審之吏不能諱王乃

判官人皆戲言君是猪人耳後竟無他焉

此段後半
節忘記

五聖香火行于吳浙甚盛無比近有一呂氏子在賭錢肆中見印聖馬滿座呂無知卽坐馬上大言曰我坐五聖看如何又指夫人像曰夫人也生得不好既

歸家其儀便狂憤不食口自責嘗又言汝何人敢嫌我容貌其家禱謝久之始已又數日有傅氏子偶見人語及此事亦肆嫚言隨得狂疾辛苦百端其家即建廟祈祭亦久之方平安

婦人生鬚

吾鄉曹生之姑年六十餘矣得疾凡半年始瘳既瘳而其面遂生短鬚沿口一圍甚是濃黑時弘治二年秋也至今無恙

此事今人有見者不誣

大青小青

祝牛志怪錄

卷四

十九

國初有沈萬三者三吳富族之甲也其舅陸道判嘉禾人薄遊姑蘇得閭門內廢宅居之先是居者必遭孽出以是微價售于陸陸始入方夜間張燈坐正堂中忽有雙環女子二人追逐而入駢立于前意態恍惚陸知爲怪叱而問之二女同聲對曰吾二人乃大青小青也言畢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小青之右臂連起逐之二女同至庭中大樹下而沒且視之二女青樹也因謀伐去樹根下有石板板下二壘滿貯精金分埋二樹下陸遂有之薦以富饒後贅沈氏是

生萬三資產浩無紀極竟沒于官焉

陳懷入冥

常熟人陳朴弘治二年冬以病死其子陳懷苦塊于柩旁每闔窗門牖然後就寢一夕方合目忽行至一官府前頗嚴潔門上榜曰福宮真境懷徘徊瞻望久之一人若曹司胥掾從中徐步而出懷進揖請問此何地也其人不怒拒好謂之曰此中乃托生案也懷愕然知爲冥司又悲問曰吾父死在此乎其人曰凡人初死先至此主者即評其在生之善惡定擬輕重

祝牛志怪錄

卷四

二十

然後送往城隍司乃復送來決治耳懷曰吾父爲常熟陳朴死幾日矣今在此乎其人曰爾父適已評過正送城隍處然汝父之評頗善無縲紲之苦但遣人押伴散行而去想不久當來矣懷又懇曰蒙指示甚感吾欲往彼一候探可得去乎其途安出其人曰不妨去看指路與之令行懷乃依教前往果到城隍廟前遙巡得入廟中漫循左廊入忽見一司中發出一人視之乃父也有一夜又押之果散行出廟見懷大驚曰汝安得至此懷曰思憶大人適見托生案官人

說大人在此故特來相覓耳父曰然則可急還矣出廟可急急西行慎毋東顧顧則不返矣又曰西菴某僧負吾錢若干吾忘語汝今已訟之得理矣懷受命趨而出其父隨之在後懷以思戀故數數回首父則屢呼促之使前去夜又亦加叱詈懷終不舍直同父至先處門外夜又顧其父曰君雖無大罪然應須繫頸而入不然官司只以我爲受君賂累我非便也父便從之夜又以索牽縛訖懷忿謂夜又曰我父無罪適來此中官人已與我說是散行料不責汝汝何故

祝子志怪錄

卷四

三

凌辱吾父平夜又大怒罵懷曰此自是我公事何關與汝汝豈應私在此打攪官司我尚不發汝汝罪不可言乃敢反與我爭乎懷益怒逕毆之夜又舍其父與之極力相撲既久懷遂悟與夜又相持而起立于樞前奮臂角蹴大號呼房中家人等驚起從牕隙窺之見懷手足蹶張背壁挺立若被人托住者而了不見鬼懷口中尚強厲曰我不怕你忽高叫蹶倒于地曰不好了我被渠咬壞脚股矣家人方推入夜又急排闥而出亦不見其形但聞出戶聲徑升屋而去尾

歷歷踐碎响久之始寂秉燭視懷但一足上已爲啣破血流滿地呻吟痛苦明日覓藥塗傳良久始平其痕正作對穿四齒之形而其形三角蓋獠牙故也已而懷往西菴僧處索錢僧匿之答以無有懷曰料不久爾必受報未幾僧果死焉

王老

蘇之南濠有王老者無子弘治二年時年四十九矣暑夜與妻露坐納涼天乃昏黑忽聞庭中有人低語云七七四十九棺材材沿上走諺語云俗忌此年方驚祝子志怪錄 卷四 三

三

盧三打鬼

鄉人盧三性好酒無醒日成化己亥秋夕方被酒自外歸其家在無祀鬼神壇之後盧既過壇側忽見偉丈夫四人皆長過屋簷齊力來扑盧盧但望其急奔既入門更恚曰汝何物及人敢扑我耶握門棖復出逐至壇前則如前長鬼益多將十七八人侍立其

前盧怒甚運木拴亂擊之諸鬼一時四散奔逃悉北至河際有入河者有陸逃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盧乃返舍

翁老娘

閭門外上塘有翁老娘者自下縣來老孀也弘治間春夕已閉戶矣忽聞扣門聲甚急啟視之乃二男子請翁去收生翁恍惚便隨去至白蓮橋側俞尚書墳旁入一家屋甚華厥人物繁夥嘈雜滿堂室中張燈甚明一婦人臨牀方艱苦翁爲治之婉身得一男

志怪錄

卷四

五

其家大喜飲食之又貺以雙雞段帛果物等仍令二人送歸將四鼓矣既歸二人以雞置庭中并他物置舍內而翁就寢覺體中憤憤頗異之及明視庭中無盤合彼雙雞乃二蝦蟇也大駭入視幣則絲緒也翁因悲愕大吐伏枕旬餘竟死

天遣陳常

成化初蘇之上塘有煨工陳常者善鑄瀉每得人白銀必入鉛銅之類造僞而還之前後侵人財不貲矣識者見其所製稱爲陳常銀惟恐誤得人感惡之一

日大雨大雷震死此工於市舉體焦灼而亡其首人方稱怪又數月有人自揚州來者乃言某月日揚州亦大雨雷震雨後忽落一首于彼市中視之乃此工也其受報如此

雞言

蘇城湯家巷有人畜一雞久矣偶欲烹之忽人言曰勿得殺我其人雖怪訝然竟食之亦無恙

郭同知伐樹

郭同知和成化中來佐吾郡郡治之土地祠旁有一

祝子志怪錄

卷四

五

大栢樹合抱當祠庭中路蔽虧陰森殊似多陰氣郭偶過祠以爲妨步履亟命人伐之竟日始盡時郭子監視終日故強壯無疾翌日忽頭痛岑岑不一茶頃便躍而死一語不及發人以爲神譴云

耿公

予一姻家行貨于燕舟次大江夜間舟人忽驚麗而寤問之云適夢耿公大神告我說汝舟底有一大孔汝何故不點檢今吾爲汝將泥丸暫塞之汝不亟治之遭沉溺矣衆皆信之欲覓治則貨物堆積諸艙皆

滿粹莫能辯乃望空焚香祝神而乞玆得報果然又逐艚乞玆屬三四不得至中艚乃如卜亟併力發貨則船底果穴一處有泥室之遂速泊于岍傍空船修治使行焉向非神告則滿舟皆魚鼈矣

張千戶家孽

蘇有張千戶家于喬司空巷中弘治己酉秋冬家孽忽大作初張方夜坐昏時列燈燭在前忽有一小兒不知從何來遽入室吹滅其火張急起攫之兒即飛升簷際有火隨兒起于簷因速救之則復起于他所祝子志怪錄 卷四

隨救隨變燭灼不停既而少息次日家僮往園中于地拾得一泥孩金絲裝飾甚善僅取呈張觀之入手則又飛上簷牙火亦隨作又救之如前張肆為禳禱買一猪首在案忽火又出于肉延燎漸速疾救乃滅以至箱篋衣服皆遭焚灼而不大損及家人坐處輒有飛磚舞石及其身而不傷戶牖之類開則自閉閉則自開張妻方濯足則盆中湯作風浪湧薄其下體張自浴亦如之一家擾擾不能寧居婦女兒童悉遷避他家如是數月漸漸消定然其家初無實禍迄今

或傳張門前有古黃楊極茂張伐之致然

周氏家孽

是年冬周參政瑄家亦有妖孽猫皆以前足捧其頭作人立而行走犬亦立而徐步未幾鬱攸大作其家舍紉曲火既起有風扇之隨屋勢紉曲逕燒其一宅而不及旁隣及火止有酒數千瓶啟而視之酒悉化為焦秫米既而周乃解官周子鄉先輩持身甚廉節不久得禍士憫惜之

酒泉

祝子志怪錄 卷四

弘治庚戌三月閨門南城居民家有井偶汲水忽聞水中酒香因嘗之真酒味也遂開傳以為仙人所經行而然小民競來勺飲其家因飲錢而需之大致饒積其泉旦夕如常每至晚必變作紅黃色如是歷五月後如常焉

祝子志怪錄卷四 終

曾孫男世康謹輯

祝子志怪錄卷五

吳 祝允明希哲撰

楚 陳以聞無異校

馮百戶

蘇州衛百戶馮升今年春承上司委往巡白茆港一晚方駕大船出哨昏黑中忽有光炬數百枝在其前視之有數舟人物亦將數百皆悍惡克勇馮以為巨寇也急鳴金鼓整眾持戈鏖而進既將接則羣船與火一時頓沒入海中馮等方驚而倏忽間遁進已過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其沒船處矣回顧則羣船入火又出其後乃急回棹甫將近則又沒俄頃又出其前處數四不停馮絕疑懼以為必鬼神也遂戢眾而返至僧舍則所留守舍奚童已反接縛之柱間滿身皆塗泥噤不能言矣細視之其背有泥書三字曰尋不去馮益駭恐懼他禍乃托事白于所司而解役焉

樟柳神

耳報之術正出于採生之說傳記中往往載焉近時如王弼事尤明白或謂費長房始授于壺公其後為

鬼所殺者非失符也蓋斯術每歲必覓一新鬼易舊

鬼托生至覓之不得至其期則鬼必取其軀以當之

耳或謂此有數端其一不必生人鬼莫只以艸木合

而為之專取靈于時日甲子之配合與符呪之禁戒

如世稱樟柳舉二木而言也按神農本草經商陸條

下有說云故或稱商陸神音之傳訛耳非樟柳也

然要為左道冲術王法之所必誅無累于士君子之

同類可也偶記成化初予年在髫髻家中顧得一乳

母媼乃東鄉人也為先妣言其叔公向克里役以望

祝子志怪錄

卷五

二

日官府參謁三更時出門中途月甚明獨行頗畏恐偶足下踐着一小物漫取視之乃木刻成一小兒形長三寸面貌甚精毛髮悉具裝飾詭異其人漫揮之帽簷中而行沿途只聞小語云張二張二縣前點卯嗶十計回顧則無人俄又然竟忘其為木兒語也既至縣果以後期被撻及歸木兒放在帽中行次又聞小語云張二張二老婆在家與人戲如是亦數四張細察之乃覺聲出于耳思是此怪急取碎而視之其腹中有血肉之腸

側之田邊厠中其怪始絕

此不知何從在路傍也又記正統中先公任于京師先考與隣人顧宗者頗稔一日顧私云時日有建客將一樟柳神來予以白金一斤售得之甫收木兒便作報語出入細碎靡不預言十日之內以神語獲利且半餘矣茲豈非無窮之利哉况無損于物命以是爲慶先考漫應記之更幾日問焉則云神已于時日亡去不知所之今木質雖存竟不能語加以拷掠亦畧不知計其所指示獲利恰該白金一斤蓋賊人戲之也

祝子志怪錄

卷五

三

一母三十六兒

天順中寧國府有民人楊杞者其妻俞氏年二八以上成婚便有娠腹甚大既生乃孿胎也未幾又得娠而產亦孿胎也自後連連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歲通有十八胎每胎悉是雙生皆是男子共有兒三十六人皆長大無一天者此婦亦無病享中壽以上而終亦可謂異矣

耳中人物

祖母王孺人爲允明言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

耳于其中得五穀金銀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潔淨唯其正中有一小木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他異

一孕七兒

弘治己酉歲相城農婦有孕既生乃一肉胞中包數小兒其大如碩鼠蠕蠕長數寸凡七枚頃間皆死焉

鬼共桔槔

予家老圃謝敬相城人爲予言其親戚其家一夫嘗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四

臨川桔槔天既暝同儕先歸舍惟此人獨後俄頃有一人自河曲來與之同桔槔此人迷亂中竟不問其所以來相與共事漸久遂入宵分而此人元不知覺來者屢謂此人言天熱爾不下水下浴此人說爾先下我繼之其人又強使先此人終不從相推久之不覺已天明矣而其妻方來尋訪其人見婦人來遂覺然自沉夫道所見婦告以經宿夫始駭與婦覓蹤跡畧無可究但見河中之水已竭矣蓋溺死鬼也

井異

至德廟側有吳翁者父子三人業 席往臨清易棗
貨弘治庚戌之夏翁方出其家子得疾于家一日家
人偶汲井聞井中如人掬掬驚聲俄而水大沸如湯
忽高及井幹唯餘三五尺而已而天暝其家又以
火燭之見又然家人大駭視曰豈其中有財寶當授
吾家乎吾聞得財兆當先以財物勾之則得盍試諸
遂以一銀簪縛于線而墜之水乃益漲良久引其綆
起則空線而簪已失矣于是始大驚駭至明日有人
來報其翁亦得病于商所其仲子遂往父所訪之至

祀子志怪

卷五

五

今尚未返其長子病沉重不愈應何如也

于尚書

于尚書謙既誅後年餘忽降體于其子婦作于平時
言態家人知爲于鬼問之曰爺爺既死來作何幹婦
曰我只若眼無光我意思只欲尋一雙好眼耳言訖
婦目漸青腫瞳子突出家人有識者謂之曰汝既死
又要好眼何用縱要尋何得及大娘子乎如此不避
嫌疑汝大不是于乃不答良久兄一小童過其前頗
明慧因直視之童忽目張大如盃雙睛逕突落失去

如破剝剝者婦遂得甦而童竟自焉

張公見鬼

吾鄉張公謚慎隱人也嘗往崑山至勝安舖過晚行
一水滸見其後有一人尾之已而將近一橋張行未
橋址舉首則尾者已先在彼岍矣對張而立以手指
張大呼曰汝可在此處來汝走誤了宜速來吾與偕
行也張畧不顧但直前行至一處忽見滿前只是一
白沙漠無際始悟曰此白者必是大川吾何乃行此
乎亟回步則已還元觀見通途了了又見隔岸一人
祀子志怪錄 卷五

六

燒紙張瞪目認得曰此識熟蔣娘子家也因號呼之
蔣氏人見之卽擎舟過水浹扶張登舟而渡至其家
家人咸驚曰此乃竹篠徑之曠子裏魍魎之淵藪也
蓋至此無得免者子何乃獨全乎矣張始悟向招者
鬼雄也張素事佛謹當受善報耳張識予親爲予言
之張又言其室王媽媽見一鬼蓋其隣一王婦縱死
樓上其後王每夜坐輒從牕隙窺見其樓上有一無
頭女子往來步走其項有布纏之云凡三四見後不

後觀

鯉貳眼

舊說魚貳眼爲異不可食而鯉貳眼則是謫龍耳近有人得一鯉將剖治鯉忽雙目瞬動炯燦久之人遂放于水亦無他異

此乃異人耳不異之事是道哉不食自要他異

王生遇八兒鬼

樂橋王生名景去年冬嘗侵晨往盤門買錢行至衛後陸太守園中天尚未明路無人行王心頗懼忽有一羣小兒立其前王驚視之凡八輩皆長二尺餘形貌畧同共來侮王或抱其足或拽其裾或持土石擲視予志怪錄 卷五

金山寺鐘

楊子江金山寺故不擊鐘相傳永樂間有師主山一日入定忽覓游水府爲水族請至江濱其水開成白色大道旣入宮龍君相見後俄頃夫人出作禮白師曰氏有所疾苦聞鐘聲此後望和尚勿令人敲擊當

有少報師敬諾夫人遂入室持出手爲師製機一網

將完未綴系寺中僧偶打飯鐘夫人聞之遽趨師令

出又忽有夜又來與龍王言時至水道將合矣龍君

亦急令報師師遂出夫人因不克完機便以一帶經

其機兩端令翻兜足而着之師既領受謝而出及覺

機果縛其足遂傳此式于世今僧家多着號齋機也

梅講主

姑蘇城中西華嚴寺有梅講主嘗夜自外歸將二鼓

至寺門門已閉方扣門忽有鬼數人來其類不一纏

繞不置梅誦呪斥之不退既久沙彌出啟門鬼亦不

散但稍遠而立若有伺者梅入寺亟令炊飯一盃復

出寺呪施釜空而入羣鬼爭食之久始寂

鯪魚吞入

尹山南之夾浦橋水勢頗厲庚戌之夏有城中人偕

其妻往松江訪姻戚回舟至橋所忽風起有一鯪魚

起舟傍其長幾二丈昂首嚙其夫臂入水中妻往救

之鯪遂翹其尾捲其婦下水以口接而吞之夫則溺

而婦竟墜魚腹焉

王安見怪

學生王京家人王安嘗爲姻戚家擔倩之擔饋禮往三墩姻家既回至山上忽見林間一禽甚類鴨蹣跚于地口作鴨鳴安念必人家遺失者因欲取之回作一盃羹吃不惡也便置擔往擗之鴨隨手化作一磚塊安方怪之磚卽鑽破地皮而入焉竟不知何怪也

鬼畏釘

成化末有一賣釘人曉從府學前來其地多祟物方行間聞二人在後逐之意甚恐回顧乃二鬼也益惶

祝子志怪錄

卷五

九

駭將奔避鬼迫其身乃反大奔驚去且相謂曰此人釘在身邊奈何不仔細便趕他幾乎壞了事予因記向年有農人告予暑天昏夜從田中還舍獨行隴上忽聞二人在後緩步追之最後者曰可上前人曰有釘後人復曰上前人答之如初三四問答二人竟舍農而去焉蓋此農偶帶一釘在腰間也

錢六娘

成化己未有京妓錢溜兒舟泊蘇之山塘夏夜露坐舟所忽驚呼其母曰娘見乎如何人家屋上有此白

狗母以爲妄錢回顧則又曰白狗又在彼處矣隨首數轉輒言狗在其前云色如雪而長大似壯夫母怪而嘆之明日錢忽以事與母競遂溺死于水

黃生說

放水燈

王經說其外母大言頃因隣家作佛事夜半僧放水燈母親見有一人手從河面上伸出取燈并草把上飯食之但不見其身首耳

人產蟒

蘇之鄉民金大妻陸氏嘗產一女厭之遂不舉既而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十

復有娠復得女貌頗肖前女復不舉已又如之凡三棄女矣弘治四年六月六日又當免娠還得女焉心益惡之仍棄穢器中加覆令人擲去人未舉急趨其夫夫亦未忍也婦人怒從床蓐躍起自持去至厠將棄焉開覆則見滿其中皆是肉斑斕五色殊可怖惡俄頃蠕動漸以延長奮首出桶乃是一條大蟒起而嚙婦之腹回蛇體滿刺婦人遍上下周匝如束婦號叫求死情狀極惡人不忍見久之竟死

平桶大仙

弘治元年之秋蘇城有一人姓王爲人若貨糊口無幾貲本耗折爲其家徵迫日急王不能堪一日潛行將至傍郡覓親識宛轉料理償之行至跨塘橋天昏夜無可投宿道旁有土地祠因入其中伏僣香案下假寐少頃約夜半候聞扣門聲廟神令從衛問之扣門者答云告大王明日大仙到此可出接之從者入白于土地土地復令問大仙是何服色又傳告云着葱褐衣持弊桶所謂弔桶大仙者也土地得報遂皆寂然王生聞之且驚且喜至明日遂不行危坐廟中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十一

以伺至午後果有一髮髻道人衣弊葱褐手持一水桶而無底至廟前顧瞻土地像舉手拱禮便行王生念此決是來遂拜而懇之曰大仙度我道人固拒之王具述昨所見道人猶拒之且辭以行王生跟至南教場中跪伏死請道人曰然則待我使汝遂以桶置地上以手旋轉之數匝令王生視之則一井也石欄循完且滿其中皆清水甚深有游魚盈其中道人顧王生說汝可下井取魚取得出來吾卽度汝王生畏不敢下道人曰然則吾取與汝看因卽躍入井中王

生急觀之道人與井皆不見矣王生竟茫然而歸

陸林

鄉人陸林妻甚悍其姑房中有一婢蠟梅頗媚林妻百狀凌虐後竟爲箠甚內損而死弘治庚戌五月林方坐肆中貿易有人自屏後捧茶一碗與飲但露其手而不見面林以爲妻耳亦不問竟接而啜之其茶色白味甚甜林心方訝之忽聞家內大鼓譟急入觀之乃是妻爲鬼毆類中惡者林方見妻則亡婢竟來撲林肩面又去亂撲林妻甚驟家人忙亂莫能解而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十二

婢復來握林兩臂大擡之五六方捨而奔散不知所之俄而林妻小病卽已林遂染危疾其家每夜有一紅袍冠帶神人步遊宅中及禳禱亦明見有神人來享至七月間一日命其姊夫許巫來爲送鬼送後許歸家倦而臥床上忽聞枕中疊疊作聲許驚問何物枕中曰我蠟梅也許曰汝自與我舅子有冤如何却來尋我枕中曰他何故殺我是爾與他姊弟我故來尋你許曰爾也可放解了他鬼曰念情理放他不得前日猶可今日只管牒我數次不已我告狀難得准

却被他纏延益增我怒了我定不捨他許曰然則再令他超薦你如何鬼曰不必如此從來事事都不到我我何嘗沾他好處惟要他性命而已許曰日本是娘子害爾死却何干他父子事鬼曰罪坐家長許曰家長何不尋他老父鬼曰他本與我無涉今三日後先教他孩兒肚脹五日陸林定腹脹相繼死矣許曰我無害汝心汝可自去鬼曰我今報汝了汝再料理我先攬汝去矣許畏怖之甚再四慰謝求其去鬼乃曰許官人我且去矣言畢遂滅許急撲拭其枕則滿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十三

中皆污泥也後旬餘林兒死又逾日林亦竟死

七眼兒

成化十七年夏吳城小豬巷薛氏生一兒口鼻兩耳如常但有七眼準上天庭中一豎者鼻左右各三橫者生便能言今年米七錢一升其家遂燒紅火筋刺殺之是歲果大饑

劉御史

有劉御史者不知何許人景泰中仕知廣南一邑其初赴任行至庾嶺荒林間忽有一小茅屋數間乃

酒肆也殺核雖頗具備而酤者數夫則皆病癩者形狀醜穢不可近劉命速過其癩者悉而來問訊曰明公乍臨吾土吾等輒有薄醞簞饌奉致區區願公毋逆野人意劉心殊惡之拒斥不受癩子固強不已劉終不然癩乃更從內捧出二棗果一桃一棗皆鮮腴可愛又請曰公不飲盍取數果乎劉亦竟以爲不潔漫取一棗置袖間其人志劉不享將兩棗果投之于地而退時從者數十人咸見之劉固怒其不呵禁前途抵傳舍乃呼諸人責之又斥驛丞以不豫迎及戒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十四

飭道路之咎丞曰此地豈有所謂人居酒館乎定召妄耳劉益怒命駕使丞隨而往至其所則寂無其弗屋也劉更大慚因出袖棗示之則良金也光彩灼耀非塵世間所有產劉與衆人始驚異必神仙矣追恨不食其物取金欲吞之不可得但謹謹懷藏之不去其身心怛怛恒冀欲遇其人邈無形迹後劉投老而歸年八十餘矣一日問兒曹云此月中有何吉日吾欲出行若曹其爲我消擇兒奉令往選期惟冬至日時在午爲吉稟白于父劉乃起處分家事至其日命

邀迎親戚僚友遠近悉集一一慰勞告以將遠行叙別之意酒食後自入浴浴竟着新衣又令人舁其棺來頻問時候兒曹以爲妄且懼自起視之日已加未遂踉蹌入堂拱手謝諸人將金九拭而吞之逕入柩端正偃臥衆方駭覩則劉已瞑目矣

陸仙人

予姑陸氏家裏有一小廝曰阿安年十餘歲以病死有仙人者居舍後一日陸偶買得途人一床置于舍其夜纔坐床上納涼忽見庭際有大五枚二白三黑祝子志怪錄 卷五

阿安者率之自庭隅而來前陸悚懼中無以禦之大呼其妻曰媽媽有人在此其妻急取一鐵鏟出戶授陸陸持鏟拒鬼以及犬鬼犬皆隱明日與妻議此床必不利盍加漆而鬻之乃命人漆床既畢其夜陸方坐則數數自言云我決不賣爾如此如此其妻怪問之陸云吾耳畔有人言云汝切勿賣我床賣決不罷汝汝速還我吾故答之云耳妻唯嘆叱之未及處分明且陸已默然死床上矣

裴三

予隣裴三以兌錢爲業一日領一童同往盤門出行到廟灣天猶未曙瞥見道上有黑圈大如拷桮竝列其前滾動闐闐以止裴者裴足不能前乃命童子先之黑圈即環遶童身裴伺間隙急取捷衝出不顧小童逕奔投城門追天明訪之則童已死道邊矣居人云早聞童與怪拒忽得一生人來童方喜得救逮生人到其旁怪見之即滅

王達

祖姑王宅有婢曰春蘭年十六七歲以病死一旦家祝子志怪錄 卷五

童王達曉起自房出至堂前顧主母曰老阿媽不看見天上否好星月這等光明噴噴不已主母叱之又呼其妻來曰王達定有病矣適來譴語可扶入內妻方扶之進則達益狂言不休昏仆危惛然只喚老阿媽主母因往問汝是何人對曰我春蘭也主母曰賤人汝既死矣自是天命何敢復來惱人對曰奴不敢擾人但爲寒無衣饑無食兼貧無錢使故托王達求告阿媽耳言畢復懇請不已主母曰汝一向在何處對曰奴自死後只在宅裏依栖竝不曾別處去主母

因製肉羹飯食達取便速吞之甚多主母又焚紙錢冥衣與之鬼又叩謝乃滅達蘇間之漠然無所知覺

周沅

周沅母病沅寢床頭伴之夜間母妄語有端沅以爲譖語既而開目則見卓上有三人列坐若有待者沅大駭喚僕周員來臥卓上少頃員睡去又見前三人如是者數次翌日而母死焉

尤直筆

吾鄉有尤生者善星命故有直筆之稱庚戌初夏染

祝子志怪錄

卷五

三

疾甚篤妻子環侍偶皆出房少頃復入則病者不見在床空如也咸驚怪莫測其房後一童曰適似聞前廳開門聲盡試觀之衆趨視則果倚柱偃臥如將絕者衆亟救灌良久始甦問之答曰自汝等出室便有三男子皆長大軀惡貌作獄之飾看我不言但協力抱我起扛至前房擲之壁下且云你得此板壁我失了好處言訖皆出不知從何去矣至秋間尤竟卒卒後七日其家命僧修焚罷夜間將一鼓盡家中已闔門而睡其女在房聞尤在門外呼其名曰秀雲你可

可開門女驚曰爹爹如何在此鬼曰我要來一看汝等汝等不必慮我我只在後廂邊要覓我處可得也其女大怕不敢開門鬼曰不開只得我去矣言罷又呼門外作微聲如羣蠅汪汪然遂泯

王三娘子

王三娘子者中街路王汝美妻也姓吳氏其弟張景春以弘治二年六月十七日死既而其母亦病死三年六月王氏遂得瘵疾至十七日忽命人請其父來前日娘娘弟弟都在此尋我娘不甚苦但是張景春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六

無禮死然定要去可恨可恨說罷便奄然而逝越一日而蘇家人急問之則曰景春有事要我去對證昨夜我說他明白了今故得歸不知後何如耳家人方喜後六日吳竟長往人咸悼惜之性柔懿勤家通書算賢婦人也

孤州

齊門外陸墓吳塔之閒有趙氏兄弟居焉伯曰才之季曰令之地頗幽僻一日才之自外歸薄暮景色慘淡才之少駐足道傍槐陰下倏忽昏暗才之方悔不

疾行因反不動待人來偕行夜既闌見一燈熒熒然由南而來漸近才之才之迫而察之乃一女子也暗中雖不詳辯其姿色然殊有妖態視其火乃是銜一燈于口中耳初意訝之稍相接語便已迷眩女遂解衣野合焉合既女復由前途迤邐而去才之更悵悵似怕而歸明晚思之不置遂瞞其弟及家人待至夜逕往昨處伺之女果復來合之又別如是者幾一月令之察焉備得其狀襲兄而行至則見兄復云兄既畢事令之乃前劫其女女亦畧無拒意便相從焉

祝子志怪錄

卷五

淫令之自後遞互往合雖皆迷不知所謂而神度皆無虞如故或更覺強爽一日令之偶誇于所知所知曰子惑矣人口中豈置火處耶子今但奪其燈倘得之便強吞可也弟方悟曰良是其夕仍去則女已先在令之遂與綢繆初凡令時女則吐燈闌于地事罷乃復入口至是令之伺間急取燈便吞之女見之亟來奪令之不及下咽忽遽間失燈墮于水女乃悵然大恨曰妹可惜矣奈何奈何令之問之女曰吾當以質告汝吾非人乃老牝狐也修行幾百年矣吾丹已

成所欠者陽人精氣耳今吾得二君合已數十回更得數如之則吾立躋地仙二君亦且高壽今終吾口中火即丹也今不幸失之是吾緣未就而更得禍矣最可恨者數百年工夫成丹為可惜耳然吾與君既爾云不得為無情所望于君者營身後事也言畢淚墮潸然遂僵仆于地果狐身也二生念之因相與浴而瘞埋之堅爽之地後不時往觀覽念念不能忘其後亦無他異事在成化間

鬼戲取帽子

祝子志怪錄

卷五

成化中有二人同往某處管幹皆有貲于身畔行間漸晚其一人首戴髻帽忽有人從後掣去之其輕捷無比其人以爲篋者回顧則了無人物而帽乃虛懸于其間後上下無所着二人始驚知爲鬼怪所爲因同向步逐之其帽虛行而去如飛竟莫能及二人者以爲追之固無濟而前途方杳疾行決不逮且無人居彼此無所歸恐逾暮更爲恒擾耳乃止于地之高林旁間相與變跽盤礴悄悄過一宵亦幸無事及明將行則遙見隔畦稻穗之上有一鳥物疑賊隱也

卽之乃其帽置禾頭耳遂取而去怪亦不復見矣

申屠巫

鄉巫申屠姓者一夜行委巷中見一白犬隨之心知爲怪而不能却旣從邑屬壇過則此犬化爲白衣婦人冉冉入壇巫乃急奔而歸

潘氏女

吳城虹橋下有潘氏女嫁樂橋李生一從勝頗姝麗而潘性極妬悍心甚疑有他且又難事小不如意輒痛爲鞭笞酷虐萬狀勝忿恨目深旣而愈不能堪遂

祝子志怪錄

卷五

五

萌惡念李素鬻藥餌婢密取砒礪投飲食中以進潘食之但大嘔吐而不能死如是者四五而潘殊不覺省後一夕潘方寢夢一白鬚老父語之曰爾家婢戕爾者數矣明日將不利于爾爾其審之潘敬謝而寤及明婢以紫蘇湯進潘忙遠啜一口旋吐悶昏傾湯視之則滿甌底皆白沙汁辯之乃砒礪也合家大驚卽驚此婢于遠賈而潘得免云

夏春

小民夏春負入錢頗多爲所逼逐自經于家家左一

廟前後年餘其姊偶歸寧經廟忽挺主不能行面色青惡大言曰我陽壽未絕勉強而死今諸般無有你可送些衣食與我其家急來奠羹飯多燒冥衣紙錢鬼曰還做些功果與我我放你家人許之鬼始釋去婦乃無恙爲營佛事而罷

沈郎錢

吳人沈郎家後有隙地其女一夕見地上有羣兒聚戲近二十輩卽之無有也又常見其地有燈火熒熒細視無數撲之不滅置之則無又常見其地蛇虺數十成團怪狀屢出沈因啟而視之則一窖也青錢滿其中沈卽揜而有之

虎頭魚

吾邑張公天順中嘗往宜興于山下行舟見岸上有兄弟二人同行其弟躡水涯掬水濯手忽有虎自對河水中來如飛竟啣其弟以去兄特以爲虎耳疾下手救之虎自頭以下乃一魚身耳又回掉其尾捲其兄亦溺張親見之亦悸愕逾時

沈生送鬼

張何人也自述觀者亦山也

予里人沈生海館黃氏爲甥黃之族母有病者以巫言捉鬼于罌中加符紙封閉俾生持詣野外莫而棄之生少年滑稽既至野持罌語之曰汝乃鬼乎吾今不棄汝請汝暫寓此樹下天晴汝請耐心少坐如雨爲汝破罌請汝歸矣語畢而歸不以語家人自後病者乃更強爽但言曰我本要去汝乃反吊縊我乎我意不如汝意之毒雖然終捨不得汝矣言之數四乃自起如平時然時時懊恨曰以我之聰明如此今乃受此鬱鬱乎不若終去之爲佳耳不數日竟自縊焉

祝子志怪錄

卷五

嚴恒沈恒

嚴恒沈恒皆蘇人也共居一街稍有前後貌亦相類有美髯人因呼爲嚴鬚沈鬚弘治戊申二人皆患病于家一日方暮嚴正在床蓐瞥見小兒三人追逐入房共來捧嚴曰此人正是可取去一兒曰且從容一兒曰須再審察可也適有家人入室見乃隱避嚴因語家人家人於是速辦殺酒祀之嚴又見三鬼就享既而家人誦祝詞具嚴之姓名籍貫三兒乃相顧如驚一兒曰然則非也二兒曰果然果然吾固謂當審

之耳乃踉蹌同出嚴頓覺體愈因命家人往後巷視沈鬚倉卒死矣

孔鏞星

吾鄉孔公名鏞字韶文宣聖五十八世孫也爲人忠孝弘毅行已惟以一誠可以質諸神明不忝聖胄爲鄉邦增重久矣平生政績不可勝書今歲己酉之秋方以都御史自貴州巡撫召爲工部侍郎行至杭之富陽驛少駐命驛吏視風色忽覺瞑眩不寧從者急扶入舟便一中風而薨焉將薨時有火起于舟上甚大而裂既公之氣漸微則火光漸高而漸小迨于氣絕則光已在天際凝定燁煜宛然一星矣予謂自傳相後載籍中賢臣多矣而未聞有踵騎箕之列者今而得公殊足欽仰卽稱之爲孔鏞星可矣惜人之不能認也予纂怪牒頗竟得此遂謹以尾吾書以爲覽者假重于公焉公之薨八月一日寅時也

祝子志怪

卷五

祝子志怪錄卷五

曾孫男世康謹

志怪錄五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是編所載
皆怪誕不經之事觀所著野記諸書記人事尙多
不實則說鬼者可知矣朱孟震河上楮談謂允明
所作志怪凡數百卷疑無此事卷字殆條字之誤
歟

西樵野紀十卷（存卷一至

卷五）

〔明〕侯甸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樵野記

四卷》提要

前叙

小說自周秦而下諸子百家繁劇靡紀古君子處
世其大塊形氣體遇則究而小敘脉絡情感則吟其
實首風教源至理明施酬寓動懲也余姪道統謂余曰
業師侯君著西樵野紀嘗見乎余遂假閱之卷

國朝近事其辭氣峻絕無調斬無羞澁余故嘆曰山
林未嘗無才人病弗得爾誠得之殆為文苑輝哉以
是侯君乞余序余弗辭迺走筆歸之觀者殊可為
賓門友席之助爾嘉靖歲庚子五月之吉鄉貢進
士五嶽山人黃省曾書

西樵野紀目錄

卷第一

國初休徵

石馬飲水

本朝官妓

雷擊毒菌

水關

地震

林錫還魂

祈門縣序兆

斬鬼托生

報狀元

鬼觀戲

黑虎復讐

胡琳見鬼

吳龍庵戲土神

學校

題題

卷第二

風朝

戴文祥遇三僊

姚少師

混精

徐武功伯

本朝丞相

白晝美人

陳季昭繪五臺山

九僊夢

婦產夜叉

楊州桃李

盛景華座師

亡賴二人

一孕五兒

王生

胡郎中作徽城隍

卷第三

周顥

醫林太守石

慧

呂琪三善

法僧遺崇

鬼生子

丐兒事母

周孝子

桃花仕女

陳僖敏公俞太保

天開門

雷辨冤獄

張璫

鬼送藥

鬼詩

卷第四

托屍投生

海島人

王陽明遇海仙

雷省孝子

天愁

張氏犬

柳仲益償金

牡丹花妖

解開

雙龍出海圖

顏彥輝

謫僊

周震變驢

蝶怪

詩識

張布政死節

沈文卿拒盜

卷第五

太湖金鯉

楊尚書

春申君土地

王庄六槐樹

鬼索飯

趙翁釋賊

天言

蔣閣老

虞昌作園中

桂花著異

死中獲藏

北寺僧房貓

延五聖

本朝官制

黃菜葉

卷第六

劉伯溫

張明善諷詞

狐精

開元寺僧人

鬼誤拘人

山走

宋相公

妬妻斬嗣

男子生兒

陸道判

李景良遇純陽

呂宋更業

龔僕

徐郡守改相

來尚寶

瑜伽施食

柳樹成怪

水鬼

卷第七

魯斷

雷府倚書

曾狀元

二鶴釋冤

南樓美人

青神

王季行渡太湖

孔氏魂作詩

盛明卿

機妙

鬼張

海濱怪

雷極沈氏

卜將軍夫人

謝氏墓地

義馬啣冤

破錢詩

張皮雀

姚太守

嚴提學批卷

卷第八

孔子祠堂

鍋鳴

骷髏誦經

俞少保易骨

芭蕉精

麻姑葺祠

西樵野紀卷第一

國初休徵

太祖高皇帝踐祚休徵已見國史諸說余又得聞之昔元至正君衰政劉福通徐真等以妖術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有司莫敢誰何我

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既衰九土糜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衆與之石乎訣云美稚家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民數百屯於滁陽忽有義兵來歸者三千率練之明年起兵自

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過一術士上問曰天下擾攘紛紛屬誰與士曰願書字覘之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土俯伏拜

曰土上畫一畫臣獨知爲王也上六月斬紅巾諸逆又明年春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

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矣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

當馬驛兒即對云萬年天子生龍廷上大嘉錫其役大奮天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十萬又三年集

兵精弱七十餘萬一戰而取荆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

而閩海悉從四戰而庸卷全齊所過郡邑勢如破竹不數

十年奄有天下唯偽漢陳有諒未降上率三萬騎大敗於

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賊上書

請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鄭侯也神龍言鬼慄玄菟

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鑄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

元洪武即

皇帝位

石馬飲水

閭閻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爲負薪者驚見

叱之連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妙禪法寺有一妙善

公主墓其來未詳何許時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

恠損其額隨置於此今名石馬饅頭此說聞之疑元末回

本朝官妓

國初於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寶聚門外以宿商

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退朝相率飲於

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湏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

漫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票票懸於窓榻竟日喧吸

政多廢務於是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

有律矣

雷擊寺母樹

蘇城替卜陳月潭家構小園花竹蕭蔚成化夏間造營於園中方熟月潭為飲客命妻取嘗之妻未及行大雨若傾霹靂一聲擊其營客適視之震死班斃玉色巨蟒殊可怖畏衆相顧愕然曰不爾吾其飽毒皆死矣余書此於後之造營者勿置草野中甚或有是事也

水關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其響益大居人聞之視之噴白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旦其水一涸一溢人以為水關吾不知其何怪也

地震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鼓殘候睡熟間初覺牀几相搖颯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誘傷者孔多既久始知其為地震也差差叟云成化乙未夏四月地震無若是甚最後流賊猖熾天下騷擾其大丰建以疫癘飢荒數年方寧

林鎬還魂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為公科給事中太祖降旨開陝谷以通運載鎬即疏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上聞乃止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痢寒熱繼作神思恍然鎬素訝暴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氣逆氣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瞑目間見一鬼使如力士狀即捧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纒屬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字字鬼使引入內縹緲如柙者不可勝紀抵至大殿欄檻炫彩燈燭輝煌一紫袍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然前有局吏百人對較簿書鎬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使復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袍笏肅然從旁督人身而首則或牛頭或馬或鰲或魚殊類案前天平架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則一吏空中而下手一黃卷擲於地善獨而去善倏墮地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蘇蒼生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鎬至大殿仆地久之忽

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性者某某還魂者林錦鬼使垂引出鎬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衆知政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繁聲各聲手遂一擁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改因吐願末

初門縣庠北

景泰癸酉初門縣庠內大小古桂三株花色俱黃秋初其大者獨變丹色是歲其庠學生葉琦發解南首

斬鬼托生

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陽時王師已過橫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亦首在某處身在某處不得連屬幸拾聚之其家如其言令人以大燭之果見身首各地拾聚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家汝連屬矣亦又不得正何其家惡其煩擾詈叱之而去頃間妓果生一子側首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典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有之覓

晦室塵垢迷梁掃除間梁上墜一軸羅素嗜識舒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浣之圖有一板梅上棲雙鵲疑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鬼觀戲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敷演梨園飯客酒罷夜有二青衣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厦雕梁畫棟席間章絳畢集惟飲食味不可啖主公命云宜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曉復睡壹覺乃一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冥錠也或曰國初嚴尚書舊遊地也

黑虎復仇

宜興婦陳氏頗有容色家以造染為業有一木商利其色以貿易為性未屢肆戲謔忿不能犯商謀以數木夜擲其室明日坐其婦以竊木召致於宮擾害無已陳氏家供玄壇甚虔每月五廣求白雞牲體薦之婦乃慟訴於神曰吾敬神若是神其不我祐耶是

及其婦夢神曰吾遣黑虎與爾復讐未旬日其商僭五六人入山販木叢柯間驚出一虎如墨竟噬其商而去衆皆失色

胡琳見鬼

吳城寶林寺前庖丁胡琳弘治冬徙城外某家作齋素夜歸將二鼓入寺請卷見頽然一達頭迎曰爾我偕行琳疑為鬼不答竟如前入若輩數人湧出共迓運赴水琳為懼地而坐大肆呼號居人惡其聲視之則琳也衣單至家口鼻盡實泥滓屏之灌以湯液久始甦

吳鮑菴戲土神

吳文定公寬別號鮑菴少嘗就某師受學師出偕推灰二三語一土神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告曰金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為我釋之詰旦師訪諸使傳之鮑菴力命為洗滌之鮑菴復如祠竟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鮑菴廷試首冠位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學校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媿愛請奏故附學立焉

魁題

予家老蒼頭名祿弘治己未夜四鼓行過閭門道當幹逢見一偉丈夫純黑色毋毋從東而來祿意險道神也壯而過之及過後寂無所有祿返視偉丈夫俯屋角竊聞人語祿是早歸即以病旬日而瘥

西樵野紀卷第一

西樵野紀卷第二

風朝

嘉靖始元七月二十五日巳初候分天氣晦冥俄會風雨雷電交併及一晝夜飄瓦捲屋至合抱之水盡拔之大湖中徹底巨浪流去湖濱居民百餘家杳無形見水涸時亦有越湖幸拾物者久之水返大約如兵燹聲也是後亦無他異歲至不熟

戴文祥遇二僊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行道術嘗隱光峰山鳩建一草
樓前垣竹扉聊以自適凡道流會集靡不招致一日有
二藍袍作訪文祥延之登樓出山家常具飲食之酒
釐人曰吾有詩速出紙筆書云雲英英兮出山阜倏
為白衣忽蒼狗月皎皎兮照青燈波光亂繫金蛇走
浮雲飛盡或無踪明月西沉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
期我與乾坤長共久書訖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樓
之勝書云姑蘇勝景清且幽羅靈敏秀世莫侔比屋
隣接民居稠中有縹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鉤
芙蓉朵朵侵人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醜顏羊髮雲
錦裘樓前疊石如林立左圖右新日校仇一塵不到風
颭颭蓬萊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焉春復秋金風蕭瑟暑
氣收海變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一霄南極耿耿當
空浮華筵羅列珍美羞望中嘉客總貴游錦繡環珮
鳴琳球葡萄酒泛金鷗賓主相洽頻勸酌清歌陽飲樂
未休僊翁福慶殊悠悠書訖擲筆於地遂行文祥疾
攬之有耕父見二道前去一人吹鉄笛一人撫掌而和忽
不見矣

鼠精

廬州學生葉昇秋夕宿齋其從僕暗中踐著一物秋
秋有聲僂而燭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僂異之持
以呈葉童子號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未然
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自報採生之偏曰置
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每遇試童子必探題閱文字
預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其
僕偶露其故於隣號生頗復僕葉出私發篋視之乃
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內白如絮葉意雖
為恠而甚惜之

徐武功伯

徐武功伯有貞素奉摩利支天甚虔不啻豕肉每夜
二鼓後仰拜星斗幾許寒暑無間初自內相下詔獄奇
法畢施公方被焚將夜承天門烟氣鬱葱朱省何異內
堅持燭籠視之沿焚遂燬於是公鑠械稍縱比繫法
地上意未決倏爾天光杳冥風雷交作紫牆揭飛
空中莫知所之遠地烈火焰焰公始獲免滿成焉若是
人皆謂摩利法力所致也

本朝丞相

本朝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汪廣洋胡惟庸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 皇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有井油之變事覺於內豎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始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白晝美人

里人馬駿弘治甲寅徙家皋橋之東其居垣墉悉散門倚洞額殊為幽寂駿直盛夏設枕簟晝臥堂中夢聞歌云楊柳青青柳楊黃年來年去度韶光宮腰舞袖渾忘却錦綰盤鬆為懶粧憶惜沾恩青鸞殿情濃失脫黃金釧忙呼侍女覓處尋朝來羞見君王面于今寂寂古牆陰月白風清誰共吟追思往事空成嘆花落花開淚滿襟歌畢駿驚起一美人後從二婢美人即解帶就枕駿欲躍出美人怒目視曰如拂吾願吾呼二婢持大具烙爾膚駿懼逸出之遂再還自是或白瓦礫拋擲或徹夜聽隔開闌或微風細雨之下笑歌號泣其室尚存人亦無敢居之

陳李昭繪五臺山

外大父陳公李昭以繪事名推吳中成化間有里人盧姓者至五臺山朝回一素卷臺五臺山景外大父因未諭勿許盧雖數示以環遶曲峙然猶筆底萎爾未敢輕就忽夜夢至一所有執旗使者指示曰此五臺山也宜繪之外大父遂見文殊危拱旒戟森列其殿宇山木任其黝綴蒞曉既寤十指莫信家人視之唇墨猶未乾也是日即焚香下筆妙絕宛然

九僊夢

閩仙遊縣九仙祠昆季九人積脩行滿而成僊焉其始求世有紀載其祠例用牲禮先夕禱通事者次夕投探其靈異之驗於人者不可勝舉今漫記數端吾郡即公玄敬少讀書若志不倦父維明詣之祈子之前程事夢一更云女子功名在何處既覺絕不為望玄敬年紀四十而志益厲矣適鮑菴吳吏部延為塾賓懸一文於鮑菴之堂值巡撫何公謁鮑菴而因目其文羨賞詰之知其為布衣也白宗主命邑令禮幣聘之玄敬始出領鄉薦第進士官至大僕少卿又吾郡文公宗儒守温州令胥侍壽胥夢人曰孔老人說者便是胥友命孔老逾

遣某處鋸木未幾孔老人呈事温州公問曰鋸木幾何對曰五十七片木曰更有諸乎曰餘皆不堪用矣是後温州公年五十七果疾而卒又吾郡學生張夢晉命弟倫詣禱倫夢與兄共飲區食迨歸兄弟繼卒而同日歸土其上區食饗之人始解又南安傳王門凱使夷域道經是祠傳禱以驗出使事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傳度之漠然於中至夷域館燕殊隆飲間夷王令主客者請曰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傳念前夢詞意蓋絕即對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夷王驚服盡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蓋吾幸有九曲而是夷有三十六灣彼謂知吾幸之勝吾亦能博彼夷之界故耳又鄱陽賀侯霖守吳即適妻娘於家求諸子女流仕閨同年代禱之夢見者厲色而坐語云是福清非是福寧同年書致賀侯繫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賀侯居家枕間嘗囑妻曰如生子名福清生女名福寧是也未旬日家人以生子報聞此數事得之猶在耳目悉不妄也

婦產夜叉

徽州婺源程歷夫作商數年而還是夕會狂雷顯

電殊可驚畏夫婦挈潤良久遂交與無忌焉是婦即懷妊十三月臨蓐甚艱產一夜又三日四臂朱髮青牙便能趨拱程克持新斧殺之昔感雷霆之氣懊慘不已余書此警人雷霆大作之際謹之

楊州桃李

正德戊寅冬 武宗駕幸楊州立春日滿城桃李盛開從臣奏瑞者不一

盛景華奏師

盛景華奏事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宰官如吳景華延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石銘附英祖堂之側歲用二享令子孫亦如之

亡賴二人

蘇城玄妙觀成化初初建十王廟神像惺惺鬼物出沒雖白晝往觀莫不流汗時有陳鵠者素雅膽一惡少期曰汝能入十王廟夜散香餅沒旦后然無恙償與千錢陳許之夜半獨携餅入廟附一土偶置下一餅散至中撫案下忽舒兩手攬其襟陳叱曰爾真餓鬼也憤與之殊無惡意既出陳念此廟果有活鬼而不知惡少先伏其內揣之也

二人雖亡皆賞其壯氣焉

一孕五鬼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鬼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失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祥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時巡撫畢公案在吾縣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知之未暇究其案牘也

王生

六合之王生既死而英爽不昧空中言語即王之素也凡家務巨細輟諄諄預道是日以家饒裕至設燕必虛坐以為王席仍聞笑語款客第不覘其形體既久人亦不為異也積歲餘語家云吾魄散矣遂泯

胡郎中作徽城隍

南昌胡郎中浩從宦以來不避權要不樹私黨臨政悉以公正自持是以生明而民神之後以病老歸田夢使者持一簡楮授胡曰徽郡陰府推君此檄耳胡踴躍曰予何知有是異哉殆語矣使曰王帝以爾剛正明決銓斯任也曰然待何時曰月終爾胡驚悅而寤比月餘胡沐浴衣冠奄然而逝

西樵野紀卷第二

西樵野紀卷第三

周顥

周顥建昌人年十四得顥疾而因謂曰周顥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顥謁於東門比至金陵顥復謁上問欲何為曰告太平上每出顥必搖首張目遮拜於道上恠之灌以燒酒百觥終不醉令居再山寺俾僧閑之空室曰守清齋水米使不入口者月餘既而遽問如故上幸其地曰今為爾開齋又令諸將校爭以酒饌進沃之殊無厭飲又令坐以巨缸火數沸浴之顥危坐水中只呼寒甚上屢不能制召之侍食顥乃持杖趨前作壯士揮繫狀王師徇九江因以無風上問顥顥曰只管行行至晚城俄而疾風迅颭大作得達小孤衆問顥顥曰江豚戲波中宜損人不少上聞之震怒命斬之顥顧衆曰水大挺刃直亡耳其果能殺我乎遂逸出吳懷真知所在及上登極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云臣嘗在竹林寺中見周顥有詩二首故謁大明天子上遣使偕往視之果二詩書石上

靜氣粗率大約顥上功德亦不省其謂也

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鬱林太守石

晉漢末吳郡陸公績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
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于妻門之野埋沒土中
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誼曰此鬱林太守
石也弘治丁巳聞至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
院之側題其楣曰唐石建亭覆之

聖

成化辛卯彗星見東北彗星氣所種
亦俗機也首約而尾長燦燦炫

目如掃帚狀人呼為掃帚星 上膳之故布天下嘉

靖庚寅秋壬辰春夏亦然

呂琪三善

毘陵鄉老呂琪弘治甲寅春日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
我身又充東嶽役夫今承批提七十二人汝亦有之我為
汝熟識安忍反目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溯江併某處
提完亦得一月即至矣琪居以是故語諸子嘆曰吾平生三
事未愜吾願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
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歲傾圮傷人欲葺理未能三也亟

出囊貲命諸子畢此三事繼而治後事啟門以俟死歷
數月亦無他異諸子悉意其為亡女也最後除夕其出復
遇是卒損而笑曰向勾攝至中途忽有兒提牌至以汝陽
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二十年壽矣琪固按之是卒以
縱節還家不止琪康勝愈常果越二十年而卒

法僧遺崇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開雙扉
昇訝之曰人和鬼和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少女態貌整
秀衣飾黠淡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
紫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拂然
曰爾謂紅紫之約韓翠屏比妾則可矣以綠綺之奔文君
卓比妾亦繆哉昇再拜謝罪是夕遂歿一宿女囑曰以君
天學之士千金之軀一旦喪於今夕慎勿泄露終當為某
第士女矣乃賦詩二律云窓掩沙晚怯風碧梧墜影淚西
東自憐燕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玉盤鸞鵲
綠精金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驚起羞對青銅
兩鬢逢入云夢新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
鴦倦秀香猶在雀扇題詩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

晚遠庭芳草兩聲寒掌中幾字回文錦安得郎中一笑
看自是日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
笑或起或仆不一始知其妖魅也密速抗招慶禪師方公
夜方建壇伏紉危坐至有一美女哀祈曰氏本宋末某樞
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殞魂魄未散是成祟耳願冀育之師
即揮劍墜至一地沒旦起土大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
額有此垂授諸大穢氣入人肺腑竟不可逼

鬼生子

閩閩子城西有薛家墩其地野曠多鬼上塘有翁老
娘老寡賢也弘治間春夕間有人扣門云請收生翁啓
視二男子邀去行過上新橋芒芒連寺至其家人物繁
雜嘈雜滿室室中張燈一婦人臨蓐艱苦翁為治之產
一嬰兒其家大喜飲食之醇以雙鷄既帛復令二男子護
歸四鼓矣翁就寢恍恍及旦視雙鷄乃二銀簪既帛乃
楮衣也是曉翁憶舊道求之無覓其居薛家墩者曰夜
聞鬼聲笑謔鼓樂喧闐若有燕慶者然

丐兒事母

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隱居孟淵所請丐氏所得多

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對曰
將以供母隱君始異之潛令人覘其所為丐至野岸一
舟中舟雖陋而頗潔老嫗處其中出丐方出物治之陳食
母前傾酒跪而奉之同母持杯乃起跳舞唱山歌作嬉戲以
娛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母死丐
卒不見夫丐知曲意悅親若是而況世之不為丐者乎

周孝子

周孝子海虞人宋元祐間以孝成神事見即志今祠在塘
市其神孔靈弘治甲寅夜有盜其冠服者持之方欲
出祠俄而肢體不獲少動僵立門內迨旦衆執之詣官乃
治盜罪

堯花仕女

紹興上舍高裳任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
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
於園角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
張一桃花仕女古畫裳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當交千
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七日間重尋
垂念茲持歌以侑觴裳略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詠一歌

姬乃連詠百絕如云梳成髻鬆出蓬蓬竹得桃花三四枝
欲揮上頭還任手遍從人問可相宜慙慙軟枕捲紗食玉
院斜籠一事金夢裡自家休髮索即抽落鳳簪簪家
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
閑看鴛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
潮信有時還又至即舟一去幾時遠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
遊程歲月遙明月斷魂清露瀉玉人何處教吹蕭山桃
花開紅見紅朝朝愁雨入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
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荷
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即情美春肌肉綠雲髮幾許
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欄干餘
皆忘之矣棠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忽不見仕女少焉
復在棠大異即碎烈之

陳偕敏公俞太保

陳偕敏公鑑俞太子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郎庠生甚相得
出入恒與之俱焉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
籠百數導路者皆員蘇州府執事間聞人告云尚書都
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卷而去二公意即俟下學而還

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廊侯始至以是知前所
遇陰府也後景泰間俞位尚書陳位都侍御嘻大臣未
遇時而致陰府畏敬有如是夫

天開門

陝西蘭縣鄉民陳驚天順間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闢上
帝見龍衣袍睹拱其中儀衛鵠立者其衆宮殿欄楹
玄彩約目驚疾呼衆視之雲倏合矣

雷辨冤獄

盧宗衛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為機察地有劇盜王泰
橫掠人財為害不少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爰坐宗曰我
為死盜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入於汝有司其能辨二人
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今乃與
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雷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
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繫於市事見成化年間

旅歎

湯家巷張敬苦好議人過失終人陰伏雖至戚莫逆交
面後即媒孽其短正德己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殛
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四寸而卒

鬼送矣

國初邳州潘宗者宅心慈恕時大軍後有骸骨散之於溝
壑者悉謹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之比潘死
矣目前後左右泣聲甚多但未覩其形人謂潘生澤及枯
骨衆鬼為之送矣云

鬼詩

陝人有請僊者其動問為誰乃書數鬼字又問既為鬼
何不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憂
人皆勸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是鬼不願為人而願
為鬼豈為鬼樂於為人耶亦奇矣

西樵野記卷第三

西樵野記卷第四

托屍投生

汴梁馮懋中妻蘇氏嘉靖壬午夏五月以疾卒氣難
絕而容色不變馮懼暑氣遂卜日大之蘇被鬼卒拘入
冥府府首久之聞詳吏傳曰蘇氏陽數未盡姑縱回蘇
聞之返家形體已成灰燼矣蘇返命冥府曰家縱回
視魄誰在不得形體何以托生主帝諭曰通地有死而未

殮者亟投之時有里人妻蔡氏初卒欲殮間俄然躍起悉
為蘇氏語言其大言其死而復甦始不為異已而漫吐顛
末語其夫曰形體雖為爾妻而靈性已屬蘇氏矣蘇走
二家相覓得之具奏 京師以為鬼魅之事無律可憑
於是婦充州外女庵克尼以伺終年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為
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曠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
面慘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膝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
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皆數輩狀貌無異踵立
水畔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手指始獲捨舟而
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歛嘉定
今今貯藏中

王陽明遇海仙

餘姚王陽明初主禮部政章忤宦官劉瑾權權降 旨
位安言謫貴州龍場朝承後懼蹴迫身至海濱遠廢於
岸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靈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
許國衛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

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清聲哭子得詩畢
即赴水俄二童子維帳而行足如履空耳聞直聞風濤
澎湃頃更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其中騎從中樂女及
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平生未之觀也與二叟更大樓聯句
決句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墮已服上刑矣陽明
始起擢仕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建伯而終

雷省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墮二孟飯於廁中急
援之已涸穢矣夜夢角巾一叟示曰翌午天誅汝不可
違矣既覺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
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
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矣使居家雷
聲聞於我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延年也言未
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天愁

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者然
俄聞空中聞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為天愁

張氏女

風村張二家畜一黑犬每上夜臥張門下夜更越水臥
黃陳老籬下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犬對衆泣如
人聲或疑其不瑞欲斬之大言曰無斬為我為其生平
巨族使漁民利為害孔多今張陳之報方休人將某處
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斃焉

柳仲益償金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憲副柳彥輝子也父初任監察御
史嘗貸嘉興文陸公路銀伍十兩父故以繼而間忽作亂
朝廷坐其父不武之罪仲益謫戍遼東後遇 國恩歸
吳而公路已作古人矣仲益生殖僅存贏餘欲償其物
或曰既無文券亦無坐守固矣仲益曰先君為此吳嘗
知矣使員之則吾先君象下何以見公路而吾年終後何
以見先君乎寬公路子偕詣其墓奠畢出是物授其子
子固辭仲益乃訴嘉興即議是物當理其墓焉仲益
遭家不造而獨為此士論賞之

牡丹花妖

錫山安氏構一園於城南郊外倚老園徐奎堂之園中花卉
不一如牡丹尤甚天順庚辰春夕奎園苑中嘆聲呢喃諦聽之

出牡丹花中云我手家主翁澄澹有年但今歲不獲善
亡來日厄亦至如奈何群花咸若嘆咽金人驚叱之乃止翌
日生翁果夢酒詣同金語以是故客皆異之二患少獨噴其
妄竟閱校且人者所以持去抵家遂患下室之厄旬月而愈

李氏新寃

聞封府張懷妻李氏殊有容色其通有願鴻者僅欲媒之
不可計調其夫居家令人手情書一紙授其婦伴見其夫
踉蹌而去夫聞緘入怒據此熱之李亦辭不獲解踰二年鴻
遣牙樞求婚李緣無居諾之所育兒女三人一夕鴻語李曰
倘我兒女既生諒無嫌隙知前夫點爾成我媒乎李偽為不
嗅盡隨其語密赴封府口訴迨約於水鴻乃伏辜

離間

解問吉水人黃景其富其親故凡婚喪力瘠者輒贈以財穀
濟之或有告急者踰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或多為鄉閭恥
不能守閨日人熟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大富
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散金玉手哉識者賢
之聞生一子甫七歲能詩文長篇韻語越人成化間翰林李
士解縉即其子也

笑龍出海圖

河南原上厥唐成笑龍出海圖六朝人墨蹟也騰雲躍浪體
態動覺之令人望塵真希世之寶也懸之則陰雨迷漫移而
懷之則開霽矣此圖亦不恒出後以某事沒產今人不知所存

顧彥輝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生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客
夜將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姬
二人咸織為素一小兒扶床號泣不輟彥輝鞠之翁婦曰此吾
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放舟忽不
見此室乃荒墓松柏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恰吳之遇一婦人
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從何來而出彥輝告以是事
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
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喑人肆號眺誓不復嫁

謫德

山東樂安縣朱某初一人首縮雙髻腰繫數釵寄居樂安
陳肆以訖瓜瓞倒碩杵之和紫柱為九名曰龍和九翁者
施服一粒令人百日不饑更有秘方活人萬億或酬之以金帛
毫芒無取數年卒不識其姓或其所居虛神氣鬱鬱而難大

雪路無片絮一日顧衆曰吾為微謫讀此今功完緣滿不復
在矣乃步至樂安水濱頃踈一龍乘之騰空而去

周震變驢

山東平陽府學軍生周震初進庠敗唐閭里自大無似語
及孔孟亦不在目甫試秋闈詰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
能生也父懼其謬氣不忍視震後震持一疾歟日並自思
作驢鳴數方而卒始死有數人夢震兄冥王王令吏範之
作驢震宣辯曰夫何罪獲此重譴日爾悖逆父母非番而
何震哀語日既爾應畜產願王矜憫求為逐地王又曰爾眼
自大更復雙目某處行唐震語塞始蒙皮謝

蝶惟

洪武辛丑休寧縣胡蝶大如絕扇飛止入室忽變作鳥散
集鄉村居民說舍炬供之乃已是後大有水

詩城

李都憲守三邊常題石灰詩云千健萬鑿出名山烈焰光
中之一播粉磧碎身都不怕只留河白在人間後以邊境
倡鍛提出因表其尸焉今人仰節義誠詩識也

張布政死節

耀州張純少有才行尚氣節 國初以人材赴京師初授

部校建文時尋陞廣東布政使 太宗登極詔回張純謂妻
子曰吾何 先帝知過起自草野一旦至中央今大市已去此

一死可報國耳其隄下山名龍潭者即未浴大恟投淵而死
有妻妾二男女四兒張死義亦隨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恟哭
云人而無義不死何為吾主公寧皆為國亡子等獨不為主
公死恚把臂並投於淵嗚呼千載而下孰謂無田橫者乎

沈又卿拒盜

太倉沈又卿少時家棧使為生一乘衣擁衾而寐忽有穿
壁者至又卿家覺之口占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居
來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卷堪將去教見曹守者大笑而去
觀又卿辭意不直能拒之而亦欲其教子孫也

西樵野記卷第四

西樵野紀卷第五

大湖金鯉

儋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大湖泊板山之下友見
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絕云一湖烟水綠如羅蘋藻
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汀殘雨夕陽多浦口風回
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曉孤雁低飛帶
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聲望之一婦美女德明疾趨岸
詢之女曰妾生於斯長於斯今當良夕遨遊於斯矣從明
曰予舟中無客肯過訪否女即携手同行對酌遂下女曰今以
浪花為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日不欲天邊帶露裁只憑
風信幾番催女曰一枝綠見遙遙動蒿杓驚鴻頃刻間德
明日滿盆秋容和雨亂鏡湖春色逐人來女曰分明一幅西
川錦安得良仔細裁詩成數掌大笑拍肩捫背極其歡謔
已而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大鯉悠然而逝
揚尚書

吾即尚書揚公肅庶正之德冠於吳中漫記事寧夜步訪入林
園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
羞甚無地而三日不食焉

春申君土地

吳邑春申君土地界木上李傑自少為人嘗持不棄寸木不
造魔魁推欲人利達為心成化中際出獨番其母守家有紅
巾勇士數人入門大呼李傑毋以他出答之衆皆其母忽有人
垣外叱曰吾本境土也爾欲革理馮祠安得擅用良士吾當
執爾白於帝衆聞之惶惶而去

王庄六槐樹

王庄吳世澄與朱廷佩交素莫逆成化庚子世澄衣生室中聞
鼓詞聲啓視六人皆長髯耆老揖曰十輩六槐樹是也與公友未
是楓為鄰有年通信謠人之言欲害子輩知與居素喜願乞
辭之世澄許諾六人折謝而去翌日過此環家僉述所見世
曰吾輩不識六槐樹更思久之發言曰吾門有槐六株恰數伐去
作室於上何事物亦愛生如是遂捨之

鬼索飯

正德戊寅七月十五日余與數友舟夜楊山入城夜至關門市
橋河下舟忽且停且側數度復者然諸友助勸無計予解之
時方執曉飯在釜急擲於水舟始行

趙翁釋賊

南漳趙翁頗嚴家以婚宴客一盜竊伏據上酒罷翁命火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度日視汝非飢寒迫身故為是耶復錢千文卒不劑其姓氏盜愧謝而去後歲餘里有亡命禍翁者夜縊其門盜適見之憶翁昔之惠愛負其屍擲於水翁免禍焉蓋知培德者固獲此報勿誣言者徒毀其身也

天言

張鍾華亭人富翁也每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為煩瑣嘗書四字於書室曰望成致笑一日歸焚香告天曰鍾志向隱逸不慕富貴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獲府吏不便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與之此則不可絲足觀之則清送之樂更難得於富貴矣

許閨老

嘉靖初許閨老是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 睿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微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見縉首俯伏以對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犂牛把已休春雨是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者忠至我其

見之矣

虞昌祚園中

天順中睢陽巨室虞昌祚有園方五六十里花卉極繁人亦罕至園人往往見群女遊戲于亭中笑語自若過人則散不見不識何怪也昌祚異之築室數百間賃人止之後不復見

桂花著異

崇奉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旅舟次絳德河中天光已現亨處獨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連呼救今者三言軍士更極之視其衣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名也幼許同三尹氏通年伊家裏替父母通嫁改惡妻若不從故遁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故為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願為公相妾常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宰絕妙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款誇寵于公今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歸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和不勝正理固然也妾非世人是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改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諾獨不聞武三思愛妾

不見伏梁公之事手妻於此求別矣言罷杳然

死中獲歲

咸化辛卯求平姜惠寔亦不能存生城西有一古廟相傳有魁魁出沒寂無人居惠自分艱吾殊甚乃入廟禱神曰切念惠在人世寒衣飢食初無過分之思今乃貧無立錫之地天使若此惟冀速死為幸禱畢見一古樹即趨馬忽倒地惠漫視之樹底白金一藏百金亦皆著姜惠二字後成巨富

北寺僧房猶

北寺僧了菴與先君最善弘治癸丑畜一白貓自入山間斷葷植獵習養馴甚是僧主家諸徒咸無固心者乃得一退家僧出則以鑰授僧匿之僧歸鼓門猶則噉餚令食而至是者五載忽夜僧夢播作人言曰我身周海負汝銀二十兩故更畜至此明債限日滿款去矣僧曉寤大異調黍銀之大不食信尾竟出門而去不知所之

延五聖

弘治癸丑冬姚宗大為里役事深夜過雙林巷間者車馬喧聞隸從不可數計有一馬橫於道廐卒亦攪轡于側姚始行姚意為官府會席猶訝非卿大夫居此詢之詰旦民家延五聖

也不識何異其能感格如此

本朝官制

國初之設官取皆有定制然名爵之濫自景泰間皆有少傳兼太子少師少保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員都御史兼數元是政京師日滿朝陞保傳一部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黃泰葉

偽吳寧用黃泰軍敵大泰泰軍彥又葉泰軍德新國事三人皆迂濶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春太祖下江南三人皆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謠曰水祖做事泰專用黃泰葉一夜西風來乾別於是知童謠始驗

西樵野記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侯甸撰句蘇州人明史藝文志載是書作十卷
此本卷數不符疑有散佚然原序稱一百七十餘
條計數無缺或明史誤也序又稱所載悉幽怪之
事此本所載乃有不涉幽怪者二十三條爲例未
免不純其女子咏錢一詩見沈括筆談撫爲近事
尤疎舛矣

見聞紀訓二卷

〔明〕陳良謨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徐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見聞紀訓

一卷》提要

見聞紀訓引

夫經傳子史之所紀載尚矣其大要無非垂鑒戒為世俾人為善去惡而已然其辭文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罕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發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于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微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情也頃於山居多暇目追憶平生身目之所睹記略有關於世教者隱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子若孫覽觀之指某事曰是某事也指某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微庶幾有所警動其心而於為善去惡也無不補云

嘉靖丙寅季冬朔日棟塘八十五翁陳良謨書于天目山房

見聞紀訓卷上

陳

鄧洞雲張翁甫川文定

後學雲間葉目

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

楹廼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

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

于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

問故翁嘆曰嘻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

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公廼惻然曰

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

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

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廼欣然曰若然

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

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

名道德卓然為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

屠竹墟公所言

歸安施相之銘訓之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

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

能解同邑溪亭嚴公素以孝友著聞事兄

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

舟中語及產事公頗感謂曰吾兄懦吾正苦

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

何憂目揮涕不已翊之廼惻然感悟遂拉溪

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

涕泣慰解廼各歆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

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

樂談云

樂清章恭毅公景泰間為儀制郎中以諫易

儲下獄事載國史士大夫類能言之其孫九

思字可庵與余同舉於鄉偶談及公一事甚

異公久被幽囚虱生於背苛瘡殊不可耐思

歆一櫛治之而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雀在

天牕中共啣一物墜下正當公前取視之廼

新製一牙邊篦子也公感荷神貺得濟所需

謹珎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漏牀

氣呼獄卒移就乾處剝離一牀之地磳壁轟

然倒矣。不然，幾被折壓。可見忠臣義士行令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冥之中，自為保護。真若有物以左右之者，故特表而出之。

同年葉肅卿名應驥為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

宰，謫戍遼東。余服闋赴京，會於蘇。蘇人魏維

翰名應亦為刑部郎，謫戍還家來訪余，曰：同

過肅卿舟，坐中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

年也。今君遠戍，宜有厚贐云云。肅卿慨然不

悅，曰：魏君烏得為是言？吾留此，豈有覲邪？賤

見月記訓卷二別，遂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錢，不肯

止。迺遣吏持贐，追至許墅，再三陳懇，恫意第

領之。其所贐雖箋餌微物，皆峻卻無一受者。

夫肅卿當患難顛沛之時，而不苟如此，其志

節可尚也已。寧波府誌有傳此余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名一麟寬仁廉儉，出自性

成。至興廢舉墜，真若家事。雖造作紛運，民則

晏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不能數也。及仄陞

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錫修座船

北行。錫修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

物備具，問所費幾何。錫以十兩對。不信，密喚

各色工匠備查，實用過二十兩。迺取銀六兩

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直四兩有餘。召錫

謂曰：爾賠十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錫不

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間正復語公

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別以扇墨酬

其勞，可也。何靳此邪？公面頸發赤，亟喚錫至

仍補銀四兩。錫愈不敢受。公怒，曰：曷則使我

見月記訓卷二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錫迺受之。吁，即此

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質，而又

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海政，大過於人

也。吁，賢哉！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名會試

止上。邦直之兄邦顯名亦以省祭謁選同行。

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

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為料理之一

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

豈敢哉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余曰。疫
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
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毀羹加餐。邦
頤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
日。遣倅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
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廼投淚告曰。無他。
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目思弟年
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
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佩弟。大事不可已者。

見聞紀訓

卷上

五

吾螻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界之。
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廼牽裾出。慰解之。
廼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為憂喜。亦可
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廼爾。其尊賢之誠。
何如邪。家事委弟。不為甚苦。而至於泣下。其
友愛之篤。何如邪。賢哉若人。可以風薄俗矣。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珙。行八。其人謹。
畏法。蓋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
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廼亟勒馬轉。

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
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
取。損我能幾何哉。即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
見。廼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有自來
矣。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所知。比赴閩。泉過蘭溪。
特晉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
足瘍。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來。余曰。小
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無遠七旬。天下

見聞紀訓

卷上

六

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失之後。不可徒行。翁
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邪。翁曰。固然。第楓
山先師名楚歸。祗是步行。未嘗乘轎。廼姪朴
菴公名極及竹澗潘公名希曾俱守此禮。吾
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矩歸然。
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
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
如邪。

同年廖梅南名梯為南京戶部正郎。以前官註

誤謂知吾州其事甚究。及蒞任。絕口不言謫事。清操潔然。秋毫無取。絕無境外之交。凡百禮數。一切減省。衙內日逐鹽醬蔬腐之類。悉自買辦。里役公費。比昔減十倍不止。憂民之憂。真若惻隱廼身。員下柴薪。或以貧乏告。輒蠲之。聽訟平心易氣。必使盡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罰。三年。量移寧國府同知。既去。衆欲立碑建祠。用識去思。公聞之。移書與余辭。極懇切。余體其誠。徧諭鄉人。廼止。而心祠口見聞紀訓。卷二

碑至今未泯云。後陞鎮遠府知府。以母老乞歸。攻苦食淡。人所弗堪。余為閩臬副使。行縣至莆。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器。梔子四枚。白酒一壺。以飲余。意恬如也。余對府縣官為之播揚清德。意令少有所助。翌日詣余。正色言曰。兄知我者。顧安用是憐我為。諸所饒遺。悉卻不受。吁。若梅南子清修苦節。終始不渝。即方之吳處默。陳師道。何忝。余寤寐思服。願為執鞭。而或者以才短少之陋哉。俗見

也。夫士之守官。猶婦人之守身。苟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即其他種種才美。曷足以贖其失身之羞哉。奈何世道陵夷。公論不行於天下。廉者責備其無才。而佞者不問其所守。勸懲倒置。賢否混淆。往往而是。嗚呼。尚可言哉。遞鋪市賈黃臻。休寧人。為人質直謹愿。較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握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穉。携之以隨。余愛其長者。與之往來。嘉靖戊午八月。高塢石馬。見聞紀訓。卷上

諸山水驟溢。人畜溺死者無算。余時臥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桴登岸。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廬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歎息。余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先生曰。迂拙子也。顏天。踞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有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者曰。臻死矣。其子

存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冒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幽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余廼咲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死。孟子之言猶信也。

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為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隣有范醫官者。亦君子人也。嘗遘疾。就醫於杭。倅至自家。問以鄉里事。倅曰。對門顏六

見聞紀訓

卷上

九

死矣。范公大駭。廼詬倅以為誤傳。倅曰。僕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洳洳東西走。為覓成木。非死而何。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邪。即死當復甦。倅竊咲之。數日。范公疾已而歸。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死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臂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廼自神其見。廼造顏六。言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

年六十七而終。余得之范藻軒先生云。醫官先生父也。此事與余料黃臻事頗相類。故併記之。以見天道之可恃如此。

余先姑夫郎公。名猗介。峭直。殆所謂獨行士也。不肄文業。而好閱史鑑。遇忠孝節義。欣欣動色。擊几朗誦。至姦回邪佞。則憤惋頓呻。若身被其害者。一日忽袒臂搥脅。連屋走且罵曰。惱殺我。惱殺我。舉家莫知所以。移時氣漸平。家姑氏問怒何也。曰。頃讀秦檜殺岳飛事。故不禁憤氣填膺耳。最重然諾。一出口。必踐不爽。性不飲酒。或過親友家。將具雞黍留之。如已飯。輒止之。曰。吾飽不能更饗。果有意。某日當復來。主人以為託辭。屆期果不速。自至矣。歲時節序。卜日宴客。必特設單。請一人。有兩客。明日又設。決不以昨日餘散復出也。於他家亦然。若獨請公。廼赴。有雜賓焉。拒之矣。遇斯文人。折行輩致禮。見僧道。則疾之如讐。尤不信淫祀。家祭外。惟臘月祭竈而已。但

見聞紀訓

卷上

十

待鄉人。傷於分別。如坐有三人。親疎一也。所
人品有三等。則當面以三等禮待之。所以與
人多忤耳。市井無賴。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
公藤。搗汁傾上流。二三十里魚鼈鰕蛤大小
盡死。公每年出銀三兩買藤焚之。曰。吾力不
能禁人。只焚此。亦可少免數百千命耳。吁。此
又公愛物之仁。不但猶介獨行已也。今吾鄉
環視一二百里。苟有若人焉。吾當乞龜。肅容
拜之。

見聞紀事

卷上

下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舖賣飯。宿客。畜馬
騾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歸
安宗定者。携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
飯於程舖。就雇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
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匿
於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
僮也。迺馳回程舖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
願平分。程視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遂
押僮至其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為謝。堅辭

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
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刀錐
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況百金哉。昔柳子
作吏。商譏官之賄者。即商也。迺斯人者。商也。
而所為若是。恐為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
曰。商士可乎。

鉛干。朱氏南。鬼降其家。有形聲。能作詩。與其館
賓。范生常講毛詩論孟子史之文。一可聽。
人問吉凶事。大書以示。凡文公至。必贈以詩。

見聞紀事

卷上

下

如此者。將一年。其事甚異。多不能盡述。時嘉
靖改元也。余服闋。當謁選京師。有事至鉛干。
莊。朱氏來邀。余過焉。入門。見絰四幅。俱草書。
古詩。墨跡猶未乾。迺鬼書也。少頃。宴余後堂。
范生謂余曰。先生來辱。神必有詩奉贈。余但
唯唯。平時凡有詩贈人。其家先具絰筆墨硯
於几。闔戶。聞擊几聲。迺入取詩。余宴既久。寂
不聞有聲。朱氏恠焉。迺排戶入。則見其碎硯
裂絰壞筆墨。几上書數字云。今以後。不復書。

矣。余笑曰：神其棄余邪？自是鬼不復來。錢煥卿問曰：生聞鬼祟之家必敗，以先生所見，朱氏何如？余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減獲用命，時母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迭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耳，以余觀之，無敗徵。今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子為生員，驥驤有向進之勢，曩所料者，果為不謬。余每見鄉中父子兄弟相忤逆者，無不凋敝，而孝敬雍睦之家，必昌。蓋和氣召祥，乖氣致異，自然之應也。

見聞紀訓

卷上

同年建德王本立建名嘗語余曰：渠為諸生時，提學歲考之後，適有分守某奉政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廼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迺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

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動依於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於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令，豈享福祿之器哉？

見聞紀訓

卷下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淹沒殆盡，而吾村頗高，昇又獨獲。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且相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林是大家小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為樂也。余廼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興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萬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井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

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余為此言。豈無稽哉。大
抵肩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
之數。况又暴殄天物邪。家叔兄迺又問曰。然
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永享安樂。何歟。
余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
淺淺厚薄。久近目之。亦須人事善加培植。迺
可。不然。自撥其根。而蹶其基焉。將暗漸銷鑠。
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名孟敬

見聞紀訓

卷上

七

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江人。遷蔡

虛齋高第。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門以

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

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

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

式。迺恰由武公所取。如溢美焉。當時設從張

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

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

術也。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韋南菴名商同舟至寶
應湖。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菴強欲行。
余持之堅。迺作詩以贈小見。謂俄隣舟微友。
四人解維而行。南菴指之曰。彼獨非人邪。遂
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楫。顧視前
船。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撲沒。不見蹤影矣。於
是南菴捩臂咋舌。余亦愕然曰。膽大者當何
如哉。此亦可為冒險躁進者之戒。

初余以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代者今家宰墨

見聞紀訓

卷上

七

泉吳公。過余言別。問曰。兄何以教我。余曰。

然。吾將告之。迺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

于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

宜於前。而今有弊。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

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

黜。君宜黜之。凡十餘條。墨泉公初至。按冊試

一二。眾以為宜。迺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善。

墨泉公才賢人也。而又參以吾言。宜其善矣。

自是遂為相知焉。餘姬楊二檀。名亦以都水

管理濟寧以南開河代者廣東李汝司名邦直

二檀亦告之如余所以告墨泉者汝司唯唯

而心銜之對人曰二檀聖人鄉三代相承猶

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何邪後為考功

郎竟索廢去其官夫余與二檀之忠告一也

一為相知一成仇隙何相懸若是亦係夫人

之所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

龍西溪余憲名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

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

見聞紀訓

卷上

七

日何如凡京官俱書名簿上置長安門謂之

門籍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

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

道一省觀豈不善迺欲避邪行人曰實不然

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

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民更西溪

曰若為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

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

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

膺悵恨而已可見為謀不減適以自敗反以

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杭州朱朝宗名攻舉子業有聲陸水村公為浙

憲副延以訓子最知重之後朝宗中正德癸

酉鄉試累弗利於春官家且貧迺乞就學職

時陸公為冢宰唱名至朝宗訝曰子何就是

邪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

左右二卿咸贊譽焉既出同選友咸賀之曰

君受知冢宰官雖不能上下獨不得一善地

乎及榜出善地皆他人得之而朝宗者廼址

地最僻陋縣也眾莫測焉時金美之杭人

方館於陸公之第一日共饌公問曰朱朝宗

選官何所美之以某縣對公投筯歎曰是余

之過也我初實欲語郎中攝一善地與之竟

忘之耳子其寓書於朝宗我將處之意謂更

調也無何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於

官嗚呼既為冢宰所知而不能得一學官善

地豈非命邪先正有曰雖宰相豈能陶鑄得

我信哉

正德間有熊州判銘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為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為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舉搢搢。黃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寔欲以是媚冢宰。公云。及抵京。一疾遽卒。而此碑為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見聞紀訓 卷上 九

流落罷歸。夫為其父立不朽之名。為之子者。孰不喜之。即千金當不過此。立之為計。亦甚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為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為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言乎。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為李循模。李素之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鄉貴。資緣得入首相。

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為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邪。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中選。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為異。今多智者無一事。而自貽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遠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此聞之鄭邑士友云。歸安省祭孫邦華謁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當選。挈子與華偕行。比就選。某乃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選期未及。束裝將歸。不意其姐夫忽暴卒。華黠人也。私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盡使我冒為之。

小官異省。誰人覺察。爾可權厝爾父。隨我以
往。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
作逃。而我自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
於子然空手歸乎。其甥從之。展轉間。幸不敗
露。華甚以為得計。後脫身入京。乃自投文聽
選。及榜出。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
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為僥倖之計。則太
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
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為謀。而造物者更巧

見聞紀訓

卷上

七

於制命。任爾千方百計。總不出其範圍。華雖
黠也。夫何為哉。此郡人王承祖說

正德己卯。余病起。謁選北上。至鄆縣王家渡。未
晚而泊。同泊數舟。皆同輩也。會坐間。俄舟人
與土人毆。梓至。乃余家僮馬。訊之家僮曲。遂
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
遽嚇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
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毆邪。縛之。復召土人之
役於官者。併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叩首哀乞。

見聞紀訓

卷上

七

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其
亦自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為
官者。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請姑
置之。余撫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
置此四字不用。尚詞具造。惟恣其胸臆。煅煉
羅織。含冤者。不可勝算。而上官則往往嘉獎
焉。蓋優巧敏給。自能快人意也。後陞刑部主
事。余適與之同僚。旁觀其所為。仍如紹興而
加甚焉。後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
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顰
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殆不可置哉。
余昔參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
忘其儀觀修整。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墨畫
者然。蓋晦色也。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田
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善。遂造其術求
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紵
絲一丈。繡旛南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
駭然曰。此疏簿。正本道上。司出給者。見之。將

謂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為累不小。奈何。白妻急令人追尋。不獲。遂信以為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怏怏於心。比教諭下第四。取此新絲裁衣。却又剪動。妻益不自安。遂自經死。余適聞之。以問知縣。具道其詳。且盛贊譽焉。後撫院林二山公名大輅會議賢否冊。對余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彘罪不容誅。余訝問故。公曰。此人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勒令縊死。余乃述所聞告之。公

見聞紀訓

卷二

沉吟間。余曰。不審前言。得之何等人。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公乃幡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名。下所註考語。後自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泉見二公於莆。公指鄰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為公安訓導。謗白教諭。都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故曰。君言頓悟。渠後陞萍鄉教諭。乃亦為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謗人。今被人謗。天道好還。不

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南京一富翁王冠。頑鄙狠戾。習房中修煉之術。徧招方士。拜為父師。配以妻妾。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之。狹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為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部郎中溪亭嚴公鞠問。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乃今噍類不遺。而家其孀矣。咄咄泉鏡殺人以求生。國法天刑。其能逃乎。

見聞紀訓

卷二

余提督太和山時。有鄖陽鍾都司者。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士癸水和藥為丸。或曰灌之鼻中。久之覺頭重眼眩。常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凡上九竅出血。暴卒。同年儲谷泉與余言。而鍾實富冠一郡云。人拒富方士。家非貴。即富。富貴之人。何欲不遂。所慮者惟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說中焉。然長生不死。回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辦。故必要以世

間所罕見之事與夫世間所難致之物庶可
聳動其聽且信而目得為久住之計衣其水
食其食用其財及其久也卒無效焉膏通焉
耳矣又有繼之來者曰彼未得其精非吾比
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蹈之往往而是吁可
哀也已更有一般專以燒煉求富者此又至
貪極愚之人不足論矣

見聞紀訓

卷上

三

見聞紀訓卷上終

見聞紀訓卷下

後學雲間葉日新重校

前輩樊知縣名王司訓輔余少時奉二公言論

樊公嘗曰吾自鄒平歸檢校囊貲白金僅五

千耳黃金彩繒不及一千王公亦嘗曰勿謂

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貲并諸生餽遺亦

有六白金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為多而

王以六百為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能各求

異居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

見聞紀訓

卷下

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

公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與未穀

而糶未緣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

婢供茶而已余恒見公戚戚焉愁比其卒也

塋不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

四子伯業醫仲掾藩司叔季讀書為生員異

食而同處養其父甚懽公之暮年悠悠自適

惟灌花種竹為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

權乃已余恒見公無一日不開口笑也今其

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令來安。諸孫為生員。家聲益駁。駿水父。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顧十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贖貨。謀牙且不能終。况為子孫謀乎。蓋若寬求易足。而又留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

前輩歲貢龐天瑞。輕佻狡偽。靡所不為。二子又皆濟惡不才。比謁選。乃得廣東感恩知縣。父子志驕氣盈。益不自持。頗行率。二子拜辭。

見聞紀訓

卷下

三

州守代陽陳公。既退。公謂左右曰。是子行既不臧。貌復委瑣。非享福器也。薄取而早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蒞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遣長子持歸。至中途。暴卒。其囊橐悉為一僕席捲遁去。再踰年。麟反。父子俱死焉。吁。小船重載。而加以恃入之貨。欲免傾覆。難矣。陳公信知言哉。

余友歸安仰思忠。名質直閭閻。精堪輿家術。閩故方伯何公。先為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林。

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為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知縣曰。送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自問克正曰。昨夜尹公先為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為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短。

見聞紀訓

卷下

三

長。但聞為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發。遂託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何所。其人曰。日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與余道此。相對歎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其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

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明日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曰。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恠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正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謬。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

北聞紀訓

卷下

四

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此長兒在國學。聞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彭汝清字仲歸。親聞其事。歸為余言如此。殊可為貪賄鬻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吁。可畏哉。

漂陽狄某。名忘其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

焉。其婦賞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錫之地矣。館賓餘姚沈少霖。前年館於某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談及冥報之事。曰。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豈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見聞紀訓

卷下

五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為賊刺殺之。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名忘其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壘斷之徒。而尤之。雞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繼。草草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

入骨髓。周賈義事。雖至。就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貴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帶卷之一空。盜皆過望。於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愿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我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振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魚如之何。凡賈船經過。知

見聞紀訓

卷十

力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劇。駢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諒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雖雖捕蠅。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遂昌士人劉令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泗過取舟。其人出

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剗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還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拉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目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見聞紀訓

卷十

長興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指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為常。人畏其橫。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即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為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令渠措處奉還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主人指示之。乃問曰。爾能言邪。牛臥不應。又問。又不應。乃捽其入毆之。曰。汝敢詈我父為牛。誰言若此。正爭鬧間。

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爾尚毆人邪吾爾父也適爾入門乃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邪目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為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即踣地而死其子目贖田瘞之事遂徧傳鄉里間余少時聞之甚詳今忘其名特欲謗夫愚民之貪且橫者故不嫌於誌恠也

余為弟子員本齋陳先生名邵武人嘗與余言

見聞紀訓卷十

提學案臨考試之日府衛官俱伺候於憲司前白日忽暝雷震二指揮於眾官列坐之外一擊死其右足及脛以至於股劈碎無完膚一甦遂成癰疾已乃訪其故其死者毆母此日乘醉踢其母母合手籲天詛焉其甦者亦嘗詈母特不毆耳乃知治末年事也頃聞近嶺聞略亦載是事而少異疑本一事傳聞紀述偶異同耳

芝里朱某者平生最惡蜂窠梁柱間每見蜂從

窠入輒以物塞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之亦然後連生二子穀道皆塞而不通人教以科尾燒紅鑽之俱死嗣竟絕乃問於紫姑神神降筆告以塞蜂窠之故此聞之外祖東畦公云蓋天道好生朱某者心心念念必欲蜂之盡死是逆天矣能無報乎然則蟲豸之微天亦若是介意邪曰然觀之放龜渡蟻皆有福報可知矣雖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與吉為類惡與凶為類故作善而吉自應之作惡而凶自應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各以類應也豈天一稱量以揆之邪吁然則天只在吾心其嚴乎

同學郎士英名劉鳴遠二人過鉛干廟就籬傍溺見蠱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灑濕之已乃坐於廟門少頃一丐者過亟以所拄杖戳所見處郎問戳何也丐者曰有小蛇蟠此故戳之耳郎心疑之曰吾所見者蠱紙

初無蛇也。豈蛇藏絃下邪。又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曰。君取何物也。少年曰。誰遺一荷包耳。目出視之。乃舊紵絲荷包。一面有溺點。猶濕。又有戳痕五六處。其中止銀一塊。僅五六分耳。郎具以告。二人乃相顧嘆異。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為蘆絃。丐者見為蛇。騎馬者為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妄得。此余聞諸士英。同年諸揚伯語。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費於外。不虞為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邪。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覲邪。

朱筆峰。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

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偽。徑去。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隣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貓竟啣魚去。以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替化為蚓。似可悟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二弟則儂劣。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歸。賸款展招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溫飽。宣二糴苴

過太湖舟覆死馬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
人舉火燒閣闌眾以鐵鍊鎖橋柱上其妻徧
謁神祠禳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遺崇破費
狼籍視牀頭所得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
人豁然後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鄉定四余女黨親也掘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
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
墜地死訟於官官知其得藏債也重索之殆
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又一夕燬之矣

見聞紀訓

卷下

七

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失
禍今以宣鄒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
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永康周實夫

名文

為舉人時與余南雍會友也

嘗語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
食亦有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有小樓諸生
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余乃戴
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而孟而去時夏月
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

見聞紀訓

卷下

七

方與室人道此夢適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
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
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
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乃咲覆吾首推而出
吾與此友且咲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
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曰命庖人必煮肉炊
飯不意此友之兄緊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
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
人絡繹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
飯不能就口而此友立促撻起問諸生有粥
在否乃咲而請曰此有粥姑啜之以應夢何
如吾二人只然各啜兩盃而去實夫之言如
此吁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况其他乎今人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
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同年吳維新名聰選京師夢錢江樓中名飯
維新於孔子家時錢公為山東副使維新曰
吾必得兗州屬縣矣及出榜乃臨淮知縣迨

赴任過臨清道錢公侯

武宗大駕於彼駐節學官維新入謁遂留飯正
在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遂符合云昔
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籍由此觀之雖一年
後飯已先定之矣

東門范藻軒先生名必英俊有文學名父兄輩
以遠大期之其母一夕夢人報先生中舉須
史鼓吹旗幟導送一彩幃至其家懸諸壁上
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縮而小至如

見聞紀訓

卷十

四

盤如盂而止覺以語其夫訓科公公曰吾兒
當必為司馬掌兵政又一名訓科公亦夢人
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
指揮二字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
以指揮三軍之徵邪又與前兵字夢相合則
相與大喜私識之其後先生累試不第竟由
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至是始知先生之
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地如此然則人之官
爵可以智力謀哉或曰今人每有以智謀得

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
為

長興臧損齋名應少時有母舅宦遊閩中託祈
夢于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舅特往祈焉
夢神語曰正去採絲瓜忽見赤羊三個繫在
園中喫草覺而述其言以復然莫可詳解漫
不留念久矣迨正德丙子損齋偕弟應輝赴
試于杭僕舟於回回噴旁有廢園一區園中
有絲瓜棚瓜垂垂焉多損齋湯就而採之轉
瞬間忽見三羊繫簾毛色皆赤損齋乃大驚
詫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
何地也是歲損齋中鄉舉明年試禮闈中式
與余為同年間以語余如此云

見聞紀訓

卷十

五

正德丁卯同學王思賢名元旦夢一官府門牆
若掛舉人榜者其第一名乃同學章景餘不
能記榜尾盡官士僧道各色人像青紅錯雜
爛然盈絳一日語余曰今科章維賢中矣
具述其夢余曰維賢固應中但解元恐難耳

其榜尾之像。吾二人亦棄強解之後。府考遺才。凡五學總九十人。而羅賢果第一。於時適有相士畫圖一幅。懸諸榜後。相接無間。昔者之夢。至是驗之。余緣忘二事。每謂成之中。章之取。固有定數。不必言矣。而瓜之採。羊之繫。與其數之三。色之赤。榜文圖。懸掛之處。皆一一前定。無毫髮爽者。此何理也。真有莫可究詰者。吁。異哉。

正德初。蘇商王某。徽人也。年逾三十。未有子。其

見聞紀訓

卷下

五

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慨然語之曰。汝至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逃。奈何。王某素稱其術。亟往蘇。欲資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曉。驟出河濱。散步適見一少婦。抱一挾投水。乃急呼諸漁舟。以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汝有買者來。值失他出。遂自溺之。不意所得

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簪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承價而倍。周之。婦歸。遇夫於途。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誰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戶就寢。其夫令婦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晝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某乃披衣起。方啓戶間。聞室中轟然。回顧之。則碑

見聞紀訓

卷下

五

壁日久。雨而頽。正壓臥榻粉碎。不覺某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騭。紋現。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今已九十六。尚康健。其次子王樞。商於德清。人熟知其事。余蓋聞諸德清秀才楊某。善所言。因特記之。以見陰德之足以回天。續命如此。此與輟耕錄載杭相士王鬼眼所斷真州商人事絕相類云。

愚按前紀數條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
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以
王某之事觀之則知轉移禍福之機又在於
人而數所不能囿也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
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為心極誠無妄者也人
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為而為
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
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
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馬能囿國之

見開紀訓

卷下

大

刑賞法制一定不易者也苟人臣真能以忠
誠感動君心則既謫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
頃之間喜怒頓殊又何有於不可易哉推此
則知理數相為貞勝而古今陰德感應之事
昭然不誣矣

餘姚陳省齋公

名克

為湖廣方伯嘗語余公初

入學之夕乃堂夢天降一龍於其家急呼乃
翁取盛稻之桶盛之至弘治甲子鄉試入場
之夕乃翁又夢一龍降其家亦急呼乃堂取

稻桶盛之二夢相隔十七八年前後一同龍
固奇物可喜但不識稻桶為何祥也是年江
西楊月湖先生主考發策以何黃金許相承
道統為問省齋公嘗設帳於金華閱四先生
家乘最詳目敷對備悉楊公閱之大喜批曰
道統一策足見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取之
至是始知稻桶之夢其應在此

見開紀訓

卷下

元

溪亭嚴公謁選銓曹名次已在知縣推官之列
但不知何地一夕夢其家僮與其兄之僮同
舟箬篋泥相爭蓋湖人箬以壅桑地者公急
乘一採菱圓木桶浮至其所各量取泥一半
而覺比出榜乃袁州府分宜縣也人間靈夢
極多但道統分宜之事至巧而神故特記之
或謂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不然也凡
事固皆前定而在我所當為者不可不盡但
不應非理妄為耳即如死生有命而凡可以
養生而避死者無不為之苟徒一切委之於
命焉則命諒不死雖絕粒亦無妨邪故聖賢

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明而宋儒以為人事盡然後可以委之於命嗚呼其為世訓明矣

從兄郁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鄰燕成羣啣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群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義哉燕也

姪恂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

見聞紀訓

卷下

三

蛛將收其絲於腹中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之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彼網之毀寧舍已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

姪懷四家有黑白二雌鵝尚窠相並各哺數雛越數日黑鵝死衆雛失怙焉其白鵝每晨必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似有恤孤之仁有念同類之義仁

義哉是鵝也

余少時見對門芮家甚貧畜一犬惟斃糠粃與臭穢耳隔壁姬客店有二犬犬牢中殘粥冷飯常有剩餘二家所限僅一竹籬且多空窠穿過特易姬犬或向籬邊低聲搖尾若有招呼之狀而芮犬蟠曲臥地上但略昂首而已竟不過食其餘余每見而異之吁觀此四物苟人而不仁不義貪饕無恥則禽獸豈不若也何以為人哉

見聞紀訓

卷下

五

見聞紀訓卷下終

右訓迺棟塘陳翁所輯其事核其詞
顯不惟善惡報應往蹟昭然抑人生
有定數雖私智詭謀莫挽萬一者亦
歷歷可驗繹斯訓也真可以達義命
息妄想而終身當舍懺徑而就坦途
矣其有裨于世教豈淺哉余甚善
是編而尤慮原鋟之或散也故并采
董漢陽先生雜存六事重付之梓以

永其傳焉 告

萬曆丙子夏六月後學雲間葉日新
謹跋

跋見聞紀訓後

夫解紛釋糾則恢譴微之或捷於
莊語懼冥懲而則巫兒佛媼或效于
訛敗故聖王立稗官取夫巷語之
有益者志之以翼詩書而佐治道嗣
後雜說雲興各有可採譬之榛榛
勿剪亦足資長林之鬱然及誕者
為之惟逞詭異雌黃失真不顧世
教直屈甄帛奚足多乎是書編于
棟塘陳氏六稗官者流所載多士
大夫章言嫩行余向一寓自見其
事覈而為質無脩隙無齟訾于聖
王之旨庶得麤捕近世瑣綴唐已
之類遠遜矣向有謂其區區微祥

之說若指虞伯齊語之遺而要之志在風勸。君子不廢也。觀者勿以奮藁畧焉。板梓于桑父學奉常徐君琳後指倭翻之奉常清蔚韶令能却鮮車怒馬時一過從僕輩伊吾玄談相勗因哀趨于居賄之急程山恐不及囊中多高枕長物所謂仁心為質者此耶。此亡論廢越三吳膏腴即僕輩亦未敢躬行觀是舉只知梗槩也。

萬曆己卯孟夏晦日兵部武選清史司主事馮時可書于獨樹軒

見聞紀訓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良謨撰良謨字中夫安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貴州布政司參政是書雜記見聞多陳因果雖大旨出於勸戒而語怪者太多

冶城客論一卷

〔明〕陸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冶城客論

二卷》提要

冶城客論一卷 四初年
天地人三才即陸采之元化
采與劉人聚之弟也是編乃陸采初稿時初而自見大抵皆採其本根
之言故能神乎其

治城客論目

毛生傳二事

劉指揮傳一事

雷神

張君傳二事

東橋先生一事 廣西山水

潘長

牛王

王來

銅將軍

郎國村翁

汪以止

赤肚兒老師

陳師魯五事

木偶怪

王安石墓

艾蛇龜

施十三娘

劉黑仙

陳生一事

王居

齊王秀

華泉先生一事

張寧

開鬼

李用亨

莫演禽

王駝兒

薛雍

白雲道人

龍雨一事

潭三郎彭和縣

彭有信

張子容一事 羅

陳育三事

胡憲言一事 徐霖

周和尚

幽醫

孟子

尤君傳一事

陳道人

張祥

張翁傳一事

李普溫

陶子成

陳文

羅子 五事

毛南寧

高使君一事

郎國友誼

張子雲

戴景賢一事

王望之一事

楊堂 李元

杜成心三事

王九詩

陳栖三事

吳五至

孫生一事

曹世榮

錢醫

方千戶二事

朱生一事

張三事

張康甫二事

尤君又二事

鄧魚一事

鄭秀才

井中鼎

馬文耀三事

胡大姐

張老

中官衛士

楊進士一事

二狐

劉草甸

二神僧

張氏女

狐哥

山東老僧

練生一事

劉琅

尼姪

山東人一事

王文獻

李伯英

戴誠

都玄成一事

馬金真一事

周誠

常生三事

顏指揮

周道官一事

秦廷善

垣下婦

秦生相地

仲兄一事

趙乞

盧文溥四事

鬼工

陳孟南

張真人

梁生一事

張小虎

董女

沈城

李舍人一事

楊義官

沈野雲

胡老官

火狐狸

許靈哥

節女

家兄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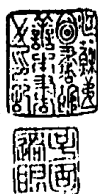
劉醫四事

蔚萬奉

金狐三老

治城客論

天池山人吳郡陸 采子玄記



潘長

龍江張百戶福字宗德年九十二多知 國家故實自言七八歲時遇一老尼于鍾鼓樓下面刺奸黨字曰我故侯 家人也吾主被誅吾入奴永巷凡三月 太祖皇帝見之問此女奚自宮人白之叱曰此奸黨也不可畜立黥吾面出之吾猶記宮中有老婢潘氏長不滿四尺而善奕 太祖戲目之曰潘長萬幾之暇輒召潘長侍奕奕半必命宮姬商其孰勝或 上有勝形則曰 陛下勝潘

長勝則不敢答也潘長既敗 上令二姬 之地旋轉數四以為歡笑或有金錢之賜云

陳道人

華泉邊公言慶陽有陳道人年百三十歲能前知禍福而不肯明言每有問者但以形色示其休咎其門人自為解之李空同問母病舉二指示之果二日愈一旦沐浴更衣香氣滿室時晴空忽疾雷一聲而化

王居

毛生言南內初卜 太祖命鉄冠道人相之區畫既分密識其處而令劇中丞決焉以觀其優劣洎進圖本兩人不

差尋丈 上由是服其能地當玄武湖之前其初築也上石隨流而陷 上召中丞問之荅曰此五通神所據 上問何由可築中丞曰以鉄投之如言未就 上乃榜示朝門有能出奇計室湖者賞一老父懷榜上謁曰山下有妖言訖忽不見 上曰吾知之矣遂用炭千萬斤應手而堅中丞乃告 上曰五神不安其居矣明旦當來訴勿內也 上召閣門戒之果有黃衣義冠五人持奏言訴侵界事門者不聽入號泣而去於是王居以成壯偉堅朴功省財澀而形勢逾於前代焉

關廟

張翁言十廟將成尅期祭告矣 上夢一人頽面朱衣手握一巨刀跪謁陛前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 陛下立廟胡獨遺臣 上曰卿於國無功是故不及神曰 陛下番陽之戰臣舉陰兵十萬為助安得無功 上乃領之神扣頭而去明旦命工部別立一廟于旁比前殺其制限三日而成初 上云用急蓋聽者不察悉用泊木心為之上感羽之靈特建英靈坊直其門所司奏諸神皆靈非特一羽於是改直中廟

雷神稽首

尤君言洪武十三年六月 太祖問儒臣曰雷有神乎對

曰此陰陽相搏之氣也何神 上曰卿儒者泥古之論耳
朕昨默坐適前殿雷擊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
翅狀肖猴兩目眈眈有光向朕稽首騰空而去此非雷令
邪儒臣頓首曰 聖天子窮神知化臣等非所及於是下
詔曰五雷著迹于殿庭其戒謫自省

孟子靈異

莊生言 太祖不喜孟子命儒臣刑其言過當者為節文
一編又欲去其配享象山錢唐時為宗伯苦諫發三矢射
不退 上感悟命醫治其瘡初祭先聖徹去亞聖公像須
臾大風驟作百燭俱滅 上心動復其像而風遂止 上

曰其孟氏之靈乎祀乃不廢

冷謙戲吳王

謙少聞其說于外舅鄭友來金陵遇張翁論其事甚詳

張翁言張士誠據吳耽樂好文日與儒臣張宴忽有一道
人壞冠破裳背懸小胡蘆詣門求進閣者止之不聽入見
士誠長揖而已方欲問之道人已上殿據相位而坐取酒
悠然自酌士誠怒叱之曰何物左道敢干余宴道人笑曰
吾非左道乃盜徒也士誠以其言不遜益怒命左右執之
如為物所隔越手不得前群臣畏勢不知所為士誠亦懼
命司徒伯昇向席作禮問老師何人道人不應再問乃曰
乃心王室又遣養子辰保問之曰速放火士誠自起延之

曰尊師非凡人幸通姓名道人不答但恣食飲飲竟拂衣
而起盡臥席間珎器納之小胡蘆中可數石不滿俄而堂
中女樂皆趨至席前跳入其中階下優伶與皂隸之凡數
百輩頃間百官度僚乃至宮中妃嬪數十人皆攜手踏歌
而出扣頭席前騰身而起瞬息入盡惟餘士誠母妻子弟
數人而已士誠大懼而拜其母曹氏泣曰吾子狂愚有犯
上仙惟曲賜容貸道人若罔聞知擲胡蘆於爐內烈火熬
煎寬痛之聲四布道人畧舉一掌而胡蘆自墟飛出又投
之庭前池中復聞萬人溺水之音士誠號哭曰妓女優卒
不足惜百官吾之股肱無之何以為國惟尊師哀釋吾有

以厚報道人撫掌曰九四即汝怖邪汝本盜賊小醜竊據
一方亦已足矣而胡為淫酣不恤民命真人已起于淮沛
之間便可竭誠奉款不然天亦汝族士誠伏地謝罪於是
復招胡蘆入掌傾之男女什器以次而出惟一愛姬失去
士誠哀懇不已乃曰吾令東隣王公見還言訖道人忽不
見其姬自空際墮于府東王氏之庭其翁驚怪問知其為
宮人也厚禮而納之士誠問諸人若等何所如皆言昏如
醉夢都不覺胡蘆水火之慘也士誠恨道人不已時張三
丰在吳厚幣往見細陳其苦三丰撫掌笑曰箇老子又作
此劇態乃曰此吾友純陽子冷成敬耳士誠請殺之三丰

曰此子有飛行遁甲之術神理不能制吾所不及安敢犯之士誠乃止其亡也伯昇倒戈辰保縱火皆如道人之言

二貞女

周道官云吳江甘推官元偶有子聘同邑徐氏女其子得疾且殆女請往觀焉其父乃告甘氏甘氏不可父法然流涕曰吾女志堅苟不許有死而已及歸女亦不強但取所着衣采素各置母問之曰吾此生不華吾服矣是夕其夫卒女亦縊死于室初正德中吳有熊氏女未嫁而夫亡截耳自誓請旌于有司外舅都公問余曰此固中道乎余曰禮三日廟見乃為婦曾子問亦云娶女在途而聞夫之父

母死則反室為位而哭既嫁而除之安有未見舅姑而先殉其夫者雖然豈不可以敦薄俗也公笑以為然

沈野雲

金真馬生言沈野雲者吳人也師事仙人王古峰受其煉氣之術古峰嘗為鄉人沈萬三所尊禮以丹經十卷爐火一方留其家萬三用以致富永樂中萬三之子文度坐紀綱黨被籍其書為南京王千戶所得王之子名鼎有惡疾募能醫者時野雲道未成過而憐之語之曰吾觀子形神清拔似可入道者病不足憂也吾為子起之雖然必隨我為弟子乃可鼎許諾乃為治療不踰月而愈於是鼎拜野

雲為師出其書以奉曰此先人得自吳中者野雲見而喜焚香拜曰吾自失真師養胎未脫豈意今日復見玄機野雲遂擇其粗以授鼎而自用其精以得道久之辭去鼎後亦超玄秘棄官游行江湖間聞河南周王好道與徐生者共事修煉親往見之而王不聽其言謂為左道徐生亦不深信乃告別明年徐生鄉人毛還者商于他州與鼎相值鼎因之寄徐生物一封曰急以予之命猶可救還歸而徐已溺死亭池中王亦薨逝乃以物付徐之子啟之中有筆二枝破其管得藥二丸東一通云藥可延年度世化汞為金知子無緣託以予汝友人錢子其子乃買汞試之得二

十金而不甚珍秘同門友錢彭者求觀遂攫其一吞之及世子覓其藥而藥已盡訪錢彭彭亦逃去不知所之世子痛惜之

江斗奴

劉指揮言齊亞秀者京師名倡也嘗侍長陵宴出語人曰知音天子也吾每唱不至一折不飲晚年有替疾其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有名宣德間于時海內無事上下皆以聲伎自娛英公張輔尤奢泰嘗延三楊公飲命斗奴佐觴二楊頗降詞色西楊儼然南楊乃舉令各賦古詩旬有月者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春月飲東楊云舞低楊柳樓心月

夏月飲西楊云金鈴犬吠梧桐月秋月飲斗奴亦踞而靖
曰妾亦得句敢言乎英公咄咄曰女當歌冬月毋徒誦也
乃再拜而歌曰梨花院落光如雪犬吠梧桐夜佳人楊柳
樓舞罷銀蟾滅者春月者夏月者秋月總不如俺尋常一
樣牕前月於是諸公各稱賞西楊極歡東楊至擁之膝盃
覆斗奴以羅裾拭之云血色羅裾汚酒痕東楊連沃數觥
以餘瀝賜之英公叱曰總為胡孫害事斗奴應曰妾所接
皆公侯孫公耳衆又一噓夜分而散明旦三公各以緋羅一
贈之於是西楊言曰吾輩老矣猶為尤物所動況少年輩
乎即奏禁百官宿倡者除名著為令云斗奴演西廂記于

勾欄有江西人三日觀觀畢登場呼斗奴曰女虛得名耳
因指其曲繆誤并科段不合者數處斗奴恚留之乃曰明
旦當來而斗奴不測以告其母亞秀曰此非江右人定是
相戲明旦設酒筵坐告之曰小女藝芳勞長者賜教恨老
妾聾不及望見光儀雖然尚有耳在願望高唱以破衰愁
客乃抱琵琶而歌方吐一聲亞秀即曰乞食漢非濟寧王
教師耶何以給我顧斗奴曰宜女不及也客亦大笑命斗
奴拜之留連旬日而去

張祥

張梧言洞庭山仁里巷錢匠張祥者正德初鄉布邳州遇

藍縷道人酒肆中道人指其頰瘤曰能以一壺醉我為女
去此祥不信即市二壺飲之道人舉袖一拂瘤隨脫去出
少血水而已又一拂膚理瑩然祥揖謝而別明旦詣一指
揮家指揮怪之以告命延道人治其女面瘤道人頗有難
色祈之再三乃以手中扇揮之其去尤速畧不覺少苦方
稱謝而道人忽不見

張寧

張自說其祖名寧世家東洞庭山元末遊金陵時太師李
韓公善長未貴相與訂別頸盟及公遭際太祖為國元
勛以監修京城薦寧上召見命以白衣領役寧長於土

工設置有方上雅任用之一日登城見工毀棄瓦石之
不全者欲誅之寧扣頭曰臣以缺物不宜有玷我全城故
特棄置群工罪罪實在臣公亦為請乃得釋其後置石灰
于城下大雨滂流上大怒寧寧惶恐走祈公公感願謝
不敢言蓋時已被疑故也寧遂自任其咎發成達及太
宗建北京思寧功檄召于家仍令監視修築工畢命以官
不受而歸竟考終于牖下

潭三郎

攸縣陳師魯論言正德初永新縣學諸生扶乩召仙忽書
一詩云姓潭名季字三郎軒冕泥塗二百霜眼見忠臣扶

趙鼎耳聞明主挫元綱冀北有時埋粉黛津宮無土掩文章諸公月念懸崖骨青草春封馬鬣長蓋宋忠臣潭氏子也請其骸骨所在云泮池之旁諸生往求不得復以召之乃云我當率往指一處不動掘之果得其首遂白縣尹遷墓學宮之左行臺欲請封於朝衆以其涉怪而止永樂中四明烏斯道隨父官於此亦見潭氏婦出求立牌位立已復夢未謝剪燈餘話紀其事其詩詞則出李公粉飾云

馬西風

又言永新彭知縣好道一日閉門獨坐有道人忽入其室

訝之亟起延坐道人曰知子志慕玄虛特爾恭謁彭問姓名答曰我馬西風也彭喜顧童子點茶答曰貧道自有出懷中小葫蘆并二碗傾之香茗甘冽彭顧童子取酒又云有之別傾一葫蘆看核而出種種珍美一壺如鶴股注酒至暮而不竭告去曰子欲隨吾往者明旦會於其坊曲言訖不見彭大喜通夕不寐黎明亟起訪之道人已先在顧而喜曰子真吾侶也促行行數里彭忽念未與妻子別謂曰師容吾暫歸可乎道人太息曰仙才難得子欲歸則已無庸強隨彭謝罪道人竟却之出來二升授之曰煎三粒為湯可愈百病以此施人盡則子厭世之期也慎勿

秘惜以取禍言已失去彭悵然而歸以其米施人甚效年百餘歲米將竭大會戚友沐浴更衣為別俄聞香氣非常遂端坐而化

二仙翁

高使君云銅箍兒者不知其姓名好以銅箍束額故名尚書李充嗣過山東聞其有道術訪之所言不根然時露一二李深重之嘗宴李飯于山庵其行如飛至則珍品悉具君預備者而實無他僅使也李因問世間復有如先生者否答云有惟兩三人爾問安在曰一人在密雲風狂不可與語公欲見但偵酒肆呼韓尚書彼必一駐耳及與李別約以回途再會而李為隸卒告乏竟棄其約後入京師使人訪于密雲果得其人俗呼為赤肚兒老師者候其入酒肆追而拜之亟去不顧呼韓尚書遲疑若有驚者奮前執其衣竟脫去返報李公復使視其嘗所交游者酒家云日與一白面漢切切私語亦不辨其誰何迹其人則前所見銅箍兒也李將躬訪之竟不果人傳師乃前元尚書年過二百顧顏如嬰兒走及奔馬冬夏恒衣一襖或大雪中卧體氣如蒸了不沾濕好酒每遊行市肆中肆主延之其日酒必大售人聞師至爭邀之有討其道要者悉慢罵不對有人堅求甚苦乃畧言梗槩大抵主于悟真篇云今尚存

京師刻其像賣之

李用亨相術

張翁言英國公張輔年近八十無子相者李用亨云公當有子但未知出自誰何呼諸妾令視之皆云無子詰之云大貴人母世豈易得出中門見一婢年十五六握孳於庭曰國夫人在是公笑詆之曰此真宜子他日可驗吾言公召御之暮年而生子懋六歲失父遂襲爵封其母為太夫人求其舅得之軍伍中云

陶子成

又言陶子成金陵武卒也居杏花村有術士自江右來以

五雷法授之子成辭焉曰此神命也遂傳其術 仁宗監國時延致禱祠數驗甚尊禮之命百官過其廬必式一日宮僚之喪將塋而兩群官具帛詣子成請之子成曰天意不可祈其妻勸之乃詢舉棺及下窆期日卯午曰吾令兩時不雨足矣衆請益乃加一時至日大雨三時獨霽一民家怪作擲瓦石需食飲甚擾將詣子成求治怪便大言云吾在女家亦無大患思戕害我乎此法官甚神吾怕見之其主不聽乘馬至中道見一白衣止馬而拜曰公勿往吾其遠去其主策馬不顧至子成所具牒其怪狀子成曰禍女家小事也白晝見形非常盡吾伎使畏而遁焉可矣命

置牒几上曰出三日不至子不必來果三日絕一夕子成已就枕有產難求符者子成辭以燈香已熄祈懇再三乃以靈牌拍紙者三子之曰灰飲之無恙男也左手持灰下女也則右手已而得男臂左手有灰存焉子成嘗令画工圖溫元帥像工以事辭強之不可乃曰當令女知是夕工見庭中如畫一青面神將握劍叱之曰吾師令女貌我女何辭速為之湏出入金門不用浮游太虛也限三日成不成碎女首工拜乞無數乃戒明日詣子成謝過如期而工畢焉子成後以壽終

莫演禽

又言金陵莫生者以演禽妙一方宣德末有人將內女宮中者問於莫莫云此女命像為金鞍駿馬而以亥生亥非乘馬時也茲行不諧矣不聽而往中道天子宴駕今子孫世其術

陳文

又言陳文者亦衛卒也能以語言舉上決休咎中人隱事如神一日詣難鳴山僧在公求曆日卷云無有坐啜茶茶迄其弟子向僧耳語乃曰阿師大欺僂昨陳家餉曆二十冊在房云何無有僧笑謝曰誠然子何以知曰女東人也弟子耳語是東加耳旁非陳字乎今日十月十日非二十

乎僧大愧服與之某太監守金陵召問之曰某日如京師將挈女同行文曰未也公行在一月後吾先公往待于臨清已而坐公事遽延一月乃發既至呼使同舟文笑曰某居此以待太監不悅曰安知余不留用乎曰公入覲五日不復南者吾甘受罰果如期還遂偕歸

銅將軍

又言其隣文生嘗出行得銅將軍像於道邊懷歸置床側中夜聞人呼云某地某家有物可往取之文大驚求其人不得亦不悟銅人怪也翌夕又曰某家門未闔可急往乃悟其妖以諸錢送至元處投水中曰吾不能從神為盜請

別求解事見因念必盜所遺者明旦現之果一人購銅像于市文不告之

王驢兒

又言有陳都督者鎮廣西曹吉祥惡之召還陳失意過濟寧謁王驢兒問之曰公予我十金吾為公言陳許酬半驢兒曰半則吾言不盡也陳逼之乃云面君還鎮入朝英宗偉其狀云好奇漢何為不守邊疆而返吉祥惡答曰賀陛下復辟耳上曰促寫勅更守其地陳還如所許酬之鄭國公朱儀入京驢兒云二十四年守南京儀不信曰更七八年亦未可知也果二十四年被召復還通三十二

年乃卒 已上六事南都千戶張福馬余言

施十三孃靈語

陳育云金華王氏女嫁施氏死三月其夫作佛事將還其母母未知忽耳畔大言曰阿母我十三孃也今日五十一官設齋請母肩輿在途矣母大駭問汝已死那得來鬼云冥官以我不合死不相管攝且曰明當隨往及明肩輿果至母行鬼亦隨之其言不已渡水而輿重母問是十三孃附輿邪曰然輿夫不勝可先上船語訖鬼便登舟舟中數十人皆聞其言鬼先入施氏報其夫夫歎訖出迎鬼升堂禮佛與諸婦如輩歷叙衷曲且言平生所藏衣服器具某

在某篋某在某地尋之悉如其言居數日泛及人禍福親故來問者往往中其隱微一村大哄其夫族有官知縣者往責之曰汝鬼也何為白晝作妖吾將治汝鬼曰叔公勿多言自與兒隸和尚了寃障去知縣叱之何不詳言鬼笑云吾言但恐公惡之耳因言公宰邑時有鬼隸以小事故害死某寺僧頗富公將遊寺其徒欲出銀器相款師不可曰官府勿令見徒堅欲誇視大陳玩好之物公一見便坐僧以罪取得之師咎其徒徒縊死彼鬼隸尚可緩和尚已訴得理目下取公償命公尚詆諱邪知縣慚怖忽忽而歸未三日死鬼亦白夫家去將往託生彥希而別

罷

工部員外郎張子容予禮部伯父同年也自言弘治中奉使雲南過湖廣之界亭驛驛當牛牢關之衝山深樹密多奇禽獸村翁有抱白鵬過者子容市烹之翁言吾所居屋後高山數重人迹所不至昨有獵徒十餘人攜三大犬將入山獵吾止之云山有異獸不可入獵徒不聽而往布網山口先縱一犬入久之不返又縱其二皆不出獵徒怒奮挺以入見一獸大如屋毛作金色人面髮垂委地按掌正坐兩目燦燦可畏一犬僅存其半餘悉啗盡見人驚躍而出遇三網如拉朽然獵徒殺鬼久之始能行語余云不聽翁

言果表三犬蓋其犬可捕虎豹皆直數十金云是獸也子容以為熊余據雜志罷長頭高脚猛態多力見人則顛倒投地行數十里其殆罷乎

張三丰

梁生言三丰居淮安有富民供養甚厚其隣一女子瘵疾且死三丰聞其家哭聲曰我當一視或有可救理隣人乃延三丰三丰曰可生然藥石固無所施惟與老夫抵足一宵無不差者其家初有難色既而自計此死人萬一有生意那足恤張師豈有他哉即許諾三丰乃登榻引女足與已足相摩者一夕女覺熱自足心起良久遍體如蒸明日

遂差臨別富人求教三丰曰女事吾久吾欲厚報女女欲富貴乎壽考乎惟女言富人拜云皆非所願願遍遊天下三丰笑而許之後太宗求三丰甚急命富人與胡漢偕行訪求其人已老竟如所志後歸上嘉勞錫以冠服富人杖策立化于陛下賜棺塋焉

狐哥

孫生云京師王尚書新買宅有花臺礙庭命毀之即聞堂隅嘆息聲其子四郎者叱曰奈何奴云何而嘆空中言曰我卸道也前李尚書之僕無罪為同輩間死潛棲此庭昨為相公入宅今吾失所是以嘆四郎曰吾無侵於女何謂

失所曰吾與狐哥修道於花臺上三十年已瀕證果今相公毀臺吾二人皆失所依四郎曰吾為汝再建此臺如何曰無益也吾與狐哥不久當去然下鬼饒為公求一盃酒四郎即具酒肴於堂隅俄聞飲食聲有頃盤盤四郎與談鬼道事或答或否抵暮尚書歸遂不聞聲明旦復言四郎因問女狐哥是老狐否曰是已得道矣四郎曰傳語狐哥可露形與吾相見曰我當問之良久曰狐哥已許諾來日薄暮於後園瞥見四郎依期而往見草中一老狐長毫色紫兼風一擲而隱四郎又詣鬼言狐哥已相見然吾聞老狐多美女肯出一示否曰大難大難吾試探之有頃曰可

於前處相待既而果有群婦親粧而見倏忽失去四郎又詣鬼謝數日告曰今日與狐哥入山修道不復擾君家矣音響寂然

戲偶怪

陳師魯言攸縣陳氏有高樓十餘間怪物據之人莫敢登其怪或男或女或僧或道老者少者妍者醜者凡數十輩出沒其上皆長尺餘有時嘯號歌唱弄琵琶鳴金鼓司態不一人有求見者則問女欲見官人邪夫人邪或答以欲見夫人旋有美婦盛飾出倚欄下視貌極光耀其人瞻拜盡誠婦喜笑云與汝一物擲綉羅囊庭中其大不盈寸陳氏苦之然無如之何一日有法師至其家延之考召法師直上樓提出皮匣一具破之有傀儡子百餘儼如所見其家方悟云先祖好此戲裝飾未及演而死鑠真樓角而忘之也焚之怪息

趙有信

又言攸人彭有信洪武九年歲貢入京師遇一男子於逆旅自稱貢士有信雅敬之延坐其人問子能詩乎有信謝不敏其人曰吾昨詠虹蜺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子其續之有信曰明皇昨夜臺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其人喜曰善臨別曰明旦候我于閣門外有信如約

良久二校促召之入仰視天表則向男也大驚伏上問其朝何邊有信答以有約上曰姑置汝才語汝信豈不堪大用邪賜名有信以為北平布政使永樂初不屈謫戍雲南卒又上嘗幸酒肆江南一糧長在焉上延與同坐其人謹避不敢當上指庭竹謂曰子能與我賦此乎其人曰諾上曰雨打一庭竹風吹滿院花其人云憑閣觀小景總屬帝王家上大悅要與俱至國門已而召入慰勞之亦擢布政

開鬼

張翁言開尚書之父初無子與妻同禱於里之土神夜宿祠下夢主者呼部下云開公求嗣達何人應之判官云已盡主者指一小鬼曰煩汝一徃其鬼再拜而去濟產厥狀肖焉時人呼之曰開鬼

王來

又言都御史王來永樂初赴會試與鄉人數輩謁袁忠徹入門忠徹據揖之曰好一大先生衆問何官曰皆教官也衆不悅而散來復留坐自言決不就職忠徹曰子他日必達到但目下數不可逃果有旨下第舉子不就教職者成邊是舉也來等皆在乙榜

鄭國友義

龍南村而言郎國公朱儀守南京延而教其子而嘗過天界寺見一人為僧担水而有魏色問之曰我郎國族兄也為北京指揮以包攬稅糧坐罪罄其家逃至此愧不能面吾弟耳兩他日以告儀儀驚嘆密使人視之不繆乃遣其子往逆其人愧不肖出強之歸新其衣冠厚加館穀曰何不早見為理前事復為具舟及行貨置酒送之臨別其人板木兀大慟詰之終不肖言儀笑曰此必求吾昨所設銀器耳悉舉贈之凡千金其人竟以是復官人多其義

陳氏治齒

福建陳生言尤溪縣二十三都陳氏本田家也能治齒疾

其法以藥飲人令不知痛乃以椎鑿去其齒洗淨爛肉傳藥其根而種之又塗藥於外閉口三日却愈齒堅如截永不復墜其家相傳甚秘不知何所傳也

劉黑仙

杜咸心言劉黑仙者蜀人面如鐵自項以下白哲時人相傳數百歲矣問道者甚眾黑仙不耐避地松潘山中松潘反傳云黑仙為之謀主却御史劉繼討之聞其名下令生擒有害之者抵死既而兵破洞壘黑仙竟為亂兵所殺繼惋惜命昇其屍觀之面黧黑可畏腹臃腫堅如金石纓計已無用剖而觀焉丹田內疑指四權結十二葉若蓮花狀

疑佛氏所譚坐蓮臺者即此類

周和尚

又言纓家貧時其兄好道嘗延周和尚者于家年六十餘矣白髮長寸頗近龍鍾久而別去居數年纓舉成化戊戌進士錦衣表斌之壻舉子也纓往訪焉斌好道門多異人纓甫坐一丈夫緇髯偉貌窺于小廂中良久趨出與纓从者語若詢姓名狀既而掀髯笑揖曰劉三官別來許久識貧道邪纓愕然曰子何人曰貧道便是往年周和尚也纓以狀不類問何故少周指纓掌令勿問明旦詣纓寓延之坐問其返少之由曰別後游湖海歲餘遇真師授以秘訣

遂舍離形據今時當填溝壑距意有今日纓留之飯因語纓曰仕宦虎豹窟耳何如隨貧道去纓時少年銳志功業即應之曰是但骨肉債重不能舍耳周終席太息而去又明日纓往謝斌壻問公何為識周老師纓告之故其人曰周師居此亦不大著奇蹟所異者日往還百里外如飛耳不久辭去不知所之纓仕至南京刑部尚書晚年乃語人云余由此墮落以至今日悔不可追矣

二步續補杜咸云

二神童

彭九齡言彭印山溧陽人永樂中五歲被徵六歲應制詩云御溝流碧水紅葉莫題詩七歲告歸溺死于清河太

宗深惜之其父往求屍不獲顧隔岸一小兒据胡床坐即
之不見屍在其許遂收壘焉陳育云李邦元叙州人周歲
知書二歲問無不知提學御史王勅寘之膝書風字問之
佯不答問女不識邪即吹噓為風狀云此也豈不知論語
云風乎舞雩陶詩風飄飄而吹衣杜詩風約半池萍乎其
怪慧類此李西涯聞而奇之取入京分俸以養識者曰此
妖也所謂物或憑焉未久愚駭不識一字乃遣歸

徐霖見鬼僕

胡翁憲言云宜興徐霖文靖公溥之父為人剛介有隱操
常步行見故僕來旺者青袴褶行岸上自謂見鬼問舟人
皆云此來旺也霖乃泊舟呼問之鬼應諾趨水次不月登
舟長揖叙舊事如生霖問汝已死耶得來鬼曰某見為東
岳走卒奉命捕人是以道此肩上一囊霖欲開看辭云
不可霖曰今將何之曰某往攝張三翁即主之姻家也霖
曰吾正往省其疾尚活得否曰名在某牒決無生理霖曰
然則與吾同往何以為驗鬼曰公入某當隨入聞床後大
聲一震此是某執縛時也便可趨出恐不利于公霖應諾
與之飯不食而別見其沿岸而行隱隱至稠人中乃滅霖
抵張氏入坐榻前問以所苦張復答言良久聞床後如擊
拆者亟趨出而張氣絕

吳五歪孝子

陳生樞云成化末龍泉吳五歪者以風疾肢體不正得名
其母雙瞽吳奉之甚謹每出求食必計母資糧若干日垂
涕而別富人劉氏憐之數周以錢米吳出必為劉氏曰此
去倘填溝壑煩為少給老母及出得美食必攜歸或附鄉
人以還一日得喉疾禱於天曰吾死不足惜但老母無依
惟天少延吾年以送母終死無所恨禱已所苦脫然而愈
後墓母畢乃亡

趙乞靈異

又云金華有丐者曰趙乞顏靈異方太古欲訪之恐為里
人所哂乘夜雪詣其所居山亭時寒甚太古重裘而趙單
衣卧石欄上氣宇如蒸揣其胸有微汗尤異之乃問曰冒
雪訪君何以指授趙大呼云今年有灾一洞天關更不語
太古不解其旨是秋客遊江右寓野寺中一室扁云一洞
天大驚是夕得疾臥月餘瘡方悟趙所云也趙年幾八十
臨終以銀一兩遺居民云吾以某月日死敢以後事為託
至日無疾而化

唐氏婦

陳育言金華唐氏女伴遊城隍祠衆已出一少婦行稍後
視判官狀心頗動判官者忽舉手回身向之微笑婦慰而

歸其夕昏然如醉見綠衣人入門與之語笑交接至天明而去昏則復來如此月餘其夫亦儒生也延一師巫治之皆不效他日張真人過金華拜而訴焉真人雅敬其門閥曰他人則令道流為符今當為子親書子必敬謹乃有驗不然反以速禍乃為符三通曰致齋七日焚一符再七三七各焚其一如其言始焚一符聞有撒沙於屋瓦者次符亦爾三符至半夜夫婦皆見一黑形人立床前微有鐵索聲蓋判官因執之候也忽床上大震一聲如巨槌擊者妖遂屏迹

曹世榮

盧文溥潮云揚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叢於途啟之有白金約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云拾者有禍世榮懷歸以汗巾裹置衣桁上抵暮張燈獨坐見一美人入室笑呼曹君可還吾銀曹云無之美人固求曹乃指示之美人解巾微笑一顧而去曰書生直是貪財翌夕復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好合倍常其妻在榻情騰都不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至正晝相對了不惧人父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佐佐太學生有學行責之曰子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怪文懸於榻是夕美人讀之有慙色曰此應公譏我耳吾辟之亦

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誦我不可留即去明旦以告佐佐命榜貼房門而美人不至他日出郊遇諸途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母相忘至日其父延佐同酌命世榮立侍其傍良久世榮回視階下而笑佐叱之曰故態作邪有頃復舉扇障面與階下切切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稱小道下階佐亟起挽之問何為曰美人適來告別云因緣頓絕亦是天數不足恨所恨者水裡來火裡去耳由是遂絕世榮得無恙因求詩文以謝歸翁予爰馬次甫駙為之序

鬼工

又言舉人王鈞授徒太興之雷家其隣有王三者病死二年矣妻兒忽聞扣門聲問誰云我王三也妻曰王三死矣何由來曰我自墓後即得活遊行二載今思家甚切乘夜至此汝思以亡人視我乎妻不信即於門隙入銀錢一封云此是吾年來所積妻子啟門視之宛如生人相持大慟問多日何在曰城外富戶孫家蓋屋吾為之工役因得此錢妻子具飯鬼恣食而寢與妻綢繆歡如平生但覺體稍寒旦而告去夕則復來隣人聞而疑之曰此鬼也俟其至就來相看鬼揖旋語笑無異者隣人驚散妻亦懼懼不安乃命其子訪孫氏驗之至中道鬼返迎云何往兒言省

父卷曰勿往吾得工直正欲歸耳一日未起其子先往孫氏問有三無主人云有之無他異惟不持鉄器且不肯與群工並食耳其子歸以告母母伺其出復遣子尾之行抵塋處柳外有一穴大如瓮口鬼屈伸臂頸舉身透入其子舉石室其穴奔告其母與隣人聚而啟其藏其貌如生其體溫柔不僵但氣息不屬出而焚之乃絕此弘治末事也其村至今遇傭工必先試以鉄器云余謂此太陰煉形之術友人杜感云當是得地氣也

薛氏画女妖

羅子應言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冥官

以子懸誠遠來相伴雍喜留宿婉嬾如生朝往夕來家人皆聞之雍自謂奇遇說于其友友皆嘖嘖曰薛郎多情能感冥契為賦夢寫詩美之已而雍日形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王靈官甚神至是無驗語雍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絰其裾雍如戒明旦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画女一紙其色線在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画而嘆精神感通遂爾成孽取焚之流血雍不久亡

毛南寧死孽

又言南寧伯毛公將赴京嘗所幸婢忤其妻痛責遂自縊

命僕舉其棺埋之及旦婢屍復懸故地戲其棺空如也再封而埋之旦復在焉一家大恐而焚其屍毛至中途與妻皆疫死家人亦殆盡

曹文淵

又言新安汪本以正丁卯舉人肄業南監卒于北門橋寓居以後事託其姻曹主事文淵淵子以正壻也平生交誼甚篤哭歟如禮親持練服送至江干而還及門即發狂呼以正何復來此其家詰之云以正升堂矣又云以正坐矣其語泛及平生飲食不御者數日時予為以正志墓聞而往視之文淵衣冠出肅云子應在此以正何為不出予叱其狂文淵云我豈狂哉以正歆我同去耳妻子拜奠乞免予勸使服藥竟不差

山東老僧

盧大溥言鎮江醫者錢翁有道士也弘治中遊山東遇老僧蒜髮寸許坐市中植鉄杖于地施之錢即貫其上滿杖頭舉以散貧者食盡肉一斤米一斗不飽或不食旬日亦不飢大雪偃卧雪為之不積錢異而禮之及來金陵聞天界寺一遊僧年數百歲撫摩呵叱可以愈人疾乃與揚州霍商袖五兩金訪之視其狀即山東老僧也告以舊識僧笑曰然且云吾欲之某處得金五兩足矣霍驚舉以施之

問其年幾何不對而出後尹遂頭客錢氏錢告以老僧狀尹忽大慟久之曰此是吾師祖別來許久尚在和他日煩君致吾一見錢問僧臘云八百歲矣無幾何尹別去老僧復至鎮江錢延之具述尹語僧喟然曰此吾孫也髫年一別今乃在此問得道否曰已似有得僧出度牒視之則唐大中四年所給陝西人也計其年恰八百歲錢能言其姓名

劉琅

方千戶言內臣劉琅鎮南京生日延道士設醮思一金真至坐其中門不動問之云有大劉公書謂瑯也琅因延之

設醮道人曰吾無物獻公乞取生反十斤出白銅一兩糝藥一粒俄頃成黃金即命劉門下銀工攻為巾圈以獻云聊為公壽琅大驚厚加禮貌令大冶金鼎封閉一室中惟餘一穴通飲食道人設三清於中先需金銀盃鼎為供一日見琅寶條環云乞以此供祖師琅即解與之明旦不聞其聲啟其門道人及金器條環皆不見門戶不動不知何以能出也琅大志閉門不出王微之省之不內微之云吾能已公怒也琅召入告以曲折微之為詩一首嘲之有玉皇元不係條環之句琅大笑道人竟漏網

尼奸

朱生言京師一尼少美有男子過而悅之與通情好甚密尼欲恒留其人不可得乃飲之酒醉而髡其首以弟子畜之其妻怪其不歸入寺求之尼方欲抵諱而夫於隅聞妻聲遽云我在此妻決戶出夫則已不髮妻尤其尼尼慙謝夫曰此吾自取耳吾婦長髮慎勿為人言時其子商于外其婦怪姑氏食倍于常又數聞人語音乃穴壁窺伺正見其姑與一僧同坐愈恣夫婦具白其情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則其一僧即奮刃斷其首毋覺而止之不及乃告以為僧之由于不信檢其首父也大悔隣保執赴官論其子弑父因出不知然母奸不應手殺遂坐死尼亦受

徒刑

陳孟南

練生言陳孟南好清言尤愛食客嘗大雪倚門見一金真過之寒色可掬孟南呼之曰何不少憩道人入門孟南饋之飯飯畢雪不止又留宿道人求一把柴就寢是夕雪厚尺許而道人所卧小室屋瓦都淨孟南知其異人益敬之道人臨別曰吾舟在閭門外百花洲冀子一訪孟南許之及至道人坐小牒中孟南拜乞姓名不言顧童子曰有承無以無對曰一錢可也孟南適有錢解三文與之道人取火熾炭投三錢罐中良久傾出成白金一星命小童以六

分貰酒肴共酌餘以贈孟南孟南辭歸臨別呼曰子有緣遇我我當贈子以藥出胡蘆藥半升許併爐子之曰日得銀三錢為待客費多則有禍孟南再拜而別試之良驗遂以其貲日延客盡三錢則已臨終子婦各爭其藥胡芦入手空如也舉其爐亦碎為數片

嘲王九詩

杜子云王九者吳倡也自矜其色擇人而偶然多病年未三十而衰予素與相識後一見為之慘然乃贈之詩曰十年如夢曉清歌歲月催人奈老何綠髮盡從愁裏變青春半向病中過道人自覺嬌羞甚對鏡其如感慨多門巷情

然車馬絕淚痕重疊舊衣羅妓得之喜偶一受至舉似友為解之曰此謂女耳妓一慟而碎之

戴孟德二異

姻家鄒魚言卿前輩戴誠孟德天順中知霍州乘長耳之官過一嶺忽屹立不肯行怪之左右言此地多狼狼將至腥聞數里驢必先聞故耳亟引親从入道旁空室中窺之群狼總至凡百餘頭盡乃放出非驢則皆落其口矣孟德畜其駒終身又向居官時一日州民來言龍墮其東却試往觀之黃色長數十丈首如牛介而胡髯若世所画瞋目舒體而卧孟德曰此龍睡耳得水當化命州民担水澆之

後三夕風雨飛去

董氏女

張主事京安云安慶董君通判處州其女年十七病死厝殯於城北佛寺正德元年七月郡少年張生暮行過寺觀一緋衣女子貌絕小了襲一人从徘徊山門生為佇視俄頃而女子即趨至前再拜生揖問姐何處人女殊無羞態答云奴姓陶家在寺東父母早亡賴兄嫂撫育今日天日晴美偶出至寺一觀即今安往生告以還家姐有相隨喫茶否女欣然顧小婢云何明今日相遇亦是前緣微咲遂生歸生大喜置酒與話綢繆家人不見有人而生揖

讓空對如狂由是每夜必至間攜酒肴來生問何从得答云但臥醉飽勿問來踪他日手持燒驚一頭饅頭一卷而至云吾家祭神胙物時通判衙祭祀正失二物也生漸以症瘵父母憂之苦問方露情實踪跡寺前了無所謂陶氏入僧室見旅襯一具其前和有明麗婢子而窓外桃樹一株始悟其得姓之由父大怒投牒府中訟判府女誘引生人乞早賜焚墓太守大咲持告董君發其棺貌儼如生體溫無氣舉柩焚之而絕蓋此女素有淫想不遂而亡故精爽不散以畢此云生病半年方差

京安知

初董君女疾亟時許京

王文獻亡妻復合

又云陝西王文獻貢士其妻美而夭哭之數月不止一夕其妻至曰感君悼念來了宿緣文獻逡巡引避妻曰無害也登榻求宿文獻甚慰妻強之並衾而去宵則復來荏苒旬日殊忘其死而妻每至則檢校奴婢細飾衾衾亦不異生時親戚交勸其勿納文獻以舊愛故不忍舍往復年餘乃持夫嗚咽曰已託生某地遂去而文獻益追思之久乃悟曰吾生人與鬼交得非佳兆乎明年舉進士授給事中迄無他患

楊義官

都玄成云吳人楊生者落魄不肖屢罄其所有其父商于汴生往祈乞而往皆責乃衣縗經哭拜曰阿母於某日亡父大恸因問何以殮答以貸銀若干乞歸償答父以貨覓不可釋予五十金先歸抵家又衣縗服泣告其母曰阿爺某日亡已借貨殮訖通肩章挽末容返視是以徒手歸母又大恸予五十金發喪成服弟者踵至父亦戚之而歸及家夫婦相見各為一嘆今生尚在已納粟為義官鄉里皆傳其事

火狐經

醫者常生言京師西山之下有赤狐穴為人目之火狐經

屢有獵之者反為慘死中官張銳欲之令曰有以狐獻者酬四十金一壯士請行先予其半別選一人熟識者為鄉導以往其人知其穴有後竅也以石灰塗之復覘二仄居其中布網穴口懸鵠為餌其乾雉以伺焉及夕雄狐出其形倍常毛色如赭呼二子姓名曰汝二油花張大監使來邪四十兩銀雖可愛爭能近我速行免死不然目前見血因歷叱其祖父姓名怒目忿詈踰時而入二子不為動北狐雖出毛作青翼色亦罵不已然終不逼其網天曉二子倦更互而寐不敢少離其穴至夕雄狐復出罵言奴在張公前誇口捉我我已五百歲寧為奴所制今不早行吾呼

衆子孫出骨髓晬晝又曰吾先去爾家妻見來其一人頗惧壯士叱止之復守竟日第三夕似覺飢餓有欲鵠之態厲聲呵曰二賊尚不去看我放火燒却網就地旋張火焰勃起如車輪晃漾四布而網終不焦灼壯士知其伎短棄其懈奮梧梧之中雄狐腰北狐欲走復擊之仆地又擊雄狐死而同侶亦擊殺其北二子各負其一以歸銳大喜賞之而壯士獨倍其賜云凡雄皮為裘其煖過常狐遠甚其直可百金及銳敗裘沒于官

顏指揮

又言南京浦口守禦指揮顏生者弘治初轄漕入京阻風

于高郵湖有漁舟過之呼市其魚覩舟尾一女子絕艷年可十七八雖衣珥不完而其足纖甚顏心動呼漁翁問之翁曰某幼女也母亡無依因與偕出命女登舫舫再拜顏以二帕酬之既去思之不置命旗甲往探之曰女冑舍此女為吾主侍人乎翁曰小女陋恐不足辱大貴人其誰敢拒反命顏大喜即以二十金為聘翁送女入舟歡飲而去其女賦性婉順舟中人交慶以顏之得其妻也抵京竣事挈之歸其母若妻又悅而厚待之歲餘生一子其夫人尋卒以女為正室姻族號為賢婦女每朝粧必閉門塞實絕不令人見一日顏未明而出女叱其婢將見出外吾欲梳

頭婢疑而窺之見女兩手舐其頸置膝上梳粧畢復置手項却復故態而坐婢驚走曰大家夫人鬼也其母不信叱罵其婢婢言不敢妄也乃拉其母同觀果如所見母密以告顏且曰此妖物盍謹避之顏大不樂曰母嫌吾妻正言誚讓可矣奈何發此不根之詞母曰非也汝當目覩明旦顏佯稱他出潛婦伏閣外而現焉果見此女手取其頭置案上簪花即大呼排戶以入女倉皇遽入床下而隱視其首人觸牀也急取其子驗之無他異後一年復以漕事過高郵覓漁翁已不可得問之同儕云初此女拊板隨流而至自云覆舟翁留之而託云已女也後正德中顏生過

其地忽大風晝晦有頃而霧遂得疾掃卒于家人復疑其為祟所致云其子今襲父官人目之曰顏鬼子

老張

又言某游太監崔文之門嘗進見而一翁在座文命拜之他日文謂某曰若知此老乎異不可言乃呼之曰老張試為常先一作中官呼先其翁即裸軀入室文命左右巨索縛之柱封鎖其門而退才展足老張自外欣而入衣冠儼然啟門驗其柱空短而已不火辭去文曰遁法人多能之是翁五行俱通尤難耳翁陝西人

上遁老翁

又言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道濟寧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喜謳笛太監尤喜數召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曰母恐命舟中炒趙若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趙和水為糧戒毋言翁乃出小囊於臂以匕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日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歸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于岸失足踐舡頭乃云幾踏入水攪轡而去及夕從者遂咸言烟水茫、我公何在又明日親信至云必遭賊焚殺是故不見泣于水次翁乃

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厚贈悉不受問其名氏不對方置酒申敬而翁躍升于岸舉手珍重而去視舡頭有黃土痕知翁素習土遁之術者矣

詐靈哥

靈哥之異天下皆知之比來其精已散人多假託欺世士大夫或有受其愚罔者常生云南京有 者挾其詐遊北都江彬亦為所動及 武皇南狩親往迎彬於淮上棹臂登舟而彬一見歎若同氣留之坐而飯焉抵留都召入行營命其二子出拜兄呼之意必逢以非常之謀致其豔仰至是不可曉也一日太監 訖其異於崔安安不悅

乃強拉入後室召而問焉其始設幙于床 坐其側忽散豆滿地 曰父至矣即開帳中呼崔公何不相信 問崔有何吉事答云吉事無有凶事至矣安大怒而出三日馬蹶傷其腰安急使乞藥于靈子蘇羹一兩酒服愈安始往謝又言不久有吉事至已而御賜果降賞三十金由是往來二中官之門常生无不平之適有劉千戶者 君欲知此 師乎 當 君見偕詣北門橋召一翁至為之與無少差蓋其法用薄竹削為叫子安鼻孔中吹氣出聲宛若人言出自幙內者其面人初以口語而面床則以鼻言人不覺也因發其詐於安安召翁伏于一室而令 降語

良久又一靈哥言于浴盤內乃大駭扣頭首伏盡償所賜而遁

二狐魅

浙江夏生 云其父 為高郵州學官州有同知 者一妻一妾嘗夜卧外壘中見夫人靚粧而至曰恐渠妬歡潛出薦枕幸勿言且勿入也夫幸甚乃留一宿而去明夕又至旦往宵來如此踰月其形漸羸瘠而性理恍惚不復以政事為意一日入室而夫人疑之詰曰爾何瘦何久不見偶曰女無夕不出尚何云 夫人大駭曰初不識外室何緣妄造且吾與妾同處問妾可驗妾如言而答交口力辨竟不聽而出其夕復見其妾來言曰夫人貪歡相背為公面斥幾羞死今者妻效彼之計冒耻相从惟公秘之當夜 相伴夫曰諾自是妻當其夕又月許以事入內妻牽衣告曰久不見公瘦不堪目矣夫對如初妻堅云未出又不聽二人乃曰此必妖也因強之入內交卧以持之復夢二女子執手誓言早出不出殺女意惘惘竟就外宿妻潛使人窺之見兩青衣侍寢其狀則日所役閹人也妻召群弓手伏壘旁以伺之戒之曰彼果人也當平旦出其勿射五鼓出者審為妖矣亟射勿失天未明二閹果衣冠而與意欣然未及門眾犬叢發中其一仆地視之則一老白

狐流血死矣其一遁去於是延醫治療凡半年平復

垣下妖婦

淮安舍人 云外家李氏正德末其家女婦白晝見群
姬入室自云爾家隣人也飢求少食問之男子悉云不見
其家以為神明陳設魚肉群姬爭奪而盡明日復至或三
或四不恒其數攫飲食汚什器而語咲尤無檢度其家父
而蓋厭乃告主人翁穰之延道士捕逐了不怖退微咲立
觀而已翁怒命伺其所之一夕皆遁入墻穴下乃以巨梧
擲之梧至即被拽入以墻與隣共不可掘視而止明旦一
姬出罵云人家門戶豈容阿翁妄干借使女門而有人拋

入竹木者何以為心翁知不可禁反謝之月餘日乃曰我
等園居家已久明當他處求食請從茲別明日群姬拜謝
而去又一年隣家售屋始掘其垣垣窮正見枯骸六七具

秦廷善

秦廷善者常熟故族也由舉人為知縣而性慈怪人多傳
以為笑嘗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一日觀秦檜殺岳
飛大怒且拍且罵其妻勸之曰家惟十卓已碎其八矣奈
何復爾廷善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女與秦檜通奸何相
護至此痛撻之乃已

艾地龜

鄭州白家山產艾置寸板上炙之氣微于背他山艾微五
分湯陰艾僅三分世以此重之又產花地白經黑綿尾有
佛指甲人以刀剖其腹浸盆水中其尾卷而自刺腸血都
淨乃以烟薰之專治風濕相傳國初她自隔江率其種聰
鍾声于山寺一漁子釣之損其王一目至今地種皆眇醫
家以此亦其真偽又產小龜如錢土人以刀剔其甲理用
韭菜油擦食以蠅子久之毛長及寸又如前剔擦其毛長
尺賣之一双直白金一兩性畏蚊螫其首即死十月埋土
中來年驚蟄出之上官多以為贈遺

前輩敦朴

子應云江東門外有熊老者千戶某之弟也鄰國朱公儀
勛衛日支俸南京主其家及襲爵為守備閱舟師于江上
事竣肩輿往謁之熊老布衣盤折而逆及階長揖而已坐
定其妻奉盤餌以出熊起曰公得無飢乎幸少啖之公微
咲為食其一乃謝去觀者莫不歎公之賢而嘉熊之朴直
也今僥倖四十年矣士有沾一命獲一第遽以自滿傲其
鄉曲而忽其先輩甚或蔑視骨月如無人觀公得無厚顏
乎

李普溫

李普溫者岐陽三李文忠僕也知兵畧岐陽數用其策取

勝嘗攻襄陽久之不拔君普溫問之曰破其四旁即襄陽孤矣岐陽分兵悉下旁邑而城中黑氣起普溫曰此怨氣也不日當下果如其言岐陽以子畜之其死也祠之家庙几下

墓出神仙宰相

戴景賢云王安石先墓在金溪某山相者云當出神仙宰相安石既貴而其子零卒哭之曰予無福忽雲中語曰爾無緣我無福我死爾莫哭只因踏斷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蓋謫仙云入國朝其地為徐氏所塋徐氏名瓊者官翰林至禮部尚書其子完好道狂遊四方祈雨陽立應時

人呼為徐顛仙不知所終二公皆無後

建文故臣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操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已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告女以姓名恐為女累不言女終見疑奈何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翰林編修也幸塋我湖旁某山下居人收塋之其兩人亦不知所在

牛玉

牛玉將敗之前一月欽天奏某星入天獄主中貴當囚係玉召責之曰若言何妄抑已而果坐立后事貶南京始至訪于張翁曰吾欲上疏求入可爭翁曰不可上方怒而公復觸之是重其禍也姑俟改歲上威震乃可言玉首肯久之竟病死

仙術

周顛仙死棺空無屍虛塋京城外沈野雲見太宗出雲湯瓶中遠殿周爛頭以首腹作符雷雨立至莫月鼎賣風雲雷雨

太祖微行

太祖微行坐大中橋兩戾騎而過之皆識聖容一戾倖不見而去一戾下馬徐行上還宮召下馬者斬之以其漏洩也

胡尚書仙契

胡尚書漢奉旨訪張三丰不遇或云寔見三丰武當山上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也公再拜受三丰忽不見故公享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焉尤與尹蓮頭交好致仕後雖千里外必往祝其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人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必歡飲數日而散公之將卒也尹自遠方來謂曰公將遠行是以奉別居二日公卒尹視其殮

乃去

劉史二伶

國初教坊有劉色長者以 太祖好南曲別製新腔歌之
比淵音稍合宮調故南都至今傳之近始尚淵音伎女輩
或弄北而南然終不可入弦索也 又史奉齋者守正
太祖嘗謂曰有好妮子選幾个來史扣頭曰外間不可無
宮中不可有 上善其言而止

嫩竹比村姑過節畧施白粉新蓮如室女成房始褪紅衣

張子雲

攸縣有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為人担米肩各一石首戴
五斗而行無窘步嘗卧石橋人見其首去地數寸蓋鉄項
也元末之亂鄉民推為寨主所乘馬反色日行千里鳴金
未絕自山而下凡十里云歸附後為巡檢而卒同時有徐
寨主長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則其脩二丈後亦歸附

張小虎

張小虎者睢州指揮子也初與同列戲劫商人財有司捕
之急遂去為盜奪得千里馬橫行于齊魯詔知縣者捕之
知縣囚其姑之夫陳某陳請擒小虎自贖一日小虎乘馬

訪其姑姑留之飯小虎牽馬挾刀而入其姑諭舍刀伏小
虎曰夢惡刀不可去歟馬而出姑又追延之乃還姑假小
虎刀切肉遂為陳奮捷折其股而擒之檻獻于官一月死
其馬色白長毛覆目行倦瞑目屈足而卧明旦其健如飛
有司試使人乘往臨清旦發暮還凡七百里而日猶未曉
也欲獻之朝會其黨未盡畜於民家為一商人借乘渡橋
失足與商人俱死于水畜馬者償二百金時人惜之

蔚萬峰

陳嗣初喪其母萬峰為之擇地既塋而萬峰至索酒為嗣
初賀嗣初怪之萬峰曰賀公之即貴也嗣初尤所不諭萬
峰曰自茲以往百日内公不入朝為七八品官者老僧不
復相地嗣初咲曰吾何由而仕也初金侍即問入京嗣初
為文送之楊文貞一見稱賞言于上聘嗣初為五經博士
果不滿百日

秦生相地

劉元傳博丁母憂與潮人秦生同歸秦故天文生也謂元
傳盡令予相墓元傳乃與俱入西山少所許可晁後至一
山曰此美女側卧形也指其下一泉高尺許曰墓是穴世
出文職訪地主則沈以潜也以潜故德元傳不索其直而
納券焉秦生乃告去及塋吳人丘生東魯者言泉穴非宜

遂移鑿三尺而其下硤确不可入乃復掘泉未尺許泉竭
土香而潤卒以窆其母未數月春至數里外望見山椒曰
惜哉山形憔悴非故秀矣豈為妄人別施春鍾耶至則果
然泰曰僅可世官醫恒無復進士舉矣後其言果驗

多骨創

吳有民家女跌傷其面而瘡旬日者以視予妻祖維明維
明曰劉宗序世瘍醫盡延之宗序至曰此多骨創也法飲
麻藥而以刀剔出其骨可愈不然明年此時死其家固不
信維明亦語人曰劉兄亦效售術者妄言邪已而創中骨
漸長至明年長礙于鼻晝夜號呼而卒維明乃曰神醫哉

劉兄吾不及也

宗序傳草堂之略

臺關三老

臺關三老茂為庾太子訟冤史失其姓近臺關人云墓上
有碑云姓令狐漢武追思封為臺關令卒而塋焉子孫今
尚存

黑龍掌

劉彥敬謫成大理其地有僧二人曰宗慧宗性並百餘歲
日坐一榻少食寡言言必示休咎三司官拜之畧不為禮
彥敬往揖而二僧乃舉手既退弟子問曰此戌卒介師何
禮答為僧曰吾於定中見之他日彥敬再至問師定中見

我何為曰見女附黑龍掌耳未一月 太宗即位彥敬以
潛師舊臣被徵

古鑄鐘

邵氏頗富貧民僦其屋居之其前有井嘉靖丁亥或浚井
得古銅器如鼎而無足重可三十斤陳氏收得之富民張
生許酬五百金陳計此必金物推碎鎔之銅也而傳者譁
然以為金太監異執而索之凡費數十金乃免識者曰此
古鑄鐘也不幸毀于愚夫之手惜哉

廣西山水

東橋先生言廣西山水最為奇秀峰峦四竄天矯玲瓏高
者百丈低亦必數十尋儼如人工所為而尤多洞穴土人
呼為岩或深廣數里玉柱下垂階級旁出無有毒虫惡草
之梗每晨雲氣自洞出棲於度木之杪日高冉冉而起暮
則一、歸洞尤為可玩又有石田方廣不過尺許滕界分
明如鑿清泉滿其中又有石米圓小泛視與真米無異此
殆天地之巧鍾焉

舊薇露

永樂中外國貢舊薇露百篋累朝罕用之至弘治中今
皇太后張氏好浴其湯遂去十八九每帝后浴竟次及大
璫女官次及群奄采女積垢如泥濡而竊以出者倡家猶

以重價構之一嬰千錢浴時加一盃體經月香

地球

永樂中下洋一兵病瘡殆死舟人欲弃海中舟師與有舊乃以於衆予錫釜衣糧之屬留之島上甫登島為大雨淋漓而愈遂覓嵌岩居焉島多柔州佳木百鳥巢其中卵殼布地兵取以為食旬日體充聞風雨声自海出暮升旦下疑而往覘焉得一徑滑潤如她所出入者乃削竹為刃伺地并訖夜往掃其地及晨声自島入海宵則無復音響往見腥血連延滿溝中皆珍珠有徑寸者蓋其地剖腹死海中矣其珠則平日所食蚌胎云兵日往拾積岩下數斛歲

餘海鯨還兵望見大呼求濟內使哀而收之其白其事悉担其珠入舟內使分予其人十之一其人婦成富翁

驚為記

鄭卿者閩產也丰容雅麗性度溫然長者戲呼為璧人年十六小試與薦當入郡洋為弟子員其父以其少也不任迎送且妨講習命遊下邑為莆田學生其婦翁謝君攜之謁教官而投贊焉去家百里當就旅次謝君謂卿曰此有大姓施翁予之故人也不相聞三歲矣盡假館乎卿曰善同詣其門有童子出肅問主翁安在荅曰死矣有二子然皆微租子莊掌事者一官孃也謝君曰為我白女即我故

而翁友謝秀才也求寓貴門不出三日幸母辭童子去頃之出曰一官孃傳語一官不在惟秀才自便愧荷床塵室不足辱上客如何謝君乃就堂之東廂弛裝居之童子出茶設食食亦精好坐間聞屏後珮声鏘然窺其簾若女子往來者而不敢言飯畢就寢明晨同謁主師質堆而請棄焉師具雞黍謝君恃其舊交也不覺酩酊不能歸師留宿而卿再三辭乃命一僕送歸施氏甫入室而夕殮至矣已而果輯若藥之醜不絕豐而且潔詰旦謝君歸話主婦之有禮也出囊中鴛鴦餅二十枚令童子分遺二女郎珍重其詞以達之鴛鴦餅者閩之佳品也二女郎虔謝謝君復

呼卿步造學宮謁東西二齋二齋之師又留謝君盡醉命卿獨歸啟其扇則几上有鴛鴦餅一枚卿訝其無因而至取視之中折臂之則有緋箋一七題七字其上云此一鴛鴦為贈與君卿不覺心動候童子奉茶果至詰之曰比來食物出誰之命荅曰一官孃也年甫十九婦吾一官九月矣治家甚嚴卿曰吾囊中乏書欲假女郎一本以破永夜如何童子入送報曰請秀才自擇乃導卿入中堂貯書滿架漫取周易一帙而出又語童子曰女郎是賢主人何惜一面良久送命曰一官孃傳語即君去郎中房遠近卿曰我固即中之子也屏中應声云然則一家人公見却何妨語

訖珮環倏入靜聽之聞扇閉窗戶鑰鑰有聲良久異香滿堂女即隨香而見淡粧素衣不施粉黛月華滿庭與庭梅相照暎恍若玉樹之在瑤林也卿時未授室心瞻搖神爽如醉惟恐其不須臾留矣溫涼畢延卿上座問尊翁無恙且曰先君范公與尊翁同官工部妻時小年望見尊夫人獨不覩即君何也卿曰家君工部之年小子留學桑梓弗克侍養女即咲曰豈意今夕得覩光儀卿曰家君既忝僚友僕與女即合稱姊弟使呼女即為一姊且謝館殺之勤女即顧婢子出茶茶訖設酒小廂中邀卿入坐女即奉觴為壽卿亦取觴答流目眄之女即垂首而已卿即席又

取果核以贈女即亦命小婢以盤有春而辭色愈溫卿復前交勸數盃兩意酣洽相與細話家事遂及談讌卿曰一即何往女曰出宿于郊卿曰誰與同處女咲曰江梅如友孤月伴人未論岑寂因調奴婚未妻頗好否卿曰即謝秀才之女也貌本尋常安敢望女即仙安女即曰子豈念若人乎卿曰中心藏之女即曰胡為而來哉卿曰我能為符立致其來女即起染毫授卿卿截小碧箋漫書兩三字焚之曰吾妻至矣問安在卿便指女即云汝即其人也女即大咲命婢子速釀酒具卿走滅燭抱持之女即逡巡却避曰母然妾非蕩女也卿長跪求哀女即乃掖卿起曰妾

非街玉者特以即之辛度一見觸情昨者徃來屏後已馳心於君子之側矣幸毋以因緣易偶視同倡賤卿自誓曰僕本庸夫猥蒙嘉愛沒齒之感誓以周旋安敢妄有他心賈午香聞非烟禍起慮不能免尊丈夫之手耳女即曰妾雖小年御下頗刻閨門之內畏若猛獸吾夫亦甚誠朴妾心相信保無他虞勿勞憂結也向不見我扁鑰諸門乎家人悉屏惟此小婢知之卿便前解其衣女即低回良久乃始就枕肌理穠郁婉若凝膏醇而婉妻嬌柔之態流入心髓又不可以詞筆宣揚也雞鳴小婢促起女即持卿而泣卿問之曰此日言歸悲無後約卿曰勿憂吾但稱

疾謝公先我而歸便可旬日歎曲女即拭淚叮嚀而去卿堅卧不起高春而謝君到要與俱歸卿託云風射頭痛倦不能同謝乃留一僮侍之申敬主人而去向夕女即密引卿入曲房極盡繾綣之樂其夫亦未返盤桓兩旬心情可知也已而父母憂念遣使促歸女即酌酒與卿別把臂訂盟誓於生死以刻然手巾為贈卿亦取金釵合子細茶餅各之約以初春再覩洒涕而別卿但倚蓬悲吟目斷關山而已謝君密詢小童微聞其事乃身往施氏仍謁一即而求寓焉數日無由可達乃偽作卿手書託小童以予女即女即素識卿筆直以示其夫云而父平生交此佳友無故

假鄭生之書以相戲弄且鄭端人也詎肯為此女必殺謝翁乃快於是一郎厲刃待之知者以告謝居宵遁而卿往來其家凡數年登薦乃疎今卿舉進士為某官予兄親聞其面述甚悉

狐媚周成

友人馬文耀坐監京師寓栢林寺其僕周成者新娶乍別頗懷佇想一夕見白衣美人呼成名於窗外云我蘇州人隨夫運糧至京夫死欲附汝同歸幸容一宿成不應而去次夕復至云欲與汝結歡可乎成荅曰娘子美如觀音我曹僕隸豈有福消受美人曰汝雖云云吾心甚愛汝成許

諾婦即从窗櫺中入白光燦然袒其臂俯而合焉合訖趨去自是無夕不來初本北音及三四至便解吳語已而成形復質倅文耀責其故初頗抵諱久乃吐實文耀質之寺僧僧云此黑狐也居寺後二百許歲吾師亦被祟死不早斥絕決無生理文耀移寓寺旁民居避焉夜而復至文耀命成嘗之狐亦罵云短倅漢何信人言絕我我一片心情作何看待方解臂就枕成兩手力抱之化形如一猫哀鳴曰放我我更不來矣遂去而文耀亦求一道士符貼房門上狐遂絕迹成病一年愈丙戌十月余送母之京親召問之

胡老官

文耀說太學有松江士人者挈妻寓居一旦有老翁年六十許自陳同鄉人姓胡無妻息愿為公僕以糊口士人留之勤朴甚可人意久而與其妻有情每夕宿米瓮中殆半夜則在妻榻而士人乃為移置地上忽不覺反以胡老官呼之同列怪其昏瞶問之不荅隣生密告以故同列皆忿曰此必妖也因問胡公何所畏好荅云好燒酒畏白紙乃醺醺市酒延胡翁語之曰吾友甚賴公力有薄酒相酬請為盡歡胡翁大喜眾友交勸不覺沉醉趨米瓮中熟眠眾以白紙封之外加熾炭火作號呼云我三百年脩行公忍一朝害却因呼其妻曰娘子獨不念舊愛乎忍坐視吾死又云蒸殺我得銀簪簪一竅即出矣妻欲往救眾共執縛良久無声啟之一老狐爛死于瓮解其妻妻猶呼胡老官涕泣藥之始悟事在正德中

狐妓

又云嘉靖初福建二舉子計偕京師過臨清微服遊妓館伎姉妹兩人曰胡大姐胡二姐姿藝咸妙二生宿留三四夕不忍舍及告歸二伎附書一通曰德勝門外胡大媽吾母也煩一訪問幸以平安報還二生唯唯而別抵京即詣其地了無人居扣之遠人悉云不識乃返寓試畢復往排

徊草莽之下俄見一老翁不知何自而至問二先生誰問
二生告以爲胡氏女寄書翁愀然曰正德皇帝還自大同
邊軍出沒此地雖狐狸亦薰食已盡尚何胡大媽之有言
訖不見二生亦悵然而歸至臨清仍謁胡氏二伎欣然出
迎慰問畢置酒大姐徐問相公此行當得老母回示二生
答兩往不見祇遇老翁云云言訖二伎相視变色號哭而
仆曰媽之休矣哭未已倏然形滅惟餘幃幙什物而已其
有棧即人間物乃悟兩伎皆狐女以二生觸其情而隱

同郡史兆斗辰伯校
從 問先閑

續 小南京

東橋先生言 國初金陵人被罪者多謫居江西之信豐江
西之俗儉朴而信豐好華靡人目之曰小南京

白雲道人

史忠字廷臣號癡翁上元人弱冠有俊才下筆千言雖乏矩
度而詞多俊逸尤善譚任誕不羈人多畏而遠之其妻王氏
名倡也工隸書文士多求其題扁自號白雲道人

官解鬼媼

張子容言居工部官舍時夜大雪坐書室中玩之忽一婦人
白衣倉皇入門云只爲二十兩銀令我大雪立樹下垂問之

已不見始知爲鬼媼也或云此婦因失銀縊死樹下

鬼假趙生妻

泰州劉養和言隣有趙生者喪妻再娶半歲矣故妻夜出爲
怪時、責趙曰薄情郎何無義至此奴亡來未兩月便娶新
人又語後妻云此是我夫惡奴那得拋之或作嬌啼宛轉聲
如此非一趙苦之延法官拷治不退白晝形見有奴春米竊
取三升謂趙云某甲盜米三升量之果然又家人買魚入鬼
奪之云我自持入魚籃憑空行趙無計飲食爲戚鬼云汝欲
絕我者焚我屍便不來矣趙掘妻屍焚之鬼復至笑云吾戲汝
耳老嫗豈爲燒臭腐體便

於卿長老今

其投牒城隍一夕鬼號泣而

曰我本市

南劉小三因無祀假汝妻求食今來反取冥譴言訖而隱

郭元吉妖婦

馬貢士駙云揚州郭元吉年少從儒士王錫之讀書童子廟
一日如廁見離外一婦絕美搢淚含頻立水次若欲溺者問
誰云我是城下王家新婦夫出爲商被娣、非道凌虐不能
過活欲投水自盡君勿言也元吉曰汝父家要在曷不歸寧
而自苦如此曰有之達不能達耳縱歸亦當來不如死元吉
曰毋自苦吾送汝歸婦曰固然但今夕無可宿者元吉曰何
不宿此意以挑之婦欣然相與扶携入室極盡纏綿明旦語

元吉曰吾姑怒當釋吾且歸晚當再會元吉恋之遂竹扉而去由是無夕不至久而元吉神形漸羸師友聞室中語笑者詰之不冒言伺隙視之見元吉擁一美人在床衆突入化金光由壁隙透去衆素知城下多狐勸元吉絕之元吉日夕呼曰還我麗人竟死

張叅政

張文微云乃祖叅政公最為御史時巡按廣東至韶州左右曰公解有怪宿者非死則病公不聽而入張灯閱案積至夜分見美姝冉冉而前舉硯擲之忽失去次夕則一朝士紫衣金冠拱立於階下擲之又

樂中下洋內使戕無事數

朱善 以下則原本有而見魚太史王堂叢話

而為怪云

國初朱善為大學士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善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九泉太和阿

施巢

樂在翰林宣宗問卿家吳下有何勝地善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上問何名應聲曰四寺者承天萬善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苑吉刑太平



冶城容論 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陸不撰采字子元長洲人祭之弟也是編乃其肄業南雍時記所聞見大抵妖異不根之言其胡銓後身一條云聞之祝允明又云初聞祝子之言以為祝好奇必記此不暇詳扣因近閱語怪兩編無之追書於冊是允明有所不記而采記之其誕更甚於允明矣乃譏沈周作客座新聞多信門客妄言何也卷末鴛鴦記一篇述施氏婦閨幽會之事淫媒萬狀如身歷目觀此同時士大夫家也誰見之而誰言之乎尤有乖名教矣

祐山雜說一卷

〔明〕馮汝弼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祐山雜說》
一卷《提要》

陳眉公訂正祐山雜說

平湖 馮汝弼 著

檇李 張應世 校

青雲接手 陳臯謨 校

余業師丁一匏先生文華吾庠夙學士也嘉靖
乙酉提學進賢萬公至嘉興考科舉余與一匏
同人試一匏倉遽中忽謂余曰倘坐相近試題
爲我一講余但唯唯未解其意然坐竟不相近
祐山雜說

終日不得交一語試畢余問其故一匏云吾甥
吳恪者昨夢汝至吾家汝上座吾下座吾與汝
俱變爲虎咆哮跳躍者久之復爲人吾送汝出
門汝乘青雲上升吾翹首望之汝引手下接吾
亦得至青雲端意者此考或得汝力也及出案
余居首一匏竟不與余謂此夢特孟浪耳後一
匏以年資應貢適新例超選辭爵不得意者屢
矣比因衰年自分永棄無復仕進之想後數年

余舉進士座主莆田林退齋先生雲同擢余爲
本房首卷甚見愛厚因問余所從學以一匏對
未幾退齋奉勅督學吾浙因憶余言一匏乃
得謁選天曹典教宜興者三年余第在壬辰然
乙酉之考已爲之兆而一匏仕進亦兆于此矣
讀書必然貴

余嘗館于魯約齋先生家一日其子默夜讀燈
忽滅卽鳴作聲既而發狂語連讀書必然貴尿

祐山雜說

穢觸天地吳音尿讀作詩約齋問何詩豈汝日
間所誦昔年曾向玉京游之詩耶默睜目大聲
云不是是人尿約齋云此先生所爲耳于我何
與默復大聲云先生是爾所請者罪歸家長約
齋無以應爲之懇禱翌日始甦時余病脾醫用
童便作粥故云云以此知鬼神之事未嘗無而
人生祿位莫非前定也

彩鳳雲霄

辛卯歲余將赴省試五邑潘東淵先生鵬以肇
慶府通判家居夢有人持黃紙一幅上書彩鳳
入雲霄至長安門爲余報捷者東淵因賦詩云
喜看彩鳳入雲霄萬里風輕兩翮飄德抱九苞
歌昔日文披五色瑞今朝棘闈共賀登賢俊
楓陛爭誇奪錦標末二句未得夢中不覺作吟
哦聲其室人喚醒急索紙筆書之擬續前韻沉
思復寐又得句云老我江湖忘想念夢驚佳兆
祐山雜說

坐中宵翌日爲我言之是年余領鄉薦明年舉

進士

文章卜命

士之急功名者往往惑于星命之說視其子奪
以爲欣戚而星命者亦遂揚揚然執其子奪以
射厚利及其說不驗亦恬然不以爲異幸而偶
驗則更相傳播以爲奇其不驗者何限固不置
之齒頰矣余素不喜此術有言及者曰卜之文

章而已嘉靖辛卯科提學崇陽汪白泉先生臨郡余與門人俞禮卿同試索其卷觀之余驚喜謂其父界涇公曰必首案無疑矣次日謝考海鹽王沂陽謂余曰貴庠首案仍當屬子余曰已有人矣王問何人余曰門下俞生也王遂求見預賀之及出案俞果首案及省試三場畢王柘湖問余曰今科誰當中者余屈指曰余與君及俞禮卿趙子相沈子完俞一清其在此六人乎

祐山雜說

四

及出榜余五人果中式所遺者一清耳是年沈子完病不會試余四人連第壬辰進士乙未科兩泉兄問今科吾縣當中何人余曰沈子完孫斯立及開榜果然後一清亦中甲辰進士余嘗謂卜之文章其中者十八九間有不中者亦偶然耳或曰然則人皆不必論命矣余曰文章好卽是命好何莫非命人之貧富壽夭窮通得喪皆命也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命稟於有生之

初其理甚微聖人尚罕言之豈今術家所謂五星子平者所能盡哉

入門差

嘉靖癸巳二月余在行人司王柘湖謂余曰如此閒暇何不學詩余遂勉強一絕云帝里鶯啼二月天拋書無語對愁眠無端牕下桃花雨猶自紛紛點暮烟柘湖曰不好余問何處不好曰都不好人門差矣此是晚唐格局極卑弱詩家

祐山雜說

五

所謂下乘禪者公且勿作且看古選及盛唐人詩余如其教數月不敢作至八月十五日司正柳公倡中秋待月一律余次韻云何人待月倚瓊筵有客悲秋憶楚天北闕衣冠蓬海上西風鼓吹玉樓前江鄉夢斷身猶寄淮海雲橫鴈不傳兩度都城今夜月清光千里照人圓柘湖曰近之矣及余檢古詩已有江鄉夢斷一聯以此知古人詩句有相類者未必皆是祖述蓋其情

景相合意與偶同耳未幾余選科謫外柘湖改
刑部亦外補卒于滁嗚呼良友云亡其誰益我
對景興懷怡然於邑

飛仙骨

余自幼不習詩中會勝後謂同年王柘湖梅曰
倘公入翰林余不能詩奈何柘湖笑作吳語云
天冊自有長茶子吳人身長者後柘湖選庶吉
士入翰林有旨報罷柘湖寄余詩云海上海上黃
柘山雜說

六

金十二樓紫烟繚繞碧雲浮可憐不是飛仙骨
咫尺三山隔弱流既而復開館柘湖仍與選余
謂之曰君今作飛仙矣向謂天冊自有長茶子
如今却是短茶子柘湖身短衆爲絕倒

移居

嘉靖癸巳余任行人僦居京師連子衡衡既閱
歲矣一日夜至五鼓忽聞牀前若有人行步者
余怪之翌早急遣人僦屋乃移居于細瓦廠前

先遣眷屬至彼余在舊居檢發家物抵暮尚未
盡時七月七日余急欲過新居爲果底酌遂鎖
門去市上馬舊居轟然傾仆一頽垣矣余謂一
日不遷則先室屠孺人及吾兒敏功俱無噍類
一刻不去則余爲齏粉矣彼牀前行步者果何
人也豈非鬼神者有以使之乎至于朮遷而卽
得屋得屋而卽移居一出門而舊居卽傾覆皆
不差時刻則又若有鬼神默相于其間而陰爲
之布護者以此知死生禍福皆所謂莫之爲而
爲者而人之巧爲趨避徒自苦耳

七

導駕

嘉靖乙未春 賜進士韓應龍等及第出身有
差鴻臚官宣 制余當導 駕二鼓至 華蓋
殿候 駕出鴻臚官及余等導 駕給事中十
員又翰林官御史叩頭禮畢翰林官御史先步
東門疾馳循 殿臺而下步中左門沿廊而上

趨入 奉天殿候 駕稍遲則 駕從中出不復得入夫惟給事中自 御前導 上直至奉天殿候升 御座分侍左右最為密邇 天顏清瑩聲咳鏗然未幾余謫外追昔遭逢慨然有感故余南遷詩云玉殿春光 龍御遠衡陽晚色鴈歸忙蓋憶此也

乙未夢兆

嘉靖乙未余在工科時汪榮和為冢宰科道交

祐山雜說

章彈劾汪辭計不已余章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為所斷余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橋則慰外雞鳴矣又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為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頭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辭計余章胥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 聖意不

測時屠漸山應埃為翰林侍讀謂余曰昨 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形于色急召二老李遂菴時費鵬湖宏 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自陳禍且不測君自是名重天下矣豈曰 旨下汪罷去余等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翀而汝弼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余得潛山縣丞轉歷縣府將十年至甲辰歸田汪亦尋卒余嘗有南遷詩云夢斷荒橋夜未央蓋謂此也

隨地報恩

天之于物生之仁也肅之亦仁也君之于臣子之恩也奪之亦恩也余自給舍謫永潛山聞報詩云長沙自是酬恩地何必區區弔楚間蓋隨地皆君恩隨地皆可報恩也東坡獄中寄子由

祐山雜說

九

詩云聖王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知君
仰天地蓋罪已而不怨可謂度越賈生矣

謫仙詩識

余居京師時同年錢海石數乘月過余引滿高
吟余脣韻一絕云明月在地人在天塵寰玉宇
遙相連高歌不問南來鶴猶恐人知是謫仙未
幾果謫人以爲詩識云

沈秋江

祐山雜說

十一

星士沈秋江者嘗游嘉興言屠漸山當入翰林
沈少泉呂東渠俱至通顯後三人俱中進士屠
入翰林沈在刑科呂在吏部嘉靖乙未沈秋江
至京三人咸爲延譽一時縉紳神其術爭相延
致時刑科都給事中崇德周學山循資當遷適
有京堂缺則曰公不出二月當陞京堂矣有薦
于余者試之舉美備至不數月余謫周落職戊
戌歲余轉常熟沈秋江來見余謂之曰向者何

不言我謫官沈曰公以直補外雖降猶陞何以
言謫余曰此以理論在儒家則可爾術家畢竟
陞還是陞降還是降沈不能對

達人知命

嘉靖戊戌余轉令蘓之常熟三年撫按保薦者
凡八上疏矣後巡按御史晉江陳西郭蕙至時
同官相忤者其姻家一其鄉人二萋菲于陳遂
被論調餘于暮年轉太倉時陳以巡按河南舉

祐山雜說

十二

劾不公亦謫調餘于余復至蘓而陳乃代余故
人笑謂余曰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
來又曰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此又
不特雷州戶崖州戶而已甲辰入覲相會于
吏部席舍中陳面發赤若無所容余欣然談笑
移時絕口不言往事陳謂人曰祐山長者予曩
時爲人所誤耳大抵榮枯得失固自有命所謂
公伯寮其如命何者于彼何尤或勸余上疏自

明余因賦詩云塞上老翁誰得失離邊朝槿自
枯榮達人知命渾無事不向江潭訴獨醒

童子詩對

余調官餘干時次兒敏勛甫九歲侍余往鄱陽
見魚人拽網者曰伏羲不仁子釣而不綱何故
子綱若以害物余心奇之因指舟中筆架出對
云筆架如山余即自思欲對硯池似海殊不穩
高勛兒曰碁盤似路真的對矣時子校纂繇文

山雜說

三

曰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即應聲曰程門二弟
兄道德爲尊余益奇之年十三讀書西樓未嘗
學詩一日忽有作云西樓高數仞夜靜聞人聲
燈光已時滅危坐養心靈忽聞子規語不覺已
四更雲開月漸見容光透厥明此雖童稚之作
頗有古氣其岳父錢海石見之亦大稱賞以爲
近選體天不假年未究所就惜哉

陳午江論文

山雜說

三

余在太倉時取王柘湖詩文遺稿托同年陳午
江編輯午江謂余曰詩出一手文則不類余問
何篇不類曰總制三邊兵部尚書行六卿送別
序其氣昌大與諸作不同耳余笑曰兄何鑑別
之精若此此余作也館中出此題柘湖偶以他
事不暇作托余代筆時柘湖先錄稿本然後騰
真故今在柘湖稿中此獨余與柘湖知之雖其
乃弟亦不知也兄鑑別若此真知文哉午江笑

鍾僕

嘉靖辛丑提學張豪溪案臨嘉興余兒敏功年
十六候試于院門背坐簷下衆擁入院張命趕
出衆爭擁出門功兒被蹂躪不能起偶有鍾僕
在傍拽起得脫功兒詣鍾僕謝之問其僕僕曰
不知也然則院門前拽起者殆鬼神默相之與

剿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死之五月寇復至湯叅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汹汹余與兒輩夜宿東園候報因拆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季兒敏効年十五曰得之矣剿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佈山雜說

西

齋堂夢

先君居易公化在嘉靖己亥距今庚申三十四年矣本縣學舉先君居官之遺愛居鄉之晚節申允當道奉入鄉賢祠擇在今十月二日前一日余齋宿山園之聚樂堂夢先君席地臥堂之西隅余亦臥側聞有呻吟聲以手捫之則膚肉溫然如生問之亦微應余喜曰阿爺活矣意甚先母胡孺人臥西耳房者遙謂之曰阿爺活矣

漢樓靈夢

先母亦喜應曰果活矣余意先君平生德業沉淪既久一日學校公舉當道開楊血肉無窮名傳不朽英靈入夢殆昔人所謂生死而肉骨者

佈山雜說

五

嘉靖乙卯八月二十五日吾邑大尹劉漢樓先生顧余于嘉興舟次謂余曰恭喜令郎中魁矣余曰何以知之曰以夢知之且自言其平生夢極靈歲丙午鄉試夢本府應太守乘轎出府命史檢名望生員卷少頃應問問吏云止有劉某有卷應云便將劉某解去及赴試謂其父樂峴公曰父可預備酒席兒決中矣縣學俱無府學止兒一人耳及開榜果然父甚奇之夢觀會試勝第四十六名乃涿州吏心甚不悅謂我乃舉人不中吏反中耶庚戌會試夢人謂曰汝命甚好只少一牛耳以此預知其年下第第在癸丑矣時以親老就教適選涿州涿州學吏姓名

又適與漢樓同漢樓亦自喜其夢之應也又夢同年中者四人內一人甚矮比會試中式名次適符前夢同年果中四人內一人甚矮者廣濟孫喬也又夢廷試中三甲六十三名黃勝開有報中二甲六十三名者先生曰非也乃三甲六十三名耳觀勝果然余因作漢樓靈夢記以遺之漢樓曰何不入今郎中魁事余笑曰待開勝後補入之耳越三日得報吾兒敏功果中第三

補山雜說

二六

名春秋魁也漢樓舉酒賀余曰今可補入靈夢記矣遂併書之

漢樓名有義關
陳襄陽衛人

甲辰荒災

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嘉興各縣荒二十三年甲辰大荒平湖海鹽尤甚鄉民力田之外恒以紡織為生足歲水棉旱槁杼柚為空民皆束手待斃水上浮尸及途中饑殍為鵲狗所食者不可勝數又官糧通負苦于催科田無所售則

拆屋貨之蘓湖各縣不足即鬻妻女于寧紹寧紹人每以此為業官府知而不禁也蓋鬻之則妻女去而父與夫生否則均為杖下鬼耳有就食于野者草根麥蔓採擷無遺或行乞于市遇貨食者輒搶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數十為群至人家求食者或不與即相凌辱其無賴者伏草野中遇人持布入市即掩擊奪之謂之打布賊數人為夥即行劫于路及村落間目

補山雜說

七

未沒即不敢出相結防禦通宵不得就寢時平湖城余居縣市西側戶及隣居將百人椎牛饗之白于縣書牌儲器為守望計至除夕忽驚傳乍浦軍人自東湖僉入縣市矣縣市人倉遽惶惑披靡失措居者爭收店舖行者盡氣狂奔雖縣中兵皂亦各星散尹丞簿尉相聚泣下而已惟余所饗百人者相率備禦既而寂然無聞始知其為訛言矣蓋饑饉流離之際民心易搖

變起倉卒雖智無如之何矣故當此時蠲免之令賑濟之事備禦之策皆不可不之講也

應變操縱

甲辰凶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負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選竹板重七斤者檢校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誑行乞者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於賑濟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率詣趙趙不容

祐山雜記

大

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逋負者隨之逐隸人毀刑具呼聲震動趙惶懼莫知所措余與趙上莘輦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擊門排闥勢益猖獗問欲何為行乞者曰求賑濟逋負者曰求免徵趙問為首者姓名余曰勿問也知其姓名彼慮後禍禍反不測姑順之耳于是出免徵牌及縣備豆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搶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輦出則號呼愈甚突

入後堂矣趙慮有他變踰牆宵遁自是民頗驕縱無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應奎推為首者數人干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復犯向大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郭不正法何由弭亂寬嚴操縱惟識時務者知之

遲速有命

海鹽吳南溪諱昂弘治辛酉鄉試文甚得意忽覺腹中飢不可忍恍惚間將試卷吞之至貢院

祐山雜記

九

門即不飢矣謂人曰余不知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舉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蹟甚著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無係命雖其遲速亦自有命也

李及泉

都憲李及泉巡撫吾浙為余言正德七年其家避流賊之難穴山洞以居時及泉在襁抱婢挾坐車先登及泉母懷及泉將登未及母之兄適

至曰此洞人多慮爲不測吾家洞可居蓋其家亦穴山避寇也遂與俱往甫入而寇至寇退而返則洞傾石仆其家十餘人及其鄰之避寇者將百人一時齏粉矣其先登之婢亦粉身于坐車之側使當其時母之兄不至或至而不邀邀而不往則及泉母子已爲穴下鬼矣安有今日哉蓋人之死生貴賤皆非人力所能爲者事若偶然實非偶然也及泉名天寵乙未進士人

臨山雜說

手

宋御史

嘉靖丙申余謫官潛山丞奉委至東流閱徑冊有宋邦輔名因憶居京時識御史宋邦輔者問之果宋御史也問其產曰有田四十畝問何不優免曰與縣令俞不合繼俞者李適來會因問宋居家李曰宋道長督子躬耕夫人親餉茅屋數椽纔蔽風日安貧樂道晏如也余謂何不周之曰饋紙數張即受他物即不受昔巡撫公饋

坊銀百兩以書却之曰某賢未至于可養貧未至于可周強之再三卒不受余至池州謂太守陸所然曰郡有古人寧識之乎陸曰宋道長也杜門掃軌樂道安貧余謂何不周之陸曰此一見且不可得可得而周之乎蓋自始學至蒞仕至歸田表裏同操始終一節者嗚呼高風遠韻海內欽仰廉頑立懦爲百世師其亦可以無愧也夫

臨山雜記

手

劉漢樓

五旱湖尹劉漢樓爲我言初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于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強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

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有命也

駕虎傷人

吾邑趙漸齋先生佃戶陸大老者朴野勤儉頗足衣食忽有嘉興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綁縛至舟次出一賊喝曰汝寄某物于彼賊應聲云某物某物拷掠追索陸不勝苦楚聲家所有悉與之猶不足則賣田房為贖既獲免

祐山雜說

三

不勝憤憤告于監司行縣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謀于漸齋漸齋贈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于今駕虎偏傷人何時得向龔黃語除盜先除捕盜兵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洩候實對時有不如意即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捕兵追賊發戍矣

曹海山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平湖張轅者病革昏憤之

際被人拘置一柵關中見其故父張希旦及海山故父曹愛雲曹云賢姪何故在此張云被人捉來曹云汝不妨我家曹金不好了張希旦問其故曹云榜上有名張曰恐是同名姓者曹曰下邊註定任同知決是了將張柵關推開謂轅曰汝可急走轅遂奔出病乃恍然愈矣時曹海山在杭州西湖遊覽無恙聞者不以為然九月間會飲于嘉興陳氏中風遂不起

祐山雜說

圭

金汝規

吾邑金員字汝規為人朴而愚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亦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于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以為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為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其衣其妻以為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皆絮爭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

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今年八十四服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徐白雲

余檢古人佳句云閒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者嘉靖甲辰余自太倉入覲偕寮友數輩坐天曹席龕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俱平平耳最後張洪齋云謾捲疎簾邀燕子清麗閒雅可

帖山雜說

五

爰因揭之東園廳柱後六年友人徐七橋見之云閒鋤明月字意太虛謾捲疎簾似太着實因對云謾捲白雲看鳥跡則超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爲徐白雲

麥舟詩

故人胡文喬遷曠達不羈之士也家頗零落一日詣余出一詩于袖中云藿食鵝衣髯已秋三喪淺土淚橫流登堂稽顙無他話見說先生有

麥舟讀之慘然爲贈之

火中人

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湛泉偶至郡舟泊橋下望見火中一物如猶火愈熾其物愈大少頃卽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

沈鸞

沈鸞者海鹽孫白峰義子也白峰爲郡陽教諭

帖山雜說

五

歸石海鹽城外嘉靖甲寅五月五日海寇至白峰率義子四人登舟避之賊且追及白峰棄舟奔至城東之蠟作灣賊追及三僕遁去鸞獨向賊叩頭且仲頸曰寧殺我毋殺我主賊以刀加其頸言亦不變賊遂舍去偶有他賊隔河向白峰將發矢鸞躊躇問前賊適回鸞求救前賊揮他賊使退乃得解時賊縱橫且方雨泥濘白峰又病不能行鸞尋得一舟携主登之卽前所棄

舟也。嘗得者以爲白峰死矣。其子惶遽來求尸。見白峰乃大驚喜。白峰曰。吾自今以後之餘生。驚與之也。嗚呼。驚可敬哉。伸頸加刀之際。士君子猶或難之。而未嘗學問知理義如驚者。可不謂尤難矣乎。嗚呼。驚可敬哉。當于古之忠臣孝子中求之矣。

孫耀

余佃戶孫耀。世居當湖之東。弟紹愚。且聾。兄弟

祐山雜說

共

各負余租。賣田五畝以償之。其弟者多于已。余意其祖產也。而多以予弟義之一日。其隣有吳堯者。代弟還租若干。且欲以其所乘舟與弟共之。吳與弟素不相協。余異之。問其故。吳曰。吾隣孫耀。代弟還租。吾亦有弟。安忍坐視。余始知向所賣者。乃耀已產。其義尤可尚也。而化及其隣。反薄歸厚。又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戕滅。傾無以動之耳。因扁其室曰。尚義而還其田併。

吳所代祖以爲世勸

納息下氣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踞坐。啖菜數莖。屏伏鼻息。心中默念。納息下氣一次。五六七八至九。俱氣隨意逆。直至後門。迸出。每一口氣逆至九屈一指。爲記。虛右大指屈至九指。是爲九。九八十一數。虛火自降。真水自生。元氣週流。一無阻滯。可以却疾。可以延年。近取諸身。歷有明

祐山雜說

七

驗其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矣。

明目方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檢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減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旦起晚六。早夜眠。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蘊以胃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箒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審如是而行之。非可謂之嘲戲。

亦奇方也

啖菜說贈陳山人

夫菜氣薄而味淡且不醬不鹽不油也乃造化本然性真物耳人之一身六氣七情紛摩膠擾咸動心火心火一動五火烘然齊動而真水銷鏹元氣衰枯百病交作身其餘幾山人取造化本然之物資其淡薄疏爽以納息下氣以滲洩其紛摩膠擾以殺其烘然炎上之勢夫然後濁

山雜說

廿

氣下降清氣上升是爲水火既濟真氣還元百病屏息矣昔者聖人作易乾上坤下曰否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乾下坤上曰泰言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曰天地交泰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人與天地參使吾之一身火不下降水不上升是即天地不交之否萬物且不通而況于吾之一身乎能使濁氣下降清氣上升是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

天地尚可以財成輔相而況于吾之一身人身小天地也山人之術蓋有得于造化之妙者人鮮知之雖山人亦不自知也故爲說以贈之

養魚

余東園有小山環山爲池畜魚苗二千比年視之頭可一斤許明年可二斤又明年有三斤者僅取數頭卽池無遺育矣但見殘鱗朽骨零落山隈伺之見一傾于溝中捕之不能得余謂懶

山雜說

廿

食吾魚數千斤矣余別畜魚一千八百于塘橋池池可二畝一年有二斤者明年六月暴雨後死而浮者三各四斤許明日浮者十七又明日浮者二十四急取囊清數桶入池中乃止至冬則二年矣舉網捕之余謂當得魚數千斤時有西鄉人在旁曰可得三百斤耳網之果得三百斤余問其故曰魚多則水色帶赤此水色白故知之問魚苗幾何余謂一千八百日多矣此池

止可畜二百日入草六七擔暑月大雨後勿入
草草入魚腹即脹不能堪頭插泥中死矣夏熱
魚不甚長春秋長軀冬長脂一年即大者五斤
小者四斤一無所損若畜多即漸消謝魚亦不
復長矣西鄉人蓋養魚為生者故知之甚悉余
始悟向者園池之魚蓋亦畜多消謝耳賴固食
魚豈至數千斤若非西鄉人言懶亦竟哉

種蓮

祐山雜記

三

余性有疎溪之癖嘗植蓮于東園小池時二月
水寒僕夫以足踏藕入淤泥中後數日悉浮水
面成朽質矣明年春則命爬掘淤泥植根生土
先是池中畜魚正是荷苗出水輒為嚼斷池中
積石為島水環四面又明年則命植根北面東
西斷以簾春煖魚行輒復躍入簾中嚼盡無餘
矣又明年則命築土成堤東西斷流由是魚不
得復入荷苗無恙始見青錢貼水繼而翠蓋擎

珠終則紅粧爛然清香襲人可徹肌骨舉酒臨
風真若水宮仙子含馨佩芳爭妍競秀環侍左
右也或曰子種蓮三年無成而卒享其成何也
余曰天丁之事阻于難而廢于久無志故也不
阻不廢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豈直蓮哉

稻蹲

嘉靖二十三年平湖海鹽大荒五六月禾苗盛
長至七月即蹲縮黃萎多者尤甚間有五月望

祐山雜記

三

後種秧者獲如平時或謂禾苗久旱失自然生
意烈日中車水暑氣薰蒸多則泥浮根朽故
不可支或謂曆法漸差時候稍遲則禾欲
實而時未至及時至則禾老力衰不復能結實
矣故後種者獲收二說各有所見然而不盡然
也大抵久旱則酷烈之氣與水薰蒸泥發浮爛
糞多則浮爛益甚始則根鬆易長及其既長則
根虛易敗先種者方其根鬆易長之時固已盡

2045971

S
Z121.5
16b



21181888458581

禾之力及當結實則禾力已衰又值根虛易敗
之際則蹲縮黃萎理固宜然使先種而不泥浮
則長不易盛泥浮而不先種則長不過時禾力
未盡不妨結實矣今田家種秧宜在芒種一日
之後久旱不宜多糞三耘後斷水數日使根實
則可免矣

祐山雜說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馮汝弼撰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
官工科給事中以身事謫潛山縣丞遷知太倉州
調揚州府同知不赴隆慶中追贈布政司參政是
書自記生平瑣事率涉夢卜禳祥其所記他人事
亦多不出此末載種植數方尤與全書不類